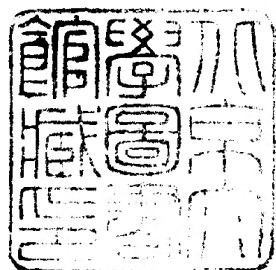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五二冊目次

皇明策衡二十六卷(二)

〔明〕茅維輯
明萬曆刻本

.....一

皇明策衡二十六卷(二)

〔明〕茅維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災異

萬曆丁酉湖廣

問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否
 取象亦微矣哉故書稱命討必繫之天乃春秋明
 賞罰書火災十四不書事應又何也無相與災
 氏株漢儒所著志五行其說火性得失甚具而後
 漢志因之茲云暇多指如建元中高國便殿火永
 平中承福殿災延禧中德陽前殿火皆應各異
 或又以爲君下思道之罰其于三經之旨孰爲當
 厥大抵天道惟陰與陽君道惟賞與罰唐虞三代
 靡不繇茲以治而漢宋大儒或稱陽爲德陰爲刑
 或稱喜而賞爲陽怒而刑爲陰儻亦其旨歟攷覽
 古今 恩威至聖欽聖神者無如我 太祖高
 皇帝而 皇表欽翼每用兢兢其大旨載在 訓
 錄亦可得而揚厲歟我 皇上聰明英毅纂大承
 休 臨蒞以來 賞罰惟允謂宜格 天心襲休
 徵無違茲謹怒也乃者回祿示警災 兩宮災
 三殿殿罰其者庶其 聖天子思道時耶議者真
 賞重罰重冀以尚德綏刑抑陰扶陽以順承 天
 道意至善已而實不盡然夫王法天天法道要必

策衡十六卷

有至當之理神而明之以故吹淳化招來休和寧
 此一筆即亦有先賞罰者也諸士其悉言無諱執
 事者且轉 問之

人君法天立道無先賞罰矣陽施陰慘天之令也慶賞
 刑威君之制也賞從陽罰從陰無私喜怒以速佚罰所
 以欽令也賞必功罰必罪無敢僭濫以干常憲所以定
 制也故二柄審則益然春日凜然秋霜政平刑理而福
 祿應之二柄外則華衮非榮斧鉞非畏亂象千度而譴
 告隨之古聖人所以參兩儀脩六府馭百官臨萬姓而
 無失道者惟此賞罰爲兢兢也執事感回祿之災推本
 陰陽而以賞罰策士士也鄙何足以知之雖然敢據經

傳以對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
 命夫火在上故章明故能耀隱燭微宜蘇化歲清成大
 化而無災燿君象也聖人則之揚善莫若賞遏惡莫若
 罰非君賞君罰之也天之休命也臯陶之謨亦云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言命討而繫之天
 章有德刑有罪即易遏惡揚善之旨也春秋明賞罰書
 火災十四不書事應其義該其旨約欲人主無所不謹
 云爾著事應自漢諸儒而班氏採之志五行其說以賢
 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爲火得性信道
 不篤耀虛僞譏夫昌和勝正爲火失性火失性則不災

策衡十六卷

災異二

二

上之罰應之賢佞邪正之辨亦易遏惡揚善之旨也第
 其旁撫曲證多所牽合不暇枚舉即建元中高園便殿
 火仲舒以爲燔貴而去不義之象也視親戚貴屬在諸
 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啟時君以殺伐謬刑殊甚永
 和中承福殿災范曄以爲先是爵宋娥爲山陽君梁商
 本國侯又益商封別封商子冀襄邑侯皆過差非禮咎
 在賞失延熹中德陽前殿火陳蕃等以爲前始春而獄
 刑慘咎在罰失意稍近之然舉一事應一災春秋豈若
 徒拘拘者也惟曰君不恩道厥厥火燒官吾于京房有
 取焉夫道雖多術總之不過兩端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君之道曰賞與罰賞罰垂章陰陽錯行天地大駭于是乎火其機相召而其得失相爲感通也董仲舒曰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于空虛無用之處明上天陰陽之道與賞罰通也朱熹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聖人雖至虛至平于此二者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明人君賞罰之道與陰陽通也古之聖人率隆斯矩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凶而放諸壑欽天立道者也夏后氏得之先賞後罰殷人得之先罰後賞周人得之賞罰

策衡一六六

用爵列剛柔互用文武異施譬諸榆杏櫨槐燧因其時炮燔烹炙調殊其適要于無失道而已然則賞罰顧不重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躬攬大權獨稟全智握樞秉軸控御英豪一時功臣若和若永忠若勝命不益愆若茂若通源若顯譴不忘勸臣鑒一書垂戒尤切至于忠孝課數名實善無微不錄惡有細必懲或以在公勤職復家或以啓寧一私見逮或以不受遺金蒙擢或以詭脫圖奸獲誅或以持公繩姦而勞重書或以間閭疲苦無所對而旋遽竄諸如此類未易縷指其恩威之所鼓舞者何神也而皇衷時用虔惕故其

謂侍臣有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唯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洋洋聖謨載在訓錄用能祇承天休聿懷多福列聖奉爲典章已我皇上聰明英毅纂大成休臨蒞以來官府肅清朝野欽息黜陟功罪一奉于無私宜無可以兆咎徵來譴怒也然而回祿示警前年災兩宮今年災三殿聖天子所爲嚮明出治嚮晦宴息之所悉化而爲燼此非細故也愚聞之臯內災內臯外災外燔重臯重燔輕臯輕天怒若此甚矣庶亦懼而思道乎夫天有喜怒人君亦有喜怒其極相流通而往來相應喜甚溢賞怒甚溢罰賞溢傷陽罰溢傷陰極陰反陽火災乃見故議者謂賞虞輕罰虞重欲以尚德緩刑抑陰扶陽順承天意究其說豈非以起廢艱于錫環進賢難于轉石懸篆疑于剗印而出滯類于屯膏乎夫爲民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纖于炊爨無乃示人不廣歟故曰虞輕也又得無以鈎距窮于索瘢斥逐易于薙草註誤多于引蔓而筆楚慘于凝脂乎夫以至尊之貴而仇匹夫腹心之親而疑手足無乃使人無措歟故曰虞重也賞虞輕則將矯之以重矯之重而過也又謂冒竊名器之嫌

策衡一六六

而今之王削棘濫吹等者非火也是實虞不當非虞輕也罰虞重則將矯之以輕矯之輕而過也又有不戢奸究之咎而今之漏吞舟逸妻饒者非寡也是罰亦虞不當非虞重也故人君欲謹天戒則必慎賞罰欲慎賞罰則必思道而法天思道而法天鑑欲明量欲公權欲專法欲必用欲顯機欲神罔欲寬樞欲要八者不可不審也夫薰猶不同器而藏駑驥不同衡而御亡論賢否倒置無繇沮勸第今夷跣同章被文垂藻不足貴柳顏同罪刻肌虧體不必威矣故鑑明則參于日月弗能眩也衡無私輕重故平繩無私曲直故正人君無私愛憎然

策衡十六卷

卷五

五

後可以爲命好不匿醜則穀不蔽于樹檀瑕不揜瑜則石有資于攻玉故量公則倖于造化弗能隘也夫鼠憑社貴狐藉虎威熏腐能侵人主每忽爲易與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遂構瘡瘡于牀第矯軒冕于笑譚大柄潛移而不自覺故權專則宰于冲漠弗能窺也執契者符前操券者責右以存信也故徙木之金雖微必給焚宮之戮雖功必討惟是開必得之門明必誅之路而勇者兢懦者奮矣故法必則信乎四時弗能易也建標而人知趨樹的而人決拾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者其功罪昭然耳目者也烹阿烹左右所共譽

者也封卽墨封左右所共毀者也故用顯則判于寒暑無弗喻也鷲鳥之擊也脫兔之捷也而人莫得測機焉賞罰亦有機遽然來截然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雖鑿坏踰垣莫能逃重巖襲室莫能避也故機神則震于風霆無弗惕也風林無寧翼急湍無縱鱗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是以功疑從予以廣恩也罰疑從去以慎刑也不疑則恩不可倖邀罪不可輕追也故罔寬則仁于霜露無弗戴也善張綱者舉綱善振衣者挈領賞不必千金而罰不必鼎鑊也投醪可以示惠挾纊可以喻仁金錢可以媿心蒲鞭可以示辱故樞要則運于斗杓無弗

策衡十六卷

六

總也凡此皆賞罰之道王者所以法天者也抑又聞之火者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故賞罰者治之具而朝堂者賞罰所從出也災不予他于朝堂也其故可思也邇年以來官漏希聞庭燎鮮設上下之情日以抑鬱上情鬱爲忿忿積而日不平下情鬱爲憤憤積而日欠伸今日之災亦其鬱徵已火鬱于煙煙微而火熾理鬱于情情抑而理明鬱之非難鬯之亦易天惟聖天子惕然脩省奮然改圖親賢勤民克已復禮涵容而有斷總覽而不苛湛恩流而不汜神武奮而不激惠周于窮簷蔀屋而不以養姦威加

于墨吏豪民而不以塞諫夫然後人心悅嗚王道蕩平
易災爲和轉禍爲福耳三光揚靈五行式序百昌遂長
萬國敦寧化何以不若唐虞治何以不若三代道在疆
勉而已詩警急違書稱懋哉皆疆勉之謂也敢以是爲
當寧獻

攬政弭議

萬曆丁酉湖廣

問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蓋其重也有
道之世莫若唐虞書稱率作興事履省乃成固也
而命耳目股肱以翼爲明聽無乃好政政無稽勿
聽無詢弗庸也而簡室之問總章之訪無乃叢
議而罔聞議而益以叢亂又何歟豈政固不可攬而
議固不可弭歟抑其攬之弭之者自有道也我
朝體統嚴正法制精詳政柄最專議論最寡
天子又奮乾鑿而昭臨之政令之施一舉
雖三事九卿莫敢專擅議事一下當臺諫重臣
獲嚴譴斷不亦政無旁落議有指歸乎乃者下
吏侵上權豪民持國議紛紜淆亂無底止此非
有道之世所宜有也厥咎安在說者謂大臣輕則
小臣重公議細則私議信僥亦其理然微茲欲無
務極之而政柄不分無發奎之而浮議自息大分
明乎上下大順昭乎天下以爲唐虞庶幾臻至治其道
奚難諸士其明以復我

策衡十六卷

攬政弭議一

八

國者君與民共之者也君柄政民柄議政貴總攬虞偕
竊而攬之者常竊之議欲帖戢忌紛拏而戢之者常拏
之則何也蓋主雖聖神必資輔弼操下而奪之柄是謂
獨擅擅久而亂政乃二矣時雖泰寧必資謨議咈諫而
結其舌是謂下抑抑甚而騰議滋多矣故利器示人政
之蠹也而執要馭詳則政在人未始不執在我任之所
以攬之也多言亂聽議之叢也而合愚成聖則議在民
未始不益在君用之所以弭之也蓋自古有道之世莫
盛于唐虞矣垂裳恭己而四岳九官十二牧較維輻輳
稽首稟成無兩政也含哺之童擊壤之叟歌謳帝力而

忘于何有無訾議也然而二聖人不自以爲治也率作
省成元首非不自重而亦不廢股肱耳目之咨勿聽勿
庸譏說非不務聖而亦無忘衛室總章之訪豈其不知
太阿之不可倒持隄坊之不可橫決而故以啓旁落之
門開紛紜之路哉蓋權者上所統也職者下所事也以
臣操君之權則僭以君行臣之事則侵而僭常起于侵
我惡其僭故不敢侵也任耳目股肱者善重元首者也
公議上所採也私議下所出也議私而務逞之則決議
公而務抑之則壅而決常生于壅我惡其決故不敢壅
也訪衛室總章者善聖譏說者也苟爲鑒田常六卿之

策衡一六卷

攷政綱議二

元

爲禍而曰我且爲衡石程書我且爲衛士傳餐則左矣
懲沮丘東里之爲辨而曰我且爲衛巫監謗我且爲妖
言者令則舛矣故曰君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羣
臣羣臣竭力以奉其上又曰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宣
之使言有味乎其言之也我國家體統嚴正法制精
詳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諸司百府各序其事而一稟于
宸斷故政柄最專軍國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朝
廷時採而用之諸浮曲說不得進故議論最寡而今
胡大謬不然也然則政弭議兩者非急務耶愚以爲
方今政何患不操思操之無術而四方五裂遂無所

統也議何患不弭患其弭之無策而橫流旁溢臨靡所
定也何也國家所與提綱肅絕表率羣僚者唯此三
三大臣耳今也微銓衡除吏之柄以聽于外撓度支匪
頒之式以聽于內冬官夏署夙稱掣肘乃並率屬之畏
而虛之梧掖栢臺猶云逆耳乃並宮輔之疏而寢之凡
所執持不疑爲怙權卽疑爲抗上勢有併大臣之權收
之耳夫人主疑大臣以權誰敢復直躬以速謗而大臣
遂輕大臣輕則小臣操其重矣國家所爲扶微宣隱
開導聰明者唯此二三言臣耳今也立仗獨鳴不旋踵
而斥之文章綴牘輒連臂而逐之罪言者併罪夫言言

策衡一六卷

攷政綱議三

十

者又或先其未言而罪之怒諫者併怒夫諫不諫者又
或虞其且諫而怒之凡所建明不斥爲沽名卽斥爲樹
黨勢有胥言官之口籍之耳夫人主而籍言官以言誰
敢復批鱗以賈罪而公議遂絀公議絀則私議信于下
矣持衡者前低則後昂養癰者小恡而大潰必然之勢
也伏見邇來跨陵忮懣習染成風競尅闢爲才雄慕
張爲果敢權惡其不已出也故擠肘而撓之功恐其惟
入有也輒攘臂而爭之罔于左復罔于右不憚登壘而
求進難爲下復難爲上敢于操斷而代之不羞曠官而
務侵官不耻溺職而務營職干羊九牧一獸百興如此

是衆爲政也間閭細夫街談巷議扶瑕摘釁詆訶是非驟聞之若係風妻非且而成錦矣漫言之若射覆蚊蚋聚而成雷矣一人吠其影信耳者猥隨聲而和之一人貌其似利口者益模寫而工之密則屬耳于垣牆聚則鼓唇于稷下黠白成黑淆雌爲黃如此是曹爲議也小臣惟無侵政則已侵政因詭其議以濟之所好則涸澤生流所惡則春叢零葉青紫惟其月旦妍媸任其品題辨囿爭馳詞峯競利夫下方用矛而攻盾上益賤刃而貴錚遂使燕越殊轅首尾多畏道謀搖于築舍國是毀于盈廷解紐弛綱誰執其咎如此是以政爲議也小民

策衡十六卷

原政要錄五

十一

惟無議則已橫議因撓其政而分之故富者交通豪貴構密劔于唇端貧者亦造作飛條駭危機于穎末漂辭亂法借公營私夫下方潛鼓其笙簧上復陰招以鉅筭遂使短長立效榮辱橫分市虎成于三人曾杼授于屢至以庶人而持國柄片言而奪主威越軌毀常莫斯爲甚如此是以議爲政也其害可勝道哉今夫三仞之牆巉巖如削狂夫不越百仞之山而耕羊遊焉凌遲故也彼習見夫卑凌尊賤妨貴恣意所逞而莫可禁制則誰不去順效逆以與上爲難是故姦民持法吏青衿諱師長戾卒劫主帥豪猾誣親藩手足倒懸指臂莫爲

使究且軍門圭竇之人而咸凌其上其何有于一人賈子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此善喻也是上方自以爲能操政而政滋替也六師之衆銜枚疾走寂不聞聲三家之市不勝異議矣淆亂故也彼習見夫非譽相紛臧否相傾橫口所出而莫爲懲創則誰不瞋目語難以冀于一逞甚則家藏象之書塗傳圖讖之說羣肆捫闔之口人侈韜鈴之術使天下戴目而視跂足而聽雕悍狙猾並有異心蜩螬沸羹足爲殷鑒語曰積羽沉舟衆輕折軸此善喻也是上方自以爲能弭議而議彌熾也此豈可宴然而已乎夫已病者必察其源解紛者

策衡十六卷

原政要錄五

十二

必循其理維今之弊無他術也愚以爲欲朝無干政莫若慎柄政者而專任之蓋小臣所跳躍而思逞者皆大臣所局趣而難展者也吾誠簡忠良隆委任託以心膂假以事權使大臣畫之而小臣守之大臣畫之則不下替也小臣守之則不上凌也卽有軼才方且競功脩職以共厥位而奚暇外營是以任之之道攬之也欲野無私議莫若採公議而善用之蓋小民所憤懣而不平者皆朝臣所約結而莫咎者也吾誠重耳目廣聰明言必見行諫必見聽使上德必宣而下情必達上德必宣則議無從起也下情必達則議皆吾資也凡此下民方且

令膏飲醇以遊太化而棄煩言是以用之之道弭之也蓋嘗喻之造父之御也齊轡于轡銜遲速于唇吻正度于胷臆而執節于掌操縱有節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逸故縱而不操非政也操而不縱亦非政也要以君執其綱臣舉其目下分其職上總其成小大聯于鈎繩輕重制于楸枰外內嚴于局輪則夫僭圭綰符竭蹶而效尺寸者孰非天子之政而又奚必自攬之也水之爲道也潛爲陂塘鍾爲衍澤疏爲溝洫流爲江河蓄洩有宜故能阜財致用而無潰溢故洩而不蓄非議也蓄而不洩亦非議也要以傳其信言無傳其溢言用其

策衡十六卷

策衡十六卷

十三

竅言無用其竅言毀譽本諸直道是非付之公議取舍酌之朝廷則夫扼腕抵掌臚列而陳一二者孰非國家之議而又奚必弭之也夫然後知煩策急轡非御良之方也厚隄深坊非塞竇之術也怙權專擅開僭竊之門惡人之竊也而益擅之是趣之竊也咈諫自賢啓謗誹之路惡人之誹也而益咈之是導之誹也欲以攬政而弭議不亦難乎抑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執若舍已而從衆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爲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故政與議非二事也攬政與弭議非二道也議之來由政失也政之乖由道失也故上焉爲政

計則無務握其權以自爲重下焉爲輔政計則無務諉其柄以自爲輕蓋自古媚子宵人欲竊弄君權靡不指大臣爲倡主誣守道爲賣重俾人主自操其政及其裁覽勸勤叢挫已甚金虎相比桑榆既成然後遂事矯制操主之威使宮輔莫得效其忠臺諫無所關其口雖有善者烏能佐未議哉故曰君論相相正君則體統正朝廷尊而天下之政出于一要論也是在 今日懋圖哉

策衡十六卷

策衡十六卷

七

才品

萬曆丁酉湖廣

問國家倚重仁賢即農之望不啻矣顧材有淹速
成有參差或化阿于屏藩或棄儒于英妙或博學
而無雙或獻賦而稱國瑞何風惠也或克臧于
邦野或者積于金城或過幕取封侯之印或峻
奉火日之功何晚成也夫漢儒有云小材雖累日
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似矣乃書
言黃髮請老成謀國之言得無于經者恃敦左
雄奏所限年之制議者選之禍選教乎得人為盛
而袁弘之非黃初之詔又胡適相刺謬也說者謂
年不必校要之才品然賦否欺欺對劉邪所稱七
亦有當歟自古迄今入朝見嫉轉相彈射互有低
昂老成或目新進為喜事新進或目老成為異
董猶水炭判不相投情長則信短則誑何益于
成敗之數也今欲一挽舊習俾國無迷警人有和
衷以共襄之聖天子乎明之治則何施而可諸
士試相與推之

豪傑之士有所奮焉而思展則英妙可以奏功有所蓄

策衡十六卷

才品一

七五

焉而徐發則遲暮終于底績故事之成毀人之賢不肖
非其年殊也蓋其才品異也不程其才品而較其年此
與皮相何異夫惟明哲之主馳域外之觀察環中之蘊
采兼濟之謨塞猜疑之路使長幼畢獻其忠淹速互調
于用則衆賢雜還罔不肅和而底定助勳終必賴之矣
何以明其然耶夫使人之年相若也而謀相符也力相
敵也盡人而可以肩鉅履盤錯矣惟夫利鈍異根躁
靜殊用或以果斷圖成亦或以輕為取敗或以持久著
效亦或以重發喪功其致難一也此見急而彼見緩緩
之則最好而急之則越亂甲見遠而乙見近近則取效

速而遠則奏績弘兩是不必兩存兩非不必兩舍其原

難定也有通而反整有困而反伸有後之而反先有起
之而反縮進可達犀或力衰于魯縞始雖垂翅或奮翼
于桑榆其變難窮也將安取衷哉雖然事之來也赴機
貴決而設慮貴深機神于呼吸轉盼非銳氣無以赴之
而慮周于必世百年非厚養無以規之入之氣多發揚
于少壯英邁之時而人之養多深湛于艱難諳練之後
亦其大凡也請徵往牒子奇穉齒著績于宰阿終軍弱
冠發聲于羈越黃童有無雙之譽而臺閣之業隆劉宴
來國瑞之稱而度支之功偉之數子者神契天解不借

策衡十六卷

才品二

一六

資于聞見鴻軒驥騁不假道于歲年辟之于將莫邪新
發于硎而鋒芒立露見者為之辟易耳功成毋野尚父
之壯猷捷奏先零老臣之石畫褒然舉首公孫當垂老
之年夾日虞淵東之實崦嵫之會之數子者樹功揚名
不急急于旦夕懿謀淵畫皆表表于春秋辟之喬松豫
童飽風霜歷歲月然後上千雲霄為隆棟用耳由前言
之瑰璋之才早標聰察故重仲舒有云大才雖未久不
事為輔佐嗟乎童子之意以之憐才則可耳而必曰輔
佐驕恣氣盛而老于養必且剽中而輕外必且矜已而
橫人鼎鉉之業談何容易有味乎書之稱黃髮詩之詠

老成也。賢之格言不可易也。由後言之。闕項之器多。以晚成故。左雄有限年之奏。非四十以上不得應。有司。雖舉。嗟乎。雄之意。以之戒速化則可矣。而必執此以繫。天下。世彼。畢子。贊禹。項。繩。師。聖。惡。可以其少而黜之。宜。采。魏。文。下。詔。以著其非。袁宏。昌言。以駁其說也。蓋嘗。衡。覺。本。音。而。知。天。之。生。材。各。有。攸。濟。襲。積。聚。芳。聳。動。中。外。非。宿。望。不。酬。也。韜。光。斂。燭。惟。懷。永。圖。非。沉。思。不。極。也。鉤。深。探。賾。誦。法。典。刑。非。歷。年。不。諳。也。世。路。山。川。物。情。戈。戟。非。涉。世。不。熟。也。之。數。者。英。才。傑。士。或。難。于。卒。辦。而。老。成。之。所。長。也。游。刃。脫。穎。直。行。無。前。其。銳。氣。足。鼓。也。膂。力。方。

策衡十六卷

卷三

丁七

剛。埤。益。鞅。掌。其。盛。年。足。恃。也。離。疏。釋。屬。世。味。未。醖。其。雅。志。足。欽。也。驥。首。昂。藏。不。畏。強。禦。其。英。風。足。振。也。之。數。者。耆。儒。宿。老。或。類。于。衰。暮。而。少。年。之。所。任。也。惟。在。人。主。合。羣。爰。比。舍。短。取。長。兼。收。其。用。則。老。以。謀。勝。而。壯。以。事。効。事。効。者。達。動。之。機。而。闇。于。玄。慮。則。可。與。進。趨。難。以。持。後。謀。勝。者。識。靜。之。原。而。困。于。捷。速。則。可。與。深。慮。難。以。命。機。要。之。猶。然。偏。材。耳。若。夫。絕。倫。超。類。如。太。公。子。奇。其。人。彼。其。落。落。隨。時。自。豎。持。若。審。括。而。決。若。發。機。凝。若。淵。停。而。迅。若。川。越。可。登。可。淹。可。速。豈。復。增。損。于。年。哉。故。說。者。謂。年。不。必。校。要。之。本。品。誠。晚。世。之。坊。而。掄。材。之。

策衡十六卷

卷四

十八

術也。顧才以用世。有真才有偽才。品以標世。有真品有偽品。其真者。揚揚于始。未嘗不燁燁于終。其偽者。掩飾于前。不能不敗露于後。彼晚節末路。亡足比數者。則其才品非也。善乎。劉邵氏曰。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早智者。惠淺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紆遲。其年雖有蚤莫。而才品既真。則効亦偉。國家皆得若人而用之。則其豎立。當有可觀者矣。惟是世道江河。人心機變。毒同操刀。險類。百沙。少與少相疇。則談氣節。聲相附。而羶為悅也。或以排隨之尊。與尊相疇。則言度量。貌為容。而衷相刺也。或以摧抑繼之。新進少年。以詆訶前輩。為風采詆之。甚而前不能平也。亦或反戈而應之。卑官下僚。以操持上官。為能事持之。甚而上不能堪也。亦或下石而擠之言事者。不為老成惜體。而橫詆其選。悞致激。而與少年爭勝。則體傷。當事者。不為英俊惜才。而逆料其輕薄。致激。而惟老成是用。則才絀。紛紛籍籍。遞止遞進。雖無漢唐鉤黨之形。而已有其機牙矣。今欲使國無迷。督朝有和衷。破異同之情。息紛爭之訟。非上下分任其咎。曷克濟乎。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夫鼠近于器。尚憚不投。况於事。尤則天子所嘗改容而禮貌之者。今而有過明諫之可也。極論之可也。若夫謾罵之。饑辱。

之加以必不可受之名置之無所容之地而猶第曰無辨人情乎苟其情有可原身未即去復巍然百僚之上則奈何不優其體貌而惜其廉隅也是下之過也夫事有可明目張膽者亦有不可徑情遂意者惟當事乃知其難耳今士處事之外而漫以意爲可否一事行曰胡若是之脂韋也一議出曰胡若是之模稜也少執則又羣起而攻之矣不設以身處之而徒呶呶于口又有觴心焉然則是非胡由定也是亦下之過也昔張九齡以李泌之諍呼爲小友大臣體固應爾今既以其身爲谿而憚納汗既以其身爲藪而耻含垢人詬詈吾亦與之

策衡十六卷

才品五

十一

俱詬詈人疑猜吾亦與之俱疑猜是自樹之的耳見瑕啓侮職此之由則胡不虛中平氣以俟公論之自定也是上之過也古之大臣吐哺握髮以來賢者匪直廣聰明亦以鑒流品也若必存形迹遠嫌疑杜門掃跡以示介立白黑不分賢不肖操亂及夫臨機應變始別之舍桑之頃而索之茫昧之鄉意之則竊鉄耳之則撓椎目者則擣解也又何惑乎議者之紛紛乎是亦上之過也蓋臣論雖唯利國是視豈以人已起異同見乎既有異辭不能無生毀譽既有毀譽不能無生黨與我之所是亦黨之是各而不知其非也黨之勝是衆之所非激

而愈成其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之中復亦一是非鑿柄遂分冰炭相斲尊卑判爲楚越大小隔爲參商是上之過亦下之過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額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入材難得奈何以一青掩之今或薄責已以瑕疵厚望人以完行積非成怨積怨成讐使去者懷傾軋之疑留者蒙排擠之謗則孰若恕人責已舍瑕錄瑜兩釋其嫌之爲愈也是下之過亦上之過也雖然履魏陟廩頰而折節于下其勢易位卑處迤仰而效箴規于上其勢難大臣引身有慝以其身爲壑谷黼洊之卑而人愈服其雅量于名榮下僚不直其躬而依

策衡十六卷

才品六

十二

違洩忍貶已以徇上之欲于名辱夫惟上不愛其所易而務責下以所難全其所榮而無貽下以所辱由是一時臣工交相協贊開誠心布公道闊蹊蹊遊大通幡幡黃髮不難借資英妙之夫伉伉壯猷皆可仰佐老成之闕辟之金石異音而咸英用協鹽梅殊味而和羹以調同寅協恭之誼端不越此苟其衷之不相協而揣摩于形似以相矯相軋懲六二新進之債事也而右老成鑒爲老臣之敗謀也而譚夙惠契契焉限年問歲如仲銀左雄之議吾恐兩少不能相事兩尊不能相使紛綸回至靡無底止師令呂望秉衡子奇持軸烏能展其雄

畧而蓄英譽哉嗟乎天下人材培養難摧折易古之人
主揚旌舉士設網該賢承筐乞言轉圜從諫故得以展
賢才夙昔之蘊而收底定之勲頃之觸鱗而行賜玦而
去者多直言勁節威寶之臣也用而旋廢則才以壹鬱
而練廢而復用則忠以感激而深秦之用孟明也漢之
復魏尚也宋之起唐介也皆已事之可師者也藉第令
執以成心曰是故喜事少年也使其沉滯下僚坐淹歲
月委棄草莽逐老風塵英才幾何有相劇以盡耳故愚
尤以惜才爲明主望也

時政

萬曆丁酉湖廣

問從古有天下者上振法下歸心朝不亂德野無盜
人伏診內消暴氣外息上理之軌也今方內盜
號秦寧而說者謂紀綱少頓議論逾繁其端安在
東西多故動稱之才迺至仰屋側席而真才未
必盡用也其美安在遠左龍右捷書日聞此戰之
効也而前承宣大諸垂則又重與虜絕其故安在
屬權節且稍兵內挾則款可終特與即無款而制
虜死命者安在後患深矣重臣宿將畢力以禦之
藩籬外將遂晏然無他虞乎而所當預防者安在
國不能一日去人心也深在士淺在民夫所重
可慮者又安在諸士究心世務計籌此至詳其悉
蘊以對曠談瑣語非所願聞也

今天子神聖獨運太阿以振礪天下出片檄而奔走莫
敢後蹇諤在庭鴻碩在列遐方踴俗殊隣絕黨之域率
矯足抗手請奉索而獻珍顧不號治寧哉然而醲澤有

策術一六卷

卷一

廿二

所闕而弗流醇風有所翳而弗暢赫靈有所飭而弗曜
釐覲有所闕而弗臻此超覽者之所重惕而亟圖也愚
竊惟 國家事勢所爲內疾者三所爲外虞者二所爲
隱憂者一三者皆已事可徵案而今當易轍也二者今
正當之而未有定畫也一者今已作於微而後必受其
甚也請臚指而盡言之夫把世者持紀綱而法非盡行
也重人揀吏不指而趨不齒而媚而 又一之詔未竟
讀而寢之不已空文應之彼淺夫猾胥慮逢時不耳寧
顧 今甲哉甚者 簡書已布較若日星而私瘡者煽
而撓之疆有力者執頗而徇之而持者莫得自堅也則

有不崇朝而報罷者詰姦之令驟下司辟之刀鋸斷斷如也而輦轂之下椎埋相望攻剽相聞間乃闢入內藏攫金錢以出而守尉邏騎發者幾何郡國之巨姦大俠席鼠穰之勢侈泉張之焰收合藏命指麾鳴盜閭黨震騷而莫敢誰何踞山販海之羣沒爲虺伏出爲螳聚細者野掠巨者澤潯卽輕舠蔽江長槩填郊而司緝者栗心咋舌旁睨潛逐幸旦夕之無事其能驅屏而芟艾耶若乃豪紳望室枯靈作愚磨牙布翼以吞躐羣姓播泯三尺長令而降術持而權役之一不若則衆鑠甚之不則以私螫窮之卽大吏者繩之小急而重且見收輕

策衛十六卷

時政二

三三

乃得斥去矜穰之族誰復問之者諸垂控弦帶甲之士驕憤而狎亂約之則罵簡之則忿要賚急饒則挺戈奮介疾謀而狂噬間戢之以威而耳跡者復苛議其後矣夫上無固令下有覲心所爲疾之在紀綱者此也廟堂之上非有部分黨析曹立而鬪雄也高者膠同異之見卑者修睚眦之郤而惛心噬口橫相矛戟構之以微暖鞠之以生平蔓之以知昵震之以諉詬攘臆蔽舌以希獨勝而應者復然應應者又復然彼蔓及者又復然則爭無已時也不者蒐響羅景攻必瑕之壘推不償之錮甘心散薄以爲聲稜而微涉當塗以爲之說不者越官

標上前有所逆後有所匿而託之執黠以爲之名不者撲垂燄之焰投既墜之石橫加曲摘或以示疑而見飾至於人不斬嚴事不斬濟而此曰賢彼輒曰不肖此曰利彼輒曰非便卽建遠畫決秘機而發言盈庭好秀自口彼僉人窘隸掇渣拾唾爭借鉛刀之斷以卜幸於一售深爲漏卮淺爲駢拇下者爲笑則惡以是談談者爲哉夫不心競而力爭繁言而寡效所爲疾之在議論者此也國家之需材急矣雖棄若擲沙錮若遺潘豈遂乏材而顧無若辨材者何也夫提衡而騰者索實材耳而謬愕閃倏推拍駢斷則捷而重之隻立在雄鷄呼鷺

策衛十六卷

時政三

十四

擊則敢而重之危譚麥論詳時訕世以傾與而暴長則諒而重之垢冠敝服陰輒千金而陽標一介則繁而重之若夫氣蔽六合明照千里慷慨植綱常揮斥荷社稷此實材之皎也則駭而未必用卽用而未必不駭也膺括衆能而不有武馴百行而不居抱運世之猶而無銜異樹瀟羣之節而無矜名此實材之醇也則易之而未必用卽用而未必不易之爲泯泯亡當也是所重非所索也柱不摘齒筐不承屋而程簿書於鉛槧責伎倆於法術移金穀於甲兵是所任非所適也竿牘者嗤苞苴者禁而上無所蒂下無所根莫或挽之莫或推之則雖

瓊瑤之彥其能投知而賈信况乎逐馳闕捷率所稱周
竿牘而工苞苴也者其所貴非所令也一當譽則旌之
一蒙非則疑之不燭其譽者非者所以譽所以非者而
俾詭時者奮臂獨行者吊心是所信非所察也瑕謫者
或不旋踵而移或駸尋而躋華無命曰踞滯乃並事而
滯者如故戾斥者或牽而釋之或借而庸之以榮枯而
然燼命曰惜才乃才相什伯而沒沒者如故嫌退而艱
辟者居亡何而擇良以適之或躡晉以招之命曰振廢
乃薄猜細類而極之沒齒者如故夫此豈盡無所以爲
之者哉而屬者 天子側席而詢猶或舊習未盡釐也

策衛十六卷

時效四

三十五

又安得盡豪傑而用之所謂疾之在用舍者此也馭虜
者遼左隴右則譚戰薊門以西樓煩以東則譚款此其
槩已夫遼歲中虜虜亦數大折衄而遁者延寧松海之
間在在秣馬厲兵擱然出塞凱音宵徹捷羽晝飛薦勲
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者歲無虛月此豈不足明武節
而懾戎心哉維是事無常形機無定用強弱之勢旣判
順逆之迹又分此未可槩論也試度諸垂之勢虜卽不
入能擁數十萬衆馳劍余吾喋血祁連連行回遠而糧
不絕乎能成師以出厭壘而軍決機兩陣以殲羣醜乎
降胡健兒投虛伺間以徼天之幸齒俘馘於老穉能剋

勁酋破精騎雄行以逞乎藉微極而取之能有繼乎虜
卽入能膺聲而保無貽屠掠乎能援得當隊縱擊而橫
驅之乎鹵獲載塗燎焚彌野能無小節乎是以膚功日
聞而邊烽時聳然猶曰虜旣淪監機固宜爾也至漁陽
上谷鴈門雲中諸塞內障神臯外逼虜穴非斗絕之地
么麼之醜可同日語也彼其單于闕氏彌耳伏領稱臣
妾惟謹賢王當戶而下吾隸呼而豕飼之引弓之衆戢
於編戶豎子讓卒操寸符以號召穹廬之外而唯諾恐
後繒絮米粟非必備善而莫之敢詰虜之事我其亦可
矣病在我無恃而忘自備彼曷與焉彼擺酋卽驚非敢

策衛一六卷

時效五

三十六

爲蹀林之會鳴鏑長城之下也有要而請一象胥足以
辨之寧渠至煩師頓甲使役焉堅走險之思資怒臂之
憤以速衆敵而樹永讐哉畧計北垂歲資可四十萬律
之軍興曾不足當浹月之餽而况利害復萬此者乎夫
戰款視吾所利利在彼則就彼利在此則就此且卽欲
威加諸虜亦必有陰陽深淺之術迭示交攻於彼則形
分於我則力厚然後可以得志而脫或執之爲一不揣
纓急未參彼已所謂虜之足虞者此也倭自碧蹄之役
實有越志而修狐雉之戲踵桔矢之役以詐我辱我我
姦人復踰張其間以惑我於脣頰之上巢據金山舳艫

日益而我卒不得其要領其亦寬然有輕中原之心而
乎西雄視諸島命將耀其豈有漫無擊畫坐令老師靡
餉以殊守彈丸之地彼其意愈深矣或天將以爲雷乎
使棄其疾於朝鮮卒聚而殲之乎抑亦將開之以爲外
懼乎其終不遠矣夫誠急朝鮮則當寧所協智而籌
重臣所銳心而任寧有留策哉顧構兵異域呼吸頓殊
並建兩將軍而莫爲相下建旄開府者寔且鴈行而事
卒有掣肘而露章數千里之外其有及乎荷戈磨集芻
糗不貲而又難以日月幾也仰遼則病仰朝鮮則不支
而一切取辦於山東諸郡其無論追呼輪輓比屋騷然
策衡一六卷

時政六

三七

而遠冒鯨鯢之口數石不能致一鍾脫一旦不屬將何
以濟而况災則召兵勞則召兵儻無乃噬朝鮮爲名而
以觀中原爲實乎南帆則吳越危橫突則漕淮梗北指
則燕齊震而我饒銳外疲儲餉內空二三守望之卒詎
能挫其鋒於海上而內境土兵繩驅而瓦合者則有望
風而靡耳夫當事者日蒿目言備而今猶昔也所謂倭
之足虞者此也此猶有形之患也若天下之根本在人
心而至於今亦足異已人心不外此士民而數年以前
士傷於倭公使漸靡民搖於偶今忽常夫薦紳君子家不
繼耕官倉儲粟則張鼓蓋陳輿馬出則乘傳而馳郡

國千里趨踣遭逢可不謂厚哉而心在憂 國忠良翼
翼者顧什不一睹也雍容矣而無事實比肩矣而自爲
心星奔影望競溫飽於前途株守牆循懦功名於一擲
厭薄政務則侈文章詩賦以爲風流逃避艱難則借泉
石山川以爲勝槩外者鶴陰雞唱腴腴而擁風塵歲月
之華內日緩帶長揖郁郁而過許史金張之第人地不
同其悠悠漠漠罔念公家均焉耳甕牖繩樞耕食鑿飲
之衆非有閭佐之戍新法之苛爲厲也又非盡有虎冠
鯨吸之吏爲驅也有道世故而輦顏聞時政而腹誹巷
議者有樂留幸異弄影播風無端而妄傳煽者有倡幻
策衡一六卷

時政七

三八

教哆詭言簪鼓癡氓社後而尸祝之黨萬計而聲千里
者有仰指天而俯擡地瞋目而思揭竿膏野之事者此
其故又何邪皇猷靡闕世教熙澄而人心離悞上下一
轍莫可究詰有如此則緩急何賴焉日復一日將不可
支所謂無形而重可憂者此也夫有形之患見於聲色
象貌之間猶易理無形之患入於精神命脉之際最難
圖故識大而守決者彰義之軌也中虛而氣下者察理
之衡也神澄而鑑朗者秉道之權也方多而備遠者決
機之用也彰義則紀綱振察理則議論清秉道則用舍
當決機則戰守全若乃逐人心而使之囿結斯在上

以明德作極天下而又覈名實別勸懲陶然獨運於穆清而洞周四海九州之遠然後上下無壅闕而士民鼓舞於大道也非聖天子其孰能哉

悔過

萬曆丁酉山東

問易稱震無咎者存乎悔乾曰亢龍有悔復曰不遠復無祗悔困則曰動悔有悔悔固生於動與古之王者或易危而安或由治而亂豈以悔不悔之故與若禍宮之怨呂刑之勅脫晉之規猶亮之詔與夫靈武奉天之變芳規覆轍可若指陳與我皇上聖精總攬蓋二十五年於茲頃歲天災浩警載一助矣顧尚未睹沛然與海內更始雖一二詔已及者未即施行豈習易為故歟難更有初鮮終人情大抵然與大白深宮靜攝以來即三事大察無絲一瑩清光悔心雖萌將無漸微滅與諸士願忠有日極言之冀回轉國之德

策衛十六卷

卷一

三

悔者知之門也動者悔之機也此古昔善敗之端今日所宜蚤反亟圖者也夫易遷善徙義之書也故聖人於迷覺之關三致意焉亢龍之有悔以窮召災不遠復之無悔以速補過困則物極而反勢變而通故動悔而吉隨之古之帝王往往由悔得出不悔失悔於有及則得悔於無及則失太甲之顛覆也以桐宮省艾穆之慢遊也以呂刑贖愆宣之晏朝也以脫簪致警三代而下孝武志侈窮蹟而悔以輪臺玄宗變生帷簿而悔以靈武德宗釁起瓊杯而悔以奉天統論數君者太甲上矣次則穆與武雖瑜不掩瑕乎君子亟取其終宜雖漸不

克終乎君子不沒其始最下則如玄如德君子訾其終併惜其始何也中行獨復者將勤浣葺於方來而謬迷弗返者祇貽疵瑕於末路戒而不悔終無悔機悔而不動終無動機故器有滌室有聖君子引以自喻而旬旬之中固聖哲狂愚之所以益岐也我皇上瑩精總攬敬天勤民歷二十五載于茲邇年以來深處九閭咫尺萬里庭燎之獻箴之敝細施軫橫經之期孤鳳一去不返仗馬未鳴先斥征商採礦之使踵接肩摩織幣貢金之額歲增月益威嚴督御內廷之駢首無聊恩薄本支親藩之剥膚何罪人事乖舛變異屢臻浹歲之間宮殿繼燬豈非天心仁愛之至而悔悟一大機耶茲幸宸衷愷惕特命廷臣所請倦倦引為已過漢汗初頒歡聲雷動卽桐宮輪臺之悔曷以加茲顧杞人不勝過計竊謂英主之過與庸主異而悔過之心亦異庸主叢挫於所不足英主恣睢於所有餘庸主視天下若不敢為與不能為英主視天下若不足為與不必為夫人主先操其不足為與不必為之心而諸臣媚子又當先而逢之故過乘我有五易而我悔過有四難強明自任神聖莫及過易乘於所恃金甌無缺覆盂不搖過易乘於所忽孔子爭勝示曼傾意過易乘於所快竿瑟不入矛盾互

持過易乘於所偏煬竈掩明豐蔀見斗過易乘於所蔽由是下以窺闕為機緘上以億逆為局鑰愈距愈堅弗能入也則虛受難上既懸雷霆以待下復揭日月而行愈激愈亢莫敢挽也則融釋難人攻其瑕併其瑕匿之矣人抵其隙并其隙窒之矣則開導難因根生株株之生又無已也因枝生葉葉之生又無窮也則芟除難以此四難成其五易而交攻逼進莫可端倪旁決橫流靡有紀極乍悟乍塞旋悔旋迷罪已之詔肆赦之文皆故事已耳執事謂積習易溺故轍難更而惕然抱鮮終之慮有繇哉夫今日所願與海內更始者明詔已先及之無事草茅之論惟是以實不以文則無若易之動悔一語何者人心猶水也靜則止動則行車轍不畦戶樞不腐貴能動也心亦人主之樞轂已矣我皇上端居久儆亦靜極思動時乎卽不敢望講學勤政盡如初年第經帷便殿月一再御令臣工得望見清光太祀時享歲一間行令神靈得親承祿獻此不過一轉移呼吸問其事逸其勢便而於天下甚安甚利甚美甚樂是故聖智以練習益開元神以和煦自固則可培壽命之源堂簾之精意潛通官府之藩籬頓撤則可祛壅蔽之漸金華時親講論則義理養心喜怒中節無撓鱗激石

之患萬幾時蒙剖決則翕張在握操縱獨持無憑城倚社之奸議論生於揣摩此以色授彼以意喻則捕風吠影之議論猜忌起於釜鬻上無微指下無隱詞則竊鈇載鬼之疑杜由是鼎鉉之佐務貢忠誠休采之臣益秉精白大法小廉至明也 輦轂之下爭相磨濯垓堦之外僉耀光明內順外威至治也動不悔期而悔生悔不吉期而吉至 主上胡憚而久不為此嗟夫千秋以片言感武而九齡之賢不能奪傾城之愛祭公以一詩悟穆而陸贄之忠不能挽大盈之災藉冷玄能蚤任九齡則可長有開元迫漁陽變起而追嘆先見不已晚乎德

策衡十六卷

悔過一

三十三

能終始聽贊猶可收功桑榆乃奉天甫解而疏斥如故弊將極矣人主悔心之萌幾動眉睫効判千里可畏哉夫玄德亦英主也及敗亡不悔不與庸主異何也玄之失嬖寵爲甚德之失驥貨爲甚兩者浸淫膠結堅不可破而親賢圖治之念移矣以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玄德萬萬愚生觀影察形得微有羣星疑月而以色中者乎又得無有竭澤上流而以貨中者乎夫 上之靜攝也將卻勢以葆和也乃彤管帷帶之間未必皆授環之史鷄鳴之夫人小星之嬪嬙而徒以粉白黛綠日娛其目而蕩其魄是伐性之斧斤乃在靜攝中生矣 上

之節省也將實國以肥民也乃左右玩弄之間多習爲心計之侍中折秋毫之大夫築雞豚之鹽鐵使而競以頭會箕歛張其伐而貢其巧是蠹國之蠹賊乃在節省中生矣以此兩者相提而論即 上之自爲念已相背盤焉而可不一振刷以祛宿垢使清明萌於澹泊治化還於愛養而自失補苴之地耶昔仲虺以改過不吝稱湯必自不邇不殖始愚生併以爲今日 獻不識可回轉圜之聽否

策衡十六卷

悔過五

三十四

官人

萬曆丁酉山東

國家之法官人最重四岳有資九官皆讓在唐虞
已於若周之實與八法八柄六計各有司存將
安統攝與漢法近古惟是刺史二千石實操其權
九品定擬三銓起唐皆未久觀易又有使在位五
人保任與以他官十人分銓者有稱制臨決與令
臺省郡縣自舉所屬者按厥利害亦各相司我
朝仿古建官外內相統大小相維較稱詳密已乃
通年稍非其故豈法久弊生勢故然與抑有官法
無治人與夫偏聽生姦獨任成蔽古今用人之弊
無出此兩端而受衡握鑑不患獨任而上病附
制遂採旁搜不患偏聽而下病耳食即欲祛此二
弊其成乎明之治何術而可諸士詳著於篇俾主
官者須索焉

進退之權必上與下互操而相倚爲用偏操於上究必
旁落而移之乎下偏操於下究必陰持而掣之乎上兩

策術一六卷

官人

三五

者相尋其至不勝移不勝掣亦不勝收舉天下大權汎
汎乎如不繫之舟而莫知所歸吁弊忍言哉明主揆於
上下之間有所寄無所假有所統無所制而後權常尊
於天下記曰太宰統百官均四海語專也又曰爵人於
朝與衆共之語公也布太公以成大順執至簡以禦至
煩官人之術無踰此矣夫虞周之際所爲釐工熙載位
事建官者何其操術約而取效闊也唐咨四岳首重
謀舜命九官獨隆推讓此非咨詢薦舉所自始乎成周
以賓興屬鄉大夫以選舉辨論屬樂正司馬至于八法
八柄以六計弊羣吏之治則獨詔之太宰而已漢興舉

孝廉舉賢良方正舉茂才異等舉孝弟力田專其任於

刺史二千石總其成於丞相御史大夫故當時穴處巖
棲爭先勸駕貴郎牧豎躡躡榮法最近古得人亦於
斯爲盛迨後文法滋繁官方愈耗魏定九品惟中正之
是憑則下移之漸也唐起三銓惟簿書之是信則上專
之漸也矯九品者以在位五人保任何異止沸而益薪
矯三銓者以他官十人分銓何異代庖而越俎開元之
稱制臨決試策親遣以天子行有司之事陸贄魏玄同
之議臺省郡縣自舉所屬以有司侵主爵之權法因時
立代有變更弊緣法生互有得失總之則任法不任人

策術十六卷

官人

三六

之過也夫一瓢百與無完瓢矣一楊十拔無生楊矣以
人情無涯之知故令家具一甲乙人操一雌黃則繁舍
盈廷之口乘偏聽而生尺寸之量不能度非所及也鍾
庾之器不能容非所受也以一人有限之聰明令折百
行以一面斷九能於片言則神叢桑癭之姦乘獨任而
起故明主以人聽法不若以法聽人各權而併廢吾法
又不若任人而卒不失吾權我國家設官分職參用
周漢其舉也有制科有鄉貢有胄監而間行之以辟召
其用也禮官職貢舉監司職督察撫按職舉刺而一聽
之於銓臣天子者特端拱而受成焉庖祝互分臂指

相使以爲權在上上不得專以爲權在下下不得侵豈非至詳至密百世不易者也至於今稍稍非故矣制書有所施行而部院不以實應也部院有所條上而撫按不以實應也撫按有所釐舉而監司守令又不以實應也相蒙以文相愚以術甚者朝議舉行夕已報罷顯示遵守陰用沮持鄉背觀乎新故緩急視乎要散則權不虞上專虞下撓民情有欲惡監司郡守不盡知也監司有殿最撫按不盡信也撫按有激揚主爵者又不盡行也遞相枘鑿迭爲冰炭甚者薦墨未乾旋以詬黜謗書盈篋更以治微矛盾橫於胸中牴牾激於意氣則權策術十六卷

三七

不虞下侵虞上格不獨上格也又病壅閼何也堂簾遠於萬里一官府判於九關疏陟一人焉不報疏黜一人焉不報更陟更黜焉又不報初猶什止二三也今且以寢閣爲故常矣初猶爲齒馬投鼠者設也今無人不疑矣初猶爲踞華秉軸者設也今無官不惜矣百相左也百相猜也亦百相齟也迹之莫得端倪究之愈滋惶惑則壅閼極矣不獨下撓也又苦散逸何也疑耳目者信傳聞疑簡書者信議論衆之所是未必非譽衆之所非未必非毀衆之是非互至未必非借資以一偶百則由百以信一而不知始於一也以似亂真併疑真以爲似

而不審其孰非真也以形生影卽逐影以模形而不問其遠於形也百相覈也百相悖也又百相謾也途人操其短長愴夫播其屑吻則散逸極矣夫如是賢者安得進不肖者安得退耶進者安得盡賢退者安得盡不肖耶開僥倖之途長浮競之路解任事之體起自危之心此非細故緩圖也故救壅閼之弊在重銓選重銓選在尊主爵大臣之任夫主爵大臣天子所寄股肱心膂者也任之以股肱彼將股肱自爲任之以心膂彼將心膂自爲故陽信陰忌不如推誠而置腹也一柄兩持不如專聽而獨裁也然後以其任責其事以其事責其效

策術十六卷

三八

三八

而潤囊橐者罪植桃李者罪憑胸臆以私恩澤者罪先寬之以不御後示之以不測體統正朝廷尊權不上掣卒未始不操於上也救散逸之弊在慎舉劾慎舉劾在重撫按監司之責夫撫按司監天子所寄耳目手足者也我不疑耳目而耳目爲吾用我不疑手足而手足爲吾使故適度於千百里之外不若目擊之爲真也借聽於旁觀之口不若當局之足憑也惟是因其言覆其實因其實覆其功而守不察令則黜監司不察守令則黜撫按察監司守令不當則黜委之者甚重責之者亦不獨輕功實明賞罰當權不下侵卒未始不公於下也嗟

乎散逸之弊在外其操其縱特一轉移間耳若壅閼之弊在內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或陽塞而陰通或此塞而彼通或借塞以行通或宜通而故塞偶行之爲權宜踵襲之爲故事一時獨任喜怒之偏久之漸入左右之手欲以振綱維適以固營壘欲以收轡銜適以啓徑竇疑於功而故吝恩也而不免恩溢於圃池疑於罪而故示威也而不免威分於出羣疑於事而故中堅也而未免影射俛取於城狐社鼠之間其端甚幽其流甚鉅譬之人身否鬲不已必爲癰腫癰腫不已必爲潰決此非鍼砭所能及刀匕所能起也治之在先固精神而又必

策衡十六卷

官人六

三九

合四體百骸之精神以通之 今日之事是在二三大臣開誠心布公道釋形骸忘爾我毋以首鼠而藉口調停毋以撓指而託名處後毋謂浮雲易蔽而遂逢其過毋謂震霆難霽而自便其私牖可納以不諍諍之巷可遇以不解解之使吾之心曉然上與 人主合而下與天下士大夫合然後精神會聚相得益章卽鬼神猶將通之而况 君乎否者吾之意氣未平欲銷 主上之嫌疑下之藩籬未徹欲開 主上之蔽惑必不得之數也雖然察脈於微渺而已疾於呼吸獨秦越人能之秦越人世不恒有有之又未必任徒舉天下大命聽其自

安自危自亡自存且付之無可誰何以幸緩須臾也天下事大都類此獨用人也乎哉

愍等後而 今上繼之凡後先編徒諸臣旋 召

用如故故數年來士競矜飾爲名高拔悃誠叩 闕

闕順目以語伏蒲之事而解順以待 賜珥之命詎

非我 祖宗培植者厚與 皇上風勵者深哉獨

奈何今且一切挫折之草菅之羈繼而流竄之岌岌乎

春秋東漢之覆轍矣則豈氣節之於今而遂不足用也

請舉往事爲證魏有干木而秦兵東却漢得汲黯而淮

南寢謀佞臣柄政朱雲借劍於尚方跋扈擅權張綱埋

輪於都市湖陽主貴震天下董宣格殺其奴而強項自

若鄭通寵絕於一時申屠嘉召數其罪而叩頭請死鮑

策衛十六卷 四十三

司隸不畏強禦而貴戚斂手蘇徠文不私故人而墨吏

解綬之數君子者外禦疆場之侮內銷肘腋之憂陰折

篡逆之萌顯禡奸諛之魄大之回人主不測之怒小之

挽士大夫廉耻之風由斯以譚氣節士何負於國哉亦

用之者何如耳顧氣節不易得亦不易用彼其人磊磊

落落趨國事不趨意旨畏清議不畏戮辱有死即死耳

豈習於陰陽人主浮沉世態哉乃邇者奏筭緡採鑄朝

上夕可而計桑土觸佞山者多寢閣不報虎賁貂璫之

流一稱意則擁傳握符而郡縣積勞流人逐客彌年累

歲欲望半通之綸一環之命而不可得貪榮戀華模稜

頑鈍者愈汙愈寵愈攻愈固而三事大僚補察言官露

齒一不當罷不旋踵甚者輪鬼薪付司敗矣如此舉動

奈何鼓天下豪傑之氣而堅其節哉嗟夫不有所抑不

足以見氣節之苦不有所苦不足以彰氣節之名名之

歆人也甚於利士之嗜名也甚於嗜利上懸名以爲招

士即望名以爲鵠甲者豔其名而樹之幟乙者即竊其

名而附之影禍益烈名益高名益高趨益衆上於下安

得而不疑下於上又安得而不激激之端君始開之既

也士成之終也宵人操其術以煽之激之禍士始受之

既也君亦受之終也國家併受之與其成之以激而人

策衛十六卷 四十四

享其名孰若借之以權而我收其實與其顯棄之令宵

人有所市而國家被其禍孰若顯擢之令君子有所嚮

而國家受其福 皇上誠欲一朝馳域外之議廣招

納之路止受言之輦懸賞善之金融冰炭之跡投魚水

之歡冀盡得天下之持節負意氣者用之則情貴能忘

量貴能容而幾又貴能斷忘則捐宿忿釋素忌而疑者

消容則寬恩慝假披逆而瑕者覆斷則判邪正決用舍

而儒者奮消其疑覆其瑕奮其懦於以鼓動羣生顛倒

一世卽人人思得當以報而况號爲奇偉不凡者乎故

有文侯之式閭則卻敵之賢效矣有武帝之不冠不見

則寢奸之佐列矣有孝成之葺檻則批鱗之跡起矣有文帝之持節謝丞相則恩倖之朋息矣有光武之賜金錢則疆項之氣伸矣則夫優容培養以需緩急之用正人主所以自爲社稷計者也若謂此輩禍人國家必盡去之爲快則閭閻木投流豈非千載陰鑒哉況上之所注下之所趨骨鯁特立者退則脂韋齷齪者進夫人主而樂與脂韋齷齪者俱其居平業碌碌無奇矣卒然有急則氣不足擔當節不足鎮定加以全軀保妻子之念重持祿養交之習深有袖手旁觀掉臂而去耳此宋儒所稱婦人女子孔子所謂鄉原也故以激亢病氣節而好策衛十六卷

四五

言中庸之道皆敗理傷化之尤非至論矣而要之氣節亦自有辨焉吾獨怪夫輓近之士居處足以振徒取譽豪宕足以熒主亂政舍鉤而竊國以道而爲盜有時遇事風生投會電激凌畧薦紳而俛首轅駒中情異轍也者有時五清甲乙參伍郅越闖捷儕伍而駟驢閃爍踪跡秘匿也者有時發塚詩書文奸六藝孔行顏超而逐臭附羶溺流莫返也者有時無疾而呻不愁而慨幻妄功名而詭託陰乘面目自飴也者此其人翹然氣節自名天下亦隨而氣節之而不知斲性拂情壞法亂紀皆自若人始故士之自養必堅貞粹白抑之愈銳撓之愈

不榮通不諱窮古稱真正英雄自涵養中來執事所願爲執鞭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毀譽

萬曆丁酉山東

問上之操柄與下之嚮用詎不直道是憑哉自末流
斯靡而天下之毀譽者操兩權以爲市而人爭
涉足焉焉至今時而獎實浸淫極矣可一一臚列
其狀如越人之入豚之而人匕劑之與昔之以駢
鳴楚以孤憤焉泰累信著篇原毀立論夫非有激
而云然爾多士業已熟之復之第具列其首焉要
之誰毀誰譽孔子所稱三代有道之長也善世
者入遊其樊而毋惑其名誰以純白之道昭然化
之則異者名賢頌輔並高芳躋聞有開誠布公集
思廣益者矣有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矣有薦士
於三北刺奸於作相者矣惟不入以私毀私譽故
真是非出焉其人皆可指而述之以爲今時鑑與
惟精心致思勿微勿隱以備規

聞之誰毀誰譽直道而行方以內之說也入遊其樊母
惑其名方以外之說也從方以內之說則公從方以外

策術十六卷

卷一

四七

之說則忘公者以道忘者以天自夫後之背天反道競
穴於人心以爲私而鬻於人情以爲市於是真是非失
而毀譽且蜩起矣譽爲政也是之溢而流也毀爲政也
非之矯而偏也人思以逃毀則務爲匿思以賈譽則務
爲張匿者其中不必無而世且迹毀以抑之遂使善匿
者以瑕全而不善匿者且以瑕而點瑜張者其中不必
有而世且跡譽以揚之遂使善爲張者以虛借而不善
爲張者且因虛而掩實嗟嗟世之千古初也人情之非
一途也若蜩蟬若沸羹相爲牙而互爲柄欲以一人之
力評而收之其勢不得不借資於毀譽而又不可委心

策術十六卷

卷二

四八

於毀譽則奚術而可我有三寶持而守之曰宅欲端衡
欲平鑒欲慧端則剛忘內宅邪正曲直莫能爲間而平
則推誠以自暴其裏人不得以意紛焉參之慧而察眉
於低昂輕重之間有遁形而無遁心矣其始也彼之出
者不勝窮而吾之入者不勝收卒之兩相解而兩相爲
用議者不致掣人之肘而妄生臆度任者不致避人之
口而妄生趨避豈非粹清之理絜矩之良哉而又何患
於紛紛者皆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自放勳
欽明猶過聽於崇伯而舜之有鰥在下必俟岳牧咸荐
乃登庸焉夫豈堯之智不足及舜之素而罔罔衆吻
是憑哉則博聽公而獨任私上聖猶然況中材而涉世
之末流乎寄寓之實安可廢也是故有詮次則有稽考
有稽考則有毀譽物之固然無足怪者毀不與卑下期
而卑下至譽不與華顯期而華顯至有人於此吾不知
其不肖也有毀者始而疑旣而疑信半久之信其不肖
矣有人於此吾不知其賢也有譽者始而疑旣而疑信
半久之信其賢矣有人於此我素知其賢人亦曹好之
俄而微有毀者又俄而毀者衆已譽者亦變而爲毀即
有獨知之契不自堅矣有人於此我素知其不肖人亦
曹惡之俄而微有譽者又俄而譽者衆已毀者亦變而

爲譽卽有痛絕之懷漸解釋矣故毀之極至於鑠金銷骨市可有虎而慈母可投杼於三至譽之極可使輪囷飾萬乘遽條克下陳阿大夫可封而馬服君之子可將眼之清白可以擅榮枯而月旦之雌黃可以埒褒貶天下之士赴名若鰲而避謗若毒顛倒混淆浮沉出沒抱抑者每致慨於偏苛而積懷者多宜鬱於激論屈之離騷非之孤憤王充之累害韓愈之原毀大抵怨發於毀譽不公之所爲作也原見嫉於上官子蘭故騷之指娥眉爲淫化荃蕙爲茅也其操志潔而稱物芳君子謂其兼風雅之遺焉非見沮於丞相李斯輩其言曰智術能

策衡十六卷

卷三

四九

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兩存之仇也其人主懸衡而以叅合閱焉窮愁著書有足悲者王克論衡著鄉有三累朝有三害而以害累名篇其觸於東京以後奇士多負扼而無援乎昌黎原毀重慨於今之君子待人詳而待已廉而事修謗興道高毀來一篇之中尤致意焉其所垂戒深矣此四子者言人人殊而輒近之習亦稍稍概見大都毀譽之失真在柄人不在羣下在儉人不在賢者在異事不在同事在執已見不在因人附會而今則人心愈下公論愈蝕情不可爲變而變不可爲極矣蓋昔之柄人務以毀譽移主聽而今者一命之吏嚴處之

子共爲唇舌而參廢置之權昔之儉人務以毀譽排高賢而今者世推民譽號爲名流亦喜爲好醜而逞陰陽之柄昔也清濁分流洛蜀異黨故爲此者攻彼爲彼者攻此而今則襟期綰結臭味交投者一朝相軋而不勝牴牾昔也昌歆獨嗜鷹鷂性成故愛則置之膝惡則墮之淵而今則拾人咳唾仗人門戶漫不自持而謬爲伸抑夫毀譽一也上蔽之不可言也下參之尤不可言也乃下參之而上又不損其爲蔽也不賢者行其私不可言也賢者亦行其意尤不可言也然賢者之意行而賢者又不廢其爲私也異者成其異不足怪也同者忽而

策衡十六卷

卷四

五一

異深足怪也卒之異復爲同同復爲異同與異竟何所底也以已而失之固足怪也以人而失之尤足怪也卒之從人而任爲已已任而復委於人人與已竟何所主也若是而毀譽有方乎不有方乎可據乎不可據乎則苟有磨世礪鈍者出而欲挽回其間亦難矣愚謂莫若持端平慧之三物而守之以一虛虛以爲端則體不執而方所稱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若漢孔明是也虛以爲平則用不膠而順所稱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若晉祈奚是也虛以爲明則智不察而自遠如管敬仲蒙詬三敗而鮑叔贖囚拘以薦王安石名蓋一世而蘇叔明

作辨奸以刺是也誠能本以一虛而參以三物則如持
衡然如設度然如秉鑑然朗朗洞洞蕩蕩平平毫無玷
缺亦毫無障翳而後舉毀譽兩者以律天下則猶夫譽
而有以交爲譽者賄爲譽者引爲譽者趨爲譽者耳爲
譽者臆爲譽者甚且有以毀爲譽者必極夫譽之情以
還人心之真是而後譽者定猶夫毀而有以怨爲毀者
並爲毀者報爲毀者形爲毀者意爲毀者甚且有以譽
爲毀者必極夫毀之情以還人心之真非而後毀者定
毀譽定而後一切世之靜躁平陂勇憚恢瑰譎怪紛至
沓來者且收爲網維之助延攬之資而何患不登於三

策衡十六卷

三二

代有道之長哉惜乎此道不講而黑白倒置東西易處
於是生有生平無行借片語於奇人而青雲遂附者矣有
砥礪終身中註誤於含沙而灰沒不振者矣當年推轂
類多沾沾之虛名抱影無聞祇餘悶悶之純白撫今追
古可勝慨焉故荀息不能正諫而嘉其踐言石慶僅充
相位而專其醇謹豫讓失身中行而收其晚蓋周仁處
諂以長厚稱慶卿無術以俠烈著栖楚托權以忠諫顯
周黨沽名以隱逸比荀察於實中之虛之數人者雖以
蒙毀可也何至畢世而譽之也而古今之譽而類此者
寧少也賓王討檄於牝周而譽以浮華子安湛海於訪

父而嗟其福薄王戎死孝以鑽李掩其行山濤啓事以
竹林隲其聲熙載辭相以聲色汗其高郗都卻虜以酷
烈強其材荀察於瑜中之瑕之數人者雖以蒙譽可也
何至畢世而毀之也而古今之毀而類此者寧少也夫
由千載論定之後而毀譽尚恣閤若此又何怪當吾世
而悖謬乎大都人情曼患之極而鬼魅之甚岐之中又
有岐焉幻之中又有幻焉其浸淫足以遍君臣上下其
潛移足以入精神心志令天下醒其中而不自覺則司
世道者可不怒焉而深惟也竊計主持在天子而匡扶
在宰相天子而有偏拘猜疑好勝之心則驕陽匿陰且

策衡十六卷

三三

三三

潛蓄於左右翕張指顧間而喜怒終至失節宰相而有
脂韋順比徘徊觀望之心則茅靡波流且漸被於上下
頤承色與間而是非終無定衡君與相不能咸有一德
力而挽之而徒使天下矜激負氣之士獨持高論陰執
天下低昂之權而都人士亦嘖嘖艷焉竊恐君廚之號
太著而黨錮釀禍牛李之難不解而白馬流毒是又愚
生之所不忍言矣

君術臣術

萬曆丁酉山西

問爲治擇術爲先而術亦有不同者賢儒不啻大義
張云任術無功即仲尼不曰吾取其術乎與仁
術多術之訓何不韋人應事成基隆之理一也昔人
所不盡同要以卑人應事成基隆之理一也昔人
六推四相四患五致之譚總之爲願治君臣立則
可得開發大道治之本也心治之原也經所以經
世也而皆繫以術其義何居抑情陰山川知難知
天萬全舉動又有出於尋常意思之外而不出于
待者也竊意術之名從可據言之即盛代由此幸
詳以告我若曰法之巧者爲術是俗儒者也

治天下者先擇術矣主術約而易操也臣術該而貴任
也操愈約則所貽者愈該任愈該則所守者益約自昔
大猷之世元首股肱相得益章顯志弘業相須共濟方
內方外清和咸理由此道也輓世之君自智其見自確
贊術一六卷
君術臣術一
五十三

其臆室於猜疑而市於剗制綜及一切而遺其大綱爲
之臣者從吏以取寵闖茸以相冒間有任勞怨抒衷悵
之夫非過於矯則過於激此兩敗之道也不知君有君
術臣有臣術君臣遞操其術名曰侵侵則亂君臣漫操
其術名曰玩玩亦亂有所陽操而陰翳之與無術同有
所分操而不能善成之與不操同若是者上無爲也下
亦無爲也而下同上簡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而上
同下繁矣下簡則叢脞日滋而世不得其理上繁則耳
目易蔽而臣不得其職愚以爲主術在于任人而臣術
在于任事任人則逸而有功任事則勞而及廣今夫造

父之御也齊輯於轡術之際而急緩于唇吻之和正度
于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二十四蹄所向無失
取道致遠氣力有餘得其術也夫威權人主之車輿而
臣工人主之駟服也顧御之之術何如耳庖丁之解牛
因便于大卻大竅之間中音于肩倚足履之際官知止
而神欲行以無厚而入有間十九刃若發新礪動刀
甚微砉然已解得其術也夫爵柄人臣之刀而庶事遊
刃之地也顧解之之術何如耳御之之術無出于任人
而解之之術無出于任事管子曰明主之所操者六而
所處者四生人殺人富人貧人貴人賤人此六權也文
武威德此四柄也而皆由于術故藉人以其所操命曰
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
是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荀悅曰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
崇五政正俗養生章化秉威統法此五政也僞私放奢
此四患也而皆由于術患不屏則忠勤不著政不崇則
功效不奏不著不奏而求世之治是撥本而求末之茂
也故人主者無成心無偏任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
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貴明而不貴察也
貴斷而不貴刻也貴簡而不貴積也軍國庶務付之諸
司彈糾付之臺諫燮贊付之宰執而惟虛中聽之所持

贊術一六卷

君術臣術二

五十四

約而百工聲所居靜而羣動總矣是人主之所操也人臣者內之一民外之距難奉君如其天營國如其家理物如其身愛民如其子貴直而不貴訐也貴公而不貴執也貴重而不貴權也執熱履水而不辭投杼竊鐵而不顧碎首折檻而不惜惟求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快衾影者從事焉是人臣之所操也易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六五柔中虛已以從之二有所爲臣道也五無所爲君道也說者曰任道者逸而有成任術者勞而無功不知五土之裔指迷踐塞莫便于術故有道術有心術有經術道治之本也而非術不運心治之原也而非術不

策術十六卷

君術臣術三

五十五

顯經所以經世也而非術不傳然有明持之以爲治者君臣之所同堂而咨者也是謂大同之術有潛握之以濟治者君臣之所深衷而運者也是謂不共之術夫大同者則職要職詳明圖顯設可以布象魏而著功令可以喻海內而示方來矣試論其不共者夫一呼而遠航來三倫而齊將去寸長尺短古今惜之故人主有延攬之術卽墨以毀至封頰川以戶口賞名實之際綜覈宜嚴故人主有督責之術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則防微之術宜審也漢高見韓信而授之上將見彭越而以爲相國見黥布而供張擬王者至

樊噲騰公之徒則不然則制馭之術宜知也晉文城濮之戰咎犯以詐進雍季以正進其厲兵也從咎而忤雍其賞功也先雍而後咎則鼓舞之術宜神也此之謂君術正言終日而不悟譬之則覺其說在彈之狀如彈而不知喻之弓則知之故君子有通蔽之術極諫盈庭而不入巧諷則從其說在哀公之爲室公宣三說而一聽也故君子有進諫之術專陳理義而益距類喻則改其說在小人之嘗美而大隧之交樂也故君子有相機之術直相與則拂曲爲之所隨施輒效其說在狙公賦芋而以怒始以喜終也故君子有變通之術事已遂則難

策術十六卷

君術臣術四

五十六

圖蚤爲之地則端銷而無迹其說在白圭之塞穴而丈人之塗隙也故君子有銷萌之術當事而章顯其能則機泄而妬興密庸則濟其說在公儀伯折蟲股堪蟬翼而力聞天下也故君子有藏用之術勢有所礙則智者無功乘便則達其說在烏獲之輕千鈞而離朱之易百步也故君子有因便之術事有然而未必然者徇人則昧揆之理數而通其說在仲尼之斷占鼎而老人之以亥得年也故君子有推究之術此數者臣術也之術也非謂竄端匿迹立公于私倚邪于正爲申韓亞旅而已所以濟治道而善其用于不窮者也故曰人欲見其所

— 10 —

五天

集 152—30

以擬易矣君子譏其艱深晦澀無裨於大道則豈必玄
之用大而賦之用小耶今夫三百篇詩之祖也六儀備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蓋周
盛時自郊廟朝廷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一出於正
聖人協之聲律以行其教化至於列國之風陳之太師
以得失而參民俗亦皆斐然成章孔子刪而訂之謂其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多識鳥
獸草木之名而於周南召南則尤三致意焉乃知天下
之道莫備於詩而說詩者莫辨於孔子矣而楚獨以侏
儻駢古之音擯而不得與又若干年而屈氏之騷始出

策衡十六卷

五十九

太史公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
班固稱其弘博麗雅爲詞賦宗此詩之一變也炎漢以
還厥途復異五言七言分鑣並驅而十九首蘇李諸篇
獨爲五言神境一字千金良非虛語鄴下之什曹氏父
子爲魁六朝之體三謝稱雋又一變也唐初猶沿梁陳
餘響綿麗而遠於情沈宋繼之風調始邁杜李撮薈諸
家變化斯極五色錯以虎章八音和而協美風雅之道
於是爲至大曆而後敝繇趨下迨乎晚季以及宋元初
體纖調而詩亡矣由此言之體以代殊格由代降曰騷
曰古曰律曰絕愈變而愈工也先秦降而漢魏漢魏降

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漸趨而漸下也然離騷之指婉
惻穠至兩漢之音雅朴渾奇建安之什宛雋雄贍六朝
之聲靡曼綺縟唐人之調清圓和悅各極其才情之所
至而各名其家夫非詞人之委致而不朽之盛事也與
哉 明興一洗胡元腥膻之習日月若闢而朗者當時
千戈甫定 雅意右文 金匱石室之奇秘而不得窺
而學士大夫身際 休明之運修業而息之作爲詩歌
以紹明正始洪永之間高侍郎先鳴劉文成次之楊廉
訪林膳部各爲之羽翼固已咀其精華闡其堂奧評者
猶惜其不能盡去勝國之陋以爲恨弘正之時北地反

策衡十六卷

六十

正何徐從而倚角之庭實上輔繼之下毗近自開元遠
邇黃初極意剗除復歸正始此一快也嘉隆之季七子
乃興東吳奉歷下於壇坫之上建旗鼓而號中原初取
風神終傷矜檢一二人倡而千百人和蠅附蠃集不耐
雷同而好詆訶者遂目爲惡道乃欲併歷下廢之然此
非歷下之過也愚以爲後世論詩統者必舉 明而繼
唐而言 明詩者必舉高楊以至於今諸子爲初盛非
初語也執事乃猶以末枝無用浮名無足採虞其玷缺
而恨其紕漏則亦有故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
發引性靈使人矜伐忽於操持試舉其端用存規戒夫

詩有美刺義取勸懲頌德則非諛諂則非對乃有因
比暱而感恩緣私嫌而構釁上章陳頌託物獻嘲揚之
則踴躍爲賢抑之則夷光爲醜面目非真有惡事實則
浮薄者之爲也詩人託興高遠寄心恬淡散則春華歛
則秋實乃有厭薄一切放曠爲高廢禮法而見讐遇送
迎而欲碎旣無補於毛髮又何裨於殿最則簡傲者之
爲也詩本窮物亦能窮人性情所近忽不自知其入者
乃有觸事悲歌逢人痛哭憂憤異乎左徒發亂殊乎杜
老莫不黍離興感式微賦歸如無病而呻吟類無端而
寄慨則狷忿者之爲也詩以遣興紓懷鬯情解鬱有物

策衡一六卷

詞賦四

三十一

有則母誓其度乃有流連光景嘲弄風月思不出乎房
帷課雅責乎花鳥徘徊宛轉情事更絕讀之腸斷聽者
色飛則流宕者之爲也士以臭味相通人以意氣相許
黨同伐異古人所禁乃有結交於翰墨之場把臂於市
朝之外一言偶合互相標榜片言登堂輒相引重風流
自命白眼看人則豪舉者之爲也夫人才均則懼其相
逼名敵則惡其相形議論之間不相假借至有張羅網
於鴈池伏戈矛於兔鋒在此則敵帝可餐在彼則寶鼎
爲燭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褊心者之爲也
今之談藝者往往不免焉而人遂執顏氏之言爲口實

曰文人不護細行也蓋文士滋病之矣夫人以此而病
文士則可以此而盡絀其用則不可自門戶分而意見
各異黨與判而議論滋多志功名者曰吾何取於浮華
負氣節者曰吾何資於藻黻談性命者曰吾一以貫之
何用此齷齪爲也然赴機趨事而或病其通毛舉驚擊
而或譏其伉褻衣闊步而或笑其迂遂令士無完行人
無完名悠悠之談其孰能免哉方今上不陳詩下不
貢俗語雅道於今似少遜然循環剝復之理無有久厄
而不通者有如講讀之暇命二三文學之臣操觚應
制上親臨而決之傳之四方不可謂非太平之事

策衡十六卷

詞賦五

六十二

也愚生以臆對者如此勿以爲非素習而弁髦焉

泰交

萬曆丁酉廣西

問今天下有言之似而而振綱挈領實關世運者歟
雖上下之交夫豈漫然苟為比周之謂也當其
不交將遂上之制然無所固守為惡者耶三代以
往尚矣漢之武帝唐之明皇初不覺其害也後以
嘉興之貴直之土後之明皇初不覺其害也後以
之泰也乃在元之天之交而傳曰君子而外小人
又曰公卿大夫士之國有參者曰今上靜攝有
日自公卿大夫士之國有參者曰今上靜攝有
徑以巧探之者曰今上靜攝有
古未有君子小人之分而參者曰今上靜攝有
之六也也可謂其微矣交之則易矣於偏駁
此辨之惟又參於猜忌一德一心之盛何以稱
古昔之隆亦參於猜忌一德一心之盛何以稱
古昔之隆亦參於猜忌一德一心之盛何以稱

世之泰也蓋有機焉機也者與之合與之分合之而愈
有以分分之而廼以為合此邇隆之因而聖喆所務白
策衡十六卷

六十三

也今夫上下者形之決也邪正者情之微也形決則易
格而無漸為合將有天地扞格之憂究且邪氣干之而
愈殺乃合之貞則罔弗辨也情微則易眩而無漸為分
將有陰陽侵奪之患究且沴氣因之而愈乖乃分之嚴
則罔弗貫也形與情相乘而合與分互用卒之淳固昭
融垂於萬世其惟機行者乎蓋易之傳泰也曰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又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夫上下至殊絕也
而且謂之交且謂之同君子小人之辨至籍籍也而且
內之而且外之此可以知機矣稽古盛時明良喜起一
德一心至於幽明默陟罔有不欽而誅兇類感庶頑又

懷懷焉抑何瞻哉故世不難于上下之交患其闇於交
之正而別有所寄以為暱也亦不難於上下之同患其
狃於同之私而詭有所媾以為厲也夫主聖臣直即微
有釜鬻之隔其害小而愈隔愈疎遂有乘隔以為合者
則其害大君可臣否即微有竿瑟之異其釁淺而愈異
愈乖遂有緣異以為同者則其釁深何者上既不難處
其身於天帝之尊而又嫌於衆正之見迕也則勢不能
無偏聽偏聽則不能無獨任任之極則又不難以獨掩
衆而令天下駭下既不難處其身於繡冑之卑而又或
鑒於孤忠之見却也則勢不能無陰窺陰窺則不能無
策衡一六卷

六十四

巧中中之極則又不難以巧飭直而令天下惑故夫上
下不交此小人之幸而君子之憂也君子小人不辨此
下之敝而上之所繇愈困也建元之世不交於長孺仲
舒之正直而交於從臾之平津卒之功利誕詐之說起
而幾為秦續開元之際不交於韓休張九齡之忠讜而
交於蜜劍之林甫卒之妬賢妬能之奸著而天寶之禍
是孰倪之此其大較也夫今之扼腕而談當世者則靡
不 泰交之為兢兢矣乃愚生所慮不在一時之不交
而在於君子不得聯其間小人因而抵其隙揣形察影
勢有必趨而漸何可長也公卿輔弼之臣情每艱於魚

水將鵠立者退而樂首鼠以爲適臺諫糾繩之任義多薄于韋弦將鳳鳴者阻而狎寒蟬以自便老成抗疏或以爲瑱而心計小臣乃得朝 奏夕發而託肺腑之誼誦孔孟者且浸象指進矣忠舊待銓或敝其印而侵牟細人乃得乘傳橫行而關天下之口餘刀鋸者且爭接踵起矣又其甚者世所命爲錚錚君子也心知之而或以爲不便則無故而暴摧折之世所命爲訥訥小人也心知之而或以爲便乃更嘔喻受之 上自隔于九閨之內若默懸的而招下自阻于萬里之遠每私逢占而進君子不得遂其拔茅之願而小人且罔覺于負乘之羞嗟乎此治亂之所由分而其機盤也嘗試推之夫上之注嚮既移於彼而下之趣操乃在於此于是乎議多枘鑿而上與下交相持上與下持小人且居中而握其會則大柄去矣上陰託於小人而未輒顯其說下明首于君子而莫必行其志于是乎事多猶豫而上與下交相諉上與下諉小人且乘間而鬪其捷則大計曠矣猶未也始之君子猶與上爭小人之非爭之而不必則不免壯頌於小人始之小人亦與上爭君子之非爭之而必則不難下石于君子于是乎甲與乙競鬪而勝與負相尋朋黨相激之禍惜而國步顛隳且置弗暇論矣

策衡十六卷

卷三

五

猶未也君子既苦於獨力之不勝有時乎爲國而含汗

小人亦屈于公議之不容不能不因賢而借譽于是乎

兩元則窮而必折兩折則就而相收調停并用之說興

而國事搶攘且置弗暇問矣猶未也君子終不能忍詢

於小人而剝膚已近則亦不能自媚于天子小人終不

能包承乎君子而堅冰已凝則亦不難以天子爲孤注

于是乎權重而不吾歸禍成而莫與解衽戈影弓於腹

心肘腋之間而究且有不忍言者矣蓋漢唐宋以來季

世之敝大率如此夫安可不爲之寒心也是故與泰莫

大乎定交定交莫大乎辨物乃辨易哉小人內設

策衡十六卷

卷四

六

援外植黨常綢繆而易與君子則獨行獨立落落乎其

難諧也小人甘如薺巧如流常譸張而易售君子則彌

遠補闕諤諤乎其 爭也小人常以小信徵其大詐

小利掩其大害聽其 汗洋滿耳君子則多深憂過計

而樹功于數百世之後 丁迂小人堅合則設難以先

嘗速取則謫予以後勝鞞鞞乎其得其門君子則多直

躬白意而蟬脫於形迹之外疑於疎小人蜂螫善於微

抵鳴義因而豪植常拱手而操難犯之勢君子則與世

無猜每抱愚而守拙近於陋小人集詢託於通方縉縉

諱以委蛇常搖尾而見不忍決之情君子則操道不礪

每難進而易退近於慧比其間可弗辨乎辨之可弗斷乎夫魏鄭公身沒之後而文皇始悔嘆其忘盧杞之奸明於通國而德宗不覺也豈不悲哉是故明主謹成敗之門察消長之故絕偏駁之愛關忠直之途逆之必求諸道而緇衣之咏常塵遜之必求諸非道而赤芾之歌惟慎真見其爲君子則不嫌委之以腹心卽或激之易拂亦獎直而貸其狂終不使爲小人制也真見其爲小人則不難投之于荒裔卽或收之示廣亦用智而去其詐終不使爲君子梗也有所披衷見懷而上下固若膠漆則君不疑于其臣臣亦不惑于其君而絕不以匪人

策衡十六卷

泰文五

六十七

于所謂合之愈有以分而交非暱也也有所電矚雷斷而內外判若黑白則遠愚而知益近抑奸而賢益伸而絕不以疑端見所謂分之迺以爲合而交愈固也此泰之謂而古先聖哲所爲握機而獨運者乎蓋蔡襄之告仁宗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夫一進一退之間正道一昭協氣旁魄豈不洋洋乎太和在宇宙間哉上下之交所繫豈淺渺也自非然者始以不交繼以妄交終之交益窮而無可恃如前數者之患且操右契天下之憂豈獨在堂階間則愚生之所大懼也

禦虜

萬曆丁酉陝西

問關中之有虜患非一日矣先年嘗予款無何論盟今日故罷款無何乞盟掠卽掠款將由虜而不由我與議者謂虜此請出於民威悔罪之誠豈實市一絕能深服其心耶又謂東虜自故後邊氓二十餘年不被兵西陲何獨不款款果有利無害與下會求款堅它會尚黠狡猶望可縻術之乎抑順逆之機當審察也夫彼此緩急之謂成敗彼繁今言因款停備者幸鑒鑒可聽果能盡見之施行而爲百年無事之計否也漢唐故都關中諸所禦虜者未嘗有在左戰往事姑無論諸生爲桑梓慮其持今日策之以觀安攘之果

策衡十六卷

萬曆

六十八

今天下扼腕而譚嵩目而計者非邊事哉大都九邊要害四在關中延寧甘肅廣袤數千里計其道里之虺螭蜥屈於河山間腰腹脊背皆虜也虜窺我勢易而形便我禦虜地廣而力分故籌邊難籌邊於關中尤難夫關中何歲不苦虜哉腰腹脊背剝膚之災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條去條來旋創旋寇蓋烽火通甘泉者屢焉遠者毋論比歲火酋肆毒於洮河卜酋煽禍於西夏殺我士卒以萬計糜我儲糈以百萬計洮河西夏之父兄子弟切齒飲恨不欲與虜俱生久矣忠憤之士願滅此而後朝食乃款議胡爲遽復哉說者謂套虜淪盟以來市賞停絕間有侵犯得不償失石空平虜之捷頗有畏威悔禍之心彼旣輸誠我難終拒寧直再造之後因以爲生聚訓練計亦一策也且獨不見俺答故事乎當 祖宗

朝雲中上谷之間羽檄日馳甚至長驅薄都城外自虜以孽孫故執叛人委命于我稽首稱藩奉約東惟謹邊氓不被兵革者二十餘年款之效可覩矣今諸酋駢首受盟誠以此時恢宏羈畧納其貢市比於東虜庶幾西陲半壁脫鋒鏑而就衽席不亦可乎此其說非不犁然可聽乃實有不盡然者醫者之治病也察脉觀色知其受病之由或攻其外毒或衛其腹心則病者隨手而起苟不因病而投之劑未有不斃者也順義昔款於東結難於西識者已憂其終况西虜由來變幻不可執以爲信者哉聚而強則不憚窺塞而掠我散而弱則不難徙

策衡一六卷

平九

幕而款我掠也我能制其命則甘詞以緩我款也彼務恣其欲則生端以要我掠愈於款則負款爲掠款愈於掠則戢掠爲款蓋當款之時心不忘掠也虜兩操其柄當掠之時口猶言款也我兩墜其術虜之狡已甚矣祇一時之弱復以款請謀叵測而局愈更此豈可按方治病爲耶當事者亟欲與西陲息肩曰許之便朝議不無甲乙賴皇上雄斷明示以羈維之道要一年無犯方許一年市賞赫赫廟謨真足以壯九邊之氣而寒四夷之膽矣顧奉行在當事者亦可操券而責之乎蓋天下事利害殊歸彼此殊勢順逆殊情緩急殊宜款言實

事殊施目睫百年殊計不可不察也夫款有利也亦有害虜利在通市我利在息兵虜利在增賞我利在設備以有限之金緡填無限之豁壑虜富我貧虜之利我之害也息兵幾於無兵設備竟於無備虜強我弱我之利亦我之害也二者相去若莛與楹則利害宜酌也雲中上谷去京師數舍而近肘腋之地賜予不得不厚虜視掠之利不如款之利則終堅而就款延寧甘固第中國藩籬耳與其廣市賞而生戎心孰若嚴約束而固邊圉事有難以例論者則彼此宜審也卜失免諸酋相率請命我撫而受之其詞正其事順乃駕鸞如莊明跳梁

策衡一六卷

卷三

七十

如著宰朝議款而夕稱兵至悖逆也置之不較何以服心要我必從其誰懷德獨不可從中區別而籠駕之乎則順逆宜辨也四鎮畫地而守套虜合從爲援緩之則四鎮皆緩急之則四鎮皆急禍無已時也自非處置得宜孰不觀望而起故急一鎮而緩三鎮卽以三鎮之兵援一鎮之急儻緩急不常仍令互相應援則緩急宜權也言款者曰我豈終於款哉因款而圖戰與守也虜款有年圖之亦有年矣曾有一足恃否今日西事吾恐既款而玩愒猶故耳要以功見言信則款言與實事宜覈也職封疆者遠不過數年近則二三年冀旦夕無事以

去故其爲計多止於目前幸而變遲則諉之後人不幸
變速曰虜性固反覆耳知虜之反覆而不知所以制虜
塞目前之責而不顧後日之憂者外也定計於預則目
睫與百年宜決也嗟夫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漢和匈奴
唐盟突厥故不廢款然而細柳勞軍渭橋見虜曷嘗忘
戰哉蓋款者權也而戰與守經也時而戰時而款戰足
以示威而款足以示惠有所款有所不款款足以招徠
而不款足以懲攜故酌利害之歸則毋徂小利毋釀大
害計非左矣審彼此之勢則用款於東用師於西策非
疎矣辨順逆之情則能予之能絕之惠非褻矣權緩急

策衛十六卷

御覽卷四

七十一

之宜則攜其黨彌其釁武非黷矣考事以爲徵則約收
保斬於滅胡圖方畧斬於平羗而務款言者退矣百年
以爲計則不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以邊事利鈍爲國
休戚而見目睫者詘矣此六者籌邊之要也患在外者
也木之朽也以蠹隄之壞也以穴中國多故四夷之利
也今水旱盜賊所在而有民幾不知有生之樂關中古
稱陸海然數十年間虜患孔棘供億煩苛四鎮倥賦驛
傳併合於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已困瘁不勝役矣
重以蘭州織造歲增數萬杓其空室家化離無藝之
征豈能再堪則民心二自款貢議興邊帥幸多媚虜百

計腴削利在上不在下卒有變譟而呼耳居又重繩之
令免無餘穴可立此何異於鉅險之走也急焉能擇寧
夏之事殷監不遠聞之道路又有噴言則軍心二此患
在內者也民日疲軍日悲而虜日驕脫有不然之虞豈
能以病民悲軍得志於驕虜哉必無幸矣生愚不知兵
竊謂以貢市之金啖虜不若擊牛酒以饗士以撫賞之
費賂敵不若減田租以恤民民受一分之賜而樂有生
士感一飽之恩而懷必死我何畏與虜款虜何恃要我
款何戰不克何守不固卽權與款何款不久哉今天
子聖神莫及盱食憂邊屬者東西告倣請兵予兵請餉
予餉 詔幕府得便宜從事其委任亦殷矣當事者設
不以此時殫忠竭慮建萬全必勝之畫而徒以貢市爲
足恃曰虜必不背我盟也卽背盟我有以制之也人復
一人日復一日邊事益不可爲矣澶淵之役以爲必如
此乃百年無事彼萊公者豈異人任哉故籌邊之難也
不難得策難得人也

策衛十六卷

御覽卷五

七十二

人視爲常數而圖之後若謂事由人與不專天致則豈惟後儒言之卽春秋中所載者鄭火不作以子產而不緣用玉魯災不害以文仲而不以焚冠彗之除也晏嬰以君德當之榮惑之移也宋景以善言致之莫不以人事爲勝其他如墮禮者卜其將亡坑歲者知其非主石言蛇鬪妖由人作駘台實沈不及君身各以人事得之又豈待荀卿歐陽氏言之哉故以爲災祥爲物之罕至者荀也不以人參天者歐陽也然荀之言曰從天而頌之流若制天而用之歐之言曰人事者天意也此其說於天人亦何戾乎董生劉子之言先言天而後言人也

策衡十六卷

七五

荀子歐陽之言先言人而後言天也乃其意無不合也愚且因其合而妄臆五行之事乎五行之事其災於天者猶可言也愚以爲致於人者猶難言也蓋火以災爲此者也而炎之極則見而爲孽於是有融風鷄首之象有四國兩觀之災而占者之持說益廣在易傳以火官爲不能思道者微而應奉以漢殿災爲陰極生陽之應夫君陽也臣陰也外廷陽也後官陰也其時諸臣得無有處江湖而悲賜殃者乎闕豎小臣得無有困蠶室而懷籲天者乎昔鄭鑄刑書而士文伯必其將火則刑罰間可思也地主靜而變且震山主禪而變且崩百昌生

土而變且殄蓋自梁山沙鹿而後談者惑之在五行傳以爲山川連體下竭者上必摧爲民上者奈何使下竭也其故猶可思乎河流爲患在溢而伊雒見殄患在於淤天千航雲集萬櫓歧停喉吭之間豈容久積據漢谷永之言曰河者中國之經濟也聖王興則河圖出王道湮則竭絕生此其說豈其水乎歷山之金以贍民也而後且厲湯山之金以贖民也而後且疲是以漢鑄之而鐵飛魏移之而盤折占者以爲金失其性也聞之長民者不墮山以全地氣而何至鑿之以漁金則曷若順之爲便乎建翠鳳之旗頌靈光之賦使天下之民梯崖絕

策衡十六卷

五

七六

谷斧斤鉤鉅以斲木性則殄及於木考之繁露曰作謀增瑞之徵也夫天生木以利民而反役民以害木其說不可思乎若是者皆處其極矣然極不特是也日行常遲弦大宜緩而乾居六也元於陽雷在天也過於壯泰之交也塞於否此其極在上一議論也登先者爭於蚤弧嚴急日刻於求劍是已見者同於墨守立赤幟者力其輪攻其極在下白玉襲珥黃金基履使巧者無所益其思后帝飾誠有如賈生所悲者此其極在俗飛鳶誤中其家鷄鳥一鳴株連無已茂林之豪關中之戶肥枕而朝夕懼及此其極在內鴻鴈鳴於

野碩鼠適於郊漆室之女歎於室袒褐藜藿之狀窮於野此其極在外輸山貢海作賦維均而奉行者稍異則虎而冠蠶而食狐而假威者方以爲市且焉此其極在民關而要區刀錐競利置權文務別開利孔自操其末以分市司者之權此其極在賈徵發所及急如星火責成之令嚴於束薪有司難於兩全則三尺隨之此其極在吏若此者豈盛世所宜有乎而總其所以致之者則極於積蓋五行之用以相生也民也者又以五行之生爲生者也積之極則五物之氣不相爲用亦不能爲民用於是沉滯鬱藏之患爲沴爲戾而卒至於窮故管子

策衡十六卷

五十六

七十七

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古之善治者非廢言積也以利之孔與民使民處其勞而我以民之利爲利常處其逸竭一人之力以謀終歲之利民常處其不足而我以千萬人之利爲利常處其有餘若山林藪澤之利不歸於民子母什百之利不歸於民而蔽袴久待未聞以賞有功貂裘在御未聞以賜將士瓊林在藏未聞以給三軍彼泉府以喻財溝瀆以喻幣者取其流也而方且壅之亦何怪於五行之沴乎及其沴也而猶漫爲故常則何以異於一人之身詘厲外見而猶宴然謂心腹之無恙也其可哉故爲善治計者

策衡十六卷

五十六

七十八

莫如緩之以福而已古之爲君者內建皇極於中好惡以類剛柔以克劑之和乎歸於正直亭亭乎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如暑極而淒之以清寒極而燠之以春無不用也期以協之極而後已然後戒陽亢之懲消陰極之盤以宣其氣而達其情則未正之職脩矣無鑿地脉無洩寶藏使民易其耕耘計其農事極其肥饒以盡地利則司管之職舉矣治水者勢可塞則塞之可引則引之水可養則養之旁流可合則疏淪以合之令議者毋徒鑿空而任者不嫌掣肘則河伯無橫流矣土木方興一切不急者報罷用一緩二徵發者得以數歲爲程姑緩其限以留民力則水從其直矣尊不與卑爭尺寸內不與外較奇贏野不與市爲重輕五材利用百貨惟蕃則金從其革矣俾天下之民莫不登之衽席而遊之春臺上不罹災下不罔憲出鑿入息父坐子嬉是非福乎朝有黃耆國有碩艾鄉有耆民是非壽乎含哺而游鼓腹而歌工作不煩疾疢不作是非康寧乎父子之間不相德色比鄰而處卒無反稽頌白者不負五十者有養姑坐於堂而婦執盥此攸好德也丘萑不試筆筭不施百姓熙熙老死墉下而不知誰之力此考終命也太和克溢沴慝消弭地平天成五行攸敘卽易

書所稱何以加焉豈與春秋季世之君較短長哉漢之
傳曰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輒不出後復弛與民魚
乃復出此言者亦可以見天意人心之合矣夫巢居知
風穴居知雨愚生之所習見者如此耳若天人之際非
所敢深言也

才德

萬曆丁酉河南

問自古賢者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于是始言才
德然唐虞之問止稱玄德升聞及于德乃德耳不
言才也才之官在列不侵其職豈亦各因其才歟
後世有以德勝才為君子者有稱聖王用人不使
才勝德者謂若王子尊德又有稱天下水平專取
其才者南齊裴天下之偏以為全者說若主于右
才此各有當乎然則裴君子止以殲身江左名流
不能固國無端矣即如南宋以來儒德為盛實
夢之弊尤急尊宗而宋卒不可為夫又安在耶今
天下清議至嚴士節脩重乃當事求用輒乏其人
豈賢者有益人國所以善用其才者別有道乎爾
多士此舉正懷才抱德以需用時也必有其說矣
古今之不相及也則士品可槩見焉古之德與才一而
後寢二也古之德與才全而後寢偏也惟一也不立才
與德之名惟全也不分才與德之用至於二且偏也而
策衛十六卷 八十

矯節好脩者金玉其言瓊瑤其說爭持論以相高而譚
才畧之用以為無本跣跣卓逸者薄鉛刀之無割試矧
刃之新裁雕刻渾淪轉相標榜視彼墨守者且曰故為
是木疆耳其於致用者疎矣古之稱才德者以自修也
後之稱才德者以見用也以之見用不得不因世所重
者以為軒輊而世有所偏重必有所偏害不得不反其
偏重者以為循環中古而下敦龐風眇智勇才略爭炫
耀以亂是非如是謂沉潛者可以鎮俗虛衷者可以怡
真而尊言德因是而才者無以見其能不才者託以藏
其拙究為籠髀脂韋耳而才勝者方且為馳騁若且為

事緒物絃方且五德未全而求一毛之異自表復爭言才矣其矯之也惟恐不勝卒則此勝猶彼勝也我不立正鵠而任若爲權衡不幾於衆爲政乎天下事未有不始於譁成於激而終於廢者也其譁也鑿空者倡吠影者附蒙茸可以議聖投杼可以惑賢彼衆我寡而持之能戶置啄乎其激也合者爲同舟不合者爲胡越各立壁壘各尊門戶以齟之無乃自相矛盾乎其廢也此用則彼衰彼用則此衰中立者務模稜處之坐嘯畫諾令事積廢於高閣無乃爲痺融乎善任才德者不然若且二矣吾因其二而各任之若且偏矣吾因其偏而專任

策衡十六卷

才德

八二

之雖欲譁且激無從者而才德之途始廣若此者非破拘攣而忘肘掣不能也然非所論於古矣如稱唐虞三代者盛王之極軌也堯之舉舜也曰玄德升聞耳舜之舉禹也曰予懋乃德耳不言才也乃不有稱詢事考功者乎不有言奮庸熙載者乎當時四岳惟詢九官在列禹不以兼稼穡爲能稷不以代水土爲職夔龍不以不修典刑爲踈臯陶不以不能禮樂爲質是九人之才德尚合而一之安有二哉後之才德非古之才德也上者不可多得卽得之不藉爲名亦不舉爲用次者用志不分寡營於世而未免守株於原窺日於牖曾不能効一

決之用下焉者矯情恣意獵世資而誤來學矣恃用才者千慮求得萬全爲謀而未免以燕雀近圖自伸豪舉刀錐末用妄肆矜夸甚以喬卓鷹鷂之才陰濟其不肖天下藉藉以疲於功令矣專任才者慮其烹鮮止沸病天下於擾司馬光葉夢得之持論也尊德也謂之勝者有劑量之權焉若因謂才可盡棄得無因噎而廢食乎專任德者慮其清虛淡漠弛世故於不足理魏徵蘇軾之激爲論也右才也然其言亦未嘗黜德若因僞以疑真豈睹魚目而輒謂世無明珠乎總才德之弊則有三曰善其身而利不歸於國有其名而功不及於實拘於

策衡十六卷

才德

八二

時而才不達於用是已所以三君八俊非不善於持身也黨錮成矣而不能支大厦之顛王謝諸賢非不饒於取名也清議崇矣而不能還江左之陋乃宋又有異焉扁鵲之治桓侯五日而退走者以疾非所及也宋儒所處之時然矣堯桀共國舜跖同途事必不能有成宋儒共事之人然矣干羽之化於古爲德於今爲文仁義之說於中國爲干櫓在夷狄爲弁髦宋儒所持之論然矣故節甫爲姦太阿在握漢之時事宜圖以幾而漢儒用以激也諸王內爭五胡外擾晉之時事宜圖於實而晉儒廢於名也語曰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宋之時事宜圖

之標而宋儒拘於本也嗟嗟連城之壁難以充凶歲之餐終謂之珍真耶之乃難以解焚亂之絲終謂之利烏得執是而爲才德答乎今之弊良有然者起於任才德者不惟其用而惟其全若鄭人之市僂信度而忘其足也夫立規矩以待方圓設衡度以齊尺寸何至強方圓尺寸以歸之一務以全者繩天下士而稍有旁出卽以枉尋訾之此用人如用律也士之全者不可得而全者勢不得不以僞應之有不屹然自負以爲全者誰乎居恒無事櫛比而粒數之索玄珠而咀芻豢漸以爲名脫粟布被漸以爲廉知雄守雌漸以爲進洛誦其口而

策衛十六卷

八十三

韋佩躬漸以爲節雞窮三足卵析有翎愈出愈微漸以爲辨值一事之出也又爭相角之以臆喻日以白辨馬以寸挺擊洪鐘使臯訛在庭而築室在事議之如赴敵之兵而任之若處女之守也夫言者幸事之敗以希名之成及其任之也曾不能輸銖兩微益斯刻脂而鏤冰也國家亦安所賴於才德耶士不務確然石畫而左右憑望顧影自瞻鼠頭依違懼人言之及得於德而恐失之才用於一而恐失之二其靡則風其萎則草其委復不窮也則若米稍不如意畫空咄咄耳辟之操舟者今日指適越而明日指適秦也安所底止哉愚以爲百

鍊之金大者可以爲器小者不失爲鍊惟真也千尋之木幹可以爲輪柱而枝不失爲樛櫨惟適也論士者亦然一曰辨才德之真夫名之眩實也至幻矣丈人之子不幸以名得盜北山智叟不幸以名得愚受名之害也而周人之鼠得以名比於璞燕人之石得以似比於玉又享名之利焉故曰真宜辨也一曰極才德之用低昂貴賤世有常重之權而有時以牛鼎烹雞用不如釜隋珠抵雀用不如九儒紳搏虎用不如武又相爲重焉故曰用宜極也一曰覈才德之事斷蛟不試卽歐冶不能識劍七札不貴養由基不能知弓康莊不騁卽伯樂

策衛十六卷

本意

八十四

無以御馬矧貌失子羽言失宰予卽聖人難之故曰事宜試也大抵稱才德者患其僞耳不患其小也恬退者用以去浮智略者用以濟事敢直者用以矯俗沉柔者用以當幾寧玉而瑕母石而珎母以百瑕而棄千金母以狐裘而疑羔袖和鑾在前數良在御母以蹄齧而棄千里之馬母以膏粱而厭菽粟之具僚九解紛楚偷却敵郢斤成風吾母棄其微傳說版築也百里奚亡人也吾母徇其迹眇目者任以準繩僂僂者任以塗地吾母鄙其賤仲奚造車而不知御造父善御而不能車吾母求其備明堂者歌辟雍伏臘者歌採芣牽舟者歌噓喚

吾母泥於一事苟就矣何必顯居功實苟當矣何必兼得名志苟行矣何必拘守法猶之緣筦金石合以成其樂也猶之陸車水舟各以致其宜也合偏爲全用二爲一詎曰克追九官一德之盛庶幾野無遺賢乎然有說焉賢者之有益人國易知也賢者之用心於人國難知也戚趙之嬖口舌已不能奪而黃綺朝迎炎祚多定是以術濟之也梁獄未成漢使未返則太后之食不下咽彼空手來見事竟兩全可責其謾乎曰馬之盟黃河之誓王陵以爭爲正而將相調和者卒以不爭爲功可疑其徇乎身事牝雞夢徵鸚鵡卒正國祚以歸於唐弗嫌其屈也徹簾還政人所難言從容導之使出后意卽賢與富鄭公者無與焉弗嫌其獨也大禧之末恭擅於內謂舞於外根株已深勢難卒處而託言皇堂徐以計去弗嫌其詐也蓋無取名取利之心以牽之於前亦無避禍保身之念以牽之於後有一時不知後世乃知當事不知後事乃知况其用心之微圖功之密有人所不及見史冊所不悉書者哉必是而後稱才德之真乎後爲極才德之用乎不然者吾懼襄優孟之衣冠而抵之掌也懼其執山雞於市而號之鸞也懼其飾飛鳥棘猴之巧而昧於大也才德不幾爲晦哉方今天下亦多事時

也東顧而長鯨阻波封狐託穴舟師鱗集萬竈雲停意豈在一屬國西顧而金縢歲致烽燧時聞散若鳥駭聚若豕突繫名王頸而空幕南庭者時乏其策中原以內崔符可慮黎藿不充太府無贏錢武庫有朽甲尤需才日也今以元激敗事則其弊疑在漢以虛望用人則其弊疑在晉以程法取士則其弊疑在宋士恐綸組爲繩索銅墨爲鉗鐵也孰起而應之哉愚又以爲今之天下固無顯然爲惡之小人亦無確然爲善之君子議事者多成事者少索瘢者多器使者少誰生厲階濫觴至此而猶謂懷才抱德者各也是欲士修之者如此而用之當否

用才

萬曆丁酉四川

問語曰千里而一士猶比肩也士必千里而後有一
海內方千里者九盡其才不過九人將遂已乎如
以九人所為才以及較其才不則其等於九人者又
不知幾千百也才以不盡其才以不盡其才以不
必使幾千百人各盡其才以不盡其才以不盡其
等於九人則可使必為九人則不可益人才之不
同也有可以治而不可為三公者有可處別駕不
可使守百里者有始於三公者有可處別駕不
貴得守百里者有始於三公者有可處別駕不
州者有素名而後陳陳者宜何如用焉今
世之才其為九人者正不知幾千百人而以之臨
事又苦于無九人此其故可知歟夫欲使人盡其
才以為世用則全施而可矣急于用人莫弊于用
人爾諸士行將為世用必有所憾于中矣其明著
於篇以備用人者林焉

甚矣用才之難也才有全有偏有真有偽莫重于全才

策衡一六卷

用才一

八七

而偏者輕莫貴于真才而偽者賤所重者全才也然而
或偽所輕者偏才也然而或真所貴者真才也然而或
偏所賤者偽才也然而或全用才之難也患在重求其
所可賤而輕棄其所可貴也故人之有才而求為世用
者往往掩偏以為全去真而即偽有無用之全才無有
用之偏才夫究有用無用之為異然後知才貴真也安
問其偏才賤偽也安問其全何也才者適于用之具也
天下惟真不容偽惟用不可強明瑩之才所以割機也
犀利之才所以剗煩也鎮定之才所以投艱也變通之
才所以達權也之數者謂之真才非其人而偽為其事

則敗無其才而強作其功則壞故全而偽不若真而偏

也惟真才然後有實用真而全靡投不當真而偏隨其
力之所能勝亦足自表見而裨益于人國家獨怪夫用
才者緣真以求全棄偏而存偽也夫全才固難矣短長
之不相兼也瑕瑜之不相掩也名實之不相蒙也漢黃
霸為潁川守循良稱最及召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
是有所長又有所短也然猶曰三公難為能吏道耳昭
烈使龐統為耒陽令不治人謂之曰士元可處治中別
駕非百里才也卒之展其驥足而鳳雛榮名遂與伏龍
相伯仲是寸有所短又尺有所長也般之役微婦人孟

策衡十六卷

用才二

八八

明幾不免焉濟河而後晉人為之却舍封殺尸以還則
瑕不掩瑜已唐元稹為拾遺能論叔侄文等非正人不
可使導太子又能不讓仇士良一為中官所毆中見斥
廢遂喪其所守附嬖倖傾正人朝野襍然輕笑則瑜不
掩瑕已吳孫權將有事荊州問可代蒙者蒙曰陸遜未
有遠名才堪負重使為偏將軍遜至陸口具啓形便遂
克荆襄此無其名而有其實者也肅宗始入彭原也素
聞房琯名琯見上言事情辭慷慨軍國事多與謀之乃
請自將復兩京戰于咸陽之陳濤斜用古兵法死者
四萬餘人幾敗唐事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據短以

槩長則霸不列循吏而統不爲俊傑矣指瑕以掩瑜循名而忘實則明不雪拜賜之恥而遜不收襲敵之功矣令才而不爲稭則爲瑄緩急又何賴焉 今天下三歲一舉其爲才不知凡幾千百人而每歲所薦連章累牘其爲全才又不知凡幾千百人頃方內外多故當事者思得一以仰付 宵旰輒稱之人至動 拊髀勤 明詔搜羅及草澤中是何全才多而真才少耶蓋用才者率天下之人使爲全才也驅天下之人使不爲真才也夫非謂有心于幸之驅之也緣真以求全去偏而存僞故人掩偏以爲全去真而卽僞也亦勢所必至耳何也

策衡十六卷

四十一

九

夫人有所能固有所不能故曰短長不相兼也今不論其所長而居官有聲者輒移之善地取其長因委之以其短是緣真長而以全求之也使天下爭曲覆其短以馳赴功名之會者其故在循資格人任其自然之精力必有所不及之處故曰瑕瑜不相掩也今驅除其人也而蓋之以一責求多其人也而責之以一事是緣真瑕而以全求之也使天下爭屬爲瑜于石而無真爲瑕于玉者其故在任毀譽人率其天真恒拙于粉飾故曰名實不相蒙也今用一人也必曰夫夫者有令名者也夫夫者何以無稱于世也是緣真實而以全求之也使天

下爭爲引重借譽以希當軸之知者其故在採名聲是天下務爲全才若有以率之天下不爲真才若有以驅之又曷惑乎居平多全才而臨事苦于無九人耶然則如之何使人各盡其才以爲世用也曰善用之夫以鍾烹非真鼎也以鼎量非真鍾也何如以鼎烹以鍾量乎才固各有當耳誠核題棟桷不違其長牛溲馬溱畢呈其枝分之則千百人也合之則九人也故善用之則真才出矣曰慎用之夫謂狐狸者必不知狸也且必不知狐然則人之不才固未易知而知才顧易乎不知則玉石薰蕕同器而處采桐棟楹倒施而用卽九人溺處于

策衡十六卷

四十二

九

千百人之中其孰從而辨之故慎用之則真才出矣而又祛桃李之私杜雌黃之口廣開衆正之門大破拘攣之習劈畫在此而收功在彼互觀之勿以遺也早蒙不韙而晚則令終徐侯之以觀其後也一切文法稍示以寬期與斯世共襄理道而止如是而曰天下無真才以應緩急之求吾不信也顧自昔未有借才于異代則世所乏非才也乃 今日之大可患者在有才而不知惜而惜所以處才者焉夫才所生以植此 王國者也而爵祿名位所以處有才者也乃一言之忤禁錮終身一事之拂斥遂空署令處者甘棲遲之樂仕者興考槃之

恩選者困頓于 國門補者徘徊于逆旅甚至一官而
缺者累歲一缺而推者數人所以處才者反以蔽才天
下事其誰為之耶材具莽于素蓄 國故蠹于因循奈
之何漫不加意也先儒謂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
計耳愚生竊有望于 當宁云

知人安民

萬曆丁酉貴州

問書之誤曰在知人在安民二術之於君道向矣乃
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曰脩己以安人豈
帝王之知人安民又有道與嘗考後世之有安民
人視阿即墨者有好耳目隱發為明公卿有選數
被誅毀者有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議
責終身不救者此于知察矣有遺博士獨行存問
者有以公田及薪俸賜貧民者有肅清吏治者
理人策者此于知察矣有肅清吏治者有肅清吏治者
大祖高皇帝神武之天仁恩逮下周知并品洞悉
民艱總攬躬脩一臨謀具在亦能揚其榮與我
皇上膺茲鴻福同符 聖訓二紀于茲 朝獲
贊襄之益野飯唐虞之醇道邇來章 奏頌而疑
議茲 堂陛隔而膏澤變愛者鯁鯁過計竊謂
誠哉規于 今日無如知言敬條切知人安民之
要指矢諸生萬里外忠其直陳之以附于帝臣矢
謨之義

人主獨知全仁在宥所與共理天下者賢士大夫也所

策衡十六卷

策衡一

九二

為環戴而成其尊者萬姓也夫人難知易眩也夫民易
動難安也明主設其符司其契操其本理其末故羣材
可官衆心可調洞于觀火而奠于覆盂蓋嘗觀書之謨
曰在知人在安民彼以堯舜之至仁且哲也而猶曰惟
帝其難則豈徒曰知之安之而已哉故以朱之啓明也
而曰臨訟共工之庸違也而曰靜言蓋人有邪正言有
是非人有忠佞言有巧拙正言似反辯言似正佞言似
忠苦言似誹能言者不必行能行者不必言故知人之
難尤不若知言之為難也蓋之戒舜也曰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蓋人各有心心實有

欲專欲難忍衆厭難屬便乎君不必便于民利于民不必利于君舍已從人爲聖以人從欲爲厲故求諸人以安之尤不若求諸己以安之也然則材品溷淆而言爲契民情枕隍而已爲樞不知言誠無以知人非脩己誠無以安人矣然何以知言而脩己哉今夫知言而知非也將有知乎言者矣知言之情而心可質也知言之形而行可論也知言之名而責其實知言之始而要其終故參而伍之而功課覈也知言之似而求其真知言之同而衷其獨故錯而綜之而是非準也吹律者不失秬黍言之於聽也不啻吹律也已脩己而又非已也將合

之朝而尤知主之所慎別也主一敬而和風塞主一肆而毒氣流息生無小而安之毒也必厚怨生無大而危之伏也必微夫使天下有傾危之憂而不見安存之樂此之謂土崩瓦解之朝而尤仁主之所審畏也故帝王詢事考言以稽之明目達聰以開之有一日二日之幾有其難其慎之咨雖有巧壬之朋無自微幸奸宄之民無自爲亂不遺覩聽而知臨徧不離淵淵而仁覆周斯謂任道理而黜計數爲堂上而優天下矣若夫已失而用人則威王之使左右覘阿卽墨也其極苛矣明失而用祭則明帝之好任耳目隱發而數詆公卿大臣也其

則國安又曰人主當清心寡慾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洋洋 聖謨非契唐虞而符宣聖者乎

列聖相承幸由是軌我 皇上濬喆厲精光昭 祖

烈進退動由 乾斷蠲賑哀及窮人雖觸諱極言而時

弊 顏色雖端居恭已而不忘憂勞官使得而顧畏殷

矣乃邇來 朝廷之上議論浸煩用舍浸乖閭閻之間

誅求滋迫膏澤滋壅而願忠之臣乃不勝總總過計也

意者 皇上聽納之義未詳而躬脩之實或闕乎自非

然者請得悉竭其愚夫人主所與公卿不隔者獨敷奏

數言而所與蒼赤流貫者獨戒懼一心今也 臨御召

策衡一六卷

知人安民

九五

對幾成曠典則造膝之議不聞而大臣之忠諫不辯矣

批答俞允動經歲旬則有司之守日柰而羣臣之善

惡不分矣議相踵也議相覆也以誤國爲忠計又或以

誤而成誤以至言爲竅說又或以言而生言然而竟不

知其然否也黜陟已廢矣人爲論也人爲訐也此以此

爲正而正復攻正彼以此爲邪而邪復攻邪然而竟不

知其邪正也愛憎已淆矣言者之心有爲也言者之心

無爲也謂其無爲而槩信之謂其有爲而槩疑之得毋

影響與胡不一聽答之而直爲此昧質也言是而人

非也人是而言非也俱是而存之俱非而鑑之得毋枉

悉與胡不衡衡而量量之而直爲此射覆也四海爲家

富矣而多 甚且開採之使四出也將賤貨非乎四

方水旱困矣而蠲貸無聞且賤贖之額日增也意損益

非乎如此則人不安邊徼豈樂土而文廟徵于陝也黃

金增于滇也東南已涸澤而織造如故也燒造如故也

將儉德未弘也而慮不顧夫羈結而鞭笞者乎如此則

人不安莊店設矣畫以爲阱畫以爲獄畿輔之民無罪

而流亡者相繼也 詔獄繁矣或以爲告密或以爲株

連三尺之外聞其入不聞其出也將喜怒微頗也而耳

策衡一六卷

知人安民

九二六

不徹夫桁楊而啼號者乎如此則人不安非獨如此而

已不知其言而併疑其人不知其人而併疑其言是病

脊也不知言而上將爲壅而下將爲屈而中將爲竊而

旁將爲伺是病輻也不知言而言者妄言者妄然後實

緣之徒得間而忠知之士自引賢者爲調停而不賢者

爲角人才就衰而正氣就薄是病狂也上見輕民而日

恣重民不見德上而日府怨是渙微也上重下怨而奸

慝生于肘腋戈戟伏于粗糲厚毒必厚潰甚怨且甚恐

是亂徵也反裘剝肉非完愛之理多制索垢非清和之

風是替徵也以彼三病成茲三徵士大夫容容苟苟而

下有嗷嗷睚眦之心然且爲疑爲貳逸日多而勤日少

也愚竊恐 皇上不務堯舜聰明而或者蹈明德齊威之一察乎不為堯舜兢業而又不盡如漢唐諸君之小惠乎此憂方大矣愚竊謂效忠規于 今日莫急知人安民而急知人安民莫如以敬脩為本以知言為用以敬脩為本將懲忿窒慾不言勇講學遜志不言迂早朝晏罷不言痒以知言為用將好問好察不為詳執中用中不為畧聖護殄頑不為忍故脅可開之轆可通之狂可平之渙可萃之亂可治之替可作之是故明有所不見而無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而無所不聞釋纖纖為昭撤鄙屋之豐廣衢室之容知莫哲焉敬身以畏民安

策衛十六卷

知人安民

九十七

民以安身可以一念周萬世可以通天下為一人仁莫惠焉此探本之要術也噫臨事動乏才之歎而沮抑者未信當幾絀蚤見之明而先發者受困曲突效徙薪之諫而上賞竟不之行山陳望解網之仁而近御猶未之釋無乃于哲惠尚有當亟者乎狂愚草野朴忠不識忌諱竊意 聖天子獨智全仁必不難翻然而省悟也執事者或轉 聞焉庶幾獲附于帝臣陳謨之義

立德立功立言

萬曆丁酉貴州

問叔孫穆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有立言三者並不朽于天下于是世之學士大夫雖不津津然其說若啗然矣然卒多驚于名而罕睹其實也夫其實即聲施藹藹類草木等腐耳說者顧以名未始不附實也何謬哉者此比是與世習嗜譽之祀弗絕河洛迄今流韻顯蒙亦皆知有章句也以爲是三有明倫亦有極則豈不其然迨其實果何在與夫德與功與言既鼎立矣何以云言至而德不至終非言也德不可久業必不大也豈壹果于德與試以一二證之有德嚴顏子柳下惠而無大豈立者功蓋天下定社稷而德與學未粹者德隆星君文盛言傳不允蒙世嘗語而又有德業並處如古人文章節制文章德業先草願爲執鞭而難解一言之失者豈三代而下終無至詰與胡濂洛諸君子又莫然踵郭魯之跡羽翼經傳而功不滅禹下也遵何德與今其言具在矚于立之時義甚精諸士能究其實試揚厲之以徵尚志之學

策衛十六卷

立德立功立言

九十八

世儒抵掌而談不朽之業疇不曰矜名矯節賈譽事功希聲議論遂可以光金石流天壤傳之世世名不泯滅哉噫夫以名之傳於世世不泯滅遂爲不朽也則世之篤于物而周于智者皆不泯其名王良造父以御名飛衛紀昌以射名和垂以弓矢名歐冶以劍名孫陽九方臯之徒以相馬名諸若此者並可稱不朽也耶又不然躊躇與舜並名共工驩兜與臯夔稷契並名管蔡與姬旦而豎刁開方之與仲父並名也亦並可稱不朽也耶溺其說矣蓋世代更矣而杏壇洙泗之儒迄今輝煌于俎豆河山徙矣而隨刊疏淪之蹟亘古歌頌其神明金

石鏤矣而典墳丘索之書泰火有不能灰而山靈有不能匿於哉焯燦乎不與五嶽並峙三光並曜而與大塊並終始乎然仲尼不以血食生也萬世爲土無日不鼓仁鑄義礪智範禮陶治人倫而若知若賢若敏若鈍靡不埏埴而肖質焉神禹不因河洛顯也天成地平萬世永賴凡天者壽者土處而粒食者靡不托根受命而饗賜無紀極焉圖書不緣孔壁傳也析鴻濛剖太極立萬世文字祖萬世之聲者振聵者啓瞶者矚聰明而特達者若叩洪鐘而受響焉故微德非德仲尼稱絕德微功非功夏禹稱神功微言非言典墳丘索稱至言而要之

策衡十六卷

九九

一筆一削功之烈也一相一度德之遠也一卦一疇德業橐籥之府也何德非功何功非言而亦何言非德耶奈之何世之闔于道也志道德者高談性命志事功者侈言經濟志文學者爭誇著述三者若分道而馳已不勝岐路之戚矣迨其敝也玄虛高曠之士墮體黜聰超悟入聖其流至枯槁寂滅而德病縱橫捫闔者流立談取卿相之業知霸圖不知有王道而功病諸子百家各挾憤激凌轢之哀肆沈洋浩蕩之說遷徙變幻不可方物而言病又其甚也詭行飾節獵取時名卒之收其名而不得遂逃竄禮義視若桎梏矣牧豎賈兒不愛重寶

希咫尺而所馳不馴之夫且藉口餉守鼎俎而不顧矣經生逸史皓首茫無肯歸且据撫蕪穢灾木覆甕有不惜矣抑何流敝至此極哉則以驚名而失實之過也試就明問所及質之殆亦不無名實謬刺者焉彼叔度不顏子乎而僅僅以外史著龜山不柳下惠乎而碌碌無大建明于時吾不知其德令公之扶唐祚也而溺于奢華萊公之定宋鼎也而敗于矜伐吾不知其功子雲德隆星昴矣而無故獻諛子厚文盛可傳矣而甘心附勢吾不知其言至以韓魏公之德業獨闕於文章且以魏公所願執鞭之司馬君實而失言于王霸吾又不知其

策衡一六卷

三百

德業之並盛是豈德不副于功言不附於德三代而下終莫能詣其至歟人之豎立有至與不至其分量有全與不全各不相掩而實不相離德勝則稱德功勝則稱功言勝則亦稱言譬之明巧一慧離婁則稱其明公輸則稱其巧矣德勝則必該乎言與功言勝未必兼夫功與德譬之河海一流海若則得其大河伯則得其小矣然不可謂明者獨絀于巧巧者獨絀于明也特從其至者稱也不可謂百川不灌于河而河不歸于海也當究其全者論也三者之大較以德爲衡而以功與言爲權母以小疵掩大節母以枝葉累本根亦母以浮名而蓋

實行有魏公之決策定難秉政立朝卽無莫大之文章
真不愧古人矣溫公之德純學粹望重華夷卽或一言
之偶失誠足重先輩矣當世道清濁之問而能如叔度
之澄不清淆不濁謂非東漢之顏子與丁狂瀾奔潰之
時而能如龜山之砥柱不歛倚門則揮謂非有宋之柳
下惠歟汾陽之清素少減楊綰之風平仲之學術宜來
張詠之諷然其窮奢而人不非構譏而德不貶二公寧
獨以功著耶楊雄草玄似有契于易之旨宗元作傳非
無得于治之幾然以彼狐媚于新莽擅逐于叔文二子
尚何可以言論耶蓋言者闢道釋德之辭藻繪有餘而

策衡一六卷

百一

體驗則闕是刻舟之工而虛車之具也道不載矣彼其
憂金玉以流聲傳銀黃以炫色雕龍炙轂非不雄視著
作之林而華繁實喪吾無徒取于其文功者濟世匡時
之績涵養或疎而民物有賴是卽任載之輿而濟川之
楫也用已適矣彼其乘風雲而佐命附鱗翼以策勳銘
彝勒鼎非必盡皆掀揭之猷而棄短取長吾無過求於
其備德者立言立功之本建白未竑而醞釀則厚是猶
室之基定而田之種植也本已裕矣彼其窺至道之藩
籬學聖賢之趨步砥節礪行非必盡入精微之奧而邇
委窮源吾深有取于其德非故苛求言薄取功而一以

恕待德也言特洩于口吻功實見于厝注而德則極于
淵微神化難以槩擬也是故德爲上功次之而言又次
之叔孫穆子良亦有味乎其言之矣然豈謂德立矣功
可置勿問乎是以遺棄事物爲德而鑿坯負甕果免于
薰膏矣功立矣言可置勿問乎是以不事詩書爲功而
長鎗大劍果勝于毛錐矣夫三者在人猶之洪鈞一轉
而百昌皆遂大塊一嘘而萬類皆號未有德立而功與
言不著者也德如伊傳則並著格天之功而亦隨有風
愆啓沃之訓聖如周召則並見共濟之業而亦隨有丹
書洛誥之文然此猶德與運昌而言與功顯者至于濂

策衡十六卷

百二

洛諸君子則潛脩貞操非有夢卜之遭講學論行不若
謨訓之烈乃鄒魯而後稱不朽者獨庶幾焉誰謂廬山
之宿學伊上之逸民無赫赫顯著之功而陰陽之渺論
通復之微言不與四子六籍相羽翼哉蓋功不必用世
期于救世當世道久湮之後而能統一聖真體察造化
則德卽功也不然者雖勤燕然之石表驪龍之鼎天下
亦奚賴之言不必驚世期于覺世當異端龐雜之時而
能闡發幽秘折衷羣言則言皆德也不然者卽行金于
蘭室懸賞于國門天下其孰信之故曰言至而德不至
終非言德不可久業必不大此宋儒以躬驗之者也至

其論德又諄諄先進後立之辨非以立之時義大矣哉
蓋立德者提三綱挈五常負百行以介于波流風澗之
衝而不倚不陂屹然若萬仞之壁立斯為立德夫然後
以之立功而宇宙雖大擔當有餘即泰山崩于前疾雷
震于後必不仆矣夫然後以之立言而載籍雖煩印證
有餘即楊朱煽于左墨翟鼓于右必不淆矣夫然後追
蹤孔孟比蹟程朱上與二曜齊明下與五嶽並峙即世
有推移時有代謝必不朽矣然亦孰非自一念務實始
哉惟務實則身心性命之學彌造彌深而文學政事之
才愈養愈到德求實益必不假煦煦之仁襲子子之義

策衡十六卷

三

而矯飾以矜名功求實濟必不學未製之錦操未割之
刀而微倖以賈譽言求實解必不侈東觀之華競西崑
之體而炫博以希聲挾汪洋之度寧無高卒杜之名秉
堅白之操必不赴蔡京之召矣位不必極人臣而信必
孚于夷虜名不必重鎖鑰而忠必感于雷陽矣文無工
彩筆必不甘為奔大夫辭無貴錦心必不屑為王死友
矣三朝之元老當不見誤於永叔一代之大儒將不失
言于子與矣以是而建不朽之業庶幾得其一兼舉其
三得其實而不累於名者乎如曰三代而下率皆為名
而脩此有激乎言之愚生不敢以自待也已

宦寺

萬曆丁酉貴州

問程順有言輔養君德莫善于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而親宦寺之時少誠格言矣迺四星著于天象巷
職載于詩禮猶僕其丁周官穆王之命大正也非
人為貨得諱藏焉豈后之德不德果繫于正與諛
與否周以後之嗣其職也哉承奉敬肅仍隋制中
閣唐華何可盡同而和易以後當昭以前其亂極
矣諸士亦有能言其詳者矣有宋之興廢鑒不遠
以字相飲與之宜激而天于不可以天子與與之
節以而字相不可謂相也防微之意至矣然而
宦易聞肅清雖稍踰于二正之季不動聲色服
其令 上太廟獨運夫大常皆承端焉可謂
更端曼曼無二矣頃年官府開閣學禁猶缺開
休社權之使四出而前史為河矣大明君戒于方
感智者憂于先事今欲得所以舉之之道彼無自
為非而鏡勸于善也將何術而可仰哉又自端本
澄源之要願與諸士共商之藉以為 當生獻

策衡十六卷

三

人主于公孤卿貳書不過三接而贊御則朝夕習之矣
朝講召對禮不止三肅而近侍則順氣暱之矣習則嘖
笑悉窺而巧于逢暱則巧令易投而倖于中于是不跡
于有所馮則疑于有所假而人主思所以遠之創之矣
夫以其有所馮也而故遠之則莫若使其無所馮而近
之以其有所假也而始創之則莫若使其無所假而全
之此馭近侍之道所繇擊于端本澄源者素也執事蒿
目 宮闈而慨然古今反覆之際至於宦寺沿革賢奸
興廢之事為問其隱然有防微杜漸之思乎愚生生于
際不習遠不諳掌故請對其似益易曰天垂象聖人則

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巷伯攜僕之屬載于詩禮具于周書姬公知恤之義與三事並嚴而穆王非人惟貨之戒諄諄于僕夫正也夷考周制關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一以大冢宰領之則其任簡政事不得而預矣其簡嚴額制不得而濫矣何至有所馮藉假托而重爲后德累哉奈何後之溺其職也漢承秦制置中常侍皆銀瑱左貂給事殿省然猶雜調士人以示之公不得私也迨夫增置日煩以大謁者受宣詔命中人多主奏機事元成之世遂至典及尚書任權過重卒有恭顯之徒深賊專辟蕭周之禍損穢帝德而漢柄易矣

然未有如和殤以後者也夫遭主幼弱嬖戚專制萬幾廢落房閭自任至于鄭衆以除竇策勳孫程以立順受賞曹騰以建桓叅續五侯以鉞冀成謀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濁惡公行威福在手毒流四海禍及母后一跌于陳寶而善類殫極再跌于袁何而國命殄絕斯亦運之極乎唐因隋舊設五局諸官然制階不過三品以示之防不得踰也迨夫爵位漸廣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門施祭戟至持節傳命委任隆華監軍之權過於節制而唐柄易矣然未有如肅代以後者也夫遭世板蕩兵革集主臣屈辱藉爲捍衛輔國以尚

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竇霍以宿衛嬖外藉兵旅內制主威凶懷叅會灼燭熏熾于是禍極六君怨讟九服一壞于訓注而省戶喋血再壞于遐昌而廟社丘墟斯亦凶之窮乎宋興去唐未遠懲此殷鑒以計恩之討賊而不得爲宣徽以承規之勒幹而不得爲節度君臣上下相與防微杜漸其意至矣然而童貫師成之奸康履藍珪之禍產亂取亡如出一轍豈亦所謂梟獍不神天與之昏者乎我國家稽古定制畧視前代尚方中藏奚官內僕暴室諸役分爲二十四監而一統于司禮監各有員員各有職所以典扈門闌司守服祧給納供帳奉宣文書而已一切政事勅不得與二百年來綱紀殷密閭閻肅清雖稍渝于二正之季不動聲色去若刈草今上威明決暢內廷屏息老隸鉅璫罰無遺易斯亦威不貸錯制不共門者矣然而宜降批答間有所壅闕也而不能無驚釜之疑予奪施設間有所陰陽也而不能無燭龜之疑頃且開采之使四出而威讐于州郡矣征權之隸分驚而雷窮于山澤矣夫盛世憂于未萌智者防于先事況乎已萌已事者乎嘗觀聖祖謂侍臣曰朕觀周禮閹寺不及百人後至踰千因用階亂今雖未能盡復古制當豫計防微

又謂此輩自古善者千百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蔽用爲腹心則腹心病御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有功章皇帝慮及寺人之不知禮義也簡文學之士教誨之肅皇帝又慮及寺人之爲省會黨也并一切鎮守罷之夫祖宗時宮寺固未嘗少有踰越至聖衷也而猶殷殷計議若此夫豈無鑑于往昔哉漢之濫觴不在元和而始于元狩唐之橫裂不在天祐而始于開元宋之專制不在宣和而始于元豐大臣之作備大都上世之職任常簡而後漸以廣也養役常微而後漸以肆也防範常密而後漸以疎也先不慮則後傷緩不治則急攻始不難則末敝懦不獬則強折小不除則大誅淺不揭則深困少不斷則多失故聖人贊易於遇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于不能去也履霜之不戒馴于監冰包瓜之不圖至於剝辨豈盡閹尹之罪哉語曰刑餘之人不可使近人主生長宮闈不離婦寺其不能不近者勢也又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其不可因近而假之者則國之利器也故因其假也而創之不若懲其已創而不少假之爲德也逆其不免于創也而遠之又若任其近而自不至於創之爲德也在馭之何

如耳夫中人之性未始與人異也而其智能願欲亦未始與人異也馭之使無自爲非而兢勸於善則有不創而深于創者蓋有二道焉謁者無兒開府何由請廢一軍不可青城實以避權則位任宜限也舍章何地盡勅而御黃綸宰相何官執易而議覆餽則體統宜惜也監奴養子虐焰遍于九州踈屬賓客辜權滿于天下則羽翼宜戢也受珍詭詞致起羯胡之亂約期表裏遂成左道之殃則鈞賞宜禁也陽球作司隸而王甫伏尸李膺爲校尉而張朔破柱則法令宜肅也此數者皆所以馭之也馭之使無所乘而不爲非是一道也梁謙之寵弭亂不及於左軍忠憚之讒奉公獨歸于直諫則公忠宜錄也繆賢景監陽関于趙秦管蘇勃貂著庸于楚晉則才用宜簡也執轡厲聲而悍豎爲之奪颺泣衣惜藏而雄主至于解顏則老舊宜庸也勤學樂善有志于古人好儒聚書不及于私語則文史宜優也有西鍾唾血之功忿爭不爲過有忠武夜泣之義受金不爲貪則誼誤宜畧也此數者皆所以馭之也馭之使無所虞而勸于善是又一道也夫中人之性未始與人異也而其智能願欲亦未始與人異也有所以杜之使無自爲非而又有所勵之使競勸于善則何至有漢唐宋之患哉雖然

此非其本也善乎程頤之言曰人君莫善乎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夫人主而誠接賢士大夫多手親宦官宮妾也是陰之德不敵于陽也寒之數不勝于暴也耳目之褻狎不格于心志之嚴憚也疑丞在前師保在後法家拂士在側而彼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者捫然沮矣是非邪正判若黑白愛憎喜怒不爽錙銖而彼變易鮑蘭覬覦洵沫者倪焉退矣威必衆棄爵必衆與而鈇鉞創瘡不構于牀第服冕乘軒不出于咳唾矣聲色不適貨利不殖而內嬖有色女姝干錯不能爲之地南金北甕寸珠貝玉不能爲之中矣瑕無可

黃衍一六卷

一百九

投物不先鑑而豎刁在齊不能釀之亂伊戾在宋不能階之禍矣故仇士良之語其黨也無使天子見儒臣納諫益惟思減玩好長智慮吾屬恩且薄而權輕也此非明鑒也哉今上大權獨運細過必懲雷霆震驚近習股慄言者方祈少霽天威以廣好生之德何至比驅左右窺伺嚙笑焉城社而假威福哉然而乘傳四出前吏洵洵無論開採征權之命所當亟收何監司守令之不給而故爲是攘攘耶批答予奪無論寢格倒置萬一有壅蔽之虞何宰輔諫議之不足信而故爲是躑躑耶自古強大之朝禍每生于所忽忽則自恃

自恃則不覺不覺則言之必不肯信夫禍之伏也使人知而覺之猶可也而使人不知不覺則危甚矣使人不言猶可也使人言之而不見信則危益甚矣愚生所爲私憂而過計者正今日之所爲不覺不信者也執事以爲然否

黃衍一六卷

一百一

災異

萬曆丁酉雲南

策衡十六卷

占緯之說

卷一

百一

周書有之先王克謹天戒易曰震來虩虩致福也
災變之來何代蔑有顧人主恐懼備言謂何耳昔
人之言災異者伯陽父之論川震師曠之論石言
神篇之論災異其言或驗或不驗至周內史直以
吉凶由人然則天固不必耶夫天惟五行入惟
五事理之不易者也顧必原本休咎辨分置一
一而傳之人事之得失將無鑿歟乃其時庶微又
何辨也漢儒鄧子政洪範五行傳於天人之故究
心乎災異其言雖不無要以昭燭鑒傷君心有足
承流後泰二十五年於茲敬
乃與歲以來災變游跡往
何兩官災主上特下
始即有災氣同宜逆折其萌乃曰者
抑又甚矣此豈天道遠涉幸難測識耶抑所為銷
弭而圖迴之者容有未盡也人亦有言災異之來
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然欲臻符籙永保泰寧
何道而可多士其各撓臂臆正學以言毋以星曆
占緯之說

天與人相感通者也天執其道入執其事執道者虛執
事者實執虛者以其容冥惴悅者聽之人而如彼而吉
如此而不吉執實者以靈承迴幹者勝夫天而吉或可
使為凶凶亦覆可使吉是故善說天者不絕天於人亦
不以人參天絕天於人則其脩怠以人參天則其迹拘
而要之與其怠也寧拘是以深計之士思以憂盛危明
感悟主心靡不於茲置辨夫人主不畏天更復何畏此
政須著明其理以制其情而防其情溢無所檢束之心
乃又要渺其詞多方其說以為是適來適往而不可必

策衡十六卷

卷二

百二

之數則人主者以為是固然耳又安所不得侈心焉今
夫天地間氣類之相感召微妙玄通知不能論論不能
議灰先律而飛磈先雨而潤涓澍共川色味異質銅山
崩蜀鍾鳴於晉事理之恒無足異者故周王決疑龜焦
並析宋皇誓眾竿壞旂亡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食徵
晉亂於蒼鳥斯皆事機之著彰往知來可謂謾也周三
川震伯陽父以為陽失其所而填陰石言於晉師曠以
為怨讎下動民聽濫也此於天人之際皆鑿鑿有據較
計論量錙銖不爽宋石隕周內史謂吉凶由人陰陽之
事非吉凶所生也魯星孛於辰申須以為彗除於火火
出必布禪竈請用瓊竿玉瓚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爾所及也此其說又皆以氣數難明要歸主於人
事耳然則言善而消庭桑之拱政脩而弭鼎雉之鳴靡
不旋至而立有效者豈其氣不相通而能至於是陽燧
遇日然而為火陰諸遇月津而為水物類之微且相為
應烏有人事動於下而天不為之變動者嘗合而論之
天之有五氣猶人之有五官也一氣不應即一病生其
或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則兩受其病衰世主德多闕是
交病也宜災異之錯出而不盡應也賢君見變脩道除
凶亂君忘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耳乃遂以為渺茫而

無據豈不誣哉箕子之疇庶徵也以五事得失傳於五行休咎若執契而合操券而責者豈故爲是傳離之說以震悚人主哉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惠迪而吉從逆而凶不可易耳劉向父子以專門之學者必然之論洪範五行一傳桓譚氏終身北面卽其疵謬蓋亦有一二可指摘者如桑穀共生太戊事也向以爲商道旣衰武丁惡駭謀於忠賢反謂伏生爲謬則誤矣魯大雨雹向以爲僖公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然此文公事而以爲僖公則誤矣要其大指乃在悚動人主裁抑外戚天子心知其忠而不能用使其用之則王氏之寵漸弛而哀

策衡十六卷

二百一十三

平之祚不短不大有造於漢卽是其說之合不合可無極論也乃宋儒固引春秋之旨折之夫春秋之義主以備鑒觀垂訓誠二百餘年之災異第謹書之蓋曰人主得吾說而深維其故亦足以警矣然聖人雖不書事應而其時之事應則固有較然者在魯也如有旱雩仲候螟螣傷苗之類是時或秦人歸襁或毛伯賜命或滕和入朝或晉楚來聘有開必先若符桴鼓詎云杳冥而難必耶大抵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主者明威顯赫又最相肖者也天旣挈所覆露縣寓全而畀之則其付託之也重而其責望之也甚周若應以若戾應以戾譬之孟

水孟方而方焉孟圓而圓焉譬之鑑別貌妍而妍焉貌媸而媸焉斷不爽也我 皇上體乾居正懋敬格天憂亢旱而步禱感星變而省躬六符向平百嘉咸遂寓內業已蒸蒸太和足號郅隆矣顧頃歲以來災變洊臻往者 西華北上二門災 天心旣示儆矣未幾

兩宮災 皇上特下 詔罪已曠然與海內更始一時臣民無不翹首跂足拭目以觀新政卽有非常之變宜一洗而空之乃猶戾氣未消日者 皇極殿之災視昔更劇此其故何耶愚嘗攷之 祖宗朝弘治中 清寧宮災正德中 乾清宮災嘉靖中 三殿災賴 列聖

策衡一六卷

二百一十四

明德無損泰寧蓋未有災變頻仍踵至疊見如 今日之甚者愚則謂變不虛生惟德所牟禍水害金從古而志之矣書曰先王克謹天戒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烏有譴告若是而不一動念者乃區區避殿減膳悉勅臣工角無用之虛文竟何益哉夫 今日之災莫甚於火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爲之沴而微獨傳有之也京房易占曰君不思道厥咎火燒宮而又微獨京房言之也孔子在陳聞魯災而決其桓僖之廟是皆持此恒事徵彼玄符寧若射覆然者語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證於今愚非能陳五際述三基習識緯家言也請得櫛撫今曩因及時事之當脩省者以爲明問復春秋桓公時御廩災董仲舒以爲魯君臣內怠政事外侮四鄰也今庭燎之光頻年不舉何物鳥夷窺我屬國則亦圖幾宵旰而固吾牧圉乎哀公時亳社火舒向以爲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今二至四孟七鬯之典弗親裸將之儀屢擯得無有馨香弗薦而靈貺未答者乎莊公時齊火災劉向以齊桓後官多嬖適庶無統也今披香太乙之區得無有小星進御未順魚貫而却座渺聞兩月相疑者乎漢初元中武園災劉向以爲恭

策衡一六卷

六十五

二百五

顯用事讒害忠良天戒若曰內豎親而任者必爲國害今得無有中涓承寵左貂銜憲而食桃矯車者借傳宣以府權乎定公時雉門兩觀災舒向以爲奢僭過度也天戒若曰去高顯卽奢僭難以令矣意者上供之需歲益內進之額屢增而江南織造中州礦洞請從暫罷可乎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鄭其火乎說者以火出於五月而鄭以三月鑄刑器是與火爭辟棄法律之占也意者嘉石之平未宜棘林之冤未雪而三覆五奏無嫌於瀆乎晉太元中國學火占曰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用賢之實不哲之罰先兆也意者臺省之員

屢虛罪廢諸臣久錮請一切枚拭以無孤其戀主之望乎嗟嗟天心仁愛斯已至矣洽歲之間譴告屢見譬則慈父之於子徵色不喻繼以發聲無非以維持而全安之明德隆隆於萬斯年茲可卜也我皇上仰承天意休焉疚心一則曰兢學不寧一則曰咎在朕躬輔臣之疏渠從俞允禮臣之請盡見施行惓惓焉務脩實政以回天意卽成湯之改過不吝宣王之側身脩行何以加此愚則以爲當震業而脩救易履恬夷而脩德難乘銳念而改圖易持重盈而保守難方其震競頻來脆艱弗寧慮無不瞿然懼也已而清晏恬愉烽燧

策衡十六卷

六十六

二百六

不驚萬年之觴舉而此念遂銷落矣方其君臣上下動色相戒慮無不懔然思也已而便娟滿前當先爲逢以三不足之說進而是衷亦次第無存矣故愚所願獻於主上者非敢旁引曲喻枝蔓其說也第願主上就今日所謂兢惕不寧一念持之初終久而無替日與二三大臣共圖銷弭之術則金泥玉檢必不若澡躬浴德之爲當也誅鋤策免必不若脩德勤政之爲實也災沴何以不消嘉祥何以不集章句儒生側聞古人臣有取災異奏聞者有雜引經傳指陳天人者心慕效之故喋喋至此執事其謂然否

卒贏敝不支而典守爭爲鼠竄稍遇稜則疾首啼餓傾
軀無終朝之瞻賴被兵則燃眉告急乞鄰若外府之儲
似此弱徵殆難更僕執事塞帷入境計已極抹風之聽
而悉窮簷之隱乎固宜惻然吾滇而反覆於鼓鑄之一
策也愚聞之經曰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幣
夫金幣豈自後世哉太昊氏作金尊廬氏之弊軒轅氏
作布刀之法此錢法所由昉也禹鑄歷山湯鑄莊山以
振民厄而至太公立九府之法錢圖由方輕重以銖此
錢法所由備也精英洩于山川變化竅于神聖可現無
而之有可拓寡而之多是以荆揚三金並登禹貢阜通

策衛十六卷

二百九

百貨並縮貴權後世入利之孔開已盡矣所恃以康俗
阜民而有源可濬者僅僅此耳歷代用之多以治鑄而
資利者然而不能無弊也間多以無法而滋弊者然而
不能蔽利也我太祖高皇帝登極初年卽置寶源局
於京師設貨泉局於諸省開局冶鑄既極周詳律令禁
防尤加慎密是以天造方初緩急有備師旅繁興轉輸
不竭錢法之利豈不亦左券明甚哉嗣後抑錢以行鈔
而錢尚兼行最後兼錢以行鈔而鈔卒終廢無異故也
便不便所繇殊軌爾滇之貝非鈔比也昔誠便之何苦
而必錢今之貝非昔比也俗誠苦之何憚而必不錢滇

故饒銅產倍于它藩而鎔鑄之石取之羅平等處而足
也採辦之役抽之食糧採軍而足也第後以餽廩假以
更番是因地力而不虞匱說使民而不稱厲者也所虞
者公家不能出數萬金以爲之母耳愚則謂往者中原
災祲皇上蠲金數萬以賑之哀鴻稍集蠲銀無旋期
矣有如軫念滇敵儘上供之金假一兩歲之存留而爲
錢母乎愚卽無奢望竊意母錢一而子錢五則一錢而
有四之贏也母錢一而子錢三則一錢而有二之贏也
贏可設法而導之下亦可返本而還之官是民有賑名
無賑德官有賑惠無賑費也計孰便焉則母錢之可議

策衛十六卷

三百三

者一也錢具矣所虞者素所習貝之民一旦而更其故
或以滋擾耳愚則謂民情難與慮始而不難與趨利
在貝則趨貝利在錢則趨錢藉令鼓鑄之法銖兩均停
肉好周廓無開弊孔而給散之法又每寬於上之出而
平於下之行若俸給若廩稍若勸養必十浮一二而日
中之化居與夫歲課贖錢之上輸者各如其值而止焉
民將樂於錢之羨而悲其更之晚也安所滋擾而稱不
便乎則給錢之當議者一也錢行矣貝固家有而戶蓄
者能一旦等之粟紅貫朽而不問與不能也則在乎通
之以權夫事固有損之而益徐之而後定者初著爲令

必錢貝兼行如索以內行貝索以外行錢民以貝易錢稍低昂其值示不兩貴而下之輸公者貝亦什一參焉此付一者旋斂而旋散可也以官之有餘收民之無用斷自某年而止不爲厚亡也況貝不售則來者希希則反貴仍以予民弗怨也則舊貝之不能爲錢累者是一說也錢貝行矣商之固利而稅間者必減直以售而貝益滋公銀卽美可勝收與不勝也則在乎厲之以禁夫漢第五倫一督鑄錢稼耳領長安市而市遂無奸矧制閭藩梟之重贖然與民更始者乎奸商漏稅必經之處毋庸增置權司第委以專官嚴其稽束間有至者沒其貨於官置其人於法而容隱者重連坐之條發覺者懸超格之賞彼商見利則蟻聚失利則鳥舉疇肯冒必然之辟希不必然之利哉則新貝之不能爲錢累者又一說也綜前說而准之以故典參之以時宜見不搖於二三法必期于畫一毋格于政窳毋撓於民奸以渙之財利渙之用鍼芒不外泄斤斧不內侵沛然若決飛瀑而注巨川焉者滇省疲氓庶幾其有瘳乎然非愚之所敢必也曩昔當事二三大夫計滇經久有議開西泐水道者有議接三宣揀援者甚便計也一則以驛堡難設而止一則以兵餉難籌而止有議召屯開府固騰越藩籬

者有議增治建學立哨堡開水利以堅海防者尤甚便計也一則以軍餘單弱而止一則以工費繁鉅而止夫滇萬里孤懸諸夷壤錯戎心易啓桑土宜周方四議之興也父老喁喁然翹足以缺而翼曾一試乎曾試之未竟而報罷乎今哀牢之屯政業稍稍效矣而遂能併力諸務乎然猶可俟者方內救寧物力告絀事不急而興大役非計也迺茲爲物力計則救焚拯溺不啻亟矣譬則家然四議者門戶藩維之計也財用則相廩也相廩虛家未有不敝者也譬則身然四議者肩背四肢之計也財用則元氣也元氣泄身未有不斃者也故四議可

主事也所謂雨露濡而江河漑也方今西款未解東事
方殷大工繁興閭採四出外有去而不來之市內有入
而不出之封下有嘯聚可虞之形上有錙銖必窮之索
民間椎刀其能幾何夫損方在下而下希之益左也損
方在近而遠希之益不左之左者哉然愚竊謂不然古
之聖王類以閭閻爲外府以饑溺爲已辜故大舜投金
於山而致戒於漆器大禹藏珠於壑而示貶於非衣玉
帛在九州筐篚在萬國 皇上仁儉性成同符舜禹豈
忍以青蚨白撰罔蒼赤之膏脂奚惜以麟趾褻蹄踰汪
濊之 恩澤神契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果
策衛十六卷
爾則瓊林大盈未若不貪之爲寶也瑞應圖曰四夷賓
服則金勝土果爾則金繒歲市未若慎德之收效也又
瑞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得中則銀甕出果爾則清
心夷氣未必非康阜之長筴也三言語皆利國而歸本
君德與大學易書之旨互相發者實其言海內禔福滇
事不足辯矣愚生爲桑梓漏卮慮敢以是當華封之祝
云



萬曆戊戌

策衡十一

人生法誠極備猶考信于祖宗夫祖宗者體之所從出也上之數十年邇上之亦數百年親在則其緒易承尊在則其儀易則人主每日吾家自有制度云耳故法祖要也然有以述法者有以神法者以神法則張弛異施緩急殊術而皇軌輳於同歸以述法則一以成兩暫以立常而化惡廢於膠柱雖緊謂之法而以言乎善述善繼則懸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智雄武肇造區夏諸所立綱紀或以草昧從權或以亂國用重赫赫烜烜威震殊俗焉顧其爲時朔也乃文皇帝亦猶之乎朔也朔造之畧固非守成所常用也洪熙而後列聖相

孝廟又以深仁厚澤漸而溉之于時精華澄肅之氣

固所稱善繼善述而萬世守成之極軌矣
皇上馭宇

二十六載于茲羹土 聖祖著蔡 列宗轂轉規旋實

兼全美豈伊一察一行所能名肖而邇自靜攝以來中

外之士以寸臯蒿以蠡測海則輒謂有所專法愚嘗因

而求之人性因於所近而習篤於所趨卽聖人天縱

宜或有然者 皇上仁率親也親莫加於父祖義率

祖也祖莫近於世宗
世宗肅皇帝永祚純禧遠軼

貨價一七卷

豐功茂烈昭然在人其緒易承其規易則宜

宸衷獨契而獨法也蓋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舊勞

於外凡四方之情僞與兆民之難難盡知之矣養正於

蒙手披五帝三王之籍百家之書盡究之矣而又哲於

任人當其懽懽金弗移也勇於求言當其合逆耳弗聞

也收六事之權而旁落之實弭革鎮守之職而中涓之

勢絀外府無關梁山澤之專內府無瓊林大盈之蓄凡

此皆肅皇帝之大畧也總而言之有三曰明日公曰

一明不惑公不偏一不二用能興建禮樂維持綱紀

深處今清而天下晏如狼烽雖急不撼萬里之千城鯨

浪卽翻不動山川之舟楫嘯聚時聞而牛犢猶故荒凶
歲有而鴻鴈旋歸河伯告災終不能收平成之天地祝
融爲害終不能替清寧之乾坤有以也已若夫 郊廟
鮮親 朝講希御前星之屬不登太一之祠沓興圜土
輒圍于冠纓接摺或加於骨鯁則 肅皇帝之所悔而
非意也然甚敬祠歲時中未嘗不望燎火肅下拜又一
甚慮遠蚤出 景邸就國用以安 穆考而聞我 皇
至於德音之溫亦時霑發雖銜轡甚嚴而滌流滋厚矣
高令并此皆無悔則三五何加焉 主上神聖天成光
于 烈祖嗣服之初 晨興晏罷百辟瞻端冕之光四

策衡十七卷

三

國厪納隍之隱 堯舜之德華夏布聞故燧不燔波不
揚風雨時五穀登四方輻輳奉一尊而歸命天之所以
相 聖人也邇以 端居習靜遂隔 九閭名物典章
不無廢闕至于東講西擾北涸南荒木孽金妖所在見
告公車之牘勸徵 祖訓而以爲 上得毋置天下弗
念哉天下猶器也器不用則手不習而井格不可操愚
以爲 主上操天下非下於操器者之智而或者 聖
明之有以自信也得毋謂 肅皇帝時 郊常親乎
廟常假乎亦日坐細旃而談虎觀乎 元良亦蚤建乎
仗馬亦時鳴乎諸嬰鱗者盡茹納乎而四十五年之天

下無損焉今何必自苦然後享巍巍之尊也又得毋謂
肅皇帝時虜不尤跳梁乎島夷不蹂躪乎 三殿不
煨燼乎星不彗河不災枹鼓不鳴乎方數千里不早蝗
乎而四十五年之天下無損焉今亦何必恒惶然後微
蒼蒼之祐也而議者乃曹起而爭何也 主上見爲合
而諸臣見爲分也諸臣見爲分而挾石修之愚請于分
合之際稍和劑之以爲瞑眩助可乎 主上睿哲超常
信天所啓然自料民器之周知情駿之洞究孰與舊勞
者悉五帝三王之籍百家之書博綜遠覽孰與舊學者
深矧世久承平時趨叔季堂下百里而日不聞階前干

策衡十七卷

四

里而月不聞門外萬里而歲不聞未必盡明也叢有神
隄有穴木有蠹授間抵隙未必盡公也 詔書數格
令甲屢更干紀逆法者何日篋有又未必盡一也 肅
皇帝卽稀接大臣而事關幾密則不恡夫十行今能與
上面談者幾何 肅皇帝卽不臨御而誰賢誰否皆
洞其心今幸得披衷自見者又幾何世變陵夷未知所
底竊以爲不佞也乃若所佞則有之 郊廟以上公攝
矣 朝會以臚句傳矣 講讀以赫蹏寄矣馭臣制下
循用三尺矣夫 主上之所極意慕効以享巍巍之尊
者皆 肅皇帝之精神所不用也 主上之所幾幸一

當以膺蒼蒼之祐者皆 肅皇帝之脉理所不關也誠欲接其精神通其脉理請法其善無法其悔必曰明日公曰一然後可明圖於不見公絕於無朋一成於無二則必捐私心拂滋垢絕二三然後可既接且通然後惟上心所幸耳不然雖未晨而衣已晏而食猶以爲後也尚何暇優游而自怡逸哉先後諸臣之發憤言事者未有以 肅皇帝之法爲 上言也如以 肅皇帝之法進則天災物變何可不亟弭山屯海梗何可不亟馴川防之口何可不亟宣鶴使之民何可不亟撫環何可不亟賜鐸何可不亟通進之而 裸將何可不亟親

策衡十七卷

五

黼黻何可不極御 七聖何不亟定誠意夫 肅皇帝之起于今不能一夕安若睹儀形若聞謦欬蹶然而作惕然而圖必有冥神理之往來而善繼述之志事安得惟于便已者法而不便已者不法也且以 高皇帝之神聖也而律令數易始成官制晚年始定前之所窮後輒通之故神明默成握籙會而妙於心善法 祖者也渾融合併執粹精而參衆美善法 諸祖者也夫 諸祖皆 祖也親則淵源可代通尊則範型可世守以主上憲章紹明爲此非難也於戲 三宗不可忘矣鴻摹懿矩遽數之不能終物請各誦一焉 宣廟爲太孫

日久練於政機矣而猶信用三楊十餘年不改 國家德澤之所爲厚實始於此夫崇而任之其權重然不以爲專也參而任之其勢廣然不以爲比也故任人如宣廟萬世歸明焉 憲廟末年嘗一置西廠以繩奸矣而商輅以爲妨于德澤疏言輒罷其官斥其人夫身置之而身除之不吝也方寄任而遂見法不難也故聽言如 憲廟萬世歸哲焉 孝廟之御文華無虛日內事問謝遷劉健外事問劉大夏戴珊稱我 明之堯舜焉德澤于是乎最深厚子孫黎民賴之而愚猶感於李夢陽之事也夢陽以郎署小臣論壽寧逮之下獄以試問

策衡十七卷

法祖六

六

左右無不欲死之者曾內晏歷詰壽寧壽寧免冠乞死而夢陽出夫始稍罰言者以察羣小之情既大窮犯者以明不私之法寧惟容直抑且養直寧惟不罪士抑善護士故惜才如 孝廟萬世歸聖焉之皆光垂史冊爲古今美談 主上誠曠然永思穆然深體兼 三宗之美以增 肅皇帝之光則誦萬曆者億斯年比義軒躋堯舜可也

相度

萬曆戊戌會試

問吐握下士古爲美談而李文饒王介甫皆著論非之何也文饒猶言在周公則可介甫直謂尙卿之妄豈其然乎顧二人之論雖爾而其門尤難是亦不能副其言矣漢以來長平不與招士而其門有田任則未嘗無士平津下士而武帝發十策不能得一則未嘗有士夫張安世妻師德之倫始無論已乃若山濤羊祜王旦王曾之賢皆兢兢慎密而不欲有薦士名何也豈集思廣益以人事君不惟一二賁客之爲觀聽歟彼破散私門以爲公朝法家之言雖太過不有吾儒散小羣以成大羣之說乎欲挽回世風戮力時艱宜莫先于此今主司將諸士入青雲豈忍使與泥鰂同列亦宜預辨矣

策術一七卷

相度一

二

德則分分則黨與成于下主勢孤于上不可以國矣由是觀之其分也常起于合而其合也常託于收羣策爲公家而分曹必角有黨必仇始于一人浸淫于天下嗚呼三代以下何紛紛也自古稱下士者必首周公吐哺握髮說不經見荀子亟稱之後世以爲美譚李贊皇獨曰在公則可他人則不可王舒公甚而折之曰妄夫此兩公者著論豈不近理而猶未也周之盛時菁莪樂育則士無穢行濟濟王國則門無雜賓而公又以赤烏凡凡之度委蛇其間非若漢丞相妄自尊大坐屈蓋侯者此則吐握之說安可謂之無又安可謂之有必謂之無

任人吹齋之譚也必謂之有策士立幟之語也何者周公輔幼主致太平要以公心行公道貴賤遐邇聯爲一體野無遺賢人無遺善而不以區區名迹示鼓舞之術已也周衰處士橫議四公子之徒互相招士餘風所扇流爲任俠以力折公侯爲能以權傾州縣爲重下畏之如螫而上嫉之如仇沉族夷宗敗不旋踵于是懲艾改節人爲遜避乃其氣類相從自不得絕長平侯卽不與招士豈大將軍幕下七征匈奴逐北萬里而無一二磊落在門故趙禹一索而得田仁任安平津侯居位耄矣無以喻人卽開三館而所收不過齷齪故人子黽勉衣

策術一七卷

相度二

八

食求活者耳故買臣十策而對不得一豈乏鄉長倩者流卒無加于天子之近臣蓋松柏生高岡不生培塿尺鯉在川澤不在蹄涔士之向背得失亦可概見矣夫上之疑忌既如彼而士之置凌又如此卽周公尚在行吐握之事祇以助波瀾壞楨幹標形影集戈矛而斬立人臣之盛軌其可得乎故有遠嫌匿跡而又收得士之實者張安世勇畧不及青而謹密過之婁師德明經不如弘度乃若是卒之臣主相安身名俱泰亦入臣之節也晉宋諸賢若山濤羊祜王曾王旦或典銓或執政類多

慎密不欲有薦士名豈其時君皆切齒而爲全軀保爵
祿之計歟非也大臣之最急者在得士而最忌者在收
名名者私之媒也重之的也毀譽德怨之府也大臣顧
盼左右卽有低昂而又顯以其身爲媒爲的爲府一人
挾權千人賈勇輕薄遨遊比類昵近要頰笑以爲榮竊
滴瀝以自潤宵人日進則賢人日退若屬有讒譴交關
于其間事勢相激分而爲羣愈分愈小愈小愈固斯皆
賓客之所爲譬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何嘗不
一有二豎焉竄入其中以至視奪聽移手足痿廢而望
其爲元首腹心之衛也難矣司世道者得無憂乎故法

策衡一七卷

四三

九

家之論常欲破散私門以尊公朝然其極至于儼刻寡
恩不無過當乃在吾儒亦有散小羣成大羣之說具在
于周易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夫旣已渙矣且得言成
耶將以渙爲成抑成之之說別有在耶蓋兩言以蔽之
曰渙之以無我成之以不居今夫賢士者君所培植也
我不得收而儲桃李之私爵祿者君所磨礪也我不得
借而爲羶薌之具黜陟者君所操縱也我不得侵而張
雲泥虎鼠之權曠然因天下以用天下而又用天下以
還天子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是謂無我夫惟無我是以
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二役姦獻計者莫窺其隙莫得

策衡一七卷

四三

十

其端卽有背公死黨之羣誰爲之主誰爲之援彷徨無
所復用亦且不攻而散旣散矣勢將焉往其耳目心志
不得不歸于一以惟吾之所措置賢也與天下共舉之
不賢也與天下共棄之寧避其恩勿辭其怨寧受匿遠
之誚勿蹈宜露之誅造膝密陳徐收其功實杜門却軌
顯示以平康有丘匪思元吉光大蓋至狄公嘆其包容
師魯推爲識量叔向范滂免囚而不謝廖立李平泣死
而甘心而後大臣致君報國之能事畢矣嗚呼世道險
巇朝野否鬲士大夫每每扼腕謂懷抱如此獨不得周
公作宰調和百味卒老于華門而不自知其材之無取
甚者以躁急生缺望以對怨騁機鋒卽大臣亦每每竊
嘆謂士有臆也纔一接引便自成溜權猶火也纔一吹
噓便自反灼而不自知其好私之累未必有忠公體國
以人事君之實心也夫士風移易柄在大臣況在多艱
尤須廣益周公亦人耳有其才有其德不驕不吝而又
權以慎密不出之心小大亦隨其器良楮各盡所長郭
解斥侯劇孟典軍馬溲牛淳無所不可而况魁梧奇偉
方正賢良足堪棟梁之任者乎是故天下未嘗無士士
亦未嘗難親小羣之合非大羣之利也世寧有衆邪堅
壁羣枉操戈而其含沙伏毒不時出而中人者又寧有

端人正士互相標榜如洛蜀之分馳而得長久者人自爲心人自爲政名位相軋議論相傾舉道義肝膽之交破敗于一二僉夫之口一有艱虞未言而先逆未任而先撓未合而先怨慝未離而先張皇下以憤心排異已上以怯志履危機同丹戮力必不可得而天下事從茲亟矣噫噫周公不作得如四君子者從雍旻衍登崇俊良以一天下之視聽天下必無佚士亦必無倖心世風可挽時艱可濟而其人固不易得也世之工于言者其言不必副卽文饒之材介甫之學一時錚錚慨然以天下爲己任當其尚論古人能直扶大體以關說士干進

策術十一卷

和慶五

十一

臣誼 萬曆戊戌會試 問書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皇建其有極天下孰不臣共而又言責難於君諱之恭或言君逸臣勞而二日有萬幾或言君執剛而或用柔道或言君執而或從公論或言君執刑臣執德或言君執而臣執法何也豈君臣之間權則總攬於上道固未嘗偏主歟易之此取象水地謂地不可離水猶君不可無臣故君有君道臣亦有臣職焉臣隨君則與無臣等耳安在其爲盡職也我皇上英明天挺獨運 穆清之上臣下仰受成事而已然從容陳說見爲窺探竊謂批折見爲欺罔天意未盡回人心未肯悅也則弼違之臣恐亦不可終棄歟昔趙克國曰明主可爲忠言而卒能得之於漢宣今第患夫無忠言耳忠言而豈終無以感 聖心故與爾講匡扶之畧

策術十一卷

萬曆

十一

則尊二則擅參則紛擅與紛而弊乃不可勝言欲治天下烏得不一其權也乃攷之紀載或言君令臣共是矣而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責難則猷入告善歸君即有弼拂無妨於將順也或言君逸臣勞是矣而又曰君子所其無逸夫無逸則泰慮隍濟戒初即有憂勤所以成其康豫也或言君要臣詳而又曰一日二日有萬幾夫曰兢業則燭微杜漸提挈綱維即條貫靡遺無害於舉要也至於乾綱柔道之互用博採獨斷之異指執德執刑執宥執法之殊說均之救時之言而非至一之論也君德莫大於下濟而自用爲小臣忠莫深於格心而

明諍爲迹如地比水則土不燥剛如水比地則水不溢狂斯易所爲稱地水之比者哉惟三代君臣爲能各盡其道者以此今 堂陛之邃密愚生何知然草茅竊聽若云 黼屨之間企而望臨御也交戟之下側而望聽納也威稜漸極廢棄漸多從容陳說者見謂窺探觸冒批折者見謂欺罔是以天意人心未能胥悅非細故也夫天下猶一身也人之一身首領股腓至腕拇毛脉觸之而皆動枉之而皆痛靡之而皆有熱刺之而皆有覺而精神血脉靡弗浹也君爲天下身也所用之人誰非君人所行之法誰非君法所賦之財誰非君財所奔走

之事誰非君事何必以在我者爲是而在人者爲非獨見者爲是而衆見者爲非也愚謂總攬之道莫若以明冥冥決事非明也弼直之道莫若以誠悻悻從事非誠也 皇上深心善斷重法威奸 睿筭淵謀超人意表第豈無失之於千慮而何可令不盡於匹夫聚塵成山收涓益海固盛德事而況治人羣之事必不可不謀之於人羣者民之所好而不能聚猶止於無感恩也民之所惡而不能去將至於生得失矣曷不修 祖宗故事與大臣雜議而後 稱制臨決焉旣以示 神靈之赫亦不廢 下濟之光旣以合輿論之公亦不損主持之

體奚必使人莫矯乃言總攬哉以示明耶而情見短矣以見威耶而愈褻玩矣期知其不可何爲久此而不改也抑此非獨君過亦臣過夫交淺而言深執友之所不樂多言而繁稱相知之所厭聽未信而言有欺而犯必且曰而以難責我何爲乎先避難以無逸規我何爲乎先自逸以一日萬幾振我何以優遊送日謂君德不必剛爾何很如羊謂獨斷非聖德爾何強弗友下以此厚望上而上亦以此旋責下亦何說之辭夫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有愆子與父共任之父一日未諭於道即不可比於人子君有過臣與君共分之君一日未改其德

以號爲人臣故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朋友之誼也。罪引慝勞而不怨者父子之情也。世徒詭面折之風而甘冒爭權之疑。惜矣。有如孝子之幾諫以身受過而不辭則誠也。未有不動者也。夫誠難矣。無談三代姑舉一二近事言之。如汲黯之慙而武帝不能怒。則以招之不來。庶之不去。信其爲社稷臣者。豫也。陽城之數年不言也。而卒能以名諫。終其內行誠修而又能受韓愈之論。故也。胡質之清而恐人知。楊震之清而畏天知。趙抃之清而告天知。今之爲清者。有是。否耶。此猶其著者也。蕭修爲衛尉。夜中警遑而不欲令其主上知。曰。職司常事。何足自顯。彼何人哉。此猶居恒也。張翼爲蜀都督。以罪徵還。而代者未至。統攝不懈。運糧積穀。爲滅賊資。代者得因以成功。彼又何人也。高允以崔浩之故。且得罪。雖東宮爲之指導。不肯易辭。又能爲浩等置辦。又常使帝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必若此。乃可謂之誠矣。故善爲臣者。必毋專其美。而令君任其過。必毋信其意。而令君不信其令。可暴之而使奪。或暴之而懼。執爲辭。則不如密也。可借之而使入。或借之而懼。傷於巧。則不如正也。我有其言。孰若無其言。而有其功。我有其功。孰若無其功。而并鉅其事。蓋人臣不以能言爲忠。而以能爲爲

忠。不以有爲爲忠。而以無爲爲忠。不以爲天下所不能爲爲忠。而以衆爲爲忠。不以見天下所共見爲忠。而以獨知爲忠。明知其機之不入。而故爭之以暴於人。非忠。非望其說之必行。而且存之以解於後。亦非忠。畫天下之便宜。不能令人主一再讀。而竦然色動者。非忠。披肝鬲之。悃曲不能令人主不終篇而泫然刺心者。亦非忠。積念於平時。而尤盡念於臨時。務令人主盡釋其疑。而無不以爲愛我。固善。以威權還之君。而行其致主之志者。也有不憬然而聽者乎。蓋昔趙克國之計。安金城也。始曰。無踰老臣。而不嫌自誇。旣曰。兵難踰度。而不嫌自誇。上屯田。至於盡書數詰。而曰。明主可與爲忠。吾以死守之。不嫌自專。其振旅還也。客說其歸功兩將軍。而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又不嫌抑人以自表也。夫魏相惟上意是稱耳。而丙吉亦惟魏相是同耳。如此曷難爲哉。若克國。乃所謂皎然不欺其志者。吾必以爲忠。出二子上矣。

兵饒

萬曆戊戌會試

問我朝兵餉自洪永生成弘開何其省而
乃今日則愈異矣卒伍漸耗名有其籍耳
給不能數也有意則召募矣餉亦歲增焉
不置親兵者無不寄家丁者若徵此無勝
而費加侈又不暇罷長此安窮舊額既辦
運不足則專倚京運問復請乞遂為年例
籍非泉海也奈何酌之不竭乎議者謂兵
籍之則餉額清簡練而用之則餉漸省封
豈其無抱忠志者而何踵次獎缺此新
師旅繁興度不可加賦以貽虞人員薪之
資匱矣馬價竭矣輸粟贖罪得不償失諸
縮率沮格不可行復用何策濟其窮歟議
許下之東祇請屯田成都之劉巴請鑄錢
葉劉晏轉運今塞下未嘗不屯寶源未嘗
轉運輕重之衡下侵商賈恐過所當則當
夫財非一日能盈之物也必需之歲月而
艾之圖可耶願言採時毋空持文學之論

策術十七卷

兵機一

十七

材之匱起于名實之相冒非獨兵饒然也而饒為甚夫
饒以兵名也饒非其何饒之有欲驟而圖則弊叢不可
問且方乘吾急益不可問更緩而圖究將至于極弊矣
壞而不可為為之此其時已 國初之制中外皆有衛
所衛所皆有屯當征發則取之額軍而足饒亦取之屯
而足自成弘前費省而易贍雖有蠹蝕然可振也而未
有異如今日者卒伍漸彫勾補不清奸宄實而入焉而
饒以詭籍耗急則不能無召募未列于行而安家之費
已不貲而饒且以召募耗 釐置親兵將畜家丁若將籍
為勝兵已而虛有其名費復幾倍而饒又以增置耗無

策術十七卷

兵機二

十八

惑乎民運京運之交竭而以請乞為年例也愚竊計之
今雖調募未能當額兵什一即有加冒未能當屯饒什
一然而不給者何宜執事欲覈實而籍簡練而用以為
清饒省饒計矣兵簡則老弱可汰何至以饒為養濟也
兵練則材官可使何至以饒予貪漁也欲顧覈實須從
簡練始于忠肅之理三營也選精銳立十營歸其不堪
者于伍將皆知卒卒皆知兵而不敢以市人克故無贏
兵自無詭兵無虛饒自無詭饒而冒胡以不清冗胡以
不省誠倣此意推之於天下而令兵有兵用饒有饒所
則何庚癸之呼然此猶居常無事之言也今師旅煩興騷
然煩費雖在 內帑能如泉海之酌不竭乎能不加賦
而用饒無蹈虞人負薪之戒乎饒資之入于太倉者幾
何無浮出乎馬價之入于罔寺者幾何能堅鍵乎輪粟
之鏹能相載至而無憂選法乎贖罪之鏹能使民重犯
法不廉耻相冒乎非獨難繼且于得不償失則計惟有
節縮而緹騎冗員大官冗役內監冗匠一皆自如釜鬲
為患自昔嘆之矣及今而度其所可為與夫必濟之術
儻在執事所稱三策哉漢中平以來諸軍並起無終歲
計曹操用羽林監棗祗議募民屯許下令州郡置田官
積貯充盈操之征伐不勞祗之力也劉備入成都軍用

不足用西曹掾劉巴議鑄直百錢平物價爲官市旬月之間府庫充實巴之力也唐廣德時關中窘甚劉晏爲轉運使分吏督運粟米載舟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大倉轉粟百一十萬石省緡錢十餘萬晏之力也此皆通輕重之權度本委之數酌盈縮之機濟公私之困可謂閑于時務而度越一切之術者矣今欲酌而行之宜先屯田次轉運次鑄錢乃塞下未嘗不屯則名耳我實有田而棄之矣屯實有法而亡之矣不有宋人民屯之法元人海口之議唐人士著之論漢人墾棄地之策乎夫兵之飽以策術十七卷

卷三

一九

嬉也久矣而驅之于却彼何能勤宋天嬉中以江淮兩浙屯田予民而分里築室居之愚以爲必募民耕則流移集而地無遺利如是者屯興民屯矣而無約則如蜚鳥無寧心虞集之議富民能以千人耕者予千夫長萬人耕者予萬夫長顧今民未見爵難爲重耳如倣此意而使偏裨任之效則以秩酬之則屯興邊塞人少豈以一民屯之而輒能實李泌言戍卒有因屯致富而願留者聽家人願隨者本賞給長牒而遣不過數番卒皆土著愚以爲因其所欲而留之則屯興國初之屯籍去久非惟幾輔不可問而所在湮沒勢固不可問也番

係言汾陰蒲坂下河壩棄地皆可田得穀可二百萬與關中埒愚謂準此法行之所在曠土皆沃野也何必守綠鱗圖冊如是者屯興屯舉矣徐而議轉運如晏之知取予行振救可法也嚴教令知四方委任士人不惜小費可法也第歸諸鈔司與離使者而統于總漕使半以上供半以轉糴易耳所謂以大度成大計其在茲乎又徐而議鑄錢寶源廣鑄不必言也淆鎔盜鑄之禁不過一健吏能也唯是新舊錯用上下通行官以爲俸民以爲賦謹收銅之令嚴阻格之條以濟事易耳所謂以無用權有用其在茲乎乃爲貨殖之言者曰力田不如策術十二卷

卷四

三十一

逢斗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則必以屯田不如轉輸矣顧慮以爲屯田不成其害小轉輸不成其害大莽置五均六筦以網利也而均筦卽緣以爲利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也而義和卽與郡縣通奸利嚴爲科禁恐利不歸于上也而吏因侵刻以爲利儻執事之恐助虐也意在斯乎要之孟氏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蓋無政事無一而可有政事雖不轉輸不屯田不鑄錢亦可晏知取予有政事也今之計財者知取耳夫安知予吏爲刀俎民爲魚肉耕桑之業漸少衣食之路益狹水旱之恤蠲賦之不聞筦榷事外科率例奏輸將之利害不

明則費廣于舟車之徭科量之分數不悉則公困于出納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求乘時急則一以徵十十以徵百留州送使何須一槩折徵兩稅三限常以並時勒取徇盜而莫問羽化而不知此亦無政事也微便漕之功于難成之渠起貪功之戈于無覺之敵利害不究其源得失不商其數除吏惟已便何論祿費料工惟已適何論物費論兵取洩怒于一逞錫予獨快志于一朝飭厨傳以歡過客克庭實以媚顯者鬻爵則使滯穀之家菟竊冠紳而下戶愈困重權則使行濫之輩爭爲翔踴而民生滋薄用兵則賞罰不明廟議不

策衡十七卷

卷五

二二

定狐埋狐搢躡前跋後此又一無政事也乃若經費不領于司農私藏率入于大盈泉本流通之物以篋篋而棄幣乃衣服之需以歲月而塵當貢琛效賁之朝爲求金求車之計開進獻之風啓告繆之路所得涓滴所喪丘山天地亦愛其珍豈堪勢奪黔首恃生于貨詎可力征况夫多藏厚亡甚愛大費民固宜戒君豈不然此又一無政事也天子高居簡出節浮浪慎錫予貴戚無金谷之藏左右乏敝袴之私養財甚裕倫德甚隆復何藉于封殖而始足哉儻少減九府之慮移爲三宅之園大小綱維犁然具舉而公卿大夫又交修職業以佐

于下將普天皆富無憂帑已夫錢善操之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卽不能然亦當令一錢得一錢之用役無再舉勞可永逸兵不久暴工不虛糜吏無侵漁民無傷殘此其術已自昔草昧之主且以征伐且以繕治且以制度且以錫予且以休養且以勸相而不聞不足繼體之君如漢文景盡蠲天下租而不聞不足彼何修而若是哉不然尾閭之洩而畎澮之供卽百計然奚盡也

策衡十七卷

卷五

二二

邊防

萬曆戊戌會試

問天子守在四夷存包桑靡有兵革之事甚盛今虜
三世拜曰爵古所未有然所部尚有順有逆有時
順時逆 詔令順則驛逆則絕一歲順則一歲驛
否則絕 廟謨豈不遠哉乃在諸將宜如何西陲
數戰官罷其疲而蜀故無虜患今亦見告汝番制
虜又宜如之何西南則緬甸當便矣頃稍就平宜
若為撫綏者諸內地夷必欲使之長震警候服無
敢後何術而可安南昔人謂封之不如絕今復為
黎自將請 命以都統使調封之不如絕今復為
夷為猛為種為蛋為蠻種類多又海外國無慮數
十行貨于閩粵間得無有他虞否製倭國東南久
始殲之而北入朝鮮則或棄或戍或封或剿議不
齊上赫然致師而煩費久勞亦所不忍此尤策
之所宜亟圖也王者之治詳中國畧四夷顧不得
其四夷不問茲欲總攬長策柔遠能通收放于
其著圖于王會何修而可以臻此

王者之制夷狄必操其權始矣操其權而敵急與急敵

策衡十七卷

卷一

三三

緩與緩戰守縱舍惟我之制而後得與天下安于無事
不操其權而敵急與急敵緩與緩急既鮮暇緩亦虛日
而敵制其權以役我安獨無事而已乎所謂權非雄厲
標悍橫行以逞之謂也兵械誠備將士誠整儲峙誠富
紀綱誠設而內治修也沉幾慎慮靜若淵澄動若發機
而 廟謨定也此道之外盡皆虛僑策雖百工蔑一濟
矣日之制兵者苟幸幾無事因循罷之而兵卒不可罷
意雖不惡策寧善乎故愚以為必有事而可以無事也
蓋自昔之患夷狄者西漢苦虜東漢苦羌唐苦吐蕃宋
復苦虜是皆與國相終始而較禍淺深則宋甚唐次之

漢為輕夫漢時匈奴非不動也西北羌戎非不數侵軼

也而不大為害何也漢之具常修將常選甘泉之警一
聞則細柳棘門之軍可立辦南越之警一開則戈船下
潁之師可卒發先零罕開一警則後將軍可行便宜可
守燒當迷唐諸種反覆則護羌校尉可以威鋤武都太
守可以計散故終漢而威不絀也有由矣我 二祖威
靈震警方外而塞下海上之戍基置星羅中山甌寧經
營于西北東甌江夏僂力于東南控制之方至纖至悉
然且樹七衛以通西域立茶馬以縻諸番建重鎮以屏
全滇土司納款則仍其故俗島夷效命則錫以王封操

策衡十七卷

卷二

三四

縱有宜經制咸備此 二祖之大權也二百餘年蒙安
襲泰雖虜之驚而俯首壇場者三世于茲又何蜂蠆介
鱗之虞哉故緬甸就平則金沙之武不必黠南郊請命
則都統之號不必靳五溪百蠻誠善撫綏則禽鬼獸獮
之舉不必煩海外諸國行貨闔粵誠嚴戢奸人毋使誑
惑則關市之利不必棄即有反覆如播州僅如黑子之
着面耳而曾何當于蕭斧乃可異者朵顏三衛為我屬
夷憫然耳目虜以窺我而我未能詰也火酋蠶食番番
不支將折而入虜我未能鹿也倭奴躡屬國樂浪玄菟
之區兵有未解期而我未能誅也何大者之順而小能

逆昔者之柔哉而今乃焚如哉豈不亦是內治之不修而廟謨之未定歟請言其概夫衛所錄列什伍屯聚且毋論中土卽沿海五十九城非乏也而尺籍空存操戈不任無事則養軍有事則募兵軍與民爲二兵與軍民爲三力安得不竭以朝鮮一隅而徵兵半天下閩浙兩粵騷然矣楚蜀諸夷亦復調發何以示中國强大而逆折邪萌也茶馬之制雖存而奸商以茶予虜虜以予番利權倒持莫此爲甚安在其能制西戎之死命乎九邊屯田鞠爲茂草雖開墾之令時下而空文相冒守陴乘障之士安得不仰給於大農也執事試度今天下有

策衡十七卷

卷三

二五

如虜未靖倭未夷更之數歲當何若夫二祖之畧遠出漢人上而後世之類乃在唐宋下愚所甚惑也今卽未能大復如初亦宜且以蜀滇諸夷付之守臣而專心倭與虜虜嘗逆逆順以款愚我故東款而西掠昔款而今掠而我恐其東之貳也并西而款之徂其昔之恭也并今而款之此虜之所以橫也今之制曰順則羈逆則絕一歲順則一歲羈則絕甚善顧恐疆吏又陽爲絕而陰示之羈耳倭往者亦似順似逆以封緩我故朝敗而夕乞封夕封而朝復寇我欲其封之成也忘其敗而縱之冀其寇之緩也復以封而縻之此倭之所以

逞也今之制曰選卒齎糧一意戰言封者罪無赦甚善顧恐疆吏亦知戰而不知所戰耳則愚以漢言漢孝宣嘗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一入其數反爲欺故虜之情形不可不審矣自俺荅後而犬羊之衆實繁其中向背離合不盡同也誠謀知其情而乘其猜攜其黨不令之合有所邀索毋一切輕徇而後謀可伐款可久也趙營平有言胡之欲與羌合非一世矣故羌胡來往常初使者解散其謀而張奐招誘東羌共擊南匈奴卒破逐之今之番漢之羌也番恨虜大骨徒以中國靖虜不敢曩而且漢實不能庇故棄之

策衡十七卷

卷四

二六

虜耳誠結以厚賞撫而用之令其共致死于虜虜必不敢越番以窺蜀而藩籬可固也張審嘗謂烏孫本與月氏共在燉煌可招令東居故地斷匈奴右臂今自嘉峪至哈密皆燉煌地近瓦剌往七衛衰微不足以當虜先臣陳九疇嘗以瓦剌破馬黑麻矣誠招居其地彼與虜讐必鬪虜虞彼安得舍而窺我而禍舉可乘也營平之破羌也堅請更士屯田武侯祁山之師屢出屢撓至於渭之屯而懿困千里餽糧兵家大忌況踰山海之險乎陽嘉間嘗置玄菟郡屯田六部史稱沃沮肥美宜五穀誠倣此法倭靜則出銳以撓之倭動則堅壁以老之一

二歲後吾知轉輸可罷也漢之經營西域皆用其國兵班定遠之行纔三十六人耳徐幹和恭往助皆不能過千人何事煩中國今度遼之兵已不下數萬而計朝鮮父子兄弟無不欲割乃倭者誠得一班定遠而輯睦其君臣訓練其士卒比及三年有勇知方而戍兵可撤也陳湯副校尉耳其伐郅支甘延壽以都護從而湯計樓船左將軍之攻朝鮮也兩將不相能至煩天子遣使往乃克降下權倖忘起不可不念誠令將吏協心而使相予之譽消清人之詠息則外難可杜也由前三策以馭虜由後三策以制倭倭退并力于虜虜靖伸威于倭而策術十一卷

邊防五

二二

又修茶馬之政復飛輓之法明軍伍之制嚴內地之防攜而誅之服而舍之急緩之權常操于我故可與華夏共無事而偕享太平之福不然我欲靜而彼方動救且不暇其何能安抑又聞之曰合天下之智勇以謀國無不濟也盡天下之智勇以自謀無不敗也今或邊臣苦心畫之而朝臣片言撓之或政府與樞府之指出于此而制府開府之見出于彼欵有成心欲力撓乎羣謀戰無石畫徒取掩于衆口甲乙參商何以當敵又聞之曰內計定而後及外無不弭也內憂深而徒事外無不折也今或邊民苦戰也而益之轉輸沿海苦汎也而加之

增餉採礦之使四出則盜俠生告訐之門一開則里閭駭小民喜亂而不知畏亂士大夫談兵而不知弭兵不先是圖恐因敵而增兵兵未出而內生敵也因兵而增餉餉未集而內生兵也因兵事而收材官材官未盡應而內生心也何以自備劉安曰凡用兵者必先廟戰荀卿亦云從舉進退欲安以重夫廟戰與安重豈直施之治兵而已哉先施之國家可矣則愚所謂修內治定廟議而自操權之說也審若是即舞干羽圖王會可也

策術十一卷

邊防六

二八

遠攻

萬曆戊戌武試

問語云王者不勤兵於遠蓋恐勞師費財禍累無已也然有苗之征鬼方之伐即帝王之世不能廢何勇兵法以去國越境而師為絕地乃犯之而勝者多矣有違衆而破烏丸者有刻期而下遼東者有以三十萬衆破突厥於黑山者有以三千騎襲定襄破頡利者有以節發諸國兵定莎車者有請募勇士作僱箱車討定涼州者安在越境之必絕哉然而英雄之士舉天下全力困於高麗即我國家神靈郡縣南交亦旋而章之何以其易若彼其難若此也夫兵誠忌遠乃又以自戰其國為散地則近又未必利矣果勝敗之數別有所由不係于地歟孫子有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夫能以遠為近其方畧何如願諸士究言之毋徒制近事而以不勤兵為解也

兵無定形亦無定用無定形故縱橫出沒相乘而迭出難以遠近程也無定用故闔關操縱代運而不窮難以

策衛十七卷

遠攻一

三九

方域拘也夫惟善兵者策出于萬全慮周于必克能逸能勞能靜能動能合能分能常能變謀之廟廊券之邊鄙散之四夷收之中央近戰可遠戰亦可以近待遠可以遠待近亦可觸靡不摧蹴靡不仆神乎神乎至於無方此兵家之妙筭也而世之議者以為譚兵易決勝難決勝于四封之內易決勝于四封之外難茲其故可知已飛芻輓粟千里肩摩中外騷擾以奉戰士其甚者三十鍾而致一石則轉輸難至也山川道里曠絕幽遐兵勢敵情朝昏倏變則間謀難精也懸軍深入卒與敵逢清野堅城相持歲月欲掠無資欲歸無路則進退難據

也勞逸之形既不相如客主之勢又甚懸絕敵兵益集

我衆日孤則恒怯難鎮也履露蹈瑕幾幸萬一首尾衡絕聲問不通則救援難及也故兵法以去國越境而師為絕地勤兵于遠王者戒焉茲二說孰能易之雖然猛獸之跑吼于原野也其初以為無害與人無傷也俄而窺藩則格之難矣俄而入戶則格之又難矣故夫拒猛獸者與其門庭則不若藩籬也與其藩籬則不若原野也易之言師也固明以行險訓矣夫險非兵之所得諱也有苗之征鬼方之伐帝王豈樂勤兵于遠者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容民而蓄衆耳三代而後窮兵黷武而

策衛十七卷

遠攻二

三十

敗者多矣乃其勝者亦自不乏蓋有度我之可以制敵而勝者有度敵之不我虞而勝者有度可以衆戰而勝者有度可以不待衆而勝者有度可以用中國兵而勝者有度可以不用中國兵而勝者度我之可以制敵而勝者司馬懿也公孫淵叛據遼東燕薊益岌矣懿請以百日往百日攻百日返六十日休且設為三策以料淵而淵果如期授首矣法曰用兵者必審敵之虛實而趨其危懿實有焉度敵之不我虞而勝者曹操也操欲征烏丸諸將皆以道遠不欲行操獨用田疇計由無終至柳城出其不意一戰而誅蹋頓法曰行千里而不勞

者行于無人之地也則操有焉度可以衆戰而勝者裴行儉也行儉率三十萬衆以誅突厥都護蕭嗣業方奔北矣乃伏兵糧車以誘虜合衆大戰卒擒其酋溫傳等以歸法曰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行儉得之度可以不待衆而勝者李靖也定襄之役靖僅三千騎耳頡利顧大驚謂兵不傾國來靖安敢孤軍至此遂脫身遁而虜衆大潰法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李靖得之度可以用中國兵而勝者馬隆也西羌樹機能及隴右騷動衆莫敢任也隆請募精兵三千人製偏箱車轉戰經年竟破降之法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如鳥擊

策衛十七卷

遼攻二

三三

如赴千仞之谿隆蓋計之審歟度可以不用中國兵而勝者馮奉世也奉世使西域屬莎車與旁國攻殺漢使橫甚奉世以節發諸國兵斬虜名王威加異域法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奉世能辦此矣夫此數子者皆犯天下之所難與兵家之所忌而大戰大勝小戰小勝威震乎裔疆而名傳于殊俗其故何也蓋嘗論之遠戰有所難亦有所易選卒輕齎因糧于敵野積露棲皆吾外廩軍儲不易供乎并銳養威伺彼懈情救左擊右救右擊左彼無所不守而我無所不攻間隙不易乘乎士卒背鄉并去親戚以將帥爲父母吉凶禍福呼吸相

關士心不易聯乎入境既深勢不得反顧有進死無退生意氣不易振乎披敵腹心奪其險要形格勢禁莫有鬪情曠日持久變且內生情形不易屈乎蓋兵無全利亦無全害有難而反易有易而反難善用之則窮荒絕徼之外成敗得失辨于毫芒動中其符謀合其契雖有百萬之師千丈之幟拔而覆之堂上不善用之則倉惶周章舉動乖迕眉睫不及窺堂皇不及備四境之內徒以藉寇而資盜耳何問其他故夫勝負之樞縮于方寸進退之輟轉于機權不可以一途拘不可以一端盡有仲達孟德之智則白狼可登玄菟可躡不然則大業之

策衛十七卷

遼攻四

三三

所以困于遼東也有裴獻公之謀李衛公之決則陰山大漠可掃穴而空庭不然則李陵浚稽之覆轍也有子明孝興之敢任則玉關而外秦隴而西可使內屬以斷匈奴右臂不然則王韶熙河之末路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乃屑屑焉論封域之殊較遠近之槩不亦悖哉若必以近可恃遠可乘則陳餘泚水之師視信耳千里轉鬪者其勞逸何如張步臨淄之守視耿弇孤軍獨進者其緩急何如而胡以圍墟身像一敗而不可復救也故兵法雖貴以近恃遠然又以自戰其國爲散地兩者固相挈而衡矣或者曰唐太宗之以神武定天下也兵未

嘗挫而卒困于高麗非以遠耶夫太宗蓋有所忽而輕用之也又有所狃而黷用之也千石之弩爲鼯鼠發機或反有不中穿楊之技射楊葉而不止弓斯撥矣國家威靈暢于四裔大兵肆征直窮斗北偏師獨克遠盡日南卽虞帝干羽殷宗撻伐蔑以加矣獨南交屢叛卒棄其地豈所謂鞭之長不及馬腹乎然而張英國三入其都擒其僞王如振槁然成山衄安遠陷惜用武之不止也夫寧以南海北海風馬牛之不相及哉乃在今日有足訝者申許之戍既未有解期矣九邊吏士無以一矢射長城之北而遽左一出塞遂覆其軍愚恐懲羹警

策衡十二

遠安五

三三

噓且將撤籬離棄屬國僅僅爲自保計矣夫飛江天潢則滄溟不爲廣聽鐸望氛則重壘不爲遙躡駟跨參則窮髮不爲隔計非詘也犀銳相角則長技五之瑱環相狙則貨賄百之橐鞬相逐則閭士倍之具非乏也而廩廩虞負者何也愚以爲今之用兵有所甚難而前所稱引不與焉夫卒不素練以其將予敵故自古出師朝發命而十萬之衆不日中而具矣今倉卒徵兵尚在萬里之外羽檄之遲留舟車之淹沮計不歲月不能成軍爲將者將張空拳而搏乎則難在集師夫兵貴拙速未觀巧之尤也今東征之役業已踰歲而吉語杳然夫久暴

師則銳氣浸挫銳氣挫則智計浸塞挫銳塞智何以待敵則難在持久昔太公告武王立將之道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夫君命有所不受況其他乎而今百人令而一人行或言當深入或言當堅守或言當留屯或言當撤兵或言當撤北兵而留南兵當事者將誰適從乎則難在決策昔亮不以故而追參軍之戮睨不以親而貸督護之誅今天子之賜劔曾不敢輕用于一慢令之百夫長況其上者乎夫三軍有進死無退死奈何能驅之赴堅敵哉則難在立威前代用九節度四經畧皆以致敗今南北異將異將則異心異心則人

策衡十二

遠安六

三四

有功欲攘之已已有罪欲移之人智不用之料敵而用之脩却勇不用之馘賊而用之爭功則難在同力成功之難大率坐此非遠討之罪也蓋孫子有言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夫能轉遠爲近則處絕域若閭井居遐陬若衽席正今日困倭之長畫矣夫議者之所爲患苦遠討者無他以所役中國之兵所居異國之土而所守又異國之郡邑也則見以爲遠而智者謀之則皆可轉其勢而爲近夫朝鮮與粵之後雖人力綿心懷然彼固右渠高官之遺教豈遂不可整頓耶謂宜至誠懷拊令不我疑選我偏裨中一二閑將畧者分領其兵訓以戰

法且戰且練不半歲化爲勁兵矣如此則屬國之兵卽吾兵也屯田之議久行矣而未聞有成效也或謂我兵故多遊惰奈何能如南畝事夫事固可習治田卽勞不猶愈于抱楯饑死乎謂宜簡士卒而分用之其精悍者專操戈而駑敝者專耒耜戰者衛畊者則畊者無蹂踐之憂畊者供戰者則戰者有飽腹之樂我兵甘食其土之所有不思歸矣如是則屬國之士卽吾土也聞屬國無城可守故賊取之易若拉朽我師屯守其間未得安枕臥也今誠擇要害郡邑督彼繕城圉旣堅賊銳則嬰城而守賊懈則出奇而擊戰則無衝突之虞守則有策衛十二卷

策衛十二卷

遠效七

三三

知人

萬曆庚子順天

問書聞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則知人之明蓋非天下之至聖不能而後世君子有于假託敗法中而知之者有于尋常庸衆中而知之者有于屑然雅堅時而知之者豈帝堯之所難通彼之所易而其明哲反出于帝堯之上耶抑別有他由也然自古多微知人之難而絕不講知人之法獨孔子云不以言取人而德可以勉疆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言必出于天資又胡與孔子之訓相認哉且知言以知人誠關係世道否多士家第也久行將用世想推轂于乘矣請極言之

知人之難帝堯以爲然卽一庸人亦以爲然然帝堯之所謂難非庸人之所謂難也庸人謂天下之賢者寡而不肖者衆相欺之巧千相炫之形萬而吾一一而窮之策衛十二卷

知人一

三六

也難此其難難在人者也乃帝堯之意不然謂吾誠如明鏡了然于胸中不惟大都之妍媸畢照而分量之毫毛亦析而吾心如明鏡之了然也難此其難難在已者也如庸人之論則必天下皆賢而無不肖而後知人始易則知人之難直聽之而已矣如帝堯之意苟于天下之賢否猶混則吾心之明蔽可知蓋必至于知人而自修始盡是教天下以哲非阻天下以難也乃天下憤憤之庸人反援堯以自解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而况我輩乎則堯之一難蓋禍天下極矣不知帝堯之難正以天下多庸人耳其無意乎知人者勿論卽其有意于知

人者自閉甚牢自持甚正預設不然之疑雜以不一之試方謂防奸已周及天下之大奸至不覺從容而入于其中矣廣諏而收之卑躬而延之揚之以芳聲實之以殊寵方謂待士已渥及天下之奇士至或默然不自得而去矣凡此者皆庸人也則帝堯安得不以知人爲難哉何也彼蓋外而求賢不肖之迹未嘗內而求吾心之哲也夫迹亦何嘗之有意有所重奸人耦意而成行時有所尚奸人襲時而樹標以相合者爲賢彼不趨附而同以不合者爲賢彼借他端而犯疑肖之狀萬變而猜防之術何施至于豪傑奇偉之士必有獨至之妙藏于

策衡十七卷

知人三

三十七

微渺知之者謂之知己而高官厚祿不與焉往往或負其奇而敢冒天下之不韙以自雄其最高者反習世俗之趨以匿其嶽嶠歷落之氣而世人視之僅與尋常無異則迹惡足以知人哉知人亦係乎哲矣哲者不藉聞于人言不借助以機數忽然自擊之下自有心開膽破之神匪直愚者不能掩蓋其短而賢者亦不能遜其精光匪直賢者願罄竭其長而愚者亦自呈其不肖無端無紀甚微甚圓而非可以口語形容者也顧其所由以哲者固不盡由于學亦不盡由于天資管仲三戰三北分財利多自與殆鄙陋無能之甚鮑叔皆賢其情而非

以平日相暱之故而覆護之韓信淮陰一市人耳家貧無以爲業蕭何甫接談而知定三秦并天下非信不可而非以爲僅僅一將之任富弼年方十齡往見呂聖功卽許其異日功名富貴當與已埒且德望更邁而非徒奇其頭角之不凡一知之于瑕纇之中一知之于落魄之日一知之于童稚之時而錙銖之不棄此三人之節之聰哲縱堯之知舜亦不過是而三人實未始學問也是誠天資勝矣如以爲盡由于天資乎非也蓋學由急焉孔子云不知言無以知人夫言于不知言者之前最易欺者言也言于知言者之前最不可欺者言也試使

策衡十七卷

知人三

三八

其中無所有也而鋪張于言則言出而鋪張露矣試使其中所未及也而彊勉于言則言出而彊勉呈矣試使其中有所諱也而其言蓋觀其蓋而知其諱也試使其中有所盈也而其言下觀其下而知其盈也若言其所自得也麤陳之而其味長也若言其所已到也偶發之而其力寬也若蓋藏之意消則侃侃之象多矣若謙冲之心勝則喋喋之態遠矣不肖者一言亦醜千萬言亦醜賢者一言亦佳千萬言亦佳不肖者故作賢豪之語而不肖愈顯賢者故作庸衆之談而賢豪愈見卽一鄉之善士必不能彊道一國善士之境界卽一國之善士

必不能彊道天下善士之精神低昂稍隔于心胸淺深旋判于口吻而吾直之于入耳間矣知言如此顧非學歟何也明哲者心之本體也而有所蔽者有我故也我之垢染未淨則天下之百欲集矣我之伎倆未消則天下之萬善隱矣我見已徹而念猶未歇而六通四關之途遙矣惟無我之極而待其聲之自感真如太虛寥廓而鶴唳鴻嘹燕喃鶯語以至百鳥之啁 嘈各各自鳴其小大焉而知人直易易耳蓋無我而後知言知言而後知人此堯之所謂哲也此堯之所謂難也此堯之以心學詔萬世也自後世知人之學不顯將聽夫賢

黃術十二冠

知人

三十九

者自賢不肖者自不肖而懵焉不辨而偶有一二知入者出輒謂神奇而歸之于天資夫天資之勝者雖殊絕于庸人而較之從心學中來者則相萬也鮑叔能知管仲而未必知孔子之大蕭何能知韓信而未必知管仲之偉呂聖功能知富弼而未必能知韓信之奇蓋天資勝者雖有所明必有所蔽明則若數黑白蔽則杳隔丘山自古魁然豪傑當必有不解之語而知言之學寧不大哉嗚呼清明豐亨之世當塗之士雖洗滌功疎而類有一得操一得以程天下而言有定衡才有定品逮乎晚近惟敢于自許者人亦以此許之口譚龔黃卓魯而

世遽曰此循良也口譚孫吳衛霍而世遽曰此知兵也口譚濂洛關閩而世遽曰此知道也口譚子長屈原而世遽曰此知文也藉藉之稱炎炎之勢悉從三寸舌謗謏中得之相沿相煽日滋月長何也世無知言者折之也于是乎至言伏而豪傑之氣結矣天下安得而不衰乎大抵世治則知言者在上世衰則知言者在下知言者在上舉世有一知言之人便足以辦一世之天下矣愚有深感焉

卷一百一十六

知人五

四

國法清議

萬曆庚子順天

問上有國法下有清議治世所並重也通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何歟漢宋之初有國法有清議最稱治安其後清議漸明國法漸微又其後相激相爭若警若敵而國法隨之其間分合治亂之故可得而詳言歟明則以來上采芻蕘下獻芹曝令甲所載天下泰如晉重益庶幾不議之風矣迺者微有與同漸茲唇吻上與下不盡字法與議不盡合識者抱漢宋末年之憂此其責安在夫下故激之下過也上故抑之則非盡下之過也上下誠交任其責使國法清議合而為一其何修而可昔人有欲積誠感動者有欲不分黑白者又有謂朝廷行事當采衆論者有謂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故清議在下者不識亦可仿交修救時獎否願與諸士切磋究之

天下所以相維而不亂者法與議而已法者慶賞刑威人主所與天下共故法曰國法謂非人主所得私也議

策衛十七卷

國法清議

四十一

者是非可否亦天下所與人主共然而議之名二有朝議有清議下議之上行之夫既行之則無復遺議是議不在下而在上故曰朝議謂朝家所必資也下議之上不必行之雖不行之而議猶未已足議不在上而在下故曰清議謂濁世所必起也故夫真好真惡在心而自不能隨聲倡和者清議耶真邪真正在目而自不能無招招翹翹者清議也動觸文罔力既無可奈何而舌猶在者清議也耻與羣邪為伍而嚴藩離明流品者清議也故清議不可無亦不宜有不可晦亦不宜明無之能令其國亂而有之亦令其國衰不明則波流漸靡間且

有蠅附之黨棄而為姦者而其國危過明則樹幟立幟

間且有虎視之羣因而為羅者而其國亦危是以善維清議者令其輔法而行不令其離法而名也輔法而行則清在法離法而名則清在議法清則上下俱泰議清則僅足以潔士君子之身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法與議合則不謂法而謂道議皆廟謨而庶人何有乎故夫國法清議兩相成也亦兩相觴也合則治分則衰爭則亂泯則亡自古及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初約法三章而蕭曹守之與清淨寧一之議合追其中葉武帝雄畧而下議修宣帝綜核而下議刻至于元成哀

策衛十七卷

國法清議

四十二

平上持一法下持一議益判然不相謀遂使王莽乘之而盜其國然猶得反新為漢者得箕山之節桐江之絲清議所留也及東漢末造黨錮法立善類駢首皇甫規以不與黨人為耻范滂以得與同禍為榮天下公議不勝詘而中外掩口毀方求合清議泯而漢亡矣薛方辭曰小臣欲守箕山之節嚴子陵釣富詩云桐江一絲係漢九鼎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與黨范滂以黨人就獄曰死日願埋首陽山宋初立一法必問外議何如故其忠厚規模進越前代而後稍陵夷也熙寧紛更廟堂以為是閭閻以為非元祐改革當事者以為可深慮者以為驟迫至紹述論起黨錮禍烈而其清議僅寄鵠

石之安民又其後也主和主戰若兩敵然而賣國之姦

嚴操刑以箝天下之口清議泯而宋亡矣

章惇等創為紹述之說追

理初議罷新法者于是司馬光等見斥刻石禁錮諸賢安民不肖縣官徒之泣曰但免錮安民二字于未恐得罪于天下

由是觀之創業之君閱歷既深觀聽自逖法

規百世而議不廢臣夫故其幾常合而其世常治迨其

既久上之持法未必盡悉民情下之持議未必盡歸主

德故其勢不得不分矣迨其既分人主與左右之好惡

必伸于上天下之是非必伸于下故其勢不得不爭夫

以簾陛閭巷之疎逖與密勿爭其數不勝也以唇吻之

腐與鼎鑊刀鋸爭其數不勝也則勢不鉞口結舌毀冠

策衡一之卷

國法清議

四十三

裂冕固不止漢宋不亡又何待哉我二祖之所創垂

列聖之所遵守法出畫一而悉本人情議出芻蕘而

悉歸國是是以二百年來賞則華袞威則鈇鉞羣吏兢

于殿最四民效其灌輸國法如此其明也官有論鄉有

評冠可掛不可溺鼎可烹不可廢清議如此其重也論

定而後用舍議定而後興革有賞罰無愛憎有議論無

罪言國法清議如此其合一也是以上之精神通于閭

閭下之疴癢徹于旒纁桺兕不至外縱市虎無從中移

主臣一心遐邇一體天下稱極治矣迺近者一二新政

頗異昔時識者有隱憂焉自茲并倡掎角之謀而遣使

之議始不及廷紳自貂璫竊威福之柄而緹騎之典始

不質公評自廷推大僚輒從中寢而持衡之吏始相顧

而咨嗟自簡用臺諫久不報聞而敢言之士始相戒而

動色遂至空署未必衆棄也自乞留不可乞易播不可

而議公非者始悒悒矣恩出內降未必衆共也自裂麻

不可焚詔不可而議公是者始紛紛矣況乎上所稱良

下指以為姦下所稱直上斥以為黨

蘇轍韓鞫臆記

希內使之薦牘非不微顯擢也而清議所損辱甚于撻

矣批逆觸忌嬰狂狷之木索非不至戮辱也而清議所

歸甘甚于飴矣諸如此類未易悉數要之國法清議雖

策衡一之卷

國法清議

四十四

未至如漢宋之分然未可謂盡合也雖未至如永康紹

聖之爭然其勢必至于爭也我皇上躬神聖之資當

鼎盛之年超然遙觀萬里若瞻淵然獨慮八方如馳夜

半按大璫寘之法天下稱斷焉豈宵人盜臣譟譟者而

顧不察乎日中步禱為民請命天下稱仁焉豈仰屋額

天嗷嗷者而顧不恤乎愚以為有君如此而堂陛未孚

靖獻靡效亦人臣之過也激則潰旋躁則攘袂潔之以

為名暴之以為節而不知虧主德禍國家亦人臣之過

也清議愈明攻之愈急立法愈峻執之愈堅始猶掩覆

繼益疑忿既已疑忿遂無顧畏誰生厲階漸不可極亦

人臣之過也然而於社稷亦有不利者焉人臣而思爲補過計人主而自爲社稷計降心相從以圖交修乃有廖耳夫蠱壞矣考以有子子以幹父猶可挽也蹇難矣君曰朋來臣曰匪躬猶可濟也今之時何以異此是故程顥之爭新法也重在積誠韓魏公之持國是也不分黑白吾取以爲下法焉我誠楊綰卽大臣且損駟樂而何有于羣小我誠劉昆卽暴虎且北渡河而何有于狐鼠上有所溢怒而必伸其法則無務越俎管之用正納牖可徐圖也下有所溢寵而時竊其法則無務哆口挑之不惡而嚴可潛消也故欲爭新法則莫若修實職而

策衛十七卷

國法清議五

四十五

以不爭爭也我誠狄梁公卽陸博自混而王佺可誅我誠溫太真卽謬爲設敬而姦逆可剪不必明君子而後爲君子則俊及顧厨之名可無標也懼名立于下而禍歸于上也不必斥小人而後非小人則茅拔距脫之詩可無作也懼此有所激而彼有所乘也故欲明清議則莫若撤藩籬而以不明明也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爲先劉元城曰晚周東漢上不能主公論于是清議在下吾取以爲上規焉成心可釋則既廢之魏尚何難復用貪心可去則言利之萬紀何難遠斥母執自用爲獨斷則聽睹公聽睹公而注厝且自當

也毋認剛愎爲明作則操縱審操縱審而意氣且自平也以此持法法卽所以爲議而議何從生情有所抑鬱則議吾誠以人情爲夢卜則用舍各當而何所不宜情有所沮塞則議我誠以疏諫爲韋弦則獻替畢效而何所不暢茹江納海斯爲百川王吾母務防川設壘而涓滴皆吾用也明目達聰而後元首尊吾母務蔽旒塞續而幽隱皆吾徹也以此主義議卽所以爲法而法何不宜夫是之謂法與議合而道化隆也臣與主合而交泰洽也然而人主常操可合之權人臣常處不得不爭之勢人主以貴下賤撤肺腑忘形骸其合常易人臣以道

策衛十七卷

國法清議六

四十六

事君伏閣叩關苦口逆耳其合常難人主重在社稷合則安不合則危其所係常急人臣惜其名節合則留不合則去其所係常緩人主與人臣爭未有不勝者勝則諧未亢而鴟張忠良抑而蟠伏雖然于人主何利人臣與人主爭未有能勝者不勝則逮繫受辱笞箠受辱誅夷受辱雖然于人臣何害人主雖勝然衆實有心威不可劫不土崩則瓦解耳

風習

萬曆庚子順天

問一道德同風俗聖人之盛治也三代以後風習之盛無如東漢之義節晉之風流宋之議論而國家隨受其蔽千載之下有遺風焉然當其時已若其非而思變之矣而卒不能變豈風習之一成如江河之不可返耶則則風俗之變亦自有奇而變之者難耶國家二百餘年上無異操邇來風習漸見麗漸而莫有定名意者持勝大勝而好名之爲累歟夫盛名之下雖難副而名與實常相因今茲好名者之實何在其與東漢晉宋之所尚同歟否歟東漢晉宋之風習與其國運相終始而不可變則今之風習亦遂不可變耶大抵士人優游家食可以肆志一出而登朝則風習同異人品天爵願諸生詳之

嘗謂風習之起多始于賢智賢智者無所因仍依藉直

以一人立新異之標則舉世而趨之及夫相煦相濡羶

笑衙一七卷

風習一

四十七

悅蟻附而風習已成于是說激之瑕額日繁而中庸之

大道漸遠且新者舊而異者常矣則舉世而病之至于

舉世病之雖途之人莫不有瞪目不平之氣而翻然更

始之思顧其風習有可得而變者有不可得而變者一

視乎天之精神所在而已何謂天之精神無論昌明之

世與夫晚季之時而其間必有一種殊尤絕異磊落俊

偉之人則天之精神所在也是人也生于風習之中天

正滋蔓其勢而衍其流或以亂世亦或以濟世則其風

習不可得而變也是人也生于風習之外天正以世道

消長之會付焉而爲之厚集以敵羣枉則其風習可得

而變也請極言往古而論今茲可乎大抵三五以下代

有趨尚而風習之尤者則東漢之氣節晉之風流宋之

議論也自桓靈政荒而甘陵南北部起繼以李膺范滂

諸君子抗憤題拂猛作砥柱犇直相煽朋徒雲合自公

卿以下悉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當其時苟可柔而恬之

以一殺其風裁誰不願歟顧朝野不入于其黨者類多

碌碌尋常之人而李膺范滂輩一片善善惡惡澄清天

下之志真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是一世靈秀所鍾

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諸黃門之毒可以殺其身逐其

徒而不可以絕其風雖以曹操之奸雄猶憚名士而疆

笑衙一七卷

風習二

四十八

忍一區區之禍正平自晉武平吳天下晏安王衍倡風

流之宗揮塵玄言浸以成俗而神州自是陸沉當其時

著崇有之論闢名教之樂慨然思東而軌之于正者甚

衆顧晉以風流敗畢竟以風流存凡樹偉績建遠猷者

皆風流中人如王導如江右之夷吾謝安朝發東山之

嘯夕奏肥水之凱卽其次者亦皆遠性風疎逸情雲外

舍是雖有賢才所持甚狹無係安危則王道謝安輩乃

六世靈秀所鍾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餘風之長終六

朝而不能變宋以忠厚待士士咸得伸其口舌寶元慶

曆之間談鋒漸起至于神宗銳意太平用王安石立新

法而燁然盈庭矣夫議論既繁國是不立固宋之所以衰也顧其議論之臣夫豈容易二程紹聖學而趣操立軌二蘇悟禪宗而聰明絕人雖安石之執拗自用而學術亦自奇偉蓋一世靈秀獨勝而天之精神允萃焉雖欲默默得乎茲乃有宋人才之難及而不可以爲風習之敝我 高皇帝立綱定極遠邁前代無偏無黨邪正較然蓋二百餘年猶一日也邇來 國無重臣人自爲操弔詭闖巧飛聲騰譽岐路之中又有岐路頓成一風習矣試綜其實有如李膺范滂雖非中道而鐵石貞心至殺身而不悔者乎有如王導謝安雖微瑕時見而雅

策衡十七卷

卷三

四十九

量遠致臨大變而不懾者乎有如王安石雖執拗大過而生乎學問白首而不渝者乎夫古人濟世者之奇勿論卽其足以亂世者非有堅僻之學術亦必有矯虔之氣力而今皆無一也直以浮僞塗耳目已爾彼靈秀安在乎意天之精神不屬焉嗚呼天之精神不屬之圃風習之人將屬之變風習之人矣夫變今之風習者操何術歟不過曰彼以僞我以真也真之勝僞若日之消水水之滅火而每每不能勝者何哉彼暮夜多故人而白晝蕭然以附于懸魚瘞鹿之清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接以禮何傷也則以真濁而勝僞清數不得也彼仗馬不

策衡十七卷

卷四

五十

敢鳴而微借纖細以托于折檻排闥之直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曲以全何傷也則以真曲而勝僞直數不得也彼驚猛慄悍無故發大難之端而陰有所營也剛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靜毋激也則以真怯而勝僞剛數不得也彼詞諂閃變滿目多自喜之色而要非其質也才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靜毋動也則以真無能而勝僞才數不得也彼高談性命不牽于俗士之常而衒影則多愧也雅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安居飽食亦道也則以真俗而勝僞雅數不得也蓋僞者猶挾一虛名以聳動天下而真者孑然庸陋而已焉則僞者益以增重而其風寧不孔熾耶及僞風之熾乃曰彼固不可撲滅者也不知此庸之不能勝僞非真之不能勝僞也然則陶物振俗意者在真君子乎今之僞者與昔之僞者異昔之僞者儼然粉飾于迹而未必純然絕累于心蓋心與迹判耳而其僞甚隱今之僞者于廣衆則矜莊于一二則肆意迹之中又判焉而其僞甚粗誠有君子洞洞屬屬矜然浩然聖賢爲徒捐軀許國縮結于方寸旁達于百行纖疵微累洗滌俱淨卽相較聲迹之間亦燁然綿備如錦爛繡錯敗紫無色彼浮僞之徒安得不奪氣乎古之人有幾之者司馬溫公是也然

以真勝偽則勝之形猶在無論君子常疎小人常密而
偽者亦思復勝只天下有以真勝偽之形而天下亦春
春多故矣然則真尚有所不可欺非也其必直而大之
君子乎洗心澄慮審修默養薰然慈仁曠焉大觀不以
邪正起見不以同異分途削去聲迹時用微權使浮偽
之徒意消心折咸自醜其不肖而泊然入于吾範圍之
中間有不悛稍加鋤剪則偽者亦真偽自無黨偽之黨
既化真之名亦不立古之人有幾之者秋梁公是也顧
梁公處汚濁之世惟穢迹銷聲善藏其用是以得志今
之君子處好名之世舉世惟迹之知迹不彰微訾垢輒
棄衡十七卷
五十二

恐未及排空凌霄而六翮先已摧剪矣嗚呼今之世
為司馬溫公可以致身于當塗而未足以有所轉移為
秋梁公可以有所轉移而恐先不容于天下亦難矣哉
雖然風習之中既爾間則上天微意良可窺見一道
同風夫豈無人乎哉

道運

萬曆庚子順天

問言仁義自孔門始先正稱其賢堯舜之一端然孔
子言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孟子輒並言之黃勉
齋解之極詳可謂闡明且魯論詳仁七篇詳義其
立教又若有專主河敷厥後言仁義者紛紛去孔
孟之旨遠矣至周張二程首言主敬朱子集其成
從容禮法沉潛仁義而道始著迨詞章日盛本原
漸失國朝名儒如河津徐子東粵皆超然獨詣
至除姚弋良其功力更約夫主敬禮也良知智也
昔有言仁失後義義失後禮禮失後智者其說誠
然然自今觀之仁義禮智若迭與離世何也近世
儒者謂造化之運不得不然信然今學者又一變
矣尚玄解者談名理尚經濟者務名高律其身則
晦闇玄冥時則鮮效諸士族之今日所當繼禮智
而維仁義者安在吾甚願與聞焉

斯道之運天主之聖賢順而承之運之未至聖賢不得
而彊名也運之既至聖賢亦不得而彊秘也是故太古

策衡十七卷

道運一

五十二

其道行而其名忘譬則于闐之國璞者琢者柯者斲者
無非玉也而忘乎為玉也中古其名立而其道明譬則
良工剖之英匠別之是為瑤琨是為球琳而後知其為
玉也似玉者不得溷也迨夫季世其名存其道晦道晦
矣而名亦遂清譬則大丹弗耀而燕石鼠腊始冒十襲
以賈笑名則是也而玉非也嗟夫此亦天為之耳所貴
乎真儒者善承天而已今夫天有元亨利貞而人得為
仁義禮智其說莫辨于易易之贊乾元曰統天而其解
元亨曰元始而亨即始則必亨而仁則必義可推也即
統天而其統仁義禮智又可推也古今稱盛治者莫如

堯舜自今考之惇睦慎微無一非仁命九官誅四凶無一非義迺其授受之際不曰仁義而第曰執中已耳至孔子始揭仁義之名中其太極乎仁義其兩儀乎不分兩儀則太極不著不分仁義則一中不傳紫陽氏曰夫子賢于堯舜此其一端是已然孔子言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未嘗並舉而卒互見一以貫之道也聖人之言遠如天也孟子兼言仁義則不得不兼爲我廢仁兼愛廢義不直則道不見也賢人之言近如地也孔子性道不可得聞而文章皆性道且罕言且欲無言矣迺孟子道性善驗之情又驗之才驗之故又驗之利卽兼言

策衡十一卷

道遠二

五十三

猶畧也故論孔孟者以時位不以異同黃勉齋之言蓋獨觀其深矣要之孔子之教以仁爲宗舉仁以統義也孟氏之教以義爲宗集義以體仁也譬之易然魯論主仁其猶伏羲首乾乎體立而用無不該先天之易也孔子先天而天弗違是故可以用可以舍可以舍而復用可以用而復舍無方無體妙乎其時矣孟子主義其猶文王首震乎因用而可以識體後天之易也孟子後天而奉天時是故辨辭而定辭受辨職而定進退去則不可留召則不可見亦步亦趨契乎其聖矣嗟夫孔孟之教昭如日星而何後世之紛紛也其他踳駁背馳不足

置辨迺韓子開邪宋儒稱爲孟子之後一人而原道一書首以博愛謂仁則見情而不見性矣金陵居常自許嘗曰迺所安必孔子之言而至辨義利則謂利陰也當隱伏義陽也當宣著是陽爲義而陰爲利若可爲矣明允尊信鄒孟正辨金陵而其自著權書謂爲仁義之窮而作夫使權術而可續仁義也則蘇張亦可比迹湯武豈不謬哉是以其致用也上書及門枉尋之履錯矣放逐憤鬱處約之誼乖矣峻激元厲一體之懷窒矣新法紛更神化之理昧矣申韓刑名慘礪之習溺矣縱橫自恣功利之錮深矣其遠仁義不旣甚乎此皆性道不明

策衡十一卷

道遠三

五十四

學術舛駁曠誕病內檢桺踰外益自漢季毗晉玄譚浸淫以至于此迨宋周程張朱出若首以禮爲宗張子本禮立教二程居敬窮理仲晦氏集其成而闡繹之其大者如博採主敬諸學以補小學工夫復著家禮一書以謹名分崇愛敬爲本持之脩身齊家推之崇化導民蓋集義存仁而體驗最真者也故曰從容禮法沉潛仁義雖謂孔孟宗子可矣而其後不能無敝也繩趨尺步者迂而不知變摘句尋章者博而不知約守常則裕應卒則踈藻績則工超悟則闕于是我 國朝諸儒起而維之河津主復性餘于主謹獨東粵主天理至文成首揭

良知視諸子更加約焉其言以虛靈爲知以自然發見爲良以私欲無障爲致以物物得所爲格今考傳習錄所載蓋卽所謂不學不慮而達之爲仁義者此其用功最要者也聞發朱子所未發卽謂朱益友可矣統而論之仁義禮智一理也其大原出乎天而其晦明通塞存乎人出乎天者若相禪焉以主斯道之運存乎人者若有所乘焉以掘明行之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若春夏秋冬本一氣而時迭運也若木火土金水本一原而時迭旺也若元會運世本一字宙而時代遷也天與人合理與數值卽聖賢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近世儒者所謂

而求維之之策愚生何能知之然愚聞諸先生長老謂揆諸天運良知之後信當代興其在今日乎夫信爲言實也信在五常猶土在五行本無時不貫而烏乎興之蓋抹修者莫如節抹文者莫如儻抹虛者莫如寔是故執瞽者而問以白必曰皞如問以黑必曰黹如至示以黑白則不處也今學者抵掌而譚將使夷齊孫仁由光讓義而一旦介乎富貴貧賤之交能炯然智不昏神不亂否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否是故實見宜崇也適萬里者風波不警盜賊不懾稅駕而後卽休志定故也今學者始未嘗不仁入義士自命而後卒背馳者名羶則移路岐則移挫浮議則移望時藉而左右袒則移苦堅忍而樂解脫則移是至之途一而移之端百也能不半塗廢乎是故實志宜持也司馬光自言平生行事不可言者必不敢爲其躬行真也今談說躬行判若兩塗著書立言滿腔惻隱而浚脂推筭曾顰顏乎標名樹幟泥塗軒冕而拂鬚漆指曾汗顏乎使儒名不信天下自斯人始是故實履宜敦也范正公未出黻序便任天下故出將入相其勳業爛也今也參贊位育謬相誇詡錢穀甲兵則曰是瑣瑣者卽以不屑而置之文章禮樂則曰是沾沾者又不急而委之務匿其所不能而傲人以

其所不知國家何賴焉是故實用宜究也雖然又有六
偽焉可以爲名也不問其是而漫游大人以成之是爲
偽慕可以爲黨也不問其是而漫作曹丘以揚之是爲
偽誘伸其師說也而別出臆見以參之槩曰愚聞之師
是爲偽傳昧于詰難也而姑爲唯諾以受之槩曰能信
之篤是爲偽習彼不必異此不必同此焉而僂僕彼焉
而肝膽則并其貌而偽之始不必異終不必同僂焉而
勝心僂焉而降心則并其心而僂之六僂去而後四實
可幾也蓋邵堯夫有兩不愧之說曰行不愧影寢不愧
余是真僂也陽誠有兩不負之說曰上不負天子下不

策衡一七卷

五十七

五十七

負所學是真作用也黃洽有五不欺之說曰居家不欺
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是真問
學也夫惟去僂存實而後可不愧夫惟不愧而後可不
欺不負是適所謂不信也真儒善治皆由此出而仁義
之道將復大行大明于世雖以繼統孔孟致治唐虞奚
讓焉

士習

萬曆庚子應天

問今天下士稱先王說禮樂羔雉雍容輩出而弘明
業則可謂彬彬矣而或者憂人心曰清風俗日壞
則舉而歸之士習之偽然歟否歟三代以前尚矣
其大才近古無如漢卿舉西漢與諸士之夫
少文多智並以安劉惡正極諫並以匡主水疆之
與醇謹精明之與寬大則俱稱宰相之才簡易之
與整嚴謹恭之與自伐則俱稱將帥之畧斯其人
真歟偽歟且其大者如經術吏治議論文章班
史漢中可考也亦可藉言其真歟夫儒者雅不
欲道漢事以爲漢士不必盡醇然使各以真者效
于天下則國家猶得真才之用乃今士即不必盡
真而若之則其以偽爲也豈遠矣託久習氣轉深
謂真者不能自別而偽者反竊據以爲真歟說者
謂返偽莫如以真核真莫如責實斯固論辨官材
者之事矣夫新嚴名實漢治固然諸生試究言之
以覘他日用世之學

今天子振紀維風教化翔洽薦紳矜佩之士羔鴈在
庭鴻羽在列豈不彬彬稱極盛哉乃或者謂 國家盛

策衡一七卷

五十八

五十八

在有形而患在無形無形之患固蘇子所稱治平無事
而實有不測之憂者蓋人心常醇矣條而之漓風俗尚
厚矣條而之薄此非有端倪朕兆可推而尋也則士習
之僂爲之也執事穆然深思欲返真以實而姑借徵於
西漢則請先言漢事而後詳其說夫漢承秦敝其治非
列于唐虞三代也其人非儕于稷契臯夔伊傅周召也
刀筆行伍之羣羊豕芻牧貲郎賈豎之侶非盡出于賢
良方正明經孝廉也其疑稟不必皆備而得其偏或歎
于全其才行不必相兼而得其一或遺其二是故違敏

異致和諍異用不與與醇謹異尚精明與寬大異軌簡
易與整嚴異操謙恭與自伐異品譬之化工肖物形貌
各殊萬象參差不離初質則執事所稱近古之才疑亦
有不出於此者蓋事期濟國即多智之陳平不必加于
安劉之勃無論少文也忠能匡主即慙直之汲黯不必
異於隱諷之朔無論恢諧也等之乎為相耳即石慶之
介申屠丙吉之齊魏相俱以功名終可也等之乎為將
耳即李廣之視不識克國之擬衛青俱以勲庸顯可也
語經術則梁丘望之夏侯玄成彭祖更始之流師守專
門義宗訓詰各承其所學而不相悖也語吏治則潁川

策衛十七卷

七

五

渤海淮陽南陽京兆扶風之理勢來殊方撫拊異路各
罄其所能而不相冒也語議論則石渠珠崖之議勸學
興禮之議鹽鐵榷酤之議若玉帛交會筐篚盈庭各不
相猜而各盡所欲言也語文章則馬遷相如之文鄒陽
枚乘之文劉向楊雄之文若金石交和絲竹迭響各不
相襲而各極所欲言也斯何以說也真士乃鄧林之木
隨大小以呈材故削墨引斤左規而右矩彼以平勃諸
君子而即為平勃諸君子者也則漢之真也偽士如躍
冶之金消鉛錫而成用故模形鑄象外似而中非彼能
為平勃諸君子而不欲為平勃諸君子者也則俗之偽

也故真者口無擇言身無擇動行無擇跡而偽者無不
選聲按步于賢哲之程真者不薄功名不逃爵祿不諱
富貴而偽者無不依娜枝拒于沈冥之域夫豈其一朝
夕之故哉胥庭既返習與世染智故紛構欲為憐君彼
其視世味紛華業已寢臥逍遙其下瓦注者巧金注者
殢雖以賢智處太平無不欲自露有餘之勢而孺宇崑
瑣亦爭思叫號攘臂于其間于是飾渾沌以蛾眉冠越
客于文冕取憐借寵擊轂摩肩天下乃始黑白混陳珠
魚雜糅扭積習而莫之非也然則利欲同原派流則異
較言其偽有五術焉故車贏馬疏食布袍離羣索居素

策十二卷

七

六

常詭故丞相匿情于脫粟司徒隱跡于持籌混恬淡于
風塵借夷由為躊躇是曰矯習其流一也名理紛紛玄
言飛屑影嚮二氏比附六經寄情寥濶之間馳辯波濤
之內使卑者沿流而失據高者棄軌而同奔類莊列之
汪洋比蘇張之唇舌是曰誕習其流二也獵古以夸今
競華以駭俗隻詞片牘和若墳笈莫不餽楊馬之唾餘
擬曹劉之靈簡異說蠡起百家錯陳使師且無所黜其
浮歐陽無所正其體是曰靡習其流三也狡獪儇詡覆
過匿端左顧右睨應機設械入則繪忠信而摹正直出
則隨世俗而妙圓通遂使膏夫蒙辯口之知王成漏偽

增之罰是曰巧習其流四也突桡脂韋投時矚隙刺漫
滅而罔誦情膠固而潛通分形洛蜀之途射影睚眦之
卻李蕭遠致嘆于歸市劉孝標結慨于高門是曰諂習
其流五也故習真則真習偽則偽真者之途一而偽者
之途五五者之變又不可勝窮然則何從而返之蓋聞
之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
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
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
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職事而課其功伐則庸人不
疑于愚智故以虛逐偽常如風影不可搏而以實求真
策術十七卷

古習四

六十二

常如符契不可假則即執事所謂返偽莫如核真核真
莫如責實也夫實者漢治也綜覈名實極于宣帝而非
以宣帝始也當西京之初其君臣相與破觚爲圓琢雕
爲樸士苟非建功程能固已不足當嫚罵之主矣文景
以恭儉而恭儉應孝武以功名而功名應彼亦安往而
不得實者至孝宣而耳目精神益用之於天下蓋天下
乃始嘆漢治之以綜覈得人矣吾非謂漢士之盡醇而
其真不可掩也吾非謂漢治之盡可法而其實不可易
也而提衡而評騰者上之所操也倏而愛倏而憎倏而
取與舍以示下之實非實也隨品以樹勳者下之所操

也倏而文倏而武倏而謀且斷以乘上之趨非實也事
欲其任而不必徇其聲徇其聲則事或因而委也功欲
其成而不必拘其望拘其望則功或因而飾也雖有俊
偉卓犖而遽途以進則無務以奇拔之以奇拔之恐天下
遂緣而爲奇也雖有忠厚老成而積久以需則無務以
捷窮之以捷窮之恐天下遂緣而爲捷也夷蕪禮樂各
有所主吾力持久任之條其驟更驟調而徒滋紛擾者
勿爲也恐天下妄有侵越而窺覲也由求勇藝各有所
就吾精別器能之當其左投右投而謬違才質者勿爲
也恐天下妄稱不器而陵躐也罪狀既白無務薄其罰
策術十七卷

古習五

六十二

也而附于才力之不及彼幸于附而無所憚恐其益工
於濟惡也善最有微無務害其賢也而誣以素行之不
謹彼懲于誣而無所控恐其遂甘于改素也蓋上士喜
于實則事業立著於躬而中士束於實固未有不振手
足而思奮也下士必不能得實則吏議立持其後而不
羈之士可以虛亦可以實固未有不奉繩墨而爭驅也
仰無所遁其情而俯無所憑其詐內無所藏其術而旁
無所逸其奸卽有諂心桀態變幻閃爍之士無所可用
而使平勃主兵黯朔主諫丙魏李趙輩主將相經術吏
治議論文章拱揖指揮而莫不顧盡力人心自淳風俗

自厚長治之效。然示形之患。息則豈非實至而虛不留。
偽窮而真自見。哉如是則雖謂國家得人之盛。而上
習之終不敝可也。雖然九方攷之相馬也。相其神。葉公
子高之好龍也。好其似神。在牝牡驪黃之外。而似在形
容繪畫之間。方今聖主寤寐英賢。世固多畫龍而無
神馬耳。有如翻然捐棄公之好。以待九方之求夫。國
家所以用之者。豈必區區眞偽之辨哉。卽漢事請姑置
勿談矣。

名議

萬曆庚子應天

問天下有視若甚緩而關於人國最急者莫如清名。
與清議。隆古未有也。至後世乃亟稱之。故有假息
而落難者。有懷德而封爵者。有屈折廷諍而逆藩
寢謀者。有高志正議而移鼎轂計者。有德幾殆庶
而令人鄙吝。自消者。有見其眉宇而令人名利之
心都盡者。有居顯川而見其黜甚於削髮者。有居洛
而不善懼於見知者。有持汝南管籥而豪貴不敢
以與服人。稱者。有操士大夫品目而嬖幸以人主
之命乞之。不能得者。持名持議有爲人國豈不重
重乎。乃或謂名不足得。士至此之蓋餅或不欲。子
弟有盛名或談處士權議而絕跡梁碭或欲禁小
臣議。令然則名果不足貴而議果不足重歟。今寓
內寢以多故。然猶安瀾無恙。說者以爲清名清議
之所維持。然歟否歟。惟是兩者扶植之難。而利蝕
之易。今欲令清名常貴。清議常重。國家長有所恃
而無恐。則何道而可。是固兩南都所雅言也。試一
擗推之。

策術十七卷

名議一

二十四

東哲有言。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紓國家之
難。吾以清名清議當之。夫士修之身而名附焉。韞玉輝
岡。藏珠媚淵。非有意於名。而天下之清名不能違也。夫
士慮之心而議出焉。口判雌黃。言分褒貶。非有意於議
而天下之清議不能違也。名成而傳以清議。則議重而
名益貴。議定而生以清名。則名貴而議益重。名貴故天
下莫不貴也。議重故天下莫不重也。名之貴能使天下
砥名而好修。於是招不來。麾不去。爵祿所不能勸者。
以清名被之。靡弗竦也。議之重能使天下畏議而矜節。
於是利不趨。害不避。刑威所不能懼者。以清議束之。

靡弗震也是故治平無事足以培教化而厚風俗勸
多難足以杜奸萌而弭彘端斯亦聖人之金城而治道
之鼓吹也夫上古之世未有所謂清名者非無名也素
絲在位振鷺在廷三德六德濟濟師師無之非名也無
之非名故清名忘也乾初九日不成乎名時方純乾亦
何以名爲矣未有所謂議者非無議者官師相規工叟
咸陳詔媿諫惡嘉言罔伏無之非議也無之非議故清
議忘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時方有道亦何以
議爲矣惟夫修士不盡庸也而後清名始著惟夫直道
不盡伸也而後清議始彰清名著清議彰卽不爲大道

策衡十一卷

卷二

六三

無爲之世然天下猶必賴之蓋段干木隱於西河魏文
侯禮之而秦人不敢東向魯仲連慷慨不肯帝秦因以
却秦而存趙干木與連非有位者也然而有賢於位者
矣汲黯面折廷諍而淮南爲之寢謀孔融高志正議而
曹瞞爲之輟計黯與融非盡見用者也然而有賢於用
者矣陳寔居潁川而見鄙者甚於刑戮司馬光居洛而
爲不善者輒懼見知寔與光非在朝者也然而有賢於
在朝者矣周舉稱黃叔度謂時日不見則鄙各復萌房
瑄稱元德秀謂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叔度
與德秀非在勢者也然而有賢於在勢者矣許劭持汝

南管籥以袁紹豪侈屏輿服而後敢入郡紀會眞得幸
齊帝從帝乞作士大夫帝曰此由江數謝淪眞銜命乞
之而不能得劭非貴人數淪非人主所親幸也然而有
賢於貴幸者矣之數子者名不虛立議不虛生名成而
鬱郁若蘭蒞議出而凜烈若秋霜風教以之維植紛紜
以之解紆無爵而貴無權而競無衆而強如此乎清名
清議之有益於人國也故名議兩者常在上而不在下
是治安之極也不在上而在下卽非治安猶可不至亂
亡在下而上不能保全至摧折而後已斯亂亡之徵矣
嗟夫天下不能以常治安則清名固不可一日不貴

策衡十七卷

卷二

六十六

清議固不可一日不重矣是以聖人治天下必有所昭
揭廣勵使其常貴常重而後可以無患於天下歷代皆
然周漢其尤著矣昔周之興清者莫如夷齊遜國之名
至高叩馬之議至正也武王因而全其身遂其志因以
昭揭廣勵乎天下是以終周之世清名常貴清議常重
當其盛也朝有令聞令望之佐出入風議之臣至於陵
遲衰微猶能抱其名議空質以折問鼎責包茅周之享
國長久則名議延之也兩漢之興高祖以除秦感項之
威而能降心以伸四老人之節世祖當息馬投戈之際
而卽絀體以遂子陵之高今觀其鴻冥山澤芥視軒冕

翼太子數語責侯司徒一書至今猶有生氣清名清議於是爲盛是以廉頑立懦竟與漢世相終始然西漢一挫於恭顯而望之更生摧再挫於王氏而王章何武彭宣等誅於是張禹孔光馬宮之徒以耆儒而傳會國賊而宗室泉陵侯等頌莽功德者且數十萬計矣東漢一挫於節甫而君俊顧及錮再挫於曹氏而孔融禰衡楊修等誅於是華歆王朗郗慮之徒以宿德而股肱魏室建安以後天下遂不知有漢矣蓋兩漢之名議盡而國祚亦從之矣繇是觀之兩者之扶植也不易而其剝蝕也亦不難其扶植而起也如景風扇物鬱舒蟄奮不自策術十七卷

六十一

知也其剝蝕而盡也如蘊崇銷膏浸微浸滅亦不自覺也然則千古之殷鑒可覩矣我太祖高皇帝承胡元風化淪斲之後思有以亟振之於是旌福壽黜危素聘浙東四先生者與之朝夕諷議昭揭廣勵德意甚盛貴名重議駕周而軼漢矣列聖續緒益進斯路蓋至於今而後知兩者之爲烈也今天下不爲無事矣採山漉海日新月異則山澤盡告罄稅陌剝膚刻骨則閭閻盡冠猴翼虎搏噬縱橫則紀綱盡場竈豐蔀重疏沉閣則政事盡漏卮而出撲滿而入則財用盡賜環無期需次不補則人才盡青人謂國有五盡今或過焉顧未盡

者獨有清名清議耳蓋嘗徵之今外而銅墨之吏師帥之長日貽藉於鑄使至連繫磔斥繫繫矣然猶昂首伸眉出身爲百姓爭一旦之命不爲少紬也內而臺瑣諸署鳴仗輦斥不則積薪困之人知緘默之易容然而伏蒲批鱗接踵連袂不爲少靡也大而三事九列雖云堂陛日隔然猶引大義爭當否明知上意所不鄉不敢少徇也小而百司庶府雖或厭瑣尾流離賄寵賂滋彰然猶繩墨自檢檜結自防樊陵崔烈之事不敢少萌諸念也此無異故清名胃之於前清議夾之於後利祿雖其所愛而每奪於所甚愛斥逐雖其所惡而每奪於所

策術十七卷

六十二

六十八

甚惡賢者既有所勸勉而不爲不肖者亦有所愧耻而不敢是以寧受實禍於身而不敢輕塵點於名寧得罪於世網而不敢得罪於公論元元有所扣心海內有所繫命則高皇帝昭揭廣勵之所貽也雖然戰戒於三鼓忌其竭也今名議之震撼撞擊於世也甚矣毋亦三鼓之候乎愚謂扶植之路宜上下均任其責廟堂之崇獎宜恕而士類之檢押宜嚴也蓋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世情逐利如鷺所恃以堤坊之獨名耳乃砥礪之士復以博名窮之是驅之利也昔齊桓得寧戚左右欲問所從來公不可曰問之恐其以小醜而妨大美也故崇獎

清名者宜出此矣議者盡天下之心者也士人建議顧其有益國家何如耳乃動加揣摩其所爲而齟齬之不幾頓乎昔田文納公孫成之言或謂其得實於外者文因署曰有能止文之過得實於外者疾入諫故崇獎清議者宜出此矣乃若士之檢柙則不然夫能有清名者必其無意於名者也能秉清議者必其無意於議者也有意於名勢且流於虛名有意於議勢且流於橫議虛名成則名賤而世亦賤之始於賤虛名既且并清名而賤之矣橫議出則議輕而世亦輕之始於輕橫議既且并清議而輕之矣瑕璣既滋璣郅方構數百年所扶植策衡十七卷

名說六

六元

大臣

萬曆庚子浙江

問聞之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則人臣之當任事固矣乃有謂任事難何歟自昔致治之盛無如成周今觀周官所載三公六卿九牧各有其任當其時何以能任歟夫國之事莫大於肺腑之憂城社之患軍國難斷茲前難銷是數者將以誰任歟即得其人而任之又將何以歟無暇遠引即就爾浙論有居政府而華鎮守宿弊干刑和兩宮者有職本兵而排選主戰卒退強虜者有撫南贛而平勦大逆不誦旬斬者得人如三君子非所謂能任者歟不識何以能任若謂是方今聖明在御雖無前數者之患然亦不可謂無事矣試言任於今日難歟易歟即難將遂弗任歟然則任之將安恃歟爾諸士生三君子之鄉目擊時事想有慨於中且出而服官將有任事之責願極言勿諱以參異日

世之有事也則必有大臣焉毅然任之而後可以調燮

策衡十一卷

本一

三

化理弘濟艱難俾國家有所恃以爲重然而任事亦難矣上有所注嚮而以正格則虞拂衆有所條畫而以理裁則虞專時有所搶攘而以身禦則虞倖功而試禍而况賣重招權居名府怨之說又紛然求多於我假令懷危懼之心襲觀望之態自圖其身之便而不顧國之安則亦何賴于若人而國事豈異人任也故大臣者不爲一身計利害而爲天下計安危不爲一時計誹譽而爲宗社計長久有所弼違而非拂有所剴決而非專有所匡難定紛而非倖功而試禍要之不賣重亦不辭重不招權亦不推權不居名府怨亦不避名而遠怨身

尸其成而天下被其福其上願也卽天下受其功而身當其敗亦所不敢恤也嗚呼臣人而戚若是乎何憂天下事哉韓子之言曰治國之臣效功于國以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之責于君故能使內無亂而外無患夫惟效功見能而後可以履位受職也非謂人臣之當任事乎是故成周時三公論道而變理寅亮之寄崇六卿率屬而治教禮樂刑政之職修九牧阜民而撫綏永康之功舉蓋其臣身事視君家事視國本不期任而自無所避是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稱大猷之世也蓋能任之效也顧任事于熙恬之時

策衡十七卷

大臣三

七十一

易任事于机阻之日難知其難而亟圖之事猶可爲畏其難而姑安之敗乃立見且如執事所稱肺腑之疑城社之憑軍國難斷姦萌難銷數者國之大事應之一不當至危也至變也而愚皆以爲無足憂何也夫固有任之者也任之將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千慮百計以圖其安極言深謀周迴往復而務爲之所天下事何不可爲顧事各有所屬責各有所重內者無預于外外者無制于內當局者無撓于旁觀要以畢智盡力杜釁銷萌以求事之必濟焉耳是故肺腑城社其責在相臣何者有所憑依必緣蠱惑蠱之入也必甘不破其甘姦胡由絀

或以藥石而易美疾或以鍼鋒而潰大癰妙在因人用惟呼吸若夫君人者惟未能自忘其私也而又持于正義兩念交戰故疑疑故危吾爲之決其疑而定其危或引端而忽開或單詞而易慮心計默成當機立發若此者皆非外庭所得預故曰責在相臣軍國成敗責在六官之長何者事有兩端理惟一是人私其心民各有口如涇渭之未分則清濁互踣似準繩之已定卽低昂何施是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行吾得以法抑之疑言疑說疑事疑行吾得以理權之守在典章慮先宗社洞視如火不易若山浮言異議久而自失此老成決策所

策衡十七卷

大臣三

七十二

以定國是而息羣囂故曰責在六官之長姦萌窺伺責在督撫何者戎之正心必躡我瑕瑕不頓見變不驟起形之未成其微先著緩之旣虞養亂急之反以促災或建威而折萌或有備而無患或後起而爲藉或先發而制人其本在定民志其用在彊本實其妙在匿形而用智若此者皆見而後圖涉而後知不可以中制不可以告人故曰責在督撫夫以其事有所屬而責有所重也諉之則曠官避之則溺職則有任之已耳任之則相臣納約而主德清六卿分職庶務理督撫弭變而疆域固天下可長無事矣若執事所稱吾浙三君子非其人

也耶我 朝當 武廟之季內豎噬扼于求攬根盤枝
蔓矣張文忠片言立收其權奪左右所甚欲而不敢怨
壽寧獄起 上欲從深比文忠爭之彊 上弗平也至
用彊臣令君詠公而公不爲變壽寧竟用是得長繫而
昭聖恩禮如初故不動聲色而功收 黼扆則文忠
之爲也已已之變虜挾我以寇挾寇以構人心如駭雞
國論如沸湯排遷主戰于忠肅以一口爭一國卒之強
虜遠遁邊鄙不聳故力詘羣議以定艱危則忠肅之爲
也宸濠乘外鬻挾內援白首舉事中貴受金錢爲與主
基置絲連人有虞心王文成提烏合一旅泣血誓師不

策衡一七卷

大臣四

七三

踰時鐵馬卽少須彬寧輩爲從中鉤竒事去矣故悉計
周防以戡禍亂則文成之爲也夫是三君子者清城社
之蠹而憑依之姦除處肺腑之間而危疑之患釋決成
敗于俄頃而軍國之機宜立定制窺伺于倉卒而姦萌
之竊發坐銷功建名立百世載德儼所謂能任非耶顧
方其時亦與尋常無聞之人等耳又或不護形迹犯天
下之大忌而爲羣功之的何所修爲而能任若是則亦
唯是赤衷白意足以對天地貫金石朗鑒神識可以鏡
幾微排姦會而又誹譽無所關其心利害無所 攻其念
故抗顏擔荷而不疑竭力助勦而不懼卒舉人 所扼

腕嘆息而不得言者而從容數語密奏回天之烈衆之
所錯愕踴躍而莫知爲計者而剖決堅持顯收底定之
功蓋其所自盟者眞而形迹盡忘故能流景耀于春秋
垂勲名于竹帛耳以今事勢雖未盡如三君子時然亦
不可謂無事矣一旦淳發恐不可禦豪末丘山正惟此
時不得其人而任之國胡以堪乃愚竊窺今之任者之
難也事關 宮闈恐以激而生心慮及繭絲徒以規而
爲瑣冗厲既憂憤事調護又復無奇極力祇支目前撫
心以祈天祐恒懷情而不盡敢引繩而批根青蒲之涕
何揮尚方之劒安請是 密勿之間猶有所齟齬而未

策衡一七卷

大臣五

七四

易任也執秩之牘久滯公車無米之炊難詞詰責引領
禁中之典冊交馳塞上之羽書司寇之三尺難憑水
衡之浮費無已內外相仗以逃後責虛實互用無當先
憂稍存執奏之名以謝衆多之口是六官之長亦有所
蓄縮而未易任也市魁叅閫鉞之權 璫制激揚之柄
惟利是視與民爲讐順之則有盡不厭其狼貪逆之則
無影寧逃于賊射如山有據百上不一報聞似曼無端
朝奏夕興詔獄先事憂危旣疑挾上方亂彌縫更謂實
言是督撫又有所掣肘而未易任也夫任天下事無大
此三人者乃任事若斯之難也將遂諉之避之泛泛焉

聽其得失焉安受其燼國事其何賴焉且人臣束髮登朝委身事主已負無所逃之義而貞不可貳之心成敗利鈍非所逆知鞠躬盡瘁所可自信胡爲乎遇事避難徒委之無可奈何而袖手坐視若秦人之于越人也愚以爲幾務祕密非可以外預則相臣任之藉補牘爲造膝以納牘代叩聞事有可以顯出者固明特之機有不以爲驟致者亦徐圖之迨夫窾郤旣得開導立入此文忠之所以格君也庶政張弛非可以衆撓則六卿任之據職守爲開陳以理法定裁決切責偶及勿以畏罪而奪奉公之心久格不報勿以倦勤而鑠精明之氣總之策衡十七卷

大臣六

七十五

忠期致主道務匡時此忠肅之所以決策也禍亂倥偬非可以中制則督撫任之以彈壓折姦萌時綢繆爲至計時苟無事姑調劑而與之以相安變出不虞則拮据而制之使勿蔓要以安民固圉定亂特傾此文成之所以登績也權附于事毋憚權而廢事事附乎名毋謝事以逃名不邀之以爲重亦毋矯之以爲輕吾但不任受德亦何必不受怨心心可矢之天日則利害總屬儻來志可質之鬼神則非譽置之度外然則天下事豈遂不可爲乃至仰屋浩歎曰計畫無復之徒以朕憂遺之君父艱大委之後人制治保邦之謂何而彼三君子者

將遂不可及耶嗚呼 景皇當國事張皇倚忠肅如手足一則曰于謙再則曰于謙而文忠之得君在本朝幾于無兩一歲中手勅至二百道密矣猶曰朕諭卿必親書防漏言也濠事未起文成請兵符則予兵符未幾朝議洶洶本兵抗言曰王伯安在彼何憂蓋三君子之任事亦由其任之者專耳乃文忠時攻者無虛月文成功成幾殆而忠肅竟不免其身然則大臣爲國任事非恃 天子神聖其將能乎

策衡十七卷

大臣七

二二

安攘

萬曆庚子浙江

問臨治威嚴談者並重之乃又有謂外寧必有內憂者河也豈外寧不足喜而內憂為可懼哉且戰勝得地國之大慶也伐鄭勝荆而范文子憂攻翟下兩城而趙襄子恐其故何歟語曰勝非其難持之其難抑所謂持之者何道歟我國家全覆遠控威福武場雖有小變不為深害即以近事言之叛卒信亂亂就逆為後梁竟爾撲滅播酋犯順亦既蕩除戰必勝攻必取此其外不啻寧矣乃過計之臣輒抱內憂之懼然則其可憂者安在歟昔人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抑所云危機者何歟又有為土崩瓦解之說者至以秦漢隋唐之事為證其詳亦可指而言之歟以今聖天子之盛靈宗廟社稷之福萬萬無可虞之理然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古人所不諱書不云乎愆咎在明不見是圖今亦稍稍見其形矣願求所以圖之者以觀安攘之略

天下之患莫大乎有所倖以為常無所難以為易有所

策衡十七卷

五十一

七十七

倖以為常則有倖心徂則意得于眉睫而憂危之慮少無所難以為易則有玩心玩則患忽于肘腋而綢繆之計踈徂于彼則玩于此徂于遠則玩于近卒之釁釀于有恃變起于所忽向之徂以為常者不可復倖而前之玩以為易者不勝其難矣有人于此體嬰小恙療之輒愈遂以為病不能侵也起居飲食恬不知慎乃致由腠理而肌膚而腸胃而骨髓湯熨不及鍼砭弗施而和緩倉公遂望之而却走矣何也患每生于所不憂而志驕意滿未有不受之以悔者也是以邳隆之世不以順治黜威嚴而忠計之臣輒以外寧虞內憂誠懼夫盛為衰

始利為害門得為失媒滿為損招益其禍福相倚之理

安危互乘之幾事有必然無足異者鄢陵之役范文子穆然有深憂焉當時樂書諸人不以為然迨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歛而後知文子之見蚤也趙襄子攻翟下兩城乃賞食而有憂色曰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幸非福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勝敵得地人之所幾幸而不可得者而二子憂之非憂勝也因勝而遂徂焉玩焉以基不測之患斯大可憂已耳故曰勝非其難持之其難益憂所以為昌而喜所以為亡有識者所為拳拳致戒者也我國家全覆遠控內脩外攘二百

策衡一七卷

安攘三

七十八

三十餘年天下安于覆盂鞏于磐石矣數歲以來似亦多故如寧夏之叛卒故我卵而翼之者也狡焉語難內憑城而外借黠虜以為聲說者謂安史藩鎮之逆也未幾征調四集羣策畢舉卒莫安而難禽之無滋蔓焉島夷匪茹侵我屬國走其王據其土玄菟樂浪之間有震鄰剝牀之警說者謂女真蒙古之強也無何決策剿蕩築京觀而俘巨酋天子御朝受之楊曾負國恩而逆顏行訊之不服撫之不可遂至成師說者謂唐之南詔宋之元昊其梗化也乃今廟算得策將士協心殲厥渠魁覆其巢穴行將繫妻孥而獻之闕下矣夫討

叛誅強 聖武也字小恤鄰至仁也執訊獲醜飲至獻捷顯猷也此其 赫聲濯靈震警旁邕於鑠哉即薄伐不足擬其武來威不足婉其烈矣乃私憂過計之士竊抱外寧內憂之思非亦唯是徂倖以爲常玩難以爲易之爲兢兢耶當夫事變猝來羽書狎至中外爲之張皇通國因而動色蓋天下有是事則有是理人臣據是理以策是事故深計而非迂危言而非過乃至晏然底定坐享成功遂謂事有所不必然言有所不足信人主而至于不信言也可憂也身始之當令其身終之與賢者謀之勿與不肖者議之然後人得畢其能我得程其效

策衡一二卷

安機三

七十九

今或一事也始之者一人繼之者一人終之者又一人局歷久而屢更手數易而始定遂謂無人可任亦無人不可任人主而至于不信人也可憂也始以爲勢甚急也而卒緩始以爲變將巨也而卒微究且視巨以爲微以緩而待急自雄其斷自勇其知而盡輕天下之事不足爲吾難人主而至于輕視天下事也可憂也夫是三者之可憂皆所謂徂焉玩焉者也上有徂焉玩焉之心而下實有不可復徂不可復玩者胚胎醞釀于几席門庭之近而邊陲四夷之患不與焉人亦有言不見其形顯察其影頃者無聊之輩有激而輒譁不逞之徒伺隙

而思動業已屢見告矣得無曰潢池赤子非若叛卒之強悍也流離項尾之夫非若倭奴之矯健詭譎也甕牖繩樞之子又非若播酋之累世富強據險以自固也豈其易于彼而虞于此耶嗚呼車之敗也不于峻阪而于康莊舟之覆也不于瞿塘而于安流天下事固有虞而無虞不虞而可虞者陳子昂不云乎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夫以百姓而操危機也然則安可易視之也徐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李德裕爲之論曰土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拯秦隋之末是也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

策衡十七卷

安機四

八十一

史之亂是也以今考之當漢唐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雖以七國之兵不能攘尺寸之地安史陷河朔覆兩京而亦卒就滅秦隋之虐已酷而民困不恤下怨不知故陳涉李密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夫陳涉李密何如吳楚之衆安史之強乃因時而起遂危海內故曰止崩之困痛于陵夷且民心亦何常之與有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忿怒所觸匹夫毗裂夫有所迫之而有所激也今之民椎骨獻髓實然不欲有生而無行義之泥亦且乘傳而行郡國揚揚其志得也其亦夫有忿心夫以抑鬱悲痛之民激于忿恨不平之氣一旦投袂奮

呼三尋之戈比於鄧林矣語曰獸窮則攫又曰衆怒難犯吾見其窮已極而怒已深禍變之來寧有日乎且向之東征西討水運陸輓轉給軍儲削平禍亂者秋毫皆取之民也外有事藉內以平之內有事何所仰給乎况乎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其視邊夷之變益又遠近異勢緩急殊形矣夫以易動之民處難戢之勢而又乘之以狙焉玩焉之心故愚竊謂憂方大也然今猶幸而無大患難者執事所謂聖天子之威靈宗廟社稷之福實式憑之亦唯是區區之紀綱有以綰結而收攝之耳乃今紀綱又漸弛矣

策衡一七卷

安撫論

八士

請寬頌言之誅而畢其愚國家所與共此民者守若令也守令重則人有所依以爲命亦有所憚而不敢爲姦故必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奈何以單詞之入下械繫之令關水泥首壘繫道路此烏可令衆庶見也中丞直指所以建牙一方與夫激揚是寄者也唯無所以撓之故法行而人肅乃一失權使之意則露章一入齟齬之言輒切責秉憲持斧之謂何而可若是褻也衛所武弁簞人子耳非有陳言之責寧有裕國之畧乃姦人借之以爲名此輩嗜之以爲利朝上疏則夕報可夕上疏則朝報可猶之投水以石而鼓之答桴也不亦

輕朝廷而啓玩褻之漸耶繁縷敝袴古人惜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也今則樹爪牙以自衛予告身以市恩市井無賴並冒冠裳廁養賤隸輒擅威福是假狐以威而附虎以翼也不亦玷名器而羞當世之士耶植嘉穀者除稂莠扶善類者去殘賊懼其害也今富室之厚貲爲巨猾之奇貨率傾之以利其有亦挾之以快其私破巢攫卵胠篋探囊人人脅息而莫敢言在在攘奪而不可問此豈盛世所宜有乎燭竈易于蔽明豐蔀可以掩晝戒其欺也今中人任狡猾以爲腹心狡猾假中人以快恩讎舞文用罔藉手中傷奏者不知其由寃者莫測其

策衡十七卷

安撫論

八士

故前後至于相鑒詔旨爲之屢更此豈清朝所可容乎是數者皆紀綱之所以弛也紀綱弛則强者無所忌弱者無所恃上不能制下而下敢于侮上人心其益玩矣人心玩則今有所不行禁有所不止或姑息以爲容而虛囑以存體國勢其益褻矣夫民方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而上且焚林竭澤而使之無所容民方聚族而謀窺隙而起而上且解紐去維而使之無所制是去馬之銜勒而箠策並加欲其不佚也縱豺狼于郊壙而餓餓之欲其不噬人也其亦不可倖而幾矣故爲今日計莫若結天下之心結天下之心亦唯無失天下之心然

其本則在 皇上矣誠惠顧海內嘉與更始勿徂以爲常也而慮其變勿玩以爲易也而懼其難勿輕小民之依而切痼瘼之思勿恃屢勝之威而嚴朽索之馭于是令之不便于民者悉與蠲除而人之久爲民蠹者一切斥逐是倒懸之解也間巷無帶牛佩犢之風則荏苒絕鳥合鴟張之漸是亂繩之理也蓋憔悴之衆窮之則易以爲亂而撫之亦易于見恩吾誠出之水火之中加之衽席之上未有不舉手加額者草澤之雄有事則乘機以逞 無釁則歛翼而戢吾誠預折其不肖之萌顯示以自新之路未有不搏心揖志者矣如是而又定上下

策衡十七卷

安撫七

八十二

之分以杜凌替越軼之端核功罪之實以塞矯誣欺蔽之竇則人心固于扁鍵國勢尊于建瓴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矣不然徂于癰疥之平而玩腹心之疾徂于藩籬之固而玩堂奧之危是厝火燕幕之說也蓋可忽乎哉蘇軾曰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然則安撫之畧將在斯乎

治要

萬曆庚子江西

問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何舉六合使內外寧謐如一體者豈獨其法制備哉蓋必有精要存焉乃有爲順治威嚴之說者以爲天係以上治內安民以下治外皆先王經綸之迹則所爲精蘊者安在又下此不若釋厥國以爲外懼而消內憂則其要領安在蓋虞而前所稱舞下格而論已若思方之我克以三年太康之師興於六月而中國安若覆孟均號中興此必有照運於廟堂之上者不徒在區區命令將出師間也漢孝文恭儉稱內治矣而棧我未申於海外孝武好大似外奮矣而虛耗乃病乎或中唐宋之治亂皆與夷狄相終始其間得失而然更而可待而問焉我太祖高皇帝聖訓元而造而更矣羣維而聖太平 成祖文皇帝聖訓元而駕三罕虜庭 神武起滅千古矣乃所以締結萬世無窮之基緒者今見於 聖政記與 訓錄諸書莫不惓惓以格點身心保護元元爲主蓋煌煌然與古帝王爭烈哉 列聖承之 重熙景治

策衡十七卷

八十二

雖二正之考不無蠢動顯越而 金匱無恙固以人心素結抑亦綢繆之善也我 皇上以神明之資建安撫之治二十八顧於茲矣邇者職朔方之叛旅蕩樂浪之妖氛鯨鯢樂于京觀訊馘馘于廟闕使大勇聖款闕之約沿海泰保素之勳豈不近符 宗祖遠跨漢唐乎即播首小醜逆我顯行天兵南臨旋就俘馘中外稱又安矣而又有抱杞憂者以爲不在敵國而在氏心不在藩籬而在堂奧豈咸行于紫霜而反屈于萌棘耶茲欲建威銷萌使遐邇帖然絕無瑕隙固不敢張云仕法而何以能使法之必行亦不敢一意懷外而何以使內之無動諸士伏在與素必有窺帝王精蘊于法制威重之外者願詳言之以爲 當守保泰助

聖人所與天下共見者治之迹也所不與天下共見者治之精也襲其迹則紹清和于帝猷聯顯赫于王表而治盛會其精則釀綱流于醇樸鍊業基于惕衷而治益

盛蓋程柅于丹戾而後敷化于寰區秉祕于淵微而後
恢烈于疆場古治所以極隆而後世莫及者端不外一
心矣執事首問帝王精意所在而以天保采薇爲經綸
之迹外懼內寧爲要領之幾固已窺默運于先王而偵
崇謨于列祖乎生伏在草莽何庸置喙第塵露之微
補益山海瑩燭末光增輝日月則所謂精且要者亦有
得于管窺焉請爲執事陳之夫自古侈盛治者莫過唐
虞而其曆數興咨揖讓膺命者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
已蓋惟其精也故宅于中惟其一也故易以執執一中
策衡十七卷

八三

而我性執一中而百境不能亂其御則何境不符于我志
何志不孚于輿情永終之戒既嚴則所爲檢點身心者
蓋至困窮之慮克軫則所爲保護元元者必周故兢兢
業業而萬幾就理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彼其文德誕
敷而有苗于格良有以也然則堯舜之治其堯舜之心
爲之乎降是鬼方之克既濟而垂美于九三太原之師
薄伐而揚休于小雅蓋指小人以勿用則三年匪病于
內寧憲萬邦以出征則六月何釋于外懼不然楷天倭
貢于休明而射月啓驕夫幼主矣白雉重譯于海晏而

白狼醜鬻夫要荒矣何也劔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
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濶負之者比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則豈非外寧內憂之明訓而耀德戢兵之顯戒哉三代
而下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固故治內莫純于漢
文治外莫隆于漢武文帝躬脩玄嘿率意遠思務重本
而租稅悉除敦寬厚而刑獄幾措似乎斤斤約之內矣
然求諫致思于旌本勤勞馳念乎封圻則固憂勤于內
治而坐致夫外寧者乎孝武始涉龍城而長平懸鵠旣
封狼居而冠軍臨蟬叩杖傳節于大夏之邑薊薈流味
于番禺之鄉似徒沾沾然侈之外矣乃拔將相于降奴

策衡十七卷

治卷二

八六

簡負戾而啓祚雖顯汲于外寧而亦不失夫內治者乎
若夫唐初制七德以象武作九功以昭文而房杜獲觀
明良魏徵得關忠讜當時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稱盛際
已及夫天寶難疽結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籬而
不知以其治者忽其憂以其寧者致其患其亦未講于
內外之要領者歟宋當太平興國之日倖職日至而民
不知兵水旱迭臻而民不思亂服澣濯而毀奇巧却女
樂而杜畋遊至欲自焚以答天譴蠲稅以舒民力益明
于內憂而推之外患者也迨其末造夏人犯邊而後會
輒肆契丹渝約而歲餉增武備弛而不脩神氣弱而

不振所謂幾于治內而疎于治外者耶夫三代以上其純粹若此三代以下其崎嶇若彼蓋以其治之迹同而所以迹者異也故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楊龜山氏謂其爲經綸之迹當必有精蘊存焉蓋探本之論哉不特此也于令升嘗謂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殆得致治之精者矣范文子謂惟聖人能內外無患下此外寧必有內憂亦見保治之要者矣我太祖高皇帝三尺手提舉乾坤而再廓成祖文皇帝六飛親駕望斗柄而長驅內治外威蓋千載一時也乃恭覩聖政記及實訓所載則所爲檢點身心保護元元以綰

策衡十七卷

八十七

結萬世之基緒者實慘慘焉太祖嘗謂侍臣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匪雍熙天下之民方脫瘡痍其能無憂乎成祖嘗謂侍臣曰人心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則欲必勝理朕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又思人君但于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誠與精一危微之訓四海困窮之警相發明者哉列聖承之守而勿失是以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治至今盛焉二正之後絃綱弛而復振閭澤壅而復流良由以心紹心故與治

同治也我皇上臨蒞之初勤日御而掃浮翳朗金鏡而辟竈煬徒步效虔桑林之禱伊武散財拯溺江淮之賑無殊蓋二十八載以來天下內寧而外無患矣卽勃氏鼠舞于朔方而巨魁就殲若舉崑崙而壓累卵島夷鯨徙于樂浪而王師一振譬決滄海以濯殘螢蠹爾播會嬰險自固逆我顏行亦猶鷺巢衛幕魚泳宋池耳今曾不逾時旋就殄滅海內庶幾稱泰寧矣乃執事蒿目而談又謂天下之患不在敵國而在民心不在藩籬而在閭閻夫亦憂盛之過計乎雖然積物雖微必動于物形影未著貴燭其幾則外寧實啓夫內憂而

策衡十七卷

八十八

內憂實切于外患也茲欲消內憂而制外患愚以爲其要有六事而其精在一心辛壬以來斧鑿窮山谷之材金銀絕大地之脈白骨森亂麻于統萬青燐焚野燒于榆關要津分據于貂寺雖手龜足繭而室有懸磬之憂脂膏罄竭于繭絲卽薪盡火傳而民無息肩之日此何異促鱗之遊汀漳短羽之棲翳翬哉重以鳳不暇栖龍不暇伏將隴上之耕欲輟而澤中之荏且聚矣則人心不可以不收規璣徒取于充耳補牘難莫乎披襟而贊郎賁緣于狗監則儼然猴冠鼠吏糝雜于虎園則遂成狐社甚且永巷青衣宵小也而令縉紳童甫之士仰承

其教令朱輪銀艾重臣也而令市井狹斜之夫汗巖其
簾蓋是情慝奔于貨欲之途而榮辱闔于下賤之口則
紀綱不可以不正黃河瀉帶于三川泰華刻礪于岐嶺
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栢梁甫災而建章
之畫藻隨燼紫薇纏棼而太白之犯法屢形乃指南
郊而玉輦之轍久塵睽太廟而金穰之籍交莠則
脩省不可以不勤偵太辰之無恙猶思懇伏于青蒲
固效盡而非間離覩金甌之無虞不忘叩關于紫
禁實過計而非要挾乃放逐浮沉死灰不飛霞管羈縻
絡繹破鏡虛擬刀環雖投鼠不忌之難容亦拔茅思奮
策衡一七卷

卷六

八十九

之可憫也豈必改鳴藉于桑樞而立斥儀于仗馬哉則
采納不可以不弘長樂曉鐘蒼蠅與雞人俱寂文
華橫籍綠字暨鳳管同藏金寒雖釋而象儀徒切于三
台玉鉉獨持而任重亘勞乎五嶽腹心無寄繾綣之辭
日脩肱股莫支猜疑之意日積慙翦鬚于往籍絕賜食
于內厨來者借喻積薪往者徒蒙覆餗則大臣不可以
不優時艱責于噉名何異羊家之鶴先見疑于膚測實
失東家之丘故頻年以來海內多故而殷浩馬謖之徒
屢委蛇閫外承乏行間始徇其名而因信其實既畧其
實而終眩其名人心畧覆轍而不知倖難以屢徵士習

尚矯誣而不知公難以私掩則名實不可以不核茲六
事者鑒鑒于君心斯可以綰結乎民志經綸于淵嘿
斯可以貫澈乎遐陬蓋美意與良法並運而后內治與
外威兼舉也今元良已茂大禮將行而皇上又
精一心以舉六事早奮英果之斷於以決大計而勿
爲小故之所搖弘昭睿哲之明於以任君子而勿爲
僻昵之所惑上天宗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傾覆之
命爲難謹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巖險之情爲
可畏以美色珍奇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故之勤而
和庶政賜環廣舉廢之典折檻旌進言之忠使姬姜

策衡一七卷

卷六

九十九

遺脫珥之規而周召篤同舟之義則人心固而綱紀張
大臣弘正色之謨小臣作敢言之氣天心鑒答于上
人才品藻于下而后選將必登壇之材練兵皆趨關之
器庶乎戶牖繆而無闕關號澤之夫廟堂勝而有
玉燭金甌之勢唐虞三代所以脩文德而迪武功二
祖列宗所以安華夷而治內外者特舉而措之矣而
漢唐云乎哉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苟釋心而務政
舍其內而外是圖卽鳴劍馳乎伊吾封泥盼乎姑衍然
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而何補亦安所稱帝王之精蘊
運於法制威靈之外者矣愚生之見如此不識可爲

富宁保泰之助否

人情

萬曆庚子江西

大策士者好爲覆轍以困士士亦虛爲微引輕絛以自炫繞之麥多則或無當於世故今且復與子程舊聞郭忠誥定觀乎人情之端夫世之變人情爲之乎然悲者王道本乎情乃以爲近易得乎易出乃以爲人情險於山川而臨民者至有拘索欺弄之弊嗚呼其爲鮮也諸節之同互鑒因乎案揣其隱憂紛紜又格於交飾遞匿而久之成止歟其條會上以薦之夫人有衷寡量狹久暫異便而胥曰一介情乎於是苛慝卽不齊又何以人情微誠王生遂矣黃魯求以來其所爲鑲璧召繫以成世變以爲可尋復而有歸之人情之失調得歟吾輩望王生以人情爲同吾願子借鈴槩爲犁鉏別其不馴焉若令鄉人有家老得而觀焉又寧止發

人含情以閱世歷情以成變人情者世故紛委之端

而經世立業者之所必基也夫世不越人情而世之變

策簡十七卷

九十二

又釀致於人情則人情者淺言之深言之而俱得也世不越人情而索之人情之外世之變釀致於人情而忽不介意則人情者淺視之深視之而俱不得也故有平易之說以爲王道本而又有山川馭朽之說以爲倣懼資是其察於人情者精而立說之兼至也夫人情豈易言哉人百其情情百其狀上不勝其詰而下不勝其遁上不勝其制而下不勝其逞故夫人情至顯而幽察淵洞咳之視有遺明焉人情至柔而勁摩旗奪帥之勇有遺勝焉人情至直而曲至常而變渾渾乎其無端倪倏忽譎幻儼驕而不可爲係雖巧歷窮陰陽智數通造化

粹然當之有道術焉而要之調劑人情不外乎順揣而逆折之何也有一人之情有十百人之情有千萬人之情有一方一域人之情有合天下人所通共之情大都錮之一腔則痛癢僅周乎膚革比之親昵則惠愛不越於閨門局之州里疆域則共覆含生之類必有滲漉之所不該此固案廣狹大小之數而可得也有一時之情有歲月之情有數十百載之情有合千萬載所通共之情大都快目前之便者必乏周歲之防計歲月之功者必遺奕世之利而無久遠曠視之懷者德澤必更代而漸盡此又案久暫延促之數而可得也爲漁也而求數

策術一七卷

九三

害爲獵也而喜蒐獮函矢各術而仁殘別念農賈異執而愛憎殊心此夫情以習移也寵並則妒力均則敵餌之甚欲靡不洩恣依阿而度不可繼又不免爲飽鷹之颺憚之甚畏靡不帖伏震竦而度不可免又不難爲困獸之鬪此夫情以勢變也人情萬變運不過一規血氣心知之同固可易處而度也故曰可順而揣也伸一夫之欲而傷數人之心便黨與之私而破通國之誼瘠秦肥越取脅益齊壑鄰國以利封疆是以廣狹大小之數揆之人情而不勝而不敢出也旦夕以爲快月計之有噬臍之憂歲月以爲功世計之有掉尾之患奕葉雲仍

兢兢確守亦足以綏靖邦家而質之大道爲公執極不變之矩稍有未協是以久暫延促之數揆之人情而不勝而不敢遂也專寡昧之見則嘉言伏而民多不吐之情恣羣不逞之膈臆則椎剝行而民有莫必之命上固其韃執挾其關上傳之翼孰摧之羽以致噤不發聲而慘受其搤此固可形影察而亟杜其釁也我厚殖以自封而人亦有饘粥之憂我廣搜以盈厭而人亦有俯仰之累我有威命靈輿可憑以自恣而匹夫匹婦亦各有心勁弩滿張弦斷矢撥不足以制奔獸之竄而彼或求試其角距此又人情之不虞可本末利害揆而亟爲之

策術一七卷

九四

動念也人情疑不已則乖隔隔不已則怨怒怒不已則驤奮及其未奮而求弭之如沃水於蘊火之薪而徒突於未然之棟爲力甚易爲功甚多故曰可逆而折也世之御人者惟不知順揣之說而逆施之故抑鬱懣懣之氣每醞釀芽蘖於覩聞不及之中又不知逆折之說而順養之故焚亂傾危之變常猝發驟起於轉盼呼吸之際而人情之禍始不可勝言矣夫人情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而逆順之間又轉徙向背之樞紐也乃人情亦何難明何難調哉一人人也千萬人亦人也一時之人也千萬世之人亦人也故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

千萬世之人情一時之人情也人有情而人測之亦何難明何難調哉大抵與以所欲則翕然喜授以所惡則喞然怒聽其生息保聚而不爲之擾則煦焉相忘攬聒其所爲生則愁煩而怨歎不堪之事不可忍之情一授之再授之猶束於法而低靡聽命授之無已則決裂畔去而無復顧忌撲者智無可施而聽黠者之指授弱者不克振而從強者攘臂之呼彼號爲齊民衆庶也者其情不然乎懷竒欲試而不能盡展於疑貳之朝抱款甚殷而不能自結於多欲之主寧讓論譚披露膽肝而必不要容容之後福寧風裁凜凜標樹節槩而必不爲汝策衛十七卷

六十五

汝以自全用則行舍則藏志意無所施而高爵厚祿不足爲羈縻之具進以禮退以義顏色一不當而長林豐草自足動遐往之思彼所稱俊傑英賢也者其情不然乎深於嗜利若蠅之集羶而招搖引致實繁有徒狡於藏身若兔之營窟而出沒神姦漫無可詰計足填豁壑不難決禮義之大閑事足競刀錐何暇惜國家之大計憑城社以肆爪牙陵縉紳以張氣焰彼所稱奸宄猾黠也者其情不然乎蓄睥睨之姦而潛機以觀變挾鼓煽之術而樂旤以生心下方因誅求彼則爲綠難以陰動其變機上方倒施行彼則乘違會而徐拾其墮楮彼欲

市恩以斂衆惟恐我怨之不深而怨之彰也又竊藉以爲號彼欲千紀以逞志惟恐我法之不苛而法之佚也又歷指以爲名凡崛起草昧而窺大物者往往操斯術以運而昧者墮其筭中彼所稱戎首亂魁也者其情不然乎是四人者之情各藏其真抱其質而錯處於天下爲上者一失其調而人情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譬之薑桂鹽醯味不一而調燮以成和羹則司庖氏之職也筭篇金石音不一而調協以成九奏則司樂氏之任也天下之爲齊民者十九爲賢俊爲姦利者十三而爲戎首亂魁者不常有亦不遽無善調者使賢俊用而姦利黜

策衛十七卷

六十六

則齊民安而戎難消矣不善調者使姦利用而賢俊黜則齊民不安而戎難作矣試邇三代以還迄漢唐宋之盛際其民主察相曷嘗不日夜鰓鰓以求當乎人情而其未造迺昧蔑以至於盡雖其致釁或嬖寵或外戚或賊臣方鎮或宦豎夷狄或徒步突起嘯聚之流而要之人情之所釀致均非一日之故也彼惟不察夫爲賢俊爲姦利者之情故譴直擯而綢繆之計疎僉士崇而負乘之寇至彼惟不察夫爲齊民者之情故奪其樂生之念而使之冒死以捍禁啓其無聊之計而使之決命以衛行彼惟不察夫爲戎難者之情故厚與之勢而假其

便又陰弛其防而示之瑕其所爲開罅於嬖寵外戚賊臣方鎮宦豎夷狄或徒步突起嘯聚之流而亂亡隨屬者皆是物也而柰之何其弗揣而弗調也方今聖明在御神氣大張顧能使地不愛寶而或不能使人不愛情則愚也伏草茅而妄意當世之故竊有四言以獻夫民寔惜財而傾貲苟以逃死民寔思亂而首禍難於倡呼故習魚鼈火之計未行閭閻誰不可頭會而箕歛斬木揭竿之難既作黔首恐難以勢迫而刑驅易動難安等於晷險此齊民之情當亟察而速撫之者也士本重祿而敦名節則不難釋位以恤民士本愛身而性策衡十七卷

六十七

忠義則不憚捐軀以報國乃褫革太輕而下士爲戀祿之謀摧殘太甚而中材懷保身之念化忠爲佞譬之影從此賢俊之情當曲體而保全之者也我有偏好彼揣摩而不費於施餌我有偏惡彼激發而不忘於投器彼竊我感福以明得意而實不與我共憂患也脫有風塵之儼而計無復之彼不鳥飛魚逝必且虎噬鴟張故他日之盜弄潢池者卽今日之摸金發丘者也此姦利之情所不當甘徇而過聽也元氣旣虛疾病始乘而發垣墉旣固盜賊何自而來彼雖懷反側以俟瑕罅而實未敢無故發難端也過爲然犀之照而姦無所容彼不鹿

駭思奔必且獸窮圖攬故今日之望門投止者乃他日之窺闕號澤者也此戎難之情所不當窮搜而刻急也四者所爲揣而調之之善物也而其本在民是故曰民可近不可下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所謂獨觀萬化之原而明於安危之機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愚謂必仁義既洽而後禮樂可興是聖王之所爲學也丕平富不務咎仁之實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義之實也是揣而調之之大端也儻徒見夫疆宇如故邦畿宴然六師張皇羣心震懾策衡十七卷

九六

飛片檄詠召固之虜如折葦若馳萬里逮衡命之臣俄就階闥以爲赫聲濯靈可高枕以忘意外之虞而恣行人情之所不便不知觀變識微之士固已竊歎於室而思效杞人漆女之款款者矣生也愚竊有概於中又何暇外明指而求發覆露奇爲也

隱俠

萬曆庚子江西

策衡十一卷

隱俠一

九元

人者知言也異材而訪嚴穴其地異其地而孰急
藏必欲救世者之用而無受兩者之弊其網羅衡
鑑之方要必有所先也諸士其詳者于篇

蓋聞觀動靜而斷剛柔迺變化而貞進退是以龍羣徵
吉于藏首鴻羽期漸于可儀士固有有志有用者有有
志無用者有以有用用者有以無用用者有冒無用藏
有用有因有用藏無用者有不用則為世靈用則為世
資者有用則以實顯不用則以名高者在衡世者隨其
才而用之矣執事以隱俠問儻亦有狂狷之思乎夫俠
即古者之狂嚶嚶期于自見故其用可象如雷霆風雨
磅礴則山河可移彌漫則桑滄立改當之者魄褫魂銷

策衡十一卷

隱俠一

百

賴之者興骸起肉而關百行于脫穎之會操五倫于頽
波之交者也隱即古者之狷踽踽期于自信故其用無
形如寒暑溫肅代謝則慘舒異境迭運則明晦殊途遇
之者神翔意驚仰之者色忤心慙而炳明珠于枯蚌之
海抱咸池于龍門之淵者也自杏壇凋葉于龜蒙洙泗
絕流于嶠谷狂狷瓠落而無所容樗散而莫之用于是
狂者必于自樹寧稍異于古人毋不掩于遺行援天日
以結心指山河以陳志恣其行益恣其狂而別之曰俠
狷者必于自完甘見譏于鄉愿毋自合于同流倩堅石
以嗽渟假清流以滌汗掩其行并掩其狷而別之曰隱

故犬吠鷄鳴脫孟嘗之虎口賣漿屠狗解信陵之狐疑
于是見知則鷹隼在臂資爪翮而得利雲霄委擯則牛
馬思家甘羈縻而悲鳴芻豢而俠始鬻于人耕食掘飲
訕尚父之驥足荷擔拾實誚端賜之蔬餐于是按跡則
丘蚓喻康因上下而資生泉壤藏名則靡草同腐依時
序而託照燐螢而隱始輕于世是以子長美俠徒誇私
義之足稱緩急之可賴迨孟堅勿是至謂背公死黨之
習成守職奉上之義廢即子瞻謂六國兼收而連雞累
葉孤秦屏逐而祖龍不傳顧乃狀猛鷲于鳥獸懲毒螫
于昆蟲是枝指綠畏痛以獲存資瘡痍害生

俠且逾卑矣尉宗艷隱直信其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迄劉晝勿是至謂安治代秦之不能蹈刃
建功之非任卽玄成謂其以無用爲有用無爲而無不
爲顧乃多其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是東
帛戈戈祗絢采于山澤蒲輪軋軋徒騰響于松蘿而隱
且逾鄙矣故遊俠自朱家而原涉非慙恩一劍則修怨
雙丸雖敵國祚喜于條侯驚座齊名于淑德然不過陰
賊發睚眦椎埋供嬉笑而已隱士自野王而襄陽非畏
我友朋則謂行多露雖嚶鳥興言于高子弄鳳遜志于
吳蒼然不過烟霞成痼疾泉石結膏肓而已要非核名
策衛十七卷

一百一

而喪質抑亦循跡而失神者乎外此或爲強侯畫策而
亢禮于萬乘或爲弱國復讐而潛跡于五湖陳危相國
而讓封置衛之日捐印萬戶而蒙困梁魏之間此其人
俠固不啻于君卿隱亦不列于仲彥而覩蜂準以思去
假鴟夷以浪游資色瓜而晦跡托毫素以逃榮抑執事
所謂身有其實俠而能隱隱而能俠者歟然執事方陋
郭解原涉之無良樊英殷浩之滋僞欲追乘韋于榮陽
蹤王貌于東海侈椎車而誇借箸嘉白衣而美黃冠匪
縞素之遮說疑迂羊裘之加足詆慢乃瞻龍鳳而永企
三分疎魚鳥而有懷十二者也豈徒快志于畧刻片言

而七尺與九族俱湛耽情於長林豐草而百年共一瞬
同逝者之足道哉愚以爲兩用貴于兼收而兩弊貴于
兼廢若其結駟連衡引裾交臂翻覆與其雨雲炎涼變
其寒暑爭皆蟻聚習蠅蝟與交刺雌黃傳口雄白附辭
日尋戈矛時張撻伐君子感額避薰灼小人低眉從波
流則俠盡于結交力具扛鼎勢挾滔天煖谷吹灰寒泉
流澤足左右而勢變手上下於擒囚窺伺銅山之穢腥
妄希金穴之膏肓文害三尺禁格五刑南山之竹不足
辭斜谷之木難爲械則俠盡于干紀毀程不識不直一
錢輕蔡子尼安期千里紉綉畏其虺毒乳臭效其鴟張
策衛十七卷

一百二

轍亂旗靡貴魏使之雅譴封豕盧令多吳俗之善辭極
慘刻則六月飛霜窮纖微則甲夜生旭入袴避其抵調
鑒寶甘其慢侮貸蔡澤之感怒效灌夫之滿觴則俠盡
于罵坐操觚之士染翰之倫無不握靈蛇挾和璧舉按
則入地升天抑揚則驅風飛電因文使氣觸意生辭雖
周召破斧甘棠衛霍真顏姑衍燦陳貝錦巧合笙簧銀
管鬱慧乍纏蔽帚邀金勃發勢若沃焦情同轉席斯則
蜂蠆借其鉤鉉狐鼠資其城社目以耳移信因疑奪至
或虺螭譽之蛟龍慕獍比之麟鳳鮫人夜涕以贈珠隋
侯伺露以探寶則俠盡于舞文至夫隱者絕倫以自高

冒潔以藏拙激清而巧于獵名垢俗而陰于市利孤遠而期于傲人雖甘心猷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實非驪脫覓埃之內鴻冥冥區之外者蓋見巢父許由之亡其君而不惟隱形藏光之全其用也蓋知商容漢陰之杜其機而不戒齒亡棹械之滑其神也蓋羨漁父之濯纓于滄浪而不懲餌釣榮之羞也蓋慕四皓之羽翮于爲壽而不鑒鶴怨猿驚之耻也若爾則稷契衣藻粉不如陳仲之食屨纊而葉龍伶倫之爲禮樂不如食母御風之寒其兌乎夫望成而耕石田水國之中則苔莓靡蕪之實盈筐矣期雨而待龍龜烟之下則山嵐礎潤

策衡十七卷

百三

之微逾竊矣而自以爲兼蓄屈之奮伸通潛躍之休咎哉夫俠者之靈與隱者之病若此此愚所謂兩弊貴于兼覈而後兩用可以兼收也方今上無虛授下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然而玄纁未及于衡門天旒未收夫泛駕豈謂訪巖穴者猶玉屑不可琢爲珪璋剡絲不可織爲綺綬蒐逸才者猶荆玉含纖瑕而必棄驪珠有微額而不收哉不知龍之潛也則與魚鼈爲鄰驥之伏也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必與傭流雜處茲欲爲網羅衡鑑之方必先寬其途容以量而已蓋關雎興于鳥而爲風之首鹿鳴興于獸而爲雅之端夫以

鳥獸之微苟有一善詩人且歌詠以爲美談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故量不可以不弘繡戶洞房則簑不如裘之美被雪冰雨則裘不如簑之適物各不同用亦有時也而况人乎故途不可以不廣且也世罕中行民無全德今天下之士非懷玉衣褐而沾沾自喜卽炫奇耀穎而營營求用者矣如必退俠者進隱者是使夷門先生掩竒于抱關而樊將軍墮續于屠販也如必退隱者進俠者是使太公蠶材于渭水而傳說腐智于幽巖也如必俠者果矯節砥行而後用隱者果樂道忘世而後舉是使陳平終不以輔漢見竒而安石終不以破秦顯烈

策衡一一卷

隱俠六

三四

也故或連城之壁甘崖荆山夜光之珠快潛鬱浦吾何以使玉無翼而前飛珠無脰而踵至或鳴籟受響若有志于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于歸海吾何以使萬竅不叩而咸應百川爲宰而用卑彼期于樹立吾毋務前燭其跡而後披其影朝縱之逸而夕翦之飛彼期于高尚吾毋務壻射其隼而淵祭其魚陽覆之麋而陰題之鳳蓋隱者好名吾卽以名鼓之而責其實責其實而不得而后以浮名棄之則天下不得以名餌我而我得收名之用俠者負氣吾卽以氣鼓之而核其功核其功而不得而后以虛氣擯之則天下不得以氣撼我而我得收

氣之用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焉知無弦高諸人者出而應上求乎要之揚隱以資俠士之雄風引俠以佐隱士之諒節期于成國家之務而已矣然則何必緩俠而急隱又何必緩隱而急俠哉雖然濟世者論用學道者定方曩所云爲用人者道耳使兩人者誠化隱俠之習調性情之和用隱俠之真通大道之軌則巢許可以永冠夔龍可以丘壑負鼎匡王之業樹而伏劍擊筑之氣消彈琴樂聖之風暢而鑿坏蹈海之軌誦虛已遊世與道委蛇時而龍隱時而鴻翔適于動靜變化之途而中乎剛柔進退之節儼吾師所謂求志達道用行舍藏而遐思中行慨然有意于狂狷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執事勿謂鄙生侈譚大道而闊情事也

策術十七卷

百五

體勢

萬曆庚子湖廣

立國有體勢有末流體勢立而未流從之其推後之故可得而原歟漢宣言漢家自有制度而後亦云所尚一定萬千年不變豈固守不變歟抑欲變無術極其數而止歟而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抑又何也豈變通乃所云久歟三代遞矣語焉不詳漢唐宋已事炳如也體勢反立未流安底其所以救之得失安在可說說以衡于今有當乎否國家豈敢立隆體同勢強度越于古宜承永無愆乃今觀中外形勢察國民情亦若無節操而不和豈然乎竭而乏然莫適主亦若其末流焉于三代季世何如哉審時觀變揀益扶衰妙不窮之通評誠正固缺為萬強計道將安出夫通國體識時勢學問所宜盡心也盡相與深言之

建國有不易之體勢聖人所以逆持天下而操其本統者也體勢有不客已之變通聖人所以因用天下而救

策衡一八卷

其末流者也徒威不足齊物而攝之以體小數無以革俗而驅之以勢制天下數百年之耳目手足而惟吾操縱聖人之權也體立而守固而繼之以庠勢成而行厥而乘之以乏窮天下之耳目手足奔命于吾所操縱之中而亦漸以敝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無所以劑量消息于其間而聽其末流之自至而是究其數而止耳是故順而柔之以利基于利而靡操而鼓之以名擅于名而激有所張于形以為固形不固而張之反以損其實有所密于察以為防察之所不及而防之反以生其心展轉密移而恒出于其所不料雖聖人果如何哉

策衡一八卷

卷之二

二

蓋非制體勢者之罪而變通者之責也漢宣言制度是矣而曰霸王道雜夫刑德非羈也雜亦非制雜而不韋其亦以雜報也漢當本始元康間舍曰勵精改紀而又將加之墨守乎蘇洵之言定所尚是也而曰不變非也惟道萬世無敝所尚者以救偏也救偏者亦偏偏必有極會其極時安得不變夫洵知用乎中葉之當威而不知用威之亦不可常也此皆狃于體勢而暗于未流觀于末流而未始深原其故者也易不云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惟變通之可以久也造化亦不能違而況國乎國之有體如天有四時國之有勢如陰陽有寒暑四時遞而歲成寒暑錯而致用而不然者則陰固至于閉而陽固至于焦吾安知其所終哉蓋自三代盛王禹湯文武之隆創制立法已不能不待其後之變通而平王之東遷處弱勢而不變銷歇委頓則已究其數而止而况漢唐宋之末流乎興革盛衰之故可覆按也漢高懲秦暴桀以為民方驚然咸有遠心夫亦惟是專利而不獲懟而無上匪羶勿附用不愛高爵厚祿以采之而世遂逐于利始猶衛霍之屬自奮于功名既乃為張湯公孫弘之徒旋工于窺矚窺矚有術基為術而附會附會有黨深為黨而比周究也孔光谷永之流爾

焉奔走一王氏以寵祿自持而猥忘其介而西京之業遂壞于靡光武鑒是以爲士方厭然無特操夫亦惟是熾趨而不止隕而無下非名相底用不惜貶躬奇服以振之而士遂趨于名始猶嚴光周卹以恬退爲名高既乃顧廚俊及以名標生標榜標榜之勢成爲搏擊搏擊之窮流爲險躁究也何進袁紹輩個焉召一董卓自謂間執其讒慝而不圖其不可收而東京之業竟敗于激太宗英智習兵始借資于突厥而虞突厥之賴其利也賈其餘勇屢蹴陰山擒頡利而犁王庭窮玄菟以彊戎索降王侍子並受事麾下而侈然猶有域外之規其法

策衛一八

三

簡于治官煩于治軍其子孫代狃其勝獎率邊功而官臣亦日尋于干戈卒釀安史以啓藩鎮而用兵之禍遂與唐相終始宋祖累承僭亂本引戴于親軍而虞親軍之踵其故也杯酒笑談旋移兵柄立參知于政府而相權掣設通判于軍州而將令分要使科條論議實繁有司而上煦然懷之以寬大之名其法重與人以權而輕責之任事其子孫安忘其事繁令滋章而其臣亦遂泛泛然莫爲盡力議和議戰甲是乙非日相與爭于尋尺之間而天下事已去矣向使西京無光武之救隄防旣潰孰與壅而收之而東漢之季能軫傳變方大之憂唐

之未造能廣宋璟不賞邊功之指隆興以前能興蘇轍假重臣之計南渡之後能庸李綱復藩鎮之謀寧遠決裂至此哉由斯以觀始未嘗不棄芽豕羸而卒憊于救之無術夫固國體既定浸淫蹶張其勢趨實然要以知其且然而不能不待其後之人而不謂其遂無人也國家功高乎開闢德威乎漸被高皇帝持危節事計深慮微總百王而憲其成揆萬世而制其變輕爵祿以攬英雄或起降虜而拜大將或躡屨而登四輔則漢高厲世摩鈍之權也屈至尊以崇節義四先生創禮賢之館兩端士作文華之師則光武又席幽人之指也

策衛十八

四

法唐以用兵而威加厲是故神謀動中機宜帷幕皆包智畧至易世之際猶復三犁虜庭而後來平漢平寧靖倭靖寇時警而兵不頓稽宋以計吏而法加詳是故機務析于卿臺察舉煩于省會自府鎮之重猶且片紙可呼而外逮于藩于臬于郡于邑又皆遞制而勢不專其爵祿足以鼓其怠而廉耻又足以坊其淫其兵威足以寒化外之心而文法又足以弭事中之變席安秉權勢行而體之堅如轉石總凡執要體立而勢之捷若建瓴是故立體者以疎密爲重輕則漢疎于唐唐疎于宋而本朝之紀法爲獨詳制勢者以重輕爲強弱則唐

弱于漢宋弱于唐而 本朝之綱維爲獨振二百年來
名世代興于表著而野不乏箕山潁水之賢 天威四
訖于疆圉而內亦無田常六卿之禍非苟承麻藉慶而
已其本統然也雖然體太密則靡而不掉於是中有中槁
之患有膈壅之虞而密反爲輕勢太重則倚而無制於
是有偏枯之象有暴竭之形而重反爲弱日遷月化積
漸以往汨汨乎流而不可止泉之所趨卽敝之所起脉
脉乎日與變俱而不自覺若執事所云湯而無節揆而
不和驚然隣乎竭而泛然莫適主蓋浸淫匪一日迄乎
今而其微已畢見矣時方操切而鷹擊毛擊者比肩俗
策衡十八卷

五

尚寬和而拱揖循聲者接跡煦俞聽納則吹毛洗垢以
壯趾爲無傷稍示摧抑則蟬噪鳩藏以裕蠱爲得計張
弛不同調而同于順時靜躁不同途而同于耦會何浮
沈俯仰者多而折衷砥柱者寡也是其近于靡也受意
與受制爭事衆譽與衆毀爭名守土與推使爭民 朝
廷與市井爭利有挾私而公議或扼要以鉤奇猜慮積
而上壅疑事并而下鬱夫上惟無壅壅而自遂往必悖
下惟無鬱鬱而不宣發必暴則胡不夷然相劑以情而
桀然相持以氣也是又近于激也兵有敗而不爲害者
形固也有勝而不可居者寔喪也議者狃于 國威之

振漫曰戰耳戰耳夫微調窮于四裔而不聞旗鼓相當
則力竭轉輸窘于那借猶時有脫巾而呼者則財竭封
賞在前利劒在後而傲睨觀望者時見告則威竭處三
竭之時而不以善息吾懼楊葉之技有時而窮也則夫
乃形張而寔逾困乎內外以相權也而今以相仗上下
以相維也而今以相蒙掣肘者亦人露肘者亦人其甚
者不能爲不露而猶能爲掣荷擔則無術弛擔則有術
其究也不能爲弛而終能爲不荷非惟彼逃其責 國
法固然非惟 國寬其法公論固然雖大壞極敝而不
可得其主名身當其事而僅與旁觀同于浩歎且 上
策衡十八卷

六

竟誰與領此吾恐無柁之舟終安能濟則夫乃察密而
心逾渙乎當創造之始盡鑒百王之敝而參用其權至
於今日亦并受四季之敗而特未至于甚嗚呼則奈何
不爲之所也愚以爲欲使靡與激兩平莫若起之以眞
名而絀其僞名人之宛轉逐利而莫爲闌也無名是無
坊也然而寔名恬僞名爭寔名之氣約結不得宣而僞
者乃挾之以爭激也寔靡之尤也吾爲之疏壅導滯達
其所同然而顯白其依似要使寔名之用獨伸而僞者
失其所挾而士氣平矣欲使形與寔兩固莫若陰釐其
寔而巧用其形寔之爲用近而形之爲用遠如必人人

角力而後臣之則服者寡矣今寔雖枯形固范也吾外
暴其形以建威銷萌內匿閉其寔而不輕用戒邊臣以
保固疆圉處置得宜爲上策無輕動于淺夫之言生事
召釁要使數十年休養生息以持盈定傾而國庶有瘳
矣欲使官與事兩不虛莫若畀之以權聽其所爲而嚴
核其後無求之以所不堪而徐責其不盡今之患在于
法代人任責而言者代任者爲政夫吾誠寬其議論省
其煩苛蕩然使自爲更始而又優之以歲月操縱盈縮
如志而猶有敗事然後可以厚其責而不怨而事其有
任矣嗟乎位之權窮吾附之以名名正而位不獨傾名

策衡一八卷

策衡一八卷

策衡一八卷

之用雜吾嚴之以寔寔信而僞不妄參暴其形以顯寔
而病在失寔吾喻諸其寔而形乃彌王分其權以防奸
而奸在避事吾與之以權而奸亦不得逞疎密互用而
體益固輕重相得而勢益強揀溢扶衰儻在斯乎又何
四季未流之患哉語云爲之其未兆也兆而謀難十倍
見衺祥而謀者百倍乃今且蠢蠢動矣慎無泄泄焉鼓
駭馬振絕系以至于淳發而不可爲也

臣道

萬曆庚子湖廣

問忠計之臣多詢主術夫主術上所謂也必也嘉謀
嘉猷人告斯可矣雖然言深恐開即事之疑事大
則建無成之訓詩云靖共爾位位之不靖而上下
求多將謂君何則謂言事君而已孟子列事君人
者等而上之更三品而吳氏春秋亦曰二心不可
以事君蓋皆先民之格言也其有合乎夫一心
之義何品是數品者其操術致用安在假士而登
朝當居何品率皆以談興主多賢治朝多諫而特
危扶顛之徒不亦希乎時不問耶人不同也今之
憂國是者蓋曰爲心爲心爲心爲心爲心爲心
主術不問一朝而有轉瞬之聽其所以贊翊匡
救者道又安在且古之君子各致其功而今之君
子或交害其戚古之君子各致其功而今之君
子或交害其戚今欲百官皆有所聞而所以
轉移之者未盡歟今欲百官皆有所聞而所以
不易朝常而奉明主于堯舜之隆修何術而可

策衡一八卷

策衡一八卷

策衡一八卷

夫主臣不可以異心而委心奉君在其臣之純固也主
臣不可以同術而操術致主在其臣之懋和也是故主
有主術臣有臣事主術在推心是故法天之行體任羣
賢不自勞事所以爲受成也人臣則不然道在一心暴
其形而見其情陳其膂力而效其功能高下險易剛柔
肥臞皆可得而就財也所以奉君終也主術得而後可
貴于臣臣事畢而後可聽于君虛則謂之不明虛聽謂
之不忠不明不忠合而亂萌而百姓惟主之憎君明臣
忠合而治成而世惟主之德稱則何哉主道一而制勢
博也雖然以此厚上之任則可以此貲臣之職則不可

君不察責難之恭而窮于苛小固不可臣不揆靖獻之分而止于翹君過尤不可昔者蓋嘗讀小明之四章而講于靖共之旨矣卽位徵事卽事徵心各致其功參和其是謂之正直泄越其位橋戾其行振徒繁稱無益國事謂之安處安處不可以爲靖共不與正直亦不可以爲靖共靖共之德通于神明而況血氣心知之人乎又况聰明神聖之主乎位之不靖感額以憂之而不圖于成炎炎言之而匪索其聽則其去泄泄而逞顏者其與幾何寧直須分過而已自孟氏臚次事君之品而措紳先生多哆口大人天民之業然愚以爲未易言也如舜

世苟非承肩一心毫忽易慮指顧千里是故譽誹二心也一心者不顧譽誹顧社稷人我二心也一心者不存人我存社稷利害二心也一心者不計利害計社稷死生二心也一心者不懷死生懷社稷故曰以安社稷爲悅正一心之義也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二心不可以事一君一心之臣不擇君也聖亦可賢亦可全善亦可出入亦可結邪而羞問者亦可盤辟焉躊躇焉依故實而左右焉本人情而參持焉不能驟而約結其散而能使吾繩不斷不能一一而科課其凡而能硬吾綱不壞要以不至乎顛危而止故曰扶持而已不能紀遠其操術致用誠不及大人與天民抑亦其道艱負其身盡瘁其心亦勞苦而憂疑百倍難于大人天民時時不同也參上下而圖艱準繩墨以制變商時世之違順究難易之所從爲丙魏已難於爲蕭曹爲姚宋已難於爲房杜而况梁公宣公之於唐魏公溫公之於宋其爲艱難庇覆綢繆匡救遺名晦迹外身勞心又可以筭數譬喻盡哉故曰事開基戡亂之主易事守文蒙業之主難事殷憂多難之主易事恬嬉無事之主難事持法審故之主易事駁法行意之主難成王所不能釋然于周公者而太宗能釋然于王魏成王守文太宗創業也以德宗

之猜忌宣公不能得之于貞元之季而能得之于奉天
始多難而急之已難去而忘之也以宣帝之綜核趙蓋
韓楊之非辜大臣重足而魏相獨以故事稱上意者行
意則橫誅而持故猶有禁也覆古以案今今之時則亦
不可謂不難矣二百餘年承平日久既遠開創之期亦
無殷憂之故上焉者櫛風沐雨之勞既有所不見不聞
而下焉者汗馬之功名屠龍之伎倆絛鷹駭鹿之機智
城狐窟兔之奸雄皆有所勃怒而不得發上方以爲靜
安瀾而下方爲之鼓驚濤下方爲之激奔鯨而上方以
爲馳逸駿臣于其間不幸有社稷之寄北周則不可揮
闔則不能偷視則不安剗割則不行規繩則不省刺促
則不成而且說民耶是無知之怨讟也而且說國耶是
未卜之機祥也而且說法耶是已陳之芻狗也而且說
事耶是無緒之縈絲也而且說人耶是有間之釜鬲也
如曰十年百年則亦十年百年之後如曰方二三千
里則亦二三千之憂吾方虞其且然而滑擗然彼方以
爲未然而漠漠然吾方憂其不幸而中吾言不得不劇
剔其思而彼方以爲幸而未中吾言可以間執其口然
則高目搞心計將安出而敝唇焦舌果何益於成功之
數哉若是持危扶顛竟無術乎而愚以爲非也徒曰俟

聖心之轉移而已而其所以轉移者何術俟亦何時
不幾乎虛聽者也愚以爲一日而可以爲堯爲舜者
主上也以其有轉圜之智也然而其責不在堯舜在皐
夔使皐夔不能一其心則固無庸仰瀆矣一人而可以
爲皐爲夔者當塗也以其有納牖之權也然而其責不
獨在皐夔在九官十二牧使九官十二牧不能皆一其
心則固無庸厚求矣明知譽誹之見無益社稷也而同
乎已則是之異乎已則非之且得忘譽誹乎然則生議
與畏議當交任其責也明知人我之見無益社稷也而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且得忘人我乎然則事內與
事外當交任其責也明知利害之見無益社稷也而趨
避則蒙利直躬則蹈害且得忘利害乎然則處事與處
人當交任其責也明知死生之見無益社稷也而扼吭
之生立謹銷骨之死無名且得忘死生乎然則醜夷與
獨立當交任其責也故吾所謂一心者非直二三臣而
已合羣臣相與一其心而後可以事君吾所謂社稷臣
者非苟自一其心而已合羣臣之一心以事君而後可
以有所轉移夫不咎羣心之難一而猥云 天聽之益
高則豐沛或幾乎折肱不先吾心之自一而猥云物論
之難齊則日中安遇于夷主未知病則知方矣治病者

審方而已矣今日之事何處不受病何處可舍藥何人不致病何人不可發藥大臣憎小臣之弗厲也動指爲沽名爲譁衆不知小臣之言詘矣而大臣安得獨伸小臣嫉大臣之貴倨也動指爲私扞爲招權不知大臣之權輕矣而小臣安得反重柄臣慮言官之擬其後也移會而遷延之模稜以了塞之常若受事而不受責者然不知柄臣之制事疎矣而言臣安得不密言臣慮事機之格于初也更端以難之多方以誤之常若先事而盡事變者然不知言臣之持事密矣而柄臣安得不疎內臣驟膺重任實爲壟漁顯爲市虎而懼外臣之白其狀

策衡一八卷

卷六

三

縱篙者欲橫檣者欲前絳者欲却颿者欲風笠者欲雨樓櫓干盾交加于中流且令乘舟之主人茫焉安知所適從而有不胥而及溺者幾何嗟乎吳越可使爲一家此其時矣深厲淺揭之宜亦可以講矣但使諸臣真有社稷之憂則翕然奔奏各自營其職業何患不一心但使諸臣各任社稷之事則明主穆然在上固可端拱而受成何患不推心卽靖共爲轉移不必別求過巷之方卽轉移爲匡扶不必別講更絃之化操術致用明白洞達又豈必屑屑焉憂明主之不可深計托人臣之不敢專成相與持籌而蓄縮也哉昔韓魏公當仁宗賢

策衡十八卷

卷七

十四

主猶曰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而范公堯夫于峨眉降香之使始終以不見不聞處之此真社稷臣用心耳嗟乎今之君子亦不可輟不爲如有意外若堯夫處峨眉之使者可也

權變

萬曆庚子湖廣

問權以濟變故時者時重之矣乃言應變而權非
常人所發則何居哉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然則守常無權無權無變若人所謂成敗利鈍不
能逆觀者真正也則夫也言經綸明夷言晦潛
次往蹇言有小人何以能為也豈亦小人計功之
私哉古之人生於世生則志氣昂奮身奉國有身
物輒執奏者有使乎細過輒報者有得美則麗
書不願進賢則後身不隨者又有得美則麗
倉粟計去大奸者或守正而用權亦均有裨於國
有衛命之說又有曰運命利君謂之忠此為正為
權其於今其義何當焉豈亦育權而不說於正
者歟夫權者變也變者天下之常也豈亦育權
也故向之君子公與率元樂舉之貽誤君子多士
何不開其目而察其心乎注意在救時其持正言之
亦豈難哉

策衡十八卷

十五

士君子欲匡主闢而濟時艱也類不廢權矣然權難用
也用權者未有不乘權者也所用之權在我而所乘之
權在時與事古之時與人以事并與人以權有一事有
一事之權有百事有百事之權故權者麗正離於正則
無權後之時不欲與人以權而不得不與人以事權不
寄於人而寄以法人不修於事而修於文故權者偶正
奇於正則不能行權自奇於正之不能行權也而權為
正詘而無忌憚者又或乘其虛衡而盜其名而正文為
權詘夫權為正詘則慮難偶變之用寡猶可言也正為
權詘則守常植經之誼闕不可言也能權而至於偶正

策衡十八卷

十六

用非體衡成敵兩立固不可言也不能正而盜為權竊
機之用裂體之衡尤不可言也故曰濟一時之變必通
之以權維萬世之經宜守之以正窮於正而後權故權
不可預審於權以持正故正不可撓夫非獨不可預也
當其機而不必欲為為其事而不必能白其狀而不
必可居居其成而不必足喜非為吾身不足喜為君為
國為天下後世法程皆不可知故不足喜也若夫任事
不必規時匡時不必乘權就職營職就言立言就分義
明分義就功力陳功力有犯無隱有死無二事不避難
計不反顧正所當為止此耳其濟不濟正與權兼有之
亦互觴之君之明也社稷之靈也正亦以濟如其不然
權亦或以躡夫人臣謀國不寧一蹟而萬有餘喪也所
不忍言即幸爾微一偶而不再計乎非完忠矣由此言
之正可常也權不可常也陳琳之言曰明主圖危以制
變忠臣慮難以立權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權不可以乎愚民而至以之嘗國事豈臣
子之得已哉將巧發而奇中乎必斷任術而巧有不及
施者聰明之綜纜不如闇習之委成也將乘便而闢捷
乎必斷當機而便有不及乘者夷庚之揣物不如斃机
之圖功也以爲僥得亦復僥失之將窒隙而蹈瑕欲見

長而露短其工也弊猶之乎拙也以爲需忍亦或以需賊之既躡前而蹶後羗猶豫而狐疑其密也弊浮之乎疎也甚矣權之難用也用四難之用乘無乘之勢行不敢出之計邀不可知之功則何如洞洞屬屬顯白其血誠落落穆穆明持其大體要於守城深堅伏節死義強力忍詬衾影不負慚賁育不能奪者可以肩重可以定傾可以斷死斷生可以正名正分可以斷鞅牽裾而不爲激可以排閭叩關而不爲抗可以補牘封駁而不爲要君其忠實心上可以悟主上而下可以白于士大夫豈牽于蠕蠕之俗而以優游失事者哉蓋諸葛武侯有言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而司馬君實商新法之罷置也則亦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嗟乎大臣用心竭股肱之力而止此真千古正衡耳傳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計功不得不規時規時不得不乘權權不可乘不得不詭於正詭於正豈上臣之軌而或者托于屯之經綸也明夷之用晦也習坎往蹇之有功也若曰持艱傾否非功弗附急病讓夷非權胡藉則胡不引所云居貞云有孚云艱貞云貞吉者衡之誰適不以正用者而猥云尚功而行權不亦溺其旨乎然則將遂廢權乎曰胡可廢也晏子之事君也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

命賈生之論事君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既已衡矣逆矣且得謂正乎其衡以道其逆以忠且不得謂正乎離於正而合正而後可謂權守正以格不正而後可用權先操心後擇術先定慮後審機而後可以當權要以險易分途緩急變形而權正亦錯出合之則正亦制權權亦濟正離之則正不格權權不貳正古之人有行之者倪若水爲汴州也曰民方田桑豈宜以園籩之物賤人貴鳥是故鳩鵲鴻鵠之捕不奉詔是以不奉詔爲正丞相申屠嘉之檄鄧通也曰人主豈宜以弄臣戲殿上趣更斬之非文帝持節謝者竟致法矣是以致法爲正趙充國之屯金城也璽書責讓不問子客諫不聽曰明主可與深言馳上方畧以死守之竟以全取勝是以全取勝爲正禽息之薦百里奚也叩頭當車曰生無補于國不如死彼秦時誰賢奚者使奚以息一言進者足死矣則以死進賢爲正矣四子豈不顯明之事不詭不隨乃以資適逢世各自其時焉秦穆與人之周也文帝止輦之容也孝武數問後將軍計策而玄宗手敕謝縱散也是以皆得正言正行而無誅主然其信而臣效其功故曰與之以權而正亦或爲權則烏有反正

之權若夫不與之以權而權亦或爲正則必有用權之
正專裁非名也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而穰苴
以斬寵大夫莊賈已夫賈寧詎惟千行直之權不在借
賈明軍法在借軍法法賈耳矯制非臣也不曰大夫出
境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而可乎而汲黯以發倉粟
賑河南民萬餘家已彼武之淫畧而形民力也而皇圖
其恤黯之權不在以粟市義萬餘家在以萬餘家告耳
擠排之術尤非同寅之所宜有也不曰見無禮于君者
如鷹鷂之逐鳥雀乎而王曾以去丁謂已彼夫謂儻焉
猜釐寧亦以山陵使見瑕會之權不在從留身請謂在
策衡一八卷

從謂請留身耳人知司馬之法而不必知司馬之權人
得長孺之權而不必得長孺之心人有沂公之權之心
而不必有沂公之正色是故以將制國不問所當買也
以謁者搜粟不得臯所當武也以同列傾同列不爲狡
所當謂也而不然者則吾未見權之可用也辟如破癰
決潰雖小痛在支而長利在身而安如刀圭之和劑也
與濟俱出與泗俱入措忠信于波流而安如方舟之鼓
柁也竊怪世之不能正者托足行權而權壞其不能權
者又駕言守正而正亦壞浸淫未流權耶正耶都無所
問動藉口令共之義以自解免唯唯阿阿緘默如不脂

之戶而順比若繞指之柔將嫌寺饒爲之而國家安用
弓於校上煩天下士大夫爲嗟乎時清主聖不遐心兢
獷豕童牛天弧水鏡吾不願國家之須權雖有神羊不
如麟鳳炎災隆隆乃亦蠢動吾不欲臣子之能權龍雲
豹霧所乘既去皮之不存三窟此之爲窮五技也始猶
避事也而卒不免於僨事始尚全名也而終惟急於全
身迨夫國有亂萌朝多疵政則囂然以號於人曰今日
之事君爲政不然則曰吾謀適不用也又不然則曰吾
逆知其然而君莫予信也又不然則曰吾與其殺身無
益毋寧稍埃以圖迴於萬一也居恒百慮其私而不一
策衡一八卷

慮其公有事則歸惡於君而攘善於已有臣若此將安
用之昔晉文公問叔向曰國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
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宋文公
惑且侈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
也是以依死而爭棄君於惡何臣之能爲夫鉛刀能割
無以喻人遭世艱虞貞臣乃白是故有屯之志行則動
而非動故可以經綸有蹇之匪躬則止而非止故可以
利見不幸而習坎也而維心之亨或可以納約又不幸
而明夷也而內志之正猶可以晦明今艱之不圖端居
匪恤而徒以順不拂爲守以不計利害爲正夫順不拂

者是順非守不計利害是愚非正是故恭循無他弊乃
叢脞不振而激伉排斷亦不足以濟兩者交詬交詘而
奸人起乘其敝扼吭拊背而奪其所藉究歸于蓄縮不
可支則豈不與于竊權而滋隳正哉故愚於是而重有
感也從古之亂天下者多繇於權臣賊臣而或者亦養
成於具臣從古之紊國是者多起於私議橫議而或者
亦半淆於清議何者權臣賊臣身自爲亂而具臣則坐
視其亂卒之首尾憂畏前後顧瞻不免授人以柄而人
自爲政則紀綱寢以墮矣此其亂天下之尤者也私議
橫議明見其非而清議則陰蝕其是卒之盈庭射覆信
箕衡一八卷

箕衡一八卷

三

三

耳吠聲不免借人以口而人各有心則議論日以消矣
此其紊國是之尤者也嗟乎白壁不可爲容容多厚福
虞詡所以譏彈乎晉臣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蘇軾
所以昌言於宋事今之君子毋徒謂令共之固然鑒用
權之宜審惟習爲周容而猥與庸俗同也

時政

萬曆庚子湖廣

問爲治之急官理尚矣言安民則首知人大學言
理財必先用人由此稽之阜財禁民皆官理焉資
可勿煩與乃唐虞之盛猶曰天工無庸而後世救
時君子有言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有
言救弊莫若省官省官莫若省官省官莫若省官
如者官省官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夫甚省不廢職乎考世之故大都政亂則官多官
多則民貧入穀若不入穀若不入穀若不入穀若
周周禮具存六官之屬合二千六百有奇以方於
唐貞觀所定制多寡何如其定額員之清元吏治
之浮隆竟何如哉說者又謂是書理財居半其然
乎主上務清躬攝綏綏是書理財居半其然
意官理而後敘敘在任持不報則謂知非簡事省官
相與休息乎無爲至意而廷臣鯁鯁憂之即幸
謂具員乃稍當要劇甫拜官而虞溺職又何也聞
諸道路又不其然哉司閭官十五而民猶苦于多
官百事廢闕十七而官猶苦于多事公事之言
報罷一切而事猶苦于多言其故乃滋不可解夫
箕衡一八卷

箕衡一八卷

三

三

人君爲政莫急於官理夫君之所以急官理者何也君
者養民以自尊握利權以使人民衆則情渙必或爲之
聚其渙積聚之於君權重則求者聚必或爲之制其聚
制累下而遞爲臣是故國保於民民保於利莫切於民
生莫重於利權則莫急於官理書有之知人則哲安民
則惠而繼之曰能哲而惠是民懷本乎官理也太學論
民財聚散之故要歸之人主之好惡是裕國在乎審官
也夫民生之有欲而爭之必至於皆亂也自天不能不

以聽之君而君獨得不聽之官乎故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是堯舜之畏民而務官理也至舉而命曰天工且得曠乎雖然莫益之而日增者官職也莫損之而日蹙者民生也日開之而愈索者利源也日執之而愈失者事權也是故額內之官不可斬而額外之官不可增當官之事不可侵而侵官之事不可假處事之法不可失而生事之端不可開開之於井而失之於朝廷假之於小人侵之於君子增之有虧于政體而斬之有曠于天工此官之鼠雀民之虎狼竊國之大盜而明君之所以不戒而亟誅者也晉承漢魏之敝議多令易省改

策術一八卷

三三

數繁其法以事冗官故荀公曾有省官不如省事之說建中初河朔兵罕戰民困賦無所出其政以官冗費故杜君卿有省用不如省官之說太和後風俗寢敝其咎以冗官生事而又以冗吏持官故李元僦有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之說持論不同指歸無二大約救弊之策議省而不議多時制之君能多而不能省治辦之朝其多也未嘗不省而叢然之後其省也日以滋多省之上治則仕路清而民志亦寧冗之下極則選法壞而賦法亦壞夫議省不能省則前三言者具可效于已事矣多而未嘗不省者周官也省而實以滋多者唐典

也二書具存試覈而較之周有酒人漿人徒隸罪隸唐無有也周有遂師族師方相氏脩閭氏唐無有也然而唐有員外置特置同正員周亦無有也唐有檢校兼守判知周亦無有也唐又有景龍中之斜封墨勅周亦無有也故周以其三千六百有奇而不多唐以七百三十而不省豈獨能守與不能守之效其制亦有由然周之多多於下之執事者而唐之多多於上之制事者制事者其體重而執事者其職分制事者受祿多而執事者代耕薄制事者簡則政柄不分而分則事權不一執事者多則游業者少而少則遊業者多彼夫文武之世上

策術一八卷

特政二

三〇

制君子下制小人中制史胥伎作而外制畸遊一介之士絲粟之用皆有所繫而藉于山林川麓各有主名而誰與生其心是故供億省而下樂業官理得而民志定故曰理財居半蓋非真九賦九式一成不可變而已景龍之弊政無論已其始之不得不變而為員外置同正員也勢也其又不得不溢而為檢校兼守判知也亦勢也官多而祿費侈官多而事柄雜官多而議論叢租庸調遂不得不變而為兩稅兩稅又不得不溢而為間架為榷酒為抽貫為貸商為黥召也亦勢也選法壞賦法亦壞其弊較然而民遂以愈窮事遂以愈紛奪而唐

亦遂以不支唐之所以不支者何也不加意於官理使之陰壞賦法而不覺也雖然唐以不加意於官理而致亂今上加意於官理而亦未見治唐之任官陰壞賦法而不覺今之加賦陰壞選法而亦不覺皇上聰明在宥考任官成民生國計何慮不往來于恭默中乃間歲稍見意端窺左足者輻輳羣臣聘貽未能奉明詔而宸衷似亦時有所陰陽聞聲益聖辟色多賢百事漸不能具員而當官動自虞溺職其故又大有難言者由表著言之可謂闕官由間野言之正苦多官自官司數之常患廢事自氓庶察之但覺多事從條奏詢之

策府一八卷

三五

之慮有奇贏之算而又不無折闕之虞有露彈簿責之條而又不無塗附陸梁之忌獨奈何挈難操之柄授之不可知之何人俾羣其不逞之族行其無稽之言挾其不可問之勢求厭其不可窮之欲豈不殆哉夫固曰彼嘻嘻者盡爲利耳屬歲之不易而兵役之不閒不得不巧取以紓吾國又若曰是曉曉者滋拂吾事耳前有非常之原而後有無窮之利不得不奇出以收吾功嗚呼孰知夫撓事甚易當事甚難執法甚易守法甚難剝民蠹國甚易爲國圖民甚難幸且爲吾愛民吾獨得不自愛幸且爲吾持法吾獨得不自持夫必不圖其難而單懲其不恪將有所挺而出之也本身者退矣而竄身者擬其陽將有所閉而置之也苦口者噤矣而利口者司其陰民之多辟于何不有罔上千行于何其法匹夫無賴椎埋駟僮之餘徒配流移之屬朝上疏報可而夕戮其冠洋洋入市殿呵後先司寇不得詰姦懷方不容譏服此何求不逞何惡不爲古者論定而官今一稱原秦居然命吏之尊古者任官而爵今一挾左璫傲然牧伯之上駕說可以市尊負舟可以移壑片言可以當除目而嘯號可以扞關梁異哉以祖宗數百年爵人祿人之權一旦奪之市魁之手天子不暇問公卿不敢

策府一八卷

三六

言猶曰是宵人狐假云爾此愚生之所未解也且主
上深居九重亦未究知此輩吞噬之狀把持首于官府
批亢徧于居行按牢毒于縉紳懷禦窮于襦袴攫五市
而公行織三家之密網剝削斬伐無所不爲異哉以
祖宗數百年生人殺人之權一旦而奪之市魁之手
天子不暇問公卿不敢言猶曰是姦民鼠竊云爾此又
愚生所未解也草茅無路竊以此懸意 朝廷之上斬
于正官矣而踈于奸官重于疑人矣又輕于信人巧于
取利矣乃拙于坊利其究也易于委權矣而難于收權
故古之官以冗而多今以曠而更多冗而多者止于耗

策衡一八卷

詩文

三七

國用曠而多者迄于竊國靈由斯以譚今之官非但甚
于員外正員甚于試掾判知并甚于斜封墨勅等何也
彼徒以濫給之此直以詭得之也濫給之者失在上詭
得之者權在下推此以論賦法今之卹權諸務非但不
如租庸調不如兩稅并不如閭架抽貫等何也彼猶以
士人領之而此直令市魁竊之也士人之奸有狀市魁
之禍無窮救此之敝何如其要莫如審名器 朝廷之
尊名器焉重獨此可以奔走鼓舞天下或暗奸之而釋
不問安成 朝廷若輩蓋不待教而誅者 天子縱以
其首發議原之尚宜劾藉其名貌簿筭其課襦其衣冠

俾以白衣從事嚴爲之制而稽其成猶庶乎亡于法者
之法也欲正名器莫如重事任夫司農少府未嘗乏人
監司守令星列基置 上第不委屬之誰非其本轄者
奪其權以掣其手足用凜凜計畫無誰何耳試委任責
成就令約束此輩日日對簿得譙訶鞭笞甚者按奏誅
鋤將奸豪奉法而主者亦何得不自矜奮坐階口實不
猶愈于付之暗瞞之手惟所左所右而莫之禁固乎欲
重事任莫如程功實使士人之筭財孳貨果不如若輩
愚不願 朝廷之過信也而若輩果能極身無二白發
奸欺不至蠹國害民異甚愚亦不願 朝廷之過疑也

策衡十八卷

詩文

三八

今其氣焰何如囊家何如而政體何如民生又何如則
何不試以一方一事專委監司守令算課見效不效而
後委若輩豈曰晚乎乃 廟議所重尤須急於弭亂源
今冠裳之體極矣而狼顧者猶將甘心閭閻之命極矣
而虎齧者猶未屬厭山川之精華極矣而蠅營者猶日
尋地脉 國家之事柄極矣而蠶營者猶日計叢神幾
如此而亂不旦夕者蓋臣石畫恐不待愚生之畢辭也
老氏之言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
高皇帝釋之曰示淺而機秘智者能之夫爵祿刑罰
利器也百司庶府簾堂隔懸以控制兆庶此亦君之淵

矣間左妾一男子直轅 丹庭闢天下士大夫之口而
奪之權會國之所爲淵者幾何其示人也不亦疎乎夫
惟 明主審于機而生乃得以 高皇帝之明訓徵焉

卷之八

時

二九

楚變

萬曆庚子湖廣

策衛十八卷

卷一

三

詔主夫非爾楚故實乎其技覆而竟言之毋集

蓋聞防患易救患難防之未發中才可以杜漸而消萌
救之以形智者卒難補罅而塞漏卽以近事論始播會
作難直么磨耳乃與師轉懷至勤數省無不靡然發動
遲以歲月僅乃授首儻其蚤見禍端計令就縛直一武
士力何難者特由當事者坐失事機卒啓戎心而致滋
蔓蔓乃難圖已夫楚固其震鄰之邦異時兵甲衣屨之
費較他省獨不貲今者可以幸無事矣而吾竊謂楚之
憂不在播也楚殆非無事之國也史稱其俗尚儉偷生
寡積聚其民剽輕好作亂蓋襟江帶湖跨州連邑所謂

四戰之地也而洞庭彭蠡險阻足爲每便於逋逃之窟
大自三戶亡秦以來迄於未造往往爲禍首遠者不具
論卽勝國之季壽輝始發難而僞夏僞漢之屬繼起汚
陽初不過農漁家子耳而實繁有徒擄剽分割竟墟元
社迫入國朝墨故迭倡亂於下溪龍求兒僭號於辰
沅劉千斤嘯聚於鄖西龔福全鴟張於榔桂雖旋就撲
滅不至橫潰然何其多故也此固繇五方雜寓風氣習
俗使然而考其時去成化正德之間不遠或者以爲權
璫暴橫巡遊無度事或致之則今之時事又可知已異
時中涓不過於禁地市耳目其次埒金吾以備非常人

策術一八卷

卷二

三十一

已側目視矣不虞今之復以開採征椎重也異時觀軍
閱塞告密典獄多由特遣人已重足立矣不虞今之
復以亡命宵人舉也夫以彼亡命宵人相與傳而翼之
其何厭之與有卽以楚事所覩記始中使之出第令之
按山谷等舟車地有專轄也今且緣之以夷隴墓殘巨
室括公帑無異白晝而攫之金卽簪纓望族莫能有其
家睚眦有違朝奏夕報鐫秩者削籍者逮繫者道相屬
也卽監司重臣莫自堅其命此乾坤何等時也夫此屬
豁豁之欲意胡有極焉智不能衛足而能傳誓力不能
望腹而能順呼何物一介上書九閭輒揚揚厭所欲

而去其亦有以瞰中旨矣屬者輦路風清宸遊
時啓禱祠太乙百堵漸興名以爲謹志祀而修玄殿
也乃旁及別館輕撓悉從丹堊於緩急盈詘之際不無
相左儻亦念齊桓衣紫之說乎夫奚獨盡紫且將造紫
焉吾開之寶彼且乘瑕而抵隙矣吾投之矰彼爭蟻附
而蠅集矣懷璧賈害蘊利生孽涓涓不息長此安窮竊
恐衆怒難任蓄怨終泄舉國人情泛泛悠悠如不繫之
舟不勝慮過憂天以爲頻年以來無一事不足以召禍
速亂而且夕未卽有窺關號澤之變者非必全盛之物
力真足以脅制其命也非必赫濯之威靈果足以陰禡

策術一八卷

卷三

三十二

其魄也今之所謂鼠而嚙虎而冠者非市句則衙儉也
不則襲人子饕餮餘瀝以希半菽而其一飽者也不則
販夫賈豎爭毛羽錐刀之末者也不則作奸犯科椎埋
屠狗之輩也不則嗜利若飴走死地如鶩者也卽有鳴
盜淺術三五賤伎且不屑以身爲閹人作使矧所稱奸
人之雄者乎彼顧望生心伏而思逞設一呼響應而勦
輟棘荆盡爲難矣蓋天下不能久長無事所謂強有力
者豪喜事者往往潛慮蓄謀坐觀天下之變一旦四郊
有警而羣不逞之徒爭爲梟雄遂至於不可制如勝廣
之屬當其未發特大澤鄉一屯長耳故天下無變雖劇

孟郭解之大俠宰相得之若敵國大將軍至爲之居間而可以折箠笞之迫其乘釁起事雖閭左三戶揭竿斬木偏袒大呼而天下靡然從風卽勢終無成亦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矣况我朝資格嚴而制額隘既不能張彌天之網盡賢豪之用且承平久而任法寬往往政弛於破紙之後而罔漏於吞舟之魚彼其牢騷不平雄心能無憤發而又依山阻澤因緣爲姦有司莫敢問蓋三湘七澤間時有隱憂矣皇上得母以反側之子撲易孤豚雕結之雄噬同腐鼠而可恣意般樂乎不知呼韓款塞而漢祚移於新都齊樹蕩平而晉室傾於胡羯

宵小且得以繫其手足而益其肮順之則其勢彌張拂之則其氣日兢兢必相激而益爭爭必不勝而愈壞彼且以鑲金銷骨之蜚吻托心腐心裂背之呼號彼且以衡命撓法之明章動乎先入偏聽之上意彼且以日輸月貢之成利堅乎甘餌深嗜之主心彼且以負塗溷垢之穢質點乎採芳沐潔之姤節於是乎朝士之連章累牘必無以勝其裏言端人之直諫忠猷必無以勝其飾說諸在執法之臣熟耳目合怨讐共摘一貫盈之亡命而寢閣示優薄懲示厚凡彼亡命宵人且得以憑憎愛變黑白橫噬封疆之臣而鉤連逮捕沉滯圜扉竄伏草野縉紳短氣道路傷心嗟乎人臣不愛其爵祿不惜其軀命而甘逢其怒凡以爲民耳乃身之不保而民於何有或者萬不得已而爲補偏揀弊之說以爲綰墨綬者與其激之而益成觴重之勢姑不難柔其心以蓄之而就中調停毋令梟獍毛鷲於閭閻亦所以緩蒼赤須臾之命也秉繡斧者與其爭之而益成決裂之禍姑不難平其氣以伺之而乘便擊斷毋令豺狼信牙於都市亦所以解郡邑搶攘之紛也刑餘之流豈必盡閑文墨之議彼直以身爲偏而提挈於主文吾弟決其機而弛其繫彼且塊然委棄矣是猶下之說也舞文之猾豈

必盡忘身家之慮彼直以身爲壑而沒溺於厚鏹吾姑順其流而殺其勢彼且泠然安瀾矣是飽虎之喻也嗟乎此直無可奈何姑挾旦夕耳不靖於本而務挾於末則挾之所爲乃禍之所起挾膠以變濁不若澄其源而濁自清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若絕其薪而沸自止之速也昔之稱善理財者無過劉晏晏固楚產也其言不加賦而國用足其法以計然之策徵貴徵賤持此以領度支供轉運宜無傷於阜民而卒不得享令終之福甚乎哉利之不可言也矧疑圖膺錄之主何至以言利填無益之巨浸基無窮之亂本乎披重昏而睹朗耀是在贊衡十八卷

贊衡十八卷

三五

主術一轉移間耳秦欲伐楚先遣行人求楚國之寶觀焉楚乃次弟羣臣使賢在主術者居南壇賢在治事治民者居東西壇而令使者北面觀焉曰是吾國之寶也蓋楚之寶善所從來矣祈招之詩胡不聞焉夫昭德音而形民力楚靈而審斯語也豈其辱於乾谿君人者不深維寶善之旨而甘蹈乾谿之轍豈惟亂萌其亦有鑒於楚之故矣

君德

萬曆庚子福建

問論君德者必曰仁明武尚已而又曰關一則哀二則危無一焉則云仁可闕乎仁而不明不武明武而不仁有是乎不仁而尚可稱明武立國乎爲人君止于仁一言已括而何宋臣之增二且又閔于三者之盡云也蓋三制本于聖言而幸遇仁主則責難效忠老成人愛君無已如此皇上體備三德明武之用尤烈宜乎化軼祖宗而十易年來內漸虛外漸擾似于體元之旨未合其羣臣奉行多失與抑九重之上生機未暢雅度未弘欲根未濟至此也仁爲人心而每患于血氣之累故識者盡三戒謂必須如道至神以勝之夫神與道果何物遂能取勝而能勝血氣以大智大勇稱者非祿之有要不及此自來明武之主甚懲休名而小小過舉一奮精神克之易若反掌思與不思耳諸士試約言之以觀致主之學

夫人主保盛治享榮名豈多術哉勤恭兩以恢張其事

贊衡一八卷

卷一

三六

業累言可也挈要領以奮發其精神一言可也鑿龍門之柱滿積石之源則曠日久而用力難雲之凝也疾風吹之蟲之蟄也震雷起之蓬蓬然轟轟然一聲而已故曰王道約而易操操之心也自古識機返重之主失之累歲復之一朝爭之衆人悟之一念卽其初不無偏駁而微瑕掄于大美偶缺補于知非卒以成一代俊偉光明之業何也下之納忠切而上之擇術精也昔宋臣司馬光之獻劄曰仁明武其言辯而確其義核而詳後世論思納忠者率奉之以爲矩雖然此非光之言而夫子之言也夫子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惟孝之式微不克自

立直以知勇振之意若曰徒然因循恃小慈包大惠
且有流涵之患而光又曰闕一則表三則危無一焉則
亡意若曰廓智臨奮乾斷輔至仁而行庶幾振起苟安
與遂古爭烈甚矣光之似夫子也老成人愛君無已又
其君曰仁宗者虛已尊賢無折檻拂衣之患故臚列其
詳危懇其詞以示責難之意而要之勢難概責術亦無
多請一言以蔽之曰仁嗟乎人主誠識理道辨安危鑑
悉園中威信域外而又體元居粹陽春敷其和煦于惠
洽其德施豈不亦甚盛甚願而三代以下則不必得之
數也偏舉者多盡美者少偏而似者多偏而操心未失

策衡十八卷

卷二

三十七

者又少則其間始有辨焉仁而稍怨闇然受欺於見聞
几席之近有之明而不仁而得稱明乎不仁則煩苛慘
毒之明勢且多疑少任以羣小乘之又其甚者計窮而
姑息非真明也仁而稍寬泰然弛檢于科條瑣屑之間
有之武而不仁而得稱武乎不仁則彊元暴戾之武勢
且好大喜功以虛耗終之又其甚者威竭而陵夷非真
武也蓋元氣猶存則形骸有托曰柔曰弱曰假曰浮慕
卽有彪冠尚不失國炫表而蛙其中恃鋒而迷其往辟
之秋桐之葉踐爲塵薄石之劍碎爲百末有能立國者
然則所稱無一而亡者非他無仁是已仁不與明期而

忠厚推心誰其眩惑賢于發姦摘伏矣仁不與武期而
根本既固誰其動搖賢于克敵勝亂矣仁不必兼明武
與三代期而大敵罕瓦解之乘大姦鮮城狐之托賢于
空漠北察淵魚矣 皇上二十八年太平天子于三德
誠無少缺生鄙人也言明則 皇上于誤國老姦立照
而用法近且較量微芒摻求隱伏人不自保罰有橫加
正懼其從而外擾也言武則 皇上縛叛人斃海酋今
又反旆西征種滅播州之賊正懼其溢而內虛也請遂
言仁仁者好生伎忍者仁之蟲也蠛飛蠅動均有性命
均有痛苦而況于人又況于臣子得毋呶牙重怒仇視
策衡十八卷

卷二

三十八

錮忠以隣商颺之威否乎仁者下人忿憾者仁之勝也
迂濶無當猶望採納憤激無狀猶望包容而況其至切
又況至婉得無顛倒寢閣猜忌流移以成痺痿之症否
乎仁者無欲鬱廢者仁之蠹也珠可投璧可抵而況乎
摧人之膏髓上父天下母地享 宗廟保 子孫而况
乎殘山川之氣脉與 園陵之肢臂而藉口于民窮且
商賈與小民又何分別焉加征與加派又何彼此焉得
毋取盡銖銖錙風成攘奪以蹈壘斷之行否乎夫世主所
患患在見不及力不振也不及則懼不振則懼張杜得
以舞文斐實因之索羨王曾程李輩乘此恣睢黎萌死

徒不相關豺狼縱橫不克禁轉嵩祝而肅解山維而
岌岌亦固其所見及矣不用之理亂安危而用之多寡
有無之間致又穴窟于中簿錄于外以拂人心而召天
變力振矣不用之傾意腐腸之藥而用之 大典章大
擬議必不可緩之事至于百計而莫可如何豈 聖天
子果于自用如此則血氣爲之累矣血氣者陰陽之謂
二物具而成人二物交而成習其情易恣其勢易流苟
無妙道至神以勝之則經綿涓沒而成痼故孔子三戒
孫覺疊疊推言之大要謂禮義可貴壽命可寶神明可
尊性理可樂而不爲陰陽之所役則心閒而體佚意適

策衡十八卷

三三

而衷和是曰生之徒亦曰聖之徒 皇上卽時勤三戒
試自思十易年來大較如何百僚無所効助勳而虛者
日虛虛及政本四民無所資生理而擾者日擾擾且兆
弄兵以虛爲實以擾爲安非惟實之又且柔之非惟安
之又且鼓之而 天聰日益高推歷日益峻扞拒日益
堅其亦弗思而已矣孟子言仁義而推本夜氣其候剝
復其時清明乘此思之數往轍危發機義榮名醜昏德
無論聖帝明王典刑具在美善可師卽以宋仁宗叅之
漢唐迷逆之主蒲稍首荷側生明馳孰與燒羊枚蛤中
宵忍味之爲懿行也昭陽日影亭北闌干孰與二女肩

輿十閣割愛之爲雄斷也敕索和顧官市間架孰與
廩賜錢不畜爲富之爲惠政也立仗斥鳴下詔竄逐孰
與人情夢卜咨美召還之爲虛懷也士本一介昂其品
則喜卑之則怒矧在萬乘萬乘之主宜陵轅轅虞包孕
三代矧稍稍慙于弱宋取節之君草莽之士有以知
陛下之不屑也有所不屑莫若返故習而悉更之今夫
一離朱也就寢不見泰山蹶然拭目而秋毫畢察矣一
養由基也袖手無奈魯縞奮然貫弓而七札畢穿矣難
舉之物難遵之塗必以爲彊則不可愛生命也而節挺
刃信忠誠也而徹釜蓄惜賢才也而授職事厭朽腐也

策衡一八卷

計五

四一

而折刀錐省悟轉移特一舉念一舉手間耳用力甚易
成功甚速取名甚美何憚而久不爲此 二祖百戰得
天下 賢聖之君六七作 宣宗稟明識而祛其煩仁
祛之故萬幾離照 世宗恢雄畧而節其元仁節之故
萬里震驚 孝皇至仁立極濟以明武遠邁宋宗 國
家數百年靈長命脉全賴于此而惜不究于年至今謳
吟思慕尚如一日繼之者在 陛下 陛下大智也大
勇也覽司馬之首劄繹達德之完稱時以肫然惻然者
行之親賢愛下舍已從人散無用之才頗有常之式毋
信內而疑外母懸重以見輕燭忿惠以養 和平勸

晉接以通脉理是謂大仁仁人心也操之即存與陽俱舒而不偏于喜與陰俱斂而不偏于怒其術最簡其取之最近即所謂妙道至神勝血氣之韓白血氣退聽元神日克欲根清淨無復以頭會其斂之術盡人財而惠溥寰區矣 雅量恢弘無復以柄鑿冰炭之私盡人情而誠孚上下矣生機流暢無復以挺刃囹圄之威盡人命而化格天人矣辟人一身虛靈不牯耳目自然聰明骨節自然疆固指揮則奴虜遠道顧盼則魍魎潛消明武之用于斯為大肯史臣贊仁宗曰君臣上下惻怛忠厚培壅基業子孫一變其所為馴至于亂故曰為人君

策衡十八卷

卷六

四十一

止于仁約而易操而所謂一言可蔽以此嗟乎仁之一言帝王之所授受儒先之所講明至精至粹而生淺言之至于食色貨利下而津津舍三代而稱宋似非堯舜其君之意亦甚慙于司馬効忠之本心竊謂淺者尚屑越視之曾不能懔然思翻然改顧戀休名以垂百代而況其進此者乎俟 皇上精神奮發臨 朝御 講六極既通六間具塞仁心仁聞天下昕昕向慕而後臣膝席而進其說未晚也

大臣諫臣

萬曆庚子福建

問大臣諫臣國家所倚賴共襄泰運者也大臣有進退諫臣有從違權所操果盡在上與抑下亦得自操與上抑重也欲梁公李鄴侯所遇何如而身都相位卒以見功富鄭公崔祐甫公林院不戒時又適之遠甚而確乎不投堅辭辭屈之朝何與焉焦樂運陪狂暴若發家危矣亦尚矣黃門諫侍制所陳事理甚顯而不必見報于明主吾甚感之夫主之體貌未下之精誠未足則一切難辦亦固其所而公之數公又何必盡合何與意者進退從違干其間大臣道所當然為國者心所不得不不然而未可從一論與有君無臣之勢易矣而教九考王蘇二氏慨然嘆之亦上之勢易矣而難也試與諸士諫臣不諫今亦無須輕置優劣和矣口以壯筆下當否謂何耳

策衡十八卷

卷六

四三

國家事所以轉移調護關能補之危能持之者在大臣而其慷慨論列愆能繩之謬能糾之者在諫臣大臣有進退權在我不在君或龍見而文明或冥鴻而寂寞要必如其道而後止握道以從時而迹可弗論已諫臣有從違權在君不在我或虛懷而止輦或犯諱而嬰鱗要必盡其心而後止盟心以報主而時可弗計已非大臣之不能諫而事固大於此者即造膝密陳而總歸之盡道非諫臣之必出于諫職而情固有不容已者即極言出位而總歸之盡心君所倚賴也臣之優劣關國之否泰不可以不察也是故大臣因迹以明道諫臣隨事以盡心有出有不出者迹迹吾能引之而使高有幸有不

幸者時時吾不能疆之而一一盡如吾願下申其願而
養高者無所藉之以成名豈非國家之福哉蓋嘗頌仰
千載之間以考夫進退從違之同異失道之主或採昌
言而明恕之朝間道確論偉材當阨克奏奇功而宿德
逢時反成獨往虎負而童子將其鬚獵夫所甚驚也九
轉而宜僚失其技孺兒所竊笑也劒閣嶮巖而九方皋
策馬而馳圉隸所不敢出也海魚噴喙而任公子收竿
而去漁父所不能忘也君擇臣臣亦擇君明良相得以
成泰道難言哉難言哉執事慨然大息感契合之多艱
悼苦心之若此錯綜其詞以策閫士而士亦緣而對之

策衡十八卷

大臣諫議二

四二

今夫治朝而顯名厚實以標相業易耳必治而後出則
是危邦無卿貳而閭主無公孤也蓋穢無若武后猜忌
無若德宗而梁公委蛇于陸博鄴侯垂涕于黃臺穢忌
且出天下無不可出之時矣而事有不盡然者富鄭公
王佐見稱其君發憤有爲也卒十疏辭之崔南海公屢
經勸亂其君崇儒重道也亦卒十疏辭之謂文忠清獻
而不及張李之作用吾不信也意者二君之體貌未周
與主聖而諫行言聽以享榮名易耳必聖而後從則是
嚴主皆剖心而酷罰能箝口也蓋悍無若祖龍猖狂無
若天元而茅焦以解衣霽威樂運以輿輓賜食狂暴且

聽天下無不聽諫之主矣而事有不盡然者遼左之役
褚黃門曰輕行遠舉此事之最明者而太宗不從爲小
夷之所困天書之降孫侍制曰天何言哉此理之最明
者而真宗不從爲小人之所欺謂貞觀祥符而不及周
秦之季世吾不信也意者二臣之精誠未足與昔有夜
行者遇石以爲虎一發沒羽汎海者遇魚額以爲山繫
纜休焉須臾魚逝而舟溺射者精誠而繫者僞耶是可
怪也郭林宗一遇季偉草疏同飯爲止宿自嘆弗如郡
守聘華陀陀多受其貨忽棄去又留書勸罵之茅之體
貌周而郡守自爲身計反畧耶又可怪也臣能出不能

策衡十八卷

大臣諫議二

四四

必君之信又不能必君之悉屏僞人而傾心以信臣能
諫不能必君之受又不能必君之深亮忠悃而彊所難
以受太宗偶然自謂神武無敵一狂豎詎馬蹄刀刃是
汗且世勛老將從中決策而黃門喋喋言之不曰柄鑿
之勢難入乎真宗舍金注之羞又上相以尊酒依違老
儒以神道漫對而侍制懇懇詰之不曰人鬼之關難破
乎彥國非不欲仕而當神宗時求治太急信非其人未
必有股肱心膂之託也正子非不欲仕而當理宗時偷
息大位顓報舊恩未必有戴天復讐之志也世儒不察
見梁公鄴侯之幹濟時危則曰大臣能爲重輕如此不

知戢上戢下師張弗能鼓且天下所稱知幾早決之士豈少哉而萬鍾千駟其又何顧焉見茅焦樂運之片言感動則曰諫臣能爲藥石如此不知中堅外轍莫邪弗能破且天下所稱剛愎自用之主豈少哉而身首靡爛其又何救焉使富鄭肯以體貌出孫褚可以精誠動則洛陽不耆英相州不晝錦真魏不奉祠碑不仆道宗不問安仁之獻黜朱能之詐窮亦何至始乎倚賴卒乎齟齬臣享獨善盡忠之名而使其君受辭終之刺哉然則如之何代終也避賢也幹蠱晦迹也拯陷溺謝寵榮也殊塗而歸同也旣已當軸矣我不能以身爲的聽君之

策衡十八卷

大正讀史

四二五

遠我近我而無以自主則所從者道旣已進諫矣我不能以身爲轍聽君之倂成倂敗而無以自效則所信者心道與時移可操可縱而不可乖縱則甘霖濟蒼生而無負操則山立標物表以完名吾惡知弛擔逃以成逸而任重就以生勞又惡知旂常可以策勲而立園不可樂道故夾日殿邦爲于不可爲之時上也摹始剗終內料謀畧之淺深外酌時宜之逆順確乎不拔雖坐失奇逢孤負特眷亦上也心與君通無險無夷而無不貫夷則直以見志與之爲弗欺險則決以要成與之爲畢命吾惡知羊腸隣于覆車而康莊可以緩轡又惡知驚濤

難以鼓楫而止水不必溺人故烹鼎伏質出萬死而一從幸也料敵愛君據經破惑卽書生不能勝老輩直道不克奪佞人束手挽回之無策亦非不幸也惟大臣盡道則幹旋之具在我柱石之望常隆狄李以有功始奇崔富以抗疏全節無復有出處兩失錮職譴誅以危其國者矣惟諫臣盡心則芻蕘之論畢達纖介之失必攻秦皇雖暴可以一六天元甚狂亦能及身無復有緘口觀望飾言竭行以售其詐者矣蓋君之違臣無如之何而黜武曌天甚損聖明之譽亦臣之耻也臣之重君亦無如之何而老成人隱然養天下之望齊夷仰而問名

策衡一八卷

大正讀史

四二六

彌藩之屈膝正君之所以益重也君如枰相如鉤繩羣臣如星而權妙其間權之所在大臣時操而諫臣則否大臣能與君狎重而諫臣則否故大臣不可輕出諫臣不妨輕言言雖輕天下必有亮之者或一說而建萬世之安或片語而救滔天之禍食人之食者忠人之事我何敢嘿焉而出一輕天下且羣起而操其券曰秩望巍巍矣報稱之謂何旁竇浸浸矣防維之謂何大厦岌岌矣挽正之謂何責愈重副益難兼之時愈難則支吾益苦自非赤誠貫天日雄畧轉乾坤其孰能解之由斯而觀悉心易合道難心盡而建鼓之應渺尚可徐圖道

廢而張弛之勢成寧須坐待舉世之英雄豪傑聽君之
倚賴而格心回天之效不必盡符豈盡人事哉蓋若有
天意焉君者天也天可違乎喜怒哀福足以宰天下而
制其命予之則喜奪之則戚從之開競起之端格之快
獨運之勢臨淵馭朽闇主視之不過古人挾主便身之
私說亦寧知大臣噬扶而莫前庶宋浮沉而自廢賸有
苦心終鮮奇策積而成否以基敗亡之禍哉蘇子曰天
下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王子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
敘九等哉君一而已一塞則百口不能開一顛倒則千
萬人弗能正極者中也中者虛也不虛則中無所縣不
中則極何從建于是為偏頗為踳駁是已而非人信已
而疑人用已而擯人怵然無端渠渠然莫知所適揭揭
然驅一軸以走萬里下綬而上愈窒上燥而下愈不通
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易曰不通而否大通而泰今
日所憂正在于此而執事曰譚古不譚今古人已矣優
劣與其人俱往矣譚之亦何益于興衰之數乎

策術一八卷

四七

經術

萬曆庚子福建

問壁書出而後之言經者遽至十三而絕之曰六經
者得其所術以用世世且類之而或謂之曰六經
有迹也術安所從出與漢宋諸儒斤斤守經而闢
其旨易曰明微詩曰正性而樂寓其中其于書則
曰窮事如以事言二載六官與十二公之筆削聖
亦有出於事之外與其亦謂政事之用博渾麗文
字未足盡其變而以此翼之與後世作者紛紛不
出于史詩二派之外揆之六籍其亦有所附麗否
與國家以經世取士今甲至殿而進者辭賦
接跡其于儒先幾反戈矣懷心術而為政事勢不
得不一統之大約詩歌賦講與沉沒識遠之派不
乏而苟并顯示之則則玄宿在室上終賢賢莫知
所適今欲範圍經義使極微者漸歸于正遵何道
而可其自來夫章授受崇正關碑與經史三史之
辨聞之頗熟姑舍是以俟異日

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聖人闡之儒者守之稽古者
策術一八卷

四八

博之傳心者通之達事變者化而裁之故經曰經術大
哉術乎神明得之而降出人物得之而生成乾坤藉之
以不毀配為五支為七分大中小為九緯之則十繇之
則十二訂之至十三而統括于六老氏云先王之陳迹
云耳踐迹而精求術所本焉緣術而致用神所運焉甚
矣迹之不可因也三才之會歸而萬化之根柢也天不
有迹乎曰垣曰宿燦燦乎星辰昭其象矣地不有迹乎
曰戒曰州井井乎嶽瀆效其靈矣其于經也亦然經有
六而派則三非臆說也易以明微詩樂以正性書以繫
事夫事豈獨以書辯哉二戴六官之臚列禮書也二百

四十二年之筆削刑書也聖人謂政事之用博于羽化之而不能故齊之以禮六師移之而不戒故不得不齊之以身後之刑用其有常者以翼其多變者卽謂之易詩書可也故曰經有六而派則三是則然矣易何以無翼則周公孔子在竭數聖人之精力以潛其源疏其流而造化之秘猶不能以言語挾他安所用之詩何以無翼風一變而滔滔者往而不反無所可翼也卽終之宗廟朝廷以示之莊是又然矣聖人雅言何以曰詩書執禮而不言易易固難言而禮者自修之紀綱所以攝羣動基治平從中而提挈之故曰執蓋他日又曰不知命策衡十八卷

四十九

不知禮不知言已立而後立人所謂執者如此而命有吉凶歸之易言有靜庸納之書微旨固已隱然詔天下與萬世矣而宋儒獨曰易爲五經之原則又并六而一之而未晰于三之說夫一不必言矣何以知三以後之所衍知之老莊者衍易而出者也有易勢必有老莊之流遞降以恢其文質而盡其變超乘而不測旁溢而愈奇而百家之門開左馬者衍書而出者也有書勢必有左馬之流遞降以騁其材力而煥其采敘事編年各有體表志論贊各有裁而野乘之門開屈宋者衍詩而出者也有詩勢必有屈宋之流遞降以申其慷慨而覽其

志曷聲以當思繁稱以見麗而古風近體之門開上下千載毛鄭申王之推測濂洛關閩之精詳蘇李陶謝之風格雄如韓宕如歐沛如蘇擬續如西蜀如龍門或合之或離之或顯且兼之而皆不出于三之外則經之流派抑可知已夫門戶一開其初則建章之鉅麗也材木珠璣規模法象殆宮室之一變乎而後之作者紛紛復有凌雲麗譙之屬有其具者易其備故是官家之式不亦王侯不亦素封則數公鐸鐸可數已乃若窮鄉牧豎描尺幅畫蘆灰曰此我之建章也金張陶猗何有焉甚者裁簾代瓦反拭作棟認厠爲堂積穢濁以實中庖聚策衡十八卷

四十九

五十一

沙塵而誇外庫貌象魏輕天闕而笑茅茨土階之陋則離畔之善喻也故六經如良金然金愈縷愈散其極爲飛花而歸之于烏有又如蘭絲然絲愈染愈變其極爲錯錦而歸之于奇淫夫欲取丹楹飾像之餘而鎔之爲龜爲鼎取機杼之靡靡者而與大素並難言哉難言哉所以然者何學士大夫不讀經而讀子若史與有韻之言其所謂子史與詩又不取其篤至雅馴者而湛之乎陰陽埤叢誕誕流連之細彊記慙安世而美侯芭之問奇博洽遜原父而學景文之竄字夫如是安得而不敝敝不可救也縷染之說也然不可不救也散者自散有

不散者在變者自變有不變者在晦者自晦有不晦者在責人不若驗已今夫龙僻之書不勝收也得而讀之忘寢與食六籍有不聞然塵積者乎大羹無奇而海錯爽口新聲傾耳而古樂聽昏風之所趨其勢不得不自上律之夫以國家冷甲至嚴豈其有江河日下之患然徒云明經明經而已經非乏也碑戒儼然存也命題非不疊疊也上以爲故事如格而止下稍成章便已獨讀實以體驗耳且不入心則何知夫事有迂而可見施行又不可不行則明智所必察而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宜責成宗伯不拘資格其有惇誨閎達究心典籍如

黃衡

八

三二

吳澄黃澤其人假以廣文之秩每處學使者各副一二朝夕與處如塾師然等序既定又使若人者檢其奸正鑿空之甚與夫書義雖劣而譚經可觀者仍以學臣之令令之從黜從獎或直自嚴穴撥舉權不得上侵而勢不得下挾制科畢事宗伯合太宰率其屬據所褒彈察其得失而上下焉優處其盡力者而學臣亦視之以殿最其撥舉所得果德行醇備制作典明即正席郡博所任以賓禮禮之教有成效尋安定希文之蹟辟雍蘭曹墜郎史秩儘堪任使何遽辱官核之精待之厚曉然示天下以尊崇鼓舞之意無論士且改絃而其間有二便

黃衡

八

五二

有二益學臣之單經者多卒然被命責以旁通勢必無及有若人焉抵掌大義少濟其探策之窮則功力舒而衡鑑確便一憲臣既有餘力責之歲一過事不得藉口于道里之遠生徒之衆務秉公盡法寬其入而清其出毋使泮水長子孫而有志者抱伍噲見竈抱蟬之嘆便二士所以競聚挾持而無所忌憚者非直檢押久弛亦乘其暇且放也憲臣計日而至賞罰嚴明彼將尋故業竭蹶奔命以希優異救黜汰之不暇而暇及其他此益在風俗者也旨于經則精神係戀而不屑徧及快然足以深求而克然有以自得視子史詩吾故也險怪僻吾仇也文體不飭而正邪褒不禁而消趨向既端高明上達大手筆大涵養大經綸之士胥從此出本初延之壓座威明爲之展迎子孟遇之儼衽眉山見之闔筆出其緒餘猶足以填青徐而縛欽儉此益在氣運者也乘二便以收二益要在力主之堅持之不以浮議奪不以日久弛天下士有不瞿然顧化漸反于正豈理也哉嗟乎六經遠矣聖人亦明知後之必至于此故刪定以垂萬世甚至壁藏之以慮燬劫以至於今不廢也故譚者取六經以配日月不捐日月以範士行正人心而燂火是吹徒使離畔之輩自雄以爲老莊諸人復出也不亦雅

波助瀾縱風止火以貽漂山捲原之禍乎其人存則其政舉詩歌之派無益無損研講之派有益無損惟沉湎識達之派未用則貫古今沛若有餘既用則收名實歟若不足無事則胸中之得失別于毫芒有事則意表之謀謀可兼將相重如丘山切於水火國之元氣不可一日缺自來名臣碩輔揆所起家大畧可數乃若離畔者流三派之大蠹罪與鄧析正卯同科必誅而不以聽嘗見夫刀筆足以開基蹶張足以折佞木彊茂賞於安劉父任馳聲於譴諫而罵罵者竟不足當黔驢之一吼也竊國者侯竊鉤者誅華袞斧鉞之權誰則操之明知之

策衡一八卷
五三

而不能罰不罰則不賞不賞惡勸不勸惡從舍淡而趨甘舍平而入險舍共知共由而與異物齒豈盡下之過哉昔太祖杖朱季本而焚其書英宗以教授孫鼎為御史督學江南蓋皆崇正闢邪衛經興術正人心之大畧朝廷動言法祖於此二事獨不能倣而行之間用之一二宿儒而拔如出淵授如假璧至于今首尾皇皇一切俱廢甚者取急然眉而噤喉驟哽弗暇顧耕耨不力秀且塞局鍵不固盜且乘時實使然何所措手胥天下淪於小道而人才政事兩俱虛非六經之阨而世道人心之阨也

人品

萬曆庚子福建

問世之不如人而好抑人者必坐之曰矯矯誠不可一有也曰為曰妄曰矯矯之說發於詩而風節遂為是以君子病之然矯矯之說發於詩而風節遂為今古重末儒曰若非矯矯勢必相敵則風節亦未可少而矯與敵又必有分也盡祛一切而使紀法不廢於天下如文行先生垂崖折屐焚詔空教之類至今頌之不衰抑或有見疑者豈盡意氣用事而佳經經自別于流俗也乎言事者必析秉于夫子遠及三代大子曰予欲無言曰吾與點也曰于我如浮雲飄然大息蓋有靡靡之感焉而非直此也謂矯征誅誦位皆有人焉起而衡之矯矯太過豈聖人之慮遠不得不信此以示矯與矯之一字為美至及而人趨之最易顯悉制之母使並軌交馳以霸四窟執事者將有取焉

天下之靡靡而不振久矣必有特立獨行之士出乎其

策衡十八卷

五四

間而後可以扶弱植挽頽波而特立獨行之士舉世皆病之病之則思毀之毀之則索其癥索之不可得則舉而坐之曰矯其故有二焉曰愧曰忌彼能而已不能也自慚不能而思挫抑以損其價也抑之而已之短與人之長並顯則兩失兩得之道也蓋矯矯之說發于詩而後世言風節者率快之以引重矯于義為矢為喬喬者抗之使高也矢者貫之使達也故曰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又曰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抑猶在秩秩桓桓之上乎而世乃羣然以為病謂大道甚夷而人好僻奸于譽好震俗必闢之禁之極之然後可是一說也其

取譏則有四焉羊質而虎皮梟音而鳳副名之曰僞鳳
鼠誇量于飲河跛鼃爭雄于歷塊名之曰妄僞父簪筆
而學書黃口搥擘而舞劍名之曰彊丹青頴楮之鮮金
碧高明之字名之曰飾舉天下魍魎魍魎不可窮詰之
姦率借一字逃焉以爲窟嗚吟閃爍使人信使人疑使
人畏使人驚甚者擠人以快其私噬人而飽其欲是誠
不可有也雖然有僞而真爲之對有妄而能爲之對有
彊而安爲之對有飾而質爲之對大人君子闇然躬修
挺然挾其重以標樹風塵之表豈少哉故陳確曰若非
矯揉勢必相激而世亦遂有過直過正之說夫矯與激

策衡十八卷

五五

則有分矣木之曲者勢不得不矯束之縛之壓以石炙
以火寧有過焉而後可復歸于直非斧之鋸之謂也
斧鋸者激也水之潰者勢不得不矯隄之防之厚其土
多其礎寧有過焉而後可復歸于正非壅之斷之之謂
也壅斷者激也激不可以言矯則矯不可無矯之僞妄
彊飾者不可有則特立獨行者不可無道術裂而稜角
峭猶之正兵劔而偏師雄謂稜角非道術之肖子而偏
師非正兵之功臣可乎于是大人君子乃又以一字重
天下如晴霄千仞之翔如山隰昂藏之步疾徐由我高
下在心而百羽百獸乃始靡然竄伏而莫敢望何以明

策衡十八卷

五五

其然耶開元天寶之間奢淫已極有一人焉歌于薦駕
柴車而去之終身不娶飲食僅完天下賢而高之謚曰
文行先生不敢以名黜故矯而維持風教以警荒亡貪
濁之徒者元德秀是也宋承五代之季上下體統蕩然
無餘有一人焉負氣俠讀典墳而行之吏有插一錢杖
不肯伏者判辭劔斬彼亦自知下急之難諾于世也自
號曰乖崖子故矯而適中權宜以儆羣陵悍許之輩者
張詠是也江左偏安張皇小勝王敦桓溫每以此挾上
要君有一人焉揮白塵圍碁別墅而應之大破符堅報
不爲動史臣疑之未敢許也則繼之曰折屐夫人臣而
却敵安彊易累邪若太山斯已奇矣又何過求焉故矯
而鎮定物情以抑氣滿矜功之徒者謝安是也天下之
最易傾人者內寵卽言語文字卒難遽悟有如婕妤之
詔對燭焚之上寢其謀而下氓執奏之迹若而人者非
決以防微不及此故矯而轉移君聽以閑宮闈序御之
體者李沆是也天下之最易間人者內豎卽律令刀鋸
難以遽加有如守忠之逐空敕行之外不與知而內拔
交構之賊若而人者非捷以通變不及此故矯而鋤艾
姦人以消肘腋陰陽之禍者韓琦是也夫男女飲食人
之常情水木縷鋸法所不能斷疆場勝負非兒戲之資皇

極絲綸寧屑越之具假如些元謝以矯情投之四裔按復之以矯法責之反坐怒韓李以矯制策免盤劔以示威又何辭焉而數公冒然爲之清恬暇豫則終始不渝踴厲奮發則嫌疑弗避豈好爲立異如此哉賈聲名媒富貴報隙隙尼忠良則姦人之尤不可一日留于世用之律已用之懲頑用之致君而殿國將鬼神避其斷天日鑒其誠而又誰得而病之竊謂數君子者聖賢之遺烈而非直以意氣用事也三代之遺風而非直以流俗自檢也何以明其然耶吾夫子慮文字日煩則曰無言功名易染則曰與點富貴溺人則曰浮雲當是時刪述

策衡一八卷

三

栖栖者何人而大息至此以彼嘆息後世猶有荒唐俳偶喬損脂韋以喪其本始者故知聖人之爲慮遠也負展而召公不悅征誅而夷齊叩馬揖遜而許由投淵當是時心迹逆順豈不昭然而憤憤至此以彼憤鬱後世猶有擅權竊國如操莽懿溫之藉口者故知聖人之爲慮又遠也慮之遠不得不過過不嫌于矯以我之矯矯敵世之靡靡于不得一以天下之靡靡敵一人之矯矯百不得乎而後紀綱法度乃始與天地相終始由是觀之人患不能矯耳羣人而遊天曠哉大乎脫離塵垢之中剖破拘攣之習脫離則神清是非得失照之如列眉

斷不以其身入于聲色貨利之場剖破則見卓經權常變應之若發蹶斷不以身膠于成敗利鈍之迹國有大事非斯人莫之任也國有大體非斯人莫之維也國有大潰非斯人莫之障也過直而無不直過正而無不正天下從焉安焉後世頌焉贊焉彼滔滔者亦既與其人俱逝矣而眉宇之想東山之蹟益州之功業聖人間氣之推尊至今與天壤共敝其又孰得而病之乃所謂激者則有可言矣有激于利者有激于勢者有激于名者而名之失尤甚賈兒販婦之競趨兩虎兩蛟之並攫亦無足怪既已修名矣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獨爲君子

策衡一八卷

三

古人耻之而雌黃鱗甲必使天下出其牢下附其涎餘而後可謂平康之誼何有以一人激者有以衆人激者有以國是激者而國是之失尤甚鬪穴中則勇者勝握五木則多者勝亦無足怪既已爲國矣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平心易氣自有定評而舌端筆端必欲申其曹空其對而後可謂寅恭之誼何彼其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而身爲首戎以樹赤幟有矯之名而不獲矯之益豈非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乎矯者無私激者有意矯者自修激者自恃矯者正物激者忤物矯者視人如我盡化其查滓激者別我予人時露其面目規矩準繩本不怨

而劑之必然灑灑金焦水不怨而堰之必決無情者猶然而況人稟五常之性勢易動而悔難追者乎激則爭爭必傷傷必訟訟必師天下始擾擾大亂夫以瑩中之剛正披摘京卞至死不移而別試一役先王氏之穿鑿後吾儒之博洽以爲不如是則勢且成激諸奸甘心史學或至漸滅故隨時救弊以待後日之論定若瑩中者眞能矯者也有瑩中之遠識方可言矯有瑩中之矯方可存是非于萬世特立獨行豈君子之得已哉勢不易扶故扶之力事不易挽故挽之堅卽如數君子者寧不欲舍過賞功進則將順主德退則與天下共遊于大同而必以越格自見惟有以自見而僞妄強飾乃亦竄而入其中激者遂稱桓文都其位幾于改步石混玉魚目混珠燕人襲之漁父珍之衆人趨之寧有極哉世之可寶者少而可賤者多則矯之有益者少而有損者多吾不以賤妨吾寶而亦不以有益者開天下受損之門以致靡靡者羣起而交摘可也古人有言善且不爲何況于惡吾于處世者亦然矯且不爲何況于激夫是之謂大人夫子曰無毀無譽斯三代所直道而行者乎

蓄才

萬曆庚子福建

問閩當東南粵區自後耗日棘勢不得不聚兵兵不得費餉前所支吾業多踏踏而壘書且數下責以征稅溢額未艾也崎嶇山海間便得泰然長保無事已乎天下亦一閩之積也所苦寧有異同議選練諸屯結轉運卽賈陸持籌未之有易而以今時勢果無礙關阻捷之患否與長策難施卒然有警何以待之通海破巢未可數狙之爲勝弄也昔獨石以殘破可完西陲以狡賊退虜川猱以猖獗大奔逆藩以反顧就係在事者謀能謀權奇自見然推挽主持伊誰之力世不患無材得一士焉事事可以整頓顧早辦實難而盈庭有口其亦何據之有國材數也生材而僅供一隅之用殆不其然哉廢崇禎入郡地所自効于天下何如動甲利不後天民得時則駕大畧亦可豫睹矣

經國者在審勢有一隅之勢有全局之勢有一隅所自效于全局之勢于此有人焉能唱款乃小海之歌自以爲遇風凌波稱絕技矣登舟茫然問左右于賈客此任口而不知一者也其中流出沒雖有可觀而終身不離舴艋見弓以爲繁見車以爲碑此知一而不知全者也

間亦曾周旋于邊庭角逐之場而渡江卽棄舟楫曰遵彼大陸是安所用之潼關可以水攻昆明可以習戰則見聞所未及也此謬以爲知一知全而獨闔于効用之宜者也蓋舉一可以知全故鼎味盡于片鱗嚴水微於點雪而舉全又不能廢一故蜀江之水可以淬刀華陰之土可以拭劒引而申之責効于操柄之人要諸實用

而後止則天下之大勢舉積此矣生閩人也閩當東南一隅稱與區焉請先言閩而後全及天下可乎閩地阻山抱海羣溪交流壤促而人稠通舶而引寇自倭信目急聯營團戍經費百出發廩椿二十餘萬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狂奴雖斃而家康尚彊卽海島不驚而肘腋可畏往者承平無事沙尤之間一夫大呼從者數萬況時方躊躇實啓狂心進貴茂七何處蔑有鼓鑄行剽藏甚密而迹難窮其勢正溫崇而未可測也海禁寬矣物力似少紓矣而一璽書且狎至曰是有寶藏焉是有寶遷存積焉秘之惜之而不以佐公家之急謂外府何驛驛策術一八卷

六十一

旁午課一而責之十虛舟三月誰悲垂臺之人兵十而餉之一枵腹三時將釀脫巾之禍撫臣羈留而僻處按臣掣肘而難前藩臬大吏旁皇而感額又甚至於棄職其勢正煽動而未有底止也崎嶇八郡地或或之耕大不盈畝小乃尋丈食者又衆一有水旱其何以堪之若是則閩亦極困已執事試謂困在一隅而其他尚可支吾不敗已乎一局之中不過四隅一者失勢三之與存幾何而況乎三之大可慮也閩困兵遼左之瘡痕川貴之倣擾徐邵晉楚之嘯聚與九邊之蠢爾爲仇未許遽高枕也閩困餉太倉無經月之積例解多積歲之連連

後蔽江聚珍無莠此豈有鬼輸神運哉未敢遽袖手也閩困征五岳之麓四瀆之濱大湊小村妖狐假虎鑿斧方新染旌正密未許遽改絃也當事者憂之議簡練議屯鑄議轉運是矣盡之矣上無寢閣傍無阻撓則抱真一武夫耳可行于淄青棗祗劉巴一棣監耳可行于許蜀劉晏韓滉一藩服守文之吏耳可奉江南以濟天下之急况一統全盛又廟堂主持而難開塞耕戰乎哉然勢不盡行也卽行之而捧土塞河挈瓶救火無益也若是則天下又極困已執事又將聽其困而坐以待之已乎安所稱任事爲矣楊子曰陰凍互于外則微陽脅策術一八卷

六十二

力于內千金之家慮有盜賊必豫集彊幹以待之斧門則遣某特挺摧其鋒踰垣則遣某揭竿擠其墮一再格鬪比曉而盜獲國家金甌無闕亦何至噓噓焉意外是苦但默窮則攫四海之內僅有微風搖之者此豈樸邀小器可以指揮而定哉語曰蓄材用材也者所以負重定傾之大物也世不患無材然名實相副言成經綸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寧亦幾人要當國者豫養而精求之生閩人也知有閩而已責閩以兵則力不賁育技不逢昌徵發二千人便生得失一傳羽檄而車旗縣翼以當一隊弗能也責閩以餉則山不華

岳浸不江湖機杼讓吳會林蒼遜三川灌輸隔峻嶺一
奉計割而錢穀輻輳以充辦給弗能也若以人材則西
北之魁梧東南之俊亮兼有之 累朝培養以來固已
炳炳烺烺昭垂史冊而識者或有風靡之惑此何謂哉
利劍弗能割寶瑟不成聲此必有身其責者矣醴泉而
旣荆榛之種何益非徒無益常秩之于正獻楊畏之于
徵仲不曰離叛且隨之乎廷尊而供明堂之用弗勝非
徒不勝劉秩之于陳壽元平之于汝蔡不曰潰敗且從
之乎蓋材之中自有梗楠杞梓在枝疏而根密外樸而
中堅霏微不敵桃李盤礴不及藤蘿而挺然卓然自堪

東衡一八卷

六三

天家之用大匠知其然擁之衛之弗以斧斤傷詒之度
之弗以拙工斲細者榱櫨大者梁棟而闕乃始得自効
于天下効之兵則勘定著其烈効之征餉則綜理著其
勞得一士焉蒐乘蘭卒酌盈濟虛事事可以整頓蓋亦
嘗比肩競爽以待上之自擇而擇固不易言也物常聚
于所好而不善辨者失之畫虎豹以威敵聚沙石以煮
羹圖鬼魅以欺世其好彌篤其智彌拙其失彌遠蓋識
真材以經國無若我 明先朝之老土木之難獨石幾
棄不守拔孫安爲督授以方畧且戰且築八堡再完胡
雛之變西師未解內外戒心驚王竑參贊甘涼軍務虜

遂遠遁曹甫廖藍輩雲擾漢川起林俊撫且剿之賊以
大奔宸濠見逆置王守仁于上游尾牽而係其頸 駕
未出京捷書已至數君子者負不世出之材夷大難成
大功風行電掣如發機霹靂澄波無留害其樹立誠偉
矣誰爲推挽誰爲主持哉當是時腹心大臣若李文正
文達于忠肅王恭襄孰知其林弘獎而重寄之文法不
拘奏請無阻騰謗弗疑而後乃得以盡其用天下無百
年無事之時九層之臺見以爲牢固而其勢未必不至
于傾側以風雨之侵陵狐鼠之竄伏勢益岌岌外寧必
有內憂遁海破巢若有天幸焉厚而默相乎驕且益疾

東衡一八卷

六四

乎寧慮而早圖弗恃之生逸燕雀處堂之喻可以三復
矣苟非豫養偉材精求異產以支偏左偏右之勢一旦
拉然聲動蒼黃而求救勢必無及要在當國者本之以
虛照之以慧徐察之以觀其素歷試之以觀其能扶植
之以收其晚守不必夷由而但取其濶畧足以任事文
不必左馬而但取其識見可以當機學不必周程張朱
望不必臯夔稷契而但取其經綸可以定變或自書詩
或自介胃或自疏遠或久廢而引拔或顯隙而開誠隨
所長而用之荒服敗亂曰裴尚書率大軍爲我取溫傳
熱匐之首來屬夷跳梁曰范龍圖練兵固圉驚破西人

之膽曠峒攻陷曰狄福副王師屢敗專以西南事相托其爲我掃且夷之潢池弄兵曰襲渤海其佩二千石印以往皆陛下赤子勝之不武惟撫安是賴舉必有當任在必成雖在蠡起之秋而摧陷擴清必無乏材之嘆此豈異人任哉天下無事其勢足以有爲而常患于不從及其有事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措議者徒見夫盈庭有口足以採公是破私交也亦惡知落鵬之箭視以一日長蛇之旌揮自一手其多也乃所以致亂而況乎有一人焉自以爲穿楊自以爲決勝婉諷不可理論不可勢禁之又不可終至于矢撥弦絕舉百萬衆爲淮南

策衛十八卷

卷三

聲喉之奔哉士不可以薄待俊閩人也而効于蜀又文士也而効于兵閩士尤不可以薄待蓋又有一人曰楊文敏者歷事五朝調停內外薦拔人才決親征措邊務經綸在手動合機宜功名終始爲國宗臣當在二李之上至于今有道泰寧壯億萬年不拔之勢當事者奉其餘筭以事英主皆其餘也勝耦者以定一子居要全局無敗勢勢重則冒勢勁則疆勢失則亡信乎經國者在審勢審勢者酌偏全而居其重弱可使疆亡可使存始無負全才之用聖天子之弓旌而求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經學

萬曆庚子山東

問齊魯之於文學所從來久遠以聖門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惟齊魯爲最而何齊魯之謂也綜其實則子游以禮樂立教于夏以詩禮治學文學之所重固在六經矣乃今天下學者率第二氏百家之言以緣飾經義不幾與經分道馳驟夫文不準經雖史也學不通經曲經也則何可以不明經然明經必數讀其書者多矣齊魯人故齊魯之文學於斯爲盛有加居其鄉肄其業不知其人不可也經而經之則其書一而讀之則其理萬矣蓋萬世之師也今學者動以文體士習爲憂夫經明則文正士習安矣而士之習固經也蓋以

策衛十八卷

卷一

卷六

大道之明也經學與文學合而大道之隱也文學與經學分非經學之分於文學也經亘萬古以立常而人心之漸世也多變經率恒性以示極而異趣之移人也每新以其變而之新而常者極者不能奪其流而不反之勢而文學遂與經學侷合而實分蓋天下視祿利之路夫實有心而靡然嚮風寧不各占一經以自鳴故俛見爲合然觀朝華夕秀之麗則不能無奪志也聽乾柱下之音則不能無溺趨也奪之溺之者日異而月不同而文學亦彌變彌新以標奇市異此豈必有意背經而馳騁之適越北轅走愈疾而分於越愈遠矣尚猶托明經之名以號於人誰則信之夫文不準經雖英辭潤金石祇雕蟲也學不通經雖高義薄雲天非正軌也則經

之不可不明也是哲人之驪淵文章之與府也而明之者其必如游夏而後可乎游夏標文學之科他不少概見獨以絃歌徵禮樂是躬行之教也以素約辨詩禮是心得之解也其致夫子學道言詩之與而稱明經不虛耳縱橫於戰國而經蝕黷除於秦炬而經灰于時天下幾長夜而文學弟子咸抱其書而遠遜不知夫齊魯之間固有承瓚鬯而主經祀者見謂文學自其天性會逢漢武之表章又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遺經漸次復出一時制詔諸儒雜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遂斐然幾與三代同風然大半多齊魯間人也欲數明經之

贊衡一八卷

六二七

士於齊魯譬之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不具數數其著者言易則田何孟喜梁丘賀之儔揚其波言書則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之倫衍其派言詩則申培轅固生王式之流暢其業言禮春秋則后蒼高堂生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之徒鼓其風彼皆卓犖明經非習他浮藻異論以傾動王侯沾溉後進者而束帛旅於丘園輪蒲交於塗巷俊彥尋聲而響璫英流希光而景鶩其最顯者淄川以賢良獵取乎卿相高密以宿素欽遲于王公榮施當年暉映後禩亦盛已此數公者綜其邃學燉行則訓故萬言何該博也論筌奇中何穎慧也門下三年何勤

懇也語必稱師何純一也諫以三百五篇其忠惓足尚也學矢不苟富貴其雅操足欽也戒子却遺其清風足厲也讓爵不受其遠致足標也假令得及孔門與身通六藝者稟型則升堂入室宜不在游夏後矣當是時鄒枚非不奮藻而不登于選舉黃老非不揚聲而不列於學官是以明經之業粹然獨擅而文學遂絕一時乃若誇枕膝之秘於獨傳而不耻作僞假百二之篇以赴召而不虞矯誣則其陋也說者因謂漢儒明經而經亡不亦刺謬而失情實乎微漢儒之訓詁卽後有濂洛關閩將安所憑以爲秉夫漢儒者開扇啓鑰而指天下以堂

贊衡一八卷

六二八

皇之所在者也第已明者經未明者亦經明于漢儒者猶屬漢儒之經明于吾心者乃爲吾心之經也蓋經之立與天地並者也聖人作經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故其爲書直以大道之塵聞罕漫者寄之經焉著明之造化睢盱而未判經祛其興性靈渾沌而未彰經挾其竅舍華佩實經之文茂績宣猷經之跡乃載道之書所以苞孕經緯者甚大甚細甚奧甚近自有經而聖人之道猶致尊邪於中衡惟過者之所斟酌猶操旋蓋於工倕卽巧者不得差以鍼芒也然則經果易明乎其肯幽而遂經果難明乎其義顯而韋經之理心之理也

心之明經之明也千百世之上有聖經在焉標吾心也千百世之下有吾心在焉證聖經也從心視經則無彼此卽心索經則無扞格大吾心以窮其域而精吾心以入其倪虛吾心以通其變而實吾心以符其體其索之寂然無撓也如般微之致一不以蚊飛敗其思其見之灼然無闕也如視棘之致精能以貫虱標其的其視經爲我也能於經之中灑然見吾心而又能於心之中恍然見吾經其視我卽經也能後經以專求於經之內而又能先經以旁通於經之外其無我無經復通爲一也能以一經散之爲各經而又能以各經會之爲一經夫

質衡一八卷

二九

如是然後謂之明經無鑿空無牽附無間隔無疎罅而經乃可明矣蓋自天下之常者不能不變而故者不得不新百家兢之以爲華二氏標之以爲妙天下之號爲聰明穎慧者遂溺其中而不出其於經直以梯榮之故託宿而已有能駕不窺園者乎有能誦不離鉏者乎有能灑掃給讀者乎有能朝聞自奮者乎此皆漢儒之所以畢世殫力于經卒以經明而今祇用之富文學之儲置經學之實抑何舛也夫寧知舍經以他求棄家珍而外索琛也是捐我之無盡藏而從人丐潘也世之所謂英華秘妙者舉不出經之中而經之樸以含華平以

韞妙正欲使人深思自取而今已盡洩無餘譬如木至於華則有搖落已耳水旣爲酒則有眩瞶已耳故醴酒之設當知玄水之尚春華之悅無忘秋實之思籍博觀宏覽以開明經之戶牖可也舍明經以循百家二氏之津筏不可也經之所明者今皆其訓詁耳而未明者不可以訓詁之明明訓詁卽漢儒之所爲明耳而吾心之經不能以漢儒之明明故有以虛解有以實解有以卽虛而實卽實而虛解易在畫中詩隱言外其理虛非觀象逆志曷得焉觀與逆皆意言之所不到也是以虛解也書陳治亂禮明敬怠春秋辨是非其理實典謨度數

質衡一八卷

七十

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粲如矣樞實以求之善敗兩者各獻其狀矣是以實解也春秋誅意易戒履霜重意也書之惟微詩之小心禮之人生而靜微心也經之虛與實未嘗不相爲用者也是以虛而實實而虛解也按籍而索若五音殊聲五采殊色五味殊調而經各操其重卽心而融若還相爲宮還相爲質還相爲和而經咸統於同故曰有已明有未明有漢儒之明有吾心之明也而奈何說經家其僻者欲并連山歸藏壁經與易書兩存天地間其衷者至欲汰詩之小序考禮者不能登儀禮於經列記於傳治春秋者顧專主康侯使左氏公穀

祕也又何邪雖然明經學者事也表而正之則非學者
事也今諸經尚有承謬襲舛然欲倣漢時白虎觀故事
講議五經同異而天子親稱制臨決焉此豈可望於今
哉獨言者數以文體士習為憂而慮百家二氏之竄入
也則無如明經矣經之教陽也二氏之教陰也經明則
陽盛而陰能為佐不能為抗經日月也百家羣星也經
明則日月麗天而星能輔光不能爭光此正文體端士
習之本務也而天下之文學粹然一本於經如必盡廢
博物洽聞而沾沾學一先生之言即諸生齊魯人也終
不敢曰知漢儒而已矣

貧衡一八卷

七二

才識

萬曆庚子山東

問世之需才以為足辦天下耳然辦天下亦非單在
才也固有秉高識以獨徵負鴻聲以鎮物者其所
辦殆猶在才之上歟方其未發而察察謀當當幾
而決是處險肩輿而定大策安大眾令才者當之
恐未必朝微而震厓乃爾即古如范滂之憂駟
季梁之請楚雲南文子之策智伯郭公陽之下回
統韓魏公之撤簾空救謝太傅之賭墅圍棋皆聲
華中談會定傾危矣彼諸賢者其識望何道臻此
歟夫真識則望自若實望則識必高若智囊以峭
刻召真深淵以廣思實望則識必高若智囊以峭
求者必於今則望之上而有抱遠識而當重務者
谷之下有負人望而當瑣瑣顧獨如吹簫者邪
豈欲高不勝其高也為斷音而反善之憂時者所
承欲大夫欲持籌者稱正在今日執事者顧安
所也

世有材諸之士樹功於事內者殫其力畢其能而事以
集然技亦集事而止而常不勝夫拮据紛糾之勞或事
反出於意外以窘其技世有朗特之士收功於事外者
秉高識以矚微負鴻聲以鎮物若不見有張設措施之
迹而天下晏如則上哲之遠籌通賢之鉅抱也蓋人情
事變詎可勝原俟發而圖則晚先幾而燭則豫闇汶於
機宜則倉皇洞徹其肯窾則整暇以伎倆表剗割則似
利而非利以風聲為玄感則有待而無待以經營措置
竭我之焦勞則功力費而補益難以碩德宿望移人之
觀聽則鼓動神而顧化易故得失之原表判利害之倪
未彰事端方隱於射覆也伎士才人所為躑躅而辟易

貧衡一八卷

七二

而具超世之識者常以蚤見預待之危疑之勢已成觀望之情已著人心方搖於懸旌也志士勞人竭力以助勤而不足而負益世之望者每以先聲坐鎮之則何也才之所及有方識與望之所及無方事之取辦於才者有形而易竭取辦於識與望者無形而難窺也試觀天下之不容以形擬而不可以方局者有妙於光神於聲者乎今夫暘谷未輝則天地昧昧迫曜靈一拂於扶桑而石室重岩之下無不昭徹者光所照也行百里之途者竭蹶竟日率半九十而休邁焉乃疾雷一奮百里震驚則聲所轟也夫識與望亦有若是者矣故易以智崇

策衛一八六

效天而周萬物而孔子之譏龜兆也亦曰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上乎則識之不可闇也君子所持以疏觀天下之精也詩言令望四方爲綱而孟氏之論窮達也亦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則望之不可卑也君子所持以震攝天下之具也蓋天下無疑事何必於識天下皆處常何必於望而世之所需於識與望者正謂夫疑事恒有處常難必非得高識碩望之士何以申謀會定傾危也吾試質之春秋以後諸賢夫晉方勝楚晏然未有異端乃范燮輒懷外寧內憂之懼當時見謂迂闊未幾三郤發難卒如其言隨以蕞爾小國介在

疆楚取之如振稿耳而楚之君臣動色相戒輒曰有季梁在所謂未發而察微寢謀者則晉范燮隨季梁之爲也智伯欲襲衛乃佯使其子顏亡衛南文子度顏不當亡旣亡衛不敢不受旣受衛不敢必無見噬乃約以車過五乘則不納智伯遂止回紇之寇唐已岌岌乎不支郭子儀單騎往見蓋亦計出無可如何然卒致回紇望塵驚拜以安唐社所謂當幾而決疑赴險者則南文子郭子儀之爲也韓稚圭定策兩朝獨其撤簾空轍直犯人臣之所難而歸大政於朝廷斥壬人於閹黨皆幾不旋踵謝安石以江左一隅當秦苻百萬朝野洶洶震恐

策衛一八六

而賭墅圍棋自若鎮定人心使無內潰所謂肩鉅而定大策安大衆者則韓稚圭謝安石之爲也之數君子者非其說也一世則何以內憂之言驗若左券而衛不挑禍於智伯宋不貽害於宗社乎然識高則望隨之彼其垂芳名於史冊標永譽於天壤固自有實大聲宏焉者而豈以赫赫之聞反遺明哲也非其望重一世則何以楚勢之張按兵不動而强虜顧肯不加害江左奚恃不驚擾乎然望重則識先之彼其策成敗於胷中觀情形於掌上固有若燭照數計焉者而豈以汶汶之夫致鴻稱也蓋負高識者橫襟而覽而天下悉就圖迴焉膺重

望者建表而立而天下咸注目焉故或以識奏功則游刃賞繁籌策自神特就其識之所到者言之而非不能樹磊落之英標振孤高之奇節也或以望賢績則乘風載響音徽自遠特就其望之所歸者言之而非不能濟玄朗之靈心擴通微之睿智也然則自昔亮哲名賢所以能幹旋宇宙弘濟艱難者詎出二端之外哉而乃有抱識如鼃頴川負望如殷深源者一挑釁於六國一喪敗於安西豈其識不足望不高而致然蓋天資刻薄衆意已離雖其所學盡非不中窾而無實望則併識亦非真也遇事周章居本無物雖其所聲施非不籍甚而

策衡一八八

七五

無真識則併望亦非實也兩人之不振豈不幸哉而遂欲以是爲識與望詎病是見魚目而疑珠誤於硃硃而以玉爲不足貴也則又舛也夫天下何可無識望之士也國有元龜則天明可紹虎豹在山則藜藿爲之不採識亦求其真而望亦責其實斯可矣吾蓋又有感於漢唐宋以來數事如田叔之燒獄辭以曲全情法王子明之擢張旻以存帥體而安反側皆于兩難之中爲善處之術不可謂非真識也又如汲長孺以下僚而能令悍王惕息楊綰相麻一下而能令重臣減樂撤從皆於闇修之地收表正之功不可謂非實望也寧以今天下而

遂乏若人乎寧以今天下多事而固可不聽用若人乎在廷當事諸臣其有忠謀謨論匡時弊善後圖者識非不到也及此時而聽之非不猶可以杜亂萌也而百不採一在野廢棄諸臣其有亮節貞心抗高疏表夷白者望非不峻也及此時而用之非不猶可以昌理道也而百不復一夫所聽所用不在此則所聽所用必在彼矣昔人謂南面視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此其說解在越王之聽吹簫也於此時而欲施挽回之術果深識雅望之所能乎雖然人臣亦患無真識耳有真識則隨時

策衡一八八

七六

可以幹濟亦患無實望耳有實望則隨地可以震竦夫盤根錯節正以別利器非徒以施於平居無事之時也吾謂今天下賢者不得行其志才者不得展其猷在內者不勝其扞格而不入在外者不勝其掣肘而不伸非得真識實望之臣曹起而布列何以挽狂瀾於既倒障頽波於未流哉蓋無識則發不當機動不中宜無以協人心人得而持之無望則道不挂通人聲未遑雲閣無以厭人心人得而易之夫使人得而持人得而易於以匡救蔑有濟矣故有人焉橫覽古今達觀時務利害能燭其原禍福能識其倚人見之於事後我見之於事先

人圖之於目前我圖之於究竟如此者乃為真識有人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寵辱不能驚威勢不能怵凌冬而楊芳披雪而獨振天下卜其出處世道視以安危如此者乃為實望人臣誠具此兩者入而事主可以感悟堅持於時勢之窮出而庇民可以挺立轉移於狂悖之際何者彼其識與望先之也其於世道不亦有休賴乎雖然其要則在無欲也周子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如是而誠望始有本矣若徒以暗諂調停為識而借時望階榮通是又人臣之大誦也此向者韓郭楊汲諸君子之羞知必執事之所

策衡一八卷

二

三

創守

舊曆庚子山西

問自古帝王握符保泰不外開承兩端唐虞三代其君臣之戒屬於開承者言聖人入於指圖一符也三謂以基承承以繼開不特分為二事亦不可缺以兩心與然已治已安而猶憂危之苦辭則所稱善於開承者其本納於心而實於部前呼而後代矣然二祖身開而身承之肅皇帝身承而身開之其志德弘猷尤強壯可歷萬世我皇上繼緒已不北靜廣明而承道血東保附肅於廣濟南有統於肅萬可謂開創遠追於二祖守成大有符於列宗矣乃遠末末興隆形民之政與民心未盡相契開承之道尚當慮其終即故夫安中何者始以承天保承之治者其何辭諸士建構之累久矣有可以為當守獻否

策衡一八卷

十六

夫國家之治若天運然天運有闔闢之候國家有開承之端善開承者如陰陽之調寒暑晝夜相濟相禪而不見其異不善者如陰陽之乖旱暵霖潦罔濟罔續而反戾其功顧善否之原不在治不在人而在人主之一心人主心誠願治斯夕憂勤鑒於未動察於未萌凡治化之微鍵天壤之玄樞鬼神靡未睨億兆所未窺者能潛探而蚤握之則開者可收建瓴之勢承者可厝衽席之安而國家之久安長治端必賴之矣不然而一有玩心則恣睢怠傲之習入焉而縱而不能分理亂之致一有滿心則豐亨豫大之說入焉而侈而不暇審治亂之機

一有欲心則培尅聚斂之計入焉而迷而不復能清治
亂之本此治之所以不能無亂而善開者未必能善承
也嘗稽古帝王作歌則時幾致戒廢載則叢勝寓箴乎
祐覲於弗僭愾淫戒於承休省惟靈以誓師指敬勝以
約志干戈而致有厥躬時動而慮善惟事索乃逸於艱
難考享國於惟正彼其所恃以爲開所恃以爲承者聖
賢較若一心也嗣是而後有一慟六歎於刑措之朝而
卒能躬修玄默有十思十漸於虛懷之主而用致胡越
一家有欲自焚以答天譴容狂悖以開言路而五兵不
試百穀順成此三君者皆以承緒而敦開創之基以開

策衡一八卷

七二

創而繼承緒之業其所爲察機辨萌者孰非唐虞三代
之心哉我太祖高皇帝籍淮甸以龍飛掃胡元而虎
嘯開創可謂無前矣顧嘗謂吳禎曰海內悉歸版圖固
可喜亦可懼又嘗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
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抑何兢兢於承也成祖文
皇帝致華夏於再清平夷虜於三復開承可謂兩隆矣
乃嘗論解縉等曰人心不可有好樂朕每退朝默坐未
嘗不管束此心又謂輔臣曰恒情保初易保終難又何
業業於後也世宗肅皇帝假七澤以開基託六闢而
承緒亦既以承而兼開矣乃嘗敕文武宰輔盡言以副

敬天勤民之意而復撰敬一之箴以自規又何終不自
逸也蓋有其始者未必能有其終故易於龍飛而繼之
以乾乾狐濟而喻之以汔汔誠謂山九仞者虧一簣行
百里者半九十耳恭惟我皇上肅獎天心敬厯民
困玉趾躬旣於闔丘金穰屢發於郡國卽四郊多壘
九陟宵衣然孽不再興征無頓命甘泉烽燧熄去已
踰十年統萬水攻凱奏不踰朋歲雖樂浪長鯨鬼方短
鹹兵彌千里地控三藩然搏風射影之無聞避網披鱗
之屢見開承之業信足繼宗祖而煥帝王矣可不謂
基隆盛際哉乃三殿兩宮相繼成燬河宗岱岳一

策衡一八卷

八一

時徙崩三山傾五山突月並日見金經晝晦而茲者實
寇殺人旱魃赤地又見告矣人不堪命所在洵洵思亂
識者有土崩瓦解之憂夫災不虛生銷非無道則執事
所稱外寧內憂隨竭脈繼者固保泰圖終之長慮乎請
以身喻東倭西逆南酋北虜皆手足恙耳外也未甚害
也土崩瓦解則病在神髓漸進膏肓秦越人之所望而
却走者彼清寧示變正其症矣奈何徂手足之痊以爲
安而漫不加意於神髓耶國之神髓民心是也今之重
拂民心而亟當爲收拾計者有七君建儲矩典關係
最重奉有近旨不敢贅焉外如開採之法古聽民鼓

鑄以供貢乃今主之以特權擁之以棍虎取償於有司
不足則編富民爲礦頭取給於富民不足則指廬墓以
挾詐血枯靡草中宵痛燐火之往來怨結重泉白晝張
妖氛之震盪民已十室而九空 上且一得而百失是
宜撤之以慰欲富之人心者也權稅之法古驅民棄耒
以就木乃今貂豎扼閭津之喉狐鼠察舟車之載金書
黃蘗隨地皆落膽之前茅羽箭離弓觸目皆攫金之利
器 聖旨而徧植機壞何可令衆庶見也稅店而係之
於 皇何可令史冊重也是宜罷之以快牟利之人心
者也由寺不與政 祖制也今無乃藉其力以撻財不
得不暫假之權以張勢乎第片語于 天綬騎崇朝四
出單詞駛 聽溫古不日盈篇何以極車恐喝小吏今
則露章而劾道臣向以節制抗衡兩臺今則反脣而譏
撫院勢已上無天下無地而怙然於中國漸且操予奪
擅威福而倒持夫太阿吾不意制馭寰區之一大柄乃
竟爲貨賄所購耶則抑其權以解積憤之人心者宜亟
也言路當廣關防壅也今無乃諱其忌而惡人之指不
得不暫沮其進以銷人之躁乎第杖馬未鳴先觸藩而
短氣孤鳳一去竟賜環之無時批鱗拂耳之說不獲露
簡以關其忠憑城倚社之姦孰敢埋輪而破其藩人才

策衡一八卷

八

闢氣運何至聚天下之英而使之顧影自憐言路係治
機何可空臺省之額而自謂抽薪止沸吾不意設官分
職之 大典乃竟以私怒廢棄耶則廣輓收以甦久抑
之人心者宜亟也 詔逮暫行爲貪殘耳乃威震而不
息則上見褻而不見嚴繫久而不理則下知激而不知
悔金章紫綬指獄吏以誇尊囚服南冠請卑陶而訴抑
痛平反之無地奚止六月飛霜鑒守正之多靈誰作一
方保障是以 天刑爲貂豎鼓焰如 國體何則濫逮
宜速釋矣 朝講久輟爲靜攝耳乃 鸞簫鼉鼓日歌
吹以沸天 鳳蓋龍旂時翱翔以麗日庶幾無疾病何
策衡一八卷

策衡一八卷

八

甘塵掩 朝堂書 皇好鼓樂何使愁生閭閻薦紳無
接見之期歎 君門萬里 宮闈多殺抵之術致禍
府百端是以 天位爲一已恣睢如 社稷何則 朝
講宜速舉矣利寶叢開爲匱乏耳乃炎海鑄山祗歸
內帑以塵積持籌握筭仍嗟無米而徒炊脫巾變在呼
吸豈可餉以塵飯塗羹泉府貴在流通何可壅若瓊林
私藏出之以資 大工則度支不至捉衿露肘出之以
代租賦則窮閭不至剜肉割瘡若空天下以聚於無用
如民散何則 內帑宜速發矣凡之七者皆重拂民心
以干和氣者也則下順民心上祇 天戒修內治而保

泰運道無出此矣蓋中使驅黎庶爲渴馬而皇上傾
仁厚爲圃池羣臣爲遠轡爲出羃而皇上辨意珠爲
煬竈則士慶於朝羣慶於野商賈相與慶於途上下恬
愉太和翔洽仰晏太清俯奠太寧三光順序五曜齊軌
雨暘時若而景星卿雲且時出以旌瑞何災變之不可
弭哉是善開善承有終有始治外無異於采薇治內可
同於天保 二祖 一宗之盛治不炳煥於此矣然此
臣不能以強諫得之 皇上不能以勢力強之民是在
皇上自爲治亂計轉移於一念間耳夫前轍之害治
與改轍之必治不待智者而後辨也 皇上含靈體睿
策衡一八卷

炳物沉幾豈其見不及此第慮患之心不勝其欲利之
心故始而嘗試之試而見其隨譚隨止旋聚旋散則以
爲天下無柰我何於是徇而生玩心玩則欲心熾而視
爲不足改又見師出無前亂夷靡後則以爲我可恣肆
於天下於是喜而生滿心滿則欲心溢而又不暇於圖
改豈知土崩瓦解解正不驟發而神髓膏肓非手足可並
耶故泰慮復隍豐慮日中旣濟慮衣袵而魏徵謂守成
難於開創范文子謂外寧則有內憂有以也唐之玄德
開元建中之治爛焉足述乃女謁入而不恤其民則天
寶難作閭閻陳過於覲顏貨利入而大傷其民則奉天

禍起瓜果上同於驅命豈非九層之臺易於壘土而強
弩之末激於衝風也哉此善開承者必去欲心存戒心
俯順天下之民心而永惟其終也不識可轉聞於
當宁否

學術

萬曆庚子山西

問問之三正之世教一道同本言異與端者始於
道術之分而辨之令無則於同也然仲尼惡異端
而不斥其名氏蓋異則窮窮則退故聖人諱則使
終入於道而子與氏則名排揚墨又何說也或者
曰莊列之禍再變為申韓又曰莊之書家人筐
篋中物不可揚之王庭然當時諸侯王雖尊前驅
倒屣郊迎有用其三符兵不侵境十五年者有自
稱使臣治天下知通諸掌者有為宋設九守至魯
人九攻之不能克者又何治世之效章章若足可
於釋氏者其說尤極微渺難測乃史氏謂瞻足可
物又云秉要執本務崇不競合於六經是耶非耶
自列于膺後五百年西方聖人之說驚神先生至
北自屈膝而師事之果其道出世與吾儒不
大判謬耶有宋人儒發明正學表章六經有曰近
年假釋老之似屬孔孟之真常欲學者注其心於
茫昧不可知之地又何攻之亟也諸生誦法孔孟
之日久矣拔本塞源當必有辨請詳言之以觀治
心經世之畧

策衡一八卷

二

天下有不易之理而無必勝之辨二者若執柄鑿然其
弊使人驚訝而情窮窮則極極則返此貞勝之道也理
裏也沉淪其肌膚習滑於耳目使人信則明明則行此
萬世不易之經也蘇子由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
樂治天下夫仁義禮樂其變莫或窮匱而總之曰一貫
是故君子以達其道小人以得其器母或姦焉而異端
怪說自不得簧鼓管燭其間此仲尼之道也李伯陽庚
桑子關尹喜與孔子同時未嘗以一言相呵詆只曰彼
遊于方之外甚至稱之猶龍適周問禮則又從而稟業
焉以故老子優游柱下楚榮卒老思墨道西遊出關始

著道德五千言則關尹子所強而留也彼老子亦預知

孔子之道必傳于世故去而不化孔子亦預知老子之
道必傳於世故尊而不排當時十二國君卿大夫猶得
以詩書禮樂冠紉俎豆之文據經援古以彌縫其國邑
至孟子時術始萌芽而世以瞞瞞莫能正故孟子辭而
闕之至稱楊墨無父無君同于禽獸夫孔子龍之孟子
禽獸之故二氏遂不忍其瀕瀕之私至于泣染絲泣岐
路則其情窮矣窮則極極則變故莊列得以徜徉浩瀚
之說以天地為幻泡以人世為潰癰決疽而申不害韓
非遂祖用其道以為生人之倫果如馮虛浮漂殺之無

策衡一八卷

六

罪於是莊列之禍再變為申韓而道術始裂孟子亦預
知其流若湍瀨之必崩而隄防之必潰也故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吁孔子以攻為害孟子以距為聖
豈得已哉嘗竊論之異端之于聖道若天地之剽氣物
類之駢技者然的的而虞淵燦燦而攝提者非日星乎
而暈適蓬勃抱珥蟲蛻亦並麗于天者也翾翾而爰止
昭昭而瑞應非鳳麟乎而巢鸛鳴雉飛鴻舞羊亦並附
於氣者也明皇王之道發六經之旨者非孔孟乎而老
聃莊周屈到田駢禽滑釐鶡冠之徒亦並附於聖人者
也同道而祥褻異同類而妖瑞異同生而邪正異即聖

人御世能葆金玉不却銚硃能愛靡蕪不辟蛇牀豈惟
并容並育夫亦有所用之也申不害用慘刻爲名然韓
用其三符兵不侵境者十五年楊朱對梁王亦曰使臣
治天下如運諸掌墨翟爲宋設九守令公輸般九攻之
不能得以故當時世主尊行其道至雍篲先驅倒屣迎
郊而學者竟出不與徒以外吾孔氏之藩籬而其人終
不敢置寸喙于吾夫子者則以泰山滄海之高深足以
容之也莊生儻悅自恣傲睨千歲其言長生吐納事不
及老子至論老子自邇墨翟彭蒙以下以道術相傳止
于其身絕不及孔子蓋兩尊之則不攻異端之明驗也

亥術一八卷

六七

嗟夫高天大海古今一息天命民彝不少衰止有離附
無漏滌有疑肖無漏滌自老氏至浮屠氏入中國數百
餘年而佛教一旦遂與老氏並傳何奇也列子嘗言西
方有聖人西極之國有化人果應期而出又何神也夫
人舍五常具百竅以生得其神靈不死者爲佛地位中
人佛亦人耳彼其生長西極其地稱極樂其人稱上壽
其書稱微妙難識不過夷狄吐納長生之一法耳老子
所不道而猥云彼爲老氏彼爲佛氏是何異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則又老氏之所冤也然則將褰裳而就之乎
非也仲尼之道若元氣然天動星迴而辰極常在焚輪

飛瀑而原泉自清故以真儒而遇真禪辟之日升而月
微于時儒道明以真儒而遇偽禪辟之現出而雪消于
時禪道息以偽儒而遇真禪辟之杯水而車薪於時儒
道詘以偽儒而遇偽禪辟之兩瞽之不能相視兩聾之
不能爲聽也瓦合蠅聚安見其同而角戰而舌爭安見
其異乎太史氏父子貫穿百氏其論道家稱瞻足可吻
復返無名蓋喜之也喜之者以其宗皈依性命不落言詮
異於世儒之啾啾無補於身世者耳今觀佛氏自讚本
覺名爲希有且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彼視富貴聲華
若飄風若振藁若灼臘然則佛氏之法亦嚴矣玄黃可

亥術一八卷

六八

變金石可流赤縣有時而桑田黃河有時而衣帶而真
性之藏於人心獨不可泯滅今之學士大夫口譚六籍
飛文揚芳將以納玄策而捧樞星此真性也一不得意
於趨舍則桑門磬谷琳室滄浪恨不得聚廬而託迹焉
目矚八埏左顧右盼將以登龍臺而標銅虎此真性也
一不得意于纓組則錙黃蔽體孤麻克腹恨不得擊杖
而待養焉深居邃窅前禮後華將以廣植芸蓀金縢玉
牒此真性也一不得意于似續則桑下不宿六根不染
恨不得飛錫而往家焉高講帳幃親朋滿座將以上窺
姚姒下譚管商此真性也一不得意于聚樂則瞑目聊

跌舍珠墮黜恨不得就壇而稟賦焉彼其西來所恃丹
訣禪偈只以虞樂其身縣延其壽命而通人達士反竊
之以爲逃名鬻世之資且也一啜其醢一闔其戶津津
焉以爲得上乘甚至竊半偈之珠璣爲媒身之羔雉甲
第之名氏資禪宗之籤帙一夫言普九州同聲魁柄一
差民萌藉口昔孝宗末年士大夫皆尚顏魯杜律至辛
未壬申之間川蜀多事遂以爲顏魯公之忠節杜工部
之詩史亦可槩見然則今之學士大夫胡不自諱也說
者又謂浮屠氏能以生死輪迴之說極刷冥頑俾無顛
越是又不然周禮大祝以六祝六祈之詞事鬼神儆民
福而又男巫望衍就號女巫祓除釁浴其民生而化被
之死而祝尸之又豈必附璫六徽登壇九仞然後足以
超生度死出世化人哉駭沐食子以爲仁義渠焚親以
爲孝非其天性好忍王化未沾故耳韓昌黎曰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噫惟有以塞之而狂瀾奔澎湃浸天矣惟
有以止之而風驅雲合幾亘地矣蒲盧可以象成木實
草理可以變幻成色而吾儒恃以勝之者上透三光下
符六氣中驗五行而一稟之大道故曰經正民興斯無
邪慝矣乃周禮所謂怪民王制所謂左道盛世所不能
遽驅除者柰何以空言驅除之哉

策衡一八卷

十九

安危

萬曆庚子河南

問國家修短安危之數制於天命安不忘危自古重
之其至危者莫如戰戰勝國家之福也而古之賢
君臣如春秋傳所載未有有功而不憂且懼者豈
勝固職爲憂與勝則興敗而亡常也然亦有百克
而亡數敗而興者豈安危倚伏之故命自有在而
勝負非所論與國家成德遠出性代若寧夏朝鮮
播州之役無不如意武功烈烈有光於祀宗矣
乃災異頻仍人情搖動臨臨焉若憂在旦夕然豈
勝不足恃而命不可知也春秋君臣所爲憂懼者
其大端亦可指數矣夫天道遠人道邇必欲杜危
機銷禍萌以祈天命必何若而可謂士其贊直
言之在事者願有聞焉母以流涕太息爲過激也
安危者天下之大命也安則共安危則共危上下之同
情也君之愛民尚不無故而奪之天之愛君豈其無故
而奪之顧延促禍福天制其命視君之若何於民也而
策衡一八卷
十九
自取焉欣然祝詈民制其命視君之若何於我也而自
取焉人君上聽天下聽民所制者獨有天與人與之權
而非其所得私也以天之權襲天以天下之權恐天下
是謂造危襲之恐之則信自由矣而民之職詈也職怨
也權不得強之以爲欣者之祝也天之命促也命禍也
權不得強之以爲延者之福也故命一而已聖哲造以
之安狂愚造以之危當其安也豈直天下同其慶即天
之降福亦若泰然而示之休當其危也豈直天下同其
殃即天之降禍亦若慘然而助之戚然能助之戚而不
能不殃也是造危者之所自命也命定而莫之可移天

亦無可奈何矣及其命之未定勢之未危而亟圖所以
反之使臣主同慶君民共休是天之所深願而不可必
得於人者也今天下何如狀邪以爲不安乎則四海一
家金甌無缺兆虜守欵市修職貢惟謹往年叛卒爲梗
夏州幾非我有矣而敗不旋踵倭奴黨視朝鮮流離其
君臣敢抗 天誅者七年卒也元兇死鱗介散犂箕子
之故封而還之屬國比者播酋負固騷動三省然白旄
一指巢穴立涖此皆非常之變成非常之功偷弄彌熾
威靈彌彰所謂如天之福也以爲安乎則天鼓時鳴天
狗屢隊天火煽虐星辰失次雹損人畜天道一何示怒
也池潦波湧地數震動望岳鰲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地道一何不靜也揆諸占記驗諸往冊皆爲異應事應
不細睹一二足爲寒心矣而掎克聚斂之使方攘臂橫
行號集梟獍而驅使之以一致自以百致千誣訐生於
理表羅織行於律外得陶倚如捕蹠蹠貌中產如視錙
銖生殺予奪之權憫然自擅而莫之誰何於是大吏挫
窘小吏脅息少不如意輒不測禍之矣於是富者日貧
貧者日困重以水旱之弗時蝗蝗蹇蹇之爲虐流移溝
壑而莫之爲恤生不足愛而死不足畏冀冀嗷嗷各有
化爲盜賊之意是季世之象也天福不可屢倖變必不

虛生一殃一祥未有駢至而難施者安危倚伏之機無
乃在此乎愚以爲勝非難持勝爲難數戰數勝國之福
也而未必非福也數戰則民罷數勝則王驕以驕王御
罷民號之所以亡也昔者楚子慮禍於克庸晉侯存憂
於城濮秦伯懷懼於王官簡王成亡於中山勝而憂也
勝而憂其勝爲福故曰知興如是斯不亡矣鄢陵之克
士燮病之侵楚之伐國僑憂之圍蕭之役仲孫蔑危之
伐晉之獲晏平伯患之勝而驕也勝而驕其勝爲禍故
曰不德而有功禍必及矣是何也驕則棄民民亦棄之
天惡得背民而存之其勝也祇益之疾也故紂以百克
而亡懼則愛民民亦愛之天惡得背民而舍之其敗也
乃觸其衷也故漢以百敗而興然則安危之故定於人
而不定於天也明甚矣以 今日如是之天下而有如
是之武功愚但見其可憂而未見其可驕也何也天之
意在若存若奪之間而天下之大命在將危未危之介
亟圖之庶有及焉不者用惟恐不危之人行惟恐不危
之政而徂其未安者以爲安導其將危者以之乎必危
使天與皆制於其所造之命而相與付之於無可奈何
也圖之豈復有及乎董生言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
道之國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出災異以儆戒之吾

於異徵之疊見而知天之未忘 國家也今乃用惟恐
不危之人行惟恐不危之政者何也豈非安其所以爲
而未嘗一深省之邪誠省之則何難於亟反之何也以
其權犯天下之所不欲而逆行之其勢之難難於挽流
以其權因天下之所欲而順行之其勢之易易於建瓴
未有能爲難而顧不能爲易逆爲之且如順而順爲之
反得逆者也諳得而熟數之夫天子之可恃者獨有民
心耳雖先德猶不足恃也使先德而可恃也三代至今
存可也昔恃陋虞恃神楚恃約吳恃勝秦恃強隋恃富
危皆不免焉今田野盡府庫空將士疲於奔命軍實耗
策衡十八卷 九三

於牽動土壁剝遼左之膚套虜戟西垂之腋百姓有土
崩之漸大司農無終日之計持籌圍吏旦夕皇皇惟恐
脫巾再呼而無以應之是天下無一可恃也然則所恃
者何邪將無恃智之能疑乎卽不宜疑忠而不疑詐疑
是而不疑非矣苟非與詐而皆可無疑也與不能疑同
將無恃力之能自用乎卽不宜忍惠利而用刻剝舍賢
者而用不肖矣苟刻剝不肖而皆可用也與不能自用
同將無以作威作福惟所自斷乎卽不宜冠無賴而保
養之桎無辜而繫累之使刑緩於造律而賞蒙於模金
矣使造律而可無刑模金而可蒙賞也與無威福同將

無以人物議論惟吾之所顛倒駕御無不如意乎卽不
宜蔑正言踈正人而惟面諛之小人莫予違者之爲指
使矣夫正人正言阻絕挫折則有之何嘗收顛倒駕馭
之効而所謂面諛莫違者又不足顛倒駕馭之小人也
如是則雖日處於人物議論之上與閉耳目而孤居同
凡此數者皆以天之權震天以天下之權忍天下之屬
也危道也而愚謂將危未危之間猶可亟挽而圖之者
何也則以如是之才如是之知又有獨攬威權駕馭人
物之意而直苦於用者之未善固未嘗不可易而之善
也天下之勢惟不可使至於窮窮則必變當其未窮也
策衡十八卷 九四

能痛悟其向者所爲之不善又能審於所以不善之故
而幡然自變之如夢得覺如汗得濯言不出 禁鑒而
機已喻於天下君子可使茅茹而拔善言可使補牘而
進宵人賈豎可使如勁風之掃蓬蓬寇夫窰子可使如
甘霖之起枯槁方策懿政可使如雲霧之暫翳而日月
之重開乾父坤母可使如大杖之乍逃而怨慕之允若
也靈長大命何謂不可復造邪故 今日之事不患其
不變患其聽物之自變不及其未窮不患其不悔患其
悔悟之已後而不及於可變悔之早暮是安危之大機
也吾未見有能觸其機而務速之悔者也強梗既除志

意大得細娛日新遠慮日忘以無益爲快圖用食言爲
便計如是而及悔者鮮矣今夫胡越之人不相識其勢
不足以相死生然同舟而遇風波則相視如左右手共
命故也畏其同溺也不曰察風雲進止之爲早邪同室
之人不戒於火則捷者超而撲之勇者推而絕之挽者
合而裂之汲者分而沃之雖其鄉鄰猶將焦頭爛額競
譟而救之共命故也畏其同焚也不曰曲突徙薪之爲
早邪今天下已在漏船之上燒屋之下行道之人皆知
其且危而肉食者猶以爲天下之大命何必遽至于此
也是未晰於共命之故也山巨源之懼外寧也智矣若

策簡十卷

九三

之何不公言而私言之君子以爲愧范文子李鄴侯之
言奉天也德宗方委之於數而鄴侯以爲君相不言命
君相所以造命也自古人君之縱心而獨用者不委其
命之業有定於天即恃其命之若有私於已不知其定
與未定之間天固望其轉移而不可得所賴以觸其悔
機變不善而之善者公卿百執事皆有責焉苟又委之
無可奈何而已寧不爲事變諸人之所歎哉草茅愚生
不識忌諱執事聞之以賈生卽不能爲流涕太息之言
然固賈生之意也

知人

萬曆庚子河南

問程量人羣綜數名實則知人尚矣乃其謂知人
者推帝其數則耶大事以時其精微變遷于萬
態不可窮詰者事也出入彼不可窮摩者情也
即事察情見表知裏不可謂難者知也人之知一
而事情之端百以一御百亦所謂知之難歟
文覽載籍其以愛惡情爲知攻者水易悉也其體
列一詳之有宜薄而厚宜重而薄者有宜嚴而
宜寬而教者有宜彰而隱宜隱而露者有宜
色武而有容禮隆而色威者有宜嚴而宜寬者
貌恭而色怒者有宜言而宜默者有宜言而
而而宜言而宜默者有宜言而宜默者有宜
小人而君子之名者宜君子而小人而君子
矣獨取寵武之愚而略其知豈知馬臣則診與夫
人之情豈知而賤愚則今之士亦多知而少愚
今諸法孔子必有概於中矣願詳者於偏以爲特
策簡一八卷

策簡一八卷

九六

知者之助

夫知人之難非吾明用之有以知之難也又非吾術之
操以罔之難也又非吾徵異原告難盡之難也凡知人
之難難在知其人心而可以吾心當之也所知出於
親愿而益有長者也而疑其若不肯有順懷而達者則
以深中而廢厚貌必不得矣所知出於就義者也而疑
其心有驍物爲弔詭而犯難成事必不得矣所知道德
爲上然有實爲厚名而顯爲高行者也而知之以行德
則知之以行而實失之若謂其爲厚名然有顯高其名
而實與其行此之不可不知也夫有堅而銳有緩而鉞

因其堅而遂謂其緩因其緩而遂謂其鈇而先有心逆之者見給有形名而寬任因而守因其形名任因不復繼以心從之者見給夫人以所好而嘗已以冀其知故知人者不復察焉則見給以所忤而嘗已以冀其知故知人者不復察焉則見給置之不用而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敬而謬為忠敬者則見給體大者節疎雖距者舉遠而察以是與之也則見給小謹者無成功細者累大德拘於其小則以小知而貴人觀於其忽則以無心而失士觀於其所舉而堯不能不失之治水觀於其所取而管仲不能不失之分金觀其所不為

策論十八家

卷七

則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卒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既為文侯師視其更難以知其勇慧者類勇而勇委以貨財以論其仁曲廉類仁而非仁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滑稽者類智而非智物多相類而非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徂詐衆人之所眩耀也故行之類是則母以其是信之行之類非則母以其非黜之衆之所共與則母以其共槩之訾行者不容於世而始錯不足以及終之美也不忘人之所短不忘人之所修平直而不割明廣而不切人求於人而力自修責人以人易儋也力自修則益明也如鏡之照如衡之稱此道之所

燭賢不肖不蔽而得盡智也甚矣知人之難也嘗試論之物必有先事必有豫意必有朕謀必有圖有宜薄而厚宜厚而薄者必有當我也有宜敬而反侮宜所怨而反敬者必有離我也事宜彰而反隱事宜隱而反露者必有謀我也其詞文而色武者必有圖我也其饗禮隆而反戚者必有告我也其視端而趨疾者必有避我也其貌恭而色慚者必有反我也有宜言而默宜默而言者必有惑我也有宜抑而揚宜揚而抑者必有間我也此皆人之情也事之表也何以明其然也昔智伯欲伐衛適有君野馬四白壁一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

策論十八家

卷八

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此宜薄而反厚以嘗我者也項王遣使者來初以范增使饌以太牢既以為項王使食以草具此宜厚而反薄以嘗我者也溫嶠為王敦司馬謬為恭敬與王鳳深相結敦表嶠守建康出餞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墮後鳳言嶠不可信敦不聽此宜敬而反廷辱以離我者也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儀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為告儀儀諾曰與之參坐於君之前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儀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彊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吾讐也而儀與之

俱是必鬻吾國矣遂不聽是有所怨而謬敬以離我者也冒頓見漢使者徒見羸瘠老弱此宜彰而反隱以謀我者也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趙子往見張孟談於負親之丘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敗謀此宜隱而反露以謀我者也晉襄王欲襲聊阮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病卜以龜三塗爲祟寡君使下臣願藉道而微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畏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嘉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此其詞文而色武以圖我者也

黃行一八卷

卷九

郇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壁反而弗辭其僕疑之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壁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分祿食之而反其壁此禮歡而色戚以告我者也郇疵言於智伯曰韓魏之君約趙勝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版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二王其必反矣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是疵爲趙計也使君疑二王之心而懈於攻趙也趨而出郇疵謂

黃行一八卷

言

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韓魏之君見疵視端而趨疾是視端而趨疾有畏而避我者也桓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此貌恭而色慚以反我者也司馬喜使趙而爲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丞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弘出走是司馬喜無所辨頓首於軾默以惑我者也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王聞而疑之田忌遂走此宜默而反彰之於市言以惑我者也史舉非犀首於魏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不受亦許由也
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因令史舉數見犀首
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此佯尊之以去我者
也齊人縱反間曰樂毅與新燕主有隙毅以伐齊爲名
易與耳齊人唯恐他將來此故佯抑之以間我者也此
數者皆情之微也表之微也治亂之機也不可不察也
夫爲無故之享者必藏姑與之志爲無因之慢者將行
攜貳之情設可疑之迹者特示不密之形陳多猜之蹤
者繆露過防之狀是其表也其名爲人譎疚於中其視
畏畔於中其位顯揚於中其步疾悔於中其言徐是其

策衡一八六

表也其名爲天符天符以明人譎不亂定于內外之分
辨乎得失之林譎與不譎爲之眩賢不自不能爲之蠱
而厚者薄者敬者慢者隱者顯者語者默者抑者揚者
文而武歡而戚者皆不能爲之惑而何以與此也猶未
也忠臣不避其迹孝子不蔽其行成大事者不修曲謹
立大功者不膠小義自古豪傑皆然天下之事有小人
而測於君子之真亦有君子而疑於小人之似遇之有
幸不幸也太公伐紂而疑於叛周公誅管蔡而疑於忍
子房背鴻溝諸葛取劉璋而疑於詐韓琦用空勅王曾
去丁謂而疑於排然此數公者皆借小人之迹行君子

之心天下後世亦皆信其爲君子之心而不疑其爲小
人之事天下定社稷安卒未敢有以叛以忍以詐以排
議數君子者亦以數君子之心自可當於天下後世之
心而天下後世之人皆曉然知數君子之心如日月之
行天也其食也其更也非日月之自爲故也天之運時
之會也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知言哉抑嘗誦孔
氏論列春秋諸大夫不翅詳矣獨取甯武之愚而畧其
知夫用人者爲其能濟天下之事也知而濟何惡於知
愚而弗濟何貴於愚然知而避愚之所難愚而蹈知之
所忌則孔氏致意焉若曰身其所難犯其所忌則愚之
知也先其所忌後其所難則知之愚也是孔氏取甯武
意也今之世知者多而忌者少故巧於避難者恒多而
拙於觸忌者恒少夫人臣之義無以有已何懷顧忌人
臣之爲爲無不力何憚艱難故與其巧也寧拙與其巧
而無當也寧拙而有成是季世之思亦孔氏取甯武意
也愚敢以爲知人者之衡云

策衡一八六

百二

而君與相而兩得其人則爲蕭魏爲趙普諸賢不幸而君與相而兩不得其人此操莽盧王輩所以橫恣無忌而凶於而國也蓋亦積重之勢使然耳惟我太祖高皇帝懲相權之過重罷中書省析而爲六卿然隨召儒臣備顧問迨文皇帝妙簡鴻儒直文淵閣專典機密而舉九列庶政咸共平章當時相無其名有其權權未嘗不重亦不至太重機務在握票擬而不得行舉動稍垂臺省得糾彈而不敢恣二百年來列聖茂隆斯任貞亮靡不同心讀三朝聖諭燕對文恭諸錄明良之風藹然可想鏡焉此實我聖祖稽古建官規制鴻密

策衡一九卷

三

委曲以隆昌鉉之司故伯業炳然著於旂常不啻肩摩踵接卽或有挾權以爲橫假權而爲黷者至不得貽宗社以整於都哉直與唐虞三代爭烈矣總而論之漢唐宋之相權虞其過重倘愈重則或得以薦作愼德或得以包藏禍心我國家之相權不虞其過重稍不重則上或難以旋轉乾坤下或難以彈壓中外故膠柱而鼓瑟非變通之方也作之者一線而述之者滔天尤非繼述之經也通乎此可以識治體之輕重矣肆我皇上優禮耆碩注意台衡其紆體推赤於二三閣臣眞如魚水相得然亦惟是往者不無怙權恃重仰孤恩寵

者故稍稍有懲毖之意而疑之隙漸開重政本之心似減其什之二三庶寮窺伺意指或不免苛生齟齬以爲奇節而又或不平於其齟齬也交相爭交相詆而上之疑滋甚重政本之心似又減其什之四五故至於全延諏引對之初政遂成曠典望天顏而杳不可卽浸殺其論思之權矣疏輒中留旨或內易密揭露章多見沮格浸殺其喉舌之權矣閣員虛曠歲復一歲屢牘推補而寢閣如故也此雖慎重至意而筦軸之權似盡不欲以畀之人矣竊謂神龍薄雲霧而不御雖有尺木安能驤首天衢天廢斗杓而不用彼四時之吏五行之

策衡一九卷

四

佐誼司幹旋而又安能以成歲功夫人主之雲霧斗杓則相是已獨奈何惜其權令政本漸輕非所以昭登隆樣闡繹先猷之道也抑生猶有慮焉人主惟不委心折節於輔臣將必自神其智自雄其斷舉天下無足爲吾難而直將睥睨而無誰何其譽爲忒睢輔臣不足聽信而何有于卿貳又何有於臺省敝唇焦吻而百不一聽如水投石勢所必至也其譽爲中拒機務焚香不裁決於輔臣必裁決於已升石之聽勢不能無徇徇又勢不能無廢閣其譽爲叢脞垣之耳側之寇偵疎輔臣之意而陰陽之於內又偵廢閣之踪跡而頡頏之於外旁

落之門將不樞而開也其鑿爲竊弄既不任輔臣而欲以總攬爲名必厚誅夫竊之者小人巧於竊而不見端而又工於含沙必嫁禍於言之者雷霆之威當必有非時而震者矣其鑿爲驚礮而少恩輔臣不得開啓沃則人主之非心未必格非心未必格則用行政未必當用行政未必當而天下未有不蒙其害天下蒙其害而害未有不移之於宗社者其鑿爲煽崇而階厲由斯以談國家不可無重臣章章明矣詩不云乎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御車者且然而況御天下者哉故鑿端不可不彈也相不可不重也重之之術有三廷有所推而我

策術十九卷

五

尚猶豫則曷若明訪之于衡曷若顯咨之於岳廷推者衆而我未能甲乙則曷若凡之以夢卜曷若覆之以金既此謂擇相之術所以重其選也業已大拜矣且得掣之肘乎且得不披之心腹乎坐而論道可舉國而聽之可左右毋得媒孽其短可大小臣工毋得妄撓而輕詆可此謂任相之術所以重其托也輔臣受君之隆遇誰復生不肖之心萬一有不肖之心而我之精神原不滲漏何能煬我以竈我之威福原不假貸何能藉我以叢時張時弛善啓善控此謂君相兩全之術所以重其名節也操此三術而後國有重臣相無虛位尚何六鑿之

不可彈太平之休不可立致哉噫相亦甚難矣下不能讜服羣情則上之信任愈淺上不能轉移主德則下之求多愈深非不望鎮雅俗而等法難調非不勤思補衮而釜鬻易隔相之難未有難於此日者也雖然亦有道焉相不可無望也范在中國相司馬而豫人以生邊爲戒也相不可無威也范在申屠嘉之挫鄧通雖天子之弄臣勿訛也相不可無介也范在公儀休之拔葵逐織不肯奪園大紅女利也相不可無量也范在王旦見短於寇準而反加器重益從而推轂之也相又不可不端直也范在杜衍之寢閣內降封還詔旨而忤其主不顧

策術十九卷

六

也相又不可不勇決也范在范鎮之屢請不報而遂毅然上疏請謝事去也此皆相之所以自爲重也猶未也蓋又有本焉周公之孫碩膚也其主不寤而風雷感之鄰衍之效忠于燕也其主亦不寤而飛霜動之一念之精誠可以通天地格鬼神寧有終不能自結於人主者哉故爲相者務斬精白惓欵皎然不欺之念無愧其衾影而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者一切置之度外將一掬忠肝神明共鑒九閭雖隔巷牖可通人主猜疑之隙漸以冰融而樞筦之權不復從中制相臣安得而不重君與相有融融洩洩之情而相與百僚亦有師師濟濟

濟之美其又安得撓相臣之重如是則協氣鬱蒸醲化
淳流郅隆昌熾之理當上咸五下登三烏論漢唐宋哉
語曰臣主異意不可以治三家朱子曰君論相相正君
則天下之政出于一夫以總攝天下者而難三家之治
以天下萬有不齊而又能使截然出于一此其故亦可
以深長思矣

策衡一九

人物

萬曆庚子陝西

問士居恒講公家事即竭蹶無難逾時遇盜鎬不克
難為易何也試觀漢之留侯唐之郭侯其遭逢亂
世大敵角立未易驅除且以其身處人骨肉危
之閒稍一疏虞國家事危如累卵耳乃諸人談笑
而應之外安事內定國本又能說然於羅網所
列善以功名終終何術而得此神仙之說儒者所
詡兩入者皆好術方術而何方以內之籌畫不失
尺寸也豈其有所託而述邪抑真有得于地上終
南之指授邪後之評兩入者有以儒者氣象稱有
以近于許道于易稱有以過于魯連范蠡稱有以
契詭好大言為稱論所薄稱其評騰號當即以兩
人相提而論其優劣又何居儒者每平昔三代以
下諸聖第有如其如必也者其幹濟之才明決之
識指亦何可多屈也居今鏡古則軌轍較然矣試
相與揚榷而品其為耳食之談

天下事非矢口而譚之難也成功之難也非居常樹功

策衡一九

八

之難也亂而治之危而安之之難也又非克秦膚功之
難也功成而身名無墨之難也干戈政雲擾也乏折衝
之勝算則難人主方以天下為戲也乏回天之石豈則
難豈不能不濡迹於富貴富貴入焉而奢其心則難豈
不能不營精於功名功名溺焉而昂其心則難夫惟魁
壘蹕絕之英其才猷甚鴻其標度甚遠天下有事而處
之若無人主有勢而睨之若無吾身有功而脫屣之若
無然後能樹助策使令聞長世而稱為天下之大豪傑
今天疾匪中膏肓即下醫奏效矣起九死而一生則惟
秦越人能耳臨安瀾以鼓櫂重子可濟焉遇颶風而出

必言之乎則其長年事耳故非常之事必非常人所能辦也備事未至於必不可爲而遂謂計畫亡所役之則又安所齒豪傑哉備者議論常尊稱王佐非應揚負展之倫不挂於唇吻而漢以下見謂卑卑不及格類提衡而論當復僉多故之會而功見言信如漢留侯唐郭侯斯不亦錚錚佼佼者與漢之初起唐之中興所與爭衡而角逐者非么麼之敵也其大者爲項籍爲孫山其次者爲三秦田魏爲史思明張忠忠其小者爲彭越陳稀朱泚懷光之屬皆非可尺筆定也以高帝之輕士嫚罵也而君以肅代之疆忍也而君以德宗之多猜忌也而

策衛 卷一

七

君其逆時才易嬰也戚姬之溺視廢置儲嗣若奕棋然而或以良娣諸毀或以郅國波及父子之間岌岌乎憂不自保均大易以口舌爭也當斯際也勿論豎儒無當于用若鉛刀之莫割木騶之難駕第令籌畧經綸酌之易竭曾不能左畫方而右畫圓天下大事其何能濟是以平原計失於長平樂毅疎謀于卽墨王魏無救於建威趙普渝盟于金匱又况殷沿房琯之流林甫彌遠之輩寧有不一敗不振而乘機賈重者哉乃良泌二君子獨從頌談天而應之洞于覲火決於破的巧於轉圜捷于游刃抑何易易也嘗攷之良從沛公入關首以計取

秦將破函谷脫鴻門之危銷六國之印燒絕義道感羽垓下其它豕之突鳴之張駢就俘馘謀居什七而汨乎帝欲易儲周昌爭之不得叔孫通爭之不得良爲招致四皓張厥羽翼國本始不動搖假令漢微留侯則中原之鹿豈必遂羨于五霸而宮中黃鵠之歌帝亦安能饜然回念哉泌從肅宗于靈武首陳天下成敗大計所畫以三地禁四將鑿鑿可行帝雖不能從而光復兩京多所倚賴代宗時懷光朱泚之掃除寔資贊決勳伐爛然榮寵無二而至干肅德兩朝主器傾危廣平之幾罹于讒也賴泌調黃蘗之詩以免順之幾自裁于鴆也賴泌

策衛 卷一

七

哭泣請以家族保之而免假令唐微郭侯則恢復舊物之圖卽郭李諸名將或未必弄出萬全而震位多虞不幾乎一節再摘徒與抱蔓之嗟哉夫以髮犀冠如彼定國本若此益勛業若斯之奇也寥寥百代如兩公者有幾彼豈乘機遣便微會於倥中耶又豈惟是瑰瑋長材能籌畫天下事不失一二耶嗚呼其襟度遠矣史稱良少游圯上受兵法於黄石公功成身退願從赤松子游必隱終南遇異人指授上其貴顯生平好談神仙事睹絕粒昂藏之吟可異焉兩人者不聲氣而合不質劑而同其以布衣爲王者師相若其從龍于干戈倥偬之日

密定天下大計相若身不親戰陳而積功封侯既侯矣
屢乞身而游名山傲然自得相若其好稱引辟穀與赤
松王喬安期美門游相若一肯比肩之臣身遭戮辱憂
讒畏譏而獨終身尊禮不衰卒以方外自完又相若夫
神仙之說大抵幻妄以欺世搢紳先生不道卓犖儼儼
如二公豈真醒於其中而不寤意二公聊借之以用世
而又復借之以逃世網耳奚以明其然也今夫龍能嘘
吐雲雨雷潤垓垓者何也惟其能泥蟠能天飛也其不
與鯉鯉鱸鮪之屬並膾于庖雜登於俎者又何也惟其
不受世人之參擾也是故貪富貴者勢必左微右纏前

策衛十九卷

荆後棘終不能樹功名戀富貴功名者勢必知進而不
知退知往而不知返終不能保有富貴功名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二公雅志仙遊希心太上凡一切人世之羶
途九五之威靈氣焰絕不以昧其目而怵其衷用是玄
覽方輿之形勝洞矚敵國之雌雄叅決進止之機宜指
授攻伐之方畧長揖萬乘之前掀髯至尊之側或借著
而壽或造勝而語知無不言言無不中人主且信之如
著蔡奉之如神明故即舫心欲有所廢置舉朝不能爭
而兩人獨委蛇變化幹乾坤而使旋扶日月而不墜此
雖淵謀譎議深中君心之窾繫抑亦澹泊寧靜之意足

以取重于平時耳羣雄已平天下既定諸從風雲之會
攀鱗附翼者莫不指河山而封侯鍾鼎以自潤而獨
兩人者塵垢簪纓糲糲食乞食之身數動烟霞
之想寥廓高翔爵羅莫及當時亡論蘊醢諸臣雖以蕭
相國郭汾陽之賢或買田宅以自汙或窮奢慾以自黜
夫其自汙自黜豈不亦巧於自完顧孰與託辟穀歸衡
岳者更爲脩然高潔哉然則神仙之說蒙莊列禦寇輩
用之絕人逃世而兩人且借爲拯世之資文成五利輩
用之惑世竟蒙顯戮而兩人復借爲蛻禍之術蓋游方
之內游方之外無所適而不可也吾獨怪后世恣恣之

策衛十九卷

徒趨榮逐艷茫無雅尚或以蚊睫爲巢甘同于焦螟或
以蝸角爲國猥比于觸蠻富貴于吾身何有而嗜之若
飴此夫病目而空生華也乞墦登壘而遂至捐性命礪
名節勿顧此夫以隋侯之珠彈雀也中多柴柵才亦駢
淺而謬欲芟盤夷錯此夫指揮如意而浪謂反掌中原
也功不可倖成輒談之於無可柰何此夫策蹇駟騶駘
而妄謂峻坂必不可登也卽或伎倆有餘微倖成功而
復眷戀不舍身名俱喪此夫貪嗜嗜之雉而不虞螯手
以斃也若而人者可嚇以腐鼠可縛以樊籠可隨以刀
鋸與鷄鶩兮爭食效飛蛾兮觸樞遂令方外者流反見

而竊笑之以爲鄙爲慙嗚呼則誠鄙誠慙也已如兩公
借方外之見解了方內之機局試與閭汶之輩度長絜
大奚翅倍蓰而什伯宋儒稱良謂有儒者氣象史稱泌
謂過于魯連范蠡知言哉乃有譏良利啗秦將近於詐
夫兵不厭詐也兵厭詐將爲宋襄之仁義耶謂羽翼之
謀近於却夫委曲轉旋良工蓋亦心苦假令黃綺不迎
帝之意必不回儲位必不定寧聽之是耶寧如良却之
是耶至譏泌詭誕好大言爲時論所薄夫以泌發謀陳
慮悉中肯綮何稱詭誕大言哉卽有之或亦達人玩世
之術乃泌之所爲高蹈耳史又何必深文耶兩人蓋三
策衛一丸矣

能遺富貴功名則可謂其聞聖人之道未也吾聖人之
道翕張開闔與昔變化不必譎幻之爲奇也磨不磷涅
不淄不必蔑棄倫類飛昇以爲高也岩廊衡泌隨寓而
安不必藐姑射之爲適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不必掩
關枯槁之無染也朝聞或可以夕死一死或可以千古
不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之爲壽也故方以內則爲康
莊而方以外卽爲紆磴曲逕未可厠足也節取方外玄
澹之意非不可以解迷祛惑第恐一染指而遂酣味乎
其說又不免以迷解迷以惑祛惑也此吾聖人之道所
以至閔至奧至濃至淡萬古不能易也嗟嗟以兩人豁
達高爽令遇聖人而爲之徒則宋儒所云詐却史所云
詭誕誰得其罅而彈射之寧第爲漢唐人物已哉而惜
乎所遇者乃僅僅圯上終南之指授也

審機

萬曆庚子廣東

國家治亂安危固倚代然而危亂之端必有所
先見所謂微象也蓋微者微形非一如周之列
國而漢之貴戚本官居之微象之胡虜蠻貊一
萌動真世代相終始豈其無微象之先見者歟抑
不微象之萌動而防之或謂之無微象而防之也
國家治亂安危固倚代然而危亂之端必有所
先見所謂微象也蓋微者微形非一如周之列
國而漢之貴戚本官居之微象之胡虜蠻貊一
萌動真世代相終始豈其無微象之先見者歟抑
不微象之萌動而防之或謂之無微象而防之也

笑衛一丸卷

十三

國家治亂安危之數不可勝原也然而危亂之端未始
不先見至一微再微其後乃橫發而不可制也劉更生
所謂微象也顧有未然之微無危亂之事而有其理微
之微也有將然而猶未然之微履危亂之事而兆其形
微之微也有將然而又將然之微踵危亂之事而成其
形微之著也未著而圖之則蹊蹻易塞既著而圖之則
蹊蹻難投故預者防微之要也其勢方張不可以爭勝
其蒂甚固不可以力解故審機者防微之尤要也辟人
之一身其元氣必有所偏而不足之處乃始發而為病
微一發而氣耗再發而氣衰而病病矣標治者毒攻之
而病不受攻必外熾而中燥中燥則有餘者益有餘也

笑衛一丸卷

十六

本治者壅補之而氣不受補必中滿而外溢外溢則不
足者愈不足也夫不治將深雜治愈深扁鵲處此則必
有術矣此善喻也蓋橫襟往代若周之季世漢唐宋之
覆轍可考鑑焉七雄號闢大鳥蠶食周之亡也符楚胙
齊惡鄭盟晉周之兆其亡也由周而下莫彊如漢矣西
漢以逆莽姦位東漢以節甫銷炎患在貴戚奄豎也而
呂霍上官鄭衆孫程五侯十常侍之屬先見由漢而下
莫盛如唐宋矣朱溫陸梁李宗滅伯顏立馬趙祀弱患
在藩鎮胡虜也而沿邊十帥河朔三鎮澶淵請盟沒喝
犯關之變先見此其事形非不彰微象非不著而君若
臣者始自恬嬉忽以為不足圖既自搶攘猝以為不遑
圖終自頽頓委以為不可圖小人茂惡而私圖之是以
酒解醒亂而易亂也君子逞志而憤圖之是一貫障江
河激而成亂也勿惑乎一招禍孽竟代結連各釀弊端
同轍淪喪而卒莫之振復也可慨已我 國家創法更
制挈綱振紘甚善甚設諸如前代危亂之形非無鴟鴞
毀室孽狐憑城狼子跳梁於疆圉犬狺橫噬於郊原然
而旋發旋弭隨撲隨滅而 宗社亦綏靖無害蓋禍本
既絕根株故全力可施戡定辟若癰疽然附身則痛去
身良已何關於氣脉之盛衰也獨奄豎之患萌生疊見

若有類於東漢之覆轍者請得而究言之 高皇帝置各監局勿令干預政事其 諭侍臣曰此輩善長者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病用爲腹心則腹心病但常戒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大哉 王言其爲萬世龜鑑至明也承平既久私昵易生再世而馬孟諸人稍知名矣王劉諸人浸用事矣未甚也 英廟時權振專恣 車駕北狩此一徵也未幾而汪直復刺西廠矣李寧復開賂門矣猶未甚也 武宗時逆瑾煽亂變事幾成又一徵也 肅皇帝鑒往昔之禍一洗而更之牢內鎮監採造諸使一切報罷於都哉 策衛十九采

中興令主同符 高祖矣今 上英察掖庭霜肅初未嘗假之顰笑而令 官府之內得容其鹿馬之姦也未嘗授之太阿而令殘衡之司得肆其播弄之惡也威籠而箠使之若惟恐其竊吾權而盜吾財者乃間者礦稅之使紛紛四出而海內震盪蜩蟬沸羹之衆思弄兵於潢池魁壘骨鯁之臣若置身於鼎鑊其愁嘆無聊痛楚無計之狀殆不能以日夕待者何也蓋往者若輩昏祿於 朝堂而未效數於閭巷今無論煩費繹騷充斥懸寓吮膏椎髓動與百姓爲難夫財者民之命也而重我之矣往者較轢士大夫之身而未刺刃士大夫之心

今無論鼓脣張距坑穽善長窮天極地胥令士紳短氣夫愛養百姓者士大夫之心也而重傷之矣不獨百姓士大夫而已也國本維何無民是無國矣而可戕之乎國與共理維何無仁賢國空虛矣而可傷之乎又不獨若輩戕之傷之而已也其剝百姓也非以爲國也飽谿壑也夫豈弗信而姑縱之蓋彼無利而財誰爲之聚也其讐士大夫也非以爲公也防刺鯁也夫豈弗信而姑假之蓋彼無權而財又誰爲之聚也又不獨今日戕之傷之而已也 上與羣臣久隔閼矣雖磨礪顛倒時出不測而終與之貳心貳之迹若遺之何人能感格也與 策衛十九采

左右日昵近矣雖順氣指使無改奴隸而權爲之藉始藉之終併竊之何權不旁落也故深識之士不憂下橫而憂上蠱不憂目前之亂萌而憂將來之隱禍謂不知所底極也噫一徵再徵而至于三徵象著矣一二當事者不勝其憤起而與之爭 上怒且譴逮之徒令彼之勢益張而禍益烈也其所憑藉然也不惟 今時蓋往者逆瑾之禍亦激於劉健韓文諸大臣處置之太驟也不惟 當代卽東漢節甫之禍亦激於陳蕃竇武諸君子誅戮之太過也夫國猶石也火以焦之而水以沃之火不勝焦水亦不勝沃勝之而石已裂不勝之而石愈

裂也故異與者甘受其虐而忿嫉者未始少格其虐也
周容者謹避其鋒而遙厲者未始少挫其鋒也嗚呼長
此安窮而不預防之乎然而有機焉不得其機而徒逞
一擊且以速禍亦甚無計矣蓋外臣所不能爭勝於上
者而可以調停補缺於其下近臣所不能勢格於下者
而可以潛移默奪於其上故小爭之而彼之權小重大
爭之而彼之權大重不爭而彼之權未嘗重也何者爭
則我之操柄漸以移之彼不則操柄固在握也爭則彼
之氣勢盡以張之我不則氣勢固相衡也況我爲百姓
請命勢順而情聯彼廢百姓之生勢逆而情拂日拂日
策衡十九卷 一九

梗日梗日厭彼且自求解脫也此劑而平之之術以治
標也臺司牧職之任也先事而陳苦辭弗聽因事而揭
祕計弗聽不若陽若調之陰實弭之可冀聽也蓋調之
則彼無恐禍其悉力以工內蔽者稍弛懈也調之則下
無批逆其盛怒以折外撓者可涵宥也且未信也事以
心可以誠意格既信也事以道可以去就爭此合則彼
間此長則彼消何慮不轉移也此緩而補之之術以治
本也執政大臣之責也嗟乎庸醫按方而昧病形意常
譬夷而無主其藥平而無味故不效者十九而敗者十
一燥醫識形而昧病理意常糾急而奏功其藥劫而多

毒故効者十一而敗者十九治天下者不爲庸醫尤不
爲燥醫斯善矣 主上神聖獨運動法 祖宗夫豈不
知聚財之非善計也今獨爲國用耳計用稍充當憬悟
深念 高皇帝之勿令與政事者何心 肅皇帝之罷
遣諸中使又何心一旦灑然與寓內更始且以若輩剝
民虐士非 上任使意三尺隨其後矣何憂奄豎哉故
防微而歸本於 主上其尤要也夫

兵計

萬曆庚子廣東

問兵以計勝尚矣所云勝弄也顧有計者亦有任者
任與計非二事也惟幄中謀也證之漢史之事如
先零者則主也守破龍者則主也信攻洵能任矣
置其無籍於計者而能成功歟好水之戰失在任
紹興之知夫任計有未以故不絕相提而論亦足
權任計之失也矣我 國朝成靈赫業南暢北洽
其間忠佐才辟運籌而者定之後先相望項者島
夷之蹙我屬國也播酋負隅肆惡抗 王師也由
今觀之勝算固自有在乃當事者用款用戰用撫
用剿紛紛紛給似違似合必事窮勢見後起而端
圖之吁亦晚已此豈任者非歟抑先戕制勝未始
得之於 廟筭歟夫能中制未有不先授者也
今東西振旅尚煩善後而亂賊悍卒在在告變語
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諸士有四方之志者
縱譚勿諱

自昔稱國之大事不兵也乎哉人臣於國惟所任任之
策衛十九卷

而難於兵謂任而弗勝蚤負之譏其小小者也亦惟所
計計之而難於兵謂計而無成犂轅之償其小小者也
是故封疆之臣主任非外計而別爲任也事至而功
聚任亦計也帷幄之臣主任計非外任而別爲計也機
圓而用神計亦任也夫任以專勝人知專闢之爲專闢
而不知獨有所專則前跋胡後蹙尾其專乃愈紛也計
以制勝人知中制之爲中制而不知漫無所制則內眩
督外觀望其制乃愈甚也故任有底績於計後者有創
合於計先者有委蛇以中計之窾會者總之不負吾任
以受計也計或操之以爲任始或縱之以爲任用或陰

陽之以主任之成敗總之不失吾計以倡任也任之効
至於鳴劍伊吾標銅喝海而策慮億億常與密勿樞筦
之佐聯而若一人而不分中外也計之效至于決勝千
里收功萬全而謀謀猷猷常與折衝禦侮之儔合而爲
一心而不叅彼己也嗟乎任固計也而事處計後計固
任也而機處任先國家有能計之臣斯能任能任之臣
而大事罔弗濟矣何難用兵哉乃執事者搯擊於任計
之難其人也請以漢宋之事證克國守困先零畫洵定
矣然而臣不習兵克國言是魏相固從吏之不然事未
決詔書且三責至破羌方整師待發何得置金城處羌
策衛十九卷

爲後法也奉世倍攻隴羗法洵善矣然而饑饉可憂萬
人屯守玄成固猶違之果爾兵不積前屯且以卒予敵
何得一舉疾決若券合也此二者計以就任任以佐計
兩相濟故兩得之者也魏公要擊元昊計非不審也乃
福也易敵趨利連節制而陷好水遂以發泥合取敗而
夏賊熾矣武穆志抵黃龍任非弗勝也乃檜也賣國圖
身折岳謀而通金構卒以三字獄受誣而宋宇裂矣此
二者所任非所計所計非所任兩相踣而兩失之者也
吁任與計何得何失相提而論蓋容有計已得而任或
敗謀未有計全失而任獨奏功者也我 國家神武布

昭威靈暢洽二百餘年桓桓德士壯元老之猷矯矯虎臣奮廓清之烈其人項背相望未易以更僕數也總之中外協力任計同心而後勲伐成焉所從來矣方今天下全盛廟堂之上借筭而籌者人方召也疆場之事分閫而授者人韓曰也乃問者一二么膺小醜外跳而內訌而當事者未見的然決計而亟創之一舉而全制之也夫倭之貪據我屬國也若杭上肉委之則已奪之必爭而胡以封却也封之時亦有議戰者矣而胡不知其所以戰也戰矣而不知其所以勝也勝矣而又不如其所以罷也則何以說也播酋負隅跋扈故態耳初胡不馴擾之而駸柙之勢必縱之及爲患而又輕將之損威而圖大創之又竟虛糜之而復不忠待之搶攘迄今而後興大衆竭西南之力以從事也是又何以說也任者諉之曰 璽書如是 廟畧如是他無敢問也計者又諉之曰兵難踰度權不中制他非所事也噫庖人不治庖而誰治也家伯持計而聽之亞旅其孰能一之蓋嘗一一而究其失夫旁觀則若睹若素雖儒儒多慷慨之風受事則若瞽若疑卽條策悉囁嚅之語失也敵有真情智不能較計索情而信恫喝軍有正法巧欲以嫌解賄降而怯戰關失也明知前之有顯誤姑安之以

待變而不爲戎首明知後之有大難姑覆之以弛擔而不爲禍先若此者皆任之之失也臆決之而又憤持之臆猶愚思憤則掩敗而機穽自墮也失也顯策之而又隱授之顯以附公議隱以伸獨見而矛盾自攻也失也事來則講張以爲難模稜以飾已之闇事去又倣忽以爲易吹索以掩人之勞若此者皆計之之失也合則爲蒙外以情輸之而中護之中以意招之而外匿之苟且倖功賞而不斷實效也失也不合則爲掣肘守其畫而巧害其成陽假以便而陰撓以權深險相傾危而不恤國難也失也與師不曰必勝而曰姑試振旅不曰得策而曰結局由前以觀不知究竟若何由後以觀殆非始謀所及若此者皆任與計之互失也嗟乎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一失于倭而括帑藏之積腋蒼赤之膏數百萬粟鏹航海而投異域矣再失於播而滇蜀正供不登園府荆楚漕粟不輸太倉矣卽無論屠傷之慘征調之煩當此國計大詘民力竭澤之時可堪此再誤乎再誤尚可支乎而計者任者尚可施施不問乎夫任者辟之猶尸也以資捍禦非尸不完然而不能自爲關闔也計者辟之猶樞也以司關闔非樞不運然而不能自爲執拗也計與任之精神辟之猶關樞也關樞非尸

戶非此無以周防衛關樞非此無以嚴局鑄也此其計不先任而機若常先任不後計而事若常後則計臣所繫亦甚重矣執事所謂廟筭者是也蓋大將受成必曰廟謨其歸命亦曰天威然而人主不能以獨力運也威命靈爽諸計臣實宣鬯之得其人則智能輻輳而國之大事濟不得其人則豪傑解體而國之大事墮何者勢位使之然也故說者謂兵家要畧在簡將材而佐天子詔廢置者誰也胸不必富甲兵而以浮譽登壇材不宜足未嘗履駘脫而以高節推轂材不宜已不欲用也奪於曹好而以爵收之固知其非

策論一九卷

三五

任也忌其矜詡而以用窮之材不宜故廟筭勝而後將材可簡也又在授將畧而佐天子諧謀斷者誰也執盈廷之咎鎖鑰而定指不爲專聽輿人之誦舍舊而圖新不爲徇事在彼中勿以揣摩故槩之事本不在彼中勿以牽制故委之不爲無著故廟筭勝而後將畧可授也又在重將權而拜壇按轡獨人主寵之哉亦有人推引之也廼名位奪而節旄如故何以肅申令祇貽軒鶴之譏物望輕而增置兼攝何以專責成徒滋飄輿之誚古者授鉞至天授斧至地豈若是耶故廟筭勝而將權自重已又在成將功而捐金祕篋獨人主

信之哉亦有人保持之也廼內外異意則柄巧於陰授衆佐之間戈戟操焉外不敵愾內且聚訟也黨與橫分則妬增于克威垂成之局腹刃刺焉嫉其幸中冀其終敗也古者歸鑄受社告祖釐圭豈若是耶故廟筭勝而將功自成已蓋又有所謂先幾焉其如奕之先著一落後人全局委頓卽左支右吾終敗局也軍志曰先發制人貴先幾也又有所謂全勝焉其如奕之結著輕耦不舉勝局復敗卽槍攘再圖非完局也軍志曰全國爲上貴全勝也方今狡倭鼠竄稍可息肩然而念民必減餉減餉必罷兵備棄虛再訂何以策中外也惡播鴟張

策論十九卷

卷六

二十六

幸已授首然而人心惶杞宜安疆土經營宜審儻區畫未周何以善久遠也况復採樵屠民草澤思棘矜之奮廬廛懸罄戎行急庚癸之呼天下事未可一日安枕臥也記有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陸贄曰謀無定主衆無適從則計以倡任愚生終有望於廟筭之勝也

任相

萬曆庚子廣西

策衡一九先

問古帝王君臨萬邦必置輔弼由軒轅以來未之有改而相亦必置輔弼處危疑難免猶效龍虎之相忘其身圖若周公者誠人臣之極範也嗣後有威君重相之說君既操術以應難而臣亦能應以弼君秦漢以還為相者雖多而能應難者少上殿贊詞不為難而能應難者尤難印綬何其難也然則相之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一君之治亂繫於一相之得人不得人而索何輕之也

文執事者且韓聞於上

天下大器也君者所以操器而相則先後夾輔時其顛危而扶持之者也故君與相相須為理而操柄未始不歸之上也操柄歸之上而相亦未始無所庸我力也自攬權之說行而上於是乎任術以疑下瞿瞿焉惟恐相之或我侵也自任術之端啓而下於是乎說述以避權皇皇焉惟恐疑之或我及也不知權者衡事之準宰務之樞凡物英華果毅之實而効用之主也君有君權相有相權不相侔亦不相妨也術者振要之幾濟變之用凡事旁通曲應之妙而示見之微也君有君術相有相

術不相襲亦不相籠也君之馭臣即弗能盡廢術而純

策衡一九先

任相二

二十八

任術則誠意不流久之睽隔叢生而下多異輿求容之心矣相之承辟誠弗宜遽斂權而徒避權則事任悉虛久之丰稜盡泯而上多驕矜自恣之習矣上有驕矜自恣之君下有異輿求容之相機無拂逆情益便安浸漬歲月釀致釁瑕而恬不動念所謂和衷之美嘉泰之運又何可坐而幾乎古之帝者聖莫過於軒轅其神智之資可以掩掩陰陽參泄造化當時之士即令盡一策建一議豈復足仰備財擇而風后力牧之置方日夕與之集思廣益唯恐其有遺謫也故帝之經制道術歷萬古不磨焉蓋聞帝以置輔益聖未聞其以立相而致權有所分也古之相者古莫盛於周公其精誠之極可以感動風雷消釋流謗當時之士尤為之危疑太息至於狼跋有詠豈魚有歌誰不為公錯愕者而桑土綢繆之計方蚤夜為之拮据勞瘁惟恐其有遺力也故公之微猷偉伐亘千古不晦焉蓋聞公以憂勤盡忠未聞其以避權而後業有所就也後之為相者不思以周公為法而徒欲循默以自完其為君者聖不踰軒轅而且欲操術以自用胡不援引往昔一參驗其得失乎周制諸侯有國者皆入相天子而侯國亦得以天子命卿為相內外

相維大小相制始未嘗不美善也其後嗣之庸惰者遂欲盡釋機務以縱意於聲色游畋之間故疆臣得竊其柄而世有田常六卿之禍以爲大戒然假以寵利而不翦其欲養其逆芽以滋蔓於數傳之後則非相之罪也秦雖設丞相而始皇號閹自用二世信任閹人以李斯之豪辨材智竟莫能得其君之柄謂之無相可也漢初最重相貴異鄼侯令帶劍履舄上殿贊謁不名榮寵極矣然恐上疑則數遣子弟從軍又數請便利田宅自汗而卒不免械繫之辱此爲君者操術馭臣之始而人臣畏罪委權之漸歟惠帝欲參視事不敢自請令其子不

箕術一九

卷三

二十九

竈代請而終不得申屠起蹶張矯矯自樹至檄召天子弄臣困辱之至殆而後釋之而上亦無所加則以文帝寬仁故條侯侍上食亡設箸侯當上前顧取箸偶以快怏當景帝之猜宜其及也如參如嘉與亞夫固各自有幸不幸哉元光天漢中天子自雄其畧親與四方傑雋頡頏軒輊相僅備位平津雅以文學自見而亦不勝姁姁劉屈氂輩氣味已盡賀太僕當相至流涕被印綬亦堪悲矣然以武帝之才祇足自運及身而已末年輔遺一詔遍顧羣臣鮮能當此者不得不付之宿衛之士以啓外戚用事之萌終漢之世亂未有已亦是亦任術之過

而不重相之明驗也唐之玄宗相姚崇宋璟則海內富樂井邑殷繁相李林甫楊國忠則漁陽鼙鼓聲震闕下宋之神宗相韓琦富弼則朝廷清明政化咸理相王安石呂惠卿則青苗手實殃及雞豚一君之身而先後若兩截人此其故可知矣由是觀之君之道在擇相而不在制相不得其人而強制之是閉虎兕於柙而時窺之也得其人而猶制之是縛騏驎之足而責千里也是二者皆失道也相之職在竭才而不在引避有才可竭而匿端以求容是詭遇獲禽之射也無才可竭而糜祿以自潤是毀瓦畫墁之工也是二者皆失職也且相之不可無權猶君之不可無術也君無術則無以決壅蔽之奸無以破比周之黨而操柄有旁落之患相無權則威望不足表朝端風采不足聳觀聽而職業有負乘之羞君術之不可專任猶相權之不可專擅也相或擅權則威福恣行而僭逼滋起君惟任術則猜嫌日積而譏間朋興上下所以無交化幾所以叢挫迭攷前事良足鏡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鑒前代權相之失革去中書設立部院分理天下機務而成祖文皇帝踐祚之初卽命儒臣金幼孜等七人入閣備顧問以總握政本自是列聖承之恩禮眷注日以隆

箕術十九

卷四

三十

重若 章皇帝之於三楊蹇夏 純皇帝之於李賢劉
定之 敬皇帝之於劉健謝遷李東陽 肅皇帝之於
楊一清張孚敬遇有機密輒 賜對而居恒則 平
臺 煖閣之 召見 齋宮西苑之陪從圖書襲衣之
宜賚 御札 宸翰之 寵頒殷渥優厚沃於腎腸
璀璨輝煌溢於耳目 上之待下真驩若家人父子毫
無纖芥之疑而諸臣所摩畫以報 上者亦竭盡心力
靡敢自愛荷歟休哉 泰道交孚協氣欣合調玉燭於
當年華金甌於奕世巍巍 昭代甲古初矣我 皇上
聖資明哲躬秉乾綱加以 久道化成庶務機宜練

策衛十九矣

三

三

閱至熟即倥偬糾錯之煩幽涯謁伏之隱靡不 睿照
洞矚無所復藉咨訊大小臣工亦靡不自分款款之忠
不足少佐涓埃而 皇上所優禮元老大臣始終無斁
天下於是仰服 皇上恭默思道獨運有餘而股肱至
愛不爲少替所謂千載一時非耶乃鯁鯁過計者竊以
爲 祖宗朝有 召對參決故事尚闕焉而未講也故
區區之愚以爲虛隆其體貌不若明假之事權厚借以
優容不若時爲之引見何也凡人指事喻意縱披露於
方尺之牘終弗如造膝者之爲詳摠惻陳言遙寄聲於
日隔之疎音何如覲面者之爲切而况君挾雷霆之威

忤觸者時虞其震壓臣抱性命之慮弱植者每懷夫憂
惶即使從容展對之時 聖主盡霽顏色盡畧形骸開
道而求虛衷而聽使無顧忌彼猶難悚百狀無以盡詞
而欲於章 奏疏揭問盡輸忠赤於尊嚴若神素未望
見之 主其可得乎故夫引見者即開以自効之途而
委以事權之漸也蓋部院諸司各有常職則亦隨職自
効而相無專職惟是出入 帷幄參贊機宜此相臣之
職也藉令希得時覲 天顏而徒從事於平章票擬已
爲下倫封駁之司而失鼎鉉之寄矣矧於軍國重事或
不得盡言言又不得盡行則相職何在而事權何託也

策衛十九矣

三

三

且所謂權者非曰威命靈爽生殺人予奪人之謂也
國家張官置吏莫不有事則莫不有權故語事權之得
者監門可以傾踐窗之軸主車得以裁揚千之僕殿郎
抱璽而立爭強令據地而抗色以至司關之啓閉掌庾
之餉合皆權也何獨於 密勿論思之佐而忍令容容
無所事乎所謂術者非曰陰陽施設籠絡人磨厲人之
謂也人主日出視事目不勝營耳不勝注則間出其端
以妙鼓舞於是乎有術故語主術之至者式怒蛙而勇
士奮求故劍而耆舊懷慎敝袴而功賞明罪典冠而職
守定以至一嚙呻一嘻笑皆術也何獨於輔弼親賢之

三四

集 152—184

冬而小人熾君子孤於是元氣藥石兩無當而國事日非矣且公論何昉乎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夫以人主至尊聰明至聖豈不能獨運成功而必藉非是詞藹藹是采何也百堵之室非一木之支千金之裘非一狐之飾萬幾之理非一士之猷故議於三槐議於九棘卿士是也肉食者鄙謀野則獲庶人是也然非聽聽然惟其謀而莫之違也而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制在卿士卿士從則從制在庶人庶人從則從制在則卿士逆庶人逆而謂之吉制不在則卿士從庶人從而謂之凶故天下有是非之途而無是非之

策衡十九卷

公論二

三三

實人主受是非之鑑而不受是非之欺當其時公坐而論也孤坐而貳也史得而書瞽得而詩工得而藝士得傳而民得謗也奏之合宮通之衢室納之總章無之而非論無之而非公也時非盡君子而君子勝也時非無小人而小人不勝也小人非直不勝而且爲君子所化也自諫議起於漢補闕起於唐正言起於宋一代言路非是三者無繇進焉廼始未嘗不爭自矜奮而後稍委靡也公論幾於壅矣故貞觀初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至侈爲美談夫亦疏其壅也何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必潰言壅亦必潰彼其意見各別始於不相容而

兩相疑卒於不相顧而兩相委於是君子小人遞操其權家置一喙人握一牘雖黃滿天下而紀綱蕩然矣朱子論天下紀綱歸之臺諫補察而無所失蓋以防言路之淆而逆慮君子小人之無已時也夫使君子獨留而小人盡去雖堯舜不能已獨爲君子而天下盡爲小人雖曾史不願故嘗譬之君子如日小人如月日與月並行於晝第令月之無光而日亦不能去也即亢而日爲之食第令不失爲日而已月亦不能去也豈惟不去抑且借之光使之代明於夜蓋不相反而相用如此公論之在天下君子小人晝夜相代乎其前君子能瀝膽而

策衡十九卷

公論二

三六

披肝小人亦能瞋目而扼腕君子能攀裾而折檻小人亦能排闥而叫閤君子能闢訐謔而決千古之疑小人亦能託至理而裏一時之變君子時以公論寬小人人亦時以公論責君子小人爲君子所持而小人之公論窘君子亦爲小人所持而君子之公論窮善用之則小人化於君子而公論明不善用之則君子或搖於小人而公論晦何以知其然也在昔唐虞豈無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帝能聖之爵九官而誅四凶進十二牧而去八檮杌共工舉而帝以象恭黜也知驩堯之私也四岳舉繇而帝姑試之試而弗成弗用而弗罪舉者知四

岳之非私也所謂有公論則治也東京之標榜也而援逮五屬西晉之揮塵也而禍及一網清流濁流白馬之陸沉也而貶死數百魏之受禪何時也而甘與勒碑宋之元祐諸賢何辜也而忍於鐫石所謂無公論則亂也鹽鐵與文學異指朱崖之棄置異科甘陳之功罪異律所謂各自爲公論可以治可以亂也若乃潛通三窟巧立兩岐鬼矢足以橫空神叢爲之鼓掌笑談便藏衷甲盼睽忽爾操戈所謂低回公論以事窺矚可以釀治而爲亂也而釀治爲亂者往往飾而文之於治故不獨小人與之附和而君子常借以立名不獨張小人之標而

策衡九卷

卷四

三二

常窺入君子之室則公論愈雜而愈不白矣孫叔敖之對楚莊也曰國之有是衆非所惡愚謂叔敖之未盡也夫所是出於衆是也者安得矯以爲非所是出於衆非也者安得矯以爲是所是出於衆是衆非之外也者安得矯以爲是非之極天下鞏於磐石靜於安瀾而忽然進獨智於桑土厯炯戒於衣袂見謂累卵朽索而不能一日卽安是以公論而危明天下有威君有重相舉足有所不測而必纂裳以赴不惜齒馬之嫌不顧投鼠之忌至以七尺爲殉是以公論而徇義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天下舉信而士不與焉士之耻也於是甘心於小

諒抗志於大廷峻彼丰稜崇其卓詭信口吻而薄心術卑實際而獎浮名喜要結而工謗訕是以公論而任客氣至於任客氣其漸則挽朋徒以伸曲直而朝堂譁於市喧又其漸則矢鼎鑊以輕死生而公卿酷於獄勘又其漸則廢者有石介之高留者有皇甫之耻而紛紛引去又其漸則處者慕東山之致起者畏北山之移而硜硜固窮若然卽使公論盡伸於國是奚賴焉我聖祖稽古定制以建白糾繩付之臺省而又令諸司各陳所見軍民利病卽齊民可以直言列聖紹休共偕大道言路開而公論著皇上御極以來士風凡幾變矣公

策衡九卷

卷五

三三

論時伸時詘時在上時在下時在詘伸上下之間當在宥之初拱已以聽揆臣之體日重而臺諫未免於俛仰間有二三君子力抗薰天之勢身持倒瀾之障顧卒不能勝也乃公論倚之爲赤幟世或因而擗之亦或心以爲高則其在下而詘也未嘗不爲伸也至於前車之旣覆後事之矯枉於是競趨射隼之智共步折角之名指斥乘輿謫謫揆席風波生於指顧矛棘慘於唇吻不但柱後掖垣之章山積而未已抑且散局外吏之牘踵接而有加然積謾之後轉而爲激僅使宰執以身爲儀矢而失其重積激之極轉而爲厭竟使流績以言爲

釜扇而不能通則其伸而在上也固所以爲誦也迨至
今日則更異矣回天無力徒補牘以塞杞人之憂傾
覆無能且枝蔓以爲弔奇之地事有關於安危者不思
共濟而此借之以攻彼彼借之以攻此何止東西之易
面謀有係於艱大者當資協心而成者撓之使敗敗者
飾之爲成奚但蒼素之難明盤錯難剖則互爲委而預
避先事之禍意見橫入則各爲黨而陰成犄角之形人
持公論之權而莫知就是衆求國是之定而誰適爲主
其爲君子耶小人耶真是耶真非耶又孰從而折衷之
愚以爲公議不難明斬於安國家而止國是不難定斬
策衡十九卷

三十九

於無所爲而爲計苟當於社稷之繫不必其出於已
也論苟吐於無著之朴誠不嫌其過於拂也故惟其公
惟其是之爲貴出於獨可也出於衆可也以獨合衆以
衆參獨亦可也出於同可也出於異可也始同而終異
始異而終同亦可也試舉其凡淮西之議惟裴中令以
爲宜斷此獨之公也若李懷光入朝盧杞以一人沮之
則獨而僨矣白虎之五經諸儒各進其說而以制稱決
此衆之公也若頌安漢公之功德者七十萬人則衆而
諛矣澶淵之役始於萊公繼而高瓊畢士安贊之以暨
於六軍萬姓之歡呼則獨而合衆衆而可以參獨矣奚

論於獨與衆也曹參爲相守鄼侯畫一之法而漢治此
同之益也若熙寧之後倡爲護法沙門則同而以水濟
水矣宋執政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此異之益
也若奇章文饒之相傾相構事事相左則異如水火不
並立矣趙充國主金城屯田以困羌與兩將軍斷斷爭
之後羌卒服而復上言兩將軍策亦至計稚圭仲淹於
西夏一主款一主戰持論亦自不同而先後出鎮終始
相成則異而不害於同同而不妨於異矣又何論於同
與異也以此明公論何所不明以此定國是何所不定
哉不然偏心爲主務爭之以爲勝而不顧其害貽於國
策衡十九卷

四十

門戶一一如倚之以爲輔而不審其見拂於公即碎首
玉階如楚互相標榜如程蘇之門人吾猶以爲非
也而況其瑣瑣者乎易有之同人之象曰類族辯物明
示以君子小人之類辯係天下淑慝之關故於宗則各
於門則無咎意可知也泰之彖曰小往大來明示以君
子小人之往來係天下安危之軌故朋亡則中拔茅則
征吉意可知也令盡天下之賢人君子并機智勇辯之
輩各割其自用之心而爲合併之見規隨謀斷相劑相
調用以挽 九重之聽而佐元元之急吾亦見蕩平正
直而不收太平之效者也雖然天下有君子不能無小

人又不能無中人君子不隨世而小人與中人未免於
逐世是在秉國成者建標懸的爲之陶鑄而鼓舞耳
明治蜀以楊儀之小智魏延之桀驁能令之噤不出聲
而爲我用茲其效可觀矣若徒調停兩可而無能以精
神聯屬天下之賢以智術範馭天下之不肖欲使弊端
無聚訟而議論皆大公必不得之數也藿食之夫不識
已諱執事無深督其草野而倨侮焉

策衡一九宋

四二

理財

萬曆庚子廣西

問古今言財者不在官則在民無亦所稱積於不涸
流於不窮者歟今官病已加諸民民病已委諸官
官民交病則安所在乎以賦之制莫備於周官如
所謂九貢九賦九職可考也夫貢兼列國而以待
平用賦止畿內而以待九式奚美也漢制十五而
稅一視周薄矣文帝盡蠲者復十餘年用何以支
輒乃卒致紅氍又連何道賦無餘漢文隋開皇時
池山澤罷關市獨組停庸之詔無歲不下而營繕
征伐復過於前何以致此言商也夫商始於齊桓
權始於漢至唐繼導行商言利漸微矣
卒以階爲豈官國不在財賦歟
開國嚴社稷則厚養黎元矣
范宋曾稱賈用鹽
同利乎則粟之照誠灼知官民流通無俟巧爲
之取乃言足國也項錄司農告諸一切權宜而
天始然其責於厥職豈得不相償乎而不相
無矣今欲是周官之制復富庶之風當何施而可

策衡一九宋

四三

今天下當與王王起而爲財計者自一命之吏以至一
介之匹夫皆得上書言所便苟可以生財者無論常賦
也山海之所征關市之所權杆軸之所可材筐篚之所
可挈處處而收之屑屑而取之地力竭民命殆矣猶有
不顧也利愈細而謀愈工謀愈工而斂愈急本無例也
妄有所託於例之裏既有額也又競有所征於額之餘
必如是而財足乎天下未嘗無財也卽爲是又未見遂
有財也試稽之外而外詘如故考之內而內詘如故核
之大小百司而大小百司詘如故此其無事之日也夷
一訖而吾川滇之省詘如故虜數窺而吾甘肅之鎮詘

如故屬國之師不解而吾饋運之誦如故將作之工無已而吾經營之誦如故然則是無救於誦也無救於誦而尚汲汲生之所謂生者安在也財天下之所有數也不在於官則在於民不在於民則在於官什一在官什九在民數之常也此可知也什九在官什一在民數之變也此不可言也此不可言也民已全失其十而官猶未半得其九數之外也則又愈不可知也財者民之財也民者君之民也反裘負薪醫瘡割肉是謂能足乎足者處一不足者處萬以之足易萬之不足非情也足者我暫以克於膚不足者彼久而竭於髓以膚之暫克易髓之久竭又非策也爲天下者固於天下無偏彼此也無偏彼此宜無偏重輕無偏重輕宜無偏肥瘠故一皆吾一萬皆吾萬膚皆五膚髓皆吾髓也以賦理財以財足國安有舍其萬而獨據其一流其髓而僅其膚者我視天下有私財天下視我有私人有私人不能無私事有私事不能無私柄有私柄不能無私威虎而噬鯨而吸鷹而擊又孰禁之羅網彌天斧斤遍地將不止一路傷心而萬姓剝骨矣是爲以財害民我固未親履行財之地彼又非空張生財之拳也官可昇則昇以官

官卽祿也權可假則假以權權卽利也本以財不足使生而先予以生之費是一費也本以能生財之故予費而彼又費於生之中是再費也旣以爲聚斂臣又以爲盜臣旣因我以盜於民又因民以盜於我無藝之求無當之洩於彼無不爲利而於我無不爲害也是爲以財害財害財猶國計匱也害民而國本撥也撥而使貧貧甚則恐有不安於貧者撥而使弱弱甚則恐有不安於弱者讒慝在前譟呼易起流亡滿道屯聚寧無今固屢見告矣夫彼業已迫死而又何暇顧其死業知萬無一生而又何不微倖於萬有一生微倖之萌起於窮民禍猶微也微倖之勢乘於姦民禍方大也是爲以財害國夫財務生之而浸以誦務利之而滋以害官民交病而莫詰其所在孰操子母孰權輕重而令失得羸虛倒施若是耶宜有感於執事之衷矣執法欲取法周官而稱引前代惓惓於蠲恤之能致富瓊屑之爲厲階此其說非難解也請按今事而參伍折衷之洪惟太祖高皇帝以勤儉開國首杜朶削以惠養黎元洪武中廣平吏王久道言磁水臨水產鐵詔杖流之曰朕聞天下當使無遺賢不當使無遺利因衛軍言河西陝西產礦卽語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爲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爲務

洋洋 聖謨樹基之道何洪且遠也此累傳以來不聞

虞用誦也我 皇上加意筑獨蠲租 賜賑 詔嘗屢

下蓋深惟民財之故足不足之原 德意光昭遠紹

祖烈已頃緣用之不給稍從權宜而天下遂騷然伏觀

明旨實淵然萬不得已之思且與天下期休息之日

然天下未敢謂信然者何也蓋當有事而加賦必無事

而後緩征當賦一不足而遽擾於民必賦萬分足而後

息於民若是者不終歲之計也以 國家今正供旁入

抵積澤量罄毛窮產日引月長猶復爲此不終歲之計

假使一旦不意事竟無已而賦竟不足則民遂可常擾

策衡十九卷

理四

四

耶而知必遂可爲定制耶何以安天下也夫曩者不加

而用不爲減今者愈加而用亦不爲增曩者不加而猶

有可加之時今者愈加而已絕無可加之處加之名故

曰爲某事而不見其用之某事也加之初猶曰止其所

而不見其止於其所也殫衆力排衆議聚衆怨曾不助

大農一絲一粟之費而徒以爲 官掖之藏篋筭之貯

抑何不循其本也嘗觀鹽鐵始齊齊非專鹽鐵強也征

權始漢漢非專征權裕也告繆盛而武衰導行多而桓

替津渡間架設而唐墜國所以爲國非務財也財所以

爲財非自足也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也

因事以節用又不如前用而省事之尤易也古者財生

於民民生於君生於民故君不必與財爭生於君故君

不必與民爭九兩繫之九職任之以定其業邦國九貢

田野九賦以明其規太宰頒之九式均之以制其入制

其出定其業則功可貴也明其規則分可守也制其入

則入可無蠹也制其出則出可無漏也出與入相參多

與少相衡子與母相酌入多而出少則以少節多故貢

也祇以待弔用入少而出多則以多節於少故賦也乃

以待弔用以少節多多者不勞以多節於少少者可繼

故民樂輸其所以出而官安享其所以入周官萬世之

策衡十九卷

理五

四一

法也今周官而民無業也賦無程也貢無等也宵人

中涓之所領不能畢付外 廷也匪頒好用不一一如

式也毋論量入爲出卽量出爲入而猶不得當也然則

何不深計深計何不舉而一稟之於節節者儉也儉以

勝奢少爲出而遂可少爲入儉以補奢不能少於所不

得已之入而猶能少於所得已之出愚請證之漢文帝

昔者漢文好黃老黃老之術故豐於性而嗇於情以歎

爲盈以予爲取而漢文用之用其顯而粗者於衣繒履

革停臺罷苑明與天下啗喻而天下饒用其微而精者

於治吳治南越治匈奴輒賜不朝之杖不王之書不煩

寸兵斗粟俾俛首歸命陰與天下煦育而天下愈不乏
天下愈不乏而什伍稅固可一盡蠲也蠲之不爲減紅
朽已抑何必漢文請姑言隋隋文故任法主非有恭默
之風謙讓之理也開皇二十年間內平江南外應突厥
無歲無征伐也治新都宮仁壽又不爲廢興繕也彼方
躬布素抑芳靡忍澹泊以厚民而長孫平置義倉則置
蘇威弛役法則弛措置何悉也新豐令房玄懿有善政
輒呼榻前自問注念又何殷也如洛陽視民食豆屑雜
糠嘆息爲期年不御酒肉又何與民同惡也斯所以富
言障也天富者必儉儉者諸德之首也上田棄畝下田
實衡十九卷 四二

桑柘五井五耨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知
儉而後知明農乘不戰之時役不耕之士懸不科之令
東南受之以地西北受之以人知儉而後知興屯以籍
正伍籍無虛伍以伍正廩伍無虛廩知儉而後知簡兵
以官正事不事事者斥以事正官因事占者亦斥知儉
而後知省官一事也約於舊浮於新何故一人也厭餘
於此乾沒於彼何故求何故非名乎何故非義知儉而
後知御左右夫儉者聽財自生而非爲能生於財也導
民以生而無容浚民以生也無以一人爲儉而以天下
爲儉無但以積於不用爲儉而又以屬於得所爲儉次

若以往則由此復周官可也昔魯哀以年饑虞用而有
若告之以盡徹使有若而闇於國計則可有若而通於
官民之際也傳所云盡徹者其亦有儉德之旨與雖然
儉者足財於財之中仁者足財於財之外足財於財之
中者小而足財於財之外者大愚又以爲莫如法 高
皇帝夫 高皇帝之仁博已數舉之不能悉舉其二
則前所稱引是也今 聖主英睿天植不難奉揚 祖
訓使常以遺賢之慮發民之戒兢兢印證於心雖不周
官而子孫世世度九咳食萬方已區區漢隋之事且置
何至虞 國用之詘而蹈生財之害哉管窺之
實衡十九卷 四十八

言不識可采擇爲 獻否

練兵

萬曆庚子廣西

問古者寓兵於農豈徒什伍相保聚哉蓋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數周官司馬與參贊出車杜意可知
也秦廢井田兵農始分然則不數傳王師不戰而
秦自孝公阡陌之後漢尋數世幸賴以興亡亦不
旋踵豈戰不戰與衛耶漢置兩軍唐置府兵宋置
四兵要以居重馭輕似矣迨始末嘗不振飭而後
稍陵遲也其故安在 高皇帝提虎旅定天下
列聖龍驤如司馬所修星羅內外亦云倚矣迨年
以來浸浸浸弱一遇緩急愕然相顧不知戰為何
事豈邦政初意與自南北交江山林數澤競有雄
心當事若謂土著不壞徵問行召募則惜此為綱
羅誠為得策第天下無歲久矣 國家苦餉甚於
昔與安得令土著召募兩廣之師節士著而召募
兵亦有幾必徵兩兵相濟且無妨經久何施而可
之毋略

凡兵之道太上因之其次整之其次練之最下者不練
策術十九卷 四九

不練不可以戰兵不可戰與無兵同何也兵猶器也器
礪則銳不礪則槁暴不材數用之非缺則折久而不用
則有朽腐已耳世有好戰之兵其弊使戎馬生於郊蟻
蝨生於胃而兵耗世有忘戰之兵其弊使目不習干旌
耳不聞鉦鼓力不任據鞍穿縞而兵亦耗故兵必使可
戰可戰之兵當察弓之日而枕甲之心常不懈也當躍
馬之時而超距之勇常不乏也練之道勝也解在易矣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豈非示兵農之一
哉太公因之權其九伐載之司馬其人視賦其賦視地
其地視上中下為參兵而農也其蒐苗獮狩異旅其肯

伐檀削異誅其愷獻吊相異眠農而兵也無之而非戰
也方叔南仲整之而為徽狁昆夷之役於采薇見孔疚
焉於出車見維棘焉於杜杜見王事靡盬焉則做太公
而修其所為戰也蓋有整而不戰者周轍雖東六師如
故迺諸侯四夷之師率委之方伯而一卒不發比其衰
也不足方巖邑裨帥而周遂弱矣蓋有練而卒戰戰而
卒敗者秦孝公初置轅田開阡陌率用戰功相君長而
其法有經有緯則猶井牧之遺焉始皇并六國傾天下
兵輸之長城五鎮驪山阿房且不給而有閭左之戍未
及戍右山東兵起而秦族矣假令周不忘戰則司馬至
策術十九卷 五九

今存秦不好戰雖阡陌亦足維司馬什一故漢之兵全衰
於元狩以元狩之謫及七科而令兩軍之隸無留行也
所為戰者黷也唐之兵衰於天寶以天寶之奏停魚書
而令府兵折衝以下更置盡也所為戰者擾也宋之兵
衰于景德熙寧以景德之遞減熙寧之遞銷而令禁廂
鄉番之卒單至招白徒以塞伍也所為戰者縮朒而不
振也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廓清誕申邦政嘗縣赤白
旗於郊曰願兵者赤遂著為藉而於時有從征有歸附
有謫發內則隸之七十二衛握之五府團之三營偵之
東西邏卒又擁之錦衣四驍外則畿甸五十都指揮二

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所二百十一夷服宣慰安撫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自有七彼其疆列基置豈耀武云乎哉要以重輕相制而緩急賴焉愚伏讀邦政國大師中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步內騎外又外有神機營又置省班軍張左右以從則內兵嘗示之戰矣又讀邦政國大師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叅贊總兵官佩將印領之事已印歸於朝將歸於第軍歸於伍則外兵嘗示之戰矣永平既久釁孽庀生伍兩卒旅之徒幾與四民爲列而擊刺攻圍之法甚至一技不名徵之內兵曰此以備宿衛徵之外兵曰此以備乘障守陴蓋天下數窘

策衡一九卷

卷三

三二

於難而不出戍邊亦不令對壘於是召募之議起夫使國家力誠足以召募彼其烏合之衆且不能無瓦裂之虞況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祿歲而無損餉奈之何天下不貧且憊也何也兵之於戰猶庖之操刀也土著者業授之柄而不令一割能不令召募越俎而代乎故不復土著召募不可缺也兵之于食猶農之望歲也土著者業廢其入而不令一縮可令召募又并日而盡乎故不簡土著召募不可兼也愚請言土著之蠹國初軍分屯堡且守且耕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食民間一粒今屯堡半沒豪右而仰給於漕則蠹一國初

策衡一九卷

卷三

三二

遊軍有律回軍有程文皇帝嘗勅武臣縱放者罪無赦今以遊爲奇貨以回爲苞苴則蠹二國初關支侵剋武士訓錄具在章皇帝嘗勅將領不許勒除月錢今受粟公門納錢私室而常不滿債帥之谿壑則蠹三國初四驤勇士以實禁軍弘治中尚書劉大夏上言內臣占役數多非便敬皇帝下其議無何中格今日朕月削悉夷爲中涓廝養則蠹四國初錦衣額不過百有五已增置千七百員肅皇帝採詹事霍韜疏稍加蘊崇今員復歲增良家少年蟬聯衢市則蠹五國初檄中都河南山東官軍以春秋更番入衛莊皇帝每大閱令直營軍披執以趨今率疲之將作軍安於踐更士不得赴七八則蠹六夫此六蠹者積於歲月之模糊惜於士卒之骨髓能復驅之使戰乎猝有非常巨測勢不得不召募勢不得不添召募之需愚謂以民養兵不若以兵養兵以民養召募不若以土著養召募何也一蠹去則一食寬一食寬則一兵足愚所謂六蠹有當按其匿者如屯政之復是也何也屯復而兵皆餉也餉可戰也有當清其伍者如縱放之科是也何也縱放惕而兵皆實也實可戰也有當還其餼者如月錢之禁是也何也月錢不索而兵皆飽也飽可戰也有當釐其

并擲其人者如四囊是也何也軍入中涓彼且藉口玉
宮之隸卽弊去而人存不可令戰也有當數其穴止留
其額者如錦衣是也何也單入緹騎彼且駕言貴旅之
司卽額存而穴日甚不可令戰也有當存其制不必責
其盈者如班軍是也何也以護衛則額數可裁以更番
則間關可念以顧情則巽輒不堪用卽束於制而必於
取盈不可令戰也由前三蠹祛之則可以土著養土著
由後三蠹祛之則可以割土著之有餘濟召募之不足
夫召募益難矣儻御失其道弊甚於土著愚謂募兵莫
先練兵今天下北倚虜東倚倭而又間有非時之警漢

策術十九卷

練兵五

五三

土異習水陸異宜江漢湯湯武夫恍恍水戰也檀車煌
煌旂旄央央陸戰也羣不逞之徒授以不仁之器械
而神疎登車而氣潰其何能戰蓋倣古蒼兕飛雲餘皇
連舫之法舟師習倣古魚麗偏伍五戎七萃之法與邊
兵習一以教十十以教百百以教千技過百夫者長百
夫技過千夫者長千夫則官嬪可以成行市人可以作
瀛而何難於戰愚謂練兵莫先聚鄉保往者東南不戒
島夷暴起閩廣齊諸路援兵所至披靡而卒之田峻
之氓斬木揭竿賊賊過當往者劉賊剽劫西平上蔡間
迄無堅壩賴少林僧兵張空拳夾擊嵩盧毛兵挽疆命

中直批其亢而擣其虛何者彼其水土便也其比閭足
相稽也其山川阨塞熟而要害易知也其親戚墳墓在
而不忍遽捐以去也蓋人自爲關家自爲捍怒氣且十
倍在而何難於戰愚謂練兵莫先收土俠蓋十羊不及
一狼十狼不及一虎今天下兵端動矣無賴者或甘心
於跋扈負奇者思投足而請纓黃巢嘯於陸梁劉裕跳
於梟寨被其初亦兵耳棄而釀亂就與收而自樹之兵
誠得若人寬其便宜嚴其節制則耨鋤可化爲刀斗氓
隸可化爲材官跑跣可化爲爪牙荏苒可化爲壁壘詐
貪可化爲智勇販繪織薄可化爲干城保障綠林紅巾

策術十九卷

練兵六

五四

可化爲細柳長楊而何難於戰夫練亦可易言哉按兵
則所在稱單按餉則所在告訕卽斤斤祛土著之蠹其
能佐召募幾何愚謂土著之蠹猶蠹之於兵而惟諸邊
款市名爲息兵而陰以銷中國英雄之氣名爲節餉而
實以耗中國士馬之需蠹莫甚于此者今媼且三十餘
年歲市歲增不知稅所識者憂之而無敢發大難之端
有如媼或不終因其瑕釁而遂反之易市而餉易款而
兵猶足伸華夏之威寒羶裘之膽也世或虞媼之渝愚
獨恨渝之不蚤故不講於張皇撻伐而借金縉爲羽干
策斯下矣

駁夷

萬曆庚子雲南

問王君治夷治之以不治不以煩中國既治之矣奚以不煩而征有苗伐鬼方者安所稱不治也書易之旨致謹于天人之際幾亦微矣若夫耗費南夷者朝夜即怨歌哀牢者利中上合六詔于歸義而叛不再傳聞王于異牟尋而掠不數世利害得失之故亦累可言歟其說夫可解可詳可謂絕表則天者乞罷而歸夫可解可詳可謂絕表夷者兼用之不察侯之于令合手否歟今捕酋授首經旬消氛遠邇百蠻莫不奉我東西南可謂晏然無事矣一則事後而反側可憂一則戒前車而弛備可慮計將安出有云外寧必有內憂此治本之論也今之內憂者安在然則外固不必寧歟要之不煩中國而夷不爲患乃爲長計諸士試

夫有道者以四夷爲守夷豈能爲我患哉馭失其策而我有以致之之足患也我又無以待之之尤足患也蓋

策衡十九卷

三五

夷蠻禽獸之性往往吞噬其同類驚動我邊陲不可以漢法盡繩之也亦明矣促之則動促之急則動速而爲患也小旻之亦動旻之久則動遲而爲患也大此致之自我者也小動則以小治之勿張爲大而能解其紛大動則以大治之勿徂于小而能制其命此待之自我者也言馭夷者莫不以羈縻爲得策矣愚且以羈縻之義明之猶之乎馬之首可使絡而牛之鼻可使穿也馬之不能不蹄齧牛之不能不抵觸者性則然而絡首穿鼻之具在人而不在馬與牛是故惟其所操縱而終爲人用夷蠻之性何以異此王者知其然也亦以馬牛畜

之而已因俗而治使之不蹄齧不抵觸者上也隨宜而處使蹄齧者不爲害抵觸者不爲害次也若角之于蹄齧抵觸之間自失其羈縻之用而人與馬牛俱敝者下也故曰王者不治夷治之以不治所以深治之彼區區以外夷爲事煩我中國者非計矣禹亦征有苗而高宗亦伐鬼方何嘗不治夷乎顧所以治之者有道焉其承帝命而徂征也三旬苗民逆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此何與于天而益之贊禹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天道好生而惡殺者也征之用威不若懷之以德矣

策衡十九卷

四

五六

未濟之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此何與于小人而旣濟九三則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億也蓋小人生事而起釁者未濟用震故濟則戒於億矣漢唐以來皆有事于西南諸夷而漢之利猶與害當而唐則有其害無漢之利矣試論之元光中通叩笮耗費無功乃罷西夷獨置南夷而因之下南越令夜郎王懼而入朝失之動衆得之斥土者也永平中因哀牢內附置永昌郡後又置博南哀牢兩縣而蜀人愁怨行者作歌然稅其鹽布氈罽以利中主失之一勞得之永利者也開元中制許合六詔

爲一賜錦于歸義矣再傳而閻羅鳳北臣吐蕃揭碑于國門以明其叛非得已若非太守張延陀求丐不遂陰表其罪有以致之彼何敢叛乎貞元中詔嘉歸款遣使冊異牟尋爲王矣至于豐祐則掩掠成都之子女工技數萬人引而南若非節度使杜元穎之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無以待之彼何敢來乎和解兵爭者宜若可以省事保境而杜欽之說王鳳者不然也謂持節諭解夜郎句町漏臥等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宜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積穀要害而選任職太守誅其尤不軌者絕不復通如以累代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爲斷

東衡一九六
五二

絕若反已成形則萬姓被害此乘乎巽悞之後者也故宜以誅絕待之矣張官置吏者宜若可以用夏變夷而張柬之之表則天者不然也謂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靖寇之心又無且擒且縱之術恣情割剝煽動曾渠自奏置之後戕殺將吏而諸葛亮三不易之言于今遂驗乞罷姚州使隸舊府于瀘北置關而百姓非奉使出關者不得交通往來此乘乎騷動之後者也故宜以閉關待之矣鳳從之而則天不納雖有幸而不幸而因時馭夷之計則各有攸當焉由欽之策則誅不軌以明順逆之分今之處播州者是也而播在我之服以內可以置吏

與昔之姚州異矣然所陳割剝煽動之弊其邊吏之藥石乎由東之之策則嚴關禁以明夷夏之防今之處緬甸者是也而緬在我之微以外不可以卽誅與昔之夜郎異矣然所陳萌芽斷絕之謀其邊防之桑土乎自播會掠蜀邑毒黔中滇之咽喉幾塞矣聖天子赫然震怒調楚蜀滇黔之師遂一鼓而罪人就戮矣善後者酌于黔蜀之要害爲之設郡縣爲之留屯卒爲之招來綏輯而未盡族類待之並生可乎或曰土俗未必相宜一反側則棄前功亦長慮也然多分土目則黨與祇兼制府衛則卽叙便處置之得宜又何患焉沐西平之定大理練兵勸農開屯興學至今遂爲樂土處播者倣而行之亦有大理之效矣曩時緬甸孟養驚永騰滇之藩籬亦危矣自嘉靖季年以至于今勤隴川迤西之役蓋數舉而我兵始罷矣懲前者備于騰越之扼塞爲之擇裨將爲之禁姦誘爲之繕治障燧而今已脩貢待之勿拒可乎或曰衣衾不可不戒一懈弛則貽後患亦隱憂也然簡土漢之精銳則訓練時重守巡之彈壓則功實著緩急之足恃又何憂焉王靖遠之征麓川割孟餌緬縛賊獻俘至今尚爲禍端處緬者鑒此不遠不可爲麓川之續矣夫邊陲之事始于萌芽尋于斧柯爲之萌芽

東衡一九六
五二

者易爲力而爲之斧柯者難爲功班固云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此爲之于斧柯者也曰畧相當者不相當者也不曰四夷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胃背之癰疽乎治天下者如治身未有先手足之疥而後胃背之疽者矣此書所以稱天道有損益而易所以勿用小人戒窮黷也今之困匪但疥搔且病踈盤匪但癰疽且病膏肓何以明其然也西討東征旣困于徵調飛輓而民窮斂急又困于土木金珠瘡痍者未起呻吟者未安殤而淮浙之連數者未盡消弭臨清江夏之齒馬者未盡安集詎云外寧未卜其內憂者也若西南之

策衛一六卷

卷五

五十九

爲憂者愚又不敢盡言矣姑言其三困而請以四宜畢其說者夫滇在昔日不稱隴區沃壤乎自戎馬之後荆棘遂生而權採之秋彫瘵爲甚有可耕之地而原野蕭條有能耕之人而差徭罷敝軍不得習于伍民不得安于業割肉補瘡之不足給而敲骨取髓之不能支此生齒之困一也田賦歲不滿十有一萬不及腹裏一大縣兼以屯政廢弛所賴以餉軍備寇者取給于鹽稅礦課九萬兩而止耳猶失額焉乃歲辦五千黃金爲常貢而民割礦課三之一以予開採使者且一鹽數稅則商旅日稀而百貨不通則道路日梗取盈者不貲歲入者不

繼長此安窮滇不可知矣此經費之困二也漢夷雜處官司所恃有三尺法以消軍民之邪心者今則憑社依城以傲大吏法格令阻莫可誰何悍卒不知有偏裨亡命不知有長守武弁之不肖者有所藉以肆臬張罷吏之無恥者有所緣以營免窟舉手而挂網羅動足而觸機陷此紀綱之困三也今獨幸夷氛稍靖而夷情猶有未安者可終恃乎荒服之爲夷族者十九而漢之人十

策衛一六卷

卷六

六十

一其勢不能以盡芟刈之一醜跳梁則百夷觀望跳梁者授首則觀望者寒心比之禽獸何足與較旣已氣奪心折應與之悔禍歸命俾各有寧宇勿生戎心以爲兵吏之利可矣故罪過宜蠲也馱舌文身之裔望漢官如神明不敢近其情固有門外萬里者矣或爭地爭襲而姦人持之或陪命陪盜而奇貨居之畏而深竄者不可以爲抗我讎而互噬者不可以爲叛我比之禽獸可以馴服彼不敢以一矢叩關我不難以尺檄諭意俾各釋怨隙以保境土萬一有干天討者聲其罪未晚也故情形宜察也我以千隴南甸之三宜爲藩籬而緬以爲壑三之力分而緬三之力合而強歸于我則有藩籬之固而折于緬則有蕭牆之憂若外之老撾車里八百皆足以扼緬之項又外之暹羅亦足以拊緬之背能聯其指

臂之勢不復有疆場之憂故威信宜結也漢以祝良守
九真張喬刺史日南有慰散招降之功而省將卒之調
發此州郡可任之驗也今獨奈何遺遺荒服輒以常調
處邊郡而動每掣肘不選才望重責成乎宜為地擇人
不宜為人擇地郡守而効以為守巡藩臬藩臬而効以
為開闢建牙庶可以假便宜責成功圖實効故郡守宜
重也脩此四者榮衛之護持也夷不足患而中國不足
煩矣然所困者有三則手足之痿痺也外不寧固憂而
外寧尤可憂矣及此時而存其皮則毛猶可傳惜其膏
髓則元氣猶可復不然雖有善者望而走焉此當事者
策衡十九卷
所為痛心扼腕高目焦思而未如之何者也患豈獨在
夷乎是在廟堂加之意而已

士習

萬曆庚子貴州

問人主所與共天下治者惟士士不重則士與
虛衰通盛衰世亦由士耳夏商以前母論論其近
以短其以是乎夫貴非崇其也所以貴之必有
道也既非貴論下也所以貴之必有道也必有
下若漢若唐若宋享國久長率亦不下三四百年
顧其用周秦法士貴賤無恒格治清駁不逮古矣
異我國家開乾再造若洪永草昧多難之初汲
汲求賢有其貴之無敢賤矣一時雲龍風虎之儔
賦賦濟濟故非漢唐可望二百年來治隆化洽謂
非出得人之功固不可遇遇者或謂士風漸徙逐
時勢屢變若被驅然信歟否歟果爾其咎安歸乎
夫幹風頽靡則雖在取士矣顧士自待亦豈可苟哉上
隆論烈則雖在取士矣顧士自待亦豈可苟哉上
之士也其以士道對將觀爾識焉

策衡十九卷

士習

六二

以默而維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迹可按者人主明
操之而形不得覩者常查焉而不知所用心此有天下
者每不收馭士之效也夫人主舍天下士孰與共治哉
則士誠重矣顧士有可見者行業功能章軌可飭而士
所競前者可操也士亦有不可見者薰漸底致隱徑難
徵而士且不自知焉則必有尸之者矣夫惟明主緩於
其所可見而急于其所不可見其所可見者畫之綴兆
而不吾越約之微纆而不吾衡依方而應之莫爽也即
畧而圖之未晚也則亦何難乎哉其所不可見者言不
足喻而動之以神思不可通而合之以漠胚胎於數十

年之前而杜幾莫可釐也發露于數十年之後而潰流莫可防也此非明主之所深憂而察相之所亟謀耶執事謂士與世盛衰迺世盛衰亦由士諒哉言乎世盛與盛世衰與衰世而操士乎然而有所以操世者在也盛之惟士衰之亦惟士士而操世乎然又有所以操士者在也夫惟講於操世操士之說而後可以執盛而不衰之權毋論夏商而上論其近者周之興也以八百此貴士之效也秦接其後而以再世亡謂非賤士之故可乎執事謂貴非崇其爵也有所以貴之也賤非棄諸下也有所以賤之也思深哉有味乎言之矣嘗讀周禮司徒

策衡 卷六

六十三

之教自州長黨正掌鄉之教治政令族師閭師屬民比衆讀法而凡孝弟睦姻敬敏任恤者皆有書彰善於徵察惡于隱無不素稽而豫采之彼其所以養士者貴也三歲大比舉于鄉曰選士司徒以選之秀而升諸學曰造士大樂正以造之秀者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位定而祿躋之以漸勗之以優而需之以定彼其所以取士者貴也大宰以八法治官則有所謂官屬官職官聯官常以舉辨會聽其治焉則有所謂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以經正糾弊其治焉至其馭之也則有爵祿予置矣有生誅廢奪矣其弊而廉之也

有善有能矣有敬有直有法有辨矣別其類而總其等翊其成而掖其進常主以忠厚惻怛之意而不窮其情彼其所以用士者貴也爵詔德祿詔功事詔能月終受要歲終考成納之司會入之冢宰而達之天子莫不齊戒受質而還斷于下焉類材稱施因時核績卑不飾詐尊不愛勞而常以矜厘惕厲之念行之乎其中彼其所以報士者貴也大都周之於士不於其行業功能著之於可見者致力而常于其薰漸底致隱之干不可見者注意焉故能執操世操士之權常盛而常不衰其享國獨長也奚異也則以能貴士也詩咏藹藹吉士鳳鳴喈

策衡 卷九

七十三

六十四

喈說者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由然矣至秦則不然蒿艾其民奴虜其士坑之焚之督責之即素所親信大臣鮮有以功名終者畏禍持祿謾上取容故壅蔽自傷而二世以亡秦賤士安得不受賤士之殃哉漢興掃秦之弊詔稱引周文齊桓爲高招賢士大夫從遊而尊顯之迨其後孝廉賢良明經文學之四科與漢相終始唐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諸科而後進士科特重九品二十七最詳于法矣然而視漢則遜宋制科大都因唐而亦特重進士科士蒸蒸嚮用稍靡而浸淫于文安石易以經義司馬設爲十科大率各以意相矯無以大

過唐也之數代者徒襲周之膚殼而不得其精神意旨未几而雜入于秦者有之士貴賤無恒格故淳淳駁相參不逮古無怪也我太祖驅逐胡元一洗乾坤而再造之汲汲求賢之意直與唐虞三代相符合輪旌束帛交馳于四方一時儒碩雲集如范祖幹葉儀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輩固不減版築鼓刀之儔矣我成祖靖難紹統求賢養理急于飢渴東閣延儒若解縉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諸人固不減疏附後先之流矣執事謂雲龍風虎斌斌濟濟非漢唐可望者其在斯乎有周之貴無秦之賤矣二百年治隆化洽大都由此雖然愚生

策衡一九案

七初四

六十五

草野倨侮不識忌諱者也請得以臆程國家人物而歷數其詘伸變化之狀可乎洪永之間士也恬當其時上切于求才而人每不樂進或嚴于用法而下不保其終恬固其勢也未几而仁宣在御士稍嗜進矣然猶任質也至正統而不無摧折焉成弘之間士也直然猶附義也至正德而不無回過焉嘉之士多通而或謂其近靡也隆之士多激而或謂其近名也要之士自無定操仰衡而低昂隨勢而委蛇太較若是已乃今日之士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為恬也而復類于競以為質也而復浮于文以為直也而復傷於詐通不足以濟事而

或至失其守激不足以底績而或至債乎功譬之病者然昔猶其本症而今則變而旁沴矣昔猶其專症而今則舛而雜出矣此庸醫以為不足憂而越人倉公所望而走者也其咎果安歸乎夫回飈狂而思覩碧虛之景不可得也纖手亂而欲聆錦瑟之音弗可几也然則執操世操士之權者可反而思矣愚則以為其失有四焉周人貴養士而今何如養乎童子自八歲發篋即吟紫金白馬之詩父兄師友翹而誨之富貴耳不聞講幼學壯行之說也是謂涵其志稍長而驚文詞自謂學盡是矣居則羣聚而談不根出則習閭巷輕薄浮侈之態身心蕩放而不知檢柙為何物居然一匪人耳是謂墮其行士之六經猶農之五穀也闕一不可今士自治一經以外他無所知日夜掇餌釘拾歔唾即一經且不治矧望之博載籍通今古資他日之用乎是謂隘其學歲有校三年有比士稍穎出無何而鹿鳴鴈塔矣譬之養雞者方在應影響而即出之敵有反而走耳是謂害其成凡此其所以養士者不如周之貴也幾賤矣周人貴取士而今何如取乎弓旌無論矣詔一下士重足棘門若編伍然授謀自進譙呵之凌許之若防盜然求賢也而先以不賢待之士相習忍耻耳病在弗信也糊名易

策衡十九案

七初五

六十六

書觀紙上之空言已不足據甚且并其言而莫之省識士嘔心吐之而主者白眼攝之右正而濫以腐拔奇而憑以怪衡人且自贅謬而士何適焉病在弗精也士以歲月修之而上以一日既之且多于德者寡于詞富于材者詘于辨而譏謏者或以芳潤飾陋中而博顯名朋荆和者比比焉病在弗盡也古之取士者或以盜或以俠或以管庫不問類也而今則束以制科之一途此而外卽明經武科胥史贅疣耳林林兆庶何物不有而以此限之病在弗廣也凡此其所以取士者不如周之貴也幾賤矣周人貴用士而今何如用乎孔子自顏子爲

策衡十九卷

古制六

六十七

邦而外卽由求賜無不各專一長而各攻一政今者士一入彀卽舉天下事一一而備責之卽強所不堪弗顧也不几于奇乎唐虞自大舜總揆而外契司教皐明刑夔典樂各揣所宜而付之今者士一入銓不問稱否而漫授之卽違其所長弗恤也不几于悖乎授若任矣而監者司其旁假若權矣而議者尾其後不几掣肘乎張皇以疎遠聽而覈之近則無實效也彌縫以媚衆口而反之心則多媿念也不几蒙冒乎凡此其所以用士者不如周之貴也几賤矣周人貴報士而今何如報乎外有計內有察非不循期而舉也然而巧拙分則利鈍判

焉愛憎入則賢否淆焉甚且一人之身朝夷暮黜白阜無常形矣砥摩于生平而一肯不復宿焉鴻駿于建豎而微誤輒必繩焉甚且以精白蒙滄訛而滅否且倒置矣明病于不周也而濫以寄之人勇怯于獨斷也而俯以徇之衆甚而受指嗾以媚權勢矣黜大者畏其反噬而不敢櫻援多者懼其根深而不敢搖而朴懦孱子者則索瘢垢以塞文具矣凡此其所以報士者不如周之貴也几賤矣叢此四失而欲士風不佻弗逐時勢屢變也是植枉標而求端影也自古及今未之有矣然則幹頽風障倒瀾亟反士習而淳之其莫若法周之貴乎顧

策衡十九卷

古制一

六十八

其道亦在兩盡矣上不以富貴縻天下士而虛心折節于以貴士其道在不挾士不以富貴爲上所縻而尊德樂義于以自貴其道在無欲夫惟君不挾而士無欲卽明良喜起唐虞之盛何以加諸

總覽

萬曆辛丑會試

在案出自天子威福操之維時帝王所以德斷剛而御大賈者畧可觀已乃堯谷四岳周命六官則又不專獨任而各任人何歟家者流如版法揚權諸儒主於操威柄縣法術駕御羣臣而盡其力其於帝王總綱之遺亦有所近者否歟三代以後英明之主有屬情為治綜覈名實者有糾糾維斷不任三公者有強明自任猶疑臣下者有延英奏對盡屏左右者其得失可指而言歟太祖高皇帝訓者可考已皇上明勵羣情成行四裔一切戎務斷自宸衷公卿百執事無受成而已矣風雄暴可得而錫厲之數宋臣勸其主收攬大權歸之獨斷而以恭驥為先獨則非兼秉則非獨衡與兼不其兩妨與夫君無二柄當合而操之於一朝有官當分而責之於眾若總攬而可以兼委任委任而以成其總攬則何道而可歟諸士其悉意陳之

策衡一十九卷

三九

人主不可以不摩權權由人主出也握而不出則其握必不固握不固而代操之釁生人主欲摩權又不可以不任人人也者奉君權而致行之者也出而無奉則其出必不繼出不繼而旁溢之實萌夫惟聰明聖哲之主獨秉乾綱審持大寶以無私之至誠得委任之至公以委任之至公成總攬之至斷是故不委權亦不吝權其為之臣者不操權亦不避權當事不使其無權亦無一事得移權任人不疑其有權亦無一人敢侵權語原五禮六樂自天子出出者其源而其委固可知也書稱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而皆曰維辟作之作者造命其有共

策衡一十九卷

總覽

三

命者可知也歷選帝王若堯咨五岳周命六官皆以委任人而成功未有違眾而獨任者則其眾也乃所以為獨也眾人之勞一人之逸也其與也乃所以為取也與人以事柄取人以功力也其委任也乃所以為總攬也能委然後有可總之具能總而後不失所委之權也彼其有一事建一官任一人事有大小官有崇卑而權亦有輕重舉而厝之明而試之成而省之何嘗有秋毫介介疑于其臣之不盡力懸一術一格以持其後者哉有疑而後御之以法御之以法必有法所不及防者任法而後猜之以意猜之以意必有意所不必中者是故管之版法指歸于獨斷其言喜無以賞怒無以殺者不可易也然而操術之機過峻矣韓之揚權駕說于委任其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者不可易也然而防姦之意太苛矣以此衡諸帝王則忠信之薄而恫疑之首然以此用于輓近猶刑賞之約而名實之符大抵形名權事之不能相離也而君臣上下不能不相御也御之以道德則為帝為王御之以法術則為霸御之以威嚴則為疆微獨法家者流雖三宗七制之主號稱英明者往往以霸王道雜之孝宣綜覈名實疑于斷矣而外有許史之憑內有恭顯之漸則不能斷光武不任三公疑于斷矣

而粉飾藉邇憚之諒恕遲回成東海之崇謙則不能斷德宗強明自任猜疑臣下疑于斷矣至受欺于盧杞趙贊則不能斷宣宗延英奏對盡屏左右疑于斷矣乃委心于李玄伯王歸長等則不能斷是四君者當年無優游之名每事有操持之意豈其當斷者而反不斷哉蓋其所斷者乃一事揣摩之意見而非有深遠之慮則心思有所注忽有所遺而天下之至計訐謖反疎而不省其欲斷者乃一時操縱之機權而不務聰明之實則耳目有所開必有所蔽而萬世之成法永利反隔而不聞故或僅爾易世而不免開大釁于數世之餘或止于及

策衡一九卷

卷三

七二

身而不免叢百憂于一身之後是皆獨任而不任人其任人也又任法而不任道謂之自攬權可矣而不可謂之能總攬也能總攬者則必如我高皇帝之制而後可伏讀祖訓國家設九列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夫庶務朝廷之庶務也六曹朝廷之六曹也庶務殷繁不能獨任不得其人則不理而六曹頡頑不能相壓不得其總則亦不理故必朝廷任之而後朝廷之臣子有職詳之權亦有臣子而朝廷得總之而後朝廷有執要之權何也權附於事事附於人權也者無形而難操之物也因國之事柄以爲轉移視

策衡一九卷

卷三

七二

人之精神以爲舉廢如必倚一人之精神而幹事則精神有一事不徹而就此事已無權如必盡收天下之事柄以自爲則事柄有一時不操而就此時已失權權不能無所寄執於股掌之間而玩弄之則必失之耳目之前弛于把握之勞而不自覺則或竊之肘腋之近故使中制者躬尸其事一一皆須厝意又不能不時厯行索之防使當局者人効其官則斷斷明乎無他而上乃得獨握太阿之柄此高皇帝所以以衆爲獨以與爲取以委任爲總攬至要樞也他日諭侍臣有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可以獨成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其諭部院諸臣者又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任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大哉王言豈惟開誠布公置赤心于下亦且運臂使指握本統于上有帝王之無私而更得委任之制無輓近之挾數而獨操總攬之權二百年來表著肅清姦無伏莽孽芽暫雲旋就芟鋤豈直累朝聲靈寔寵受之蓋由高皇帝精神法度計畫周而聲靈遠也皇上明燭羣情威行四裔西平靈夏東靖島夷南指而遙播膏街北向而名王頓顙武功既就隸氓凜凜于顏行文法其嚴官司斤斤于稟奉有仰成而無曹議有重發而

無錯貸有稽賞而無逸罰有意制而無持事英風雄畧
徵獨下陋漢唐諸君雖古稱禮樂自出威福惟辟者不
是過已乃愚猶有挾爲太平之策不但厯厯揚厲而已
者 上之初年躬屬萬幾聰明時接于臣下而上封事
者以獨斷爲言至于今日 深居靜攝羣工希覲于照
臨而奏公車者多兼聽之說此其說皆是也在今日之
急務莫若兼用兩言而定其衷蓋宋臣崔與之勸其主
收攬大權歸之獨斷而曰獨斷莫先于兼聽請因是而
畢其說夫所貴於斷者崇體要也故上有其權而不必
有其事事在下也下有其事而不敢有其美美在上也
策衡十九卷 二三

將順不得化而爲旁觀則何若天下之耳目助聰明用
天下之心思共謀議以兼聽爲總攬而忠讜可勸也所
貴於斷者嚴綜覈也然必下先有可覈之實而後上得
以行其覈之之權乃若下未有定品而上先有成心未
見其爲賢先疑其爲不肖一疑其爲不肖必不信其爲
賢靡靡者恐其飾事而見欺皎皎者恐其棄賢而扞上
使賢者不得不隱其賢之跡而不肖者益生其不肖之
心臧否益淆形影益詭則何若使大小各伸其用賢否
各呈其狀以兼聽爲總攬而各實可綜也所貴於斷者
持權衡也然上所執者惟有理與法而下所習者兼及
情與事見理矣而事之虛實猶隔垣一方也則理與事
不相符見法矣而情之曲直猶隔門萬里也則情與法
不相中上執其理與法惟見下之不從下執其情與事
惟見上之不入故以獻替之衷而成從違之跡以匡正
之跡而開離遏之端則何若使下陳其虛實而我以理
決之下明其曲直而我以法裁之以兼聽爲總攬而輕
重可平也所貴於斷者防壅蔽也然明蔽我以事難而
陰移我以意易始以偶然者取爲小信而後以必不然
者飾其大欺如水易浸則甘詞先入似汙不反則苦口
難授不知我之嘆喜乃因激發而生而彼之從吏乃候
策衡十九卷 二四

憐舒而入則何若示寰海以大信付廷議于至公以兼聽爲總攬而阻格可通也所貴於斷者杜窺伺也然我之不見不聞無窮而天下之衆耳衆目難掩有言而知其不入其所爲不入者已可測矣有事而示以不測其所爲不測者已可測矣使公忠爲國者徘徊於聲跡之外而多端罔上者閃爍於影嚮之間見我一端啓人百竇相引相煽轉伺轉工則何若開衆正之門塗羣枉之隙以兼聽爲總攬而姦慝可懲也大抵人君御物固必有所不可測者以行權亦必有可信者以持權不可測者以爲天之雨風露雷之流行而可信者以爲天之寒暑晝夜之順序向使秋生春殺冬雷夏冰宵明晝晦盡易其貞觀之運而日以風霆之權搏擊于宵壤間則萬物不能以一日安其性命之情而況于人君乎況于羣臣百姓乎伏惟 明主操謀斷之用審兼獨之權考覽漢唐得失之林嘉本唐周任人之治一奉 高皇明訓人有委任事有責成六卿皆得效于朝而兆民相與和于野又何帝王上治之不可幾禮樂威福之不自已而詹詹版法揚權足辱問哉

策衡十九卷

守職

萬曆辛丑會試

守職
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則當官者詎不以職守爲兢兢哉故韓侯兼致典冠之罪晉臣不專出淳之功如緯之不恤庖之是代失等爾聞古有守官者符璽之重郎官守之資糧之微轉運拒之紳策有罪而京兆執法封駁失執而銀臺投劾有不侵官守者宰相不對錢穀執法不稽案牘中書不敢兼樞密之謀議大將不取爵官吏之善否其人其事可緩指歐夫釐工照續位事建官帝王致治千古同揆晚近攝官則侵官侵官則曠官無乃官與守不相蒙而侵與曠轉相乘歟夫下苦多事而上欲省官或一人兼數事而未收一事之功或一官兼數人而未獲一人之用其失安在語曰雖有掌機之智守不假器假則於局外爲侵而局以內曠矣唐分十銓而事分於禮部宋設四選而權歸於審官吳兢畢仲游之說得微有可思者歟茲欲各舉兩典無速官諉當以何道諸士各以意對

治天下者使事得官官得人兩相得而天下治矣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使之精於局以內因而縻之以職則可使之不淫於局以外跛而欲奮者不至窘束于不內外之間以自苦則賢者之才盡倦而欲弛者不至遷就于若內若外之間以自便則不賢者之才亦盡此帝載所以咸熙庶績所以其疑者也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夫道以業官官以事道然而守道者士之所自制也守官者非官之所得自制也上假之也蓋官制之詳莫如周周官二千二百有奇而其總在冢宰官以任事爲職宰以任人爲職其分也如手持足行耳聽目視各能其官不稱曠焉其合也如手足不能爲視聽耳目不能爲

策衡十九卷

守職

萬曆辛丑會試

持行各止其官不稱侵焉若夫因曠而得侵以侵而代曠則功有所借而名有所覆矣事有所蒙而情有所諱矣韓昭侯猶知典冠者侵官之罪甚於寒樂廩猶知出渚者離局之姦甚於功儻亦有周官之意乎是以守官者不妨過勇霍光夜索符璽而符璽郎不肯與李光弼索資糧於轉運而穆寧不應柳公綽爲京兆尹以法杖神策校尉不以聞呂公著爲銀臺封還除目不得職自授劾以去此數臣者寧不知難易迂容多福也然深堅而不能奪者以爲守官而得罪賢于不守官而無罪也不侵官者不妨過怯陳平相也不籌錢穀杜淹執法也不稽案牘呂夷簡爲中書不兼樞密之謀議曹彬爲大將不對官吏之善否此數人者又非其識闇其材薄也然逡巡而不敢居者以爲侵官而有功不如不侵官而無失也繇斯以譚治天下如治田也有疆理則治如治木也有規矩則治各得其理各循其矩我不自曠而侵人人亦不自曠而侵我人人不侵人人不曠天下竟治矣 國家官制大類周官百司絲分棼布於下六曹綱提領挈于上而執銓者考其成二百年來以功罪隨官守以賞罰隨功罪操柄尊而不玩體勢一而不禁神明靜而不濫斯亦官方之極盛已而通者乃稍稍謬于往

昔若見以爲有事而無官有官而無人官與人兩不相得而其弊迺獨受之 國家之事試觀六曹之總職而立者幾何人交戟之間簪筆而侍者幾何人四方之樹屏而居負斧而出者幾何人窺其戶聞其無人者何官之署也印纍纍綬若若并力而交驚者何氏之職守也而一時奉檄之臣被徵之吏獨不能徼如天之福以奉明恩而光清舉人之待官如女之待年官之望人類農之望歲鬱而不暢約結柰何且今天下事非減省也日益月新千變萬紕視 祖宗建官之時何啻數倍事日益其有餘之勢而官不恤其不足之情非所以爲平也不務寬賒文法俾得優然展布其四體而壹意裁損事權令焦然若不能以終日此不可以爲適也得無以官爲羣臣之官而事爲羣臣之事耶不然者則量羣臣太淺以爲有官亦治無官亦治也視官職太易以爲備員亦辦不備員亦辦也於是偶有所覲虛以聽之浸假而覲且以爲常矣于是時有所旁寄以攝之浸假而寄乃以爲眞矣主爵補牘而請不得公車交章而爭不得直謂是可固然而無變計而不知事未可卒省則官亦何可久虛也虛則不得不攝攝則不得不侵侵之還復爲曠請得而悉數之今夫事固有分曹而煩簡各爲政

者官缺而以簡代煩既滋債以煩兼簡又滋紛也此僂在職掌有一曹而長貳同爲政者官省而以下攝上既虞僭以上攝下又虞褻也此其僂在事權夫惟無侵侵則一人而畫員畫方難以兩工一事而自謀自斷何以兩濟如是則資力有所紉焉而曠御物而似新似故吏不畏則玩生操事而疑主疑賓政常浮而弊積如是則觀望有所損焉而曠已之官而人將代之必不更爲謀始更爲慮終人之官而使已代之必不代人任勞代人任怨如是則責任有所諉焉而曠甫推則有釋擔負之心而兼有希榮進之心不報則有嘆留滯之心而兼有

策衡一九卷

牛職四

二十九

心成玩愒之虛文賾綜覈之實政從此始矣執事曰二人兼數事而未收一事之功愚以爲惟人兼數事所以不收一事之功也執事曰一官擬數人而未獲一人之用愚以爲惟一官擬數人所以不獲一人之用也夫官朝廷之官也事朝廷之事也以人舉官以官任事端委于上而責成功于下各効其所知各舉其所勝此亦主上之公利非人臣之私德也而顧操不然之疑行必然之意其以使之侵且曠也奈何哉說者謂數年以前天下士氣蹶張有爭於職外者故惡其侵而務困之以不暇侵夫欲困之以所不暇侵則莫若使之不曠以政

策衡一九卷

牛職五

八十

也卽曠官之砭石也今奈何惡人侵而反使人不得不
侵惡人曠而反使人不得不曠乎夫非獨人爲侵也卽
用人者亦稍侵矣非獨任事者曠也卽任任事者亦多
曠矣唐分十銓而使禮部蘇頲等判之已復欲稱制臨
決而吳兢以爲非體宋設左右選而歸重於審官院畢
仲游以爲當選而假他官制之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
不可以爲後世法今日之事得無有類此者乎使當其
官者不任而任其事者非官職業既非所經功過又無
可責衆當其任而衆委之各行其意以聽于不可知人
恡其權而人擬之旁啓其途以倖于不可詰以此而冀
官與人之相得不亦難乎嗟嗟其侵與曠則畧與唐宋
同矣然而昔之臨決在軒墀白日之下今跛而望之虎
豹九關之內也向猶以上與下易器而操所憂在體統
今則上與下幾無所操所憂并在威福也始也人廢則
職虛而不能重繼也職輕則權去而不能留下之權去
矣五官之計不能日聽而悉覽也一弛則吾遂不知權
之所歸區區一官之侵與曠又其細矣

策衡一九六

中編六

八一

進諫

萬曆辛丑會試

問古稱諫有五直爲下而復容容於萬乘之爭臣不
亦諷與直兼重歟夫弼君之遠非直何以乃有諷
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訐
有謂諷施於明而不害於直直施於闇而無事於
諷果爲論歟後世進言於君有不先事而強聒不
後事而失機未問不言言則必當其言者有對客
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封事數十上皆割其草而
外人不知者有遇事不便屏人進言帶極痛切至
其主不忍聽聞而終善遇之者有時進退耳氣色
和順使人生中懷已盡而不從者有諫幸東
都但請徐加脩葺而車駕遽止有申救選謫但言
其親老而人主以爲愛我者此數者皆人所難言
言所難人而諸君子獨得之彼所爲同天悟主者
操何策歟孔子論事君而歸之勿欺後儒亦謂正
直本於忠諫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由此言之
諫諍與不諫諍何如耳直與諷諫矣願折衷著於
篇

策衡一九六

中編六

八一

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疑而上下相疑始於不信之
形日積夫所謂不信之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芘而下以
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而下以
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辭其
言當則疑在被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當則疑在言
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言不中則曰事固
未有是而以相恐耳言而中則曰彼固利有是而以自
實耳意有出於相軋既疑其傾排而厭之事有出於同
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不足疑加衆焉則疑其
黨大臣原不必疑託權焉則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

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言既疑其窺伺已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以待曰是將然矣已而其下果然而不信之端啓矣人臣操苦言以進曰是且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已而事或不然而不信之心堅矣言以直而譴勢不能不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償勢不得不委曲以合事機而委曲轉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必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以形自閉而益爲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爲不敢知嗟乎君臣上下交相疑惑欲

笑衛一十九

卷二

八三

一言之人可得耶夫真見安危治亂之機而不言則非人臣也乘上下相疑之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爲可入猥稱於人曰我則言矣於事無所濟而自成其言自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務爲可入且當柰何我思古人獲我心焉張良之致四皓而羽翼定也其事羣臣爭之不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則惟其時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得而陳羣獨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慎也魏太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允彼其屏人進諫申釋事理繼以流涕

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得罪而獨私喜得李泌彼其氣色和順無陵犯之氣使人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懷也羣臣多得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加修葺而遽止劉禹錫之譴但陳其母年老而得寬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其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則孔子與諷之旨也彼李德裕所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者真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諫施於明主而無害於直直諫施於闇主而無事於諷則其說非也明主可爲忠言何事於諷闇主不難拒諫何有於直而

笑衛一十九

卷三

八四

吾以爲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寬柔不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其臣又皆曾以功效自結於人主一日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違會屏人恣言若守成則堂簾已隔無機可投無人可屏即欲和顏色以進會不得一奉清燕而獨託之尺寸之牘其難一人主求治則言重憂亂則言重當其治已成亂未形人主無求於天下天下反以言求進於人主人主漸輕色厭而士大夫又不能使其說必驗然後人主益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寬柔之

主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造端於已而其意識機畧往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慤則否獨言或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欲多事則於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耶嗟嗟自古何嘗無難事事難乃始見臣節耳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不能得而獨得之者賴其主不疑也非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疑也凡人主之致疑于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後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已出而未嘗不默察人情然顯以人情制之則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發機發而俟其自至吾以爲當如良人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爲名謀事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之跡人主徐而察之真知其不言溫樹不齒路馬所言獨以告人主而不斬以名於世然後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爲當如羣以言

動人其入已淺言又不切誰則聽之夫明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緩則置之急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計盡去其溢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言行之吾以爲當如允凡人主有所欲爲莫不有辭猶託之乎理也則人臣可以理奪爭之強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不論理矣夫我操盛氣論事而乃責人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于氣而益忤其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從矣吾以爲當如泌凡人臣有所論諫未形則易止既厭則易入當意氣方盛而諫者悉力以折其銳則愈言而行之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主所欲爲者既奪於衆論而所不欲奪於衆論之微旨亦得此緩辭而漸平凡人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而附下必曰口衆而我寡夫乃以衆而行強於君蓋寬饒所由刎頸而蘇子瞻所爲橋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動之以情使人臣引咎于下而歸德于上吾以爲當如度此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總之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夫事實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心一有機則敗凡人臣見疑於君皆自有機始爲智者百一愚卽敗爲巧者

百一拙即敗為調停者百一執即敗為結納者百一離
即敗獨當如條侯之厚重魏公之朴忠自處於甚愚甚
拙甚執甚孤之地而一意為國家深計無事不可覆無
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於人主體具矣而濟以
良之時羣之密允之切泌之平度之婉以此為諫儻可
十得一乎嗟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見臣節耳上
察則下當益密上急則下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
疑則下當益信遇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而自
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不敢意
其必不成以為名至於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
策術十九卷

進諫六

八二

退以感動之至出畫懷郢而情不能自已焉夫是之謂
純臣而范曄所謂正直出於忠誠者也然則直竟不如
諷乎曰直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能得
求之藥餌藥餌不能得求之針砭假令卒有大謀議大
事機必俟上下相孚而後諫則幾無時哉有能引諠廷
諍守死不移以自附于萬乘之爭臣即為執鞭所欣慕
焉

和衷

萬曆辛丑會試

問臣道稱和衷尚矣古之同心為國者或以精察或
以長厚或以善謀或以善斷或以尚通或以尚法
性行不同而皆以適於治何歟師德薦仁傑仁傑
不知師德且薦準準不知旦彼皆所謂人豪豈其
知不知相繼之難久矣宋紹興二相號稱君子何
進歟益同德之難久矣宋紹興二相號稱君子何
知繼則氣脈長而憂賢人自紹興者若然則前所
相繼者皆以君子而治東漢諸臣皆以君子
相繼而不治何歟夫以君子而治東漢諸臣皆以
漢也小人繼小人而亂者南宋也君子小人遞相
攻而遷為政者元祐紹聖之間也此三者皆無救
於亂然則必如何乃始治察宋時大臣有上殿下
殿之論而漢人亦謂上下和同非國之福信斯言
也則古所謂同負協恭者盡非欺誑士其尚論古
之人以復

策術十九卷

和衷一

八八

國家治亂之故系於流品之分合而總出乎心術之公
私夫所謂公私者問其為國與否而已為國者欲其為
國用為我者欲其為我用第欲為我用同乎我者收之
異乎我者外之有喜有怒有奸有讐而苟以為國用而
已則我與人共立一國共事一君有耳目以共效有手
足以共使即同異惡從分哉無論虞庭師濟之賢殷室
美調之相即降而漢之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彼其人精
察與長厚異也人以為枘鑿殊宜而為國者以為韋弦
之適相矯也善謀與善斷異也人以為遲敏殊効而為
國者以為滯澁之適相濟也尚通與尚法又異也人以
為經權殊適而為國者以為規矩之適相用也蓋其異

者性實定之而惟其不以私心歧躍其間故無俟于異處求同而政從分時得合爭亦何咎耦乃無猜用能登翼本朝抗聲四裔榮華至今此六君子故自兩相知耳至于婁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不知師德王旦薦寇準準不知旦此自見其長彼自見其短各言其見不相爲掩此其德量信有廣狹而就而深索之則心事皎然不欺不黨皆有足多者彼何嘗如後世以知酬知借口而譽又何嘗如後世以不知報不知遽易譽而毀耶蓋國家盛時本無偏枯湮鬱之處可以挑取世名而其君子相與恬而安焉覺其飛揚矯厲之氣無所附而見故于其

箕衡一九卷

和集二

全元

時士氣之和而占國運乃叔季之世何多變也趙鼎張浚其初固延踵相慕者也以呂祉片言之構至憤不能與同朝喻生謂兩賢相繼則氣脉長而憂其自相戾者其說驗矣夫同朝而遂至于相戾也吾未見其相繼而遂足以延氣脉也使同朝而戾彼六君子者何以治使必相繼而後治彼東漢諸君子又何以亂蓋品流雖定而其用之于國者隱微黯曖而不可知稍不善用而分別過嚴攻守過峻一以爲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一以爲不可當吾世而貸之迎而許者在繩之內則送而距者必在繩之外矣夫繩之內繩之外不兩存之譬也苟卿

子不云乎律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柅獨奈何專行一意而并失接人之用哉故天下有真心爲國者必常恐君子長者自處而不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君子小人之名待公論之自定而不預揭君子小人之目使歧路之先開惟恐界一分而不可復合幟一立而不可復偃故有化而歸正無激以成姦有以敗而爲成無以全而求毀其爲國忠慮至深也爲國之心與有我之心相踣相構中微有所隱然而不化外遂有所憤然而必張我方自露其端倪人已不勝其觀望于是有一譽而百和一毀而百誹有譽之復還爲毀毀之復還爲譽其薰燎

箕衡一九卷

和集三

全十

也如火始薪之而傳後不薪亦傳也其淫裔也如水始吸之而升後不吸亦升也其相續也如火濟火水濟水且以焚灼且以坎窞糾牽而不可解也其相勝也如火鍊水以水沃火一鍊一沸一沃一熾激搏而不可收也天下又安得不自相熬煎推蕩以并至于盡乎故以君子繼君子而亂者東漢也李杜陳賈迫而奮決蹕之勇則君子之角愈贏矣以小人繼小人而亂者南宋也汪黃秦韓迫而據騎虎之勢則小人之墉愈堅矣夫南宋之小人主於自固而東漢之君子主於攻小人無惑已彼元祐紹聖之間則何其紛紛也安石之變成法偏

而爲國者也不知其反而爲元祐也司馬之變新法正而爲國者也不知其激而爲紹聖也章惇之紹述私而爲已者也又不知其反而爲元符也韓忠彥之反正正而爲國者也又不知其激而爲崇寧也蔡京之紹述私而爲已者也不知其釀而爲靖康也再反再復而國隨之有寶玉於此遞操而遞弄之寧有完器哉彼小人何責使其爲君子者去泰去甚留尺寸寬曠之地使姦人有所容而自安而我于徐徐斡旋其間不遽蒐狐射隼矯枉過直則君子之禍必不烈而小人之毒必不若是甚也蓋小人戾氣也君子正氣而不能無客氣以客氣遇戾氣則關矣以客氣遇客氣則亦關矣故不但君子不能容小人而有時乎君子不能容君子惟是區區勝心不自克而始而關于曠林繼而關于一穴旣已玄黃其血不能復成犄角之羣而小人者乃更乘其倦而蹈藉之如漢宋之君子比比是也是故盛世以國事程人品忠于國者爲君子不忠則否其次以公論程人品當于公好者爲君子不當則否其下以愛憎程人品合於私愛者爲君子不合則否國事變而爲議論議論變而爲愛憎愛憎勝而成心立成心立而物情變矣是故一事也未悉其利害而曰必爲甲不爲乙則事以見分

而謀其宜矣一人也未定其是非而曰必袒左無袒右則人以區分而倒其品矣一議也是者半非者半或萬慮中一得或萬慮中一失而曰此必全是彼必全非則議以黨分而闇其歸矣此其端皆起於于世道有偏重國論有半塞有一人焉批掇而倡之攘臂而仍之其心未嘗不爲國而獨惜其以至公之心而破之于有我我既顯然爲的于天下而人且袂依于聲跡之間啾啾嚶嚶而未始有極夫乃假借我以羽毛而不得不從位置我以門戶而不得不入人我有不得不相仗之勢彼此有不得不相敵之形內有不得不昧之是非外有不得不聽之囑囑於是精察指長厚爲迂長厚指精明爲露謀者謂斷者爲率易斷者謂謀者爲遲疑通者謂法者爲太拘而法者謂通者爲無執交相指摘交相誹笑而有如婁王兩君子者以德市而不應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罵陵詬誶變幻顛倒不可勝道矣彼小人者以爲若人者其情量去我不遠也就其人之是與非亦未嘗不可互指也奈何我以爲詎而彼以爲名於是百計以破壞其羣我之張矢而射者其機淺而彼之召翳而處者其械深兩人之徒手以搏者其力孤而旁人之貸手以毆者其傷大時滅時否出于君子之口者易于釋而

誰堅誰瑕入于小人之彀者不復開一勝一負關於士

大夫之故者不足言而乍佞乍賢疑于人主之心者不

可拔至于使人主之心兩疑兩輕不知君子小人之所

在則爭者將至於不能爭激者將至于不能激愈變愈

亟而國且從之矣蓋亦反其本而思我之所謂分與合

者幾何也愛與憎幾何也人之負我不負我幾何也聚

如飛沫散如浮烟獨奈何以無幾何之事取輕于君父

而貽禍于國家故人苟爲國則無不可釋之冤爲國則

無不可忍之詬爲國則無可關爭之曲直爲國則無可

報復之恩怨蓋國爲大同以小異投大同則渙然而俱

策衡十九卷 九十三

合我爲小同以小同遇小異卽熾然沸然而不復能自

降則爲國爲已之別也宋賢有云上殿相爭如虎下殿

不失和氣庶幾乎公忠而愚猶謂如是者卽盡克其立

門戶之心而尚不能無喜議論之心名而必謂如山爭

而必謂如虎此自宋人語病耳其致能使人主畏而不

親讒人挺而中構於以美調國是難矣夫漢人所謂上

下和同非國之福者戒雌雄之一口耳豈必盛氣以相

加遺乎有如書所云同本于寅協本于恭歛浮氣銷傲

色精白一心以媚天子則六君子與婁王諸人故足術

焉有如東漢兩宋之曹分無煩覆說矣

國勢

萬曆辛丑會試

問自古有國家者往往有偏重之勢而後之善敗隨

之如周分於列國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

衰於藩鎮宋弱於夷狄治亂之跡具在果始制之

失歟抑漸靡使然而失於救歟備在於此患生於

彼或卽以救之所爲爲敵之所起其故何歟抑安

危之機別有在而備直矯正非其本歟我國家

立國規模高軼千古中外相制輕重相維上下相

維結其詳亦有可稽陳者歟前代未有更二百年

而晏然無事者而我國家重熙累洽海內謐如

此亦極治之朝已乃識者操過計於徒薪抱隱

憂於竭澤亦有所說歟進言者未事常苦不信有事

常苦無及許人所爲眩桑土也諸士有審機度勝

如賈生之策治安者于願推古今治亂安危之本

以對或庶幾乎以古爲鑑云爾

執事策士終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若將謀于野而

以古爲鑑者請以臆對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之處

策衡一九卷 九十四

其徵先見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其偏勝

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病而身從之古今國勢

大畧有似之者人有恒言曰周分於封建漢危於外戚

東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宋衰於夷狄夫謂漢危於

外戚宋衰於夷狄者是也謂周分於封建漢激於黨錮

姓西園駟卒踐蹋命吏一時號爲清流者急與之角而力不敵正如醫不揆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促其劇耳而非其本病也以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黨人也唐之藩鎮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耳互爲聲援互爲制伏而莫敢先發侵伐者皆以王室爲名及劉氏收羅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爭故河北強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如人病一肢一臂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股臂同歸於盡未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於下不盡因藩鎮也此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國區

策衡十九卷

九二五

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寵任蕃將先見始有藩鎮契丹元昊先見始有金元旣以此始亦以此終所謂受氣不足之處而其徵先見者耶然亦有矯之而過救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矯秦之孤封三庶孽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分王其子孫同姓幾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距之東漢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亦以中官監外閫而權在內後復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起耶唐之藩鎮誠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禍淺宋以杯酒

釋兵權千古以爲得策然邊鎮弱而夷狄之禍深至李綱復欲分天下爲四大鎮夫邊鎮太強則唐太弱則宋此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於救則敗救而過其則至於氣血偏勝則亦敗要之有大氣運大根本而數者不與焉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創之初恭已節約輕刑薄斂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文景唐貞觀宋隆德於時春也物力旣盛文明日修人主撫盈成之樂意無所不得於是封禪禱祠征伐土木之役窮奢極欲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唐之高玄宋之真宗於時夏也文明旣洩物力亦詘盛極而

策衡一九卷

國勢三

九二六

衰乃始補苴衰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刻核收拾煨燼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於時秋也刻核之餘天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貧匱國以民爲氣而氣虧民以國爲血而血耗宇宙逼仄人不樂生間有孤陽乍回而終不勝其寒沍如漢唐宋之末季於世冬也此豈天地自然之氣默運密移而人事從之耶抑亦人事有得失而氣運隨之耶總之以民爲本以民心思治思亂爲候然則古今治亂安危之本可立言而蔽也我國家立國規模高懸千古其密似周其質似漢憲令似唐而德澤過於宋凡前代滲漏偏重可以爲禍始者皆深鑒其

失而密塗其隙竊窺其立法之意大畧尊主權肅臣紀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互爲綰結權重者以法輕之事輕者以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據法以責其人如設規矩而以匠運之嚴轡策而以御操之天下之人皆範圍於法而無敢自爲異故前代有相業而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將畧而本朝法外無將畧前代有清議而本朝法外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本朝法外無循良此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古人則法勝也蓋前代人自行其意今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代朝自爲政今則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偏策衡一六卷勝而後世受必趨之勢更亦亂不更亦亂本朝無所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則亂矣愚嘗以爲國家之制如魏之凌雲臺土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而漸靡之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內之制外自邦畿郡國遞相內外以鈎繩相聯便控制也極控制之所至則宮闈之外莫不外之矣上之制下公卿大夫士遞相上下以臂指相承示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階級之下無弗下之矣任當其人無近效不當無近害人主見天下無所加損於法則以爲可有可無可緩可急漠然與臣子不相親而人臣奉法以治持法而議避文法之意多而修職

業之意少修職業之意多而憂國家之意少則亦法爲之也節制太關於上互相鈐轄互相牽纏天下之事重遲而難舉委寄太輕於下憲令在前議論在後天下之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有事亦不能定亂致亂之難者權無所寄而勢不偏重也定亂之不易者權無所歸而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卽爲偏重則亦法爲之也以今日國家全盛之勢宗藩不治民外戚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私黨大將專於制府而夷狄回面稱外臣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分于六卽六列亦無敢專一事者然則國家所患必不在宗藩不在外夷策衡一六卷不在外戚不在邊將而亦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爲高目而憂者上獨在宮府之隔下獨在閭閻之置耳嗟嗟二正之季儻亦有先見爲徵象者乎而非草茅所許也生自閭閻來知閭閻事夫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關也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稍畧養民之法既畧而取民之制則詳試取今日租賦之額比之數年以前倍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易地而水旱比省而災殍而軍興繼之而採山權稅算冊告緡之令繼之賦安得不增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則不畏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密根本無乃傷乎根本傷

則微風可以隕穽元氣病則六氣可以生疹乘虛而入耳又非獨虛而已氣血交爭而不定則五臟自相尅相爲病執事曰以古爲鑑竊謂周漢宋事不相肖也若東漢晚唐之弊則異日不可知耳漢之季中與外相剿相刃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已而移之於國唐之季南比司如水火矣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夫激則爭之漸也爭則構之漸也構則獄之漸也獄則兵之漸也以 官府之隔而成閭閻之賈以閭閻之賈而開中外之隙執事斯爲過計者僅在是乎夫揆經強之祚極年世之上則八百爲壽

寬嚴

萬曆癸卯

問帝王所以自治治人者不越寬嚴兩端二
 尚矣總之涵育羣生慈順國脈宜莫如寬
 古即除秦苛法文德綏海內忠厚為治率
 然而刑書之錄棄及之罰罰法率類左寬
 右嚴而嚴者往治辨何也至若嚴法視類
 是為要歸之嚴法所當嚴者其道安在不
 嚴之道而徒法拘縲如所謂術石傳養者
 分不寐者母乃以天下枉結勢孔氏有言
 寬得衆在寬乃其兩觀之謂三都之聖不
 胡整肅若是宋儒論政有謂寬以待良民
 姦民者其說就是經稱大人之學曰格致
 終寬者其說就是經稱大人之學曰格致
 齊治乎不知治天下與治身孰異此于寬
 有當否且兩者判若蒼素亦有用寬而成
 嚴而成其寬否今聖明在宥握玄凝粹道
 也直百王通鑑焉論者猶謂民生常苦嚴
 嚴和寬和可與于寬嚴之道其用者
 策衡二十卷

者又謂治身之效易於治國可為一
 故治平之効易於治國可為一
 勢以王對僅言有裨于聖學聖政之萬一乎
 即異日格心之忠可規也
 善治世者能以天下治天下善自治者能以身治身矣
 以明其然也天下廣矣大矣吾控扼於此或受逸於彼
 以東濕燥之而不得吾糜沸而出則亦糜沸而報以烹
 鮮燒之而又不得是惟因而順之使自得之得之者得
 其情也即時而法之立亦時而情之通是之謂以天下
 治天下也身至約耳萬不齊之攻取身為之敵敵則宜
 強萬不齊之戶牖身為之樞樞則宜密既有身矣且得
 惛慢乎而吾第還之以無惛慢復養之以無拘攣即時

而嚴生敬亦時而敬生泰是之謂以身治身也夫惟以
 身治身身無不治將鏡覽化原宇宙在握愛惡以天不
 以人刑賞用道不用意發之各當施之咸宜政罔罔民
 醇醇而後能以天下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此寬道也
 以身治身此嚴道也身治而天下隨治此寬嚴互濟之
 道也矣以明其然也經營稱大人之學矣曰格致誠正
 脩齊治平夫帝王不貴聰明乎而非格物致知不朗不
 責起操乎而非誠意正心不端四者總屬脩身之關鍵
 而命之曰脩者何也脩則磨礪砥礪不瑩不休祓除澡
 雪不淨不止若涅之六就圭之玉玷而屑錫之不
 策衡二二卷

可開也抑何嚴也三才之云者
 脩稍寬矣治之云者或以黃治或以順治視脩又寬矣
 齊治之後終之曰平則均調節適有質劑無矯矯有參
 伍無偏駁有坦蕩無欹崎其民斟酌飽滿其氣象博大
 含弘恢恢乎義不得也抑何寬也故嚴可以治一國不
 可以治天下寬但可以治天下不可以治一身矣以明
 其然也三帝三王夫非萬禩之鵠乎哉一中之指危微
 之論至平九族之睦瀉汭之刑帝範肅如矣而仁如天
 德好生使其民歌康衢奏解慍則有雲日照臨之象皇
 極之建聖敬之躋緝熙執兢之學主猷肅如矣而泣罪

解網澤枯骨散財粟使其民熙熙皞皞則有雨露沾濡之象要以典謨之與政事先後不同施學術之與功化顯微不同路則寬嚴之辨可按而睹也獨怪後世之爲君者不講所以自治治人之術也夫天使一人臨萬品御萬民黃屋左纛衮衣玉食其身而歸然獨尊獨貴庸衆人莫敢跂而望焉母亦曰是乃不爲庸衆人乎麟之子不問知爲肉角矣鳳之子不問知爲九苞矣天之子不問而知其肖天夫肖天者何也天無逸人主之身亦無逸也誠肖之也故古者視天下爲重器重負欲釋之而不克後則攘臂而爭之古者視天下爲重器重負欲釋之而不克後則攘臂而爭之

箕術二一朱

垢澹之而若染後則甘而深嗜之古者以操柄爲天下人之公懼舛於時或棄絕于世後則以欲制爲一己之私久竊而私據之古者萬物一體四海一家疾痛疴癢一身爬搔撫摩惟恐不及後則頭目不顧手足主伯不顧亞旅腹心不顧榮衛草菅而魚肉之夫其威後貴倨之心日封日閉荒淫恣肆之心轉溺轉波烏能爲嚴亦烏能知所爲嚴則有強明獨任窮察臈斷猜忌叢積牢不可破者此以復爲嚴者也則有見事風生索瘢尋類監窮鼠獄察極犀燃者此以刻爲嚴者也則有驚擊小恩蟻肯不傾側多嬖驥防若羌戎者此以厲爲嚴

者也彼其衡石傳餐秦隋勞矣何不圖之政本夜分講論世祖勤矣何不任之三公此又不免以天下桎梏爲嚴者也夫孰知嚴者獨于天理人慾之分數嚴爾多慾中之嚴不名爲嚴嚴者獨于格致誠正之工夫嚴爾章句辨博中之嚴不名爲嚴故愚謂帝王之心學自堯舜而始斷自三王而絕矣以明其然也蓋三王以前砥天下無所加損于身而以身爲身卽不勝其拏歛齊邀之意而以身治身三王以後則整然以天下自大而己故學術弗講則兢業之緒久矣失傳治術弗明則帝王之書見謂迂闊躬之不修於何有又勾惑乎稅政之紛紛也蓋嘗論之治天下其大綱左或時而用嚴則綱中之節目也其千百之根本在寬或時而用嚴則捕偏抹敝之權也孔氏不云乎居上以寬寬則得衆曷嘗一及于嚴乃相魯而兩觀誅三都墮若是乎以威嚴用何刺謬也夫亦惟是誅亂政弱私室而後化可行魯國可振以彼四方來則童甫與歌自非刻峻之効明矣嗣是除秦苛暴約法三章非高祖所以開炎祚乎五覆謹刑文德綏遠非太宗所以宅唐風乎忠厚子育神武不殺非藝祖所以培宋脉乎然而子產喻政於水火于是乎有刑書之鑄鄭國賴之商鞅樹威于徙木于是乎

箕術二一朱

有力積務本之効孝公用之武侯申信于賞罰于是乎
有簿書之勞漢鼎繁之王景畧窮殘盡肅清軌法于
是乎有富強之功名符秦重之蓋用嚴若彼何治辦若
斯之速也彼所治者國也非天下也一國疆域幾何氓
隸幾何朝發而夕至卽事制曲防不難也權使而威籠
卽刻期程効不難也戶說而聊論卽禁止令行不難也
儻謂嚴以治一國非耶而不然者始皇誤用之于天下
而太重二世以三孝宜誤用之于天下而稍輕三大蠹
以作安在乎嚴之爲必得之數也有味乎西山之論也
目寬以待民嚴以收民夫嚴之所以收民也曰
實衍二十一 卷五 二

馭民當寬馭吏當嚴用嚴之威力以見寬之德也
辨哉幾于治體矣獨其衡寬厲嚴語之低昂將令治殺
兩可而優游剛愎者或藉之以賈禍豈若吾孔子斷斷
以寬爲訓者哉總之治身者利用嚴本治而未自不亂
至於不亂則有倫有序之民以嚴成之而足也可以寬
也治天下者利用寬法行而民乃知惠至于知惠則大
綱大本之寬以嚴成之而足也可以無嚴也蓋古帝王
之治法心法恒必繇之所從來遠矣 聖天子在宥秉
神膺之資暢時雍之理仁則膏露法乃霜肅諸所注
厝何難鑠五登三西京而下蔑如也惟是寬嚴之間離

而不盡合駁而不盡醇以爲勳之皆善則生何敢導諛
寧得自後於謬謬愚請無諱言之夫自徵權之議起而
海內嗷嗷始猶曰無幾何耳旋且報罷茲既數年矣卽
罷尋以反汗格今此下民未有攸底其燔灼宜何如烈
也試問尺一之符郵而置之四方牘而逼之羣吏非侵
牟則搏噬也而梟狼爲仁津梁之間金而攫之書貨而
禦之門非憑城則倚社也而萑苻爲小筐篋而丘陵之
積成怨府矣關市而山海之羅近漁獵矣旃屢而奇贏
之置類懇遷矣度支而追呼凌誅之擾等委吏矣寓內
之民貧者以瘠憂徒富者以歎美召告者祿祿而栖入
實衍二十一 卷六 六

不勝擾行者齋饌而進出不勝虞之有望 闕而叩關
無從遠者投牘而寢閣莫問寬者若喑啞之茹荼鬱而
誰語抗者若螳怒之當輒弱而難支海內齒髮不難燎
之洪鑪中而炎炎之勢恐未艾也非所以爲寬也若夫
轍以下所簡疎者三事大夫也而宵人市魁者任疆以
外所裁抑者牧伯庶官也而駟騶亡賴者逞銀黃交戟
白徒爲之溷斧鉞大吏胥靡爲之羣激揚憲府刑餘爲
之據哈衙委轡漸入庭羸詎謂不寬乎竊懼其弗寬者
將無元氣斲削不留鉞芒而其所爲寬者徒用之爲斲
削之斧斤似又與于弗寬之甚者也比年以來意顛顛

在靜攝矣。顧所爲靜者，其端倪何似？靜而不潔，靜乃中也。所爲攝者，其節度何似？攝而不傷，攝乃和也。而今果若是乎？否也。庭無燎火，枕無鍾聲，室無裸將，帷無圖史，則寢興之候，弛朝有籌，夕有會，滅繹之積，狼戾不可盡收。則道義之防，弛龍舟鳳舸，萬舞千謳，下晝下夜，則幾康之勅，弛管崇臺，繕別館，不惜塗膏，囊血，則雕峻之戒，弛威懾于四裔，慮亡敢矯命而雄行，則馭朽之警，弛舉整齊，嚴肅之念，從而放之，無所管束之地，非所以爲嚴也。若夫左右贊御，有情法焉，一齟齬則要領不可問，國柄事權，有操縱焉，一底滯則營壘不可開，棘林園

黃術二一卷

扉有天日焉，一株蔓則繫不可解，介士以直加木，諍臣以慙蒙辜，下吏以賤橫誣，文儒以飲憾，寡人以孤抱抑，弱子以孱含冤，設之長鍵之關，置爲難射之覆，詎謂不嚴乎？竊懼夫不嚴者，譬水從涓涓而濫觴，而瀾倒而其所爲嚴者，若迅颶而推之，浪似又與於弗嚴之甚者也。嗟乎！御者前繯後筆，左策右鋸，而馬必不可行，夫天下亦人主之馬也。柅者而之，湖海江濤，其操柁亦惟謹身亦人主之舟舵也。則孰寬孰嚴，今日曷可不亟圖哉？圖之何若？宜莫如學問爲第一，學之勤，豈必倣蓬掖問之好，豈必資口耳要之以寬心，以事鍊性，心性明

而學術治術從之矣。乃茲玉几塵封，凝丞之誼，隔金華書局，啓沃之功，踈籍令學不探本問不窮源，夫且有蓬之心，矧情而廢學，驕而恥問，豈其有庸之路，師友不相漸摩，雖披文考古，亡所沃其聰矣。疑難不相辨論，雖憑材任質，亡所中其窳矣。神理不相印證，雖襲武蹈規，亡所得其模矣。格致之弗講，斷意誠心正而身脩于功，件也是故，謬以其寬者用之，於其嚴者而寬，病身脩之弗講，斷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於効拂也。是故謬以其嚴者用之，于其寬者而嚴，亦病。雖然我皇上聖神莫測，何張不可之而弛，何弛不可之而張，一悔悟卽是耳。

黃術二一卷

黃術二一卷

八

夫悔悟真心也，心之所以悔，所以悟，則真知也。物格而悔，益生物格而悟，益徹則致知也。顧其候在夜氣清明而獨省，獨證于此，有天機其發在乍見偶觸而不爲不欲于此，有天竅夫惟從明生強從恥生，憤從迷悶生，精勤大賢大聖之階，鮮不如此。蓋如此遂爲唐虞爲三代而如彼，則反爲季世之君所竊，皆亡他悔不悔之別也。悔之極爲大悟，致之極爲大知，夫知衆妙之門也。知既致矣，猶之麗杲日于長空，啓蟄雷于虛谷，任其異境紛如，一歸之至理，又何寬與嚴不相濟之有。繼自今以往，至尊大其有悔心，而愚生輒敢以致知之說進其他

卷二

萬曆癸卯順天

之墨

九

此紀綱也上之主權國體之所存必有離明乾斷之資而後弘運臂使指之勢下之人心風俗之所繫必有頌首帖耳之化而後成輪運轉集之機是故紀綱重也虞夏殷不具論論享祚長久無踰成周致周禮所載六官而下三百六十屬脈絡相貫其間綜以八柄六計訓以三物五教糾以八法五刑蓋既維天下以不易之分而又肅天下以難犯之威夫是以其盛也兇豈備干城之材游女貞貞潔之操而何論在位即其業也周禮可以塞首難之六夫王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而猶知共主微紀綱之善當不及此胤是漢尚規摹唐尚法度宋尚

貨衡二一六

紀綱二

一

忠厚彼其立國所爲紀綱者誠足震煜當年昭垂來禩矣再傳至漢文以恭儉稱而富教臻唐太以英武稱而功德茂宋仁以仁恕稱而社稷莫安彼皆所號不世出之主豈於紀綱有頽弛也者而賈誼治安之疏魏徵思漸之陳司馬光三事五規之獻輒流涕搢腕而弗能已母亦見於上之所操即操其下之所嚮而不容稍有旁落倒持者哉洎乎末路數君非以刑名貽弊則以優柔醞毒非後意於華清之觀則溺志於瓊林之積非任匪人而網盡善類則耽多欲而盜竊太阿蓋治法治人兩失之卒致綱淪紀敗國祚隨蹙即欲以追孝文之隆幾

貞觀景祐之盛尚屬延楹安在乎成周爭烈也洪惟我高皇帝風掃胡氛日新帝紐乘乾之初首操紀綱以端趨嚮其載於御製大誥會典集禮諸編下暨諸司掌故詎可縷數乃其詳要辨而主權務振中外統而國勢務尊上下維而人心風俗務純以一蓋煌煌乎方軌成周焉兼以列聖繼緒代有脩明二百年來拱揖而登太平之路稍見蘗芽旋就芟薙鏤八埏以爲疆誰有金而躍冶者策鍛既調街勒亦謹誰有駟而摧輶者蓋上慎所操下無易衡紀綱之效大較可睹已乃今不無可異者主權振矣而窟於猜忌市於割割勢

貨衡二一六

紀綱三

二

不能左右兩畫而方圓盡軌也于是備在外賊乃在內叢借者狐假者桑癭而金鬻者不覺伺綜覈之懈而竊收也命曰闔垣國勢尊矣而中涓虎翼袞袞自裁牧且畜伯矣持撫按矣薄都城而請鎮矣民士之爲俎肉者安問也謂冠履何命曰潰堤人心固矣而漁窮澤竭免無穴餘莊店督而三輔重足也採使馳而齊魯河洛奔命也徐淮之民易則魚驚涸則爬沙趾土也關中草木食洮輩吳越水霜織劍閣之夫併家而指於梗梓之側也有揭竿待耳命曰疽壅風俗淳矣而青衿甘心乎長吏主僧汗巖乎縉紳罪并脩郡乎郡守豪兵逼視乎主

將悍僕不難貴翁之格也邊帥不難譽房冒功而莫詰也么庸不難朝屬秦慕我冠而僭無忌也今日復顧此尚謂有紀綱乎蘇軾曰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爲難治今有其形矣更可泄泄而不爲之振哉愚謂振之之術有五其要有三今借箸而籌者曰是非淆也賞罰失也職守曠也紛更滋也政統未盡一也此其篤論第今昔異時緩急異宜膠柱則瑟不可調也闇時變則更化而善治不可俛我也夫是非判若黔白昔之持論者獨是其是非其非今則心知其是故齟齬之以爲非心知其非且從憊之以爲是蓋狼莠難辨風雲倏忽尤難窮

策衡二二六

紀綱四

一

矣程功量實以破鬼蜮之情則國是自定誰能枉之盜不畏夜而畏明皎然天日之中無所容其竄法爲也故是非不可淆也人主礪世磨鈍之具惟賞與罰昔操是典者廩廩懼僭濫今賞不虞僭虞吝罰不虞濫虞偏有勞可酬有資格可叙而印利弗予矣微青不貴逮捕甚嚴而薰天蠹民者寘勿訊矣將賢者腐首不肖益張喙乎憊反此轍則威福在握誰不帖服而尚裂背借爲口實者童子衣冠危坐暴夫起敬見持戈戟向者則叩焉走其安危焉必也故賞罰不可失也諸司職守各有司存昔云曠職其人或以玩愒以傷躋今且以虛無人曠

矣代攝者浮游於主客之間而不必真心持法考成者宛轉於久暫之故而不苛責其所難兼官與法兩曠之道也惟以人傳官以官傳法而後人各兢兢營職寧復有陵替者乎一兔亡野衆爭逐之莫必其獲苟畜於樊雖有獵心過而戢焉崑屬故也故職守不可曠也國有成憲紛更則亂昔之慮紛更者在典刑之外今之慮紛更者在典刑之內在典刑之外者猶懼以身爲亂首在典刑之內者則奇請他比銀鍊周內官以法行意更以法行茲于是法益壞事與民益周章而亡所措惟裁定律令毋許出入附會孰敢有隕越者乎明堂歌辟雍伏

策衡二二六

紀綱五

一四

臘歌採菱牽舟歌噓喚靡得甲乙換而玄黃潤也故紛更不可滋也天下統於一尊政之貴專也明甚顧神聖在宥如必事事躬親之非體微有所慧察以示不測而因以簡於務非體盡收外以爲一人用又堅有所懷而陰有所分益非體曷若以其政顯而遞分之於下令衆得以我之政收功而總攬受成因得以衆之功益彰我之政是分之乃所以一之也政一而法之行也若建瓴然工倕營室而落成則以賀主王良造父御馬過於市而騁驟則以稱主不問營之御之者誰也主實之焉耳故政統不可不一也此五者皆所以振紀綱也然直

法耳又有所爲法法者昔考亭氏論人君恤民其本在正心術立紀綱又曰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無所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夫君心之患莫甚于私與疑上御極初心固無他間者欲竇旁落正念轉移內帑寶錕罔佐太倉司農歲需徒厯罔藏卽官府不勝異視矣兩宮竣役猶靳報成三殿未興侈營別館卽與昨不勝異意矣御下則因一事而意其餘揆事則摘衆否以伸其可將謂通國皆背公之黨在廷無可任之臣卽堂陛不勝異體矣因私成異既異而中日益膠緣異生疑積疑而外日益隔是百慮皆自封而一膜爲孤注也則心術安得正愚謂深宮靜攝之中必棲神于公宅意于虛獨抱其所爲明鏡止水者毋爲竊鈇之惑如聖祖諭侍臣慎嗜好及撰疑信論可法也是振紀綱之原也漢以政不任下三公備員卒致柄移戚宦上始懲一二怙權者輒欲盡收其權而重政本之心半乘以任術數之心故召對虛采鳳之銜而清光天迥參帷帟袞龍之御而揭牘塵封則宰執安得秉持愚謂密勿之臣所宜優禮必隆以體貌假以便宜造邾而陳不爲瀆非時而見不爲數如宣廟於三楊諭直言問經史密議寬恤進呈者可法也是振紀綱之輔也

卷之二

紀綱六

一五

唐自立仗一斥口蜜爲姦故有播遷之禍我朝設臺諫主封駁司糾彈至重也邇來翠輦未停繡檻莫折閣道之牘徒憑君謨之轍不還憂國者不得賡四諫之稱抱忠者罔敢抒其十有九章之直則臺諫安得補察愚謂耳目之臣所宜特異必毋拘文法毋撓事權令上不虞扞格下不虞射覆如孝廟初詔科道糾劾文武姦貪直言朝廷得失者可法也亦振紀綱之輔也夫操以五術本以三要則天下大勢若振衣提其領御馬總其轡而紀綱自張故貨不積於封樁恩必節乎內降宦豎絕觀軍容之望宗室無中山靖王之悲士安於庠不至爲大學之諸生卒安於伍何患爲河朔之三鎮大臣得以署韓琦之空勅效玄素之回天小民必不起鬻魚之故智襲黃巾之邪謀卽窮荒僻壤亦且擗心揖志遵我王度蓋上以紀綱爲操必無陵遲衰夷之弊是援枹而鼓之說也下以紀綱爲嚮自無倍畔侵踰之習卽懸鈞而射之說也顧下之嚮何常而上之操則有常惟不執其有常者爲天下標反聽其無常者爲吾治類以至人心風俗蕩無所歸主權國體敗不復振人自爲政國且聽命將闕者難鑰潰者難收壅者決而莫裒顛者仆而莫支故曰操不獨在上嚮不獨在下均之乎不可言也

卷之二

紀綱七

一六

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勉勉者龜圖不懈之謂也
故能不懈斯可為有周令主不則漢唐宋數君之驟於
末路者矣雖有賈魏司馬之忠何益哉

東晉二一矣

史記

二

士志

萬曆癸卯順天

問蘭之曰士先志又曰行已有恥曰士尚志又曰人
不可以無耻聖賢于兩者為兼統則以上之節也
而修身則士固知君臣義重亦知志與耻重其處
其志無失其耻無虧古之人如隱居而待聘者
貧賤則驕驕則出關而作五志十居而謀樂
志杜門絕迹者下下之士也志士居而謀樂
無所見味數君子抱節取義于定志泰耻之舉
亦有舍否夫士固有志恥不自知恥乃言不言用
世古之人抑又有增王璜不言泰耻金臺不言修
節義同棄不言元者言未請于志耻之義將無以
道交以禮接上之延賢者固自不同與兩漢尚功
名士亦以功名應之當時頗稱得士即不盡載于
道良亦有勸機焉王若官人以六等一日師二曰
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屬從其與
之為國不同所以求之亦異可得聞殷總之上下
之交有道其不以道利之而已盛世之所不敢出
也藉令責以冥逃之義惟上之所屬維則志與耻

寅衍二一先

志一

一八

可置之若棄是主為籠官為餌也術既道與大惟
上下相成以培士節而張國維然後其古君臣之
義合其于世教理益不淺歟也主司者將以志耻
為諸士勸其悉意陳之

人主欲重士而先以其所自重者重之士欲需於人主
而得以其所所需者需之則上下交而泰之道合夫國
重於得士無以歐之為也士需于遇主無以利之為也
利之所不敢出即歐之所不能加上不言歐下不言利
則君執其契臣合其符符契之所合即泰道之所繇興
也奈何乖勸勵之方失登延之旨舍道任術而挾士以
無所逃哉是以聖人錯國於不傾之地開士以必得之
門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使自効之故下乃貢

情而官無溺職繇斯以論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趨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趨爲我也恃人之以趨爲我者非矣恃我之不得不趨者又非矣或者曰人主陶九有役萬靈民衆而已獨而又見天下所爲林總而立熙攘而來者寧獨無意我不勝獨民不勝衆而衆又不勝意法固當有以應之惟是示以懼忻嚮往之途銷其邑鬱慷慨之氣則有名功祿利可欣可豔之事設之餌而召之以必來今夫士束髮起家齋躬事主業已盡節死官下東南南北惟所任之居恒欲洗耳投淵棲霞慕壑而一旦急於感恩徇知竭蹶從事捐七尺而靡悔者爲自利也人主謹執其柄而固握之引其望適其意如雞司衣狸執鼠各以養畜而盡用其能斯言也以爲厲世摩鈍之術則然而實非也且夫人主貴乎士貴乎士則曰士貴耳人主奚貴吾固有志吾自知恥志與恥士之節也國之維也奈之何其弗貴之也士方其居約時局嘗不辨志養恥誇前芳而指後穢敦恬讓而薄浮囂貴骨體而賤脂韋護檢柙而防淄染鼎可愛矣其屢不若真玉可齏矣其腊不若璞璧可懷矣其碎不若完人主幸然用之則在事等就勞委利爭受猶趨急爭逼害專任爭責難卽疏逝之亦全一而不變若曰志與

卷之二

七

七

恥孔孟記之士之基也有基無壞卽不然者蓬累而行乎宇宙之間匿景埋照適已自足又何難焉故有箕山潁水以振玄邈之風亦或履謙居寡以敦在三之節豈幽人盡皆匏繫靜女不必懷春介性所至金石爲烈道固不可以貳非強而已也試取其人論之有以偃息存魏如段干木者慷慨卻秦如魯仲連者有以貧賤驕人如田子方爵賞自逃如介之推者有頌四皓歌五噫如梁伯鸞卜居清曠譟樂志論如仲公理者有作守玄著釋勸如皇甫士安杜門却掃如李永和者有不以五斗折腰如陶徵士不以一班一級見味如韋表微者數君子凌霄之志甚厲逐流之恥殊堅鑿坏蹈海何其潔也車下不顧而緇上不受何其矯也入山閉戶而烈士之塚相依寄愁埋憂而帝王之門不羨抑何高也欲混泥而玄同不欲蕩蕩而名發欲擁書萬卷不欲南面百城又何恬也歸去之辭樂夫天命而松菊之主不媿淵明何其達也其志在遺榮其恥在失節志之立也所爲遠恥也恥之用也所爲副志也是卽不處處卽冥冥是卽不出出卽赫赫籍令人主得而盡用之則顧盼繇之增價剪後可以長鳴亦何至名不挂于通人聲永閉於雲閣左陰之鶴終于寡和而空谷之駒不可復留哉明主

卷之二

七

七

知其然則以君臣之爲德也猶心膂股肱之成一體也
事使之爲義也猶主伯亞旅之成一家也禮而遇之忠
而報之之爲交也猶鼓官鼓角之成一和也吾欲圖上
理不得不重才賢吾欲重才賢不得不先羔鴈故哲后
程能以効業貞臣底力而就豐蓋見姜望之增玉璜於
礪磬而不知西伯之屈體下拜爲加虔也蓋聞郭隗之
市駿骨以黃金而不察燕昭之築臺禮士爲異數也蓋
美卜商之師範於西河而不識魏文權筆之極恭也蓋
詫鄒衍之吹溫於黍谷而不審王侯陪乘之溢恒格也
故夫明主之下交也亦各有盡矣且夫漢高帝不尚功

策衡二十一

卷四

二十一

乎卽位之初屢下明詔招之從遊許以尊顯天下之士
填庭溢闕傾身而事之意固不使士遺而士亦不心自
遺而樂爲之用無論其首應之者如當年之控三木已
也最後如弱侯少卿以輔相焉而應江都平津以術
焉而應長平冠軍以將畧焉而應絳侯條侯以戡難焉
而應淮陽之質直京兆扶風之幹濟焉而應博望魯國
之奉使傳介子甘陳之立功焉而應當是時也上操其
急而擇臣下操其急而自擇上擇之也如命駕而遊五
都之市物不勝收下擇之也如攬轡而過九方臯之門
笑不勝驟上下交應而名實不殺則漢初之士可睹已

策衡二十二

卷五

二十二

至于建武不尚名乎友莊光褒卓太傅而天下靡然從
之是故子慶養志於勞山伯况抗禮於伏謁伯休逃名
於女子史雲堅節於既塵仲叔投効於司徒君大應徵
於驛騎一時振景拔迹風軌有足多者雖以王良之貽
議樊英之蒙誚江黃之不副盛名鄧劉之習爲詭讓或
於弛張趣舍虛實未同要以刻情脩容標聲慕響所爲
陶縉紳藻心性使人由之而不知則漢後之士又可睹
已嘗試論之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枯槁之士
宿名其志其恥不同其所求重于上之心一也或以輕
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希卿相見謂行藏異路顯晦
殊科而不知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閭猶之乎火
炎水流圓動方息人主察其趣操之分指以功名之路
則動靜之教備隱顯之義成而又何必悅羶在前轉石
在後使人進退無所據而身名不可憑哉夫然後知上
下之交有道未可以術爲也夫人情所弗能止者聖人
弗禁故功名勸士曷嘗不兢兢焉古者官人有六等與
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
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下
可立待也是故人主必慎所與取師之禮黜位朝之取
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取左右之

禮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焉是故人主必慎所取其與之也如匠氏操斤合抱者明堂樸選者棖桷程鉅細而用之無涸材也其取之也若庖人治具和羹以饗上賓壺飧以饗從者調精麤而薦之無涸羞也其受所與也若鳥獲舉千鈞庸人舉一石量力而効之無嘗試也其受所取也若驥不與驚竝櫪雀不與鵠同樊度品而安之無溢竿也彼其時和蹊自塞而聚正弘開明月無含光而他山之礪亦以供錯天閑無逸乘而鹽車之足亦以輪勞半璽之札兩駟之車賢明之溢尊彝之享慮無不華而得之羞而失之

策衡二十一

志六

三

者何也世主用爲餌而先王以之酬功世主設爲能而先王以之圖治則道與術之辨也抑此猶爲勸士者設也乃若先王之心周流灌注於交際之中脫畧疏通於名分之外夫非不班爵制祿而精誠款洽之意透徹薰蒸直以爲地天升降之氣風雲交會之期不容不然不得不合相成者道相須者德而已故鄉舉里選之科事舉言揚之例非一途也然而嚴可稽築可訪渭川可求朝羈旅而夕鼎鉉不言驟也吹笙簫設鍾鼓肩飲局食爾公爾侯良亦厚也然而詔王廢置計吏誅賞不言察也太常太皐之等世祿世官之及斯誠優也然而二號

止于兩國之任且與不踰燕魯之封局嘗濫也君曰湛露臣曰卷阿燕饗優游之際如家人父子之懽斯誠親也然而令德令儀爲之昂有馮有翼爲之規局嘗佚也蓋道主於通不主於塞通則兩濟塞則兩孤故人君交之爲下濟之光而人臣交之爲上行之象斯所謂天之經地之義生民之常而莫之違矣豈獨事功名爲束物之具揭揭乎若操什一而誇之使必趨哉蓋輓世之君臣失其旨久矣愚則謂上焉者縱不能忘其雲泥虎鼠之權借之大道亦宜禮賢旌德識化誨之所先下焉者卽不必盡爲囂埃蟬蜋之羣脫於寰區亦宜堅持素尚

策衡二十一

志七

二五

識居身之所寶夫蛙之怒必式駁之骨必市以作氣也謹言錮而不開貞臣幽而不自非所以爲作也豹之文可變鴻之羽可儀以童采也冠一塵而不彈簪已遺而弗顧非所以爲章也刃不必傷其手弩不必試之末師不必用之三鼓以完名也車無懸金無照而祖道供帳無人非所以爲完也蓋不務脩之以得士之心而務執之以廢士之身廢之已遠而道矣矧又摧之困之愁憂之則圭組爲繩而印佩爲鉗也而可乎抑不識化誨之所先焉者道安在也乃若居身之寶士何能不自勗故萬鎰非重一介非輕九鼎非豐半菽非約豈其故矯之

卽券庶幾微宗社之靈以衍此艱晚之脉而聽者又深
幸言者之不能券以爲夫夫鬻名聲于章牘耳烏知國
計夫夫寄國事于唇吻耳又烏知深計遂乃厭薄其言
若土苴而因以厭薄其言之人若弁髦是以天下警也
業信其不然豈復肯坊其所未然所言者不足入之睚
睚所可憂者不足介之胸臆而於是有穢然自聖之心
于是有灑然已治已安之心四夷惟吾鞭笞百靈惟吾
馴擾萬方泉貨惟吾搜羅舉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而
惟吾之所願指是又以天下戲也嗚呼人主至以天下
戲雖甚泰寧之朝將遂有不可測之慮而况亂形危微

資衍二十卷

治亂二

二二

層見狎至勢極重而難挽者哉誠之蚤挽之力則鄒子
之律尚可以回春魯陽之戈何難于返照不然而日甚
一日歲恣一歲政恐馬欲敗矣加鞭焉絳垂絕矣轉繫
之重焉其何以久迤稽上代有無事而儆戒者爲刀一
爲功什如虞殷矢謀貢蔡陳訓二后懷心祚開八日斯
一鑑也有因事而懼蹶者爲力五爲功什如漸思納誨
則治致貞觀龍圖給札則功成慶曆斯又一鑑也有多
事生事而懲艾以圖者爲力什爲功五若漢武寤言于
千秋幸免亡秦之續唐德納忠于陸贄猶返播遷之駕
斯一鑑也有多事生事而終寢勿悟者爲力亡一焉而

資衍二十一卷

治亂三

二六

禍且什之榮公用而監謗之巫竝起則郊廓之鼎移西
邸開而黨錮之獄隨興則兩漢之炎燼斯又一鑑也按
古以覆今曆號萬曆年逾三十昌明博大之治其取
精博其計績悠其和平在躬而福祉在宇內去此以往
所未央者歲而胡咨咨過計之爲太祖掃百年之羶
羶開中天之混沌元氣鬱浮國運龐鴻取億載莫解
之玄符而握之彼狐媚而取乘變而攘者方之懸矣
規規萬葉綱振維張內外輕重綰結纖密而又醲澤
以燠昧之湛恩以潤漑之累朝綿延愈培愈沃蓋
所稱豐基疆幹直萬禩無已時彼謀之弗臧曾不數葉
而銷鑠殆盡方之又懸矣夫以運數論以祖宗之德
澤法度論其在今日無乃虞淵高春之候乎無乃適千
里甫至蒼蒼之境乎卽萬一疊孽潛滋誠無足慮而愚
以爲未可恃也劒閣雖險憑之者蹶洞庭雖堅負之者
圯與其席運數憑聲史據卜世卜年以爲可信曷若誘
之窈窕冥冥而以爲不敢知與其怙先烈襲寵靈盡收
之爲畢世用曷若因創而守之因守而益創之爲千萬
世子孫之藉聖明在御赫濯聲靈試思十五年前
邊烽淨而民俗恬嬉災祲稀而士氣宣明作之功奮
故庶績脩忠讜之門開故羣謀集曩者洩岷關火酋黠

焉而馴上谷漁陽關長昂喙焉而伏靈武發難嬰城勾
虜不鳴張乎而哮劉以殲樂浪窮師窺關破國不鯨吞
乎而平秀吉以均益州負固扼險衝鋒不狼顧乎而揚
酋以滅祝融作祟 官殿爲煨天鼓鳴黃源竭異火時
流彗孛婁見不煩龜卜乎而桃弧棘矢以廢漕舟萬艘
航而果京師之腹往虞滯今次第可揚舲矣馮夷爲政
慮在咽喉徐邳之地畚鍤千里往虞濶今次第可迴瀾
矣瑞者銜 天憲四出樞闢梁鋤林楚而無賴之徒羶
附而放之螫海以內幾成鼎沸其在清源彭城吳會荆
楚間往虞猖獗不收今俛首聽魚肉可幸旦夕無事矣

策衡二十一卷 治亂四 二十九

繇斯以譚 皇上如天之福俾昌而熾豈有量焉非夫
景運煒燦根本滋培之厚烏能當此者乎維時在事諸
臣因事慮害因形測隱寧過于憤激毋過于周容而激
則遂開外距之端寧使言之浮于事毋寧使事之浮于
言而浮則益成中蘖之勢始猶集衆言而咨之言不中
窾而咨之心怠始猶咨衆言而斷之咨不勝斷而咨之
心益怠怠於咨則見謂天下之神識機智孰與我晰而
其言輕輕於言則見謂在廷之九列百執事孰與我強
而其人亦輕人輕是故有褫斥者有懸署而不補者不
補以爲無足補也正所以輕其人也人輕而言愈輕是

故有譴怒者有留中而不報者不報以爲無足煩論報
也尤所以輕其言也 上意得無謂予一人自有靈長
之福蔭可籍何籍此猥瑣爲一事自有凌駕之意識可
任何任此庸腐爲喙可殲倭可均播可殪彼寔攝于紂
紂之雄斷何足張皇我天不必爲災地不必爲害寧無
氣數適然卽盛代豈不數數何庸牽附事應以危我近
侍豈盡侵牟積聚豈必成祟么磨豈敢殲橫予適張而
能翕翕而能張何容以必不可行撓我而以必不可久
行噪我雖然愚慙不識 天日謾及之耳 上意有一
于是乎籍令有之竊以爲不可夫寓內之事勝于懼而
策衡二十卷 治亂五 三十

敗於忽久矣懼之爲福原也忽爲之禍門也長之爲消
藥而盈之爲虧本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奴則懼匈奴之
勢疆而以百姓忽乃亡秦者非匈奴奴也漢抑宗室而任
外戚則懼宗室之勢迫而以外戚忽乃亡漢者非宗室
也晉武忽戎狄卒以戎狄敗隋煬忽盜賊卒以盜賊敗
嗟乎治亂安危之際蓋可以忽乎哉則愚生前所言者
是已 今之時以爲真治安和真治安和蓋聞天之
所乘先狎之以小喜而以厲威仍之故蕩之詩曰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本實撥矣枝葉直須時耳儻 今日
而非真治安固天下之亂端危機也採焚而焦爛之及

固此時也如以爲真治安則千丈之隄潰于蟻穴連抱之幹腐於蠹巢恃而不戒定喪所恃又今日之隱憂微彙也虞火而突薪之防亦此時也夫鄢陵之克士燮所危翟城既下襄子動色故戰勝則驕驕則狃狃則玩玩則幾頓況夫磨旗唱棹未必不歸於叛卒之刃奮挺烏合未必不勁于闔播之酋距外戎仗內之力距內戎力將安仗第宜痛自刷厲若輦之下接軫羌夷而以德爲威以威爲德庶幾不及于敗往吳靖海盡收遼東地

太祖有可喜可懼之戒諸番咸集闕下成祖有敬天恤民恪勤政務之戒此一植根本之法也鼎耳雉雉

策衡二一

治亂六

三十一

高宗思道三川震竭伯陽寒心故變而習爲常常爲變常而能慮又變亦爲常災祲易弭耳母以天之災民河流易濬十母以河之竭漁民脩政脩事以答公禱而後八荒歸心爲百神主往三殿告災成祖其惕寢食不寧坤輿多震憲宗滌慮省愆脩德此又植根本之法也漢用常侍毒流縉紳唐起北司變生甘露茲以熏腐之餘竊弄一人之太阿而以脩禘封豕之聲啄元元之骨髓郡邑不敢抗兩臺監司不能制公輔諫垣不能爭帝不知所底矣乘此時一切召還廉其不法者法之警爪牙而長喙者膏街之庶幾爲虺已摧

何憂爲蛇往太祖嚴寺人之禁毋令預政成祖懲李進之辜遣官逮鞠此又一植根本之法也鹿臺鉅橋靡匪厲階瓊林太盈盡屬愆府今十餘年來利實鉅括已極內帑克初已極狐鼠跳梁已極閭里蕭條已極中外顰蹙已極極則必變變則必熾熾則必不可救謂宜亟下輪臺之詔散樸滿之積貧民已經剝噬者令所在官司輕重賑恤除苛解饒與民煦育夫民也出九地而登九天其何變之敢圖往太祖議封樁不可訓而銀場之害止孝宗卻四方貢獻禁中使驛騷而羊之徵罷此又一植根本之法也夫祖宗之懿憲炳

策衡二一

治亂七

三十二

煥若彼亂安危之機明白輻轉若此總之皆臣嚮所批鱗而効綴牘而請者也如彼飛蠱時亦弋獲且得謂之迂闊乎哉且得謂之捕風搏影乎哉而今司之言格三事九列之言格言而不當者格言而當者亦格言言及大軼者格言及膚膳者亦格令人日控揣而無倪淫鬱而靡所宜泄殷殷屯屯如密雲布而陰霾生風循兩師之用化爲烏有引領甘澍幾無時哉然而今之言者亦稍稍縮朒矣將終不言已乎愚又以爲不可病之急也治標飲食不効以參苓投參苓不効以鍼砭投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切直之臣忠在拂耳初非獨職固

衡二卷

治乳八

三三三

禮臣

萬曆癸卯應天

黃街二卷

道一

三四

集 152—234

無論其言親政之非也而以其臣不及爲神聖是烏知聖哉昔者仲尼稱堯無名舜無爲矣材智之在人也若居積然苟錄兩以上皆有所營辦以見於外而其坐而無爲者必了然無所有於內無所有於內者天下之至愚至聖也聖不至不足以同愚望而稍異於愚則如火之炎欲強以下就而必不可堯舜之在當時也民不以爲德而以爲何有不惟無名於下而且以求謗於下竊意顓臾之俗猶未足仰窺聖人至讀典謨之文以觀禹臯伯益告舜之語其呼而詔之若弟子然而舜之起而受也卽先師不啻也禹之言曰無若丹朱然旣非倫矣

策衡二二卷

禮記二

三五

且目譽其荒度之多勤呱泣之弗子直稱已以訓焉而不以爲倨向令爲舜者聰明材智有絲毫焉未化於中而未忘於臣下則斯言也無繇而至矣當是時在廷之岳牧康衢之倪老山澤之遺逸靡弗臣也靡弗勝也靡弗師也而劉向謂堯師尹壽州文父舜師務成許由則恆矣古之至聖惟堯舜仲尼三聖人者皆無常師無常師者以言其無弗師也蓋惟無名而後能與衆人以名無爲而後能師衆人以爲如是則可以君可以天是以謂之曰神聖而顧以其臣弗及爲聖不亦悖哉郭隗曰五帝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師也三王之與臣處也

其名臣也實友也五伯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賓也愚以爲能自得師之王與學焉後臣之伯其師臣同其屬國以聽也同特所師有廣陋而所以師者有舍已與不能盡舍之殊請以其喻明之帝之於臣股肱耳目也王則金匱也木繩也伯則削縫制割之工也而煎熬齊和之宰也股肱耳目一身耳金之待礪木之從繩猶二物然鎔礪揉斲之間其有大成之思乎若工宰取衣食而已其所就固已簡矣然其君之自視也皆引之爲壑谷之卑而聽衆流之自委視其羣臣皆抗之爲崧高巖石之尊而凜然如有所臨若是者非以敬臣也敬臣所以敬社稷也非以尊臣也尊臣所以尊功業也要以共推其禮下之誠而坐享夫得賢之報則帝王伯均焉自秦而降尊卑峻而師傅賓友之道廢不復講其一二近似者張良稱以三寸舌爲帝師師之餘乎李泌客於唐肅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友之餘乎漢文之前席於詎也武之正冠於黠也唐玄之臨軒屬目於崇也賓之餘乎而高文優矣高之恢大文之謙讓若鈍若遲蓋庶幾古帝王之度於三傑則曰吾不如於詎則曰吾始謂過之今不如嗚呼斯言也非外釋尊嚴內忘聖智安有巍巍人主而頽焉爲臣下訕者哉洪惟我 皇上躬神武

策衡二二卷

禮記二

三六

睿之資 首出庶物 久道成化三十餘禩於茲矣愚
嘗參攷其時以仰觀 聖治而借喻於漢臣之論當
訪落踐阼之始其時在蒙其道在順聽有屬國授政之
規焉又十年而其時在泰其道在下交有臣主合謀之
風焉又十年而其時在豐其道在明作有躬親獨運之
畧焉蓋 天授奇則孕苞自廣 臨馭久則閱歷彌精
明罔弗照若昧爽而馴至於日中 威罔弗加若殷
雷之海盈於震耀大小臣工爭競競焉稟 雄斷象
隆指救過不貽其不足仰裨 高深萬分之一蓋羣臣
既心誦焉而 皇上亦已鑒知之矣所謂五帝神聖其

策銜二一朱

禮部

三二

臣莫及舍今日時足語此者而生竊有虞於楚魏之事
也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而有憂色魏
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而有喜色夫憂喜之動
乎其慮見乎其色甚精微也而所繫治忽安危之幾莫
鉅焉是烏可不熟念乎夫作而不應動而不隨若心君
運而手痺化簫推而物萎此其慮在下者也猶可言也
若神智之任獨擅於上昧弱之名偏歸於下而遂居而
徂之震而矜之津津乎心目之微不覺其動而有喜色
焉斯其禍可勝道哉夫喜之溢也驕乘之驕之萌也忌
乘之忌之畜也疑乘之疑之成也侮乘之人主之所藉

策銜二十朱

禮部

三八

若大鵬之羽也又風之以勝氣焉其下視寧復有物乎
故靡不任則靡不輕靡不輕則靡不侮官以任事也輕
在事遂意其可有而可弗有也人以任官也輕在官遂
意其可擇而可弗擇也大臣以任人也輕在人遂意其
可備而可弗備也溫詞優賴以任大臣也輕在大臣遂
意其可禮而可弗禮也令之而共既謂易與而侮之令
之而不共又謂有托而侮之伏蒲叩閣密疏連牘下百
計以抒讜而上直蔽之一言曰好名而已又身深念正
志積誠下百計以格心而上又蔽之一言曰持祿而已
餌之進而弗聽進牀之去而弗聽去執之如仇讐狎之
如戲劇困頓其身體愁苦其思慮以供人主一日之快
夫士氣之難熾而易熄也若燭火也其節之難固而易
靡若秋蓬也古之明王所以捐勢位以尊賢賤貨財而
貴德凡以張其氣而厲其節而國倚以立耳傾江河以
沃之振疾颺以撼之猶慮有遺種焉則所存幾何而亦
何以國乎夫尊卑者天地之常形聖愚者主臣之定分
乃乾上坤下若適得其覆載之恒而遽名爲否上行下
濟若盡易其尊卑之體而適謂之謙則君臣聖愚之分
可類而知矣何也上下同體也亦同情也故一肢廢而
身殘一指傷而心痛乃以靡不傷之百體娛天君以靡

不廢之四肢修元首則上之自爲計亦疏已今之大臣
古天子所稱伯父伯舅者也其嚴師保疑丞也其通上
鄰也坐而論道酌醕而乞言又更老也蓋自其秀於鄉
觀於國而上固賓之夫尊其人則重其器貴其德則厚
其名遞處遞去名器未改也古之人五耦而式焉十室
而下焉曰是必有秉德以陪我者况克盈之朝公卿大
夫之衆而豈無其人哉由臣而上三祭之曰賓曰友曰
師由臣而下三祭之曰官徒曰犬馬曰草芥諸臣者上
或不敢自附於師而下亦不至以官徒自爲亡亦以使
臣之禮還之羣臣抑亦其稱乎而古所以禮臣者固不
寬衡二一朱
禮臣六
三九
薄矣麥丘邑人祝齊桓也願無獲罪羣臣百姓虎會對
趙簡主言君侮臣之禍甚於臣侮君夫侮之名非加於
上獲罪之名非施於下也而二主以爲知言此烏可無
熟念哉誠願我皇上修晉接之典以優耆碩廣登顯
之路以體羣僚推友賓之遺意以隆下濟之明而間舉
憲老之上儀以光師臣之節如是而臣不以帝臣王佐
自期則罪在下已

命令

萬曆癸卯應天

問命令者人君之繼天而主天下者也故易稱命
於風益其重哉乃經緯成其輔頰古稱不大聲以
色稱不命其承稱無言靡爭又何說歟後世人士
有謂其應無以寧下非言無以述慮者有從武備
中使人可其奏者言一也何謂思之異歟有仰視
殿屋不應即史之請者有司馬門前事三日不報
者無言一也何謂治之異歟宋之仁神賢主也看
願司馬光至虞其狂言一德忠謀棄者閭井斷
將生聖帝何通計歟一德忠謀棄者閭井斷
所恃以通中外聯勝異者誰是居高聽卑德
言時流是賴而頃者辰告之訛寢如希聲矣夫
天何言哉聖神默運未易窺測乃或者抱杞
憂焉曰天不風物不幾鬱乎或又曰雷亦天聲時
發地奮則無謂之極妄冀之詞也然感格輟回信
可爲否姑相與臆言之

蓋先臣濬言言路不通必有危亡之患彼所謂言諫諍

言行二一六

命令一

四一

之言也諫諍以疏通上下故曰路路塞矣故曰亡然有
自下達上之言有自上下下之言自下達上者通幽隱
於密勿不如是則上壅壅則下有亂而主不悟自上下
下者示適從於羣采不如是則下迷迷則官日曠而政
不可爲夫其通幽隱示適從皆路之義也亂不悟政不
可爲皆亡之道也穀梁氏曰爲天下主者天繼天者君
君之所存者命命之時義大矣哉嘗考宋劉安世之告
哲宗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先察其
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純疵先審其令之煩簡令之於
世盛衰政純疵如此其急也愚謂今之觀人之國者異

是又不視其令之張弛也察其通塞而已未論其令之煩簡也審其遲速而已在易天地交曰泰不交曰否而天下有風曰姤泰天地之所以交姤天地之所以與萬物遇也天地有交不交而所以與萬物遇者必不可以無風君臣有交不交而所以與萬民遇者必不可以無言乃稽古王言之類亦多矣訐謏遠猷稽訓典也申命行事布象魏也諮諏察納垂清問也然諾倡和崇坐論也奏聞批荅示令共也播典有時而無定時象魏布法有定時矣舉以歲首亦未數數然也清問等於芻詢坐論行於召對詎不貴數數哉置接欲動日用尚緩惟是

策衡二十卷

卷之二

四二

批荅者於上是一日二日之禹綫於下譬朝饗夕飧之不可缺也矧方否之時乎夫當天地閉塞陰凝寒沍蕭條慘淡乾坤幾息然所以涵生意於枯槁潛一陽於剝落者則以噫氣鳴冬吹噓鼓舞之餘物之遇之各有以保合其生生化化之意也若夫限良賁裂簾遠堂高之世所以吹之噓之鼓之舞之使上下猶有所聯而不絕維繫猶有所懸而未斷者何物哉則言固所以風之矣且言不獨有風象於五行之輕揚火象也於流通水象也於人身血脉象也汗象也火然則人訴訢然仰之其象宜朗而光賁不燃則人俛俛乎何之其象陰瞢而晦

塞水欲其流流則沈於底滯所傷實多脉不病榮調而衛和雖瘠不死脉病絡絕而紐破雖肥必死人病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有天下國家者柰何而壅水鬱火戕脉涸汗為哉而或者曰君天也天何言哉咸賤輔頰孔未聲色不命其承說以復恭默之主無言靡爭思以驗敬信之化所貴人主豈其喋喋焉以口給禦臣下為此蓋昔人所稱君臣相與太上以心其次以言之說也愚雖草茅豈其昧此所謂相與以心者泰之謂也惟泰也故有言可無言亦可相與以言者姤之謂也惟姤也故心雖阻於無言之時尚可通於有言之時弗泰

策衡二十一卷

卷之三

四三

既過為否矣弗始必得為泰矣則題生所問今日是也臣下歲奉欽此操縱何規規於時日遂使穆清穹隆端倪杳漠呼籲之疾如隔於天章疏之頻如投於海門深九重闕不可排堂遠萬里閭不可扣以故啟事者多方以求中如射覆待命者低回以廢日如守株一事稽則全舉皆贅疣一官虛則一方成痿痺夫天下至洪業也天下之理至大計也天下之計待於一言至易事也唐文皇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人君必如是始謂之言乎言亦甚難如漢武之不冠辟黯從武帳中可其奏而已言何難之有元之郎吏之誦

玄宗仰視殿屋再三言不應人君之不言皆此類乎
何害於不言如司馬門奏事三日不報羣臣之亡遂決
不言之爲害乃烈矣夫狂言一愆忠謀繁程願嘗爲
仁宗慮矣今有愆與否不可知而亦似堅棄何也省閱
弗斷懼生壅滯司馬光嘗爲神宗言矣今省閱與否不
可知而亦似壅滯何也內外臣民私竊揣摩競求其故
而訖不可得彼蒼以不可呼爲高神龍以不可測爲威
欺違劫成議以爲剛消亡衆論以防黨欺上之所欲下
固爭之下之所欲上亦固靳之欺人及其所不樂用政
及其所諱聞必從寢閣非所不樂所諱亦間從停止欺
而因之以匿彰跡樹疑端欺鼎珍法膳之際開卷倦勤
之頃姑已之而輒遺之欺煬竈竊弄入不額呈不時欺
挾數任術顛倒豪傑欺此八者皆不知其所出夫且不
知其所出而又安知吾所入雖然卽知其所入矣亦斷
斷于不可爲何也凡面談者口與耳不相隔故緘默難
傳語者聞與否不可知則伏藏易今有能揭大明於中
天使人共仰而共見之者乎不可爲者一凡天下有事
之時急視臣也重命不無若迫若徇之意天下無事之
時緩視臣也輕命乃在可下可已之間夫人臣而可幸
有事以自重耶不可爲者二凡人主與薛居州之屬處

無政不振與仇士良之屬處無政不應以故掾陳必先
正其所與處不然亦且謀之於所與處而以宵人者望
之舍其所甚便反其所甚不便得乎不可爲者三凡臣
下僅能覲人主於黼黻人主則能悉臣履於燕私是以
高帝數使使視丞相何何爲眞宗亦使人視準何爲今
安知不出於此而所使非必自愛其鼎者也以所矚爲
信則必以所疏爲疑矣不可爲者四凡至誠無不動之
物亦惟物之常相接者易爲誠所動有人於此一好逸
一不憚勞勞者不輟逸者必化矣有人於此其一人感
之以勤數十人導之以逸以動感者累歲不一接以逸
導者無時不接感必不化矣此韓愈所以能開雲馴鱷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也不可爲者五夫若此者非其一
命一令一批一荅之果難也內則參預有臣操觚有豎
惟所 命之耳外則分合相維秉承相攝惟所 命之
耳惟所 命之易於反掌從下而贊難於登天夫雷者
陽破陰而出以成聲亦猶風者陽解陰之鬱以成散豈
地可與天並論哉此所謂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乎所以乾元用九可變滿盈之亢坤之用六
祗永無成之貞也嗚呼泰之下交於坤者乾也姤之下
行爲風者乾也不吝之湯得乾之體故不遠而復輪臺

之武有乾之性故亢極而變况 純乾之聖哉軼殷陋
漢以姤致泰惠重望焉

中使

萬曆癸卯應天

問記曰母以嬰御士疾壯士又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失而教是以頌嘗觀兩漢之君常有所恃以爲國蓋三徙而及於開寺焉所疑彌外所恃彌內其爲患遂及唐宋宋又肅王勿論若漢宣唐玄宗太宗其英斷足以自恃矣而首啓厲階何歟漢鈞賞之禍可謂至烈然當時李膺陽球以一身禁校尉誅討權倖若取與臺似未難制也唐以天子謀之而無可告語則甚矣至宋之敗也以一童貫而帝於中人與政典兵之戒三致意焉歟我高皇帝於中人與政典兵之戒三致意焉至論漢唐敗亡之故詳哉言之諸士能誦述而敷陳之否比採權之使所在爲優然其事猥碎詔令明信不口且報罷而忠智之士不憂其已著而憂其微此必不然之慮也然財貨侈靡令人主悅而不息固近習盜權之術而寵兒供奉官卒基童李利柄之兆與抑亦事幾之所宜有者銷萌杜本諸國者宜若何而可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衆而不疑處於至獨而汎然若無所恃然方寓維結曆祚縣永者爲天下於天下也夫天下公器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却矣惟無有以憑之有以憑之則危矣當漢氏始創惟四方豪傑之爲患也於是大封支庶以填之迨七國變作人主內顧同姓曾不若椒房懿親之據我於是疏爵授政藉以自固而不虞其有王氏閭梁之禍也及一勝之以程康再勝之以趙惲而社稷信臣萬乘家老於是始歸之閭寺由此觀之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疑在四方恃在宗藩疑在宗藩恃在戚畹疑在戚畹恃在

奄尹其類愈襲而愈親於體若繡黼中衣而至於膺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爲若腠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厝國於所甚私舍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於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猶爲國家羞之而况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盛人主躊躇憤歎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陳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寶敗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恃以制馭羣下謂爲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令之僞命曰母以嬖御十疾莊士孔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賤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先王之於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也故不托於褻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過而比於甚遜古之於權任也推之惟恐其不遠也持之惟恐其不衆也是以羣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斂之惟患不邇杖之惟慮其多人藉成於所信柄去於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庸主也姑無責耳若漢宣之於弘恭唐明皇之於楊思勗宋太宗之於王繼恩又何說焉愚以爲三君者天下之雄主也智足籠愚勇足馭奸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

下舉無能爲舉無不可使而三豎者瑣瑣所養之餘耳其狎而弄之也若孤雛然驅而任之也若緇鷹牢犬然可以奪可以殺而亦可存諸生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於機務也自恭始也其知兵柄自思勗始也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然矣今且當然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夫養虎而豈易傳之術哉若三主者智力足以無恃於人而乃挾之自恃凌忽翫弄取一時奔走之用而啓萬世無窮之害抑何慮之不詳謀之不遠乎愚觀歷世宦寺爲患劇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爲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口然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扶尸破柱拏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二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如收賤隸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於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於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筦鑰之任矣鳳翔成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狩而乘輿遷草莽矣旣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旣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齟而無所愬雖有計臣謀

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况狡若訓賊若胤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興監唐之失一二勅使委任中外未有厚釁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

策術二十一

四七

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釁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封持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杆周盧司微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謨軍國撻四夷也其竊權重若宋之使貫抑又異矣青唐橫山之役也伐燕平臘之謀也眞王媼相之尊也賜坐大烹之禮也貫既儼然將相自居而廷中亦曹焉不復知南北司之異若是者有一言而足以亡其國矣禍之棘也不亦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小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曰是奚能爲暗主既弱於恃人而明主復強於自恃弱主曜以其疑用之莊士強主銳以其不疑用之僉人其濡柔水也其甘麪藥也不善游者溺善游者亦溺也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顧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蓋嘗竊聞於 皇祖高皇帝之訓矣交通有誠糾劾有令豫政典兵有禁至 尚論漢唐敗亡之故而深致意於兵且曰此輩宜令畏法無令有功洋洋聖謨固愚生所鋪揚而駕說者耳夫往代所以權柄

策術二十一

四七五

五

倒持槍擲而不可拔者夫非記功獎勩以至是耶功而不圖者怨賞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爲國故不若逆杜之而俾無以爲功誠杜之必先無爲之藉今採權之使徧處郡國其職米鹽猥細 天子聖明 詔令具在旦夕且報罷宜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旣兒也利權者兵權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教固在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知息也君子觀圭表則知必至之符覩毫芒則嚴斧柯之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窒乎蓋天下之患豈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奪而復予叢之枯在其藉病之加在其復昔者肅藉輔國僖藉令孜及其畏憚流涕悔而收之而不復敢此予而不可奪之患也朝恩誅而軍容使罷迨其復任則終唐世不罷矣范希朝代而尉護之柄幾解迨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解矣此奪而復予之患也兵柄者國利器也利失必隨以害上失之下得之其據必堅下旣失之而更得之則其保持之術又堅藉人以必不反之神而坐讓其不可讓瘡之病亦大惑已恭惟我 肅皇帝神武英斷邁軼古今往代所予而弗能奪者業一舉而收之蒙休襲安萬世永賴豈其 聖君察相併志合謀僅而

策衛二矢

濟難

萬曆癸卯應天

問國家治亂何常銘亂保治人事勝焉匪臣責歟易
之稱蹇蹇也詩之戒世世也一敬一怠一急一緩
於治亂若甚有繫者豈難容可旋之清要極探無
取乎國所數事變之來也艱難宏鉅未可以容易
淺薄當之終言之難理尚見難端上則固爭以言
下則竟沮其事皆不達不巳若自是分必死皓鬚
髮而猶諫者何謂臣不畏死鬻蔡蔡而雖與者又
有達哉所歎文元公亟致有齊主所聽乘疆項
帝庭者彼其諫無中止乎無所畏一何烈也乃又
有黜躬六博塗反替後之除害有託言大和放罷
牛黃之擾者復所謂至矣其所拂也謂言無所排
擊繳納其詞甚婉而心固苦危歟夫勝苟亦有敗
言出矣決能覆言之藉合諸臣不若是其時將何
言哉人臣於國常發承肩君子論人成敗互見其
言上正陳以戒所謂經濟者

古之濟難之臣蓋惟其有難之之心也夫是以有攸濟

賀街二宋

二、

三

乎所謂難之之心者何也謂母以平居晏安之心嘗試而漫爲之也母以平居晏安之心嘗試而漫爲之者是能難之者也能難之者是眞能爲之者也故天下事雖有所謂至難至難者亦在乎爲之而已矣未嘗爲之不可謂其難也未嘗難之又不可謂其爲也夫天下事亦何必難之而後謂之爲哉治平既久國則有舊章事則有凡例人臣者安常處順雖以其自計之餘爲國家計第率之循之無弗濟者惟謂之曰難矣難云者必非易心之所能勝也非所能勝者必非其所能濟也蓋觀之天當其弱雲輕靄照綴太虛雖遇纖颺掃除頓盡若乃

沉陰醞翳鬱黯黯杳冥迷晝霏微彌月勢不得震擊之雷迅烈之風可與霽乎天且弗違况人哉則易稱蹇蹇詩戒泄泄所從來矣蹇蹇何以稱也蹇國之蹇也不言蹇於國而言蹇於王臣王臣又自有王臣之蹇也必王臣不辭已之蹇而後可以濟國之蹇是愚所謂能難之者真能爲之者也泄泄何以戒也姬德之衰臣雖日情何至絕禮義毀王道而子輿氏直謂之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者泄泄之爲無掇於方蹶之亟雖有之如無有雖是之如其非之也是愚所謂未嘗難之不可謂其爲之者也故虞焦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抹矣休淵深而

鼉怒左驂必不出矣試取難之類較而觀之本將撥也

士將崩也馬將逸而輒將摧也國家之難也籍見削也

身見戮也刀鋸前而鼎鑊後也亦臣子之難也不躬目

蹈難而欲爲國家已難其數勝乎錮甚藩羊投嚴器鼠

壅川忘決以强杜人言宿火待風以陰摧諫士威嚴之

所謂難犯也籍可削而口不可籍身可戮而志不可抑

專精壹慮如水之激射雖萬折而必東相機伺會如水

之浸漬雖重壤而必入亦忠節之所謂難奪也不使難

奪者在我而常見難犯者在在上其數勝乎盤固不可搖

堅銳不可挽無塗徑而不可緣大遼邈而不可控翹跋

無用籌策罔施難濟之會也如茹荼如咽藥如霸者之於薪膽如孝子之於冰霜披肝而瀝膈勞心而焦思亦其難之心也無其難之心而以當難濟之會其數勝乎故古之蓋臣苟窺見亂端必犯顏而爭之雖爭而得禍無易志焉苟目覩橫政必攘臂而沮之雖沮而得禍無變說焉宋仁宗時儲位未定時亦未甚以爲意范忠文獨慨然謂爲宗社所繫章疏蓋十九上待命凡百餘日至鬚髮變白而不止曰臣當死職下不可死亂兵之下吁何危言也彼蓋有泣請秦師七日不輟之風乎夫人主難事有如祖龍其人者哉闕下之骸方積列宿之數必備幻法禳而解衣如赴帥豈直所操之說足以中其忌而奪之魄蓋待之甚威處之甚整待者固已失所持矣威已自霽來方未已上之所恃更不勝下之所執也焦蓋用北山愚公合雲仍以徙王屋之意耶或曰廬陵不返虞淵淪曜吉李廷爭而不足文惠諷諭而有餘此何說歟吁豈其然也當文惠承反於俊臣之誣觸柱於德壽之請時朝倚方重后信方深藉令爲唐之意可以死奪附后自解疇不出此而公直謂唐臣反周反固是實李唐社稷身與存亡僞武私恩毫無繫戀嘻壯哉苦矣則其用諷諭也用程嬰後死之跡以完公孫立孤之

志也春秋時莒僕以寶玉犇魯魯宣嬀之將與之邑有成命矣行父矯之使司寇出諸境何悖歟及觀其對宣公者辨德於吉凶比功於極放俾公志卒回莒僕訖逐蓋其功不在衛命在有辭也東漢之始貴戚悍罔如操刃之寇數於湖陽夏門之格取於驂乘還宮一愬董陳留之不死簪下幾何哉而囁嚅亢厲有碎首無悔謝三十萬錢之賜帝母亦爲宜直所詘乎之二子者所謂志士有死不及其言君子爲善不改其度者也或曰云澤令掖使者挾牛黃之命擾民澤弗聽也然不聞怒激第曰牛過疫故黃時和則否而已及使者不可亦不過申

策衡二二卷

卷二

五三

奏以嚮者之說言不其異歟噫孰知其能申嚮者之說所以爲宗忠簡乎其託言太和也無所忤如諛其必行其志也不可轉如石所謂以龍比之心托儀秦之口非耶以若所稱六君子者或務拯正以言言行而事自梏或務遏絕其事事戾而言乃見麤密不同理氣異用然均之憤烈激昂剛毅迫切外顧屏而不存軀命置而不有所以出有死無生之計蹈批鱗料鬚之危扶天步於艱難拯生民於塗炭者也向令鎮之辯不疾爭不亟也今日之諫弗得我姑已之以俟再諫則異日之諫雖切君亦將徐之以聽其自己諫者以爲尋常拒諫者亦以

策衡二二卷

卷二

五三

爲故事矣向令焦之惕前戮規後免也覆轍之後遂無車盈庭之口啞啞玄黃之世遂無陽忠義之理民滅直道不在人心斬揭無須二世矣向令季與宣之始乎矯亢卒乎支吾也剝虎不殊橫噬之害迺酷杯水無補與薪之焰彌熾無以奮鷹鷂之擊重以假狐狸之威矣向令狄與宗之外託異婉內乏忠貞也臨淫奏雅奚以責聽者之不聰持白就涅且不保已者之不變無損於紆滋助其虐矣人國豈有賴焉夫人臣之於君親也民赤子也果親視其君三諫不聽有不號泣而從之乎果子視其民水火方蹈有不濡手足焦毛髮以拯之乎此情之不容已者也膏肓以痼扁和若仇百棟垂傾震撼未已是不可以咎君談笑而道無揅彎弓披纓不前終同閉戶是則可以罪已此義之當自盡者也見亂端而爭爭有死之勢不爭而聽其亂亂亦有死之勢以死亂視死職死職正足榮也爭幸而濟天下蒙其福不幸而不濟身受其殃當天下於一身一身正不足恤也此勢之當自擇者也若六君子者詎非有見於斯耶嗟乎大分等之天地大誼較如日星大道貫乎今古後之爲臣者不易繹旨克艱凜訓將順匡救以奉職於平時杜漸防微以銷患於先事如六君子者置勿道可也

駢雅

萬曆癸卯應天

問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皆博文君子所宜盡心者也孔子言詩可以羣可以怨淮南王安亦稱小雅怨誹而不亂爾多士習聞之矣今詳考於詩至南山以下其間世論交惡讓之說辭義而少婉旨盡而無餘音其所謂溫厚和平不亂而可以怨者安在乎蓋詩之作者莫善於離騷其志潔其稱物芳茲固雅之極也雅者雅也今騷雅具在其同與否可得而論哉夫詩也者學以事君事父者也而怨豈子之私情哉蓋子以辭為慕以小弁不怨為範則以事君事父之志為慕而迫於慕者乃無害其為忠也而忠之屬二有忠憤者有忠愛者憤者將離羣楚類自託於孤芳而愛者必憂揚其忠而求其以圖共濟故能怨而不傷而君而愈愛其君父者矣士行有用世之責進而事君退而與朋友必有所謂已願聞所以先資者焉

策衡二卷

駢雅一

五八

求士於詩賦家之流此非士所習也雖然愚有以知執事之不出於此也亡亦懷之以忠勸之以義教之為子臣朋友者乎則愚固有概而願亟談之矣絃之促者無儒音歌之勞者無緩調言激切之說於處豐鳴豫之目愚又恐言之拂於時而重獲罪也雖然嘗聞諸易矣易之陽長而極於盛陰消而幾至隕滅者莫如夫當其時五陽協力以決垂亡未退之一陰諸君子者宜可談笑而圖之矣今觀其彖爻之詞一曰孚號再曰惕號其羣之未合而叫呼以求之也若我至而不可以夕也及其羣合其交孚則又曰不利即戎蓋天下有難猝犯之機

策衡二卷

駢雅二

五八

而無不可靜圖之事惟厚集其交而後得以徐乘其便故易於君子之合每致意焉復言朋泰言彙至壯則憂之夫而深危之矣人情於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疏耦俱生軋甘陵蜀洛之釁每動於羣賢極盛之時不知君子之有彙也猶小人之有鄰也連茹之勢不在我則彼鄰者翩翩然來矣易戒軋也故曰孚戒疏也故曰惕而總之曰號易所謂號殆詩所謂怨呼而懼靡應也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慕君憂國忠誠懇怛之極思而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術匪號無以明怨匪怨無以致號由此言之固非盛時之所宜諱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怨而非所以事君事父則孔子固宜三言止矣人固疑小弁之為小人也而併疑旻天父母之號之不宜出於聖人也故孟子解之曰舜之怨也是慕也所謂孝也令小弁而不怨則疏也所謂不孝也人有身則有父母食土之毛則有君誰非父母之子君之臣與而忍居其疏哉疏之而不可也則慕慕之而不能置也則必不幸而似於怨由此言之又非臣子所宜諱也明矣顧獨有不可不之辨耳愚始固嘗讀詩而疑焉於風曰斯仁人長者之意乎於雅頌曰斯盛世之

聲乎及南山以降而莫爲之解也閔世而虺蜴也絕交而鬼域也惡讒而投豺虎也不已甚邪斯固夫子所謂可以怨而淮南所云怨誹不亂者也茲言也幾於亂矣而可怨者果何在乎及反覆其篇章紬繹其指趣而恍然歎曰詩人之用心至是哉人之言固有盛色疾詞而意終長厚者有囁嚅於唇吻而輕薄歆險之態已畢具者稱詩以溫厚和平稱其意耳而詎直文詞之間乎君之於我天也其體我也敬共以受之而已誠信以奉之而已不幸而有旱乾薄蝕之變有翦爪藉茅踞拜馳走以請命而已可若何邪獨計桔槔之勤膏火之耀人力

黃符三卷

三十九

固有可施而吾之職亦豈易盡哉苟家併力而人效能則一燈一甌之微蓋猶足以逢年而待旦也吾觀詩人之情其求諸上者其婉而求諸已者其棘惓惓焉不能得之於君而庶幾得之於朋友故人美而我獨瘁人驕而我獨勞曰我維不敢傲我友自逸耳其志苦矣而又呼其友而通告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乎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乎蓋懼之以天邀之以神而維恐其不見聽焉於戲何其溫厚之至與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托君親焉於撓棟之下漏舟之上漂搖之以風雨掀歎之以波濤而爲臣子者靡動於慮靡恒於色

猶各臣子邪苟其動於慮而恒於色也則必攘臂被髮奔走而拯之而又必徧號其同舟同室之人焉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夫人固亦有謂我何求者矣而我能中已哉進不獲於君而不敢對退不獲於朋友而不能中已於戲又何其和平之至與繼雅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屈子者則誠忠矣吾獨怪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而未可與語羣彼其自命以申椒而糞壤乎斯世舉通國之人無足與謀有從彭咸以居而已夫既不善於羣而又烏在其能怨哉然則淮南之以騷並雅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

黃符三卷

四

六

雖然屈子者則誠忠矣忠愛忠也忠憤亦忠也屈子者知愛其君而猶出之以憤憤焉夫君可憤耶藉曰吾以憤世夫世之人所與共事吾君者也舍斯人誰與偕而又可憤乎古人之於其僚友亦既却矣猶冀其還而過我也既聽之囂囂矣猶願其弗以爲笑也自處於芻蕘之賤而望人以篋壘之和委蛇縈繞以縫合而匡持之凡以圖濟國事而忠於君上耳屈子顧不勝其謠詠之憾侘傺之悲必絕類離羣而後快乎夫亦所以慕其君者猶未至而謀其宗國者猶未周耶吾故曰屈子之不善爲羣乃其不善爲怨也雖然亦異乎爲臣子而疏其

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流失而人心媮其智者固已歎壯瞻鳥若禍至之不旋踵而其爲士君子者方洽比於姻鄉栖遲息偃於其居室娛嬉屑越幾旦夕之無事視其君汎然若浮梗而惟其所届玩其國事若異域之豐歎鄰家之肥瘠而無相戚愉此無他疏之也夫爲人臣而疏其君獨何心哉澤之涸也農夫憂其秋穫而鵜胡以爲利也玄陰嚮晦貧女憂其夜績而蠶蚋以爲時也士君子之相恬相狃於一朝也若以爲飲食燕處之故無甚妨於公家而不知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必有乘其時利起而紛之者其甚也將同室之鬪交關於敗棧

策術二卷

卷五

六十一

提棟之時而同舟之敵猝起於奔浪衝颶之會爭之以爲私怨裂之以爲小許而天下事遂以速壞故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眦眦彼有屋蔌蔌方有穀益傷之也夫酒般偃息向謂日用細娛者而安知釀天下之大亂至是哉故人臣而願忠於君則必效之以事樂盡其職則必求助於僚友不敬事而云廟上非也不信於朋友而示獲上尤非也人情之樂於媮而安於惰也久矣當其世宜有賢者鼓動之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寐而疾雷之震聵然故其法用號此易所以決去小人而持盈保泰之要道也然非其忠誠懇

恒憂國奉公之至者不足以語於此蓋有真慕而後有似怨有似怨而後有孚號有孚號則天下之大羣合而國事濟矣若不敢於怨而忍於疏此易所謂裕蠱者也愚竊爲當世憂之也

策術二卷

卷六

六十二

時事

萬曆癸卯浙江

問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分內外自後世尊君抑臣謂天子深居稱朕羣臣無得見焉而後宮中府中內外閣絕無言海陸矣皆觀周禮治民之政其詳而無一不外領于家宰其法之密而意之美可得而意者數人聖哲生有神通入極明而方盡其意天下不齊然則道路之人既其形未記其意安意人焉工理財之術而信用于內者庭燎之輝久開而內幸何殷勤也官制之秩多懸而內遣何數間也庶職之清若若而內供何繁進也內遣何門之建未遲而內工何勤與也公車之章半閣而內使之禮何親與也聖意淵微豈其忍置天下而外之然其形若彼矣諸士亦有能窺其細也跡之往代治亂安危繫斯判軌政之利害匪二祖列宗垂誠甚明書有之與治同道罔不與與親同事罔不亡諸士其為我推本宇宙一家之義遠徵善敗近述訓典明者法戒于篇當諸

策衡二十卷

手 上 謝 焉

六十三

蓋聞王者如天恢乎其無不包也蕩乎莫知涯涘也其在天之內者無一可分為天之外者也使天斤斤焉以紫薇中極之為內而株守之而鉤陳攝提之外畛域而不顧則日月之所經行雨露之所滲漉皆有所隔絕而其在天之內者將何所持以為戴故王者無外非無外也併無內也自後世尊君抑臣天子深居稱朕而後內外之勢漸成遼闊夫人主不見有內則已既見有內則必欲收外以歸之于內而內者彌內人主不見有外則已既見有外則復欲縱內以逞之于外而外者益外

至外患貽為內憂而主始悔其悟之晚矣攷之周禮治

內之政甚詳然而虎賁綴衣攜僕宮尹無不統於冢宰歲終得以課其賢姦而廢置之何者聖人知閹寺之於人主最親而易玩故給令於內而糾禁於外使其姦邪之心有所制而不敢肆而人主不至于內受其蠱而外受其蔽周之遠過其曆有以也後世若漢以宰相監官中唐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宋以樞府統宦官復受察於臺諫其初皆有周人遺意焉自宣帝開驛于恭顯而曹節王甫之焰遂烈於東京玄宗授柄于恩勗而承瓘士良之釐大熾於北司太宗市報於繼恩而童

策衡二十卷

昨事二

六十四

貫師成之禍竟中於靖康斯亦近代得失之林也我一太祖高皇帝手握河魁慮周 官府嘗 命侍臣曰為政莫先謹內外之防戒黨比之私而又 勅內臣不得干預政事 成祖文皇帝躬承曆服念厯幾微其 勅諸司守令惟恐內臣一張而澤或中闕有齒及 朝政者即竄之遠方 列聖繩繩惟 二祖之遺是式故以武皇之武也屏已成之內患 肅皇之肅也革諸鎮之內遺 家法昭垂將周官遜烈焉我 皇上神聖續序 臨政之初 勵精求理 郊廟 經筵未嘗不時御也百僚九列未嘗不充實也司農之蓄未嘗告匱也

將作之經營未嘗不減公車之章奏未嘗不朝進而夕報也乃比歲以來道路之人既其形未既其實妄意以爲皇上之於天下若有偏分內外然者夫臨御盛典也向也不得於大廷或一得之於平臺煖閣今併燕見而難之矣向也不得之於百官或一得之於端揆輔弼今併特召而廢之矣豈玄修靜攝則然而何西苑南內供張不移十日繼夜盤遊無藝內幸若斯勤也職任天工也向也部寺去則部寺闕臺諫去則臺諫闕今併節鎮司府而亦闕矣向也一推而不補再推而補之推其人而不補易其人而補之今至經

策衡二十卷

卷三

六十五

年閱歲而不補矣豈慎擇遴選則然而胡貂璫含憲緋紫輝映斜封入手車馬若驚內遣若斯易也積儲大命也向也司農不繼借之罔寺今罔寺亦以告竭矣向也開中不敷濟之鬻爵今鬻爵若同累黍矣豈閭閻匱乏則然而胡時月進奉等於歸墟珍寶瑰奇未聞屬饜內供竟累進而無已日也殿闕重地也向也礦稅之役以助工爲解今科斂所入已無遺利矣向也採辦之使以營建爲名今湖襄之間已無餘材矣豈鄭重興作則然而胡班輸之巧虛費於林苑匠石之斤不輟於臺榭內工之興竟相仍而無衰止也章奏咽喉也向

也指摘及於乘輿或多從度閣今無分鉅細而幾比搏風矣向也疏揭出於大臣或曲爲裁處今無問崇卑而盡成沃石矣豈幾務壅積則然而胡旁竇誰吸捷于桴鼓憑城請乞勢若建瓴內使之牘竟輒投而無低悟也皇上寧不知天下者天子之天下而乃偏分內外如此哉愚以爲皇上非真欲內內也有引之以內之情令其溺而不能脫其距也亦非真欲外外也有構之以外之形令其猜而無從開其韞也蓋內外者不兩立之勢也主日與外接則厭內主日與內接則忌外故古者燭龍之姦每懼人主之與外接也時以深居高拱

策衡二二卷

卷四

六十六

之言爲之鼓惑廣聚其所欲於內而反覺外之爲桎梏于是人主始樂於內而不復知有外矣大殿落成天子南面秩以大授牘以時答發少府之藏絕逸樂之娛皆外人之所甚願而內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是皇上之以內爲內又有內皇上者在也皇上業爲人之所內而內復有以自恃也不惟自恃兼恃內人以快其自內之心也何也皇上聰明英斷千載一出且其待內人也素嚴以爲我卽少假以權彼亦未敢恣睢以逞也卽稍逞于外而吾燭之若目前收之若運掌夫安足深慮者此皇上之所以自恃也皇上之于

外臣其體貌不可謂不隆然其中未嘗不素越者故猜疑日積而委任彌靳獨念左右近侍其操縱在我而體貌有所不必計即錙銖尺寸安敢不歸于我儻彼以爲乾沒而我且以爲撲滿也此 皇上之所以兼恃內人以快其自內之心也抑獨不見夫操舟者乎舟師握舟之樞維楫在手謂可縱其所之及舟移而身亦與之俱移而不覺故內人舟也 皇上操舟者也今東西漸易而矣昔礦稅之始事也使者雖四出未嘗不曰會同撫按也其于守令亦未有統轄也及仁暴柄鑒南北水火耽耽欲肆其侵陵而料 皇上之未必左袒于內于是

策衡二十卷

卷之五

六二

動稱阻撓以激 皇上之怒而堅其信而舉劾之剗紛行逮繫之緖不絕今復有思請魚符而監神策者此其漸烏可長也且二正之已事 皇上獨不聞之乎夫 皇上洵神聖矣其 燭微 察繁萬非漢唐宋諸君所可及然疾之中人也孱弱之夫不足深惜惟體壯盛而氣充實者有所自恃以無恐而日屑越于聲色至二豎爲之盤據而始扼腕于無可救故古之患在乘上之昏而今之患在乘上之明乘上之昏者玩而其計疎乘上之明者畏而其謀密 皇上當壯盛充實之時烏可無膏肓之懼耶奈何以無外之天下自囿于尋丈之內日

釀患而弗之悟也今欲開 皇上內外之見必先遠其內 皇上之人而後可而欲遠二內 皇上之人又必毋外其外之人而後可愚揣度今之事勢內者日出于外而未嘗不內也外者空列于外而終不可使內也內者如目之有瞳能蔽乎目而不離乎目外者如枝之有葉一脫于枝而遂不復近于枝思及于此能不爲之於邑哉 皇上誠毅然更始 設庭燎 勤晉接 嘉與大小臣工疏壅導滯揭積晦之陰翳闢久集之雲霧使日月之照輝耀中天雨露之施徧及遐僻九壤八埏均蒙 晞覆將何者可分爲外何者可分爲內而翹矚之

策衡二十卷

卷之八

倫安得乘間而出沒也此 今日安危治亂之大機 皇上所以繼 祖宗之芳軌絕漢唐宋之覆轍者端在于是愚生且拭目以俟焉

心術

萬曆癸卯浙江

周自昔諱君子小人不啻詳矣至孟子之言曰君子而相提而論較者若此然吾請易至水門於此而曰比天與火同而曰同人二者皆為治德而夫子贊之如必是周而非比是和非同將出此而外此皆為不周而于非比是和非同將出此而外此柳言異而歸同以言治道者莫備於易而比之不離陰陽天與火同也水火陰陽之最著者也所以陰陽以陽交陽以陰合之謂通塞成虧之故所關于世道者非淺也亦可得而推言致今天子秉公導和親御宇內大小臣寮則而象之穆穆雍雍宜無不周不之思乃觀總論者猶虞其流于比趨於同也其夫安在夫周比和同之機君子小人之辨過於分別非也過於嚴密亦非也而其機則自上操之茲欲化比為周化同為和化小人為君子將何術而可夫夫子之訓大易之吉諸工所習聞也其名據所見著之於篇同世者

策衡二一卷

三七

今世道人心之辨莫嚴於君子小人而最可患者莫過於君子小人之辨紛紛然而未有定名之君子實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下之君子一人之小人風之季而德之漓也司世者有隱憂焉蓋夫子之於君子小人每相提而論而周比和同其大較著者也夫周之非比而和之非同蒼素也比之或為周而同之或為和而毫髮也口藉于周而巧為比貌飾于和而工為同兩相潤也以不比比之而周不勝比以不同同之而和不勝同亦兩相倚也是不可不察也然愚讀易至水附於地曰比天與火同曰同人夫比志其輔也比之自內而趣操

策衡二一卷

三七

嚴矣比之自外而順從昭矣豈其盡為朋比者乎則不周者乎夫同人志其通也于其于野而堂皇可知矣于其于門而荒闕可知矣豈其盡為雷同者乎則不和者乎夫聖人之言廓乎其無所不賅也汎乎其不可為典要也故周與和無兩心而周與比和與同無定名辟之家然主伯亞旅業已一體矣不得而偏有所叮咛也夫周者未有不和者也又辟之身然血脈榮衛業已一氣矣不得而私有所榮瘁也夫和者未有不周者也然必是周而非比是和而非同則又不盡然之論也第論其心之公私何如耳今夫兩私之相為媾蠅之附羶也兩公之相為焚薪之傳火也以公遇私水之投石也以私遇公雪之見覲也夫人之所以別親疎競異同無所往而不為勃礫者非以其私耶故卒累於私君子之於天下也以天下人待天下人以天下事處天下事以天下人理天下事則人調於適也以天下事任天下人則事集於成也是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是故其於周也為如矢為如砥以言其正直而不頗也其於和也為和羹為和音以言其參和而不偏也夫比不有周道乎元末以貞而致上下之應是其周也夫夫同不有和道乎明健中正而通天下之志是其和也夫否則靜言庸

遠比周爲黨周而比也知雄守雌和光同塵和而同也夫公私之間乃周比和同同出之根而君子小人分曹之路也是又不可不察也吾聞論世道者莫詳於易而其大指原本於陰陽天其陽乎地其陰乎水火者流行於天地之間而陰陽之最鉅者也地與水比陰從陰也天與火同陽從陽也若夫有天無地有地無天名之曰偏勝以水濟火以火濟水命之曰益多天與水違行而訟端起矣火入地中而傷之者至矣至於天地交而爲泰天地不交而爲否水火交而爲既濟水火不交而爲未濟夫氣之有通塞也治之有成虧也通之乃以塞而

策衡二十卷

卷三

二

塞之復爲通也成之乃以虧而虧之庚爲成也則陰陽以爲階司世者蓋可以忽乎哉今天子執大公以御宇內秉和德以倡羣工大小臣寮則而象之謂宜協氣旁流淳化淋洽而間有大不然者大較昔之君子小人病於分別而今之君子小人病於蔽雜昔之所謂周與比和與同者猶有心迹之可尋名實之可指而今則依違於不周不比之間委蛇於不和不同之外變幻而莫可端倪嘗試指今之人而論之以爲不周耶何與人之廣也以爲不和耶何謀事之壹也嘗試指今之人而論之而且爲比耶則固曾藏雌黃口操月旦者也而

且爲同耶則固獨立風裁自峻城府者也無推赤而置之之實亦無貸手而擠之之名無集思而任之之真亦無攘臂而爭之之跡高視之則以爲埒於虞廷之師師周室之濟濟而卑視之亦不下於蕭曹之規隨房杜之謀斷也厚討之不得以爲光永之依附章蔡之嬖姁而備責之又不得以爲牛李之構繫蜀劓之分黨也情固於膠漆而志憎於莫邪聲諧於壘麓而意險於谿谷世道人心至此孰從而正之夫比肩而立者共一世界也履躡而處者共一人情也折圭而事者共一明君也分職而理者共一國政也惡至而倪親踈惡至而倪

策衡二十卷

卷四

七

異同是故有親之而不任受德也者有疎之而不任受怨也者有衆之所是而是之衆之所非而非之而不嫌尚同也者有衆之所是而非之衆之所非而是之而不嫌立異也者要以其品誠正則不必准世以市其私其見誠真則不必因衆以寧所聞寧落落母于子寧諤諤毋汶汶與其過而徇之也寧過而持之過於持猶可挽也過於徇不可挽也與其匿而使人意之也寧顯而使入議之使人議之猶可圖也使人意之不可圖也吾不敢責世以太上之君子而尤有望於叔世之君子吾不敢逆世有小人之心而尤不欲其辟小人之迹何也周

與比異和與同異而人品猶有所屬也不周不比不和
不同而人品殺矣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負而小人勝
而世道猶有所分也無君子無小人而世道殺矣夫欲
正人品而維世道必自茲始安得不爲是廩廩也進而
求之盍亦反其本乎夫表者衆之望也竿者樂之君也
人主之提衡天下而天下之耳目人主也其猶夫表之
樹而竿之唱也是故地惟下也故水親焉茹百川而王
百谷比之正也使君道而如地也則歸赴者不翅若水
矣天惟高也故火麗焉燭與潔而耀光明同之善也使
君道而如天也則景附者不翅若火矣故天下周不若

實衡二一六

心術

三三

人主之自爲周何者人主而以天下周故比可化而爲
周也天下和不若人主之自爲和何者人主而以天下
和故同可化而爲和也故乎以三五之烈而視今之世
其孰能不波茲欲合私愛而爲公愛渙小羣而爲大羣
屏僞朋而爲眞朋其機不自下操也要在 聖天子秉
公獨斷於上風勵而振作之母外示茹內之意而中藏
懷伎之私母陽操總攬之權而陰啓旁落之漸母忌其
黑白之太分併其君子小人而莫之辨也母惡其門戶
之各立任其爲君子爲小人而莫之衡也不然匪三驅
之用前禽之失其可追乎匪大師之遇伏莽之寇其可

克乎夫人情無不變之時已有陰陽之患世途受必趣
之勢復有水火之形一道同風宜在 今日生也鄙竊
有慨於中矣故聊術夫子之言推大易之旨而貢其土
苴之見如此

實衡二一六

心術

三三

譽實

萬曆癸卯浙江

問易稱譽命詩稱譽處夫士所建於君與君所待於士者必以譽矣夫古之善擇譽者無如唐虞而善用譽者無如成周以故得人欲試稱盛治乎漢晉則譽繁重頗反以其至重而成其至輕其待安在夫譽一耳而用之異六霸之長聞非民譽而國以治阿大夫以譽言日至意而國亦以治彼所謂強主也漢光之見亭出二主下更或其臣曰亭中上官無失名譽此何以故而天下治政亦曰安身取譽為善將譽同而所為譽者異然今之世道德衰而政事行誼舉毀譽盛矣第譽人者譽於人者與交相為譽者譽於人者而人子蓋皆以無毀譽附於三代之遺直而其繁易也曰無咎無譽曰多懼多譽亦各指其所之也近矯為之說者至欲併譽而廢之然歟否歟夫譽者人主所以摩厲風俗而可少也譽之稱常在士而譽之實常在下諸士行且得時而駕有譽於天下矣實之不知其所以實對可使馳驟說取虛譽為也

策衡二二朱

三三

譽之為道也虛而貴採之以實譽之為用也實而貴致之以虛何者譽浮物也附於實則重離之則輕矣是以操權衡以摩厲天下者始未嘗不重譽而後稍至於輕非譽之果輕則離於實而自為輕也夫譽離於實而後輕則譽卒未嘗輕而上之人亦卒不得離於譽而求實何也離於譽則實無所載而起也實無所載而起則何所憑以衡士而士葆其無名之機亦安所藉以重於天下哉故士不得市譽而邀之也亦不必耻譽而逃之要令吾之譽自可重上不得買譽而招之也亦不必賤譽而麾之要令下之譽自無不知譽自可重則下不營離

策衡二二朱

策衡二

二二

實之譽矣譽自無不重則上不求離譽之實矣致之以虛而採之以實譽是以常重而不輕詩裳華之言譽也曰譽處譽而處則潛而不耀聞然而曰章譽之不離實易知也而易旅之言譽也曰譽命上逮夫上逮則不處矣又何以稱焉意者上逮之譽政譽之載實而起者而上所操以為採實之券非若乎爻所云翰音登於天者也漢史云朱博翰音解者曰名飛而實不從之謂夫名飛而實不從則譽離於實譽離於實則譽輕天下惟輕者易舉故其飛也甚速亦惟輕者易敗故其隕也一跌而不復矣一跌而不復則譽亦何足重之有夫使上之不重譽則其譽非也彼夫譽處者自足以待吾之擇而上逮者又自足以供吾之用也而上柰之何輕譽蓋自古善擇譽者莫如唐虞而善用譽者莫如成周九德之賢采采有常擇之可謂詳矣而翁受敷施何擇之非用俊秀之士升諸司馬用之可謂廣矣而辨才論官何用之非擇故禮樂工虞集于疇咨樸棧薪積積于王國上敗譽收而下以實應一時得人之盛邈乎不可及已自周而降要譽者飾實以冒虛採譽者因虛而疑實于是以其至重成其至輕若漢之譽倚清議起也彼所稱顧厨俊及者未必皆龍門之彥也卒之標榜未成黨錮之

禍起矣晉之譽倚清談起也彼所稱竹林蘭社者未必皆東山之望也卒之麀尾未脫胡孽扼其吭矣若是而譽果足恃乎抑不足恃乎譽而不足恃也則何晉悼公以民譽爲六卿之長而國治譽而誠足恃也則何齊威王烹日譽之阿大夫而國亦治夫亦可思其故矣人之名譽深根固蒂從實而得者爲譽傳譽附聲從虛而得者亦爲譽虛與虛相鬻僞之而若家齒借之而若啗若翼則虛在下虛與虛相冒形貌之未親而信之耳神理筋力之未嘗試而信之脣脂則虛在上虛在下則競營離實之譽而士之得譽也輕虛在上則復深求離譽之

亥何二二朱

卷三

三二

實而君之視譽也亦輕故夫虛實之會輕重之機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我國家菁莪之所長育車服之所顯庸蒸蒸甚盛士無不灑然自異以庶幾於三不朽之業譽顧不甚實然而實或啓虛之塗譽顧不甚重然而重或致輕之漸談吐性命之宗則交命道德勦襲莊騷之字則交命文章政事未儕循吏而卓魯龔黃之績紛紛乎薦錫行誼不用鄉人而由夷原李之稱藉藉于月旦心不可假則膏之於形似跡不可匿則閉之以神情苟清塗之可借則憑太力以負趣果重權之可招則寵後流以植援將有故而譽耶自爲地也將無故而譽耶別

有爲也斯譽人者之虛也譽未起而逐逐以營之也譽已至而容容以蓋之也斯譽於人者之虛也始也以譽譽之繼也以不譽譽矣始也以譽生譽繼也以譽酬譽矣斯譽人者與譽于人者之交相爲虛也而譽益不可憑以爲據故虛譽不可有漢光所云善事上官無失名譽是使人爭驚于虛也其言不足訓也實譽不可無夫子所云安身取譽爲善是使人內修以實也其言不可廢也蓋夫子嘗分言譽矣曰無毀無譽又曰試之而後譽夫譽而必本于試實譽也而其係易也則曰無咎無譽又曰多懼多譽夫譽而至于爲咎之媒爲懼之府非

亥何二十卷

卷四

三八

實譽也實與虛混而爲一而要譽者既匿虛于實之中于是實與虛又較而爲二而採譽者欲索實于虛之外夫虛與實原不可相溷而實相附者也故與其離虛而求實不如卽虛以求實者之爲真卽虛而求實不過擇與用兩端而擇之道有三曰分其途無責其兼也曰闢其門無令其阨也曰精其鑒無致其蔽也用之道亦有三曰執其度弗使嘗也曰定其程弗使易也曰核其舉弗使黨也自古無全材卽唐虞之世不能互攝而今兵刑錢穀隨試而輒效此必無之事也途焉可不分自古無棄材卽臆瞽之倫無不適用而今流品儕類岐分而

此明塞其來也門鳥可不開自古無偽材卽額俊之朝亦權任耳而今燕石鼠璞勢投而維至是自開其質也鑒鳥可不精材之用若木之就于準繩長短廣狹相質而裁豈容嘗試也者是爲執其度材之用若金之入于型範鐘鼎金甬隨形而肖豈容互易也者是爲定其程材之用若鬻物于市肆良幣貴賤從估僧之口而出豈其以欲惡爲售而我不可爲之責其價也者是爲核其舉以此爲擇擇卽是用也以此爲用卽是擇也譽道德則剖玄抉微之真顯而闊談高睨之徒廢矣譽文章則疏通典要之體明而聲貌藻績之詞詘矣譽政事

策術二一采

則養恬撫字之風著而曲營捷取之態息矣譽行誼則闇修陰積之飾彰而博奇賈慧之跡絕矣士敦譽之實而耻其虛上收譽之虛而致之實名實之際合爲一塗士安得不以譽重而上又安得不以譽重士也上與下交相重而後進無巧宦之嫌退有安身之善其可以上遠者卽可以下處者也而其可以下處者則又無不可以上遠者也聚譽髦以明熙盛卽軼唐虞而駕成周是且暮遇之耳抑有感焉譽之實在下下不用其實猶可言也譽之柄在上上不用其柄而委之於下不可言也委之之始柄猶在君子也彼以其歛歛歷落之氣主張

名義而分別曹黨卽於國家未有所利而宵小猶有所憚而不敢爲然而其爲勢必不可久何也譽之物甚美用譽之道甚尊以甚美甚尊之事而久在于下則上必憤然而不平而在旁之徒又從而激怒焉使上不收衆譽而又不使衆之自爲譽伺隙隙而搆之操國法而摧折之譽之柄遂以不在上不在下而旁有所寄噫彼之所以中士人者不過曰沽譽抑不知此之所沽者誰之譽耶卽上所操以摩厲天下者也上實有柄而使上不待操下不得沽竟欲置之何地乎愚竊有懼於漢晉之季而又何望唐虞成周也

策術二一采

則遂以近例而爲例矣其甚也官不得操事之權而彼或得掣此之肘小人得劫上以必從之形而橫口得整人以莫逃之網是職守之塞也既盡籠天下之利復盡收天下之權既顛之倒之使人窮於事又窮於情且閃之忽之使天下不得以意而擬我又不得以法而繩我閭閻之遠豈不云嚴雷霆之震豈不云憚而四海乃始驚然鬱然沸然焦然若不能以終日凡此皆所謂塞而不通者也愚以爲欲去其塞當求其通而欲天下之情通則自主德之通始矣欲主德之通又自臣子之善通於君始矣何者據今日之弊形不在下而在上也究今

策術二一卷

通策

八三

日之弊端不在上而在下也夫國家事非一人有也今士大夫私其官家私其見風尚稍左則口吻橫生戈矛四集求爲勝而已安顧國之大體夫乙援乙以爲勝而甲復援甲以爲攻前者之計未行而後者之弊已設上固是得乘其隙而或簸焉或頓焉其自爲隔者一也諸曹所司各有職掌今惴惴然恐天威之不可測而揣摩宸衷從旁觀望觀望之不得則持可否兩端俟上之裁決而名之曰調停調停之不得則承奉意旨而名之曰將順上察下情之委靡也則益示以不可測之情而事益以不舉其自爲隔者二也官以賄聞

者鋪張過侈牽樞無據上因習聞而習侮之以爲財固吾財也若旣分祿擔爵乃無一不指之是染者而顧宿賓然以招我爲己不恕而以責之君誰能聽之其自爲隔者三也言事易當事難今世路傾仄功忌自人議斷自己不欲與人以賢者之名而往往被人以難忍之詬吏黷混而同途玉石燬於共焰上殆以爲天下無一非可疑可疑者積輕則不復重積疑則不復信上論真僞賢不肖而一切置之其自爲隔者四也夫前此四塞之勢上不得而諉也後此四隔之漸下不得而辭也人臣者挾此四隔之漸以斷無四塞之勢而求一日倖

策術二一卷

通策

八四

通必無幸矣然則將終焉已乎蓋天下事惟誠可以相感惟機可以相入二者皆所以通其情於君者也誠之感通其道在夫子勿欺之論愚無容贅矣至於機之相入則在相時勢之官行委曲之術耳夫人之意有所徇習也惟恐人之暴其非人之意有所喜見也惟恐人之不成其美其非尚未著而逆而折之其長方自見而抑而掩之此在平交猶有所不堪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故徐徐焉陳其利害之端開其自新之路使君之心漸悔悟其非而馴改易其轍委曲以求此於巷之遇也美意欲萌而導清流爲膏澤若端方露而引隙照於中天使

君之心油然而入臣之言而欣然樂後於善因明以通此
自牖之納也吾有赤心白意而驟焉以顯則見以爲激
務出之以異可也吾有高行卓軌而翹焉以騁則見以
爲競務行之以婉可也寧款款持惛惛而慎毋習於佻
巧寧休休存大體而慎毋較於勝負寧使吾不得志於
天下而毋使天下得以隙而擬我且因我而禍中於國
夫感之以誠而又入之以機如此而主聽自回主心自
格矣此愚所謂主德之通始於臣子之善通於君也抑
易咸之辭曰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也蓋天地無情以萬物爲其情是天
地主其感萬物主其應一感一應者天地萬物之情所
以常通也而其所以常通者以天地之情之無私也無
私則無間矣人主體天地之無私則無所間隔於吾之
心而因無所間隔於天下之心乃爲得感通之本者乎
此愚所謂通天下之情始於君德之通者也

貨行二一采

卷三

八二

士習

萬曆癸卯江西

問士氣絀於頽靡其來久矣頽氣之振也皆祗肅
隔矯矯抱貞乎抑負氣任俠凌侮世也昔人有
云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士生於世爲四民首風
聲教澤胥藉以維持何至懸絕乃爾或上之造士
與士之自待固不啻也亦可得而論其概哉三代
而下惟漢世得人爲盛漢氣自盛至今崇禎有士
氣焉乃相繼相就至於於世者其氣節何如也
何也將士之植立固有由於世者乎我
太祖高皇帝開文廟以進士爲官師建立學校以
作育人才二百餘年其風氣漸盛漸流乃又故
醇與成周比隆蓋其感遇不啻漸流乃又故
爲凌厲忿戾盛氣檢押盡論堂堂私犯上無等
得無薄而爲旋乎其視東京之氣節何如也司世
道者欲力挽積習還之雅道果何術而可願與諸
士商確之

貨行二一采

卷三

八二

士氣之靡也溺而趨焉者爲之也士氣之競也傲而過
焉者爲之也靡者使人優柔淟忍頽然而無所底止其
弊也流而爲卑則當振士習以作其氣競者使人强悍
曠放傲然而無所顧忌其弊也釀而生亂則當正士習
以平其氣人徒見振者之有似於競平者之有似於靡
而不知救弊維風固上所操以繩士習而挽世道者也
夫士氣之靡也非獨上之人厭之卽士亦自厭之矣不
得已而振之上焉者將起其頽風而下焉者反激爲意
氣激而不已必競此自然之勢也氣之入人最深羣鼓
交煽究且至于自覺之而不可持氣之染人最易一唱
百和究且至於明知而明入于非人與人相習也人與

人相逐也衆之所是獨之所不敢非也衆之所趨獨之所不敢違也正也者所以提衡於靡與競之間者乎夫人之氣方囂然而不平而吾驟而抑之則其勢必不可得惟徐徐焉語之以正則彼將油然自釋而帖然馴服矣蓋惟正乃可以得其平此亦自然之勢也故士風之流而救之不得不因其勢則柄世者之微權也執事穆然深思而遐想於周士其亦有感慨於勢而欲救正之矣乎夫周士之稱貴也果上之人貴之耶抑士之自貴耶粵稽周官大司徒之造士也考其道藝而賓興之六德六行六藝章其教也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專其地

卷之二

二

也族黨升其鄉司徒升司馬重其選也身與習焉心與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斌斌然共遊於大道之中奔競之實未開而矯激之名未立當是之時士之自處甚高而天下之視士甚尊士惟自貴而造士者亦貴之造士者貴之而士益不敢自處于賤以負上之人造就之意故免置詠干城而械櫟歌髦士也春秋戰國之際邪說暴行與夫處士之橫議者紛紛藉藉而氣日滿矣秦燔方熾家功利而戶權謀方借是以爲脫穎之資希寵之媒於是翕張變幻漁獵之計轉工閃倏狡獪傾軋之術愈肆而上之人復焚之玩之羈靡以功令束縛以文法

卷之二

二

遂使繩超尺步之徒曾不得與踈地縱橫之輩同道而馳士氣幾與咸陽煨燼同于漸滅固上之人賤之乎實由士之自賤也漢興除挾書之律表章六經一時經生學士稍稍振氣焉至東漢而氣節稱盛矣逮其季也俊厨顧及啓龍門操月旦規矩模楷互相標榜而黨錮遂成盛氣憑凌竟至反噬夫諸君子相與成其是未嘗相與習爲非也獨以任氣之偏矯枉過直始猶峻城府立封畛表子子之節而終於薰蕕相左大爲犄角之勢蓋激之端一唱之衆成之卒也小人得操其術而傾之激之禍士受之君亦受之卒也國運並受之甚哉競之釀

熹而黨之其害也我太祖高皇帝開乾坤而開文運法周爲治首重作人辟雍翔於京師黌宮徧于郡邑陳常敷教廣勵學官惟時天下甫脫於瘡痍而不樂爲世用懷才抱藝之士每每匿於閭巷隱於山藪於是上之人見有義冠博帶整容緩步者輒強之使爲博士弟子養以既廩進之太學比業成則超等而授之以官朝釋褐而夕司臺諫藩臬矣上之貴之也如此故士益自貴而爭濯磨策勵惟恐一旦自墮以取賤於其上列聖培養二百餘年以來士氣益茂謂宜忠厚正直多藹藹正人也乃日趨日下漸流爲靡靡而激激而競至於今

而習之決裂氣之忿戾有不可勝言者武斷自雄椎埋
自壯塗面即而朋從于吏胥裂冠裳而招搖于市井乃
目之曰義氣橫議騰沸遊譚無根搖喙而持有司之短
長結納而希當路之睚眦乃目之曰豪舉僇僕進退俛
仰屈伸稱莫逆而掉尾于豪門逐錙銖而甘心于壟斷
乃目之曰通方引類呼朋輕舉躁動攘持而叫號于公
庭裂眦而指稱爲公憤乃目之曰勇敢中情異輒也而
故示慷慨激昂之狀踪跡闕匿也而假爲甲乙郢越之
譚以逃禍作賦文其奸以孔步顏趙飾其說百相效也
百相競也同焉者百相援也異焉者百相弃也卽有一
策衡二十一卷

言也正氣也今之競乃營謀也客氣也犯上不已必至
於作亂吾不知其所終矣所持整肅而化誨之惟督學
使者乃一歲之中纔一課耳壯驪黃僅憑括帖之未
而賞罰之術窮行檢之嚴纔一施耳甲乙可否弟據簿
書之報而激勸之術又窮誠欲挽積習而還雅道乎則
在於教化加之意焉耳蓋教化風俗兩者相待而成上
以名繩下而惡士之嗇于實不可得也上以末驅下而
惡士之閤於本不可得也惟易名以實救末以本使天
下淪浹於耳目以應上之德意則敦本尚實之教也故
崇淳質之風則周規折矩遵途守轍者有衆而踪跡
策衡二十卷

樂也

萬曆癸卯江西

將以轉圜之也

尺寸失之尋丈矣收

九三

精神命脉計也洪範之書武王也若祀若寇若賓

若何此何與於民者而曰農用八柄舉天下事而付之農也夫八政非盡民事而立事之本意則爲民也事固有不必求之事而可求之意者此也禹既決九川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夫八年治水水衡豈有餘財而汲汲以艱食慮民也蓋理財原以爲民貧富之根本不自朝廷出也事固有因人之餘爲灌注者此也當時朝廷之上未嘗揭一理財之名曰此制財用彼不與財用也是故家室總儲司空辨五物宗伯經土域司寇登年數彼皆非其職而治其事則無人不與理財也又未嘗分一官府之財曰此屬國用彼屬民用也是故太宰

策衡二卷

理財

五三

領嬪御公卿嘗言否遂氏與毗人廩人計民彌彼皆緣計事而就其用則無地不爲流通也蓋不惟無私藏於宮闈卽亦無私藏於朝廷彼其借民財以濟國用而兩不病則精神命脉之所流通也漢唐宋之主未有不始於爲民既爲朝廷終於爲宮闈迄於亡而不悟者漢興約法者禁什五而稅一法何簡也元封元狩間弘羊用而置均輸官於郡國名曰平準猶然以天下財爲天下費耳景武成安而後自關西卽於京師而貿易焉吏道雜而多端而漢祚促矣唐初定租賦法便而民守之乃一鹽鐵使請歸大鹽庫供天子給賜五尺宦豎操邦之

柄程昇皇甫鑄疊起用事間架除陌之令下而唐祚不復振矣宋興創業之初未遑經制一切賦法頗沿五代之敝而薛向吳居厚之徒遂以刻薄爲端始靖康難發大司農束手無策而經制之義起其弊也至天下常賦納入封樁其由拷掠筆堯得者戶部始得收用爲度支天下嗷嗷而宋元氣盡矣始何嘗不弛以予民乃漸移之朝廷則視民之急不如朝廷矣終乃漸奪之宮闈則視朝廷急不如宮闈矣民不如朝廷急則苦在民然而可支也朝廷不如宮闈急苦亦在民然而不可支也蓋朝廷急則必取民以償之宮闈急必兼取于朝廷與民

策衡二卷

理財

九四

以償之兩償而民兩受奈何不蕭條尾項以至於盡也故愚以漢唐宋之末勢度今日中使四出星羅棋布鼓翼張喙而共蠶食乎天下天下財似歸於內府矣而不盡歸於內府也夫歸之內府已不任弊而又之欲也收之無從核其實而匿之莫能稽其端是漏卮之洩也本正課也而指以爲浮課明知其正課也而徂以爲浮課是掩耳之智也彼積而無用此竭而無可用而誅求猶故也按籍而索之猶執券也是立盡之勢也民何以不窮而財何以不匱耶欲爲精神命脉計無他

術也還 內府之入於 朝廷寬 朝廷之財於天下
兩言足耳蓋今之取民者名曰什一耳而核以民所入
之數有十而倍其三 四者有加耗之用幾倍正額者然
猶未足以填無涯之欲也則已苦矣 姦人所獻派自民
間民既輸正賦而猶不敢不輸額外之賦與其缺正賦
而獨不敢缺額外之賦其究也不得不併輸之則更苦
矣且天下積逋之財尚數百萬此數百萬民之逃避影
射者半姦猾乾沒者半而有司移借者半積逋之令下
又復括之民間內缺九邊之用而外以遺累天下是倍
征也 斂斂小民不得不倍輸之則苦矣此局可不早

策術二十卷

理財四

九三

爲之計也竊以爲憂在十年之外則目前不可忽慮周
天下之大則瑣屑不可務天下有重弊而勢不在已者
必有輕者爲之劑量然後偏重之勢可採自中涓持利
柄煦煦恣睢所謂重弊而勢不在已者爲士大夫者正
宜養以和平以防末流之弊彼以刻削而吾以拊循則
吏治宜議也天下有難挽之流弊一人持之而不足衆
人持之而有餘一事也此以爲必不可彼以爲必不可
非時之求無益之費不得不少減少有所減即大有所
紓則職守宜議也天下之勢大利大病有不在於錢穀
之細者謂宜恢此心而求之如古九式之法爲均節而

又以一歲之秋爲制用要使一方之索天下通融一
之利天下均沾則經制宜議也嗟乎急催之法非仁政
也借補之事非長策也箴師之善療也上乏則取補於
下右乏則取補於左儻一身盡虛耗也兩虛相併將焉
取補乎貧子之善貸也東鄰盡則乞之西西鄰盡則乞
之東儻東西鄰盡凍餒也兩貧相貸將焉就乞乎故財
足則理之而有餘不足則借之而彌困不足之勢未盡
見則直就其財理之而已也不足之形無可補則直就
其民理之而已也理之於民所以理財也而非遺財宋
人有言緩則治其標急則治其本 今日理財之大指

策術二十一卷

理財五

九六

也故精和 月 不失其常而千流萬派皆從此生如
強壯者遇疹癘弗能深也富厚者遇凶札弗能災也彼
其元氣厚而本基固則財已生矣何必更求財理之耶
英主以朝廷爲計其勢必遺民遺民弗恤而後可以爲
朝廷也世主以內帑爲急其勢必遺朝廷遺朝廷弗恤
而後可以爲內帑也 聖主計在天下慮必數年則遺
其爲朝廷者爲官闈者而後可以爲天下嗟乎此蘇氏
所謂百世之計精神命脉綿綿勿替與 國無窮極可
也

海運

萬曆癸卯福建

問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粟四百萬石以實京師
自會通河漕輸不絕世賴之然文和弗類黃運
於決金銀幣費無已則其害亦自同矣文和弗類
因是議導海運策路不行已中丞行之淮揚未
幾亦罷大即如兩賢議海運便其向成事之難豈
其中互有利害能原始要終規其輕重具論之
歟頃自蒙精決王口漕行河者數以萬計而壁馬
靡效九仍未終微 社稷之靈代漲而漕汙濟尚
未審局于何結亦重困已河不可恃而海運其緩
急資也儻右河左海亦可兩利俱存乎否終勝國
之世海運是藉離值之徵後乃遂暨爾閩則萬里
凡舟而不虞險也吾欲問之水濱閩必有遺策可
鏡其以告我為度支水衡借籌焉

燕都背倚三關傍蟠大海形勝綰結漢唐宋之都莫及
焉顧都泰則漕河渭都大梁則漕汴蔡河淮燕無是也
策衡二一一卷

莫鼎之初海運是藉平江航海兩侯屢涉鯨波已用潘
叔正議濬會通故道歲漕四百萬石盡入于河而海運
始罷二百年來飛輓不絕惟是黃流奔騰數梗運道勞
費無已蒿目時艱則有謂燕幸踞海饒漕輸胡區區
子役為仰天下大命于帶水非完計孰與兩利俱存此
不來而彼來蓋自文莊荆議隆慶中王中丞宗沐條便
計轉粟十二萬石自淮抵京小試而復報罷比歲河益
南徙堤則溢導則涸波臣負薪乘橈計無復之相繼被
譴不者盡瘁于役而已矣賴 社稷之靈今歲漕艘艤
淮乘漲徑濟乃聞王家口雖還蒙壩未塞上流七口復

決彭城半近陸沈水衡廩廩以為捐金錢六十萬役徒

二百萬九仍一簣尚未審局于何結夫漕借河河病漕

法當治河然溢亦病涸亦病則河又不得治將釋漕治

河乎不能將且漕且治乎不給幾幸如今歲又非可以

常繼則不得已而尋海運夫海運者終元世所利賴而

非自元始也黃腫負海秦轉山東東吳賴稻唐給營糞

自古有之暨元而始以天下之賦從焉及其季也度支

師秦猶能以離值徵粟于閩閩是以有汎舟之役以閩

越在海崎結程粟米素弗登于王府元不自振而萬里

乞糴吾于至正何譏然得以南海之槎問津碣石亦足

策衡二一一卷

明海運之有濟于緩亟已請揆其便夫其揚舲縱纜占

宿飛帆海若前驅斗牛坐訪孰與夫邪許負塗牽絆聯

袂昇肩淺閣重爾長征者之勞于力天風海濤駛駕頃

刻開洋收島進止自由孰與夫停橈席座啓閉淹留銜

尾舳艫先後衝激者之艱于路乘潮則消長有期候風

則冬夏有信繁紆內島尚候經時飄泛外洋直須旬日

孰與夫長役經年室家繫念留連風雨泥爛貽憂者之

曠于日海舟一載千石比河舟率可兼三河舟常額十

人在海舟不過加倍粟可多致既富積儲卒有餘閑無

妨操演孰與夫加耗兌運載少蠹多空伍轉漕食浮伍

曠者之煩于費矧夫 國門數舍卽倚天津財賦諸郡率連溟渤則形勢便焉左轉營平右趨閩廣往來風雨聯絡率然則聲息通焉海艘旣出列戍護防魚麗鷺鷥威單于域外游奕巡行輕舸利涉猗猗影虜在於目中則材武奮焉一卅之中什八公餽什二私齎居奇以給扉履什二之外附以商販寬以告筭漸權以資繕修則財用資焉 國家轉漕江南自河汴沁衛汶泗江淮諸水已無涓滴不爲用而獨未能利藁東海誠令左提右挈東海爲輸卽萬有一虞扼吭而塞清源擣腹而驚徐淮我固得經營海上索飽而爲之計則海運便而難之

策衡二一一卷

海運三

三

者曰大浸稽天封姨司命洪湍激石颶母驚濤別離慟乎死生往廻虞乎漂溺滋騷怨也浮沈眩目六疾遄生盪漾驚魂二鬴莫飽飲鹹茹蠟旬日難支虞逝棄也大溟溟涿島嶼錯立稍北則危礁怒掣近南而水煖潛蛟餘艦長幫一或不戒米珠雕錦填精衛也遡閩浙尚多潢路避成山必鑿膠萊畫脂斲石屢議罔成麻濞海倉難飛渡也通番實繁有徒接濟嚴戢未止一旦通運海道因緣闢出勾引內訌幾延盜也元本胡虜虐我中國食肉寢皮擠填于壑焉有爲民父母而坐令孺子入井不怵然者吁是則然矣抑不知燕之通海猶秦通渭梁

通河汴大勢則然元特因其便而用之茲欲復海運假冷驅市人而蹈不測之淵則誠難若乃延袤海濱沙民漁父蛋戶鹽徒鼓柁于驚風怒濤中而色不變者豈少乎其疇擠而雷用諸我閩南入廣北入浙米鹽貨販如織由浙而至蘇松至通泰又至于安東沙鵬絡繹風帆衽席而淮以北將獨難乎呂宋暹羅占城滿刺加諸番高檣大舶時往時來布帆無恙渠易而我詎畏阱焉漂洋失島有海人之占能以轡嶼識灣泊能以句股望遠近能以雲物占變怪熟之而可恃無恐不幸偶失卽河漕亦虞水火蒙牆之魚鯨河壩之厲札者若而人不盡

策衡二一一卷

海運四

四

滄海之波也元人運道三變矣伯顏初議盤旋山界萬有三千餘里朱清出而放楊子東北之洋歷白綠黑水右轉成山其道差徑殷明畧則闡崇明東入黑水直取成山抵直沽不出旬日耳今弗不行之熟而庸詎無明畧者爲我條便宜海上必膠萊乎清瑄奴虜元撫而用之虎符萬戶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卒得其力爲百年利今誠懸賞爲購得沈雄膽智其人委事權爲隗致則彼闢田者亡命而走死如驚者將盡爲我用何奸盜之足虞總之襲故之見所難於海則天吳以爲政而不難河流奔悍自決自淤從古迄今人力亦未

有以衡之神禹而至九載以今防河兼復防 慶惜漕
仍復惜費數倍其難而支祁又故困之塞裳而事河春
水施而漕欲濟力不得專河安得治令引粟東海勿爲
求穀求炙之見欲速于河而徐以其力治之疏淪淤塞
惟吾所爲當可爲數十年計故吾不謂事海可以廢河
如元人策而謂通海亦以便河河運持其經內地之粟
走之航海參其緯海國之賦當之無事海爲習有事海
爲援漸習漸熟漸久漸增河海互爲提衡走天下之粟
以實 京邊據不匱之府以臨制天下百二之固萬世
之利也且夫都供邊餉非可旦夕乏也可農之貯又所
策衡二十一卷 五

五虎之慘十二樓之誕亦孰慮有有如搏風影而攫金
機易之採幾開閩海無窮之譽夫亦其倪天下事利設
弊隨亦何策敢輕舉者哉策海運濟漕困也漕以外我
不敢知執事熟籌之矣

天文

萬曆癸卯福建

問敬授者猶天疆理者係地土蓋堪而復輿通天地人而曰儒不當涉云分外歲月辰必有其故廣輪沿革今古兼資經術經世于此窺一斑焉他不具論易之干天道則備矣九州之跡之具于禹貢也而士不嘗聞乎六籍之緒衆說之淆天文地理將不勝窮則載籍有餘師第一一能爲折衷而巫章章亥不足說也姑爲我言其畧且夫曆算奚起地勝奚托司天之家孰師心而啓千古之曠典地之學孰校簡而儲一代之典夫災祥私習有禁而大統曆以前民用漢地形險塞不在諸侯王今一統志鉛槧常物統紀條貫可得聞說者謂曆誠精然第據祇算至誠備顧祇標菁華吾欲引經術之微謀曆算之奧與尋經濟之實破統志之膏肓意其間多可商訂者今益精益求精爲不朽亦一代快事也奚若而可窺平子之憲操于雲之緹夫閭治有人矣

國于天地大經有二欽天授時則稽圖象迷覽遐控則

策衡主一朱

天文二

一

審方輿明乎夫之道三正五行可順軌而變也不則火流授衣氏見成梁吾將忒候焉猶醫不諳脉而陰陽之劑或誤也晰乎地之形九區百國可按籍而理也不則聚米閱麗畫地籌邊吾將惑算焉猶基不置局而奇正之變無適也儒者志該經緯學綜穹垓豈其乾父坤母而情狀之未諳夫亦師天老而友地典相與高睨而大譚然而專經之外他未暇及清臺之象職方之籍佔畢者未習觀焉如是而越重黎之局咀曆志之精亡乃臆而不據乎哉抑嘗探賸經籍而竊聞其槩也乾坤二策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爲月弦之檢兌下曼丙二弦推

策衡主一朱

天文二

八

納甲之義陽復陰姤二至察消息之分則說天莫辨乎易焉卽六日七分京氏之學不傳三微七備一行之曆頗爽而易之天道自悉也而非特易也中星晰孟仲之支璿衡辨斗綱之謬圭機釐寸晷之誤心囑絜三五之星月令審小正之異同元閏嚴春秋之載紀儒先訓釋夫孰非象緯之府將歲月日辰之故斷可識矣紀州則首冀次充終雍高下區分導水則先河次江次淮緩急具審高山大川以定境而遠隰陂澤準望不淆九則三壤以經邦而職貢灌輸詮次如繪則叙地莫精于禹貢焉卽九河三江諸家之說紛紜大別敷淺地志之編牽合而書之地象自具也非特書也倭遲之爲郁夷日土之爲自杜揚紆在冀而爲秦盧水在濟而爲雷許由魯地而非許鄆乃鄭邑而非鄆陵載籍如林夫孰非丘墳之鏡將廣輪沿革之殊畧可知矣是故言天不必甘石也言地不必章亥也窮天地固自窮經始也而窮經又未有不窮天地者也今天安穹昝蓋弗共論而歷步則有必究者列宿環周四七定其次赤道絃帶七政紀其行始璧合以珠聯既絲棼而輟驚則度數生焉日有光道南北司其發歛月有九行朏朒互其陰陽合朔衡望鄰交乃食則推步出焉斗建改步爲月青龍移辰爲

歲至朔同日爲章同在日本爲節終六旬爲紀歲朔
又復爲元則算數積焉二至之氣暑影定其倪朔會之
交衝蝕執其券金木相參以檢日盈虛互積而成閏則
氣候齊焉今天地裨瀛迎柱弗敢知而域內則有可述
者有虞五服要荒在外成周九服蕃鎮在外其詳內畧
外之制乎冀方地兼幽并緣神聖之更都雍州域併梁
益蓋宗周之定鼎其居重馭輕之權乎激瘴洋于東維
限沸海于南徼設懸度于西極遮沙漠于北陲其華夷
隔絕之界乎九國匝而漢震八王競而晉遷藩鎮強而
唐徵燕雲割而宋弱其戰守形勝之規乎夫天無窮也

策衡二十一卷

天文三

九

而星迴斗振吾可坐觀焉不必歷驗航梭而列宿羅于
胷中地無垠也而山墳土訓吾可臥遊焉不必馳精步
算而川原瞭于指掌然而玄象之事閱歲積久乃定故
渾象遺闕洛下首單經營地動無傳平子實開神巧他
如月行遲疾日道盈縮五星順逆亦皆躬自劉洪劉焯
張子信之冥悟而遂開千古未發之祕顧未有如 今
日之大統曆者法本授時以萬分計日實以二十七日
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命月交以十五日二十一
分八十四秒制常氣以一分五十秒增損之定歲差其
算較古最密大撓復起而無以易也方國之覽歷代建

策衡二十一卷

天文四

置歷常故小史邦域悉于周官應劭地里傳于漢世其
他幾服之經九州之圖寰宇之記亦皆出自摯虞賈耽
樂史之編述而各成一朝大備之觀顧未有如 昭代
之一統志者書本應 制以總圖具各道之規形以興
革辯古今之疆理以司府州縣遞統而道理關梁括其
凡以形勢風俗相附而土產人物詮其勝其書今用最
切白阜以降而無以加也雖然曆求其衷經義而已志
宗其裨經濟而已夫禮不重土圭之景乎今分氣定朔
僅酌量于刻畫中星午晷宜兼注于歲時豈其握算之
精而能加于晷堂刻漏則察之而愆誤或可脩也詩不
譏夙莫之謬乎今晷永六十二刻元史之載已備而舊
法三十六度星翁之算未釐豈其廣輪之遠而槩以宵
晝短長則驗之而隨所當備注也晝短星昂則冬至躔
虛今日在箕四疆半東轉五十有餘然而寒暑無爽焉
是箕實旋子非黃道漸西也聞有如九執婆羅門者流
算別有法不可不參伍矣義和饒至則四宅胥審而舊
稱日食南北千里差一分東西千里差半刻則幽朔閏
廣各異焉算術非舛而地差宜講有如覆晷二十四圖
之法食分備載不可不依倣矣他若二十四神豈三垣
九野之曜九宮三百非七政五辰之軌經術無聞以此

易彼令明經通算測驗更定已密益密斯不亦靈軌一
快事哉禹服周疆原不相襲邇者郡國升降更置已多
城邑遷移制御稍變而猶然 國初之籍則舊封新寓
不可令相冒也虎牢沙麓特重守地有如士馬芻糧多
寡關于要害文武將吏彈壓控及方州而可令無紀則
形勝山川不當以綺語塞也涂數遠近量人之掌司存
今郵置衝僻脉絡之貫無徵水陸險夷疆理之方莫據
若河渠壤賦之重或辰星物候之分皆當備述乃古跡
漫題米鹽凌雜非所以爲觀矣蠻夷覬寄王會之籍備
舉今交趾哈密大寧河套故我疆圉朝鮮琉球奴干朵
葉衛三二卷 天文五 十一
思皆我隸屬此類頗多儻圖誌之可尋悉經畧之有待
而槩從削畧自隘一統非所以爲大矣他如執拘于黃
冊登科而戶版賢書之弗紀濫觴于寺觀題詠而仙釋
女婦之多收經濟奚資刪浮補實令鴻儒鉅筆更事編
類已備益備斯不亦坤輿一勝覽哉嗟乎淳風不悟歲
差杜預竟清閨幸江統誤鄭于沛士安謬商丘于濮陽
顓門通識尚或失之談何容易而疇人方迷復于算子
曲學乃牽滯于帖括并坐闕觀以睨天地宜其繆矣然
而經思天衢迷覽圖史世自不乏其人要在 廟堂之
上實重其事廣攬虛詢置以大臣特爲開局課踈密于

太史訪方俗于軒輶曆志二業宜可精贍于以撫辰熙
績條地規天必有當焉萬曆之邳隆一統之全盛良亦
千載一時而不可失者乎生不敏其于窺張衡之憲測
步天倪操于雲之縑探竒地紀夫亦竊有志焉未敢曰
不吾以也

文章

萬曆癸卯福建

問自古文章亡大千周公之制作仲尼之刪述已若
曹子桓所云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其有合乎否乎學
士家寤寐春秋枕籍西京之業次乃山斗昌黎模
範盧陵贈炙眉山氏然亦有後談七國沉酣六朝
宗聲律于唐人尊理學于宋代世就通文亦屢
變其得失大較可具指數我明文化翔洽日月
為朗名世應期而集才臣各奮所長諸士亦能尋
往哲揚休光鳴當代之盛事乎至于今文盛而
敵誠者受之其失安在夫才情溢則近縱橫雕繪
工則近靡麗或寄騷雅以獵名或托理與以藏拙
此皆前代故習而世胡蹈焉無乃標奇就異反失
之類則今日正文體是至不第在明經其以明
經示的耳唯是經國不朽致固難言之士有概于
胷中其各吐露毋漫云古今不相及也

扶輿之靈孕淳發而為人文旁薄日月吐翳風雲暉麗
山川昆貢草木織之及峭嶢精之人要眇淵乎其深腫

策衡二一一末

七三

隴其初晰也汪洋漫衍沛乎其莫闕也連翩絡屬累疊
乎其貫珠也馳軼步驟颯颯風乎奏金石而叶宮商也創
述同源而異派知巧並軌而分馳曹子桓謂是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有味乎其言之籍其才不足以經國
其言不足以垂不朽可為文乎儒者曰三代無文人六
經無文法蓋夫人而文何文可名經卽是法何法可法
而又以為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則文至周而盛也周
公其始基之矣公以聖人之才輔沖人而立政吐哺握
髮勤天下士其所制作不郁郁乎哉矢無逸歌而風剴
切婉至又騷人墨客所不能為也夫經國而不朽孰有

如公者也仲尼志在周公慶寐不忘一遇顧車跡窮天
下而刪述遺經猶不以作者自命其徒守其說而尊之
曰吾師祖堯宗周律天襲地生民未有百代為程則不
朽又孰與周公也夫聖人非有意于文也其典章倫物
不得見之行事引之於天下而書之策以詔後人將使
好文之主有所緣而飾治修詞之士有所憑而取衷則
聖人為經世慮最遠也嗟乎賢哲挺生何代蔑有氣有
獨鍾知有獨造見有獨解如伶倫之音適父之御養由
基之射並極其致人擅其長總之器各有宜適不斬乎
大全義各有攸當不斬乎盡粹世遞遷矣而文與之高

策衡二一一末

七三

一四

下文代變矣而世與之盛衰由周而來至於今其得失
之大較居可知已春秋辭命聖人猶有取焉其言本之
德刑禮義其大夫才美而嫻於文彬彬故足多者於時
齊有敬仲平仲鄭有子產晉有叔向楚有倚相吳有季
札尤稱一時之選哉光照列國文表後世宜矣迨縱橫
家言抑何恣肆不經也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
而蔽其惡徒以簞鼓人耳傾危人國鋒穎百出機軸一
般則文至七國而壞也是宇宙之一變也漢收秦燼之
餘招學士求亡經於是真才輩出入主亦遂遂嚮之故
上之制詔下之書疏皆有古風而或其才通達或其學

醉玉或其在良史或其志在傳經若賈董遷固劉向諸君子庶幾哉於西京業煥然足述矣乃漸流而東浸淫而六朝之綺麗也刻意乎玄黃錦繡侈情於月露風雲徒以傾炫心魂豔異耳目藻績已極氣骨無存則文至六朝而靡也又宇宙之一變也唐之駢麗猶沿乎隋病在浮矣其聲詩足繼響於大雅而文不兼工故名能振唐者獨歸於昌黎氏謂其敘華之實耳宋之氣格遠遜於唐病在陋矣其理學直溯源於千古而詞不必副故名能振宋者卒歸於歐蘇氏謂其易腐之新耳自宋之南而中原文獻溷濁於腥土雜亂於行禽皮之不存

策衡二十一朱

文章三

一五

毛將安附彼漫漫者何時日耶而謂元有文乎於乎宇宙之變極矣我明一洗糟俗六合爲新名世應期才臣儼美各擅當世之譽兼總數代之長其最著者洪永之間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而劉誠意方希古解大紳亦復名家其格不相下也宣成以來東里闢源長沙道流而劉文安丘文莊楊文懿彭文思故是流輩其致不相沿也北地信陽矯矯振起濟南六七子更爲倡和其極力追古不可及也新建才名絕世識復超然毘陵晉江時爲羽翼其指歸辭達不可易也是數君子者經國之業各殊不朽之言若一無論昌黎伯仲歐蘇顏頤浸浸

凌西京而上之蓋文之盛極矣至於今人握靈珠家喚崑璧洋洋纒纒名爲最盛而識者憂其散若江河之返也豈直繁勝簡華勝實奇勝正之爲慮哉彼自雄其才輒馳騫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不知其橫溢也無乃七國之嚆矢與自多其殖忽沉淪於矜蟲關鶴之障而不知其靡曼也無乃六朝之濫觴與風雅自名其思多枯槁其詞有刻削艱澀之病則宗唐而失之也理學自命其旨多率易其文有粗淺庸腐之病則師宋而失之也四者皆前代所爲故習也而種種蹈之文何以不故愚竊惟之凡有才者輒爲才使況其用之文也氣能排山

策衡二十一朱

文章四

一六

倒峽致能泣鬼驚神變幻能淒風驟雨顧或挾才而不得逞猶復肆浮游之談持不根之論恣臆雌黃巧作月旦彼豪宕不羈者悅其性之所近而羣赴之若鵠雖儀秦舌在不橫於此矣凡詞最易動人矧其富而豔也顧下之所習唯上是趨今明經射策儼示天下以軌而詞不勝其靡也意者秘書天祿猶存組繪之風赤牘丹刻頗尚駢麗之習禁之猶莫挽有好之不甚焉者乎何怪童縫者流不獵華競采若墳虎之相和也詩三百篇讀之有令人肅而離感而奮悲歌而慷慨故文之妙者無如詩也雖云才不關學趣不關理顧不博學不窮理未

能臻其妙而曹劉以後必為別傳竟與文章途分為兩

且謂窮苦易工權愉難好寫性情於哀怨邀聲價於山

林則古之雅頌非耶奈何其二者之也古者理苞塞不喻

不得不假辭以宣易象其嚆豈不宏深隱奧其指遠其

辭文聖人不易也乃有獨標法門號為理窟一切墮黜

而寓諸庸彼頴如端木猶藉文章闕性道何後人頓悟

乃爾耶詆之者曰辭則不能而逃之乎理恐亦無解於

天下矣今 天子嘉惠文學申 令數四亟正文體愚

謂 制舉義無難正者稍不入格輒置弗錄後必更端

以進如師且黜浮歐陽貢舉士靡不響應耳唯是業取

策衡二十一卷

卷五

一

經國言為可傳辨析淄澠筆嚴衮鉞議在咫尺邈若河

山得失分寸寸心是非要在身後一時榮名易博千載

定論難為故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其甚指淺也藏

之名山其喻寓深也甚矣乎文章之難也若夫包舉乾

坤籠絡今古網羅豪俊總攬英賢華實兼資質文互用

令彼懷奇負雋無歎約結而肆其雄心揆藻摘華不得

浮逞而競為靡習詩古文詞儷美無偏諂而兩傷閎深

奧衍具全無顯溺而趨陋兼收並茹濁色鴻業如所為

勤吐握孫碩膚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我 明盛事

傳且不朽當世必有任之者愚拭目以俟焉

人心國勢

萬曆癸卯湖廣

問保世滋大者莫不建牢固不拔之勢然必有所以

繼之而後其勢常盛而不衰古有恃形險以為勢

者非不亦規模混一而竟弗克保世豈勢固不繫

于形險耶或謂法可以把持乎勢夫為國者局當

無一代之法雖令行禁止而把持之所不及則法

有時而窮豈把持不若固結之不可解耶不然則

秦之法嚴於周而何以享祚久促相去懸殊也我

祖宗定鼎內外輕重建置畫一而創法立制為

萬世長久之計者亦既悉備矣 朝廷下咫尺之

微遠近奉令奔走無敢後先其勢可謂至盛乃邇

者所在剝膚人心潛渙乘釁不軌事在叵測及今

不為之所恐其一換而難收也厝火積薪正 今

日之勢矣茲欲杜危機銷亂萌聯屬人心以維其

勢於常盛其道何由而可

天下勢而已矣而所以維其勢者在於天下之人之心

夫勢也者可以予奪人可以生殺人可以奔走服役乎

策衡二十一卷

人心國勢

一

人恆乎至大魏乎至尊天子者有其勢者也而至於人

心則藏於方寸萌於不可知之間而其人又一介卑瑣

惟天子之予奪生殺奔走服役焉者而何以能維乎其

勢不知天下之勢合則成離則敗故一人之勢不足畏

而合天下之人則其勢成天下之人不足畏而天下之

人之心合則其勢遂成於不可解蓋人心惟藏于方寸

特三尺之虛具耳。今夫良劍能擊刺也，而之所以能擊刺者，以進退迴旋左右前後各中其法也。然惟有勇力機智之人操而運之，故進則進，退則退，左而左，右而右，前後迴旋無不如意，而勢如遊龍飛虬，一發而無留行，不然雖千將莫可亦無所自試矣。天子者以一人處密勿之中，而天下之人散處於四海九州之遠，其人又非有父子兄弟肺腑骨肉之親也，特以區區之心環向而拱極，苟非聯之以心而徒控之以一切之法，謂足牢籠天下而天下視之若網羅之張，其外繩索之繫其體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使一身之間拘攣急迫，手不能持，足不能行，肩背不能轉而腹心鬱結不得舒暢，盼盼焉目用法者爲仇讎爲敵寇而勢去之矣。故勢也者，人主所持以宰制天下而人心者，人主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勢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勢在上，分則勢在下，在上則爲順，在下則爲逆。要之治則合而在上，亂則分而在下。周之時諸侯之國八百，而天子之地不過千里，當其盛也，八百國之人併力一心以翼戴乎周，其法度雖亦詳密而要皆以順乎人心，故其勢合及其衰也，諸侯各據其地私其民而勢遂分。周天子徒權虛名于上，雖其既分而諸侯猶陽奉天子之命，及其亂也，遂至問鼎而窺

策衛二十一

人心圖勢三

一九

神器勢在下而不在上矣。夫周之勢所以合而分，而漸至陵夷者，由關雎麟趾之意以行乎其法，故法猶足以維持乎其衰不驟然而廢。若夫秦則不然，都關內而據天下之險阨，罷封建置天下爲郡縣，其勢不可謂不合，不可謂不大，而又一法度嚴律令以私議法者族而人之思亂者已潛謀陰構於下，逮至二世天下之勢已耗散矣。猶然峻法刻刑以繩其下，而下之思亂者遂揭竿刈蒿一呼四集於山澤草野，莫可誰何。夫周以德爲固而秦以險爲固，周以德行法而秦以威行法，故一敗塗地而勢不可追。此人心得失之驗也。夫勢者上之所挾以爲重而不可使其有傾也，傾則人將據之而重不在我矣。亦上之所操以爲固而不可使其有隙也，隙則人將乘之而固者以解矣。周之勢使下得分其重而據之秦之勢使下得乘其隙而操之者也。我國家之勢輿圖混一，海宇同風，可謂合而大矣。法之附勢而行者沛然洋溢，宜無庸其慮者而愚猶總總焉舉往伐得失以昭鑑者，非私憂過計也。誠謂人心之不可測耳。人心惟有欲惡二者而已，利者人之所同欲而窮困無聊者人之所同惡。今天地間利凡有可取者無不盡取，征日煩而民日窮，民愈窮而征愈急，急則奔命不暇，夫

策衛二十一

人心圖勢三

二十

剝膚與悖逆等亡命耳民知身之不可保又何愛旦夕之命而不爲亂哉邇來激變而起者在在而是呼羣聚黨幾釀大禍及今不爲之圖吾恐下之勢令則上之勢孤下之勢成則上之勢去矣尚將深其法以求之夫

祖宗以德行法而今以法益法法煩則民易犯於是始不勝其無聊竊竊然幸際之可乘而發憤於一逞吾不知法之果足恃乎果不足恃乎今天下無偏重之處其勢可以不慮其分而竊慮其隙之乘於下也卽以宗社威靈萬萬無陳勝吳廣之事而山澤草野姦雄之橫目而伺釁者安保其必無也夫姦雄不能獨爲亂必憑

策衡二十一卷

人心勢五

二十二

于小民是謂藉資小民亦不能自爲亂必附之於姦雄而因以小民之困苦爲辭是謂假名善維勢者杜其釁端使其資無可藉名無可假而已人主之於勢也猶龍之能神虎之能威鯢鯨之能變化也然龍不憑雲則神無所用矣虎不憑風則威無所施矣鯢鯨不憑於水則變化無所自見矣人心者固人主之所憑以爲雲爲風爲水者也故速以不疾至以不行而其神也不可測繩不以法制禁不以號令而其威也不可犯能圖能開可屈可伸之於呼吸俄頃而其變化也不可測謂勢維之於民而上實操之謂勢行之自上而民實成之此治亂

策衡二十一卷

人心勢五

二十二

之機而人主所當察於微者乎蓋天下有有形之勢有無形之勢險塞法禁是有形者也人心至柔而剛至愚而神是無形者也有形者猶可得而制無形者不可得而強至於無形者有形而有形者雖欲制之而不能制矣夫勢不可使之成也及其未成而返之則在審勢者早計耳我太祖嘗覽輿地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偏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此言形勢之不足恃也嘗謂侍臣曰治天下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則民必有所不堪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上下情乖而國治者未之有也此言人心之當聯屬也大哉王言其萬世之明訓乎今天下之勢乃高皇帝艱難而混一之以貽于後者也今天下之人心乃高皇帝拊循而煦育之綱繆固結以至于今者也奈何令二百餘年之人心一旦解散而自孤其勢也哉夫勢之治也可以安享其盛勢之亂也才可施其能智者可用其謀惟將亂未亂欲形未形之時則才不得施智不得用特以此心之仁愛聯之耳此仁愛之心非有所難也起于一念發于俄頃而旋暨于天下矣善言天下之勢者莫備於孟子其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蓋天下當窮愁奔命之

時有能行之以仁政所謂今時則易然也又曰得天下有道得民心而已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嗚呼此聯屬人心以維其勢於不可解者也

策術二一一卷

人心圖

二二

文章

萬曆癸卯湖廣

問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文章尚矣古來論文章如
典論文賦又心文章流別與謝靈運傳論文章論
其言雖不啻於文之旨有從不自宋儒爲治世
衰世亂世以體歐蘇不如韓柳不如先泰兩漢之
說而以詞論文之家盡廢然六經則述也諸仁義
非當衰亂之世乎何處窮千古也且宋儒又重推
出師表與歸去來辭甚併唐漢而空之曰宋有四
篇文字安在夫一解不如一解乎豈文有別乎不
以文論將將漢唐以來諸名家可盡廢乎朝家文
章采前代大成說者謂初唐沿隋而後乃愈變而
善然與否與諸生能爲一臆列而月旦之乎道
日作者如林大半半爲羅墨氏所浸淫在應舉之
士更甚焉蓋者業高目而憂忘宋易辛愛茲欲令
海內刮腸瀉胃壹粟大雅何術而可諸生生屈宋
之鄉知從焉深於此道者其譁語而對不佞且持
以徵異日不朽

文以有意工乎以無意工乎有意耶將就就逐逐以求

策術二一一卷

卷一

二四

之無意耶將杳杳冥冥以求之然而有意非也無意非
也惟似有意又似無意似無意又似有意落落穆穆不
求其文而求其所以爲文夫所以爲文則道也得其道
則此中嘗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勃宰而盤鬱可籠天
地可挫萬物可通鬼神可爛雲霞可千古而上開千古
而下之樸可百代而下印百代而上之心雖治或汚隆
人或妍媸而光景常新神理嘗住噫此文之至也古昔
論文章者下慮數十家獨魏文之經國不朽陸機之朝
花夕秀劉勰之證聖宗經擊虞之邇流別源沈約之直
舉情李德裕之靈氣恍惚皆自謂遺糟粕闢堂奧然

以論文可耳而非以論於文之外也自新安所云六經治世之文春秋衰世之文戰國亂世之文與歐蘇不如韓韓不如先秦兩漢若謂文章關乎世道與時高下然者遂爲世儒尸祝而古來論文之語閑遏不行愚謂孔子非當春秋之衰乎孟子非丁戰國之亂乎而六籍七篇彪炳日星蓋孔子以道興春秋之衰非可以揚駟綏頹之僂臣論也孟子以道揆戰國之亂非可以談天炙轂之說客論也至歐蘇之不如韓韓之不如先秦兩漢亦以氣脉之厚薄詞調之質文論耳而非以所以文論如以所以文論則武侯之出師二表忠肝義膽且表裏

策衡二一一卷

二五

訓命何兩漢之敢望靖節之歸去來一辭高風遠韻且父老堯禹何六朝之敢望茂叔之太極圖子厚之西銘正叔之春秋易傳二序且稱宋四篇文字空策典畫何韓柳之敢望故夫雕章繪句有意求工者騷人墨士之文也與時磨滅者也明道覺人無意求工而自工者大聖大賢之文也不與時磨滅者也雖然謂武侯靖節茂叔輩高出漢晉以來諸文士之上則可執武侯靖節茂叔輩而並廢漢晉以來諸文士則不可乃漢何嘗無文章姑無論賈馬班楊卽廣川天人三策固依然冉閔亞侶也六朝曷嘗無文章姑無論潘陸顏謝卽河汾中說

策衡二一一卷

二六

元經固儼然洙泗典刑也唐宋曷嘗無文章姑無論王楊燕許卽昌黎之原道廬陵之本論柳州之誌記眉山之書疏固的然東西京嫡派也卽春秋戰國又曷嘗無文章無論道德南華如左丘之春秋傳靈均之離騷固隱然宣父素臣而三百篇變調也假令孔子得位而佐以子輿氏則苦縣漆園可使守書藏左氏龍門扶風可使司史事靈均楊馬可使隨侍從廣川河汾昌黎河東可使作祭酒曹王潘陸歐蘇可使典制誥固不第訪武侯於南陽徵元亮於彭澤裊周程輩於關濂伊洛而朝夕奏金華殿中語也夫安得盡廢之蓋聖人如天蚊行喙息靡不肖聖人如海天吳蜩螗靡不納惟其有意明道而無意爲文故諸子百氏皆爲用而不爲累若有意爲文無意明道卽曰取三五詩書字櫛句比且不免玩物喪志況漆園況苦縣又況瞿曇糠粃世故而唾棄人倫其蠢世可勝道哉 明興 高皇帝手闢渾沌力振文明 列聖累洽鼓鑄風勵業二百餘禩于茲藻雅之士後先鵲起草昧若劉青田以經濟待 帷幄宋金華以沈博代 綵綸王烏傷以出使抗節義方天台以忠烈邁革除其文渾厚爾雅各成一象雖勝國之遺材實開天之間氣後有作者未易顏行胤是以往若楊文

貞能爲廬陵文卽才不及然有其志乎羅文肅能爲昌黎文卽力不逮然有其基乎北地變程李而返之西京信陽翼之信陽才固遜李卽李亦莫柞多而潤色少也新都慕江鮑而稟之六朝姑蘇啓之姑蘇學固遜楊卽楊亦綴緝勝而生韻微也晉江毗陵厭北地而欲洗之曰不聞道何事共漢人生活太倉歷下薄晉陵而欲攘之曰不勝理何事落宋儒窠臼兩家相詆不啻讎敵然各建旗鼓亦各負紕漏各極雌黃亦各中膏肓理學之逃固然亦不失爲歐曾之當戶草莽而竊固然亦不失爲左馬之耳孫於道不知何似要於文概乎其有得者

策衡二十一卷

文章四

三七

也以迄今日天地之精光彌流而不韞人心之智慧彌洩而不收宇內所共習之書悉厭爲臭腐古來不必有之語每挾爲秘密理不談倫常談玄虛詞不脩澹雅脩倣詭師不宗鄒魯宗六法事不證經史證三昧一人姑倡之羣人且推爲衆尤之尤一時尚駭之他時且信爲先覺之覺甚且 今甲之所頌儒先之所疏者一概抹殺而公然奉雞園以香火邀惠嶺於帖括空王幾傾素君之座震旦半傳竺乾之衣彼意固謂非禮佛則塵緣不淡非習禪則見解不高非翻內典而涉諸品則文詞不辨博可喜然以儒入釋以華卽戎以尼山鄒嶧之業

起家而以祗桓迦嶺之教賊世將阿旁方良何日之與有百六陽九之厄恐不止文章而且他有所移矣邇來雖奉 嚴旨申飭而西來一派淪骨髓浸肺腑日負日勝旋撲旋滅猶旣倒之瀾而已夕之日未易障而揮者愚生竊謂文章之用關世運而根性靈彼非 制之書非聖之經非訓之文非我族類之人如嘉禾之有莠鳴鳥之有鴉與世運性靈何與且難共戴履而奈何同工課乎故今世之文不患無刻燭倚馬之捷不患無雕龍綉虎之藻不患無鄴架西山之富不患無風檣陣馬之迅不患無時花美女之新不患無排山倒海之奇不患

策衡二十一卷

文章五

三十八

無圖風雨走蛟龍之出沒變化而患弗軌之于道道者造化之神理文章之命脉非在九天之上非在九地之下卽心心在卽行行在卽經經在卽漢唐宋諸名家而亦未嘗不在世未有於心闇昧于文光明者請人務各澄其心源如果日之當空可乎世又未有於行乖刺於文平澹者請人務各端其行誼如處女之守閨可乎世又未有於經背馳於文馴雅者請人務各守其經術如良農之力田可乎世又未有於諸名家不流覽博涉而於文汪洋瀟灑然名世者請人務各出入前輩諸名家櫛其精華而採其芳潤如波斯胡之聚貨可乎蓋孔

重躬行孟先正心宋儒謂佛氏彌近理大亂真遠之當如淫聲美色而明道脩本卽韓歐兩大家且然蓋古之持世彌運其崇正學詘異端多如此誠 上以是嚴

功令下以是奉科指一二文章司命者以是前推後引左提右攜務進古風還大雅毋得淫一切而好一尊十餘年後世運不返淳人心不返古文章不批漢捩晉踏唐蹋宋由周程而見孔孟愚不信也然愚又有感焉昔人以日月星辰當天之文而欲觀天文以察時變以山川草木當地之文而欲觀地文以悉地利以錯綜庶績藻繪人情當人之文而欲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愚生僻笈衡二十一卷 三九

章恐直其渺小者耳

理財用人

萬曆癸卯湖廣

問財用國之至計自昔建國置用者皆當不取於民然當其盛也取廉而用足迨其末則取益繁用益濫其故何也說者答於生之無道夫善生財者不能生不生之財顧生之有大道耳大學舉用人理財並言之豈大道非君子不能舉而行歟而孟子以財用不足歸之政事抑又何歟乃泥於節財者欲以省官爲省費得毋人與財兩匱歟昔漢武有後心而府藏空竭桑弘羊之徒以指克盡然終不能救國計之訕豈用人亦無益於理財歟抑亦所用者非其人歟我國家當全盛之時宜財不可勝用而今所在積貯之處無一不罄幾於無財矣乃權利宵人環布於天下而中外眞缺及虛而不補其於大學用人理財之道得無悖歟夫天下未嘗無人亦未嘗無財一調劑之而兩足也諸士抱康阜生民之心盍卽所豫計者悉陳之

國家未嘗不需財也國家無財則空虛而用不足而孟

策衡二十一卷

三

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仁賢雖不信豈遂至于寥寥然若空虛無人之國哉且政事之於財用又何與也蓋古之經國者必曰理財財非能自理也有所宜生有所宜養有所宜用有所宜省有所宜急有所宜緩有所宜入有所宜施若此者非政事曷以經之而人也者又所以脩政而立事者也知財之急而不知政事以經之知政事之理財而不用仁賢以舉之是務其流而絕其源也夫財猶水也善治水者導之而不至於壅防之而不至於潰使涓涓常流而常不竭不善治水者懼其一泄而難繼也而固爲閘塞使其勢

洶湧而不得泄則必有潰壞氾濫之虞至於潰壞氾濫而後圖則堤防之所不及而莫可底止夫導之防之者治水之法也卽所爲政事也而所以導之防之者治水之人也卽所爲仁賢也爲國者徂於目前之利以爲我能富矣不知中壅之極而潰決之實已潛萌於其間特其勢未至於驟散而吾恐其聚之必至於散散之必至於爭奪也安得博富之形而受貧之實乎方且益務爲錙銖之求竭澤之取昵言利者而信任之夫言利之臣日親則仁賢必踈踈則漸置之不用而曠官廢事天下日見其耗夫使仁賢不用而財用足且非治國者之所宜務也而人與財兩不足則何益於國而爲此倒行逆施也耶今夫富人之家所以致不貲者豈其一手一足之能運哉必將分其事而責成於家之人荷肩肩焉惟知斂其所入篋而藏之置其家人之紀綱者不用而任一二姦竊之輩於是田疇荒蕪樹蓄不時而出納多寡罔所會計吾不知主人果能保其所有而坐享否乎夫天下未嘗無財也姑無暇遠舉卽以漢事論文景時與民休養生息蠲恤屢下而國日富至于武帝府庫充溢太倉露積乃不勝其侈心歲出師征伐而海內蕭然勞費矣繼以河決而費不貲乃猶日事土木築宮觀於是

策術二十一卷

理財用人二

三二一

桑弘羊之徒以括克進籠天下之利而不足則令入錢者補爵而又輕其直以招之選舉陵夷賢者不用用者不賢財竭民困而上不恤漢之元氣耗焉然則財豈在所入之多寡哉我高皇帝創業之初軍旅供餉及城郭宮殿諸費紛紛百出而財不稱詘二百餘年培養生植宜不可勝用而今空虛已極內供日侈而不可問矣邊圉待哺而莫能給矣河決遷徙汎濫而工費浩繁矣土木頻興高高下下而未有已時矣歲出者浮於歲入者以倍計而歲出之增猶未有極也主計者至爲司用者歸而主計之策猶無所控也開利鬻官比于漢武之世又甚焉噫富有天下而誰令至此極者則亦深可大息矣古今言理財者莫善於大學乃先之用人用人與理財道固非兩也其曰生財有大道則非一切瑣屑征求之術矣瑣屑征求之術是聚斂之臣而小人之尤也今天下財與人俱置之不用而財豐於帑人豐於野財之用也下踰緩而上踰急人之窮也下彌急而上彌緩緩以爲常自卿貳以至內外庶司缺者甚多而積之歲月亦已久矣皇上豈以官爲羣臣之官而事亦爲羣臣之事耶又豈以頻年以來有廢官而無廢事官卽減之不爲少耶又豈以時方匱乏缺一官可省一官

策術二十一卷

理財用人二

三二一

之費耶又豈以吾方有事于權採若曹皆足爲阻撓哉姑徐徐焉俟吾財既豐而用之不爲晚耶夫官者管也一官缺則必有人以攝之者矣攝者既苦于事之不能兼而視之如寄又新故相代吏胥緣以爲姦政事之廢不少矣且 祖宗設官以共理天下是天下之公器非朝廷之所得私者也官之所司或以紀綱或以民社或以錢穀刑名兵戎防衛輕重布之而內外維之而大小轄之所辦者非盡會計也所典者又非盡大司農水衡金錢也而大司農水衡金錢會計之務不得庶官共事則不具而不行 皇上以一二權採之使足經吾財

策衡二十一卷

理用人

三三

安用他爲者不知理財于殷沃之天下易而于凋瘵之天下則難理財于膠固之民心易而于解渙之民心則難理財于附循勞來之賢士大夫易而于削薄腹刻之羣小則難今第見夫筐篋鐸鏹珍奇玩好 內帑所不載者莫不備至以爲天下無難辦此曾不思此種種者民皆樂輸而願供者耶抑勢劫而威喝者耶特以 祖宗威靈式臨在上而百司庶府環列於其下有官以煥麻而煦濡之民卽痛於水火而猶賴爲之衽席者故不敢背也有官以師帥而整齊之民卽困于徵約而猶賴爲之渠燠者故不敢潰也有官以彈壓而董威之民卽

憊于鞭策而猶賴爲之銜轡者故不敢軼也繇斯以用人亦何負于國哉大可以經制四海而小之綱繆脩葺爲不得已之計者亦何莫非人遠可以鞏固 王圖而近之調停補救爲目前旦夕之慮者亦何莫非人是用人非爲人計 皇上爲天下計也又非直爲天下計蓋爲 宗社經久計亦所爲 今日權宜計也夫所謂聚財者以利言也而用一切小人非利也何者用賢則以賢進賢賢日進矣是謂子孫黎民之利也用小人則以小人進小人小人亦日進矣是謂菑害並至者也姑無論治理與否卽以利害計宜何從焉夫賢人足民足

策衡二十一卷

理用人

三三

國人人之所共好小人剝民奉國人人之所共惡何乃好所惡而惡所好將使賢人之氣日阻而羣小之聚斂者愈橫而莫敢誰何天下見小人之爲水火而不見衽席也見小人之爲徵約而不見渠燠也見小人之爲鞭策而不見銜轡也攘臂四起亡論征求于法外卽欲仍惟正之供其可得乎誠沛然發 德音一日而補內外大小之吏一吏之補卽百事之舉也一事之舉卽生民之幸也政事脩而財用足 今日之計誠無切于此者夫以天下之官還之天下以 祖宗之制還之 祖宗使權出于 朝廷而顯以捺指臂之勢陰以杜城社之

姦且皇上不損富而天下不益貧亦何靳而不爲嘗聞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剝民奉國此不終日之計也奈何舍百年長計而爲此旦夕之謀哉夫天下有必然而且未然之事未然者不足幸而其必然者可懼也天下有今日不漸然而後日不得不然者與其不得已而聽之人不若及其時而豫之我也夫財聚而民必致于散也民窮而勢必至於亂也此未然而必然者也民散則不得不有起而聚之者勢亂則不得不有起而治之者此不漸然而然者也計不出此萬一有不可勝諱之事卽一日而盡用天下之人

策衛二十一卷

禮記卷八

圭圭

猶恐不及恩不自上而權且在下愚以爲時甚晚矣誠欲圖之則今日猶其時也

此葉中山大學圖配補

任事

萬曆癸卯山東

問易言王臣匪躬書稱臣作股肱天下事豈不賴人任之自昔遇明聖而任莫如姬傳而急旁招勒吐握若無敢獨任何歟後之臣有獨稱上意而佐中興有獨任新法而階宋亂嘉祐諸君子以同心供濟則治唐八司馬輩以彼此交接則敗厥任同而或敗相反又何說也或謂不任之害乃甚于不勝任如權德輿與韓愈上揚奏原其所以推咎豈可說歟今聖明總攬在上臣子何暇言任而憂時者謂未免有積疑積習二端故事權非假諫疏弗省推穀弗用謨議弗納其所致之固有所欲挽之何術而泄不任則股肱濟蹇之義何居必欲挽之何術而不可夫不任則交相譏而獨任則交相疑與獨之任無或退託歟諸士行受事于朝必預謀于同心體國之義其並據所見以裨交徵

策衛二一一卷

集一

三六

天下事奚以不可爲哉蓋始于任之者弗慎或開之疑或導之習以日漸歲化而底于難顧承其敝者不亟思挽之何術而遽委時之已後上下紆紆隨隨以容爲福卽毅然任矣而一人之伎倆曾不足勝一世之擔荷于是有所倚援以示同又有所離跂以見異一開而操異意覲面而有參辰使上轉疑而習愈錮事益受其敝而世日入于否亦臣子之過矣蓋易云王臣匪躬書云臣作股肱言股肱則必聯絡交互以維元首而非以此持彼行之自爲朕豎言匪躬則必耦俱釋猜以求共濟而非但捐糜頂踵之足以報稱故臣之誼取之鄰鄰不孤也蹇之後受以解解得朋也從古以傳說周公之聖事

明明后然說命諄復有勞焉拮据卒瘁有難焉且說不以啓沃而緩旁求俊乂姬公卽一沐一飯無敢頓忘天下士彼聖臣也寧爲煦煦博善下名直謂國家事交談之則債敗而獨任之亦無成耳然而獨任多敗以君子而偶值其獨則或以成衆任易成非君子而借交爲援亦或以敗漢當本始地節間丙魏同聲第少卿故勲臣多德讓其數條上封事攬權重使歸中書獨弱翁一人耳于時權餒方張舉朝脅息慮不得弛其擔荷而有所旁委是以獨任而成宋之盛也王介甫獨主新法其自負豈不謂駕商軼周而不知其曲說偏見足禍天下且

東衡二一 一 卷

三十七

三十七

時賢猶在而盡擯落之何也失在于不知人故以獨任而敗當嘉祐時韓范富歐諸君子同心匡輔上殿爭而下殿和是以衆任而成若唐任文執誼輩互相推挽豈不謂此管彼葛然其人皆優佻浮輕見利易撓非有經世深謀遠慮也卒一蹶爲天下笑失在于不度德以衆任而亦敗雖然任而敗猶未若不任者之害其嘗觀兩漢二晉氏其所以蕩覆流移何與臣下然權德輿猶謂棟橈鼎折推咎于禹廣楊夔亦謂翼虛駕僞累稔于導亮其議若峭深而臣鑒凜焉蓋任之者有功有罪人猶得引繩批根以議其後而不任者大弛小緩此推彼

却以相漸相靡釀成天下極敝而不可爲之勢故曰其也今聖明在御上總攬而下受成于事宜無難爲而有不可爲之形者意所由來漸乎蓋異時有操非執餘術快爲一切而不顧其後謂私人可暱謂培克無傷謂修士爲墨謂正言爲誑其術能深中主之膏肓而世莫之覺斯非疑之所漸而習之所始耶有疑之根下又不能不爲可疑有習之蔽下又不能宛轉以通蔽以致事權弗假諫疏弗省推轂弗任謀議弗納又非積疑積習所交漸而成耶雖然至精之感金石爲開衆力所肩扛鼎斯易臣顧所自處何如卽百敗一成猶將竭股肱之

東衡二一 一 卷

三十八

三十八

力而濟以蹇蹇矧上卽疑未始不哲然于忠邪之辨卽有所耽溺未始不外絀正論而心知其非是乎夫臣釋疑去惑者也唯是主有蠱志而臣又有內心宮與府旣爲釜鬲而臣與臣復自爲冰炭下愈見閃爍而不可信上乃益堅而自以爲是今之景象驥以類此不任則相習爲諉也而獨任又相構爲疑也所云諉者豈盡有所謂嗜而不能釋亦豈智矚于金注而不自知直曰無動爲大耳外臣視內臣爲鴟渾而言調停矣誰不自愛而任其沮撓小臣視大寮爲鴟併而言安靜矣誰不自重而任其輕浮抑孰念調停者之熾熾熾以燎原也抑

孰念安靜者之助滔滔而不返也使士氣蕭然索然而
不復振則諉之害已所云獨者豈有利在而閉以自封
亦豈名在而攘爲已有直曰人不可測耳有爲爲之或
鉤距而索其隱無爲爲者亦然有爲言之或影響而猜
其故無心言者亦然我守其一膜則一膜之外不測也
人人守其一膜則天下之人盡不測也使疑竇輻輳纏
牽而浸至于不可解則又獨之害已蓋管子之論臣也
曰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晏子對梁丘據則曰三心
不可事一君專之之心在事則不侵一之之心在國則
不二于是于無不任無獨任之指若有符焉今欲無諉無
策衡二十一卷
三十九

強取人易而無覆篋已短難必百能而欲兼收一缺而
恐見破顧安在無不能無見短則何若取礪他石之石
師智農馬之專兼聽並觀垂明當世君子亦安可不仗
君子也人之材品識量萬有不齊骭髀近于跖弛修潔
似乎堅瓠中立疑于僞訶成之則良楮盡爲可材求備
則舉世孰當許可所謂矢矯則直蟲視則化君子亦安
可不成君子也意見立即同心猶或相左事績著即同
功猶或相形若不及而以情恕有功而不必我亦奚必
鼓宮宮動鼓商商應乃爲比于一音故棄簪從好而趙
強挺劒拂衣而晉替君子亦安可以不容君子也嗟乎
策衡二十一卷
任事五
四十

獨亦何加于人所恒言以外權責藩臬以內權責六卿
以風議責臺諫以推轂責選人以謨議責宰執分任而
職其專合併而歸于一此其說蓋人人明之然而茅靡
久矣誰爲一鼓斯作令中外神情意氣灑然矜奮盡破
成心盡捐習氣以共矢于同心體國之義其在倡之者
乎夫貞心亮節明智有道術之士何代蔑有大都沮于
不相知睽于不相仗蹶于不相成而尤莫病于不相容
人臣業以身許國即礎鎖鑰避獨不柰尊香翕訛事未
必濟而先受無因之詬厲故意合則垂翅可使奮飛衆
沮則衆鍊猶或繞指君子亦安可不知君子也人情勉

日景象又不可得千世而下謂當時濟濟布列其何如
人豈無喋喋而操權揚之論指摘之嚴甚于斧鉞可懼
也雖然人主使臣欲任之不可衆任之又不可至爲干
不可爲而事勢已徂其亦非社稷之利也草茅者憂在
食糗所跂 廟堂之上與羣工百執事交儆之焉耳

策衡二十一卷

有事六

四十一

屯田

萬曆癸卯山西

問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
漢審矣有謂田以軍興農隨其敵漢魏皆然不能
行之永久獨唐開軍府種廣其制天寶中天下屯
糧歲收二百萬石者當是時其制僅行于中原至
宋而始徧吳越楚蜀之間計復且倍之其詳可得
聞歟 明興天下既定 高皇帝雖仍元制留心
屯政首獎康茂才之克復以勸諸吳信侯暴屯
政以示警至於孫承訥守邊之策嘉冰英開屯之
奏官給牛種給其歲輸若是乎懇切周至也是以
邊餉有餘而竊祖之 詔屢下其他言理財者一
切斥之 文皇帝又紹述先志法制加詳焉蓋稟
乎憂屯政之弊也邇來 國用不足兵民交困惟
有脩舉屯政爲第一要務而已 二聖之精神百
世猶在 皇上寤寐可接也諸臣自來建議如黃
福商輅楊一清等或言利或言弊班班可考獨詳
于龐尚鵬之疏蓋一莊皇帝御極之初留心國
計初 命尚鵬爲九邊屯田都御史旋以無功而
罷夫積弊百年整刷一旦奈何以欲速持之必欲
改弦易轍使 國家百世享屯田之利非得識時
務之俊傑寬以歲月假以便宜不能也若欲補偏
救弊使九邊少見屯田之利其道安在幸爲我籌
之山以西屯田之額浮于原額者半矣而軍儲轉
不足其故何歟洪武年沁州若千民願應募受屯
官賞以鈔錠公田給之此中士民知屯田之利久
矣毋秘毋畧

策衡二十一卷

屯田一

四二

天下有其言似迂而實切其事似緩而實急其一時若
無利而其爲利實大者則今日之屯田是已夫屯田之
額數自若也屯田之規制自若也昔何以有餘今何以
不足非謂其法久弊生增兵增餉而然耶事有必至理
有固然必欲取足于屯田不能也然補偏救弊變而通
之及時脩舉乎屯政猶可爲也要之人情大抵欲速肉

食未能遠謀天下方思桑孔之握籌而我獨同樊須之
學稼則見以爲迂經營在數年之前而獲利在數年之
後則見以爲緩一鎮之田僅足供一鎮之用原無非常
可喜炳耀耳目之功則見以爲鮮利况自我發端未必
自我結局自我經始未必自我樂成利害易處議論繁
興自非識時務之俊傑鮮有此主張自非不二心之忠
臣鮮有此肝膽自非強有力之幹局鮮有此精神自非
君相待達之知遇鮮有此負荷四者備而寬以歲月假
以便宜屯政其有興乎愚請因明問而備言之夫屯田
之法昉於漢世本以禦邊或因而圖敵圖敵者事亟而

策衛二十一策

屯田二

甲三

功速禦邊者用疎而利遠何以言之漢自晁錯請募民
實塞下家室田作以備之意專備邊也洎武帝通西域
復輪臺及趙克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待其敵意兼圖
敵也其後曹操用之于許昌司馬懿施之於汝穎遂能
兼并羣雄坐摧江左終隋以前四方軍壘所在悉推行
之然法緣事罷農隨兵撤唐開軍府稍廣其制天下凡
九百九十二屯隸司農者每屯三頃隸州鎮諸軍者五
十頃水陸腹脅播植地宜與其功庸之煩省收率之多
寡具有繩畫至天寶間天下屯歲收百九十一萬三千
六百六十石盛矣然兵民襍耕村疇告擾三農資器輒

仰給于田官計歲所入不償厥費於是率以無功報罷
何者頓兵耕守將吏制其息故利以暫興久則物屈彼
其彌文之計窮而陵替之患作故唐宋利之而不能久
也胡元竊據神州中原糜爛已極私田盡廢而爲官兵
民二屯徧于天下 明興天下既定 高皇帝頗仍元
制改管軍萬戶府爲軍衛以統兵遂撤民屯并罷屯田
萬戶府悉以衛兵從事其法每衛以指揮一人督五千
戶千戶一人督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人
盡地而耕達之天下初 命諸將子龍江等處屯田惟
康茂才所屯克勿乃下令申諭諸將而歸之人力之勤

策衛二十一策

屯田三

甲四

情激勸者矣旣因沐英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
荒榛莽蔽翳姑緩其輸粟徵之數年之後軫恤至矣又
今在屯軍士人種桑株柿栗胡桃若干隨地所宜以備
歲歉規畫詳矣又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
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綜理密矣又誅侵暴屯卒百
戶吳信遣使戒諭諸將毋如吳信用法嚴矣又 命秦
晉二王凡邊撤屯種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
子粒以富有四海度越萬古之主而依依南畝眷眷西
成宛若田間之老農精神注矣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
獲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至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

已是以近臣有言山東銀場可興者。高皇帝直語之曰汝知銀場之利我知銀場之弊不記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乎近臣有言理財以紓國用者。高皇帝又語之曰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蓋屯政既舉則軍儲足軍儲足則邊備脩邊備脩則國用自裕屯田之政興而言利之臣誦此。高皇帝可以爲萬世法者也。文皇帝卽位之初首徵牛于朝鮮酬以布絹而分給屯軍重農具也又念屯田肥瘠不同視其歲收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戒取盈也又設按察司屯田倉事以綱紀之防武弁也顧謂侍臣少獵田家見所食粗糲每親勞之管屯官何不如是恤軍情也諭戶書夏原吉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刑之重三時也。文皇帝親見高皇帝立屯種法用心獨至而法久弊生後漸不如故爰深慮遠若此今歷二百餘年而二聖之精神如在此固。皇上可以寤寐接也。先朝之士籍俱存此固廷臣可以按圖求也第不究其弊則天下有法外之姦而蕩滌之難不究其利則人心無必奮之志而振作之難自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之曰養廉而屯軍始困益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任其賦賦

不堪則不得不寄甲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則不得不攤稅于佃軍而包賠愈苦此隱占之弊也自邊臣變亂屯政每畝必于取盈而屯田愈廢蓋但聞清查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至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占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于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蓋有糧在而田不識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擅役之弊也泥沿邊之田稱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者過半也則憂又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爲虐而千里皆不毛也則憂又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而桑田變滄海也則憂又在水以此三弊兼之三害屯田其不可復乎然屯田故不可不復也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王鑒嘗言其利矣歲用但仰給東南緩急不足恃屯田興而田疇無非倉庾楊一清嘗言其利矣且耕且守最爲今日守邊之要商輅嘗言其利矣况通天下言之西北居其三而東南居其七石田沙磧西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旱魃爲虐西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山水暴漲西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吳楚俱爲樂土閩越亦是膏腴巴蜀誠爲天府而嶺南亦多沃野其

要在清理隱匿嚴句餘丁計人授田計田起稅不越
兩年成效可觀惟是齊魯中州與九邊一帶真有言之
若易而行之實難者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
者不永寧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五物禹
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若取快一時操切之謀而
無復異日經久之慮析秋毫之利而失萬全之圖無乃
非策乎則請畧言其槩事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者有
行之一邊而不能通之各邊者有迂緩宜于改絃而束
濕宜于察脉者療饑不期鼎食拯溺無待規行則議屯
在今日又當別有必驗之實計矣夫膏腴占爲莊田空
實衡二一一卷
地四六
四七
地總於邊師商輅之論正矣然久刻之齒刻可驗累世
之積劫可清乎則查驗實在定以冊籍汰冗抑豪勿令
兼并者宜也夷虜出沒不常億卒耕耘無據梁材之疏
審矣然烽燧之烟雖熄耒耜之具奚資乎則逐一檢勘
脩亭障嚴斥堠牛具粟種官爲之貸歲田所入什一取
償者宜也職官屯者優游城市而不歷溝塍司典屯者
憑信簿書而不按廩實劉定之之議核矣然功令不肅
於上而奉行能惕於下乎則申明條課嚴示殿最積穀
數多同何福之獎侵暴屯卒伏吳信之誅者宜也擾之
弗靖持之太急邊民凋瘵畔漢入胡王燁陳之悉矣然

祛弊豈堪於鷹擊調停不貴於卵翼乎則擇遣明信大
臣調其疾苦細與畫一懲何錫之變削僞增之數者宜
也今之海汛平矣顧遼左赤地尚在荒蕪儻借牛朝鮮
且屯且守既可遙憐倭奴兼得積儲雄衛則復屯之兼
用防海者宜也今之河患亟矣顧山東通濟泌泗沂河
南鑿汝蔡洹息陝西會涇渭漆沮則西北諸田不惟可
植襍糧且可徐議杭稻經畫疆理得西門豹鄭國一二
臣足矣則緣河屯田分別蓄洩者宜也正軍克伍餘丁
撥屯此制不可復矣則如楊一清所條補助屯丁糾實
驗數使健丁貼役貧丁假佃者宜也經界模糊飛詭百
出其源不可稽矣則如胡璉所奏總括羣紛畫一格式
詳註都圖土名明開除收新舊庶虛糧可蠲逃亡可復
者宜也至於地廣民稀土著不諳耕耨則當徵募民
之法分阜鄭之餘貲賈卜式之餘勇勞以爵秩使開墾
紀勲廣示風厲者宜也至於內外轄屬法必專設所司
則當倣劉晏以士人領度支不許吏曹預數謂士之廉
恥重於功名吏曹懷姦止爲祿秩者宜也又其大者則
屯鹽興與俱廢與俱廢葉淇建改折之說而易粟以
金矣金又不乏塞而之鹽局矣夫粟不輸則屯不復乃
今徵權之令一日百下商繙之入股削已空少府垂橐

以應煩囂帑藏磨懸以元樸滿必欲以粟易金無異米
本登歎誰其信之則夫虛心參酌在輸粟之外多設便
宜使商農兩相濟乎况鮮衣大賈走地如鶩彼方獵取
厚利或區畫用之爲屯鹽委輸令引輕而鹽倍賦輕而
粟倍或有濟也又其難者姦宄日滋法所難禁老子曰
衰國若有餘非真有餘上之嗜多而民心躁也今之民
躁極矣弱者甘於析骨強者喜於揭竿孰能伺僂汙邪
墾石田以冀垂穎哉朝而服勤夕不得報不浹旬而棄
之他徙矣可奈何則夫悉意勞來優賚勸課蠲租除歛
令縣官享屯田之利而屯軍不見屯田之苦或可圖也

策衡二十一卷

七十八

四九

噫思我 莊皇帝卽位初年 命龐尚鵬爲九邊屯田
都御史尚鵬條上薊鎮九事較先臣加詳焉而未幾以
無功報罷夫廢弛百年而欲收功一旦豈肉食者未能
遠謀哉今我山西都司原額屯田萬二千頃有奇見額
屯田三萬三千三十頃有奇山西行都司原額屯田萬
頃有奇見額大同鎮屯田二萬八千頃有奇較之 祖
宗時蓋不啻倍之矣乃我實有田而弃之屯實有法而
壞之一兵以上仰食縣官軍餉愈增而屯田愈不足雖
數或僥增田多不入然聞之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
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

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
里該地九千萬頃爲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
贍五十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大同
都御史詹榮以其言上聞仍請一歲牛具銀兩市牛給
軍 上報聞而本省都御史楊守謙亦請經理營田謂
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以內省
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爲提調通判張應麒爲
總委官欲久任以責成功其牛種皆取自本省 上亦
報聞而未幾罷則以邇年無久任之開府而後來無守
法之平陽也屯田安得而成哉或言欲開屯田必興水

策衡二十一卷

屯田九

五十

利夫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史過導漳于節封鄭國
溉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濱獨不
可行之于晉乎款塞以前戎馬奔突兵火被于原野烽
燧達于都衢今幸息肩弢甲款關請和乘此而決渠引
滄溝滕相仍長壑巨濠縣互遼邈隱然金湯之險也而
不可行之于晉乎第晉之民險賁而自愛其力無地不
莽無山不童強之畚鍤是爲拂性莫若捐數千之金募
東南之民悉力開墾侯已成熟然後授之屯軍永爲世
業可也乃說者謂 高皇帝之世沁州民願募受屯官
爲賞鈔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徙塞下曰 高

帝之世則可今屯田之廢已久愚民見害而不見利卽今捐金募之猶恐掉臂而去况望其自相應募乎補偏救弊惟有悉心清理簡補屯軍革武弁而屬有司寬歲輸而先勞來意者其庶幾乎乃或者又謂戰國時韓魏燕趙皆稱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于民由此觀之國家惟在能盡地力亦何必皆水田耶今若屯田之外地之莽者山之童者間擇東南心計小臣相其地形高下而經畫之廣募流民量與牛種使之開墾雜蒔五穀間以梨棗比五稔而後登賦則農狎于野民安其居阜成寧不可冀乎蓋晉之貧策衡二二一卷 屯田十 五十二

極矣禹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使禹生于今當以下下書之而今之賦固猶倍于他方也晉之所以貧也詹事霍韜上疏曾謂洪武中山西惟晉王一府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等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在嘉靖中已增八十六倍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其在今日又可知已晉安得而不貧也大同一鎮增田增餉已十倍于先朝况採辦雜派溢于額外寺人銜命急于星火磨牙擇食吮膏噉血商賈不通城市蕭條晉安得而不貧也以極貧之民極瘠之地而兼之以八宗室之貧貧則何所不

至祇恐數年之中邊儲與國計俱空百姓與宗室交困天下脫有風塵搖之者恐不在異人也蓋晉之游惰多而物力寡不均不安杞人之憂大要不在屯田矣總而論之南屯以清弊爲要北屯以力田爲本南屯之二年可以責成而北屯非遲之數年不究其成南屯之利速而小北屯成而引伸觸類萬世席其利矣此可與知者道也大抵自然之利易興而道旁之築難就苟非廟堂之上獨斷獨行寬以歲月假以便宜不惑浮言不惜小費在事無意外之憂功成有破格之賞誰肯引之爲已任者嗟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正此之謂也圖之此其時矣

策衡二二一卷

屯田十

五十二

諡法

萬曆癸卯山西

問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死而諡之周道也聞其諡知其行蓋美惡寓焉而漢始失之周公風世之意微矣乃唐太宗改蕭瑀為貞僑而封德彝之明也易以諡字文士及之恭也易以繼猶有周公之遺焉若詩敬宗之姦而廷諡曰恭二傳士之諡諡矣過在高宗也亦有博士修儀而不能奪公評者亦有後人主私之而博士不能守正者其詳可得聞歟武后屠殺朝士而徐有功奮仁者之勇出百死而生之補諡抑何遲也向非李德裕不諡矣乃李德裕之不得諡何以故也德裕之拜相裴度實薦之德裕不黨也功如德裕可無諡乎若宋之夏竦而諡文正格于司馬光之議僅易文莊耳秦檜之誤國而諡謬醜牽于史彌遠之私仍復忠獻矣此何可今易世見也乃我明之諡其亦有合于唐宋否救時宰相莫如李賢而諡之曰達哉介不阿莫如霍韜而諡之曰敏宣蓋義直爾乎理學真儒如陳憲章胡居仁已從祀者可無諡歟吳與弼曹端陳真晟王艮即未獲從祀然微唐宋之例而諡以先

文行二卷

五三

生亦我明之韻事也邇來部議應補應奪諸生亦略聞之否愚意當時與諡易今日尊諡難不如倣周公兼美惡之意更定諡書而改諡之使善者可以勸而不善者可以懲亦風世之大端也諸生試一陳之吾將折其衷焉

諡者先王之所謂名教也君前臣名不廢于大臣生而名之死而易之此大臣之異于羣臣也厚道也君得而主之者也表德微惡寓之于一字生而行之死而影之身後之符于生前也公道也君不得而主之者也君猶不得而主之而况人臣乎是故定諡準行必當其迹合天下之公以成一人之是而善有善諡惡有惡諡善惡相半則有中諡尊則稱天以諡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

文行二卷

諡法二

五十四

之懼天下之為人臣者不得私諸君父又懼天下之為君父者不得私諸孝子慈孫此周公制諡之意也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諡為名教而後世之諡為辱典何也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先王操其權于慶賞刑罰之外以勵世風特有此一字之褒貶而後世有美而無惡則汎視以為易名之具而失其所以風世之心是以古以美諡為榮今則以得諡為榮古以惡諡為辱今則以不得諡為辱猶之乎榮辱而所以榮辱者異矣夫是之謂辱典也其失在漢而不在于秦也秦皇之暴謂其子議父臣議君而廢之是無天也使秦而畏後來之議國祚之促或亦不至于此然漢之失又不在上而在下也文帝之謂文武帝之謂武與夫惠也景也昭也宣也明也章也豈盡出于溢美者耶哀也桓也靈也豈盡出于掩惡者耶獨魏臣劉輔之論以為漢不修古制大臣有寵乃賜之諡是以區區蜀漢猶然守之而在先主時惟法正見諡諸葛孔明功德蓋世將書荷國之重亦見諡而關張趙雲等乃追諡焉時論以為榮則是易名之微意自漢而已失矣魏晉以來得失無論獨李唐一代微有可觀良由唐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其名卿哲相咸在藻鏡之中故蕭瑀之性猜忌

太常諡之曰肅而太宗特改之爲貞稱不掩瑕也是時羣臣一時望風守正如李義士及諡曰恭矣而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修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皇甫無逸諡曰孝矣而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不與母俱于道未足稱乃改爲良封倫初諡曰明矣而唐倫等駁之曰封倫寵極生前罪暴身後請改諡以懲僉壬乃諡曰謬是時太常失職而廷臣舉之此衡鑑在太宗也降而高宗則憤憤矣許敬宗自託官闈威勢熾灼而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子棄道女嫁蠻落請諡曰謬蓋微其辭也其孫彥伯訴于朝詔更議博士王福疇曰何曾忠孝

策衡二

三五

三五

以日食萬錢論醜況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諡曰恭則廷臣之失而太常之得其希寺在官自後韋巨源附武三思託韋后親屬而諡曰昭邕列陳其惡不聽張說多智奸賄侮慢朝士而諡曰文貞楊伯成駁有瑕玷亦不聽此其失在太常而爭之者直吳楊絳先擬文貞而比部郎蘇端持異議德宗斥之而賜諡又簡夫縮之清德雅量能令大臣減騎撤樂而端厚譴李吉甫先擬恭懿而集賢張仲方有醜言憲景厚是而賜諡忠懿夫以吉甫之厚待陸贄之薦恭洎自代俱盛德事而仲方可痛哉乎此其失

在二人之修憾而斥之者宜矣若夫陳叔達之帷簿淫漫先諡醜而後諡忠也以武德中之有讜言也于頔之多殺不辜先諡厲而改諡忠也以其子之尚公主也此俱人主之特恩而過不在下也韋綬爲相議論近中而畏慎過傷晚得心疾遂諡曰通醜高璩爲相交遊醜裸進取多蹊徑曹瑛一言而遽諡曰刺此時太常可謂克舉其職矣是快意者白敏中逢君之惡以怨報德而身亡之日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諡法怙威肆行曰醜遂以諡之天若爲李德裕報冤真千古之一快也終唐世而追諡者一人曰徐有功有功失志活人

策衡三

論法四

五十六

與酷吏爲讎三坐大辟終不挫折直以全身忠能遠害求之古人千載無比而易名之典累朝缺如直至武宗朝而始追諡曰忠正誠忠正也于時持國秉者李德裕也向非德裕有功遂泯然而已乎終唐世而失諡者一人曰李德裕德裕孤峭明辨以經綸自任料敵制勝轉弱爲強王室幾中興而失意宣宗流竄南海見夢令狐僅爾歸骨而易名之典竟不之及夫追諡徐有功者德裕也德裕爲賢者吐氣垂百年之前而豈意其身之不及諡乎夫德裕非黨人也所善者裴晉公度也度薦德裕才堪宰相而李逢吉遂嫉度矣元稹亦嫉度矣二

人皆牛僧儒之黨也德裕不黨而欲以一夫之力決去
小人之黨故反爲其所中一時之是非不明者太牢之
羽翼多而子孫貴也若後世之是非不明者信耳多而
讀書少也愚安得起德裕于九原而與之論謚哉愚又
安得定是非于千載而爲之補謚哉他若獨孤及操筆
成議其文爛然然今孤運非有殊勲而一字之褒疑于
太恕崔屢之所以有辭也呂諲未有失德而一字之靳
涉于太嚴嚴郢之所以不平也唐文並列之而得失見
矣要之議制考文之美惟唐獨詳而國恩清議之權遞
相爲用得者蓋十之七而失者僅十之三耳此真可與

策衡二二宋

謚法五

三二

明制相參訂者若宋之夏竦其人何如人而謚爲文正
司馬光爭之強而改謚文莊猶之乎文正也此人主私
之也秦檜之改忠獻而謚謬醜也開禧之開邊釁也其
事則公而史彌遠請復忠獻私之也其父浩且改文惠
爲忠定矣史氏一門無不上謚何貴謚哉史嵩之改謚
忠肅而徐直方一言奪之差強人意耳大抵宋之宰相
無弗謚矣謚無弗美矣卽陳埴衛湜號爲元直然亦不
過參一二侍從子孫陳乞者耳豈能犯執政如唐人哉
宋之弊酷似今日今日臺省持議應補謚者若而人而
愚以爲不必補也恐天下之有遺議也又議應追奪者

若而人而愚以爲不必奪也恐天下之有遺賢也蓋謚
法未備何以予奪謚義未明何以勸懲以累朝之因
循而欲一朝之整頓要須按羅古今之謚書參以館閣
之意見如周公謚法之外有春秋謚法有大戴記有獨
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輿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
有王彥威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有鄭樵之書
雖展轉相因言文襍採無足深取而蘇氏承詔編定六
家去其所以爲尊卑之號者九如皇帝王公侯君長胥
是也此灼然之見也鄭樵有美無惡之論其言甚辨要
之不過以媚世主然謂堯舜禹湯桀紂之非謚而去之

策衡二二卷

謚法六

五十八

是亦一見也其去取乎蘇氏未必無謂而併自來之釋
義悉去之自謂卽一文以見義文簡而義顯不知去義
而卽文文寢而用室此又似是而非者也要之當以周
公謚書爲主參以蘇洵鄭樵之書次爲上中下三等而
上中下之內又各次爲三等然後斟酌字義闕者補之
未備者廣之疑者正之未當者易之下集廷議上請
宸斷而後少仿唐制使考功與聞其事禮部主議翰林
院主擬禮垣主駁閣臣折衷而彙獻之又稽之秦魯
二主之逝也高皇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
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若是其嚴也慎可知已又稽之

近議凡兩京文臣二品以上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逮庶僚有德行政術亦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以風天下典制定矣然後悉取國初以至先臣勲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謚若伍文定若王雲鳳之類清臣若楊繼宗若魯穆之類諫臣若楊瑄若楊爵之類儒臣若鄒智若吳悌若張元禎之類追之以謚可也若李賢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賢當曹石矯恣又承門達擅權能黽勉調停遇主于巷又能止殉葬釋庶人禁冒功所謂救時宰相豈易得乎賢而文達恐天下之爲文達者多矣若霍韜者易之以

必有所不安者此部議之所未及也愚又以爲陳獻章胡居仁已從祀矣而靳于一謚吳與弼陳真晟弗獲從祀而又靳于一謚母乃國家表章真儒之道有未盡乎唐制養德丘園聲實名著則謚曰先生而宋之徐積謚曰節孝此以教授而謚先生者也宋之林逋謚曰和靖此以布衣而謚先生者也則我明之學止曹端也檢討陳獻章也不可同徐積之例乎徵士吳與弼也布衣胡居仁也陳真晟也王艮也不可同林逋之例乎要之曹端篤信好古拒邪閑正而言行足以淑後人蓋由狷而入者而天下信之王艮談道淑徒擔荷甚力而謚

論足以闡聖真蓋由狂而入者而天下疑之然而讀其書想見其心源之活潑所以興起乎後人者多矣似未可以淺見求之也此又部議之所未及者也蓋隱士無求於朝廷而朝廷有求於隱士表章于既往乃可以激勸于將來謚必兼美惡而始全謚必兼隱逸而始遠若夫臺省所指摘某也當奪其人誠當奪也上謚改中謚中謚改下謚足矣亦何必闢捷于一時而失周公立謚之初意哉要之意平于世異論定于情忘矢口而言若見其易然傷孝子之心動同類之感率意而奪又見其難愚故以爲奪謚不若改謚也然與其改之于已

謚之後孰若慎之于未謚之先是非一朝榮辱千載顯
至使者不宜以之修慙而其氣宜平雖至私者不宜以
之賣評而其心宜恕河山可拔勢雖盛而公道自存門
故寂寥時已非而輿情可採擬議對越天心奮筆顧瞻
清議此館閣諸臣之責也至於隨人糾正因事直陳佞
如封德彝可謂明乎姦姦如許敬宗可謂恭乎辱身如夏
竦而文正有慙德矣誤國如秦檜而忠獻有報容矣與
者不靳其褒議者獨守其舊所謂頭可斷而筆不可奪
此又部省諸臣之責也蓋謚以像人譬則畫史之寫真
惟肖可也弗肖若父則非若父弗肖若祖則非若祖豈

策衡三二卷

禮部

六十一

以前人妍媸不足議乎以此論謚不如無謚愚亦何心
于過求惟其似而已矣又有說焉大臣身後有祭葬有
贈官贈官之典較之易名為輕而屬之司封氏天官之
屬也祭葬之典較之贈官為輕而屬之祠祭氏宗伯之
屬也三者遞降而要之必慎祭葬然後可以慎贈官必
慎贈官然後可以慎易名今大臣之為六卿者無弗贈
也其贈太子少保者例也同品者也大臣之為卿貳者
亦無弗贈也其贈六卿者例也異品者也獨不曰有太
子賓客乎以三品而進二品六卿也猶之二品六卿而
進太子少保也庶乎思有限制而各得其平官有差等

而不紊其度矣若夫祭也葬也可以合而亦可以分者
也合之以酬清德而分之以待其臣此又于謚法之外
操品節限制之權而預為之地者嗟夫名利醉人名教
掃地起鱗甲于方寸觸即傷人作風波于舌端發無不
中當是之時即使董狐南史執筆而列其左右尚且瞋
目不顧況區區易名真所謂飄風不足潤枯骨又何能
誅死者于既往而懼生者于將來哉

策衡三二卷

禮部

六十二

通塞

萬曆癸卯河南

問聞之爲國之法似理身善理身者必能調六氣和百脉而後可爲國者何獨不然三代秘矣漢以下已事可覆也夷狄賈誼董仲舒張方平蘇軾之論類以上下之通塞爲言儻可聞其概歟我高宗皇帝以神武定海內而守之以文所爲綱舉經緯纖悉具故府精神所注猶之天行焉亦能舉而揚厲之歟聖廟相承語培植無如孝皇諸震懾無如世廟今我二祖之跡不無徑庭于時下濟而治高拱而亦治豈其神運而不馳有不在區區文具間者歟我皇上堊精太平道久化洽詠古而烈矣乃識者睹于近事不無上下否塞之憂姑無論遠即堂簾猶九霄也必欲宣德達情和氣斷合則何道而可昔人言主有十二發國有五阻而又言君臣有九弊思深哉以言通塞所繇亦軒岐家標本之論已願與諸士試討尋之

天下之治天下之精神爲之也精神欲疏而不欲壅

策衛二一一卷

通塞一

十三

則主見德而下蒙庥其究則爲治徵壅則上屯膏而下竭澤其究則爲亂徵治亂起於疏與壅爲幾甚微所關甚大此之不可不察也且以身喻人之一身體有四官有五骸有百合之而以奉元首又內而竅有九腑有六臟有五合之而以奉一心故心至貴也元首至尊也而不能離卑以爲尊離賤以爲貴則惟一氣聯絡其間榮衛以寧關節以平而後乃可語於長生哲后惟洞于此故飢溺則由已恫瘝則乃身罪則下泣眎則如傷而又軼於無虛縣原濕無停輟喘息呼吸無處不相貫三五邳隆端必由此夫何論通塞哉通塞之論起於漢以後

主日亢而臣日諂也士日賤而民日遠也慷慨憂時者

始相與臚言之賈誼曰海內之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使脛大如腰指大如股則將爲痼疾誼蓋有感於勢易也董仲舒則曰治身以積精爲寶治國以積賢爲道精氣則血氣相承受賢積則上下相制使夫非以通天下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乎張方平曰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上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勢離事無小不敗方平亦有感於勢易分也蘇軾則曰天下之治亂由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得自通大亂之極近臣不能自達夫非以通民情者必自集思廣益始

策衛二一一卷

通塞二

六四

乎由今觀之四君子之言炯如著蔡令世主味其一二何難長治哉奈之何以規璣也禍亂相尋實啓神聖夫惟我高皇帝始以一旅廓清六合于時白旄黃鉞不勝麾也形宮翠華不皇安也然且密經綢卽鴻綱細目不勒規恢禮儒碩卽宵分日晏不廢延訪畏民暑卽窮簷倪孺不吝洵沐嚴近習卽綴衣巷伯不假嘖笑益愚莊誦明訓得聖人之心焉嘗曰君之於民猶心之於百體心得其養則百體順今苟無所養卽百病生焉又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朕嘗患下情不能上達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大哉淵乎是固

我高皇帝所以戢四履而詔來葉直通天下萬世爲精神者也 列聖紹明勳遵綱縷而論者每言德澤滲漉至 孝皇乃滋厚法度修明至 世廟乃滋肅夫以孝皇之明聖且日進諸黃髮詢求治理間以質之

世廟不類也然 世廟自中年以後卷阿之矢音雖不繼而 手勅不停批也長樂之晝漏雖稀聞而封事不內寢也路馬雖無敢齒而終不以暫御通誅批鱗雖未優容而終不因妻非行法要以不類者跡而有類者豈非以其神耶於戲 高皇帝不可幾矣夫惟紹庭陟降則 二祖爲最親民誦士傳則 二祖爲最近于是

策衛二十一卷

通鑑三

二五

通 二祖之精神以通天下之精神非我 皇上急務哉 皇上之初固嘗 厲精爲治海內兆庶無不交口頌揚而今何稍易絃轍也官府鬲於重冥君民睽于秦越以爲 竹宮祀釐將置一切乎而宵人之穢牘無不報者以爲 椒塗燕息將修玄默乎而 太液之英韶無不聞者以爲盡煬蠶乎而鹿馬自分使人猶有或然之想以爲盡斧斷乎而狐鼠時竊使人更生不必然之疑大氏 皇上之精神與外廷不屬也夫精神非有形而可據之物也兩相覲如對家人則色授而自驩重相猜如聽司命則卜度而滋惑故鬲者疑之府也疑者渙

之媒也渙者委之端也委者廢之因也始于鬲矣既以一疑而叢百疑繼則渙且委矣遂以一廢而成百廢夫皇上之始事靜攝也意有中爲釜鬻者已則道路流言釜鬻有借之矣 皇上之始營利壑也意有多爲穴實者已則影響傳訛穴實有類之矣六曹請事不得一曰豈有猜乎而部臣時與閣臣爲兩臺諫彈事不得一曰豈有忤乎而大臣時與小臣爲兩監司守令不能爲民乞命民亦曰其寘我乎而官長又與小民爲兩尤其甚者啓事十不一報而賢愚共滯則驥駕或以同阜而爭矣名實百不一核而意態紛紜則薰蕕或以同器而

策衛三十一卷

通鑑四

六六

敗矣夫世所以長泰寧而無戾孽者以君相與天下之精神爲之綰結也精神小不屬而疥癬生之又不屬而瘰癧生之甚不屬而痿痺癱瘓乘之至於痿痺癱瘓而人爲廢矣廢人之與廢國也豈有二乎漢韓嬰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賢醫莫能治也試參之今蓋已中其五六而無甚於逆滿渾隔者也劉向曰國之所以不得上者五阻焉試參之今蓋亦中其二三而無大於壅塞掩蔽者也然國之精神所以塞則上與下交責焉其說又在睦贊之稱九弊試參之今蓋無一之不中者而非愚生所敢言也下已請釋其意凡上下之不交始于

君之不信其臣而臣之自失其重故主不推誠非人臣之福也朝無重臣亦非國家之利也方今 聖明在御羣龍滿朝愚生詎敢逆其不信且重然竊以爲 皇上之神明英武古今罕儔又 御曆最久觀變最熟環眺庭臣夫疇能取涓埃以裨海嶽者而以爲若曹徒肉食耳始而不任羣臣既而不任大臣又既而不任近臣而諸臣者業已震于 赫聲濯靈之不可犯乃或出于躑躅無聊之思以益務爲浮沉避罪之策事欲結舌既自別于諍臣勢須袖手又甘媢于散臣而又移其犯顏苦口之鋒以爲伐異黨同之螫使 皇上眎之人無不嬰受術二十一卷 通鑑五 六十二

愚以爲 皇上卽其神明英武而 聰明威福固不容無所寄寄不于高崗之翺羽而于富道之豺狼亦太左計况乎師濟在庭思皇在國試霽威而進之未有不爲社稷生靈禔福者苟卿氏曰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豈以 皇上而念不及此哉念之而翻然信任大臣則精神必下究矣夫人臣之道無以有已而已則必逆計寵辱計寵辱則必伺上欣厭彼徒知上所優容而我得操縱其間常出於所不厭不知上所委重而我得展布四體又必其所甚嚴且人臣幸際 明盛

之時不思匡弼之義而徒取委蛇進退謂生平何苟仲豫曰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故有無鉗之鉗則有無塞之塞豈以今賢良大臣而念不及此哉念之而毅然自立則精神必上湊矣上下之精神既旁皇流注而姦何畏乎稷蜂吏何虞乎碩鼠民何憂乎豺羊太平長治之業卽以纘 祖宗而比隆三五何有哉

士風

萬曆癸卯河南

問士風之厚薄人心之醇漓其究也與國運相終始所從來尚矣成周之世化行俗美其風不至於流漢唐宋之世漸不逮古我聖祖圖畫而夏禘獨發之習而更之御製資世通訓其於士風尤兢兢焉累朝漸漬列聖化導益可遠駕成周而近起漢唐宋足稱綦隆已時勢少易浸入浮澆其在今日士風滋敝可得而指數歟夫虞帝大知也猶隱惡而揚善仲尼大聖也耻匿怨而友其人端木惡計直子與戒束全數聖賢者大指可睹矣昔人有言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而漢儒亦云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故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其旨儻合於大道否歟議者謂起敝維風其機在上乃所以維之者安在歟夫欲挽回士風敦龐醇固以底於古先之盛固今日急務也諸士具以實對

夫事有若微而其機甚著者士風之敝是也天下事嘗起於人所持而趨於意之所欲便其持之也各負其具以自喜其趨之也各窮其情以自遂則勢將激焉而不能平猶之水然平則潤物激則昏墊故善水者先其細而防之則不至於衝決橫溢而不可止世之敝也茅靡既久相咻成風貞夫義士之懷邑邑不獲展彼不勝其憤起而維之而一時險薄之士好訐而喜事輕發而銳進者羣然相攻事不覈其真言不必其當而惟已之便益近世之人心往往而趨於此矣然上之人始以其意示之既以其說售之復以其名高之威折之是以邪正相搏曲直相犯兩者交憤而莫知所底故天下之勢不

策衡二十一卷

士風一

李元

能無激焉而其所以激乃其所以風之也是則上與下俱有過焉古鴻濛時不知形骸不設哇咻昧昧芒芒陶然而處油然而忘而已矣中世以後曼衍於智巧之陂而失其童蒙之本得失相軋美惡乃形斯風之所繇來也昔周厭殷之惡俗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俾民不佻是以政教易化而風俗易移傳世數十歷年八百至於陵夷衰微不絕如帶而其流風餘俗猶有存者代而下也升降遞遷大抵驚於張急揚拂之事而畧於端本澄源之功徃於刑名法術之私而薄於破觚斲雕之意漢之中葉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章帝曾

策衡二十一卷

士風二

三

詔之矣唐之風變於天寶而郡縣里巷少長相陵宋之風變於隆興而是非曲直無所別白則其它可睹已惟是上之人無倡導化誨之方下之人無灑滌疎奮之意雖其實力於筐篋細務緣飾於聲容末節而俗尚人心日就頹靡成周之治所為寥寥不再觀有以也我太祖高皇帝汛掃胡風深惟政本重典以夷姦詰刑以戢亂猶慮功令雖嚴無所觀摩乃御製資世通訓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其於維風之術何兢兢也列聖相承、創守同軌丹書在朝木鐸在野培植蘊崇樸茂燿明即成周之盛吳過焉而醇質既缺機慧叢生造化

之氣浸薄人心之變已窮蓋風俗之敝士風爲最而士風之敝今日爲最試縷數而無諱可乎夫水涖之乘鳧孰與雲鴈之飛鵠凡卉之競秀孰與澗芷之幽芳或見夫激頽振芬者不諧於已于是洗垢索瘢吹毛求類無敵而操刃無獸而張弧遂令高蹈之士思解組承明遠識之夫圖洗纓雲壑風之敝者一也龍淵之利時有缺折谿子雖勁不能穿縞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奉職循理無所見奇而抱懿含醇貞介自守或砥厲廉隅少悖中正而高自標舉蟬蛻塵囂世得無以擣散而笑鄧林執腐鼠而議荆璞不目之曰名障則詆之曰矯情自

資術二十一卷

士風三

三一

處于卑卑而苛繩人以賢聖風之敝者二也寓內之事難量要以設身處之而程已甚明則程人者不齊今或取無所事事之身而搯擊鼓頽臆決懸斷敗形未徵并其垂成者先毀之禍端未兆并其福始者先排之忼慨擔當衆以爲恣睢而忌之從容建豎衆以爲遲回而撓之以疑決疑決必不當以訛傳訛聽必不覈風之敝者三也君子度已以繩引人用柅卽忠告善道不礙相成而况分職率屬誼難直遂世豈無以大義快恩怨以細行蓋生平以腹誹加同胞以睚眦侵長吏和衷協恭之意泯傾危徂詐之習滋風之敝者四也大道甚夷何有

資術二十一卷

士風四

三二

訾訾表見其實而指之可也茫無所見而順指色援月伐人以藉資也則幾無人矣明跡其狀而議之可也漫無蹤跡而捕影逐響是損已以招怨也則幾無已矣意在投機乘人之隙若赴意在博名刺人之瑕若矛寓隙利于坦平藏機械于恢譴風之敝者五也名功祿利繫豈人爲顯約窮通總之定命或有厭苦積新無難躍冶逢資閭捷恨不拾級而登耳夫躁者競之根也競者賊之媒也機心橫逸蹻決斬張旋而室夫旋而穿石投之者無風而波當之者不寒而栗風之敝者六也嗟乎世非胥庭人垂轂飲濃醇散樸巧故繁興蓋事勢之漸靡驟激固然豈今日哉夫其醇而漓也漓而敝也斯世道之虞也竊以爲反之至亟矣夫風之敝也自上作之亦自上維之者也凡主好疑則陰陽之說入主好察則探測之術工主好勝則讒譖之人至故鬻直獵聲者託言于赤悃修隙釋憾者自附于剛腸而持祿固寵之輩復務爲委曲獎順以中主之歡而結其知而其貽毒也乃滋甚挈國以憂謗議盡人而成讌讌故意旨不可使露也懼闕伺之門遂由之而啓也凡言生于心信而有徵盾而可見之行事乃足衍耳今之以唇吻爲經濟者負奇于擊楫請纓以風聽爲奇謀者鑒空于無是烏有彼

皇上不檢察下不覆覈言而中業已倖矣言而不中又何虞焉故議論不可使靡也懼名實之辨遂因之而消也凡上下道合分義相安忿怒之懷不生伎倆之私盡融今下之人類以陵傲爲風力上之人每以容隱爲老成其究也上不能操是非之權下反得持長短之術甚至兩相抗衡儼然敵國冠裳倒置指臂不相使日引月長轉轉增劇故綱紀不可使廢也懼陵替之漸遂由之而長也凡士人精芒淬礪實難銷萎最易向來內外諸臣以批逆鱗觸佞山蒙譴罪者何繁繁也或躑躅于異國或淹滯于下僚或栖息于林莽草枯木朽迄不見收

策衡二十一卷

七十三

而犴狴覆盆竟有濫先朝露者嗟夫過有必懲才難終棄豈其藏怨宿怒翦爲仇讐以重絕其戀主之望哉故禁錮不可太深也懼報國之忠遂由之而衰也夫惟君不示其意而逢合之計詘言必覈其實而浮靡之論息分義相維而陵逼之漸杜寬仁盡下而忠直之氣作庶幾哉人競其職士修其業口無煩言心無結念君子樂而大姦止國論定而朝廷清前之六敝可祛周之先進其可還乎昔虞帝彰隱惡之行仲尼羞匿怨之友端木惡許以爲直子與戒毀以求全良以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人不敦則道不凝聚先自治而

後治人咎其遠矣去其華獨居其實德其敦矣老氏之論與朱公叔之旨大率類是執事雅意夫亦感時澆薄慕尚敦篤而爲救世之譚歟愚生竊有志焉敢因明問以復

策衡二十一卷

七風六

二二四

將吏

萬曆癸卯陝西

問古今譚治理者夥矣大都不出勸將吏云三代而下漢治猶爲近古而循吏良將載在史冊者可攷鏡也其制取整飭之法抑有可指而言者歟我聖祖龍飛淮甸一時應運而起如中山開平寧河平江輩更僕不勝數焉是而宋聖聖祖承郵春茲選其間發明功名于當世者蓋彬彬不乏人也抑可揭厲其萬一歟我皇上威德並運文武兼收三十年來堂堂惟嘉惠元元澤禦疆場是務諸將吏固多感奮以稱任事者而恭寧既久環顧漸生每遇發急輒要選爲懷乏才豈其任使之法猶有所未盡歟說者謂功實宜准也拘筆宜破也舉刺宜審也慎推慈恩欺元而杜觀望也似足飭治矣抑亦有當責成者歟豈本原之地而不專任法耶夫姻文學者不習爲吏見爲燕姐豆之士授以司馬法不達非通方之儒也子其極言之以觀用世之學

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事而患不任也天下未嘗無任

策術二二一

卷一

三五

事之人而患法爲之束也避嫌如膩遠怨如蠶事不在我弛其擔于前事業在我又遺其難于後汎汎于位而相率爲苟且之計此不任之過也一傳衆咻左書右息不見形而欲有爲則以膠常狃稍破例而有所請又以盈廷格簿牒紛拏而究無當縣官之用此束于法之過也夫惟上以文法繩下以空文應而事幾無人任矣今日之急務有亟于任將吏者乎方今寓內騷動災沴頻仍而西構虜東防倭中憂災困之黔黎天下蓋脊脊多事矣主上宵旰求吏聞輦思將若曰獨不得龔黃爲守令衛霍領斧鉞耳何憂天下哉三代而下稱治者獨

神爵五鳳間良吏沛文而起而謀臣如雪羽士如雨長

平驃騎之烈聲施爛焉何也當其時天子所寄以共治者內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之獨守相刺史一切錢穀獄訟軍興辟置並得專制二千石治理効不受重書勉厲增秩賜金或以官爲氏而三年可假也一札十行可勞而問也公卿闕于郡守高等取選焉而不爲它曹以顯之也九卿爲將軍矣亡虜而登壇矣假子人奴擁橐韃將百萬之衆出擊胡矣而不從中掣也勞軍細柳按轡徐行何其禮也條奏十二罷騎留屯又何專也上焉者疎闊于禁罔之外故下得以潤飭吏

策術二二一

卷二

三六

治攘斥夷狄一當于尺寸即柔如元懦如成郡國之政修而國勢彊者彼其才爲國盡也漢治近古所從來矣天開蒼宙起我聖祖而總一之一時分猷宣力之士若徐中山常開平鄧寧河陳平江輩各出其長以就功名之會蓋雲蒸龍變隻千古罕儷焉喬是而將吏之選重矣拔以科目注以銓司非若斜封之濫也武舉有額會薦有例非若牧豎降胡之雜流也守之上有藩臬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直指以誦之總之天官而攷其成非若膠東僞增昌邑空圖之情相溷也主將建牙專閫雖貴倨乎而成筭稟于筦樞方畧授于幕府功臯

核于御史大夫按部使者大司馬據考功令而黜陟之
又非若侯尉凌偏俾偏俾狎大帥跋扈而多訾也以故
銅墨之吏莫不奉職循理而轂騎蹶張翹然有願試其
奇之心最著者如蘇趙執法于漢陽朱蘭遺愛于重慶
祛貪痕而清徭役則况吳郡之治也籍戶口而課桑麻
則張霸州之理也以英國之雄焉而三定南交以懷遠
之毅焉而坐鎮西粵應機決策善于劫營有若傅穎國
設奇制勝保全孤城有若郭定襄于都哉蓋太史公不
勝傳而燕然難爲銘矣歷三百餘祀協氣蒸于八埏濯
靈懔乎六宇雖列聖威德寔式臨之而吏習民恬勛
策術二一一宋

勲大難于瞻盼股掌之頃諸材官力也儼之漢世奚翅焉而泰寧旣久蘗萌其間驚爲束濕烹鮮之事而薄煦嫗噢咻之真意養成異悞恇怯之習而乏舉旗死綏之實功執事以所覩將吏方昔何如也拊循勞徠憂勤撫字固不乏人然不有趾疎阡陌目絕詵屋悠然于曠溢之交侵而漠然于嗷嗷之待哺者乎間以行能稱者必其刀筆筐篋一切爲小治辦者也脂吏迎合善爲媚者也競驚于速化智囊密者也甚者厭薄簿書浮慕飲醇輶蒲之理民何賴焉而帥師之也嫺習韜鈴堅明約束亦豈無人然不有紃綉肉食玉表絮中墮軍實而自潤

焉與援以賈譽者乎卽以嘆喟自雄者然外示擔當中懷縮朒則餒矣機深請幻術工窺矚則誦矣稱載以媚虜燕雀以爲嬉則伎倆詘矣甚者穿域蹋鞠哆口輕裘緩帶之風若曹安所得富以報漢乎我皇上仁育羣生義征不誅三十年來壹惟靖寇保氓是務故治行卓牽擢以不次之褒而庸墨之輩輒論城旦鬼薪以上比關白楊酋輩兵連樂浪夜郎之境卽倖而奏凱乎而還想今年議經畧明年議督府蒐羅將材詔率再四下鰓鰓焉愚亡以稱任使佐一時之急此曷故焉大抵昌明之世上不顯任法而其下壹意以勤法朝廷猶得

匹馬半筭之用叔季之朝上堅于持法而其下巧文以避法志士祇有胸臆約結之嗟國家所執以鼓舞一世者唯三尺法在耳而主上非能躬簪之也執法大吏非家至人諭之也維是上下之間相蒙以虛故雖三五申令而法亦有所不能盡今之綜核吏治者非不曰考課嚴矣而吏趨情窳蓋其弊有三一曰功實未准也稱牧者視其畜稱農者視其穀守令之吏茲土也樊簡异地難易殊勞果迎刃解乎暮夜無愧乎民不寃乎桑麻盈野而倉廩陳陳乎陽橋屏而豪于里者莸夷之乎卽一切米鹽煩碎可畧也不此之簪而雌黃于一夫之

類可否于衡石之謂何以示憑如某廉吏其事知其廉
其能吏其事知其能而人得以所長自見矣一曰拘繫
未破也一瓢不可衆與十羊不可九牧士握符爲郡邑
長于古則牧伯也境以內誰氏尸之而一票千監司監
司請之臺臣必待一一奏報然後行事無論今日可守
日不可守曰可臺臣曰不可而文檄之往復動逾旬月
將羈織離而促之千里乎如憫窮擅赦不爲矯發倉專
賑不爲臯而人得以通變宜民矣一曰舉刺未審也

吏衡二十一卷

卷五

七十九

愛憎道路之傳登未必一一若券也甚而一人之身工
薦墨未乾旋以垢聲斥矣遷秩甫新仍以前任罷矣匱
嘗渾殺何以得真才用而服天下心如倪文毅參究如
制它日効不効並以其罪罪主者而人不肯以身嘗法
矣究之則在按臣按臣出行縣郡國吏耳目熟之矣卽
冢宰考課鮮不視爲殿最也誠毋以刑罰先教化毋以
緣飾左悞悞而又令事左右者撓焉也吏治庶其蒸
蒸乎今之振刷將畧者非不曰簡汰精矣而將獵虛聲
益其弊亦有三一曰推轂未確也古之選將有終朝而
嘆側席而憂在趙則彈劾不取壞其德漢則鮮卑不敢

策衡二十一卷

卷六

八十

南牧者豈皆以戰取勝彼其耆望精神誠信牙士大夫
也九邊諸將不可謂盡不賢而貴寵之子弟間伍之粗
材比比而是一文法吏得譙訶而貽籍之夫先自輕也
四夷何觀焉故材有可用卽一軍皆驚非奇謀有足采
卽不跨馬不穿札非短權有可假雖市牛租饗士捐金
不問出入非擅也然後爲之將者先聲足以奪其氣尺
筆可以制其命而所向無前奈何以國家數萬里之
金湯漫試于么麼豎子乎一曰欺玩未懲也將受命之
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鼓忘其身必殄蕩妖
氛而後朝食撲斬馘俘一卒之任也今襲其情歸鹵掠
其二旄倪而凱聲馳闕下矣敗衄可掩武滅百爲
十世廕可邀或倭百成千事成則後至與先登分勞事
不成則死敵與首難同科非所以肅軍令也謂宜參眞
層于公評酌恩威于宸斷而張虛駕僞者罰母貸則
林甫不得以南詔策勲似道不得以合州獻捷矣一日
觀望未杜也查古者爲官擇人矣未聞爲人擇官朝遷
而夕調之也況將專斧鉞之威誓不敢生還成敗利鈍
非所逆覩今邊方多虞俄而腹裏腹裏不疑厭谿壑之
欲又俄而邊方謂戍南之將宜于南不宜于北未幾改
而禦北矣寧維是上莫顧其緩急下莫習其根株彼若

商諸鎮而傳舍之耳故如其人則定遠都護三十年郭

進山西四十載不為久任非其人則秦穆安得以三敗

看孟明漢文安得以雲中假魏尚乎奈何令狙獍之術

窺其隙而趨避之也究之則在督臣督臣躬親行間將

領之材品邊塞之險易不啻數計即司馬之簡汰鮮不

視為軒輊也誠嚴毅社之令均剖符之請而又不令營

三窟者參焉也安知無桓桓熊羆者出乎語云臣舉其

十不若君舉其一為天下者為之堂皇之上而已夫惟

聖天子當饋拊解考朝序夕 召見三九大僚坐論

治理間引郡縣條畫便宜燭闇闔于衿帶運要荒于几

筵衡二十一卷 將吏七 八二

席而又弘天網以延茂士施不測之刑賞以明無我則

化捷風行聲疾雷動文武諸將吏有不灑然象上指宣

布威德者非夫也昔赤衣之使遣而中原之子遺頓蘇

尚方之劍出而河湟之氛稜蕩掃 皇上故行之而還

効也何憚而不為此雖然齊威王伯國之餘耳三年不

出令一日呼阿大夫封之呼即墨烹之鼎而國人服其

公敵國捐其靈齊以太治何者彼固以其三年醞釀之

精神徐而發之耳也我 皇上深宮靜攝修玄默之

理益得以明哲法度洞矚要害有如淬精更始嘉與士

大夫共襄泰道節以提衡天下轡三軌五易易耳寧獨

將吏兩端也

筵衡二二一朱

將吏八

八二

御權

萬曆癸卯廣東

問聞之老氏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尹文子曰有術而令羣下得窺焉非術之與有勢而令羣下得窺焉非勢之重皆言主權也而獨爲獨窺不以示人彼顯明其道者非欲夫權有縱而權散操之而權未必聚要而權落絀之而權未必收則善持者固在使仰疾徐之間歟夫權有所藉有所受有所予有所養有所神天提太阿獨柄誰敢芽孽其間然我靜攝淵居內局浩居而左右近幸乃有竊器而玩伺術而後借勢而橫者履霜堅冰由來者漸滋欲蚤見而豫防之母亦執粹清之道運顯明之權其平也若繩其必也若參流環因應奮疎而莫之敢階不必過防而可肅清官府者是在斯乎諸生其爲我盡備畫焉

權者國之利器也御權人主之操柄也御得其道則委

焉而乃以收分焉而乃以總是以不操操之也御不得

策術二十一卷

御權一

全三

其道則悞焉而反以散綜焉而乃以落其弊尤甚于不操也故人主與其以成心留之不若以平心付之付之事而事理付之人而人宜而留之將旁有竇而垣有鄰也與其以疑心持之不若以必心效之效之者呈其詳受效者龍其要而持之將鼎有鬻而叢有神也惟御之而得其所以御則幾矣今夫龍之質能飛也非乘於雲則弗飛蛇之質能騰也非游於霧則弗騰故雲霧者龍蛇之勢也而權者亦人主之雲霧也老氏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蓋言權勢也夫示人且不可况舉以成之竊乎尹文子曰有術而令羣下得窺焉

非術之與有勢而令羣下得爲焉非勢之重夫重在臣

下且不可况假之中涓乎詩言寺人巷伯書戒瞽御僕從人主柰何不察自脫其淵輕啓其與而反階若等以重也且人主而欲跨唐軼虞駕周蹶商正惟是權耳權之所臨星煜電燭權之所馳風行雷厲故事至而辦業爲而成功若泰山而響若坻隤也然而不可不明於所藉也何也豈爲之衆而後剽割捷爵祿之重而後磨礪神國家閣臣恭頤樞機公孤論道弘化六部分職率屬九列平衡展錯外則基置星列內則幽明黜陟天下之士用爲虎棄爲鼠升爲雲沉爲泥若若之綬繫繫之

策術二十一卷

御權二

八十四

印無不眴目而願榮以爲非是無所藉以自表見也夫士藉君而君藉以爲權矣而又不可不明於所受也何也官爲天下備也既爲天下而備官自合天下爲法紀五服五章天命有德受之天也自我民視自我民聽受之民也欽若成烈休于彝政受之祖宗也所受者非已則授之亦不宜有已矣而又不可不明于所予也何也無所因而予則翔視而起疑苟其陳功而見能也何爲而不予有所昵而予則濟淫而越度苟其民譽而國寶也何爲而不予擬予者盡比周也爰咨猶可苟其博訪而推轂也何爲而不予需予者非孔棘也忍列猶可

苟其露肘而望歲也何爲不予予于既奪之餘則見爲
異數鼓舞 新矣予于久廢之後則見爲使過剪拂必
厲矣是以振聳此權也而又不可不明于所總也何
也人臣筮籍而升朝誰氏之君也投勞而任劇誰君之
國也俾之以官隨俾之以事事固在下然下有其事必
致其實實竟在上合臣之見皆君之見也斯謀斯猷我
后之德也合臣之勲皆君之勲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也合臣之人皆君之人也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是所以
責成此權也而又不可不慎于所假也何也 平臺
煖閣之御既稀臣子所賴以入者徒託之章牘 廷燎

亥術二二一朱

御推三

八五

警蹕之典弗舉 君上所由以出者勢寄之 傳宣
章牘之入也有狀而于檢覆之際得緩急其手也 傳
宣之出也難稽而于頃喜之間得枝蔓其口也故未必
得英明之 睿旨而固能得乍觸之顰笑彼偶得在內
之形似而固焚燐在外之耳目候於舒以市人見
其得之甘而德假于圃池矣候於慘以外張令人見其
發之峻而威假于出彘矣是其欲不可測者乃假之測
端欲使不在下者乃假之使在旁也是權之靈也而又
不可不慮其所歸也何也逸而陰懷焉有歸駭而明啟
焉有歸障而徐決焉有歸若方爲建鼓而上爲之撞百

石之鐘則響赴疾若方爲營窟而上爲之樹不拔之幟
則的射衆若方欲刺刃而上爲之倒太阿之持則毒螫
遠若方自逢涌而上爲之激不返之波則驚濤壯是故
勢之成也舉動能迴山海機之巧也呼吸至變霜露駕
說可以市尊負舟可以赴壑卒使見狐而詫爲虎遇蛇
而聳爲神跛羊牧于千仞人主至比夢龍而天下大權
竟歸其位置而上無從覆覈矣是權之移也夫至其歸
而移之也而天下事有不忍言者已是不爲之寒心
而蒿目哉殷鑒不遠在 二正之季已且以 孝廟之
仁聖也猶有李廣則何怪乎爲曹爲汪爲振爲瑾爲谷

亥術二二一朱

御推四

八六

爲韋之流其伺隙抵瑕初變而啓釁者之相望也然權
歸而禍亦隨之顧始誰執其咎也浸淫今茲孽牙其間
事端已睹可徒泄泄視之而養癰成之耶夫已氏也智
不能以衛其足而柔伏則工欲不足以望其腹而爲墨
則饒物情無冀其收而修郅則謫 汪洋之度無冀其
將順而逢實逆怒則巧 乙夜之覽時見其寢閣而素
無當逆鱗意者則摘之山公之啓事甲乙之賢書無望
其 奏進而彼輩負塗之所點潤輸貢之所甘飴則能
時上而時下之蓋其順風而易爲呼負器而難爲投齒
之有路馬之嫌向之有國狗之齧履霜堅冰所由者漸

自非 神明孰杜戾階故古今之昏庸者無論已其號
 英明之朝胡為使手握 乾綱口銜 天憲也始母謂
 若蒙易與耳不知以為蒙而忽之遂因其忽而入之亦
 謂予聖何得為耳不知以為聖而快之遂因其快而借
 之草茅無知妄慮 厦旃之上萬一而積嚴成勑積勑
 成釁明置以門戶可慮也萬一而積狎成信積信成蔓
 假借以羽毛可慮也 上有二積而 錫環則艱褫奪
 則果進則轉石出則屯膏士氣鬱而不伸 朝論激而
 思平憤可慮也憤矣將有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請劍鎖
 樹思以破刁戾之姦而開恭顯之黨爭可慮也爭矣恐
 彼附耳而吾露章不勝彼負隅而吾徒手不勝彼陰陰
 陽陽而吾落落穆穆不勝彼鴟張隼視而吾鳳飛鴻冥
 不勝負可慮也負矣恐螳臂之餘轉而蓄縮玄黃既雜
 藉口包瓜彼處幾望之會我入德載之穀和可慮也苟
 和矣卑者恐蠅營蟻集乏袁絲之變色高者轂圓指繞
 希太丘之入羣狂瀾難障士節徒掃趨可慮也夫以可
 慮如彼而今日受必趨之勢如此逃聽之士蓋有過計
 焉顧可以一日而銷萌杜隙肅清 官府者我 皇上
 耳 皇上誠開顯白之門撤慎密之壘法 祖宗之成
 憲信羣工之體 國母為張思光之司徒許而不予母

黃術二十一卷

御批五

八二

為膺國華之使相懸以示嚇與眾見之因眾委之至平
 也以官付人以人任事至必也上不務守之彼不得依
 聲跡以為取上不務翕之彼不得弄影響以為張縱能
 為狐而無城可憑縱欲為鼠而無社可託政無二門權
 不錯貸以動則趨以為則舉是所謂御得其道而 今
 日總攬 乾綱之要術也夫以 高皇帝神斷自 天
 朋亡不昵監局有制劾 奏有法可為萬世 聖子
 神孫法程 肅皇帝采輔臣密贊戮其渠次第收革諸
 鎮 朝野吐氣邊腹回色忍自 今日瘡痍構而大權
 潛移也洵可畏也

卷二十一

御批六

八二

士風

萬曆癸卯廣西

問國家造士本以備他日之用也乃末季士風朝論更相是非而上不勝下何故豈其權在下不在上耶抑其能定於立國之始顧不能振於唐虞之後耶周以前不具論春秋戰國以迄漢唐宋其所以起所蔽與上下相勝之機有可言者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再開乾坤明詔屢下其加意士風者亦能揚厲之歟列聖相承典儒輩出有蒲席布褥妻操井臼者有子姪易鄉居召還不問價者有儒求善地與之僻遠者有門人當國留之不聽竟致仕去者篤行可僕指數歟當其時士風太樸前代可比隆否也邇來浸淫日久士習漸非其故安在試今効用他日果足稱佳士乎夫今時士風自其發視前代以立國所定安受其蔽有聞矣將視江河之流而下收權於上豈無道歟爾多士卓率自負不安流俗者他日經世維風之譽講之必有素焉願聞其說

策衡二十一卷

全九

夫為治之本在於得士而士之得不在考課殿最之日

也又不在新標賓興之時也璆琳夜光瑋寶呈諸蚌石杉枿豫章棟榦擢自深山今日之黜繫若若而展采於朝者即昔日之伊伊吾吾而吟諷於室者也今日之擢管揮毫而弔古者即異日之綰符視篆而經世者也語有之天積衆精以自剛人主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曜故盛其氣而壹其陽人主序雋彥以自明故養其德而端其習夫蓬麻相扶蘭蓀爭正習俗移人母論賢秀今使秀稗盈畝即嘉禾瘠而為秕矣淫風大扇卽貞女誨而容冶矣誠欲得賢輔治而士風蓋可以忽乎哉顧士風之始成也機在上而下固制焉不及知

士風之既成也勢在下而上亦制焉不能禁制焉

知上固以機為權而非過正不足矯枉非過矯不足注天下之耳目而鼓其趨制焉不能禁下亦以勢為權而矯枉之奇沿為服習服習之熱遂潛移天下之心志而勇於和以機為權者多屬開創之生於前車既覆之後而鑒軌更轅人心亦已苦迷而問路則其為力也猶易以勢為權者方當末季之運雖湊理腸胃之疾而起居如故神醫且以好利而見疑則其為力也甚難憚其難而任所決裂將益成其不可變吁可畏哉昔在春秋羶悅未開雖有德行道藝之英而羔鴈自通不過為大家

策衡二十一卷

全二

乙一

宰邑以故沮溺輩甘心而負其耒耜爰逮戰國傾危大扇苟有裨闔縱橫之智而馬兔割擊人主奉社稷以從以故蘇張輩抵掌而售其揣摩迄乎漢興摩鈍示誘雖有明道正誼之儒而枿鑒不投竟出江都為藩相以故弘匡輩官身而在其經術光武鑒西京之靡首崇節義其後也黨錮之禍皇甫至以不與為耻則清議與國威靜駕矣宋宗胎禁門之釁私寘學士其後也朋黨之興朱李至以相軋成敵則天子且莫可誰何矣宋祖撥五季之亂雅尚經術其後也偽學之禁元定至以不拒來學則禍患俱所不能動矣繇斯以譚春秋之士鴻飛冥冥

者也戰國西漢鳴斯頻頻者也春秋戰國上無整頓人
物之主故或養志衡門或掉古車軟權在下而上不爲
禁也若夫節義也朋黨也道學也東漢以迄唐宋始皆
自上開之繼皆自上禁之其開之者速肖於下而禁之
者力窮於上肖於下者生已甚之激端而爲窮變通久
之會窮於上者有相須以斃而國不可爲矣此古今治
亂存亡之大較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聖神統天
聰明建極論分教曰教化行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
廢雖中材墜爲小人言士風之係於教也勅有司曰
彛倫不振實君師之過詔以士曰賢者在職而其民

亥術二二一

卷三

乙二

行

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爲治言教化之本
大哉王言真洞灼治體而精究化原者乎

列聖相承甄陶醞釀絃歌禮樂洋溢膠庠愚生也晚不
及親見當日之盛竊聞諸長老考諸傳記如劉御史蒲席
布襦則王司寇衣冠器之高風焉而曳柴操曰夫婦
同德矣彼藉權漁獵者賴賴乎王三原讓還鄰居
則趙清獻三衢還宅之芳軌焉而念鄰篤友古今厚道
若符矣彼怙勢侵奪者愧死乎王冢宰之无私其脩以
善地也至解槽上馬以與之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
嘻何其心之公也魏尚書之不聽門人以立朝也竟致

仕去曰集將朝廷事爲一已家事安能善終耶嘻何其
識之遠也當時縉紳之上受用薄而行詎豐學校之中
經術明而文體正風之淳也俗之懿也千載中天之日
而一代義皇之象也是不軟駕成周而陋漢唐宋於下
風哉顧邇來浸淫日久士習漸非淳龐斷於狡偽篤實
化爲澆漓大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攻文者不務明理務
鉅釘剽殘膏以誇產食不知夫太倉陳陳之因無所薦
其馨香也行身者不務闇修務聲譽危觀臺以懸衆間
不知夫蚊蚋啾啾之聞不足當其鼓吹也譚道者不務
證性務問戶別宗旨以樹赤幟不知夫鵠的昭昭之設

亥術二二一

卷四

九十二

行

不能支其矢簇也取友者不務輔仁務黨與縱橫厲以
排忤意不知夫虎牙信信之鬪不兼保其文采也處事
者不務據理務機械効市儈以肆閃倏不知夫苑柳垂
垂之息不當毀其期信也高明者不務守約務旁跳以
弔奇則梵貝靈篇資提塵尾而利吻摧老衲之鋒不知
夫終日如愚聖賢貴其不言也卑汗者不務端操務纖
趨而諷刺則課業雕蟲委同羔雉而倭躬媚高貴之庭
不知夫無媒知名父母賤其不貞也譎詭者不務直心
務玄珠而壘斷則岑岑終南大有佳趣而深林逼捷徑
之步不知夫掩自甘腹君子見其肺腑也大抵此輩鄙

重厚爲迂腐慕猥薄成風流此如砒砒魚目本非其質
猥以虛詞雕琢欲登之清廟明堂者也以如是之士風
儲他日之佳士竊懼餘波易汨而砥柱之難其人也前
代之士上本矯而偏示之故從風而靡者亦偏激而不
返今時之士上本正而樸養之故積久而敝者亦蠢壞
而無狀前代之士風激不返而成亂今時之士風蠢無
狀而歸巧前代士風之敝也上與下明角其勝而相怒
相持今時士風之敝也上與下陰鬪其巧而相縻相遁
江河日下長此安窮嗟夫柰何其不爲之所也吾聞以
巧防巧之勞不如以拙息巧之逸也今有二人於此其
一滑稽而不窮其一木訥而寡辯則必信木訥而疑滑
稽矣吾聞以巧習巧之難成不如藏巧於拙之不敗也
今有二技於此其一木鳶而能飛其一車輓而任載則
必取車輓而棄木鳶矣我誠一意推誠與天下相信毋
患不我信也吾又聞人不可以威劫而可以愛驅也今
有採金之禁於此犯者重法屬其身然而不止者所愛
之使人爲貴諸也吾又聞人不可以文說而可以實勸
也今有斬敵之格於此應者播骨髓其後然而不避者
重勸之使人輕水火也我誠信其功令旌天下以德勸
未有不我勸也雖然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孔子謂移風

策衡二十一卷

士風五

九十三

易俗以身先之詩言綱紀而咏以王書言風聲而係之
樹皆端本塞源之說也儻人主秉明作敦大之心行
無黨無偏之道則振綱挈領返異歸同天下士有不嚮
風徧德而國運何難與前代比隆哉

策衡二一一卷

士風六

乙二四

國治

萬曆癸卯四川

天下未有精神不奮而能照治績者亦未有樞筦不握而能鼓精神者樞筦何在君相是已粵稽古昔提樞筦以鼓天下之精神莫若虞周其大則兩漢焉舜禹宅百揆西岳十二牧各舉其職而風動之化臻成王周公為冢宰侯甸采衛各司其局而太和之治治在西京宣宗稱中興矣彼其綜覈名實件德商周蓋有餘也在東京光武稱首出矣彼其精于吏治總隆高祖蓋有自也歷代遞降前遠古初惟我二祖皇帝察吏安民遠邁虞周迺歷兩漢聖神相繼數世同符就中楊詡其虛號絕武之最烈者何君耶當時三楊為相講求治道殆無虛日其致治之美方之前代可方誰氏歟稱中興之最烈者何君耶當時劉大夏戴冊為卿憂勤庶務夜以繼日其績運之隆方之前代又可方誰氏歟我皇上初政勵精閣三十年鼓舞不倦豈不有光二祖列宗哉近日乃稍厭萬幾事罷攝公之位置錄未補臺省之員需次不用建牙開府者或至乏人專誠牧守者類皆虛負衡二一 一 卷 九 五

天下之治績凝于精神天下之精神運于樞筦樞筦不運精神必且懶散而無發越之勢欲其鼓舞騰躍毅然必往是却步求前之說也精神不凝事功必且墮棄而無建立之基欲其收拾結束確然見效是却食求飽之喻也故欲宏治績精神不可不萃矣欲振精神樞筦不可不運矣嘗稽至治莫過虞周其次兩漢舜之垂衣南面也禹宅百揆而岳牧各虔其職用是帝載咸熙四方

為之風動則虞典載之矣成王之冲齡仔肩也周公為冢宰而侯甸各司其局用是王猷允塞宇宙為之太和則周官紀之矣西漢之治宣帝稱中興焉彼其起自閭閻綜覈名實文學法理咸精其能件德商宗周宣史固燁然有餘褒也東漢之治光武誇首出焉彼其總攬乾綱督責九卿釐奸革弊不遺餘力精密過于高祖史固確然有定評也兩京以還吏治漸衰我二祖皇帝鼎建兩都以聖繼聖五六十餘年無蠹不剔無政不修官無曠職民無失所豈不軼虞周陋兩漢號鴻駿哉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則有若宣宗章皇帝者稱繩武之最烈矣蓋日與三楊寒夏講貫民瘼品厲條教如柴車况鍾不次選用故能躋民物于春臺之上荷歟我朝之虞舜乎又有若孝宗敬皇帝者稱中興之最醇矣蓋日與劉大夏戴珊整頓頽綱發揮政事如吏治軍機以次剗割故能還庶務于允釐之盛荷歟我朝之成王乎迨于皇上受圖秉錄餘三十載躬親萬幾敬信元輔政期底績民期即安夫非帝王令軌祖宗芳轍哉乃邇年以來若謂福德可恃君位可逸官之興廢不足為重輕民之理亂不足為憂喜是故公孤之位虛懸過半臺省之員需次不補制撫中丞九重所託

重者任其缺乏而授鉞建牙之司同于兒戲觀察郡守
一方所待澤者聽其久候而剖符錫壤之命吝為屯膏
其始主爵請之不省久之公卿合請亦不省其始諫官
言之不省久之宰相特言亦不省于是為朝士者意氣
摧殘神采沮喪犯顏不得習為調停調停不得習為觀
望觀望不得習為玩愒為燠曠流波漸漸自輦轂及
四方無論所居何官而明發精進之意微偷安徂便之
氣勝矣無論所司何事而奮迅勇敢之念薄萎爾聞耳
之風煽矣如有事于此或微細而當補緝者以為小也
不足飾吾名而土苴之事有重大而費擔當者以為大

策衡二十一卷

國治三

九七

也虞其困吾智而巧避之夫細務廢積漸亦足以累大
大務廢懈弛不足以攝小而小與大乃交廢矣事有目
前弗急然數十年之後大利出焉謂不及吾身而收功
也不復置慮矣事有目前無恙然數十年之後大害伏
焉謂可當吾身而免于虞也不復挂念矣夫遺遠利則
利去而害乘之忘遠害則害至而利愈失焉而利與害
乃交病矣安坐養望心知其素餐也然自謂安坐則短
長無從見破綻無從露而又有恬靜之譽何故拮据自
苦一不成而驢技畢殫也姑息徇世心知其遷就也然
自謂姑息則衆心無所忤衆欲無所拂而又有長厚之

聲何苦操切自撈一開募而蠱毒叢至也方其服庶僚
也曰吾位尚卑姑俟遷轉秩崇而展吾術久之秩崇矣
則又曰有司者治之耳一意持祿視庶僚時乃轉甚矣
方其服內僚也曰吾處閑曹姑俟外擢權至而行吾意
久之權至矣則又曰智者行所無事耳復展轉求內視
內僚時愈不事事矣夫使一人而辦十事辦至于九而
廢其一猶有廢一事之患況十事而十不辦乎使十人
而辦十事九人皆辦一人不辦猶有一人廢事之患况
十人而十不辦乎使一時而有十人于此其事有所辦
有所不辦猶有不辦之患况繼十人之後凡為十人者

策衡二十一卷

國治四

九八

皆有辦有不辦辦者常十一不辦者常十九乎今天下
大都如此是故推諉躲閃者處于瓦全之地脂韋軟熟
者逃于月旦之外觀望蓄縮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者彈
射莫能及徐而高車華轂戢然槐棘之列矣周慎曲謹
託于循牆附于絨口者指摘莫能中徐而建旆授鉞鬼
然節鎮之雄矣其或米鹽必課阡陌必親竹頭木屑之
並收散袴帷蓋之兼拾不目為俗必斥為鄙曰大雅之
風烏用此瑣屑為也其或審機于萌芽罅于豫天未墮
而杞憂先切雨未至而桑土先綢不指為迂必譏為妄
曰時至事起烏用此蚤計為也蒼赤在念者飢猶已飢

溺猶已溺養羊而思去其狼滋苗而務剪其秀秦越
民者曰是希伐棠之聲釣尸祝之譽故惶惶若此豈真
便于閭閻而圖之急歟封疆在念者垣塞必飭鎧仗必
繕驅飽食以習于櫓簡嬉游以講擊刺彼燕堂狎處者
曰是賈邊材之稱冀分閫之任故汲汲若此豈真利于
疆場而謀之悲歟故衆人不爲一人爲之將羣衆人而
笑一人矣一人爲之衆人笑之將併一人亦歸于不爲
矣所謂笑者非必其口笑之其心竊笑之也非必衆人
相聚笑之卽不相聚而其竊笑者如出一心也見笑者
非必聞其笑之心固意其笑之也非必真有笑者而後
笑術二十一矣

圖治五

九

之于實者擇人而畀之以官因官而責之以事隨事而
課之以功事誠辦功誠立卽汝汝閭閻吾必號之曰賢
能曰異等而賜金而增秩而不次之擢所必及也事不
辦功不立卽翹翹錚錚吾必目之曰虛僞曰罷驕而降
級而貶爵而褫職之辱所必至也其或事辦功立毀言
日至吾知其不善事左右以取罪也則有卽墨之封在
焉卽百城倉沮之不爲動也其或事不辦功不立譽言
日至吾知其善事左右以求容也則有烹阿之典在焉
卽百曹丘揚之不爲之易也如此而後功當其事事當
其官官當其人天下之人曉然知上之責成于我者以
實不以文乃始盡破其彌縫之態而不敢以僞應知我
之見知于上者以實不以文乃始竭蹶于功績之途而
不敢不以實應譬有大木于此百人舉焉一人從傍數
焉不力者鞭箠加之然後百手百足無不肩荷而木行
如馳矣譬有巨舟于此百人挽焉一人從中省焉不力
者撲扶中之然後百手百足靡不牽率而舟之進如蜚
矣庶乎俗習可變人心可移挽靡靡者登于明作其可
幾哉乃其本則在于 君其機則屬于相所謂樞筦也
夫 君如心宰相如意百司庶吏如耳目手足也惟心
能使意然後意之所指而耳目手足各效其職焉今乃

笑術二十一矣

圖治六

百

心委其官已 君如家主宰相如家督百司庶吏如亞
旅疆以也惟家主命督然後家督發縱而亞旅疆以各
呈其力焉今乃家主厭其家已心委其官將耳目手足
靡所管攝吾恐其歸于厥情厥情不已痿痺之患出焉
不惟五官病還而爲心病矣主溺其職將亞旅疆以靡
所倡率吾恐其歸于散渙散渙不已潰裂之害生焉不
惟家衆病還而爲主病矣心病而身隨之主病而家隨
之 明主不爲身家計則已欲爲身家計則夫勵精綜
覈何可不昕夕圖之圖之此爲時矣

策術二十一卷

國治七

三十一

吏治

萬曆癸卯雲南

問勸宣職業保境緩氓則吏治重已然有吏事有計
吏之事顧下之所事常與上之所爲計相說則
易以故吏治蒸蒸莫過於漢若渤海潁川兩君子
其所表見皆深當主心而其時雖號錯用法雖止
於綜覈名實不聞此外更煩科條也而功用顧益
大興斯其故亦可推歟 皇上銳意興理深汰
符 詔書數下嘉與內外臣工共殫斯路邇來
除目而責成功愈嚴重於往昔諸奉行亦務廣
厲功令多方節制精計以求得人矣而事舉民安
之效卒未有稱 上意何令人不達漢遠甚也說
者謂實效虧於粉飾外之吏治病在在有餘實績
於因循內之吏治病在不足然乎否也豈計吏者
尚有遺法歟將用法太明而其下競相迫以通於
法歟夫必節制森然功令凜然令天下皆彙於法
以爲治則甘棠之遺愛彈琴之風流沒齒不見於
世矣今之計吏其何失可得而精言之歟抑亦濯
磨羣心靜壺流兢兢更有在而不事係于計吏者
歟多士今之論秀即異日官聯也故嘉與共談吏

策術二十一卷

吏治一

百二

事

世之君子欲鏡人倫而綜吏治令天下孳孳守職以循
理則其效不能以操切奏而其人不盡以文法繩非法
之不足恃也法之所束者少而人之遁於法者多則法
之利於吏治也少而遁於法者之害於吏治也多天下
之人見格殊材也靜躁殊品也吾離法而治之人皆自
詭於繩之外矣而名同實異俱與賢智之士有節幹之
名而實相去萬萬也吾將無所據以繫其材品然肝膽
不外見而遁軀殼不待覆而周吾專倚法而治之人又
巧避於繩之內矣而不能者故自炫以獵其能者故

自設以獵其名賢者不敢以盡施其才不肯者亦得以苟容其不肯彼反有所借以匿其情實故以法計吏無若以法量功也以法量功無若聽人置法以自量立儀以自治也蓋疎節濶目天下容有不竟之情其治恒悠然有餘破觚斲雕之意失而束濕促柱之風滋則焦然不能以終日彼共舉足觸首惟法是抵則亦逡巡苟且惟法是避天下務爲粉飾因循要以如式而止卽有遊意經年之外望化必世之後者必以爲無能人也法吏且以爲言不復問其意之所屬而魁壘之士議論中機宜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又猥以其無故而自頡

策衡二十一卷

史治二

三百三

出以求揜衆然則上之所持下之所拘下之所期上之所格吏治之偷夫豈獨吏之咎哉昔者召伯之治南國也暴處於遠野聽斷於隴畝而其後之人相與思慕之不足又寄愛於甘棠卽一翦一伐而有所不忍而孔氏之徒單父者流聞嘗按之無他事跡以自遺於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百年而俎豆不衰者特彈琴不下堂焉耳時蓋無吏治之名亦並無計吏之法而一聖一賢之所表見者抑何其照耀人耳目也然蓋尚矣卽潁川渤海兩君子豈不漢世循良哉彼其敦本節齋興教禮義皆以其材識著績收功而其時亦不獨諸吏之材且賢

也所爲御史之法簡易而無不盡不以私人察不以法牽第綜其名實而爲之殿最已耳諸官屬並自辟除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因其能之所近與其上之所宜以爲惠利于民而今之所持以治吏者令則勞絲而網則秋荼也聲勢不相及而多方衆伍以節制不異一瓢而百與前後且遞遷而互爲更張以牽掣何殊一羊而九牧督責之加焉者必則求疵於吹毛也伺察之發焉者苛則索形於逐影也使天下精神不用於職業而用於逢迎轅局不用於提衡而用於緣飾志氣不用於植節而用於市交材諂不用於修功而用於吊詭吏於外者以能任事爲巧造佞諂請翹然有粉飾炫驚之思蓋外之檢察嚴以密不亟以材指相高無繇見其長而希捷足以先得是故上好釣奇故爲奇以釣其釣也吏於內者以全不沾事爲巧靜聽旁觀靡然有因循規避之意蓋內之議論苛以煩不盡以聰明自黜無繇避其伎而希拱手以待遷是故上好用察故見愚以避其察也外之所爲妙簡庶尹者日夜獎用奇偉豪舉而不知其迹可假內之所爲甄敘流品者日夜嘉褒恬淡寧靜而不知其端可匿是其用法則太明也其欲治則不甚也其欲治不甚也者非特功

策衡二十一卷

史治三

三百四

用不興也并亡其法蓋始務以法窮人非久則法窮於人法窮人人因法而繫手足人窮法法因人而歸贅廢愚且以今時御史之法言之則其病有五夫綜覈名實者不信實於名名離於實而譽加焉焉得無負翳而居以射名於天下哉故有則以退爲進以讓爲競而恬名是擢有則務僞蓋虛矯情詭俗而賢名是擢當事者浮慕其名而內規其助遂相與器重之囂焉若揭鐘鼓而求亡子譬則華賈珠者之積而忘其中亡珠也是謂急於名而緩於實實功罰罪所以爲勸禁也賞決則所欲之得也疾罰決則惡之禁也嚴如持兩衡而主匭司鞞

策衡二十一卷

吏治四

三

之吏常苦夫人情之多疑于是真見其可也猶必前後熟計其有不可也者微見其不可也更不前後熟計其無不可也者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化庸可冀乎是謂怯於賞而勇於罰自一命之吏逆數之至於公卿其節級有九然必合上下軌於一法而後令甲信於天下今一命者一言不相應一舉事不當旋以三尺隨其後甚至官不足以贖自此遞上其所失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而畧從鹵莽以故昔人嘗稱功名少損於治郡時雖有偉人卓然特立不變然而爲此者蓋有之矣是謂寬於大而嚴於小市虎投梭從古

策衡二十一卷

吏治五

三

慨恨况大山之隈奚有於深奈何操用舍品騰之大權而參驗於飛蓬之毀使精潔之行決於愛憎治亂之功制於恩怨舍其昭昭而索之冥冥則精辦之功息而模稜之吏處官矣修智之吏廢而含沙之口高張矣賢者顧影而生疑不肖者塗隙以倖免此亦當今之公患也是謂疑於共而信於獨官之擇人猶披金於沙人之待官若望農於歲而一以資望爲規則天下無倖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然後勉強自奮於功名今累同薪積而次不合貫魚等資耳所以處資者更分淹速焉等望耳所以處望者更分華俗焉寧無孤其營職之心而生其意外之想哉是謂精於擇而疎於用由前二者是下之遁於法以自偷也其失在下也由後五者是上之過用其法而漸流于敝也其失不專在下也而要之尤有本焉天下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人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故人主所注嚮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臨御數則人有疎厲之心報決速則事無傷茸之弊奈何穆然深居而事多中格哉在上以緩急無不可在下遂以遲速爲固然牘留而不報久之童牘其漸稀官缺而不補久之官守其漸廢蓋不獨御吏者失而御御史者亦失也推擇銓除半作故紙人品

辨局不令關心徒俛俛焉抱其空器及其一旦於何得
人以應非常耶且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
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勞而富貴主利在
綜覈而收功臣利在偷安而自便今上下習為怠玩而
功罪無所責成是反藉人臣以便而國家不得收其
利也天下之事愚未知其所終也已

策衡二二一卷

史治六

三百一

禦夷

萬曆癸卯貴州

問西南夷之難馴也自古然矣以漢唐之盛不能盡
服黔中與夷師南詔其故安在太祖混一區宇
夷險莫荒業郡縣而冠裳之視諸清無兩蓋前代
未有之烈也迨其後未免叛服不常者其詳可得
聞歟二百餘年以來經理漸備防範彌周惟是僻
居城堞與夷落相錯如繡而夷性盜劫出沒何常
溪洞從來已久頃在事者協謀征討五開諸洞微
上寵靈殲戮殆盡諸苗奪魄罔敢干天威矣
然能保異日不肅聚乎否播平之後爾貴州際當
倍往昔所為振積弱以圖治安者道將安出有謂
以夷制夷壹意責成會長以為控馭長策者有謂
監苗獨累宜開粵通滇以鞏固西南者有謂舉全
橋以克黔幅開庶幾壯彊弱之勢而說者又慮及
于締造之難有謂開土地以專勸課庶幾消跋扈
之心而議者慮非所施于夷僚之士諸士恒居而
慮切桑梓當有久安長治之猷試盡言籌之勿諱
勿諱

策衡二二一卷

御夷一

三百八

執事發策終篇以貴事問寧非謂諸生中儻亦有識時
務焉者乎顧生斯聚斯居恒欲為桑梓有所陳說第無
繇達耳茲敢不瀝悻以對夫貴南負不賓之逆而擅不
討之日自古然矣滇南之境非此不達以漢武之雄畧
粵之南嶺之西襲衣冠被教化而不能化洽黔蒼以唐
玄之全盛宓之將數十萬之眾假便宜務深入而不免
喪師南詔則以貴為之隔故也貴固可輕哉我高皇
帝神武開天明德懷遠至為奢香之故戮馬燁以悅
諸羅夷始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以達蜀然猶未
郡縣其地也至永樂初而田琛宗鼎日尋兵交思州思

南患苦田氏始誅二酋而郡縣之服徭役與諸甸服不異此漢唐之所不能得也噫何盛哉迨後叛服不常與時終始至正統而香爐山苗富蠱叛蓋麓川之役省兵赴調至十年不解列衛空虛而諸苗獠乘間竊發官軍往往失利沿至景泰遣降胡往征之始無騷動令我無虛可乘而苗無輕我心縱不戢翼以俟安敢遽飛揚而受搏擊也至弘治而普安女苗米魯叛是時米魯乘其夫普安知州死殺其庶子欲襲夫職而鎮巡官以操切督之故反至合川粵雲廣及貴州諸路漢土兵共十餘萬討之乃破苗夷禽獸難以法裁令不窮治之何至挺而走險也至正德而清平衛車枕等寨圖叛蓋黑酋从負固稱亂與阿旁等聲援相倚復負其香爐山之陡絕江水之深險故亂日益滋至大集湖川播州酉陽兵益以所募土兵竭力進剿乃聽撫令善計者離其黨與相其險易而早為勦撫之策安見其流毒之慘且久也至嘉靖而厝爾山苗叛其山在湖貴之間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復以逋欠督之過亟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久無功至集諸路漢土兵累討之乃定今當事者不重歛之則猶編列之氓耳安見其不蒙故業而安也執符于往歲參變于今規

得失灼然或以郡邑困弱失于警服而生心或以計智疎虞失于撫戢而棹臂或徵兵給餉天下騷然而後收蕩平之功或積日耽時動以數年計而猶伏跳梁之隙總之以漫無統馭之策夷憑恃其險阻以叢爾一路之弱藩難制其死命以故少有可乘則彼且釐毒彼且鴟張而諸衛之道受其梗一議大創則彼且鳥散彼且豕突而荆粵之阻竄其跡頃者五開蕩平諸夷奪魄第犬羊異類不能保其不嘯聚者誠在異日然以瘠壤當軍興之後凋瘵難言所為振積弱以圖治安者則在此時其道有四亦無踰于執事所問請得詳言之夫夷種寔繁紛然雜處無版籍姓氏可紀徒就其某夷某夷命耳其族類誠難究詰然非渙然無統者也如先年湖廣鎮算二司以叛聽撫俱各任土官為主冀免誅殺又如算子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興爵至寨願立署以還舊治此已事也儻擇會長為諸夷所憚服者馴其封豕長蛇之性而收其牛溲馬溲之用令籍其人以登之版冊或別生分類請而予之姓氏而交通窩容之禁絕不少假脫或地方有事責在會長諸夷以有所轄治而不敢為非會長以有所責成而不敢朋比其賞罰唯天子命庶幾兵餉不煩而邊疆受以夷制夷之利矣故因信地

貴大會以控諸夷便滇與貴原自唇齒而利害共之乃西粵可以通滇至今商賈絡繹坐視道蕪不治獨以貴一線之路受滇南採金貢石之擾使咽喉重地夷人得以藪澤其中緩則殘貴急則竄寧豈貴之利乎而猶未也萬一滇有患則貴不能獨存貴有阻則滇無路可達識者皆以爲西南隱憂獨以地聯三省創始惟艱遂旋議旋罷若權于利害之間則利百而害一蓋一舉而可以分黔省之疲累杜諸夷之觀望且貽滇黔以輔車之安故開粵以通滇便王者家視六合子視諸藩而黔其最弱之季子也經國者豈其惜此全播而不以益黔

策衡二十一卷

何案四

三二

第虞其力不前耳愚生以爲慈父之手弱于固將憐而思以振之往黔有故輒借力于川湖雲三省孰若卽以徵兵轉餉之力爲其建邦啓土之力久之冀其自振而無所事借乎况播近黔而遠蜀也蜀強而黔弱也昔播之叛以遠而強者不及制近而弱者不能制釀成大患以致于此由斯而譚母論毫不以屬川不大損半以屬貴不大益且所關于封疆利害尤不小者儻不權于遠近強弱利害之間則不然黔土坐受孱弱之病無以懾夷苗之膽恐非聖王所以混一無外之規模也故以全播益弱貴便夜郎崇崗巨箐卽無督元膏腴比于內

地而萬山彌望誰與爲主火種刀耕什不及一徒使城有遺利而恣其非心非完算也卽間有苗民輸糧者有司不善輯治督責太苛動以逋欠責之見戶以逃亡責之士官卽如往年平頭長官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殆盡其明驗也脫分隸于會長仍專官勸課而懲其惰窳寬其餘力可乎嘗考甕城狼牙百餘已附諸寨蕩平之後業已建設宣威等營屯兵其上矣彼處枕山帶溪頗稱形勝而廣衍膏沃賦入足當一州今且不敢別爲議儻督之耕作而時噢咻焉將久之不可冀爲吾氓乎漸而至于養鵝甲客富郎江口天壩諸寨可類推已乃拘

策衡二十一卷

何案五

三三

肇者謂夷風未易以變此非曠然于大觀者也夫黔在昔盡夷窟也而以今視昔何如此何獨黔也遠而吳越姑無論卽荆楚巴蜀與貴界境其在春秋兩漢時不稱蠻夷僻陋哉至今聲名文物爲宇內冠冕則更化善治在人耳故闢土地以專勸課使諸生至愚竊謂邊事始于萌芽尋于斧柯圖之萌芽者易爲力圖之斧柯者難爲功班固曰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此爲之于斧柯者也誠用前數策而爲之于萌芽或斟酌于時勢或參伍于機權以振數百年之衰而起一時之弊將見黔南可晏然享無事卽間有烽舉燧燔之警而高

不在心卷舒在手豈至如往昔緩急不常世勤三宵肝
之慮乎雖然實猶其小者也寧夏之亂播州之叛皆預
尤小寇耳徵發之機旁午而馳于天下然所費大司農
金錢以數百萬計脫更有之海內窮愁何以重徵調耶
帑藏空虛何以重給發耶愚生因貴事而輒及于天
下大計有不勝區區杞憂者記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愚生終有望于廟筭之勝也

策衡二二一矢

雷震六

二二三

兵食

第一問

萬曆癸卯浙江武試

問今天下之最亟者無如兵食兩端而最弊而不可
究詰者亦無如兵食兩端杞憂之士何嘗不認
計之然我國初之法以兵衛民以民養兵其制
犁然具備而今一何弊甚也按籍而徵兵非汰也
然兵逾多而逾苦於弱特籌而計食非簡也然食
逾多而逾苦於餒當事者或不敢盡言付之浩嘆
而已此其故何與今之借箸者議清勾議召募議
訓練以為若是而兵可足議與屯議開荒議中粟
以為無兵無食計耳今有兵或不得兵之用有食
或不得食之用其弊源將安在不清其弊而欲支
吾旦夕以為安其憂不方大與夫兵與食非二也
兵弊則食耗而不可繼食弊則兵疲而不可支豈
其弊固相因而至而穀之之術有一舉而兩便者
與諸士其極言救時之略毋曰此肉食者謀之也

今天下日益多事矣番見之臣遐慮之士盱衡時艱者

策衡

二二一矢

兵食一

二二三

靡不嘖嘖兵食兩端顧天下習見其弊而莫究其所由
弊或究其所由弊又不能奮發而整頓之是以其弊至
于不可救而一旦有急中外且坐困而莫支蓋國朝
定制伊始內設京營以強根本而緣邊要害所在宿重
兵以鎮之基置星列隱然相維而歲漕數百萬溯河而
上大司農時出金錢佐之衣糧犒賚亦復稱是當時兵
實於伍粟盈於庾卽有且夕緩急授餞者有臂指之便
持籌者無咽喉之梗是以二百年來即議兵議餉稍有
不足之形而當事者一整頓之輒晏然如故乃今則異
甚矣今之所患者非其無兵無食之患也患在有兵之

害而無兵之利有食之費而無食之用其弊相因而至
而其端亦相尋而不可詰是故兵非少於昔也蟻聚雲
屯持戈矛而屬櫜者非乏之人也然而尺伍空懸軍名
僞列詭市井以竄籍而扉屨糗糧半入純綺之手掠精
銳以自衛而鳴笳擊斗反驅羸弱之徒等魚麗於兒戲
望狼煙而鼠奔是兵以多而益弱食非少於昔也陸輓
水輸聲帑藏而銜舳艫者非乏之食也然而輦載而出刺
戟而入乞子功之力於長安則玄黃錯陳而枕戈寢甲
者不完鶉結之衣藉曹丘之口于油幕則橐裝雜沓而
填山塹谷者不登二鬴之享將愈肆其鯨吞士徒成其

策術

三二卷

兵食三

一百三

鵠立是食以多而益餒夫兵以衛國食以養兵兵弱則
食耗於浮糜是中虛也食匱則兵疲於枵腹是坐槁也
兵與食交困而東西支吾首尾掣肘是亂徵也無事則
脫巾語難挾衆羣逞常患兵之多而有事則股栗色變
發聞左以代戰而卒不得効一劍之用又忠兵之少在
民則懸磬供邊海內若婦常苦食之增而在軍則剝膚
奪精枕空戈以待旦而卒不得享一飽之樂又苦食之
減舛繆如是緩急其何賴焉迺論者不思清其弊源而
尋端爲補苴之說談足兵者慮亡不議清勾讖召募議
訓練矣夫小民千里補戍如赴湯火且債帥多有奪其

資斧而嗾之轉徙者何以言實伍也烏合市人倏聚
散意如飄風稍不遂輒挺而挾其上以視上著之卒制
萬矣春秋訓練日出而召之陰未移而嬉散直以鴟鵂
爲具文耳卽不用命者能於鞭貫外一以宮嬪法大創
之否以是三者而冀足兵是拾藩之說也談足食者又
慮亡不議興屯議開荒議中粟矣夫督亢沃衍之地侵
於豪貴者已沒世不復徒以甌脫地驅駃騠卒田其中
其誰能稼穡畚鍤而冀升斗之獲耶燕趙淮楚瀉鹵水
潦莽蒼無煙非豪有力者安得負工力而服錢鎛乎政
恐占業未幾而筭歛已至耳夫東南十鍾不當塞下半

策術

三二卷

兵食三

一百六

石如下開中之令則保伍散落阡陌爲墟顧安所得穀
且使商賈不通嵯政內壅非徒病商也且以病國以是
三者而冀足食是畫餅之說也吾非以是數者爲非救
時之策然兵且爲驕子而吾徒以什伍廢其形食且爲
漏卮而吾徒以涓滴益其潤猶之乎無益耳吾以爲欲
議兵食在先清其弊而二者之弊百孔千端吾總而槩
之曰冒兵冒則濫濫則弱食冒則侵侵則餒救冒之術
在於覈之而已夫覈兵者非槩而汰之也京營之冒在
卒邊營之冒在將冒在卒者其勢合而無所校也法在
分隸諸營而覈之分則鈐轄各司簿核若瞻廩養不

占籍疲老不得盡身甲而名乙籍存而人亡者不得
說法而卒之冒無所容足矣冒在將者其勢分而有所
匿也法在合隸大將而覈之合則擁衆齊屯悉為奏公
勁銳不得匿為私隸萎疲不得驅以乘鄣肅隊以出肅
隊以入而什伍盈虧不得偽增而偽減而將之冒無所
措手矣辟之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無濫吹此六校兵
之窮而覈之之法也夫覈食者非槩而裁之也京餉之
冒常贏邊餉之冒常縮冒在贏者其數實而利有所散
也法在覈其實而虛之虛則存亡多寡如列眉然陽具
其數而陰收其名者黥私匿其力而公藉其資者退一

策術

三十一卷

兵食四

二百一

切狙獍之奸執袴之胄並不得羣而窟穴其中而贏者
無所散矣冒在縮者其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覈其
虛而實之實則饑寒勞苦若燭照然蒼頭盧兒不得買
閒而輸月錢壯丁銳士不得擁旂而守空橐一切首功
之賞冬夏之資並不得踞而漁獵其中而縮者無所聚
矣辟之簡髮者比比而櫛之則無藏垢此其救食之窮
而覈之之法也夫兵無冒則有一兵食一兵之餉而餉
益省又何患乎耗而餒夫食無冒則養一兵得一兵之
用而兵益精又何患乎疲而弱豈不亦一舉而兩便而
視紛紛諸議支吾旦夕者不有逕庭哉然二者之弊其

來久矣久習而驟反之則人心搖久安而大搖之則衆
口譁毋迺藉藉議不便乎而愚以為責在任事者夫操
兵而為之長者惟是棘草之跗注君子也紆金拖紫國
恩蓋世世靈承之豈其陽啗陰蠹實生厲階而忘國恤
也夫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思以公忠自效者吾
遽而重任之而內之本兵外之制府又以精神日為振
刷相機宜而次第行之夫獨不可成也必衆夫驟不可
成也必漸夫需不可成也必斷如文潞公之汰冗如王
荆公之裁祿舊以一身去百世之弊而兵食之覈直易
易矣何搖與譁之與有不然以方隅多故之秋而處兵

策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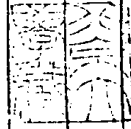
三十一卷

兵食五

二百八

食兩難之際失今不圖其憂且方大矣是不可不為之寒
心哉然愚竊抱杞人之慮以為今之憂不獨在無兵食
也兵莫大于權之移而食莫大于源之涸故夫兵之弱
尚可振也今且權漸移矣緹騎之窟久營而黃衣得專
筦鑰之任觀容之勅暫假而巷伯得與弓矢之命持太
阿而授之柄其與生亂幾何夫食之餒尚可克也今且
源漸涸矣畎畝之膏已竭而鑿山權關之使日擇肉而
食司農之橐如洗而左藏桮積之騰日尾閭而洩剝民
命而奪之生其敗何日之有嗟嗟此何時哉東濤西訐
河漕為梗民心思亂十室而九今日者患無兵異日患

兵權已移啓召兵結將之機而且爲寇藉也今日者患
無食異日患財源已涸起瓊林洛口之亂而食且爲盜
資也藿食之夫不勝欸欸之愚卽欲痛言之而已噫矣
肉食者奈何泄泄焉



永命

萬曆甲辰會試

同自古帝王唯天命曰康康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下
命詩曰聿修厥德永言配命夫天道無形所為欽崇
崇者何在欽意修德之言歸有可尋歟且命十
而或以保或以配義抑何別也哉國家高皇帝
始基文皇成之天命最綿萬已當時所為詩德
而教訓者心源可開釋微皇上自御牛來功烈
無效于二祖不啻對揚而頃就勤求所為祈天
永命保國安民者何其淵也豈天命庸盈之祝
宸衷有先慮歟夫古有謂多難國者又有謂一
威即累代之功盡者有謂外寧必有內憂者又有
謂民不安即易動者議何人殊也可做而存歟
儻有中于今之世否國家法令明備于獨繆計
非缺耳惟是淵微中宜警而防者何在昔堯言
執中子思闢天命與修德配命之義足相發明否
諸士志天人策久矣其幸行焉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天命之佑助而興厭敷而替者也

策衡三二卷

永命一

然而天不可恃則當求之人天未嘗不可合則當求之
人心之天何者興替天之運也而其機則自人主一念
握之人主將使有興而無替常佑助而常不厭敷非兢
兢業業日慎一日固不可夫衆人見其運則彌縫已晚
明主見其幾則幹旋獨先是以修之必于冥冥而國勢
民生常恬而無故雖履盛滿而不至有潛移默鑠之虞
在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在詩曰聿修厥德永言配
命言天人之際蓋詳乃其義固有別矣保者常不常未
可知之謂也配者合不合可獨知之契也我執契于此
合符于彼曾不旋日故欲保命必先修德而配命然而

命未易言也其倚伏深其轉移捷即神聖每心惕焉

高皇帝之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慮則致危
危而克慮則致安在能謹與不能謹耳文皇帝之訓
曰天下雖安不可忘也小事不謹積之將大患小過不
改積之將大壞皆危道也愚嘗誦而繹之 二祖方天
心與宅之初黎庶樂生之候而兢業如此設天下之可
憂可慮者一萌芽其間其焦勞而備宜不終日須矣所
為天命輦而常新 德業宣而愈朗有以也我 皇上
洞明化原獨任理要語曰天道貴剛主道貴強又曰君
人者如天高不可極如淵幽不可測 皇上寔操斯道

策衡三二卷

永命二

二

以御世蓋三十二年來 威靈旁弔 濊澤四訖交題
以北松漠以南龍堆以東日窟以西絃誦相聞文治之
極也賀蘭行尸夜郎鬼錄卉服狡夷偏師所指無不汛
掃而虜且款塞為外臣武功之昭也頃 聖心悅豫省
循茂祉本原帝眷渙發 德音欲與輔臣講所為祈天
永命保國安民者蓋當保定孔固之時而注意日升月
恒之景運不以 聖祖 神宗之功德為可恃而更欲
規恢之為嗣大厯服百千萬禩之所恃斯亦 上聖之
極思已愚生不敏欲收涓塵以裨河岳其道無繇顧嘗
攷覽載籍若春秋以後才臣弼士所為抒箴未雨切儆

履霜者倘可博而存焉夫國不可使無事也司馬侯言多難或以固國也又不可使多事也管敬仲言一戰之費卽累代之功盡也君不可使有功也山濤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也尤不可使急功也徐樂言民不安則易動也自常情言之羽書旁午見謂非安瀾覆盂之業而司馬侯之言乃如此燕凱交馳見謂當泰寧熙洽之盛而管敬仲諸人之言又如彼夫何故非以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必且廣侈其欲漁獵海內積漸以甚而民乃以其忿鬱于天和而招戾氣所謂欽崇保命一切亡有而國家事遂至不可知也宜諸

策衡二二六

永命三

三

君子之切偲而不已也吾觀洪範一書惟天陰騭之書也五事以配五行占其雨暘寒燠觀其星辰歷數然必曰卿士從庶民從乃從而于是有食貨以爲之政歛福以與之共聖人奉若天道未嘗不本人情故曰王者貴天謂以民爲天也繇其道故可使雍熙和洽嘉氣浮滃風雨時若星辰順軌謂之禎符而不然者圖度則已僭矯誣則已謬以語于配帝擬祥失本術矣愚也試以所族談參于近事則所謂戰勝而外寧者莫如今所謂民不安而內憂者亦莫如今厝火而怡堂矜聲容而徂眉睫聖明必不其然然不敢不虞其漸也蓋自頃歲郊

壘雖仍階羽旋舞人人稱最勝事焉然而鳴鏑者已半爲無定之骨轉餉者已偏爲溝中之瘠矣追呼尤迫籲訴無門中國之嘆化離鴻鴈之鳴中澤卽肉食者不盡聞而當宁可知矣譬人有疾則以藥治又疾則輒又治數治之後卽疾幸有瘳而元氣之存有幾如是而猶恩澤無有徵賦滋煩勞來未聞豺虎四出譬馬力竭而策之不已民之不安其究不止失民心也此非細事也何也宇宙一氣耳氣聚而有情有形者爲人氣聚而有情無形者爲神上爲光而下爲土灰蘆也布以律管日欲至而先飛頑金也鑄爲渾儀地彼震而此動況以億

策衡二二六

永命四

四

萬生靈所唏噓哉則天青應之變唏噓爲歡呼則福昌亦應之其道在革而已故夫悔過非完行也然而聖人不吝也罪已非美名也然而聖人不諱也愚故願我皇上之留意此也皇上何不默而思之自今以前所爲氛清塵掃數用而數有功者誰歟夫非我民之力歟及今不節後何以繼矣皇上又何不怒而念之自今以後所爲杜雲消萌長御而長無患者又誰歟夫亦非我民之力歟及今不養後何以需矣養之則無務擾之節之則無務浚之有爲皇上愛養其民者毋以非薄士類也而播棄之播棄在此則嚮用必在彼使民命寄

之虎口而民何以安有行之自 皇上而憐傷其民者
毋以厭縱一人也而必行之必行已之便則不顧民之
不便使民力罄于焦釜而民又何以安夫民當困憊之
後而稍生存之易德也方缺望之時而亟慰撫之易回
也回人心因以回天心此兩得之道也集人和因以迓
天和此駢至之福也豈以 皇上聰明聖知念不及此
乎雖然愚有以知 皇上之不忘此也夫不第曰祈天
而必曰永命不第曰保國而必曰安民是 皇上之思
其終也思其本也洋洋 聖謨固明示之意矣蓋愚嘗
觀漢唐之季斬郅支朝呼韓收燕趙復河湟其勲伐之

策衡三三卷

永命五

三

美可謂大過盛時然而禍敗亦相踵此非天之難謹夫
亦其君實有驕德草菅其民謂世莫可誰何而不知天
心實厭矣之以至此此 皇上所以方處日中之豐而
垂思將昃之難也誠于此時慨焉與大小臣工修法審
令扶創補羸將一舉而回寒谷之溫靖金甌之業惟所
運之矣然猶未也欲無擾民必無自擾其心夫非幾動
于上而非令不關於下未之嘗聞堯言保曆不曰執中
乎中庸不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節之謂和乎而
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人心與天命相感之微可
知已蓋天之命無爲聖人之合天命以無欲無爲也故

百昌皆遂生焉無欲也故萬民皆遂業焉 皇上誠檢
之四者之情能無一偏用否能用而不用廓然未發之
初否能以我情公天下使天下之民盡歡欣鼓舞而無
怨咨否能使吾之用足宣天地四時之和而無壅闕無
疵厲否夫以 高皇之聖也而論好尚則恐以好財好
色好術偏論賞罰則恐忿愷怨憎之乖中正以 文皇
之聖也而聞正心義則欲使車馬飲食衣服玩好一無
所增加而後天下可無事蓋執中之難如此想其終始
之心思不用之耽樂而用之儆勤又不徒謹之昭明而
謹之淵涓宥密所謂修德配命夫非其 明訓法程耶

策衡三三卷

永命六

六

皇上而誠心 二祖之心則必謹 二祖之謹而後
可誠謹 二祖之謹則必毋徇細毋忽大毋即嗜好毋
牴清明而後可蓋情猶水也水濡之則溺壅之則底滯
唯善治者節而宣之不唯無汎溢之害而且收灌溉之
利聖人之治情也不唯坊之使無亂而已固將使調停
均節之化默握于燕閒恬穆之中而莫測其端莫涯其
量是則不必箕疇警而侵咎消轉旋在方寸而祥桑不
告雉雉不鳴矣其于命也寔配之直保之云乎雖然抑
又有不忽于保者憂危之慮 二祖先之矣夫歌器在
廷盤盂在側裸將在列卽曩所陳四子之言未必非持

賞之一鑑也

復術二二采

永命七

七

賞罰

萬曆甲辰會試

問帝王與天下畫一賞罰二柄蓋其重云三代之治
 或言先賞後罰先罰後賞或言刑名從商爵名從
 周果若是區以別歟攷之往論有言賞者士所死
 又言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有言刑罰不可任以治
 世又言刑典太寬輒落姦路孰為定論歟後之臣
 子有縱賊弗追欲留之為富貴地者則信賞是矣
 然則太原未平而斬使相者非歟有上書請裁抑
 武臣見殺其主不能治而誠者知其將亂則必罰
 是矣然則以峻罰為失人心而有姦臣之目者非
 歟明興紹統百王刑賞大典載在祖訓諸書
 釐然備具我皇上益整精治理比歲以來
 澤屢詔震霆時發而聞諸道路似猶未厭于
 喝喝何歟亦可言其熙歟夫古之人論賞曰藏
 盟府論罰曰名在丹書是皆有一定之法非人所
 能損益輕重者而宋臣乃言賞罰有萬世之公有
 一時之權將無為廢法行私者賞歟夫廢法行私
 則必不可為理矣故願與諸士究言之

復術二二采

賞罰一

八

國家以法而治亦以法而亂夫法非以基亂也敝在用
 法者以法行之而以意借之故意常倚于法而法常不
 麗于事夫一成而不變者法也百變而不窮者意也一
 有司以意行法或且牽文就意又况据無上之尊執不
 撓之柄微暖難鏡而積習難祛苟挾尊威以要下則下
 益輕或持巽懷以逢上則上益重上重則法不得不輕
 下輕則法不得更言重故變者彌變以至不可勝窮則
 行意而不行法之過也栢皇大庭之世我不敢知虞夏
 而後冕藻而臨南面未有不用慶賞刑威治者表記曰
 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

親信斯言也謂聖人有意于軒輊賞罰非也皇陶告禹
不曰命有德討有罪乎仲虺替湯不曰德懋官功懋賞
克寬克仁乎且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叔向已言之而曰
先罰尤非聖人意矣蓋自堯舜沒而德下衰至桀之滅
德作威極矣湯于是以一切代之以寬三風十愆儆于有
位是也迨殷德又衰至紂之力行無度極矣武王周公
于是以一切綜之以制爵以五等官以三百六十屬是也
是皆聖人乘天道本人情因時立政初非可以膠柱而
言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則亦荀卿氏之過也三代而降
其嗣子能善守先王之法則治輕變先王之法則亂善

策衡二十二卷

賞罰二

九

守之則爲維辟之威福輕變之則祇以飾一人之喜怒
至于喜怒飾而人無所畫一于是矯枉之論出焉盧從
愿曰賞者士所死夫士也何至以死殉賞士以死殉賞
上始不敢吝名爵而名爵輕名爵輕而士更驕故曰國
之存亡不在厚賞李專美言之清泰帝益有激也董仲
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夫刑固不可專任然何可廢
也廢之則必務姑息而主威削主威削而吏議偷故又
曰刑典太寬漸啓姦路龐籍之爲宋仁宗言以救時也
善乎文中子之言曰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
得失在乎教故賞罰之柄有二而賞罰之用萬殊太惟

明主執玄鏡于膺清則時張弛爲鼓舞之大權中主
操魁柄于掌握則或翕或張爲牢籠之小計庸主弛轡
銜于不御則亦吐亦茹爲陵夷之厲階何以明之劉巨
容之征黃巢也衆勸其乘勝追之巨容曰朝家多負人
不如留爲富貴地夫使其臣留賊以邀賞則其君不能
信賞者也然英斷如宋藝祖亦以太原未平不與曹彬
使相彼自以爲駕馭英雄無乃以賞爲餌而漁其臣也
不可訓矣張仲瑀之請裁抑武臣也虎賁將士怨仲瑀
殺之魏明帝不能討而高歡策其必亂夫縱寇養亂則
其君不能必罰者也然剛明如唐武宗亦言于頓勸我

策衡二十二卷

賞罰三

十

峻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姦臣目之彼固自托于寬仁
得衆不虞太阿失柄而爲姦雄窺也亦不可訓矣嗟乎
世降叔季士趨功名若聚羶而罹法網若蹈水故如曹
彬者常少如張巨容者常多高歡之策未必非而于頓
之言未必不是理亂安危之故人主奈何弗念哉我
高皇帝以仁厚神武滌蕩夷氛經營草昧斟酌百王而
于賞罰尤所矜慎肆今載之 祖訓以及 聖政記
大明禮律等書爲 聖子 神孫龜鑑昭若縣寓 列
聖率而由之三百餘年於此矣 皇上紹天立政益以
清明緝熙比年以來 恩澤屢下詔 震霆時發倘亦

勞臣奮袂效死之時乎然愚也竊聞之道路不能無概于中奚敢墨墨而處此今夫人臣不欺欺乃戮也曩九塞之上首虜往往掩敗以通誅又飾功以倖賞今果盡更故轍乎飾功則病在國不可言也掩敗則病在邊尤不可言也此時政之大者也傳曰賞不踰月欲使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自播酋發難逆我顏行一怒而罪人得雖天子之威靈然非師武臣力不及此今彤弓昭而鐘鼓弗饗三年于此矣將無使行間解體乎卽一旦猝有事又何以令也河勢襄陵論者率委天行之數是固然矣然居功則歸之人委罪則歸之天亦安免盈

策衡二二卷

賞罰四

十一

庭之議其後乎自衆口爲政而功罪益難按核黃禍之罰不能更行于蒙牆梗塞之罪不可再議于汜濫一議開禁以爲可行則爲功以爲必不可行則爲罪任者議者有勝不勝而國事則無濟不濟矣善人國之紀也故興王賞諫明主寶賢自頃歲中外之臣以言獲罪以齒路馬獲罪竄削不已累累置往牢焉空谷白駒一往不返棘林夜嘯可爲寒心故事有宜賞而罰權忠直之氣安得不干天和也昔人言貪吏益縱盜竄法所致今懲貪之令亦賞三五甲之然股脂膏以賞谿壑在所而有不徒銅墨之長然矣雖聞有簿責概從未減人臣無不

盡之情則天子必有不盡之法又何以責刑餘市魁乎且夫妖言秦律也武功漢爵也明盛之朝則必諱言其事矣今匹夫流言園土几滿大農告訕鬻爵濫行三百之赤帑何多六月之飛霜欲徧奈何以爲細故而泄泄乎凡此數者出于上爲威命而不可測者居半行于下爲官守而不敢執者亦居半其或上行之而下爭之則上且益激而持下愈力又或下行之而上疑之則下亦益戇而蒙上愈工執事試言邇年來何事不可爲仰屋嘆哉豈祖宗之法則然大抵創業之主起于艱難險巇而習于人情變故故立法以垂後猶之權衡誠設不可以意私低昂輕重也以意私之則弊且叢生業已承其蠱壞而猶務相因循後且何極故不振明作積習不可祛也夫天下事非一人爲之則觀望者衆敝非一日積之則推委者多要之必有職司存焉苟事任在我則內庭何必以外吏爲仗大僚何必以小臣爲解故有信賞而又有賞信賞者有必罰而又有罰不必者如是則法必平矣故不明職守功賞不可得也夫名者衆所評也今賞一人而或訾其冒罰一人而或訟其冤上不得其情則繩以獨斷下不任其責則予以調停不知功無兩可罪亦無兩核總之必有一是何事而轉徙于道旁

策衡二二卷

賞罰四

十二

之喙爲也故不澄議論國是不可定也夫功有倖也過亦有誤也苟徒虞于吞舟而不戒于察淵則網日益密而文亦日益巧矣故迹當議或以心原罪難委或以功贖夫非開功名之路且以銷罔上之萌乎故不務恕施政體不可平也如是而刑賞庶無頗矣然亦在 天子與大臣設誠而力行之耳蓋人主或不信羣臣不信大臣而不可不信 先王之法藉令功罪在前諗諸故府之憲云何苟法如是而止則無嫌反汗無恡解網卽臣下敢有以不肖應者乎昔 肅皇帝言 祖訓一書我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乃 命取閣臣直解進講策衡三三卷

十三

故入主信法而後法尊 祖武不可不繩也且驕王猶可理奪豈以 聖明而動委于轉圜之難亦惟是言無典據而第逞其臆故多拂忤不入耳有如命討大事必舉 祖宗故寔以請乃至補牘不厭其煩批鱗不避其譴卽 當宁有不悔悟改圖者乎先臣梁儲爲 武王草 秦藩勅書惟反覆稱 皇祖禁令 帝以感悟而止故入主執法而後法行老成典刑不可不紹也蓋春秋論成叔之勲曰藏于盟府言斐豹之罪曰著于丹書古人慎重刑賞必援法爲証據如此而宋陳淵乃曰賞罰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必如斯言則爲廢法者開

之竇耳吾以爲權者推移靡定然輕重一準乎物出入一循其衡則通于權之義者正不必以已自用也不以已自用則法平法平則人無不奉法而人主之威亦重矣故又曰入主權斷大臣釋滯主者守文惟無務雄其權斷而令釋滯與守文者得參其間則三代之治固不難復也

宗藩

萬曆甲辰會試

問古之待同姓者必為宗法統之夏商無論姬周人
百藩屏助多焉親賢永賴此何以故意故之有漢
賦觀庶訓于康誥誥君宗于周雅則其建本支之
業衍靈長之慶有以也嗣後若漢唐宋代有宗親
其待之之法可得聞數有真宗師以糾者有善
懸錄維城訓者有降我子銘詩座右銘注者能一
二數數而我時裕奮興起者非乏也亦能識其名
氏歟我高皇功德邁三五宗文日衍繁延今登
屬籍者十餘萬人朕尚孫麗德周男則可不齊過
之曩憂虞祿不給今不獨患貧乃更患不安矣犯
上無等也劫竊辱行也而冒然為之如粵如鄂如
示如楚其尤者也他不道麗法者比比然長此安
窮豈得不豫圖乎上教然英斷實一二狂逞于
李且詰問宗學意在核實舉行而禮官復思所
以恤其困係上便宜至義也至仁也能遠使之備
謹敬或又欲倣流官法擇宗子中才德優著者互
相更讓為宗正而使撫按察殿最督學課功能其
亦可行不敷于初訓德亦不背教易曰窮則變

策衡三二卷

宗藩一

三

變則通此變通時也願悉心籌之將借為親親
石畫焉

帝王首敦睦之雅化曷嘗不重親親哉顧勢有所必窮
不得不裁之以法而法有所當酌尤貴于預之以教何
也寵祿之過則為榮肥榮肥之久則媒麥汰此勢也如
江河之趨下也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
主爵亦與賢此法也如銜檠之相維也弦誦禮樂以養
心爵賞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如風霆之鼓物也教行而
法可不必用法立而勢可不終窮義盡仁至化洽恩隆
永永無弊真睦親善物也苟使宗人受必趨之勢而無
法以善其後又使宗人扞必加之法而無教以導于先

則愛之固害之而棄之亦罔之也奚可哉然則策宗政

十 今日風習不無稍縱是議法時也科條不無稍弛
又議教時也請粗述往事而臆陳一得可乎夫三代有
道惟周為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為顯諸侯哉考信載籍
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封畛土畧以處之彝器
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其法
詳如此而又誦于瞽宗詔于東序觀于成均攷于王闈
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於公
路公族其教密又如此彼不徒予以爵祿而勸以道德
不直授以富貴而誘以賢能觀行葦之引翬伐木之和

策衡三二卷

宗藩二

十六

平蓼蕭之龍光常華之譽處桑扈之戢難采菽之匪紆
湛露之德儀無非獎之掖之訓之迪之詠誦之嗟嘆之
以共轡令善耳周之變隻千古豈偶哉公劉啓其源康
誥揭其實矣由周而降若漢之寘宗師以糾也唐之著
善惡錄維城訓也宋之降戒子銘詩座右銘注也皆以
教也而劉之有德向蒼般也李之有皐勉程肱也且登
宰相者十一人趙之有汝愚令錄也且登甲第者貴相
望抑何盛也合而言之漢恩渥而法亦嚴唐宋教悖而
用亦廣固未有坐困圍城永租食稅無所事事者亦未
有解維釋檢聽其恣睢不為糾繩者善乎宋英宗之言

曰念其性本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養其日益衆多必增員而統理則注教宗人者切矣豈謂今日而獨可弛教乎有味乎曹植之表曰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則懷才求試者殷矣豈謂今宗人之衆多而獨乏賢乎故自高皇發祥以來豐芑苞孕累世滋植聯趾齊穎接萼均芳衍至十餘萬人而方熾未艾也是可喜也然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迄今二百餘年而侈靡漸橫也是尤可慮也宗約非不森嚴而閑習者幾禮官非不申飭而遵承者幾以至譁于粵囂于鄂囂于

策衡二十二卷

宗藩三

一七

汴許于楚方焚焚春春而未已也其他攫金于市禦貨于門宗飲于房宜淫于室爲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者又不知其幾矣強梁攘臂橫行細弱吞聲飲恨控想官司莫爲詰問非不問不敢問且不可問也眠之被痛虐而膺毒螫者又不知其幾矣夫此十餘萬人者靖江而外初皆高皇一體而分也誰非托根于璿圃衍派于繩河而忍哀手坐視以至此極乎宜乎上煩明主之督責而下塵執事之深憂也愚以爲欲宗人皆善而無惡莫若實興宗學而欲宗學之舉行莫若通宗正互聯之法其說有三執事試垂聽焉凡人情不有所激

則不進于善不有所制則不憚爲惡誠睿棟宗子中樂東平之善脩河間之雅者爲宗正令假之事權優之祿秩以示風勸而頑不率教與敗度軼禮者卽奉三尺隨其後則進有所慕退有所阻如是不顯昂穆皇者當不其然蓋以我治宗人難以宗人治宗人易也而以宗人之最賢者治宗人尤易也是舉賢之當議者一也凡入習聞而習見大聖被誚于東家劍賄而駭聞遼豕見奇于白臍故以甲治甲則素所狎熟將曹起而衆咻之惟倣流官法以周齊之賢者治秦韓而以秦韓之賢者治魯晉重以朝命而斷然期於必行俾其道則衡

策衡二十二卷

宗藩四

一八

憲而來既畏此簡書而人得于乍起若雷霆鬼神之不可測也如是而不警承伏聽者當不其然蓋玩忽于耳目者難而更新于聽睹者易也非所常新而創爲新者尤易也此互調之當議者二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六馬惟在于控轡既假事權矣不有以操之又惟逞刀組而肆魚肉也既俾董正矣不有以課之誰爲程甲乙而辨蒼素也故以撫按察殿最而以督學課功能者久于載事否者還其故吾顯定去留之品而陰銷不肖之心提綱挈領道莫有善于此矣如是而不各藻濯磨者當不其然蓋以我治千萬人難而以我治一二人易也治

三人以治千萬人尤易也此考課之當議者三也夫是三者非愚一人私言也祖訓著之矣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曰才能改官即舉賢之意而陞轉銓選則更互考課皆在其中矣會典又備載之矣脩明宗範嚴立課程教養如法不得虛應故事撫按提學等官訪其賢否勤惰以聞此正德己卯例也宗室之子俱入宗學于中推舉一人爲宗正主領其事驗有進益方與奏請此嘉靖乙丑例也卽皇上御極以來亦以監成憲章舊章三令而五申不啻詳焉然則三議者上以繩祖武相遵而匪相悖也下以固宗盟相愛而匪相厲也奈何此之不行而彼之久拘令其日益曠宕以就于陵替乎愚嘗深求其故矣不過曰官與其設寧省也多一官則虞費疏屬貧宗甚困也增之正則虞擾王孫帝裔素貴倨也令俛首稟仰于院道則虞誓而要之皆知其一不知其二暗其偏未暗其全也何也吾所用者將軍耳中尉耳彼鎮輔奉國各有定爵令以本爵帶銜視事而不庚益之祿也何費之有卽稍有增焉而祿寧天室糾正愆違視向之無紀乃亂者利害相去伯矣吾所選建者又明德耳高賢耳布令之初衆心競勸企以樹名聲而顯清白且圖異日之終譽

也何擾之有卽不盡無焉而去其泰甚禮順人情和同之腹削于強宗者損益不啻懸矣至于稟仰院司則可逆知其樂從而無它奚以明之夫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陞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劔盾衛後也寥寥無策混迹輿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竄身商賈者有之懷奇抱異者仰屋嘆約結或棄祿而作逍遙遊頴秀冲英者昂首志高遐或易名而就青衿選誠以投閒寘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若是則其從吾教也惟不得與之爲恨而又何替之有况鄉議通籍矣今不與之泄民而第藉以正宗則有用而又無用也鄉議裁祿矣今賢否之品旣辨而盈縮之際可參則量能亦以實繁也鄉禁冒濫矣今評品之法嚴而僥倖之途塞則尚賢亦以戢姦也此愚生堅執三議之可行蓋誠見其必然者也夫惟聖天子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深惟遠覽獨斷而力行之俾菁莪棫樸彬彬在考之羣公璋璫肅雍濟濟秉文之多士則成周可以媲美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若夫禮官所條上免重結定取期于以體其情而卹其困是又可並行而不悖者也嗟夫明詔消患于未萌聖智杜弊于將兆蚤見而預待者爲力易旣壞

而補苴者施功難亂已有微矣不識其微剪其萌豈得
言智勢已中變矣不幹旋氣運挽迴世風豈得言仁則
無迺狃于治平而忽之為不足患乎而不知天下最可
患者正每伏于不足患中而名為治平無事者實其大
可顧慮者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其不為狼及今經制不定訓教不早任其滔滔汨
汨以趨于大壞數十年後竊恐宗人觸罔麗法當又不
知若何矣唯禮可以已亂唯讓可以息爭唯教化可以
伏強梗唯舉措可以易人心亦在 聖君賢相重加之
意耳愚生未敢深譚也

策衡二十二卷

完備七

三二

衡鑑才品學識

萬曆甲辰會試

問士君子鏡人倫而綜官方則才品學識尚矣迺品
之視才學之視識其通局似有辨焉試論古今之
人蓋有居約因陋樹典王定霸之熟少文不學成
撥亂定策之業者以品與學格之卑卑不及格矣
而顯名燭焉若是後世尚標格則希拔俗之韻
絲博則矜腹笥之奇乃吾聞以其人質之篤論君
子而不能無謀也或自奉弊車瓦器者來友人之
嫻銷言為瑤林玉樹者致神州之陸沈望係蒼生
猶然書空自恨清幽鎮帶不免符食脂粉品非不
高矣而難濟縣官之用又或樹談一家而濡足權
門龍淵妙選而依阿嬖后文壇長慶者或掛突忠
賢請人不讀書者或紛更致亂學非不博矣而竟
成當局之迷抑又何也豈品與學用固然歟抑有
品無才有學無識其蔽乃若是歟將所謂品者學
者哉非真歟夫尚才識而遺品與學固非通論迺
才大者或難拘之以品識高者或不專繫于學又
未可以虛名浮文相矜詡也士懷此以待用久矣
其試為我言所以取法乎上者

策衡二十二卷

完備一

三二

君子所為檢鏡人倫銓綜官方者非才品學識何以哉
然難言矣兼有其四則萬方之畧也苟卿氏所謂知通
統類大儒者也不然而捷得其二則兼至之能也賈誼
氏所謂知足謀國行足率民大臣者也又不然而僅得
其一亦一隅之長也劉邵氏所謂偏材之人善有所章
而理有所失者也兼有其四上也捷得其二次也僅得
其一又其次也得其上者一人獨用之而有餘得其次
者二人參用之非不足得其又次者不能操一人之不
足以為有餘而不合衆人之有餘以濟不足蓋通局之
分于此焉衡而愚又以為非才與識之必為通品與學

之必爲局也非品與學之無所通才與識之無所局也
高自位置妙有風期挖芝桂之幽芬挾風霜之遠韻品
之所爲通也而責之以剴劇應卒或局于專矣敏能排
難捷可解紛圓應起于咄嗟英風流于俯仰才之所爲
通也而責之以匡世維教或局于汎矣方載五車架探
萬軸綜瑤璫之祕牒緯玉筍之緇繩學之所爲通也而
責之以洞幽察微或局于聞矣慧照旁達靈心四朗覺
事變以不遺鑒物情而靡眩識之所爲通也而責之以
藏密嘿成或局于見矣合之則並獻其長分之則互呈
其短用其所長無不有之爲利而用其所短遂至一無

策衡二十二卷

卷三

三三

以爲利安所妄置軒輊于間哉蓋難言矣請肆言之而
執事教焉蓋自夫人理區分不可全舉也而偏至之利
顯自夫情用詭駁不可殫論也而偏至之害章于是有
才不足而匿諸品者挾其邁往之奇以自高而不復兼
致其才于是有識不足而驚于學者負其苞孕之富以
自雄而不知反觀其識夫才浮氣也求之以浮不能母
軼于形之外不若品之定于分可按迹而徵其素也識
虛量也求之以虛不能母詭于神之內不若學之見于
事可挾策而叩其稽也然則謂才不如品識不如學奚
而不可而俯仰古今多不其然何哉夫所以樹大功揆

策衡二十二卷

卷三

三四

大勇者必程于品而後可則棘津之屠璜溪之漁堂阜
之纍不可以佐九伐定一匡所以決大紛定大難者必
衡于學而後可則重厚少文之武夫不學無術之騎將
不可以安國家鎮社稷而今觀太公管仲周勃霍光之
數君子者一出而建非常之功定希有之業勲名爛焉
俱啓丹冊並垂青史令褒衣大袞而矜標尚者拱手而
讓才戴縷垂纓而談詩書者頽首而遜識彼豈必規規
焉束以中正之品而責以章句之學哉必言品與學也
則周自有周召何煩乎後車齊自有高國何求乎射鉤
漢亦有陸賈之語雋不疑之經何以推絳侯而奉博陸
也乃知士誠貴才才高則品高品高者才未必高也誠
貴識識高則學高學高者識未必高也非以才而細品
也有才而後可以論品才愈大則品愈高卽縱其才之
所之特汎濫于品之外而不害其爲高有貴于品者也
非以識而細學也有識而後可以論學識彌卓則學彌
精雖極其識之所到時濶畧于學之中而不害其爲精
有貴于學者也後之論人者吾惑焉尚標格則希拔俗
之韻所重者品耳而才之用益細豔博綜則矜腹笥之
奇所重者學耳而識之用益寡彼其風流所靡天下感
慨波蕩以從之粉斧峻其品題月旦遭其聲價龍鸞綴

其善藻磨瑄楊其音徽士推之以爲鋒國奇之以爲杖
勲書舉日譽擅揆天豈不亦彬彬然哉而施之用亦何
當鼎之所以貴昆吾也爲其烹也劍之所以貴湛盧也
爲其斷也試之而不能效則釜鬲刀削得以其利格故
才足以副之而品乃始超也王良之布被瓦器爲鮑恢
所嘆而無忠言奇謀則見譏于友人王衍之瑤林瓊樹
爲安豐所推而徒雅詠玄虛實胎禍于晋室望係蒼生
者用違其才而書空獨恨殷深源素懷盡矣清幽鎮俗
者才屈于守而伴食有嘲盧懷慎雅望垂矣彼豈不足
于品哉局于品而不能通于才故才不副而品反見輕

策衡二二六

新法

二五

此以知品之不可專任也長袖之宜于身也謂其爲舞
也多錢之利于家也謂其爲賈也試之而不能用則短
袂輕裝得以其巧勝故識足以運之而學乃始大也班
固濡足于實憲之門卽書藏東觀何取一家之言許敬
宗回面于景龍之代卽博識帝丘祗慙二九之選交構
中人士類嘗薄中令沮卻之奏在而元楨長慶之名誕
矣創立新法海內騷騷清獻讀書之譏在而安石經術
之用疎矣彼豈不足於學哉局于學而不能通之于識
故識不足而學反爲累此以知學之不可以專任也然
則欲爲緩急得人者苟不惟其才之足以任識之足以

濟而徒覓跡于清流尋聲于藻園求其隨試輒效勲名
著于春秋奚可得哉且非獨此也品固有真僞學固有
偏正得其真者正者而與之卽枯寂之守犹可以檢押
末世藻績之學犹可以鼓吹明庭于時雖無弘益亦無
大損不然而以僞以偏取卷局瑣尾之器托于清通簡
要之流取博辨壞瑋之文濟其偏拘閹僻之見而禍有
不可言矣彼衍浩之浮虛孟堅之惑溺敬宗微之之險
詖固無足論良之爲三公也而儉于奉身犹羔羊之節
也懷慎之爲平章也而不耻于讓能猶緇衣之好也薦
宋璟盧從愿而懸燭夫驕主之敗犹藻鏡之明也才一

策衡二二六

新法

二六

不稱而碌碌乃爾矣至如介甫豈非一時之間氣哉文
章比于日星節行同于海嶽不染垢氛超然富貴之外
如吳幼清所謂者固抵牾管仲嗟寔嬰者也而遇命
世之主君臣密契不啻管葛拘滯周官批析公議徒以
其學自任而不能內克其意見之私使後世論靖康之
禍者以爲罪首彼其初固嘗非薄天下之學士而不知
已之所挾以爲重者乃其所乘以爲亂者也豈不惜哉
故品而濟之以才則中衢之尊也否則無口之瓠也學
而主之以識則雲錦之機也否則自封之璽也世不能
以才定品以識定學而第以浮名雜學相矜詡其所謂

品與學者既非又不能緣品程才因學微識而第取虛矯之氣揣摩之見相抑揚其所謂才與識者亦謬彼太公王者之佐其才鷹揚不可及已乃丹書數言垂爲謨訓孟氏叙道統躋于見知屠釣若此寧非隻千古而無對哉管子起檻車而隆霸業才識過僑盼諸人遠甚而聖人特小其器無亦以聖賢之學格之耳勃之重厚光之沉靜擔荷大事而一披倡于功名之際一湛溺于盈溢之欲才識雖絕人不學之弊乃至此以三君子而若是它又何論焉故愚竊謂識生學學生才才學識生品品者成德之名非可以繩人而亦非可以自限弗論可也

賀衛三三本 三三

也顧世之論才學識者或倒而言之或散而言之得其一節而持以自封妬其兩覲而執以相譏跡其所得亦無一焉謂非局而不通之過不可也夫世故不乏才士史冊所紀隨世以就功名千載猶接踵也惟有識之士曠世不一二覲焉齊魯之報政也而其治亂之徵乃逆斷之于數百載之前周公太公所爲聖人之前知歟前知若此而況于諂瀆恭慢之間微彰剛柔之際悔吝憂虞之介有不早見而預待者乎三代而下揀人倫之鑒持應務之衡者如德操慈明山濤江統之屬踔絕之識亦凌厲一時矣而其時若嵇康之龍章鳳質殆非恒品

顧才多識寡底于自敗曾不得比于此四人則信乎識之難也非夫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清嗜慾以通神明之牖破拘牽而遊超曠之觀欲以瑩鏡古今提緯宇宙治亂懸合之數睹指而識歸安危呼喻之幾探隱而妙應何繇哉夫惟神識內蘊而又問學以廣之使其學日博其識日精由是以遠識運長才以大才居重品然後可以超于通局之外而渾然不以一長名倪執事所謂取法乎上者其在斯乎若是則漢晉以下諸人置勿論可也

理財

萬曆甲辰會試

問余讀史遷平準書漢世一代民風吏治之微惡物
力之登耗可指而數也桓寬論鹽鐵究治亂成一
家之法二子皆有深忠熟思焉今錄其言稽之夫
心計之臣有智盡能索耳然財固有蠲之而愈以
靡聚之而愈以耗者如二元之弊古今共鑒之一
故歎二子之書並稱管氏一豔其顯成霸名一斥
其功名墮壞而道不濟相較而議孰為是非今輕
重牧民諸篇具在儒者盡諱言之豈生財之道當
別有在而于足國強本者不屑越耶其少之也王
政九式炳載周官要之審時察用均內外節經費
其于衰世苟且之治懸矣其制亦可攷歟國家
筐篚萬宇窮產罄毛洪永之間紅腐何論文景邇
來公私交困一切權宜民始駭然而大農益以告
誡其故乃滋不可解也昔人云庖不盈者漏在下
木不茂者蠹在內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蒿目時艱
持籌者豈其莫之有憂諸士說有遷寬二子之思
乎其以所為德忠規者著于篇

策衡三三卷

二十九

天下之患圖之有形者易救之無形者難故財用有盈
縮惟是公私兩端公者常注之下則下必受其盈而有
滿篝滿家之象私者常注之上則上必受其盈而有粟
紅貫朽之象至於注者已虞竭澤受者如實漏卮上下
不知所歸此謂無形之患非可以持籌握筭救也且財
之為物乃天地之膏液山川之精英其饒乏登耗非可
一聽氣機之闔闢為變遷者也夫惟聖明之主酌官民
量出入則氣有所節宜而於時足民足國無偏詘亦無
偏盈蓋又有欲大願奢之主以天下財用之天下不勝
盈溢之意于是盈可虛虛可復盈卽不至底滯壅

策衡二十二卷

三

闕而亦未察上下之一體故法旋更弊亦旋起使天下
吏治民風密移而不覺始未嘗不言公私兩利而不知
鍼芒墮隙之間已成滔天燎原之勢矣試徵已事昔漢
承文景餘業其民先行義而重犯法海內殷富迨建元
元朔間用弘羊筦天下鹽鐵而籠之官以時貴賤名曰
平準吏道襍而賈人進選舉陵夷廉耻相冒于是元始
中徵賢良文學問以治亂皆願罷鹽鐵均輸而桓寬乃
推行之為論今考遷之書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
商富強之術下及秦漢虛耗之弊其言孝武因征伐而
財用侈因財用而刑罰煩夫其攬究往始條載時變不
可少也寬之論纒纒數萬言大要在防淫佚之原廣道
德之端其言民慤則末用足民侈則飢寒生夫其發憤
吐瀉據經明道不可易也當是時人主之好惡伸于上
而天下之議亦各伸于下二子以瑰奇之才其持論不
得開於人主而徒托之簡編雖明知事之相枘鑿而尤
存之為世鏡非祇成一家言矣蓋漢武所謂有形之患
也其貽財貨之在宇內翁之張之可以錙銖而入亦可
以泥沙而出卽不無盈溢厭縱而亦能散能聚猶不至
肥盡在上瘠盡在下也然愚嘗卽二書所記以論漢事
如上式以財助邊而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此遷所譏

鄙人牧長抗禮萬乘而寬言穰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
官市者是已稅賦竭縣官空乃盡籠天下之利此遷所
譏千乘尚猶患貧而寬言開利孔以爲民罪掄是已遷
旣以廊廟岩穴任俠攻剽女紅皆爲財用又歷數辱事
賤行皆可致富卽寬謂世俗壞而競于淫靡禍夫匹婦
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是已其曰不益富而天下饒要
亦羣下展轉枝梧之術尚謂準之能平乎向非輪臺之
悔吾未見漢之終爲漢也要而言之文景以予爲取故
蠲之而愈以贏武帝過取亦過予故聚之而愈以耗豈
惟仁暴相懸乃盈詘之數亦懸矣二子其憂深其識遠

策衡二二六

四十三

三

故述二元之弊爲詳而又皆稱述管子今管子輕重諸
篇具在大都駕虛竄空隨物生智在國則神之以富其
國在隣則愚之以殘其隣此在列國並爭瘠彼肥此詭
取一時之效可耳今管氏而理天下財富操何術哉故
遷謂其顯成霸名寬謂其功名墮壞而道不濟豈不亦
卑之以爲王政之蟲賊者乎吾觀王政具載周官以九
賦斂財賄而隨以九式散之自祭祀賓客下至匪頒錫
予各有定額無私財也而且領之太宰總至太府下至
司會司書各有專職無私人也蓋以天下財待天下用
以天下人理天下財人主不能過式而取有司不能違

策衡二二六

四十三

三

式而供其侈心以式法而碍而私心以式法而消耗蠹
少而出入均故有九年之蓄無四盡之虞所繇與衰世
之治異耳若管子者竊周官之法而失其意者也漢武
者失周官之意而并軼其法者也我國家自祖宗
以來經國裕民章程具備海內殷阜何啻什伯文景乃
邇來公私蓄積殊可寒心愚請先以漢事例徐以周官
相質焉夫數年以前不無軍興然何如衛霍七出師窮
黷之威騷動海內卽將作歲役或謂宜稍從節省然豈
其侈栢梁而營繕祗爲得已之役也而他如巡幸賞賚
又皇上所絕愛惜數者皆耗財之門而無一焉然財
之耗滋甚尋端覓影財果何途之適乎以爲在官而有
急卽左藏不能支至借水衡問寺佐之矣以爲不在官
而儉薄干紀未嘗不飽溪壑之欲方臚接軫未嘗不歸
鉞鏑之藏矣夫不得其耗之源則終無時盈也尋其耗
之源而猶然如故則不惟不得盈而且日增其耗也大
抵財貨在天地間是不足有定型而人主則必不可有
求足之心有求足之心必有偏輕重之心遂以此之足
成彼之不足有偏輕重之心因有偏輕重之人或名與
人主以足而實貽人主以不足今者內帑之日進未已
舍四海九州之藏而狃之桮棗則虧名壅貨泉流布之

脉而漸起睥睨則損實始而急在外廷取民以償之既而急在宮闈并取外廷與民以償之取之途愈多而令亦愈峻閭閻之積其餘幾何是謂以此之足貽彼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藏必不若是中涓衛憲勢如餒虎進之大內者什一沒之私橐者什九民已罄其皮毛而彼彌張其牙爪既以我爲借而盜之民復以借爲事而盜之我使家殷露積之宇浸成剥膚剝肉之象吾懼佐食者先嘗而吾何以屬屨也是謂名與人主以足而寔貽人主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人必不若是金而攫之晝貨而禦之門僅篋而丘陵之積成怨府閉市而山海之

策衡二十二卷

程明五

三十五

法安所不具蓋已兼古今而斟酌損益之而不虞其至于今也琴瑟不調必且更張今復不假移柱矣患在當宁自爲左計知博謀所以生不精求所以耗益廣于周官九賦之外不勾稽于周官九式之內以私藏爲富是自偏久也與私人求富是自誨盜也浮淫之蠹千百其孔一切釋不問而區區爭細民衣食之利是偏肥也又使其私人者于彼爲豺虎于此爲鼠兔是兩蝕也是所謂左計也吾觀我二祖則聖人也高皇帝因衛軍有言河西陝西產礦語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爲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爲務文皇帝因司農議賑貸曰朝廷儲蓄上以供國下以養民若使有土有民寧憂不足故二百四十年以來久長殷富之慶則自二祖求富民不求自富之念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謂去無形之患收有形之利者惟皇上毅然更始耳無入而不虞其出也則入必平無出而不問其出也則出必當無以得而胎失也而後得者有臧勝之密無以聚而償散也而後散者無沃焦之溢自階除而九譯之衆皆吾民也無內內外外則氣血無偏滯之憂自帑藏而九土之毛皆吾有也無實實虛虛則肢體無踈隘之患無論安開之寶一切報罷即妄出之孔亦一切寢絕是

策衡二十二卷

程明六

三十四

不塞之生塞之而愈以生也無論王居之積一朝渙發
卽私門之積亦一朝流布是不節之節通之而愈以節
也上下可以遞注豐歉可以兼濟周官所謂三農九穀
園圃草木山澤鳥獸化飭通阜之利霧湧雲蒸藏之不
涸而用之不竭卽廣侈其用猶未至虛耗况以 聖明
而謹守 祖宗之法度乎雖以比隆成周可也無言文
景已

文衡二十三卷

三十五

三十五

虜情

萬曆甲辰武錄

周北狄之爲中國患自古然矣其盛衰遞變其種落
迭興試舉代與今相提而論漢高誅秦項權
敵若掃而猶困於白登乃呼韓稱臣在神爵五鳳
之間說者謂武帝空庭之舉所致而我 朝三犁
之威靈未遠旋有已巳之禍 肅皇庚戌以降歲
歲苦虜而 穆朝用羈絡遂使名王比于外藩其
與漢事懸殊之故可得言歟顧漢自五單于爭立
後不能大爲邊患而今且漸見生端昨歲聚衆要
挾今者五路盜邊請纓發憤者爭言非戰不能制
虜而任封疆者每言款不可輕壞款果可常恃
款遼與陝則主戰近戰者且堅言款而款者未敢
輕言戰安邊保塞要領何在顧款市初議本以息
肩脩戰具而今脩之三十年尚未可戰乎議者謂
舊婦在必不肯 國恩然往年亦西行今更啓戎
心且其號令亦不出所部未必能以漢法繩五路
而或反爲之左袒苟其能制衆虜則衆虜令而我
憂方大苟不能制則虜勢衆而我憂亦不小夫羌
策衛二十三卷 三六

胡鮮卑均足援首契丹弱而有女直蒙古固未可
以目前決其雄也諸士志在吞胡自燭其情形方
畧必有繫于中久矣具陳所見毋諼

國家之制馭夷狄也莫不利于戰莫利于款夫戰而勝
則空帑不勝則疲民故害于國然而亦有戰之利款佚
而無戰勞則安而食勝實故利于國然而亦有款之害
何也難作而易靡者戰氣也易靡而難固者款心也數
戰則我備虜之心倣倣則氣奮我之氣奮則虜警于我
而其勢將必出于款久款則我備虜之心弛弛則我之
氣衰衰則愈警于虜而其勢將不可用于戰夫至于款
而後知戰之利也夫至于必不可用于戰而後知款之

害也則試以已事明之漢武帝中國以空幕南之庭而渾和降是戰而款者也唐太宗將盟突厥逆其衆將中變勒兵破之而後歟是款以戰決者也宋真宗澶淵之師雖濟而竟以盟罷是虜及以戰制款者也單于怯漢戰故款固而未季猶享款塞之利則餘威之所服也故利大突厥知唐能戰故款雖不固而亦無金幣歲增之患則一戰之所劫也故害小契丹知宋之不能戰故亦不成其爲款金幣日增而卒貽靖康之禍則積弱之所成也故害大夫較利計害而察戰款之權蓋未有不戰而款可空縻者也即款矣又未有忘戰而款可久固

策衡三卷

廣二

三十一

者也宋之所以大害者則始終不能戰之過也然則制款之權可以觀矣漢以後其能操權者惟我國家高皇帝創絕漢之威文皇帝大犁庭之績而宣皇帝又續寬河之功其時虜嘗我兵威非不願款乃我主殲而不開虜以款也及我一懲于已已再懲于庚戌而款之端開矣然已已之變也先親御六飛我宜急于款而計反出于戰故天下以功忠肅蓋使此時而怯一戰則靖康之禍危矣庚戌之變俺酋已闌出塞我宜緩于款而計顧急于款故天下以罪分宜要之不戰不可謂罪也使此時而輕一戰則已已之禍又危矣是何

策衡三卷

廣三

三八

也蓋已已之主戰者忠肅功而其可以戰者內則石亨諸臣外則郭登諸臣皆能罷之士而庚戌之變非戰將也又虜薄城下非戰地也故不戰非罪也而其用鸞以致虜則罪也虜退而急于款以遺馬帛之害遂使至今不可復用以戰則大罪也顧今之貢初無甚異于市也然俺酋以孽孫之愛而急我非我急彼也夫彼昔已習于我之急之也而設我于此時殲其愛孫而怒之則彼之發憤于我也將何力不致故使此時而慙一款則庚戌之禍又危矣故勢不得不出于款也由此以譚宣德以前虜欲款而我不先故不成爲款爲非我之不能制其款也嘉靖以後我欲款而虜不後故得安于款而非我之果能制其款也要亦祖宗之遺烈也迨至于今之款又非昔之款矣昔之款虜挾其戰以要我今之款又挾我之不得不款以制我夫我之款虜王也爲其能制虜也然虜王貪款之利則必不樂制虜矣何也虜非掠則勢不重而制之者其功亦不重虜王不足爲我重則我倚之者必輕矣故虜王非不徒不樂制虜也計有挑之耳又非獨挑虜也計有自挑耳蓋往年住牧塞下者數月此其形已然虜亦非其所能制也蓋虜所以聽虜王者爲其力能得款于我也今聽固得款即不聽而

掠亦未始不得款且又得掠是再利也故虜往猶闕入
塞而頃五路且毀塞以入矣虜王之不能制虜此其形
已而我則自愚以爲可恃以制虜耳夫使其不能制虜
則虜勢散一五路起羣效五路者又且起其害我也固
大然未甚大也設虜王能制虜則虜勢合虜王一起羣
虜皆闕然隨而起斯其害我也大矣何者蓋虜分則竊
發蜂蟻之螫也合則併突虎狼之噬也故虜之合與其
分也今我不能制五路以制虜王而使虜得借我之利
以制五路是驅之合也夫虜何可使合也忠肅之得制
也先以與其主脫携而不能不內顧也使其臣主合
策衡二十二卷 虜情四 三九

胡可縱也故擺腰不創則五路之犯不止昔忠肅誘喜
寧而斬之也先氣折又一微也而今使擺腰得以五路
去又將失計也要之諸將之計非不及此顧怯于戰耳
我怯于戰則不得不急于款急于款而又不能制其款
則不得不急于虜王而虜王因得挾虜以乘我之急而
操彼之重長此安窮故今日欲固款則莫若決戰欲決
戰則莫若任將欲任將則莫若先擇將而擇將則莫若
先收敢戰之士夫將之美不盡于敢也然將必敢戰而
後重美有所傳夫戰非一劍任也而得士卒心而後可
以戰故將敢戰則必能恤士卒夫將最所患者營私也
策衡二十三卷 虜情五 四十

特無驚任耳有之而有不能爲驚所欲爲者乎故將必
以敢戰爲質也將敢而後可任以戰將可任而後可假
以權軍行則聽其制如亞夫可也臨陣則聽其自賞
罰如穰苴可也虜至則聽自畫戰守如克國可也卽聽
少有所委以賞虜如李牧可也捐金而不問如陳平可
也卽虜不至而聽其潛師如王統之于鮮卑可也卽敗
于虜而令自贖如李廣之于匈奴可也虜無隙則聽其
以計携之如衛瓘之于沙漠汗可也虜有隙則聽其勢
重則乘隙如鄭吉之于日逐可也虜勢重則聽其因衆
所欲而割之如曹操之于呼韓厨可也虜有強自雄而

贊衡三三卷

廣情六

四十一

可以分虜權者則聽其封殖如司馬師之于劉豹叛胡
可也虜有可爲我腹心者則聽其結如苻堅之于曹載
可也虜有所引而動則聽自擊強以威弱如辛武賢之
于先零罕开可也虜可計取則聽使相機如奉世之于
莎車可也虜有受命而唯我所使者則聽自發如陳湯
之于屬國班超之于西域可也蓋任將未有不寬其文
法而能成功者彼石亨諸臣所以能弭庚戌之虜者非
獨其能戰也聽其戰而不中制故能戰也今責將以戰
而制每戒之曰毋啓邊釁是禁之戰也將以怯于虜戰
矣又見啓釁之罪重于縱虜則益開其苟幸無事之圖

是重之怯也又任將者之計失也故善任將者必與
便宜也然將受任又必有所以廣其耳目者而後可敢
于戰也耳目者何謀是也故曰師行千里則有百里之
聽師行百里則有千里之聽夫將處近而能遠聽者謀
之功也故謀者將之耳目也淮陰非謀知成安君不用
李左車計則擒于井陘矣故戰未有可以不謹用謀者
也謀而知敵之君故可間也謀而知敵之臣故可誘也
謀而知敵之將故可破也謀而知敵之形故可乘也謀
而知敵之情故可謀也謀而知敵之利故可害也謀而
知敵之長故可短也此數者皆將所以勝也然皆借助

贊衡三三卷

廣情七

四十二

于謀者也豈但借以知其動靜遠近多寡爲兵鄉導而
已哉今沿邊皆置謀也而我聽之屬夷屬夷聽之近夷
近夷聽之遠夷此與市人風聽路語者何異其不足以
知虜深淺明矣故今五路之入犯毀牆而後知入也離
塞而後知去也擺腰與俱出入而後知導也今已出而
猶不知其嚮也往而不知其地也市而不知其探也行
而不知其散聚也責之虜王而不知其能制否也虜王
與五路語而不知其所指授也謀者曰或云云耳報者
曰謀云云耳奏者曰報云云耳此可謂能知乎不能知
何以戰不能戰何以制款使不叛一五路不能制何以

制他虜虜已不能制又何以制虜王嗟嗟吾懼今日之復爲已巳庚戌也此時而論功罪晚矣故擇將而亟任之此時務也

策衡三三卷

唐書八

四十三

相任 第三問

萬曆丙午順天鄉試

問臣弼主德幹旋世運總惟臣道是賴故大臣立朝未嘗不以斯爲遠瞻古之人臣有言輔佐而曰大相大拂大輔者有疏受詔而言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否者然有謂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豈其所謂重者即所謂輔相輔與拂歟顧均之于佐也而各以職著漢臣繼繼言之是官以拂名似與相輔異然則相與輔豈能無拂歟抑其所謂拂者不可以專一求也此其職不經見始末深論然規拂之義無論一德同心即當否屬危疑此道不廢嘗考諸經如易之泰上下交矣而復墮有敝書之虞歌明良合矣而叢勝致戒詩之推在阿游矣而豈弟矢音此猶皆憂盛危明乃若當於納牖發志於豐蔀冀感悟於若東懼過佚於去國天疾威而懷奔躬民卒瘁而虞救藥靡不惜見乎辭憂於處豈其任在相輔義不得不拂歟此其係天下之重安可一日無也顧難奪在下難犯在上意難於直行微機苦於順導人臣處此良亦不易茲欲無難如易詩書之所效則亦唯自盡耳矣爾諸士

策衡

卷二十二

相任一

四十四

蓋有千慮之一得者乎幸正言以對固 廟堂之上所樂聞焉

蓋君臣之間相臨以分相成以道以分臨則其難之在上者臣固不得而必之於君以道成則其難之在下者君亦不得而強之於臣不以其不可強者持之於下徒以其不可必者冀之於上則益成其藐無顧忌之心儻以其終不可必者付之于上徒以其終不可強者挺之于下則愈堅其毫無轉移之心乘其機之所可入豁其心之所自動見其強之難強非與上抗必所難必非以人移夫然後渾而無迹乎而無間君受弼違之益臣亦得以格君之功自見于天下三代以還堂陛愈遠分之

相臨日峻絕如天淵道之相成日睽隔如冰炭上恃其威命靈爽莫敢誰何下亦視其君如雷霆殷雷之不可觸上恃其神聖之資臣下莫能及下亦視其君如神明之不可測上有拔山轉石之難下亦如回天挽日之不易上無披胸露臆之誠下亦有避形匿跡之意於是君之難并而爲臣之難臣之難不得不轉而從君之難卽不從任之而已卽不從不任能守其難於下而能得以其難必易于上乎嗚呼人臣之事君如天如親於其譴怒有加隔塞未暢則惟敬共以受誠信以祈號泣以從之耳已可若之何哉夫旣無如之何天下敢有自絕于

策衡

卷二十二

相任二

四十五

天自遠于親者乎於是重以人道之當盡于道之當盡者責之于其臣尤責之于大臣之臣故輔佐一篇而曰大相大拂大輔者賈誼之論是也相之謂豈非承大義啓治道乎拂之謂豈非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乎輔之謂豈非獻善正法序賢不肖乎要以相輔泯拂于無端拂則著名而特見未有均之乎輔佐而其道有異也者受詔一疏而辨任臣重臣者劉頌之言是也任之謂豈非因所藉而公之盡乎重之謂豈非假所資而私之樹乎要以國統俱執而立斷則公之而其重愈彰私之而其重自損焉有臣無重而可以任乎

哉蘇轍有言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正爲此也何也蓋重臣之于君也有不可聽必違之有不可爲必爭之不得已則權而行之不務爲委曲調適以悅上心天子爲之踧然改容及其後也上之心亦釋然而自解其于士大夫也雖無敢有安肆怠惰於其間然未嘗以天下之柄權爲已之私惠私勢能令人人得所而已不與其利斯其任也乃其所以重也拂之義于是乎在計惟不失斯義而後能以所任見重于斯世顧輔相之責投大而遺艱規拂之道圖終而謹始故制治切未然之防保邦惕其凶之懼故世至於泰正君子道長之會乃城復

策衡

卷二十二

相任三

四十六

于隍上六當之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若臣不君念政令能亡乖乎故盛而懷憂而後志可孚福可享也時至有虞正廢歌之相洽乃元首叢脞臯陶戒之蓋興事有憲省成有憲若君行臣職熙康其可得乎故君王其要而後臣不惰事不墮也咏以卷阿抑何同遊之盛乃矢詩矢音召公以之蓋優游泮渙車馬庶閑若不來賢將何以言豈弟乎故美不忘規而後性可彌綣可常也若然者君倡而臣和未始有否臯之虞天親而民懷未始有踰隕之勢乃猶諄諄懇懇若此其亟況乃鬱結之情深憂危之思極奈之何不多爲之所顧矜然爲膠柱循

表之見漠然秦越之視哉故于坎六四知其啓君之心切夫明諍顯諫乃所以守義自牖納約不幾于毀方乎苟可冀其一悟無嫌婉曲矣于豐六二知其信君之心切夫蓄猜懷疑未可以遽往發志豐部不其愈扞格乎庶幾盡其在我或可潛移矣于周公居東愛國之心愈見流言雖起不替几几之忠蓋王室在念而身之謗非所計于召公告老濟國之心愈見滋至弗戢不勝惴惴之懼蓋大川共涉而後之人不忍迷于浩浩之章畏天之心愈見旻天疾威正其憐憫之時凡百君子而夙夜朝夕胡可以弗畏千板板之章憂民之心愈見下民卒

策衡

卷二十二

相任四

四十七

痺豈宜憲憲之時价人維藩而逸豫馳驅胡可以或肆以斯知坎豐之遇不能如泰之遇然六四六二之心亦憂上六之心也成周之世雖少遜于有虞之世然周公召公之心亦臯陶之心也蓋至于疾威卒痺而人臣之心窮亦惟人臣之心窮而後人臣之義斯盡夫險夷何常去就靡定卽忠如周召不能不負天下之謫不能必身之不去獨其王室爲念心跡自明讓後爲懷不必槩以明農望也若乃有孚盈缶其求通求信已極然何爲而塞何爲而疑竊意坤爲臣道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其剛也合天之德其方也代天之終直方大無不利

何必牖部之拘拘故人臣承君宜效坤貞不則塞而能通旋而能信爲時已晚況有不可得而幾者乎泄泄胥沓子與氏直責之以陳善閉邪然陳善閉邪非昕夕之故故鶴鳴聲聞而知誠身之有諷魚潛淵渚而知明善之有諷維穀爲錯而知去私欲之有諷故浩浩板板之章尤不如鶴鳴之章然則易之交泰書之賡歌詩之矢音將無用乎愚非謂其不用也夫輔佐之職非獨弼主德也而世道人心胥于是乎賴古之大臣豈不欲大度包容以濟事黑白不欲其太分哉夫不獨言容也而兼之以濟不謂其不分也第不至于太則其維持世道救

策衡

卷二十二

相任五

四十八

正人心自有不激不隨之規在若今日則猶有可異者權有所操也并其操而分之圖德疑威迺遞降而執命意有所防也并其防而竊之衛目莒足遂展轉而他移人有素知而忽起愛憎無難顛倒不知真心之炯炯難欺已非中立而巧爲營援轉相排詬不知公論之昭昭難逃世道人心蓋亦變幻傾險極矣則夫度宜審勢以善其維持救正之用非嚴廊之上嚮望焉夫豈其原本不宜先而披扶疏塞橫潰未必非正本清源之一助也不則風影易搖沙淤易壅雖欲正清已繇已故輔臣之道要以剛方爲德忠讓爲心陳善閉邪爲職而以其所

仕行其所拂則有因時而用因人而用非無尚于包荒
馮河而筆勾路哭舍却道謀未始不爲量勇非無尚于
不遐遺朋亡而外懼是釋籠中是貯未始不爲明公非
不謂起乃可以喜而掣肘難成越俎多曠其所以致喜
何由非不謂明乃可以良而陟明不果黜幽亦滯其所
以進明何自非不謂鳳鳥之鳴于彼高岡而壽考且遺
爰立未廣其何以離離皆非不謂藹藹吉士媚于天
子而職掌所爭輒歎淵深疏悃陳情動言流涕恐媚茲
之忱不必如是茅靡波頽浸淫罔覺乃世道與君道相
乘人心與君心遞轉此之不可不熟論當此時而于其

策衡

卷二十二

相任六

四一九

濟處用其所以容于其不太處用其所以分直以此替
襄謨弼則雖忠以婉效剛以順成閉邪以陳善致總之
上不可犯者不得而施之于下下不可奪者得而行之
于上壹意微機兩無難矣寧不紹美泰交而歌之賡音
之矢歷千載猶繼響哉顧愚猶有說焉夫五臣相虞十
亂輔周迄漢晉之時猶能言職守而明其所重治不可
遜唐虞人曾比乎漢晉股肱耳目以翼爲明聽焉可缺
一哉然二十二入天工時亮六卿分職率屬阜成是以
職輔弼者得殫心所任天下倚之以爲重古有千錢穀
刑獄之數請問王者今并其王者之乏人國其可以乏

入爲耶故盡已以弼君者輔臣之職任人以充位者尤
輔臣所以得盡其職也史氏謂賈生洛陽年少而流涕
之書亦其大志劉頌東髮登朝而骨鯁不撓古之遺直
愚生何人敢以自附第執事開以樂聞芻蕘之見聊自
抒其所懷如此

策衡

卷二十二

相任七

五十

之才何者德爲虛位而才爲實用也今夫居平無事操觚而談述揮塵而雄談晰仁義說詩書博帶雍容徐行揖讓卽非才士何難焉及夫兩鑑懸而形不知幾千萬億也兩瀑激而噴不知幾千萬億也當空之雲迎風之濤而態狀不知幾千萬億也一呼而存亡一瞬而成債一舉踵而大利大害判於霄淵若安也而危則陷若若遠也而近則眉睫若微也而發則燎原襄陵倏忽變態莫可控揣乃向所號爲有德者逶迤巽輒一旦舉而投之至險至迫之衝微特柴棘之匪蘭匪批糠之匪精鑿卽使眞謹厚矣而木疆膠固或以拘而多畏眞雅馴矣

策術

卷二十二

五十三

秦兵驚撼而謝安石神閑氣調區畫鎮定談笑晏如卒平机隍則何也才所醞釀遊無形而御有轍也見寢石以爲虎氣不激自揚故射之可以沒羽貴毅也澶淵之役一夕而邊書至者五噴室盈庭幾成聚訟而寇萊公決策親征厲聲鼓衆進輦渡河塵蓋所臨穰裘褫魄又何也才所負荷括欲正而機先往也柳干將而弗試不可以決豚詎若鉛刀之一割貴斷也兩宮之嫌幾釋而旋構者再元老憂惶苦千束手而韓魏公納約遇巷調護心勞一呼撤簾旋問返政又何也才所劃劃斷蛟龍而分兇象也此四公者智深而勇沉神發而響捷長轡

策術

卷二十二

五十四

利策縱橫指揮豈若螳斧蟬甲猴冠而文羊者哉卽未論其德要皆以卓犖之英堅偉伐于當年炳千秋而不朽才之爲效槩可覩已雖然此豪傑之才糾紛紆助社稷而非聖賢之才也夫子固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夫公不以才鳴也詩稱凡几稱公孫碩膚何嘗語才然而定太平擅制作囊括兼總猶金液而從範土和而就模

聖賢而豪傑也三代以還其追跡者惟一武侯崎嶇吳魏之間身扶漢鼎聖赤帝既墜之綱而維之于堂握鞭極指顧茂不如意令于載而下遊覽遺烈思欲生得而親見之此其才何才耶抑豈非善用其才而才益裕耶卽方之元聖顧誠不知何如要使三分搶攘之際最爾巴蜀之區令墨守者流坐而畫諾雖廉若由夷孝若曾參信若尾生介若柳惠謂天下事何夫世非無才之患苟才而不善用之難知所以用才則聖賢而豪傑矣聖賢之才非異人才也其神欬而能純故無以薄蝕其才而才奮其精凝而能固故無以屑越其才而才完其心

集衡

卷二十二

五十五

不窮于用譬則治家者然現瑣瑣窮珍極怪陽華陰精積山盈海而主人者或航濃而嗜羶焉則昏淫矣或樂侈而習危焉則澆散矣或旁流而壅戶焉則拘攣矣卽其財充溢棟宇乎終歸于窮而無所用故一世之才自是任一世之事小大異授長短殊能要以使橫斜曲直洽天下以治喪之而無空缺掛漏之處則才之所濟者弘也然此尤論其常耳得之驪黃牝牡之外或失之尋常咫尺之間索之情味形聲之中或遺之規圓矩方之表蓋庸才易見異才難造也聖者察脉而望色平背能之乃若目覩垣一方之人而手起不救藥之病惟神

集衡

卷二十二

五十六

環中而能應其浩蕩者汪汪千頃也其建豎者屹屹萬仞也其酬酢紛錯者赫赫泱泱而逐日以新也而孰知夫斲蠅承蜩之所巧用者神乎孰知夫蟄藏螻屈之所併用者力乎孰知夫輻旋轂擊之所交馳者輔乎故以此論才而才斯貴以此用才而德與才斯合矣雖然吾猶有惑焉 今天下需才亦孔亟矣當局者輒拊髀曰吾即不得才如孔明者用之誠有諸君之敏之養之毅之斷何憂天下哉然而才非乏也吾懼用才者之非其人也故有堯而後能用舜有舜而後能用稷契臯夔有漢高而後能用鄒侯有鄒侯而後能用信越黥布不則

策衛

宋二二一

德七

五十七

版築魚鹽將老於巖穴檻車牛口終伏於困窮矣才又非乏也吾懼用才者之分于德也詘才于德而用不盡其才故暗胥者或以持籌鄙野者或以典客懦怯者或以治戎甚且朝刑而暮兵昨錢穀而今典禮能者或困于不能之用而不才者或得以冒賢者之名無事而交口稱賢則觸目悉皆能品一旦緩急則袖手卷舌互相遷避蓋所爲才者非才而自用其才與夫用人之才者皆非也夫惟明于用才之本者獨見而不疑衆非而一是偶俱而無猜圓轉而不窮以此自用其才才光而彌闇以此用人之才才富而彌容以此用天下之才才各

盡其用而功業彌弘故國家誠得一能用其才之臣即得一能用人才之臣得一能用人才之臣則天下各用其才以應用而嘶聲督息之徒避路矣天下事其有瘳乎

策衛

宋二二一

德八

五十八

用人理財

第四問

萬曆丙午應天鄉試

策術

卷二十一 用人理財

五十九

等語其後者與諸生應居求志而充心當世之略上下古今諒必有概於中久矣願悉著之於篇以觀用世之學

賢與財之並急於人國也車二輪鳥二翼也夫天生賢與財元有此分數充然足以佐一代之治而寬然足以經一代之費果且有不足乎哉天之生賢與財亦止有此分數不在朝則在野不在官則在民果且有有餘乎哉然而尚論者每每羨古之有餘而病今之不足則其故何也古人於賢與財置之各得其所故無不足之處無不足者迺其所以為有餘也今人於賢與財置之各不得其所故有有餘之處有有餘者迺其所以有不

足也夫賢猶火也其道光明在繇下而升之上鬱之則不達財猶水也其德潤澤在繇上而布之下壅之則不行如是者不得其所長養而保愛之則嘉禾也梁棟也泉布金刀也摧敗而糜濫之則草芥耳糞土泥沙耳如是者不得其所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而高賢靈材於幽岫彥聖韜跡於柴華一以濃投一以澹睽也如是者不得其所使人為聚斂之臣而使財為賤賢之貨是之謂兩相病兩相病者不得其所以撲滿之藏而漏卮軍國以蕭艾之叢而荒穢蘭圃是之謂各相間各相間者不得其所夫不得其所者賢雖多不裨於理財雖多無濟於用也而曰士奚而不至也財奚而不足也是何異卻行而求及前人哉請悉言之以復明問夫經國理人之方有簡而盡者有詳而則者有廢一法則國亡一法之利者有興一法則民受一法之害者有廢之後利用興而不肯興者有興之後利用廢而不肯廢者用人之法則選舉考課是已理財之法則會入會出是已義軒而上且勿論放勳之聖隻千古無與匹而為天下得人不過舉一有繆在下之舜耳當是時萬邦未乂而財用之理尚未遑也洎乎虞舜詢四岳命九官咨十二牧各亮天工而三載

策術

卷二十一 用人理財

六十

黜陟之禹平水土而則壤成賦各就其土之所宜今載在禹貢者無多條也故法有簡而盡者唐虞夏是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舉士之秀者由司徒而升之司馬論辨官材以告於王而爵祿加焉太宰命百官各正其治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行焉用人之詳如此且也綴衣虎賁列於三事膳夫寺人領於太宰無私人也以九職任萬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以九賦斂財賄而隨以九式節之自園廛近郊遠郊以及於稍甸縣都漆林各有額也自祭祀賓客以至於膳服工事匪頒好用各有式也理財之詳如此

策術

卷三十二

六十一

且也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參

之以參

互總之以太宰天府分之以司會司書司市無私財也故法有詳而則者成周是也三代而下稱治者無過漢唐宋當其開國之初取士之科甚廣士各以所長奮無問所從來漢爲上唐次之宋又次之雖科目顯制而古德行辟召之意猶有存者適行之未久而輒報罷其終代不變者方正孝廉博士弟子而已明經進士而已安石經義而已漢以六條唐以九等宋以七事九事課吏漢之宰相監宮中唐之內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宋之宦官屬樞密府受察臺諫固卽古明黜陟無私人之

意藉令後世守而勿失何至人之云亡而邦國殄瘁哉故有廢一法則國亡一法之利者後世之用人是也興肇之朝體民之意甚周民各以所有供不疆其所不給漢爲上宋次之唐又次之雖經制未備而古省刑薄斂之仁猶有存者迺寬之未久而斂漸煩其制之最苛者鹽鐵均輸平準入粟告緡算舟車之法興而海內虛耗矣借商閭稅除陌間架餽贄白望之法興而奉天蒙塵矣募茶鹽酒青苗手實門攤稅院市賦力勝之法興而南渡寢微矣漢之露臺惜金唐之衣袖三濯宋之燒羊忍餓漢以列侯領郡國簿唐以宰相兼度支宋以商稅

策術

卷三十二

六十二

禁詔榜諸務門固卽古崇節儉無私財之意藉令後世仍貫勿改又何至顛沛之揭本實先撥哉故有興一法則民受一法之害者後世之理財是也用人之良法盡廢卽有太息復古如衛瓘劉劭裴子野沈約李鏐劉祥道魏玄同沈既濟胡寅司馬光諸人之論而誰爲行之理財之苛法盡興卽有憤切時敝如文學士式微陸贄李翱兩蘇司馬歐陽諸人之論而誰爲聽之故有廢之後利用興而不肯興興之後利用廢而不肯廢者亦後世之用人理財是也夫唐虞夏周與漢唐宋之初制不必同均之置人與財於有用之處有用故各得其所

三季之弊不必同均之置賢與財於空虛無用之處無用故各不得其所此有餘不足古今之所以不相及也與明興我太祖創置規畫損益百代天造草昧之際他務未遑而卽下求賢之令建極革命之初經費百出而每賜蠲租之詔其取士也詳其取民也約重熙累洽二百餘年張羅挂雲盡收逸翮傾覓取璞不令遺珍漸鴻之彥盈階振鷺之俊充庭不可謂無才也窮天之產陸運而水輪登地之毛梯山而航海倉箱之充坻積紅朽之陳澤量不可謂乏財也夫何邇年以來內外大僚寥落晨星臺省諸員強半空署或以一人攝

策衡

卷二十二

人里計五

六十三

數篆或以一差兼數年處處皆虞代庖人久苦積薪加之九塞飛書諸司積案老庫將竭京糧告罄太倉無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急出者尚欠億萬入者不能以期蓋所謂不足之病形見於此矣夫天下非小弱也祖宗之培植民力之輻輳至蕃碩也登選殿最非不時至舉行而正供旁入日引月長視往時非不加侈也昔何以饒而今何以縮哉則其故可知也國初用人自科貢而外別有經明行修才識兼茂賢良方正之科有富戶老人入仕之例列聖相承間嘗辟召今諸制盡屏不行矣就所行之內尚有所謂壅關而廢墜者矣

國初理財以聚斂爲戒故曰庶人積財於一家人至積財於天下又曰當使天下無遺賢不當使天下無遺利列聖相因紹聞通述今利習盡施諸政矣就施行之外尚有所謂糜沸而紛拏者矣儉嗇澹簡之意不推之財貨而推之於用賢有乖觸者有尋端而督過者有投削者有逆曳而倒植者鄰於進而不得進乞於退而不得退束縛如馬牛玩弄之掌股而祇以慝一念之忤搜羅蒐聚之勤不用之乎材雋而用之乎財賄有採權者有踰額而私獻者有包賠者有縲繼而桎梏者財已盡而斂不休力已憊而求不息離散其室家樞質其肢

策衡

卷二十二

人里計六

六十四

體而祇以博一獻之噓可驚也亦可痛也用人之與理財既已相反矣而用共人之與用私人又自爲相反卿寺之缺臺諫之缺監司守令之缺無慮數百員悉束之高閣迺城狐社鼠一稱意則擁傳握符被蟒圍玉顙行而不報也理財之與用人既岐而二矣而理公帑之與理私藏又自岐而爲二狂悖之費倭播之費河王典禮之費垂及二十萬悉委之尾閭迺封椿景福一請發則裹耳不聞沃石不入屯膏而不下也而猶未也私人之間共人不已於是用人之禍且轉而移之乎理財何也七襄萬鎰滿闕稔聞助王黃秋朱提蠟趨習爲孝順琛

路充盈於大內并多寃鬼之號錢貨不流於民間
作妖狐之崇皆宵人致之也私藏之蠹公帑不已於是
理財之禍又轉而中之乎用人何也剝下媚上已耳
美灰之快心抗旨庇民益惡芳蘭之當戶南冠而繫
覆盆無見日之期嚙指何歸幽園灑瞻雲之淚皆苛政
累之也才安得不凋落而用安得不匱訕也哉非人與
財之果不足而置之不得其所即欲足其道無繇也昔
唐之進士舒元興著論刺時謂四方貢珠玉金銀至者
有司以筐篚皮幣承之貢俊又賢人至者有司以單席
冷地承之嗚呼元興恨不生今之時睹今之事耳今四
方珠玉金銀之未至者中官以敲膚剝髓而求之已至
者皇上以瓊宮寶庫而藏之其賢人俊又之未至者
以山陬海澨而棄之已至者以大馬草芥而蓄之不當
意則以鬼薪獄繫而處之嗚呼何其重於視財輕於視
士也哉而且鄉舉耶是已陳之芻狗也而且辟召耶是
無用之虛車也而且久任超遷耶是缺璫之玉卮也而
且重農抑末耶是騰口之說鈴也而且通鹽法錢鈔耶
是塵飯土羹之供也而且舉屯田水利耶是膠舟木駟
之運也何益於緩急之濟哉故論人於今日以在朝
則不勝其不足以在野則不勝其有餘論財於今日以

在中則不勝其有餘以在民則不勝其不足苟能以
不足者移之於有餘以其有餘者移之於不足則用人
理財之策得矣苟能以其用人者移之於理財以其理
財者移之於用人則有餘不足之患免矣然則如之何
以勑百工則員缺之當補也以開三面則禁錮之當釋
以開四門則廢佚之當起也而起廢之典爲尤急何
者聖道賢帝道所以昌播棄黎老王業所以墜今之
廢臣非的然有可放置之罪也大都伏蒲撓鱗關君德
民社之重者也不然則叩墀而借尚方劍者又不然則
志在鳳鳴而不徒暗立仗下者也皆賢者也使之彈
冠結綬而使之盟耳潛淵不使之敬事後食而使之草
耕木茹不使之立朝論道而使之枕石漱流不使之經
營四方而使之閒閒十畝亦舛矣故大弓旌之典修束
帛之儀使宜在部條者起而展采錯事宜在臺諫者起
而補過拾遺宜在民牧者起而宣勞撫字譬之求木於
鄧林而梗楠杞梓無不材也何謂無人哉以屏豺狼則
稅使之當罷也以褒鴻鴈則逋賦之當寬也以黜魴魚
則內帑之當散也而散財之策爲尤亟何者多藏厚
亡老氏之所戒交征危國孟軻之所譏今之內財非有
天雨鬼輸之積也大都小民之所敲升稱貸而來者也

策衡

卷十二

九時入

六十一

視朝 第一問

萬曆丙午浙江鄉試

傳云禮政之興周制朝覲宗遇會同之禮無非以
 興政而行之也蓋後世損益焉獨視朝聽政則歷
 代述遵罔廢何歟漢唐宋之盛主無日不接羣臣
 然有始五日一朝而吏稱民安或始隔日視事將
 有貞觀之風或暫決宮中不損威平之盛何歟將
 無遺憾否歟迺有三年不聽政而霸卽位不治而
 竟大治何歟將人主貴憂勤之實無所事文然迺
 有自以壅爲慮者復有以傳旨爲譏者則固以治
 之勞逸爲勞逸歟人臣欲獻納得伸其說材品得
 呈其形而已此非惟臣利尤關切主術焉皆必得
 之臨咨晉接否昔人若魏尚劉蕡器李藩畢誠蔡
 齊呂端何以遇知至琦定策準却虜迪請庫錢德
 裕之贊平澤潞蘇瓌之正法普思趙瞻之追還四
 鈐轄談者以爲得之面對然歟伏觀我皇上
 決大政成大功施大德澤皆懸斷於
 也惟皇上神聖非可以尋常窺測而議者忠愛
 無已猶謂才略之尚欲緩急世雖治尚欲極雍
 熙功德塞宇宙尚以持盈爲願道化天悠尚以

集衡

卷三

五期

六

持久而爲祝竊度惟我聖祖時宗卓越千古可
以爲法諸生各以所莊誦者榆揚之將述以告
司士云

政廢於暫弛言急於屢卻猶曰暫弛也復之之意緩彌積歲月似爲曠典矣未必不入也諍之之意急彌積歲月似爲固然矣蓋張而不弛聖人不能弛而不張聖人不爲張後而弛之則後之玩愒未起前之振作未衰然非亟繼以一日之張亦將無所不弛弛後而張之則精神益裕志氣益新雖彙前之弛亦將無所不張竊惟明問乃張弛之大者請敬陳之昔人有覲以比功矣又有宗以陳謨有遇以協慮矣又有會以發禁然猶間行於

四時也惟臨朝聽政則日數數然蓋聞人君動取法於日故日出而朝而謀事者必因朝謂取詢衆之義云周道之詩有之講事不令集人來定事非集人不定者也且人主旣日臨蒞其臣其臣必恐懼奉職於下是督責之術也而人不覺以爲督責人臣日奏對其主必以名實眡列於前是綜核之術也而人不覺以爲綜核其勤與怠實爲張弛之大竅會古有故弛之一有張之氣卽以張其國者楚莊齊威是也亦有素張之而微寓弛之意輒以遺後訾者地節顯慶天禧是也楚莊王立不聽政一日任伍蘇而列于五霸齊威王立不治一日別白

策術

卷二十二

六十九

毀譽而國大治是其故弛而一張之者也人主盡弛而張之如楚莊齊威也何病乎弛矣漢唐宋之盛主皆無日不見羣臣漢之五日一視事自宣帝始也雖吏稱民安矣然於是有習文法筦樞機者唐之隔日視事自顯慶始也承徽之初比貞觀之風矣然於是有參預朝權者宋真宗惟天禧末暫輟朝耳以咸平景德之盛然於是有乘間作威福擅逐宰相者三君皆賢主也徒以一日不朝不失之於政理則有隱禍伏姦作乎其中而不自知所謂正日萬幾者也使非其素張之其弛之所損可勝言哉或謂求治以實耳明主運玄鏡於穆清內

無怠外無壅可矣朝儀詳定不救花石之禍何以文爲又謂天子靜養幾深從內視外若設燿火傳覆復逆一中官任何自勞此恕已量主之說也長孫無忌請視朝坐日而唐文皇却之曰吾每日臨御猶懼有壅文皇非以神武定天下乎而德宗與陸贄論事輒使中人傳旨至宋孝宗譏之以爲事間不容髮豈傳旨所能盡所失必多繁惟慮其壅也慮其非傳覆所能盡也故常度以自桢括傳曰禮者政之輿是文與實猶之輪迴而數轉者也奏牘猥多人主居禁中顧可以謀及宦寺而皆遙度于一思其勢不得不停此以煩而停也或議未足

策術

卷二十二

七十

稱上意而其人未足當主心則又不得不停此以難與愼而停也此實離文而行壅於事而勞於神者也惟臨朝則有侍制以次轉對者有司是非者有輔志弊謀者有相語難以文義者則計慮多而事少人臣上殿取聖旨下殿得聖旨無傳覆之煩則日有餘而事不足此實兼文而行逸於治而逸於神者也且奏牘之言繁以蕪對揚之言簡以質宿構之言鋪而飾造次之言率而真紙上之言直陳一端詰難之言反覆而旁暢簡質則首末易樞也率真則情形都盡也反覆旁暢則筭無遺策也至便也人臣皆與渫之人至微賤處九閭之外至疏

遠雖有勞若犬馬上不見誠比葵藿上弗度臨朝則斷
斷在旁裁我在列呈其形已見其底聽其論已窮其用
是以其人無可任又疑不可任無不可任又疑可任其
議無可依疑不可依無不可依又疑可依至便也蓋自
古人主決計定策雖每採之奏牘然得之前席之謀爲
多至于主臣之過得之罄折趨走之間者爲多李文饒
造膝開懷收澤潞之軍寇平仲力止還肉了潭淵之役
李迪召對內東門輒出內藏數百萬以佐三司之急蘇
瓌對御辨折乃能屈天子以伸鄭普思之誅此豈尺一
奏章之所能得哉趙瞻請還內侍鈴轄之命三上章不

策術

卷二十二

視朝四

七十一

報求見力陳而英宗斂容納其言范鎮請立儲十餘疏
盡閣及見上苦諫而仁宗感泣稚圭因以轉圜是其驗
也面談邊事始識禁中之頗牧便殿屢語乃屬磻溪之
釣絲望李藩之遙至信其非亂見蔡齊於傳臚喜其得
人此皆於罄折趨走之餘爲人主所物色者也夫非輦
過馮唐則魏尚困於繇作非從容雅問魏元忠則劉藏
器老死於草萊是其驗也范韓定策易直翼日毋論已
若夫叛鎮歸圖難虜受盟奉天子以征攘之功可也還
鈴轄普思思肅內藏庫似拂人主之意何樂有此矣然
人主無私入私財之名何嘗不爲功西鎮之將雲中

無守副天子緩急之用可也李藩得白藏器見汲蔡齊
承眷此直人臣之利何樂有此矣然異日皆稱謬端
揆之賢何嘗不爲用故人主常視朝親事則能知人能
用言建大計立大功斷大政皆可捷舉而中所謂張之
而無不張者此也洪惟我皇上獨超越千古定大
計則宗社生靈無不永賴動大衆則東誅西討無
不弭服施大德澤則窮谷無不更生皆起思睿斷
而造功神謨羣臣莫能預萬一焉且乾剛獨攬何
畏于在旁八荒盡燭何眩乎在廷昔之人主所宵旰
圖之而不足皇上獨於密勿中握運而有餘則愚

策術

卷二十二

視朝五

七十二

生所陳舊詮何足以爲當宁獻然竊有感於列祖
之盛焉我太祖躬致太平宜少自暇逸然嘗詔皇
太子曰人君當體天之德終始不倦而他日諭羣
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夫體天以持久孰有如太
祖者皇上探策比於唐堯正持久之始也竊以爲宜
法太祖成祖長筭遠慮寧復有失顧勅諭科臣
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有失爾宜直言夫虛懷以持
盈孰有如成祖者皇上聲靈軼於殷武正持盈之
時也竊以爲宜法成祖天下似乏材無足當任使者
蓋不能備官矣若有急擇人不可嘗試也昔仁廟於

朝廷之士朝夕接見皆賒其材行則緩急器使各當

其用誠欲用人竊謂宜法 仁廟天下雖安然紀法風

俗日陵夷矣非咨諏謀度不足調其化也昔 孝廟日

與大臣論議至如家人言故法度修勅至今稱風俗者

必徵弘治時誠欲隆理竊謂宜法 孝廟夫 文華

武英固 列聖之總章也 平臺 暖閣卽 列聖之

合宮也以建黃麾列大仗誠隘以對大臣集庶官則廣

矣堯舜禹臯七聖聚於茅茨之下不以爲陋若勤疇咨

務延訪豈無足以供 臨御者夫人主所難在憂勤之

實 皇上修省消復不輟于 慮而臣下論列諫諍日

策衡 卷二十二 朝六 七十三

徹于 覽已躬其實固易於舉其文豈釋端拱受成之

逸而安懸斷之勞一日 渙德音舉 朝儀楊摧 祖

宗之顯懿 賜燕閑之清問持盈爲心保豫爲謨益茂

久道之化以惠天下在朝旦間耳夫乘弛而張之則無

所不張惟此時也而昔之請者不繼遂令 盛事久闕

不觀先臣之慮乎當 孝廟時楊文懿首請 御文華

論政事欲令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而王

端毅言日止一朝不過刻時必日 御便殿召大臣與

講論或令轉對語皆剴切當時日尚一朝猶恐視爲故

事使二臣居 今倦倦當何如哉陽明潛於重雲之上

雖義和之轡自運羣生之行視如故然召爽不曜之處
已多猶曰暫也使積以月則是官援占而稱變矣使復
積以歲則人有不惶駭而寧處者乎今殆其習見之將
不以爲駭耶伏閣叩 闕又愚生所望於藎臣也

策衡

卷二十二

朝七

七十四

士風吏治 第三問

萬曆丙午江西鄉試

問士風吏治兩者交資士之好修由興學也吏之成治由任官也此曩古所重我皇祖以之臻盛理者今天下學校官何減哉武而士風吏治雖平不敢望焉其故何居豈其制之弗備抑其初意未明與說者謂皇祖在御特重薦舉且有孝弟力田諸科諸科雖行匪所深願者矣且以役尚產論屢矣聖心可窺可述其概與顧累葉以來之典廢格不行何也大江以西臨川新城南昌之間亦間一舉弓旌爛焉牢內仰其丰後與於士風吏治有裨乎否爾多士從學有年且將服吏其於士之靡於風吏之達於治薦舉之關於士與吏矢口而陳將於爾觀嚮往焉

夫創業之主閱歷久而至理瑩操慮深而廣智出其意不可湮也其制不可闕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制存若

集衡

卷三十一

七十五

外塗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晦又或制有所偏存有所偏廢存者遜於衆志而未必可獨因廢者逆於衆志而未必可獨革天下乃不識其制而意更晦願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轉衰而盛之善物也繫我皇朝制度宏備學宮屋比矜韋之士不可勝計若曰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官聯基布簪笏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之立官以爲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初意如是第今之從學從政者可惑焉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唯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爾月俸資其父負戴於

路子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動稱華黼蒙泉不亦濁乎

是入小學之日即亂小學之日也既進膠庠對越尼父所宜辨明新之工夫別義利之輕重躬學躬習躬悅躬樂試則敷其所得於文仕則達其所文於政耳顧廣求帖括日工雕繪袒褐而玩齋明之句離親而誦遠遊之章書自書人自人曾不思國家何賴於我而窮年作養且薪樵之錄也是入大學之日即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科名邑里交慶而或乃謂棟樑宜拓食奉宜華址併鄉鄰利吞都市猙獰僕從囁嚅公庭賀者在閭閻者盈衢渠方誇詡謂元元績學竟抵於成夫學之成也

集衡

卷三十一

七十六

謂道明德立豈以溫飽豪侈謂之成乎是學成之日即學敗之日也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如敝帚任將焉藉乎自非抱明穎之資保渾樸之稟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企古用能巍樹匡時之勛光映名臣之錄稍不檢飭風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初通仕籍問土地之肥瘠訪彌縫之世套罕有感主恩之難報懼民隱之難瘳者而又更胥逢以故習家人憎其獨潔則謂汶汶之榮享也相桓之逞臆也容容之固位也炫炫之博稱也閃閃之趁時也詎以四境爲家而不廣其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爲子而不私其滿簾不守之子醜莫醜於厚

獲悔莫悔於負時其乖謬遠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讞
息催科善通負免酬應周遠邇悅賢聲勃起何於家給
人足禮備樂和仁漸義摩遜之爲未遑闕焉若異任豈
簿書期會遽爲盡職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阨於下僚
沉於冷署長日咄咄罔可事事第抱關亦有常業乘田
要在苗長果可僅擁虛器瑣局養晦則居卑而闇其體
也卑者以一身爲廉而尊者以衆廉爲廉卑者以一署
爲理而尊者以衆理爲理若不問其職細職巨職綱職
紀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闇其體也諸如
此類治胡以興豈皇祖之初意哉蓋建學者制也而
策衡

卷三十二

士風史治三

十七

意不在春華之飾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蒙然
採春華者掇科而責秋實於素日必不得之數也拔虛
文以登雋而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皇
祖立法創制殫竭睿思豈其慮不及此嗟乎皇祖
籌之審矣誠知制科掄文非可專恃而薦舉辟召章章
可鏡也龍興車昧之初宏張羅網豹隱蒿萊之彥俱
荷玄黃則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
諸科其重者薦而徵之不欲其試而媒之也旁求之
使四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髦儒金馬之門
彬彬瑤頌繼繼制科頒式而乍行乍輟雖三途並進而

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酉猶繪音之屢播焉大抵
鄭重端良之英菲薄辭章之士故大儒接踵名世比肩
淳龐熙皞之治盛於洪武之間迨後科舉漸重旣明示
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之大過薦舉乃止衆乃不尚
德而深計之臣不忌建白或曠時一舉則海內以爲美
談士林以爲芳韻四方無論試論江右遠歲無論試論
近年則薦徵之典吳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鄧安福
之劉南昌之章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
世之猷或詣深爲粹品或調高多偉行雖雌黃之口善
善不長不免厚責副於盛名窮索廢於洗垢獨計其志
策衡

卷三十一

士風史治四

十八

存於道乎亦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爲學矣
向使顯用其身展抒其抱隨其根器不必於建樹之皆
同宜將有所自效裨補於天下非聊且於充位徒以逐
世而已矣但世方竿之好誰復瑟之問故令其鴻冥之
遠飄然驚序之外耳儼申明典制俾內外當事之人博
詢推薦或馳使徵聘或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相兼並
任有數善焉上之所好靡不象指上好以文乃極風雲
之變態上好以行寧無澡滌之深功響應必捷善良必
衆其善一繫悅之工原不益成敗之數故朝登仕版暮
可弁髦業以行收爲容捐棄棄則立露其短其善二與

其糊名易書以下求上執若懷瑾握瑜以上求下既無
枉已之風可致正人之效其善三先資在藻麗則拾人
之潘燦於筆楮間足矣月且在真修而可竊人之行為
已之行乎縱令其行然而心不然猶愈於無其行者其
善四父母無不愛子者操觚足以梯榮故驅之攻苦以
冀通顯修身可以儋爵誰肯不教之孝義於家耳令情
竄尤足基化也其善五吾伊業舉者方組其言道德裊
躬者則善其性一實一浮如蓬在麻孰無本心不趨於
實其善六文士逢時多恣睢之狀端人在列必矩矱之
遵準則植焉清議明焉黜陟行焉可以不丕變其善七其

策術

卷三十一

士風吏治

五十九

藝校之司衡其政計之銓更不相蒙也雖有不肖王者
借口薦其行而行不副何說之辭嚴行連坐之條誰敢
不慎其舉其善八士非科目不進而樸茂不華者終成
淪落薦舉既行杞梓皮革之良廣搜竝畜野無遺賢其
善九行之既久人有君子之行戶有可封之俗可以一
復成周三物之舊其善十此非肇為之說也 祖制所
垂也 祖意所重也百年之錮習一新四海之人心俱
挽居學校則明經修行何但文為服官僚則濟世安民
原有實詣一舉而三舉一微而三微者也不然望士學
之正日考校焉祇精其技耳求吏治之興日督過焉祇

理其未耳雖家置一鐸歲一大計胡可得哉

策術

卷三十一

士風吏治

八十

恤民 第三

萬曆丙午江西鄉試

問民惟那本本固那寧一言而揭千古治天下之準矣故聖王在天下則重民要也然聖王重民意必有所以重者不第日本之云爾道果安在後世其衰也視民如土亦者有謂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民畏已者有謂天下有危禍禍福固之而生者有謂人主當修之于可為之世而不當悔之于既失之後者言至今在也其于重民之旨亦有可相參會者否今天下之民則我列聖以暨我皇上兢兢焉百慮而圖以安民之者也法令甚具德澤甚周宜民之不移也如委方于地而近乃當然喪其樂生之心抱不遇甚矣手抑又安所暴焉而致民萌之可慮一至此極也及今而不為之所而後或歎息于潰決之不可收拾也斯以晚矣多士當亦有急務本計可為斯民請一旦之命者乎願悉心而條之以佐元元之急

策衡

卷三十三

恤民

公三

天地間止此民耳天為民而立之君君于民之中擇所為賢有德才足建事而智足以參政術之變者使相助為理民于是乎稅役供之而父母戴之君臣民上下之間智不各見即力亦不各營元首耳目四肢百體賅而存焉而精神盎然融貫周洽于其內夫然後相倚以安而相固抱以久後世人主不明于天所以立君之意而曰此蚩蚩者其懦弱可玩其顛闇可欺其誘而東西走如驚也可智籠其翦刈蹴踏之不敢叩首抗也可權使威劫也噫非然哉夫民猶水水至弱且闇可隨地決亦可狎入而游也故挹之則勝塗之則勝激之則勝蹈之

策衡

卷三十三

恤民

公三

則勝然至于大浸稽天則堦以谷漂室廬蕩維楫而覆舟航者惟水能也是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夫民則何以異是聖王知其然故必重民重民必愛之畏之慎之而蚤為之所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衰也以民為土芥則愛之說也張栻曰明主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則畏之說也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則慎之說也馬周曰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危者人主當修之于可為之時而不當悔之于既失之後則蚤為之所之說也此四言者持議不同然使臨民而願治固皆有國之司南矣明興太祖出斯民于胡元溷濁之中而成祖奠之列聖衽席之我皇上起而拊摩噢咻之法令甚具德澤甚周二百四十年來休養生聚所在熙然稱極盛之際已邇以疆場之不戒東事倭西事吟南事播民死于轉輸鋒鏑者至以谷量重以畿輔之水晉秦之旱江淮之疫齊魯之蝗楚之亂渤海豫之河而民之死者已過半矣乃其毒之中于民最慘而民最不聊生者則徧天下無地不有之中使中使之毒民甚也慘至于戈矛漂溺困餓瘟蝗死以離亂室家蕩析而腐骸赫然相藉于原野止矣而以爲民最不聊生何也

蓋前數者之變天實爲之民靡所控訴則亦相與悲生
之不辰而所遭之無祿耳若中使巡毒民則人爲之也
人固爲之而不我矜恤焉民于是始怫然怒填平膺而
不肯甘爲之魚肉矣怫然怒填平膺而不肯甘爲之魚
肉而又以有司者部署嚴不得驚然而快其所欲逞不
得驚然而快其所欲逞而其刻骨之恨始柴柵鬱勃于
胷中相與目眦心計思得一遂焉以發其憤懣不洩之
氣蓋宋蘇子由之言曰天下之民惟無怨于其心怨而
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
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有大亂以發其

策術

卷三十一

恤民三

八十四

怒而後息今之民不幸類是爲之上者夜焦勞圖
所以還定安集之若揀焚拯溺然以佐元之急而乃
恬焉安焉若駕膠舟履駭浪而舟中之人方相視語笑
以爲不足深慮也宋人所謂匹夫羣起之禍可不旋踵
而見于今日矣執事慨然求急務本計爲斯民請一
旦之命者非生所能及也無已有二焉急在于省催科
而本在于簡親民之吏二三年來值大捷三大慶二
無歲不下蠲租之令詎聞其所蠲率取浮泛不急之賦
應優假之以滄民無賴而羣聚者伊邇部使者與衙
衙吏已悉後而羣聚者伊邇部使者與衙

于兵死于水死于旱死于疫死于蝗死于亂死于海苑
于中使之所不盡者而以催科盡之危哉猶自萬仞之
山播而入深淵其亡而不振也必駭人上者又奈何
愛此錙銖不以寬民爲國家無窮之計也而或曰庚
膾若掃計臣日仰屋歎也驟而議蠲租亦何容易則生
有味乎周文端之言也時省臣昂言國用不足請盡
括諸省稅役金錢輔太倉公持不可曰國用不足
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燒造土木內供費益
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臣昂言非是夫
孝廟時百姓給足手滿錢口滿用民萬不至露根公猶

策術

卷三十一

恤民四

八十四

不欲以不足之故爲浚削計也矧今日之民哉第居
今而求所爲儉于國有必不能者四然當力持則停
杼軸減搏埴罷不急之土木省可已而不已之內供
有必不得者一然當力請則求發礦稅之積于內帑
者苟釋此而徒急征斂于民間譬殷人駕重屋而圯其
基也棟橈倚而四阿傾覆壓之患國不移晷恐亦必不
可爲矣故曰急在于省催科蓋聞吏雖亂而有獨善之
民未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聖王治吏不治民治
吏之法則歐陽永叔所謂選驍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
下盡籍官吏能否而黜陟黜陟以爲用致少爲利博及民

速于事切今督撫及直指使者撫慰一方卽宋分遣朝臣遣意第往者舉刺歲一聞而近以相府晨星間數歲不得代舉刺稀疎人得無有玩心而其強力庇民者復爲中使齟齬不視職去卽奉而閉諸國土不然而不肖者之詭于法也以賄售以虛冒售以輿援售以卑販趨時格售以陰鷲持上吏之短長售又不然則賢者格于法以不傳要人黜以悃悃無華不求表暴黜以伉直黜以過誤失當事之歡黜以不受居間黜以不善韜斂勇任事而中妒忌之口黜此數者皆足以陳烈士之心而解其體持此術也求以飭吏治而康民道固無繇矣

策術 卷二十一 八十五

必也慎擇寬收揭精鑑以燭之而後操憲以從事焉則監司二千石以及司李與有均責而督撫直指使者之所宜審持也故曰本在于簡親民之吏夫民不可盡取而裨吏之不可寄以民也則丹書言之食魚毋反毋駕駕馬民惟上所感而君不可不以仁恩預攬結之也則管敬仲言之民之親上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故人主而明于天所以立君之意則必重民重民則必愛之畏之慎之而蚤爲之所愛之畏之慎之而蚤爲之所則省催科而簡親民之吏之兩言者不可不深念也雖然之兩言者之敗也什而九以中使則生又有感于脩

薄疑家之蔡姬也疑母之愛疑也甚然其家巫有蔡姬焉疑言之而母未始不與蔡姬衡之也由是蔡姬得中據以飽其私而薄疑家之敗不貲矣夫處君與臣民之間有所挾以行私而橫以漁民毒以螫親民之吏則有國者之蔡姬也夫中使而可與共此民哉

策術

卷二十一

八十六

政體

第一問

萬曆丙午福建鄉試

問善為天下者必有維天下之具大要使綱提領挈人得其理而止孔子曰政寬則民慢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施之以寬夫條寬條猛豈所稱畫一之體歟且聖人為政果符其緩慢而後救之歟他如以水火喻以芒刃斧斤喻以梁肉藥石喻以陰陽喻以琴瑟喻以言人味指各有其前重果孰為當歟漢唐宋之叔世所繇衰敗不振者其於諸子之言亦有合乎否歟我國家創業中興之烈莫盛于太祖高皇帝世宗肅皇帝當時所以振肅綱維者果操何道歟迨我皇上至明至斷同符二祖三十四年之間方內謐如蓋千古獨盛者諸士亦能揚厲萬一歟顧說者謂十五年以後與十五年前稍稍異局迄于今茲有外強中乾貌澤神瘁之象神明之權虞致中漏此雖把人之憂安所振厲以復初政歟夫言之而無罪聞之而足以戒者惟諸士繫賴其尚切磋商之執事者且藉手轉聞于上

復衡

卷二十一

政體一

八十七

天下藁藁焉待治于人王其情至遯其事至殷繁也無法以維之則主權分而天下之勢渙有法而聽其頽靡則主術疎而天下之維解解而復收張弛之際已示下以彙端已不收而人收焉倒持旁落其害有不可勝諱者是故明主之于法也操之業業而不敢寧行之斷斷而不敢假借蓋政體之一定不可移易者而世且目之曰嚴雖然嚴何妨于治哉嚴則畏畏則不犯不犯則相安于無事王良之御馬也範我馳驅嚴也轡中組轡中舞日夕稅駕休休焉而有餘力嚴政所以為寬也舍嚴而求所謂寬非寬矣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愚謂此非孔子之言而左氏之言也猛非聖門所尚已證于子張氏之問矣且

待其殘慢而救之不亦晚乎條而素轡條而煩策朝無畫一民鮮信從不亦靡而無體乎夫政之有體也猶農之有畔而權衡之有銖兩也法以內無斷削焉嚴也法以外無苛求焉亦嚴也非謂無苛求為寬無斷削為嚴也有罪必罰其罰必嚴也有功必賞其實信亦嚴也非謂必罰為嚴信實為寬也秋冬布令象天之肅殺嚴也春夏布令象天之生成亦嚴也非謂生成為寬肅殺為嚴也蓋百官萬民之聽于主猶三軍之聽于帥金鼓以

策衡

卷二十二

政體二

八十八

一耳目號令以一心志不得巧愚不得拙勇不得先怯不得後以一力故三軍之所以生者其衆一也天下之所以治者其法一也法一則主虞而安吏憲而肅民樸而親綱維之所以振即德澤之所以流人人稟仰于憲度而不以意亂即人人飽滿于恩厚而不以法殘先王之政之嚴大都如此矣若夫子產以水火喻賈誼以芒刃斧斤喻崔寔以梁肉藥石喻意簡于嚴董仲舒以陰陽喻陳寵以琴瑟喻意簡于寬之數子皆揆當時之政思以調劑其宜補苴其缺不無矯枉過正者而惟崔寔之論庶幾近之然猶以治亂與平判而為二則于寬嚴

合一之旨猶未之也愚嘗衡覽今古未有不以嚴治以不嚴亂者何也天下之所以平者其情平也人情聽于法則平不聽于法則不平故法者所以平情也而嚴者所以行法也開創之主得于閱世之深則行法嚴守成之主徂於蒙安襲慶之後則行法不嚴法嚴則人主得以法繩其下有糾劾領挈之便不嚴則下得以意干人主之法不至于解綱決藩不止也是故西漢之衰于元成也東漢之衰于安順也唐之衰于肅代而宋之衰于哲宗也優柔不斷明假天下以利器然後若外戚若閹尹若奸臣乘其隙而收之而卒以不振夫萬物所以尊

策衡

卷三十二

政體三

八十九

天而嚴雷霆者謂羣生之所受命而羣蟄之所仰震也若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雷霆而更有所仰震無爲尊天而嚴雷霆矣斯不亦古今之炯戒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嚴掃勝國之穢世宗肅皇帝以嚴起正德之衰固持利柄破散私門操縱由心宇宙在手創業中興之功烈古今無兩焉我皇上明同離照健比天行深居以握化樞幾先萬有獨斷而操王術威德四遐三十四年之間有臂指相使之便無跼蹐難行之虞蓋真能不揚二祖之休歟而天下亦廩廩焉奉法稟令號稱極治願生聞之與人十五年以前皇上

顯示其威權而天下知爲勵精于治也意其爲嚴士五年以後皇上陰固其營壘而天下不知意指之所屬也意其有嚴有不嚴蓋皇上之英明卓絕千古因明生察因察生疑疑人以權重也而怯于其權併疑權以事起也而遂寘其事下以事請而不得俞也不得不調停以濟變而後竟以調停爲舊章下以人請而不得俞也不得不代攝以需時而後竟以代攝爲故事賢者扼腕而憂歎而不肖者且上下其手輕重其心以濟其私當事者養交以安祿而繼至者且尤而效之習而安之而不之怪卿貳之席半虛耳目之官幾

策衡

卷三十二

政體四

九十

曠內則郎署興歎于積薪外則監司交困于越俎法以闕人而廢人以廢法而玩人情玩則主威褻主威褻則國勢輕孔子有言吐珠于澤誰能不舍恐下有乘隙而起者不可不爲之慮也今欲收主威以重國勢亦唯揆衆情之所共適者而嚴以行之夫所謂嚴者非赫赫焉烈如火利如斧斤苦如藥石如昔人之所喻也天下之平久矣祖宗之紀綱法度藏于天府習于掌故守于有司者卽衆情之共以爲適者也衆所共適莫若分其權于衆而後權可攬也又莫若顯其用于衆而後用可覈也夫公孤弼德庶寮分猷古帝王之盛有釋此爲

理者乎自 皇上菲薄士大夫以爲無足與者于是廢
工百執事皆失其職或疑而不信或虛而無人而 皇
上又不能代鳥以飛代馬以走也徒令臣工優游于事
外奸究叢蠹于事中非國之禍也計惟以羣臣之職還
之羣臣而徐按其功舉以爲沮勸則賢者得以行志不
賢者無以匿端吹竽而聽之則一一可數也夫以 皇
上之神聖左右廩廩救過不贍何惡之能爲唯是上與
下交疑則居中者得以陰陽變幻假人主之權市天下
之重一疏之入也而或上格焉 皇上弗知也一 旨
之俞也而或下格焉羣臣弗敢問也喜則鬻以爲德怒
則鬻以爲威積漸以往東西易面非細故矣計惟以天
下之大權昭然與天下共操之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
之不變斷之甚決持之甚堅者皆 先朝之成憲也有
不如 成憲者下得據之以 請則利器不下借而桑
癰可決叢神可破矣今天下非有王氏閭梁之禍也士
大夫非有甲乙之黨如紹聖之紛紜也乃執事憂外強
而中乾貌澤而神瘁毋亦謂人主之交攜則神明之權
漏神明之權漏則左右之勢成而欲違 祖法收主威
唯在嚴其防乎近習乎愚生管劑之見未諳治體然而
率君子之教久矣唐開元初天下方泰寧君心之欲如

水未波也姚崇以十事邀帝而于法行自近尤拳拳篤
摯焉宋仁宗惻怛忠厚一代之良主也蘇洵謂宋以弱
政濟弱勢利用威以強之且曰人主一日而無威則無
君夫二子號知治體者也其入告之猷皆後德而先法
諱惠而譚威何也法也者人主所以維天下者也千鈞
之屋不支以十圍之木則傾太阿之利不持其五寸之
柄則還以自害夫法之維天下不啻如十圍之木其利
不啻如五寸之柄也當久安積玩之時一旦弛而不收
媒近之人必羣起而收之既收之必多方而固之人主
操以制下者下反操以制人主如漢唐宋之叔世可永
監也嚴不嚴之效亦可樂睹矣或曰嚴也者士大夫所
諱爲拂于人情耳愚謂嚴于法外誠人情之所不便也
叔向之所謂廊革者也嚴于法中實人情之所甚便也
董安于之所謂石澗者也蓋法之立也衷于人情故法
之嚴也亦惟適于人情而止不期于重法而期于行法
是愚生之所謂嚴嚴以爲寬者也 皇上誠超然遐覽
憬然大悟宋姚崇蘇洵之謨參于崔寔之論以法維下
以嚴振法 祖法收主威 祖宗之慈綱曠然與天下更始則
關何之寶鑒威福之權固不出扃闔而天下晏如矣

信令 第二問

萬曆丙午福建鄉試

問書傳有云令出惟行又云下令于流水之原故自古有為之世無論絕離大小不同而其發號布令皆四時寒暑之信百體從心之速絕無細細拘且其間者尚有可舉而稱述之與哉 國家綱維比前代最為森密 道揆法守二百餘年如一日焉 皇上英明天授 臨御初年紀綱振肅號令風行邇來 德意明詔臣民奉承漸滋玩格竊謂深惟其故以為難從耶未敢有駭世拂眾之張弛也以為令不肅耶亦每行罰矣以為令不詳耶則不肅三而五矣而猶然多玩阿哉昔武王問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法以其所善為法也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得無 國是漸一中微亦數更而下莫適從與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得無 嚴密彰信之責歟而空言虛語下殆漫應之舉劇諸士充陳焉

天下一而不可清者國是也城而不可侵者憲典也通

策衡

卷二十二 信令一

九十三

而不可壅者主德也重而不可執者王制也蓋人主無外所令則成一令之出宜為德定為制疏為憲典著為國是課程之曰功令次第之曰令甲天下以令信人主而後人主之令行人主以令信天下而後人主之令必行是故詔書夜下所以決也有司赦前無言所以定也廉問不如詔者抵律所以守也翦桐可封退舍可降而王之令不可使不信于天下矯詔可誅誤宣可罰而主之令不可使不行於天下對使可獨焚內降可封還而天下奉主之令不可使不信山東老嫗可聽河西叛卒可驚而天下奉主之令不可使不行書稱令出惟行史

稱下如流水此豈為是一切塗天下耳目哉明主之令

獨制於大庭廣眾之上秩如四序堅如金石隱有所不得賣問有所不得中寵有所不得請奸有所不得幸一唱百和天下嚮風臂指相使而無苟且齟齬之患故曰信者國之大寶也三代以還純駁大小治體不同而當其盛際主令未嘗不就兢畫一也自律易於左官憲握於刑餘命阻於強藩制矯於寵臣漢唐宋之季主令委頓首尾衡決而禍亂隨之無足怪也我 國家法紀森密大小相維內外互察二百年來庶官之典百度之行吏習民安谷鳴響應 皇上臨御初年太阿獨運威命

策衡

卷二十二 信令二

九十四

靈爽震厲多方薄海內外頽首歸命邇年天下臣民情竄成習承宣寡實若是者何也 實訓會典 先朝非無不刊之法也 制誥詔冊 九重非無傳宣之旨也條例職掌百司非無守府之舊也 欽依考成郡國非無綜覈之條也然而臣下奉公守法不勝營私植黨之心日月玩愒朝令夕停恬不謂怪若是者又何也鷹擊狼貪者投重効而得輕譴有為之道地則解脫矣謂是市虎不盡憑耶非令所以課羣吏也吏二千石以上聞 命逗留乞請休沐官不蒞任而任移秩不中官而官遷謂過家上冢人情乎非令所以董王程也士鮮實

學多紕行至厯 詔旨奚啻再三乃猶然明經可忽責
矜可濫敗檢踰閑之士可以姑息優容可以旋黜旋復
謂是模稜塞白庶便人情而避怨府乎非令所以飭學
政也京城巡徼請兼用兩制之士業經題覆而竟閣不
行謂監門賢豪不屑乎非令所以清仕路也禁士紳計
長吏士紳斥而長吏已賈議矣禁屬吏計長官屬吏詘
而長官已分謗矣謂是兩端姑爲調停非令所以一綱
紀也中朝官絡繹行郡國有居之貧者矣貲郎賈豎竊
姓名乘傳而出有爲之市者矣謂是一介行李可寬恤
非令所以清郵遞也 廟廊下之部院部院以爲必然

策術

卷二十一

信令三

九十五

而司屬謂不必然司屬不謂然而部院且高閣置之部
院下之直省直省以爲必然而郡縣謂不必然郡縣不
謂然而直省且故紙置之省垣考成以爲必然而兩臺
使謂不必然臺使不見報省垣且視爲故事矣兩臺使
考成又以爲必然而郡縣吏謂不必然郡縣不見報兩
臺使亦諉之已然矣昨非今是請除爲令亡何今非昨
是首事者不敢主其議矣除舊布新請更爲令亡何舍
新圖舊後至者不敢竟其成矣以一人朝進而議必行
以一人暮退而議中罷不勝有市態焉以一人意授而
議必行以一人色沮而議中罷不勝有羶附焉彼志在

立功而創始此意出避譴而墮成不勝有釜鬲焉甲計
身便而贊其可乙惡害已而亟於廢不勝有狡窟焉既
以任事而排盈庭復爲任怨而制首尾不勝有轅促焉
始有所庇而發其端既得所欲而阻其後不勝有闕藏
焉以規利害功非我有不難索瘢疵而阻之以委成敗
事非我始不難積几閣而俟之以飾喜怒異已之謀不
難反唇而譏之以行愛憎先發之議不難扼項而攻之
朝更夕改此從彼違積鬱成玩積玩成頗誠有如執事
所稱法令數更下莫適從者夫下莫適從非法令數更
之過也法令數更則下莫適從之以也入置一喙而

策術

卷二十一

信令四

九十六

至上之令輕如鴻毛矣吏持一法而 至上之令煩如
秋荼矣具故鼓之而不應作之而不前者敗軍之氣也
倡之而不和焚之而愈亂者衰世之徵也善乎太史公
推言之矣法令者治之具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君者源
也臣者流也上有必信之令而奉行不肅臣下之罪也
上無必信之令而壅玩成風非盡臣下之罪也 皇上
靜攝以來 覃慶典下 明詔與海內曠蕩幾舉矣斷
斷見之施行者曾幾何事矣 詔罷稅而異日姑待中
消基列山澤之利欲弛而更收刑餘之權將收而復予
則何以示信於關市自齒焉忌鼠之嫌起而一言失

旨轉徙斥逐海內結舌臺省空署考選曠八年而未舉
河清之期已後吏倖歷數載而待選彈冠之情可憐則
何以示信於羣吏當今祝爵而歸田者非掛吏議也以
逆鱗斥去者居多不則其累誤者也、明詔起廢而中
外所推轂者屢疏名以請不下不虞積薪之勢轉窮而
賜環之望無期乎則何以示信於丘壑當今楚冠而幽
縶者非罹文網也強項就逮者居多不則其觸諱者也
明詔赦過而意所窮竟者屢疏名以請不報不虞向
隅之悲轉切而獄吏之尊誰堪乎則何以示信於刑辟
章奏之沉閣謂可次第檢發今日得一旨明日沉

策術

卷二十一

九十一

閣復然銓補之積滯謂可次第疏通今日補一員明日
積滯復然輦轂之下傾耳以聽令未出都門而今昔
已易轍矣直省之遠引領而望令未及郊圻而東西已
易面矣解澤朝流暮壅是使主德不暢也批荅左
支右吾是使王制不尊也朝章申可乙否是使
憲典不彰也廟議朝三暮四是使國是不定也上
未必果行而暫襲成規以飾之下不必奉行而謬舉故
事以應之上多端猜其下而故設虛聲以令之下多方
闕其上而聊事虛文以塞之蓋號不張則幹斜綱不振
則目亂所從來矣語有之順風而呼者聲加疾登高而

望者視加遠人主於臣下登高順風之勢也整飭鹽壤
申討章程是在轉盼間抑何難者凡必信之令隱不可
得而賣也主上疏奏不稱旨輒留中不下長章短
刺充棟飽蠹說者謂令不信於顯信於隱矣半夜斜封
永巷顰笑倘有為賣重者乎自今停閣章奏請悉行
檢發言可用耶益弘轉圜之風不可用耶無妨藏垢之
量以令天下至顯也必信之令間不可得而中也主
上留中章疏或因他事而併擲時從傍請而互見說者
謂令不信於正信於間矣方朔難平津之對設機射覆
倘有為巧中者乎自今一應事宜俱應明奏大廷酌

策術

卷三十二

信六

九十二

裁可否無以傍請遷怒而併及未發之私無以他事護
短而漫了先至之局以令天下至正也必信之令寵不
可得而請也當今稅使手持利柄以要主上於外有
疏不必聞政府也有旨或不下部省也蓋合南司之
力與爭而不必得夫令不信於公而偏信便嬖之飾詞
是不可要而請乎自今稅使有奏臺省得上而駁之稅
使取旨部院得公而議之無主先入為左袒以令天
下至公也必信之令奸不可得而幸也主上深居日
久無藉後儉或有奔走徑竇以嘗於內免罪鬻爵為所
欲為漫言冀以聞至尊徑請冀以回天聽夫令不

信於一而偏聽精神之旁門是不可幸而嘗乎自今章
奏非自銀臺上者不得聞 批荅非自政府擬者不得
下無開邪徑而授近習以今天下至一也夫以天下之
矚我者有垣耳蔽我者有竈場中我者有城狐惑我者
有叢神一切屏首伏息不得向而 命令獨運於九天
之上解爲風雨震爲雷霆以飽 主德以重 王制以
貞 憲典以稟 國是無有 明諭頒而反汗也無有
恩詔出而中格也無有弊政當革而依違也無有美
政當行而遲留也 九重之精神振迅法令盡一 明
示天下以意指而約天下以準繩其有不率則嚴行考
覈衡 卷二十二 信令七 九十九
成重加謫罰如是而自內及外自近及遠有不回心易
嚮奉令恐後者愚不信也雖然令不行於臣下握之有
柄振之有綱患可言也令不行於百姓紛而難御羣而
靡定患不可言也今天下十室九空所在騷動虎而冠
者耽耽不休也往噪於楚於淮於吳於秦晉投袂一呼
尚鳥獸賦至滇南之嬰僵屍流血 王命無迺玩而頓
乎民生心矣火未及然詎謂已安漢建武之代幾爲秦
續輪臺下詔拜田千秋富民侯與天下休息而竟完金
甌之業唐奉天一詔痛自改過士卒感泣思奮九鼎奠
安燭今陽九之厄未遭而魚爛之勢已兆 覃恩詔書

崩洒蘇息轉否爲泰千載一時安可更欺天下民而開
之隙哉愚謂信令以收人心罷稅以信令九方今第一
急務也是在 聖明一留意而已

策衡

卷二十二

信令八

一百

學行 第五問

萬曆丙午福建鄉試

問孔子之論儒也曰博學而不窮力行而不倦斯非萬世儒者之正鵠哉後之儒抑何汶汶也問有博學篤行之類以謂心炫異目之然攷之聖人于臣弟友之間抑何篤學至于未嘗聞未嘗見如顏子某事諸事卒然問之無不應者豈博亦聖人所不廢歟聖人而下有號經簡書尉武庫學府書院經庫者有車聲都下有號廟諭有兄無常父衣無常主有儲相相敬有難來不爽則者進之士識愈見別臺駘辨辨牙濤康達重帝之鳥名羽文之鼠究貳負之尸刻蜀桐為魚以擊石鼓者有納肝詢主鳴穀捐生以代父引為以故將就刑以分異自掘以尚主絕命以贖友涉難者斯其人皆得聖人之一察乎非耶今學士文學份份邁千任古然而士工帖括外無它奇也歲舉孝友節烈于朝然而士族其門復其家之外無殊喪也茲欲稍破拘牽以與上之學行操何術而可夫事有視之為迂而關于人風士習不細者此類是也故願與諸士商之

策術

卷三二學行一

百一

大道本無奇也宇宙事物之蹟關於性靈皆儒者之所當知綱常倫物之大根于性天皆儒者之所當盡自夫衆人不能知且盡也而有一人焉能之于是以希有見珍亦以標奇見詫夫奇則隱隱則怪索隱行怪聖人之所諱也藉口聖人之所諱而學日無行日辟遂令神明之識卓絕之行不見于天下嗟乎此繫于士習人風非耿小者宜執事之惓惓下詢也粵自玄黃剖判品物區分經之為五倫分不容迹而情不容已者也緯之為萬有數不勝原而變不勝紀者也治古之世以六禮節民性以七教興民德凡兩間名物以暨于翹翹孺豷鬼瑣

不經或載之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或鑄之九牧之金或勒之金版玉箱之錄蓋一民心志者其法約而發民耳目者其籍詳大都若此矣孔子之論儒行也曰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夫義理精乏難意氣靡之易惟不窮而後學可博也惟不倦而後行可篤也夫子之言豈非萬世儒者之正鵠哉三五以降學術斯裂服方領習矩步者皆命之曰儒而考其學則天壤相懸稽其行則薰蕕斯判兩者不可不早辨也是故功乏下惟識同窺管問移監而不知改金根而弗悟儒而俗者也薄于倫常工于闢闢託六藝以文好以詩書而發冢儒而賊

策術

卷三二學行二

百二

者也洞四部之奧旨發二酉之秘藏窮宙達幽六通四闢茂先遜其淵博東哲謝其闕深儒而雅者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素履堅于金石雅志貫于神明厲苦節以敦倫抗峻標而邈俗儒而正者也神識獨茂經德不回彌綸天地之體窮竟品物之情漠然無為也而無不為也澹然無知也而無不知也儒而大者也大儒者苞學行之實而化學行之名棄之天授者完而融之涵養者致曠古不數數見者其惟孔子當之乎孔子之行聖人迹徠也予臣弟友之問規旋矩谷而至于積羊防風萍實集集與門之為齊楚之為皆世所未嘗聞未嘗見也

卒然問之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恚蓋聖人天聰明之盡故不可以度量窺而聽睹測猶之日月經天江海絡地大明罔不照而萬有靡不函也聖人而下有得聖人之一察者亦足以樹標于天下而垂譽於後世如邊韶之經笥陸澄之書厨杜預之武庫傅昭之學府李善之書簾房暉之經庫皆苞舉載籍鼓吹休明其博學有如此者遽瑗之車聲鄰鄰石建之滌廁淪汎毓之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冀缺之敬饁巨卿之雞黍皆內抱純衷外標懿行其篤行有如此者進之則識命見者敬仲也別臺駘者子產也辨騶牙藻廉者東方朔也達重常之鳥

策術

卷二十二 學行三

百三

者董仲舒也名豹文之興鼠者終軍也究貳負之尸者劉向也刻蜀桐爲魚以擊石鼓者張華也斯又定名疆域之外察象睹聽之表抑何奇耶夫非博學之極思也歟納肝殉主者弘演也鳴轂捐生者車右也代父引鵠者賈直言也以故將就刑者周燕也以分異自撓者繆彤也以尚主絕命者楊喬也以贖友涉難者吳保安也斯又志剛亦介石意嚴于冬霜抑何奇耶夫非篤行之極思也歟博者在於擴其胃次則覽乎古今之變其事類流而不經獨者在於聚其神情全在于倫常之地其事類流而不經獨者在於聚其神情全在于倫常之地

奇也行庸德也言庸言也何必闢異以溺心炫奇以駭俗如敬仲弘演諸人爲哉嗟乎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假令有宇宙未有之事耳目不經之物問之屬車屬車無對者是亦儒者之恥矣人之軀殼易朽神理繇繇世方波流茅靡舉彝倫而弁髦之有一人焉獨行其志力障其瀾其神理且與天壤相敵是亦世道之幸矣矧博學而約收之則宛轉關生靡所不入如千條萬葉之歸于根也安見博洽之非組修也由篤行而裁抑之則握中求平政自易易如枉木之就于櫟枯也安見奇節之非中庸也今天下 治臻上理 運啓熙明文行之儒項

策術

卷二十二 學行四

百四

背相望而猶不能不遜于古初者何以故上設制科以羅士士工帖括以求庸一經自業童習白紛卽有芻及他書者類餽飢涉獵以買聲名飾唇吻奚怪乎古學之日無也 國家歲下 聖書褒采孝友節烈以風世然僅僅樹棹楔復其家無異旌也且下舉之以私好而上行之爲故事賞不爲榮人何以勸奚怪乎行誼之日辟也蓋聞之人之慕名如矢之集的上樹之侯人罔不射矣是故齊列康莊之第則多士如林燕樂碣石之宮則羣英自赴今天下之士患士之弗求也而不患下之人無以應上之求也誠欲士之與于學毋寧倣古博學宏

辭科而間一行之何也。闕雅之士，不嫻比耦之文，而其精心內照，朗識外通，曾包皇覽之奇，學窺汲冢之異，不可廢也。宜令制科外聽督學使者廉察士之博洽者，特舉于朝。試其學果博也，高者待詔，次亦不失掌故，則巖穴多聞之俊競趨。闕下士不灑然攻苦者，非夫也。此或興學之一奇乎？欲士之興于行，毋寧倣古辟舉之典，而間一行之何也？操行之儒，雖乏通圓之智，而其乘方不忒，臨義固愆，屬朝廷純德之風，敦鄉黨不二之俗，不可廢也。宜令督學使者廉察郡國，行誼著聞，真可風末世者，亦特舉于朝。于是覈行實，下旌命，其人有

策

卷二十二 學行五

百五

吏才也。官之劇秩，以宣猷其人，無吏才也。予之清階，以鎮俗天下見。上意之所鄉，有不瞿然顧化者，亦非夫也。此或興行之一奇乎？昔成周時三歲鄉大夫合羣，安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賓之，故得士之盛度越千古。即漢唐之世，亦師其遺意，以羅賢才。古今人豈相遠哉？或曰：今天下第思官冗耳，博學無益于殿最，而辟舉得恣其舉，誣非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也。嗟乎！殿閣之清嚴，別駕之頌廟，谷本以之待嘗，郎等乃以之文行之偶，不得與嘗郎並類。何計之達也？苟惠其有唯賁其成于舉，舉舉也而任也重，適與適三適，是實舉之而不任也。

嚴連坐之罰，如成子之得相，相繼連之坐，田儀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而積學積行之君子不墮于上聞矣。夫火布蝦鬚之疑，彭蠡荔枝之誤，絕裾折翼之譏，賢者不免焉。彼博學篤行之儒，譚何容易，當吾世而有其人，卽下蒲輪之徵，舉更老之禮書之史冊足光。本朝奈何疑其流競，使環奇之彥隱卜筮而藏屠保哉？故腹笥百家，身苞百行，士之異品也。破拘攣之見，馳昭曠之源，開功名之門，復隆古之舊誥，后宗相之殊舉也。如守常而忽異，飽藜藿而棄禁衛士有焉。項黃陂老于嚴嶼耳，詎非熙朝之佚典也與。

策

卷二十二 學行五

世道治道 第二問

萬曆丙午河南鄉試

問國家有世道有治道二者若相為上下云然世有分合治有汗隆胥庭以前唐得而究夏商周運於周季為國者千有八百分矣至秦而合不世而漢承之廷及三國劉石兆亂大江南北割而為兩世所紀為國者一十有六又分矣至隋而復合合又不二世而唐承之夫以久分之運變合於秦隋其始之制立法亦多有足採者乃不幾而國遂絕向歟五季分裂公唐虞舜藝祖嗣服出於偶然立國之基視乎最弱虛龍十六州割而銀夏交趾旋見侵削考其世實分而不合也胡元混方濬腥穢之塵建昌明之烈過跡復超於姬周取材不廢大秦隋其所以興化致理者與漢唐諸主同歟否歟歷年既多不無情察承諸襲外假聖漸生說者且憂尾大之不虞勢重之難返則所為補救而調劑之操何術歟抑分合之數天實為之而人固無所庸其力歟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又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所謂闔闢者或亦分

策衡

卷三十二

世道治道

百七

今之說而變而通之者乎其人此亦觀世運識時務者所宜揆策而與治安操管而勢太平者也諸士其悉意陳之毋有所諱

嘗聞世道之與治道國家蓋兩重之矣夫世道之運人主乘之以聽天之鼓鑄治道之機上天操之以俟人主之審擇者也然而運治之術人主每患於未遑制世之權天又與人主以不盡此非天之故有所嗇也張弓之化遞行於有餘不足之間能者創之不能者據而守之疆者得之不疆者起而代之以使天下之聖狂理亂乘除於未定之衷而默受其不言之利然後知深計者無所容其趨避而識微之士所為蚤見而審處其會也奚以

明其然也天之為道巧於待人而微於用報者也故其待英王也與待世王異待英王以理待世王以數理有必至則命基於密雖無取天下之心而常能奪天下之福數有適然則運鍾於偶即有聯天下之勢力而不過為天下之驅除故觀於有分有合之理而知天之假用於人主者神又觀於亂然後分治然後合之理而知人主之取報於天者遠矣以明其然也中古以還代不一姓然而與之以曆數者未必與之以富強與之以富強者未必與之以曆數曆數與富強兼得者國統或斷於兩岐曆數與富強兼失者國運罔延於奕世甚至一人

策衡

卷三十二

世道治道

百八

之身自得自失條治條亂禍福修短影響無差論世君子始拊心於天人之際而不得不為之慮矣執事策諸士以世道之分合而兼求治道之汗隆怒焉深思瞿然遠顧若致惜夫秦隋之短祚而以漢唐享世之永為昭代頌者愚固知執事之意不出於此也雖然鑒古可御今知來由於徵往愚請以往事證之今日可乎夫世道之有分有合自周始也周以文武之創垂不數傳而幽流厲逐至於東遷僅存名號如綫之祚賴祖宗之遺澤以維之此謂以治道延世道合而分者也炎精既燼劉石爭雄大江南北遞歲易主雲擾霧烈斬草置基

此謂以治道壞世道分而分者也有朱開基實於五季
紛紜之末縣寓之規止得其半燕雲幅割黎恒蒙突靈
武瓜分大渡斧畫至胡元以腥羶汗方夏雖曰合之而
綱紀全弛君臣蟻聚上郡幽薊忽去忽來百年之中幾
同草昧此謂無治道并無世道合而不得爲合者也繇
斯以談合之後必分分之後必合天之所以開人也自
合而分其分有漸自分而合其合有由人之所以乘天
也故能合天下者必能得天下能得天下者必能定天
下得天下以德定天下以功德則百年而後興功則數
年而可集德厚則其入人也必深功多則其得天也必

策衡

卷二十二

世道治道三

百九

固惟深也雖孱弱之主可以守文匪稔惡貫盈而人心
未散惟固也卽中材之君亦能繼體必累世失德而天
命始移奚以明其然也周分而秦合然而推績緒者不
歸德於始皇六朝分而隋合然而論王迹者不推功於
文帝觀此而可以論天道矣天厭周德之弛而又不欲
以威嚴肅殺之政行於豁達大度之君故假手於秦而
卒歸之於漢天棄南北之穢而又不欲以譏察驩虞之
效收於治世安民之主故寄徑於隋而終屬之於唐此
天之所以爲天也夫天之於人主無專委者也上古之
聖人在於補造化之未完中古之聖人在於防人心之

既潰故堯溯星辰禹平水土固天之所賴以奠安下此
而五伯之紛擾七雄之割據亦未始非天所借以佐其
不逮者也是以驚如政梟如堅皆值分之窮而當合之
會無合之德而竊天之權其於曆數之受何疑焉其於
曆數之受而不永又何疑焉愚嘗伏而思之世道之混
沌有二人主之治混沌亦有二有洪荒之混沌有澆漓
之混沌治洪荒之混沌者斬於還之文明治澆漓之混
沌者斬於歸之寧一若我太祖高皇帝處澆漓之混
沌而行寧一之政者也論功則三代遜功比德則
百王讓德其心思之綿密與法度之謹嚴淵深膠固

策衡

卷二十二

世道治道四

百十

絲貫繩聯二百年來金甌永固遐昌之曆直可與天
無極矣然而歷年既久爲法之弊漸生世道若在漢唐
之前而治道似出漢唐之下此其故何也凡事之立皆
以人之精神爲之譬之家然其精神之恢廓者卽米鹽
穀粟之不親而規摹所詒固已宏遠其精神之詳惠者
一七一粒必躬必嘗而其所未徧者屑越亦已多矣是
以漢唐之主工於治世而不講於持世故萌生之亂中
於世道而其患在精神之不足我太祖堅於持世而
或略於治世故叢脞之漸流爲治道而其患在精神之
有餘審於有餘不足之數而分合之理斷可識矣奚以

明其然也方 太祖之崛起爲六合主也欲提天下於一心而又欲散一心於天下提天下於一心故慮之惟恐其不周散一心於天下故持之惟恐其不久是以合六曹之政歸之 朝廷遂罷丞相而不設夫其罷丞相而不設者鑒前代之專而欲稍分其柄也不知中書之地密密則舍吐難窺精神默與上通六卿之職分分則是非互執可否顯與下共故丞相之設不惟重之以資彈壓亦且私之以周緩急今舉一日二日之萬幾付之養資待序之人能者僅足以枝梧不能者盡至於扞格攬權者併六曹之務於綸扉卸權者散綸扉之機於粉

策衡

卷三十二

世道治道五

百十一

跳而匿之於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乎圍此無用之衆於一廓而欲散此無聊之氣於四方是惟無發發必消天卽邇者譁於粵囂於鄂囂於汴許於楚紛紛籍籍而未有已也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古者取士不一其塗漢唐之世科目猶廣至於我 朝合天下之人材而束之以經術蓋以經明行修之士必無不賢良不方正者外此而博學宏詞直殿之高閣耳然世以人治非能治人經術以經世亦能亂世李斯商鞅猶其遠者林甫惠卿最其下者卽金陵以命世自負而拘滯周官批析公議靖康之禍身爲罪首彼固非不學無術者也奈何羅

策衡

卷三十二

世道治道六

百十二

前釋後聯非裂冠破服不能自起猝有變故互相觀望交相推諉以無可用之人制於不得行之法上既不能以便宜之寄責其成功下且得以規避之心行其不肯養兵而不收兵之用任將而不得將將之方癰潰之勢已成尾大之形婁見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周官八法大道生財刀幣泉流無所不取故唐以麻絹輸官宋以寶鈔代用皆其遺意至於我朝獨徵本折本色之害猶有可言折色之害未有底極曾不思金石之產出於山澤畚鍤之衆難覓金錢是以穀賤之日方剝肉以償官踴貴之時欲餬口而不給租庸兩累坐致流離加以

策術

卷二十二

百十三

墨吏之誅求美鑑之括索胥隲而走隱於贏筭者難知竭澤而漁去其載籍者難考故不殺白金之用而欲求有司之良不可得也不擇有司之良而欲使小民之富尤不可得也況乎鬻爵加級濫司民社金夫財虜朝納貲而夕戮其冠鼠雀虎狼奈何不取償於宦橐而以民之脂膏爲俎肉哉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夫分不分於分之日必積以漸合不合於合之日當探其原論世君子將無多口而言祖制之當更乎而愚以爲非然也夫高皇帝之法非不善也昔何以簡而今煩昔何以嚴而今弛昔何以重而今輕昔何以畢慮經營而今弁

髦視之而不恤故以今之人而易祖宗之法吾未見其當也夫求爲變法之說而勢既有所不得卽設爲變法之慮而識更有所不周將無俯首而言祖制之當守乎而愚以爲又非然也善惡者必更絃善斷者必合轍彼初法之時豈無邊見守文之代豈無積習公華之宜豈無膠滯奉職而課理者豈無邀功以買重而借法以獵名故以今之人而仍祖宗之法吾亦未見其當也奚以明其然也祖宗立法之心過於密而密於法之中者反疎於法之外祖宗用法之意過於察而精於察人臣之職者轉薄於察人臣之心是以爲之臣者

策術

卷二十二

百十四

率以苟且之風成其陵替之習悠悠藐藐視其君無異於天神奉其君之事無異於承祭貌若敬共而求其中無一念弗誠無一時匪懈者誰乎此非其臣之皆不肖也職窮於法之所不敢越而心軼於法之所不及加遠其君而不近委其事而不親相沿相仗以至於如此耳嗚呼此任法之失也然而體統尊於上法紀飭於下得君固治不得君亦治態臣無所施奸臣亦無所施機緘甚牢籠絡甚固又未始非任法之得也愚嘗不揣妄論以爲我朝之統運有君而無臣有世道而無治道總之集前代之大成而主之以肅裁古人之已試而操之

以權夫肅所以立體也體立而守守固而繼之以痺權所以成勢也勢成而行行蹶而乘之以乏夫至於痺則擁腫不掉有中槁之象而重反爲輕至於乏則暴竭不振有徧枯之形而急反得緩此不可不慮也故救痺莫若去其害肅之本而害肅者莫甚於上與下闊絕而交相疑夫下之視上方且若鬼神之不可測而我又固其營壘以示之貳則賢者疑不肖者亦疑而天下終無可任之人救乏莫若去其害權之似而害權者莫甚於官與事浮游而兩相諉夫官之視事方且若傳舍之不可據而我又制其操柄以示之怡則不肖者諉賢者亦諉

策衡 卷二十二 百五

而天下終無可成之事夫肅者時之令也肅極則天升地降閉塞而變衰必煦之以春融而渙然永釋矣權者物之準也權滯則銖積寸移紊亂而決裂必劑之以衡平而較然畫一矣蓋天地之氣即人之氣和致祥年政異理有固然吾未見荃宰之間堂簾僚家之際精神意氣分而不合而欲求天地之氣運合而不分者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此世道之合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治道之合也明良相得熙皞郅隆輔相裁成太和在宇宙而又何補偏救弊之足爲兢兢乎不然愚終以分合之數聽之於天而已矣

國是

第五問

萬曆丙午河南鄉試

國一人定國載在經傳不聞有所謂國是也而又曰欲明別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其指將無同歟後世乃有國是之說人心如面之說果何所起歟夫國是匪他即是與非之極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是獨歸之於國歟心果不一天下之貞夫一者又何物也豈是非紛紜在國者乃心之在人者爲之歟抑結構齊一之者其難在上而不在下歟明與國有清議人無匪情我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所震疊而綱維之者其大指可得而具陳否每亦維時大小臣工救過弗給無暇論繩墨之外歟皇上承乾履泰三十四禩于茲太阿獨持宵小屏息肅政從中榮惑乃至今而稍稍是非跡駁人心嚙齟說者不無求多下調獎寧盡然歟意者年日滋歟師清遠歟官府隔歟賢守曠歟法度弛歟紀綱亂歟職掌廢歟名實眩歟賢人隱歟仕路維歟將上與下各分任厥咎歟方今清議尚重者希若希正道猶存同惡者屏轉否爲泰在此一舉析衆論之指歸約相成之妙用識微之士其素

策衡 卷二十二 百六

所出中而深維也願備權於篇以幸其至是無非者若曰不分黑白互存可否以調停之術希寧一之理此決事者之所厭聞也

國之有是人心爲之也人心一則國是定而惟徂私意爲真是則求定而滋不定故求定于定不若求定於一而求一者莫若以公國是定則人心一而惟執偶惑者爲本心則求一而愈不一故求一於一不若求一於定而求定莫若以斷何也公者明之君也斷者疑之決也鑑之空也好醜自取照焉刃之游也卻欲自就解焉未有不公而可以正一心齊衆心者未有不斷而可以輯衆心歸一心者黜畸跛之私情窮羣言之藁當公也拒

狐豫之先入塞羣枉之遞遷斷也鼓洪爐於域中收太阿於掌上公而斷也迴狂瀾於砥柱息熾火於大明斷而公也蓋必如是而國是人心總不出吾一握矣否則說雖萬變理無兩是操之已而強乎衆衆不從違於衆而反於已已亦眩心雖百處理自一致上不勝詰而下不勝遁遁將姦上不勝制而下不勝忿忿將決國是惡定而人心惡一乎愚管嘆澆季而始有國是人心之說竊惑之夫是非者生人心者也是不可爲非非不可爲是人人所共辨也人心者知是非者也是則必不以爲非非則必不以爲是人人所同然也故一人定國先正策衡

卷二十二

國是二

一百一

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奚由以定也子產論尹何爲邑尹何請以吾家聽僑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之兩者誠然哉是非生於取舍取舍生於君臣不合而人百其心也心百其私也至微至隱至變至倏即巧歷窮陰陽通溟漠而猝然當之未免有遺遁者然則擅一國而自爲是恭難辨耶環萬心而伺一心恭難齊耶將援天下而入是非耶將推是非而附天下耶將以一心強萬心爲一耶將以萬心合一心爲一耶不知國之有是即人心之公也人能虛其心而事至物感是非昭然自見則吾心之所是決天下心之所是奚必強天下而援之天下心之所是決吾心之所是奚必推吾心而附之若強之援之推之附之是吾之精神在同異不在是非也吾心已自不一矣何以一人之心吾心已自不定矣何以定國是三五以降消長興替之關莫不由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全智淵涵神武天錫其論禮部有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勸懲其論侍臣

策衡

卷二十二

國是三

一百八

有曰人之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主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主之量煌煌聖言其稽衆舍己之公雷厲風行之斷實所謂百代不刊萬世無弊者哉列聖相承率由斯轍至我皇上英明天挺雄斷夙成首以比暉任情斥邪枉之戒旣以平康正直作和衷之風玄鑑虛凝忠壬莫遁萬幾坐照威福親裁聽不眩於訟庭而靜言庸違者屏息謀不煩於借箸而馮社燭龜者搏心蓋天下翕然定於一稱全盛之世已執事猶總總於國是人心過計而慨然縷指近事以詢也則愚請就明問所及而策衡

卷二十二

百九

臚陳之切見今天下之患弊於議繁偏於私執朝廷自爲一是非天下各爲一是非道揆法守旣分崩而析言事任事復爭道而馳國是之紛綸人心之噂沓誠有如執事所慮者夫夜光之襲也防其瑩也龍淵之削也杜其折也故晁旒養明黠續養聰不用爲用用且虞竭奈何不自命孤寡不穀而自以機械伎倆與官下角也則耳目之壅也曷不修祖宗朝故事召大臣臺諫雜議可否間引郡縣親裁便宜要於至當而後稱制臨決顧不偉歟而人又安得置訾議於廟謨八音諧而簫韶奏五味調而酸醎適實在叅和不觴如牛李兩人以公論

洩私憾而胤嗣因麗於竄程蘇門客用微辭相排擊而章蔡得乘其瑕河北南渡不爲前車奈何竟蹈其覆轍也則師濟之盤也曷不若平勃交驩房杜深結足以安炎劉翊貞觀乎而人又安得肆譏評於密勿耳目與腹心腹心與元首相應足以相成而每患神之叢身之祟得而隔之今朝講中輟以累歲不得一瞻旒黠則天子與輔臣隔密勿漸夷以累揭不得一回天聽則輔臣又與外廷隔至於禁掖旁移外廷莫敢究詰貂璫四出地方莫敢誰何天子又時時深居大內勢不能不他有所信有所信必有所疑信於內必疑於外策衡

卷二十二

百十

上方疑正人爲非賢則有乘疑而短長之上方信君子爲不肖則有乘信而陰陽之機械滿朝忠蓋却步則曷與破積猜捐形迹官府無隔上下一心之爲泰耶制馬必以轡勒驂乘馭之濟川必以維楫長年操之代而下也責守明分爲二人各勤思職業之中代下而下也責守陰混爲一人遂馳騫職業之外職封駁也而或事乎險度則守之所不在也職撫掩也而有時乎扣關則責之所不出也傳曰爲政如治田之有畔朝夕而思之動無越思夫責守亦有畔也則曷如問耕問織典承典冠衝城不室亢騏驥不俚牲之爲專耶今之法度何

如哉 高皇帝經緯往制倣意周官型模漢祖折衷唐
令儀法宋朝風愆典則天壤俱敝奈何一舉而屑越之
南北大僚之庭半鞠茂草何以調化瑟內外百司之缺
一切積薪何以平泰階疏報原有定期漫不省發傳奏
安所稟成銓選法難中梗等爲贅旒胥徒安所鼓舞且
初間遷就後遂目爲新規一時權宜久遂指爲令甲甚
至二百餘年幽明鉅典不難一朝遷墜誰爲作俑實生
丕釁不曰條奏漢家故事最爲稱上意乎則成憲日夷
而人心何所忌憚今之紀綱何如哉嬉恬既久蘗芽其
間組解絃弛輻摧轂委邊陲被脇於天驕重臣戒心於

策衡

卷二十二

四十六

百廿一

夷服太阿倒持於下吏牘奏橫生於外僚青衿其心乎
憲師黃冠橫目乎郡伯內鼠虎翼持撫按監司而魚肉
乎生靈士卒狼驕逼主帥偏裨而血刃乎將校無亂之
形有亂之實誰爲壅疽將潰大命不曰善醫者不視肥
瘠察其肌病而却走乎則紀綱弛而人心何所約束
千夫輿瓢無完瓢矣一楊十拔無生楊矣今或僉同於
詢謀而躊躇於臨道圖維於再四而不決於日中利十
而害百莫與慮後一勞而永逸莫與創先以爲避難而
觀望左右左右復然以爲挑囂而留遣後來後來復然
走利疾於走名逃嫌重於逃法說在連竅之上下悟良

父之左右華也則人人互相推而職掌以隙矣課織者
覩縷而積之乃無廢織吹竿者一一而聽之乃無濫竿
今或評一人朝夷而暮跽建一事辰當而酉否游墨未
乾垢聲旋掛於白簡謗書盈篋善狀忽騰於公車未見
其可而輒付沾沾自喜之輩既見其可而倚辦容容吳
夷之徒聽言而不執其券程功而不要其終說在拙匠
之代斲踴鼎之烹雞也則人人百相冒而名實以眩矣
漢之錮唐之猜宋之石皆致賢人立盡而尋以國從故
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無俟喙也奈何二十年
來忠良之見擯動至數百士類之凋殘竟同三季其僅

策衡

卷二十二

四十七

百廿二

存者尚不聞下環召責安車而日月逝矣遲暮及矣當
此天人交變之時禍患倚伏之際而猶令賢者深藏藪
澤終老華門必至一旦有急捉襟見肘束手無策然後
興思於求舊也竟何益於成敗之數不聞 祖宗朝如
文定起詔獄而相稱三楊文成起龍場而爵開新建豈
不足挽回國運而作豪傑之氣乎 高皇帝優百官尤
慎府州縣親民之選已患雜流用爲民害也用重法以
繩之故一長吏而科甲異一佐職而正雜異今科浮於
甲數倍矣雜浮於正又數倍矣夫科目取士用而後擇
非擇而後用也取何嫌於寬雜流競進以貲而來以貲

而往也例何嫌於監奈何進士之額視昔而省鬻爵之
例視昔而增舉貢偃蹇一官竟抱遺珠之憾銅臭布滿
州邑祗恣取償之圖世途日濁銓法日淤蠹國殃民莫
此爲甚則曷若廣登進而第嚴於考成停加納而悉裁
其冗濫足以澄清仕路而絕發俸之望乎茲十事者或
病在國是或病在人心或緣人心而清國是或謬國是
而不厭人心或當以人心維持國是或當以國是縮束
人心斯皆救時者之所蒿目而思也然而屬君者四屬
臣者六何也蓋君天也天體圓臣地也地體方君執圓
圓易轉也故所求於君者不煩臣執方方難移也故責

策衡

卷二十二

國是八

百三

備於臣者獨皇上能思其所易則下不必憂其所難下
能黽其所難則上自親於其所易要以蕩平正直無棟
堂簾斬於揆理合異爲同無岐彼此斬於歸正謀協於
是寧必謀自己裁功協於成寧必功自己出道誠足以
相資奚俟作用之契心誠足以相洽奚必外廓之投有
所披衷見懷恍如白日青天而主不忌臣不惑絕不以
褒側參其中有所洞幽摘隱較若電燭雷行而佞益抑
忠益伸絕不以疑端開之隙如是以爲公而廓然其無
私如是以爲斷而毅然其不惑持此較扶世道囊括人
心則太和洽於上下元氣周於天壤國家奠泰山之安

人心堅維城之固登咸太平之上理直拱手而竦之大
傳曰定國曰正心而孟軻氏又曰大人格君心一正君
而國定其義互相發明蓋君臣交任其責而責相尤備
如此中外人心又引領而望調燮矣

策衡

卷二十二

國是九

百四

春秋

第二問

萬曆丙午山東鄉試

五經見其理春秋見其事所從來久遠自秦滅學而事與時俱往矣今三傳其何稽焉顧其同異詎外時或有之可盡信與漢儒各守師說是非紛起治左氏則拙公穀治公穀亦拙左氏其差等安在何無定評也至宋胡安國之傳出而國家諸以列學宮式多士場其事考諸三傳其要領家諸以家今七家具在可悉數與自漢以降治春秋者無慮百十人最外則莫若薛季宣王介甫李富綱諸侯無史疑失之疎而介甫又極力排之不置說者謂其有思而然抑何僻也我高皇帝表章六經于易總詩書蔑不窺矣蔑不體矣頃又命侍臣以春秋進講蓋孜孜與學其盛心也抑鑒于古不若鑒于今春秋古也事則人也試取其事而比之今日之治其果盡合與抑亦有所離耶諸生必能深究其指試為我揚乾之有可佐聖明萬一者其以諱

策術

卷三十三

春秋

百五十五

夫五經空言也言以詮理而轉托于疏則愈遠春秋實事也事以寓法而參稽于傳則有徵故五經有疏其諸繪事乎猶五采之設也五采所以和素而素乃以掩故疏可廢也春秋有傳其諸儀象乎猶璣衡之遺也璣衡不可盡天而天因以測故傳不可廢也何也言垂于文可以目而代耳也行遠于古不可以意而代目也吾意之而當然而實不附也吾意之而不必然而神愈眩也非直意其事且并其法而意之意其褒而善未附則華袞弗章也意其貶而失未徵則膏鉞非質也故凡不信傳而議經者皆鑿空之論也昔周道陵夷九有存于號

祭八表淪于戎狄詩書禮樂亡而仲尼懼春秋作焉記

所謂屬辭比事以著教也蓋統二儀贊人道撥亂世以反正斯已矣今讀其文安所得事與辭而連類者直曰一字褒貶已耳聖人豈好為隱夫亦以周禮猶存寶書具在後世自有取以證吾言乎不虞厄于一炬也幸公穀謹守其師說而左氏獨出于張倉左氏者辭與事之總括也時以發經而不為經役公穀者辭與事之測義也終其書服役于經而亦時與經合執事曰同異訛舛蓋或有之夫數一二至易也司馬遷曰春秋文成數萬而張晏曰止萬八千字易者尚爾況以三家之笏搜冥

策術

卷三十三

春秋

百五十六

別顧獨無少刺諺耶大氏左氏世為楚史躬覽載籍其有所訛皆從文起公穀則漢經生傳之口授其有所訛皆從音起左氏曰君氏公穀曰尹氏左氏曰桓毋穀梁曰隱妻此類以文訛者也左氏曰厥慙公穀曰屈銀左氏曰築郿公穀曰築微此類以音訛者也善乎范武子之說也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三傳殊說曷不疏其舛而擇其當焉得以是紕傳也既無俱當固應俱失曷不據其事以求其通焉得以是紕傳也聞之丘明親見孔子公穀受業于夏之門人去古未遠論著頗近雖時有錯迕要無傷其大都故以三傳證

經辟之發覆以驗射也胡可軒輊焉漢初唯公穀盛行而左氏獨絀至劉歆譎言之其後左氏得立學官於是左傳遂自孤行幾不有公穀矣要皆各守其師說以相絀廢非通方之論也至宋胡氏傳出宋儒隆而尸之國家用以頒學宮式多士焉而三傳亦若少絀然胡氏意主納約故時有蔓言亦容有鑒思乃其大指實禘三傳而祖七家七家以孟氏爲嫡其所指無論已漆園洸漾其言多放然云春秋道名分不可易也仲舒繁露其說似拘然云春秋禮儀之大宗不可廢也仲淹擬經其統似儻然云王道輕重之權衡不可貶也邵堯夫謂春

策衡

卷二十二

百廿

秋孔氏之刑書功過不相掩程正叔謂五經有春秋猶法律有斷例張橫渠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斯皆深於談經者已夫孟與莊醇疵不同考其時可無事傳也仲舒師公羊而用讖者仲淹竝經傳而用舉者宋儒則皆鼎秦漢而劑離焉向微三傳雖有七家正如暗中摸物可得大小固不可得黑白矣後以春秋名家者不可勝紀最舛則莫若薛季宣王介甫季宣謂諸侯無史豈以太史屬于春官列國無專職耶獨不曰董狐秉筆以誅盾南史載簡以討杼乎夫不深考傳而輕議經者季宣之疎也王介甫則以爲斷爛朝報夫春秋綱也三傳

策衡

卷二十二

百廿八

目也綱舉目張何云斷爛闢之周茂振曰介甫嘗欲料春秋以行世及見孫莘老經社而忌之遂詆排焉夫離傳而訾經又以奪其私者介甫之僻也高皇帝表章六經于春秋蓋拳拳焉列聖繼統不忘續述皇上又嗣服而光大之既占易風詩習禮蹈書靡不粹矣頃又命侍臣以春秋進講甚懋心也執事曰其有離合焉請先言其合布袍步禱務農憫雨之心也捐金賑貸書室寬征之槩也更化宣諭殺函誓士之風也操太阿于掌握而六卿贅旒之患息莫主器于少陽而二耦偏衣之釁消是善學春秋者莫若皇上廼猶認認焉憂其離毋乃過乎愚以皇上之所明習者四經也其所未竟業者春秋也默與合者經以契經也偶與離者經各爲經也請錯舉五經之文叅之春秋之實以効規焉易曰自強不息書曰所其無逸言人主當法天爲兢兢也今朝會傳于臚句講讀寄于赫蹏下之補牘幾于沃石上之批荅等于捕風無寧挫萬幾而弛者不張主德豈有闕乎則無事必書時月之義可繹也詩云昭事上帝禮曰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今薦信憑于築驚執璫夷于奉璋二至四孟徒肇其文三重十倫未進其志無論分相越而漆漆濟濟者寧有

所恍惚乎則四不視朔之文可鑒也伯益之陳謨也曰任賢勿貳蓋天工人代惟和乃集也今大寮困于越俎小吏歎于積薪槐棘之暑半懸糾繩之官幾廢將何以激士氣而責官守乎此其說在燕伯之忽陪貳也盤庚之綏衆也曰朕不肩好貨蓋王志清明大命乃建也今山澤雖已封錮津梁猶未盡弛販夫筭而攫者有喙異物貴而至者無脛將何以昭儉德而警官邪乎此其說在晉平之釋意如也今者風也故大人不倡游言令出所以惟行也今大號已渙商兌未寧曰蠲恤矣尋以反汗格曰疏滯矣尋以推請寢上多謾則下莫任彼于蒲

過三日迺負重于河操杵于城斷雲根以出岫而挽曳望途斷岑巖以邇流而邪計徹野民勞矣其將生心向者工築所以必書也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迺經費費煩耗蠹無極司農不給貸之罔牧而罔牧復然開中不足繼之鬻爵而鬻爵復然時詘矣其何以濟向者大無所以貽譏也太白時見異火頻流今壇壝又以雷電告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且不聞子產修德禪龜之多言罔中乎擺腰窺誘五路跳梁今虜酋又故愆其貢期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且不聞齊桓寵樂狄人介馬而寇衛乎夫治古學貴文章者儒史之務也鑒古訓飾治平者帝王之要也皇上誠能以五經之文徵之春秋而又以春秋之法參之紀事則得其神而糟粕可棄六經固與治同三傳亦與經一同異訛舛又何問乎抑愚猶有說焉孔子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賊懼懼以終始非春秋之要指歟讀是經者作而有懼心焉則必不敢以燕處廢朝常以代攝忌盼饗謂曠官爲無害總貨爲無傷言可復也今可信也謀可密而事幾可定役可簡而民勞可息也外內治而人不愛力地不愛財天且永錫之福矣今三氏操觚七家授簡又何以加焉

理學 第三問

萬曆丙午山東鄉試

問孔子有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學何事矩何物也予貢聖門高弟自謂性與天道不待而問蓋限之也顏淵德行稱者其于高堅前後從之未由蓋難之也天下學士大夫其溺於佛老者論即周為理學之說不曰當體直証則曰合下即是自信透悟性天立超聖位矣是子貢所不問顏淵所未至皆不待發之靈府而收其故物也宜聖人之肩踵於世而卒不見焉或明於聖人之道而昧於作聖之本與孔門宗旨莫切求仁而克己復禮至為清遠聖人之道發育峻極而三千三百乃其實功今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不幾於棄禮與人惟一心耳心統性情者也亦有矩何以治情何以復性不有禮何以言矩儻所謂執禮者即學為聖人者與夫曰從心曰從容聖人中道之極曰終然曰放曠小人無忌之尤至以猖狂自肆謂引後生食色嗜好皆云本性名為率性實以亂性名為忌情實以任情無周身之防而希起諸之路得無規方為圓明特聖人之矩乎千古學

黃衍

卷二二二

百廿一

脈于是乎在其審對焉

夫道有萬變而不可窮者衆人所蹈而出也聖人不能違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聖人所則而由也衆人不能守也何謂萬成乎性發乎情極天下之至變者也衆人與聖人同也何謂一範乎情止乎性極天下之至定者也聖人亦與衆人同也天下同性而不同率同情而不同駁而聖人之矩于是乎出焉禮也者所以矩也所以制其原節其流遏其泛濫燎原之勢而納于繩直準平之中者也故曰矩矩所以為方者也遵矩而情忘矣情忘而情一性矣性其情而聖人之學畢矣或者不講於

矩而欲以頓悟超聖人之域是適吳越而遵北首也不

知其愈遠也蓋嘗思之孔子之聖非天縱與志學以來豈不能直領玄虛洞超諸有如今儒所云哉而時有漸次得有階級知命耳順乃在五六十之後今人視之則已晚矣然猶止於信其知之所到耳未敢從其心之所欲與其欲之所至也至於七十然後順矩則矩誠何物哉性與天道吾不知其何如也今之言者曰合下即是矣然子貢聖門高弟也而曰不可聞非聖人私之也不可得而言也不可言故不可聞今皆其自解者耶是不種而穫也吾不信也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吾不知其

策衍

卷二二二

百廿二

何指也今之言者曰當體直証矣然顏淵服膺約禮之後亦曰如立曰未由聖人蓋嘗誘之矣不可得而從也不可得故不可至今皆其自超者耶是不行而疾也吾不信也夫童而習之白首而後能斯亦勤矣而今既視之為迂途終日耳且目之終身而無當於聞見斯亦難矣而今且探之於固有以為所本無耶斯于同不斯于至吾方不能有加於愚夫愚婦之上而況於聖賢以為所本有耶斯於至不斯于同吾亦安能驟拔於匹夫匹婦之間而又況於聖賢故夫自恃其悟入以為實詣者是以前途之人自多者也焉可誣也自信其証據以為地

位者是以途之人自限者也烏可已也是故聖人爲學不發覆於冲穆不馳驟於無何有之鄉而惟履繩蹈準以收歛其視聽檢束其趨踰聖人爲教不開竇於靈府不宣洩於不可知之場而惟周旋揖遜以煩縟其文章消耗其淫厲豈誠好勞惡逸迂行而晚至哉聖人亦有不得已焉者矣蓋人惟一心耳而性情具焉性之爲體無聲無臭湛然凝然者也性惟附情而現情惟載性而行其情之蹈矩而出也不加清也情之踰矩而縱也不加濁也有時乎存之養之如日之麗乎天而益燭以爲照也有時乎暴之厲之如水之行乎地而激搏之必東

策術

卷二十二

理學三

百廿三

也夫亦何能施其力而又安所事吾力哉至於情竇之變則不可窮矣喜怒哀樂一耳其綽約變幻倏仰而撫四海者游情也游情之所逐且爲僨爲驕爲飛爲越其貪戀執著入境而迷靈臺者習情也習情之所注且爲僻爲堅爲膠爲孽其猖狂侈肆獨逞而決繩約者恣情也恣情之所之且爲洄爲瀾爲邪爲淫其認妄作真矜高而附名理者蔽情也蔽情之所溺且爲夸爲誕爲謬爲乖是以聖人不恃其性之所本無而防其情之所本有不下其所本無者樂順適之逸而於其所本有者施銜勒之勞仁卽性也爲仁以復其性也不過曰克己復

禮而已矣視聽言動勿爲非禮而已矣蓋爲其所可爲者也非能於仁之上了一了了也道卽性也凝道以復其性也不過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已矣敦厚以崇禮而已矣蓋道其所可道者也非能於道之外一徹永徹也如是而爲禮高下有則進退有常語默有時俛仰有度固其肌膚筋骸之束而身無逸矩矣如是而復禮神守不耗邪僻不生逸欲不營愧怍不作游於蕩平正直之途而心無逸矩矣夫然後能從心夫然後能從欲夫然後能不踰夫然後能性其情夫然後爲聖人之學不然者而欲以一悟當之彼且自以爲聖矣試求其心

策術

卷二十二

理學四

百廿四

可從耶不可從耶試觀其欲踰矩耶不踰矩耶試較其矩役乎心者耶役于心者耶效南人操者溺其舟代北人御者覆其轍何言之易也吾重有怪乎世之言學者焉招引提攜傲睨嘯咏雖沂雩之適不過矣而城府機弄妬同伐異肝膽楚越談笑戈矛是荆襄之府也潔衣朴躬減事少營雖陋巷之跡不高矣而養交通市受資囊兼未有贖戒不辭暴棄是貪黷之崇也高步遠視追楊招墨雖杏壇之徑不遠矣而羅網豪侈收攬負販買山選勝漁獵高深是兼井之雄也開函布座離經問字雖尼山之蘊不秘矣而縹緲金貝羽翼宗門推排魯儒

附會竺史是倒戈之賊也呈解論義其相然可雖曾孔之唯不速矣而風影相徵酸鹹自味主賓交暗針芥未投是自欺之的也授受一堂來朋尚友雖聚樂之誼不篤矣而彼此相標長短更譽隱怪互見塗眩兢高是噉名之客也若是者雖謂之小人可也然且號于人曰道在飲食其知味者性也則極意沈湎放情鋪啜推而附諸蔬水之樂矣道在男女其居室者性也則剖破嫌疑毀裂防檢推而合於天地之察矣道在目前其日用者性也則計度錙銖翻覆伎倆推而同於知覺之良矣道無窒礙其自得者性也則放誕恢諧傲惰簡曠推而極

策衡

卷二十二

理學五

百廿五

於鳶魚之妙矣名為率性實以亂性名為忘情實以任情蓋執事所謂規方而為圓者也妄意於從容而失其道希踪於從心而遺其矩者也以小人無忌憚之尤而託於聖人中道之極不亦遠哉夫昔之學者貴在有主有主故常曰主靜曰主敬其不踰可知而從欲稍隘是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也今之學者患在無主無主故亂曰不縛曰不著其從欲可知而較矩其違是以柳下惠之可自飾其不可者也有與唱之有與和之一時趨之後世述之遂使天下皆救溺而入水抱火而厝薪豈不悲夫夫惟聖人能為可惟賢人能為不可惟

至聖能無可無不可惟學者于不可固無所可于可當有所不可而要之皆從矩始皆從執禮始誠請得而學之斯能以一定制萬變而幾於聖人之道矣

策衡

卷二十二

理學六

百廿六

治河第五問

萬曆丙午山東鄉試

問河之爲患自古有之則治河之策自古難之矣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今可數而採擇救過而安功明德遠矣然商承夏而遷徙無常周承殷而安流不害豈商獨非與春秋載記雖不可考僅周亦宣塞之事唐幾廢矣何宋法更備委之天時貴之地利然與否與夫河患之重輕皆于人謀之工拙人謀之工拙微于河勢之成敗頗有人得其策而河不遷徙河失其防而人誤得者乎元之用河爲清正與今同今之治河亦陵更與昔異則昔與陵孰爲急乎議者欲開膠萊用滄瀋通鄭衛以廢漕而并棄河或分河而並保陵則三百年勞費不盡化爲烏有乎而亦安在其必可成耶夫當事者業已塞太行之堤掘朱莊之口矣顧誠何議然平清之問答聲已極則分費之策不可不講也河淮之問民力已竭則上費之多不可不省也臨河縣縣各有分地則責成之法不可不一也諸人言異同各有與主則議論之口不可不一也諸

文行

生試熱處之以舒目前之急

卷二二二

百廿七

黃河爲患所從來矣非河之患也治河者強河以從人之爲患也又非治河之患也相度者謀遠度者議操百聞以撓一見之爲患也又非議河之患也聽塗而畫至奪本謀見別而言至虧成効驅實用以徇空談之爲患也夫治則擾議則亂議與治相乘則益講張而鮮効河患正坐此矣載籍而上不可睹睹其較著者河與天下相終始其勞費亦與天下相終始有人事卽不無工拙有工拙卽不無成敗今觀其成敗之形以察其工拙之術而後施吾人事焉可乎蓋嘗精思而得其故焉鯨取

息壤以堙洪水則今法是矣績用弗成而禹別九河以疏之殷始都亳去河稍遠隨徙囂徙相遷耿遷邢皆罹厥患至復歸于亳以避之周之決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曰無曲防乎周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爲備以防之漢武瓠子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爲法不同要歸于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法無聞焉尋置河口轉塲蓋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光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防文彥博亦思憑河以爲阻故與之角而爭之至元則引河爲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懋矣廼殷獨憊於周者非偶致也九年

策術

卷二二二

百廿八

無策矣而況于用乎況于用之外又有可慮者乎今之
漕略與元同而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
患而不察堯舜以求相沿之法收勝國以後挽漕之便
而不鑒勝國以前瓦解之憂謀事者得無疎耶說者曰
河害漕也夫借河為漕斯漕承河患耳黃陵岡既築則
張秋以北無河矣加河既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輻
百萬皆浮汶泗安所藉而承其敝此可無議也又曰河
妨 陵也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碭泗
蓋必有石脉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即有衝決如汗液
之布於膚外而況水之所聚即氣之所鍾又形家秘說

策術

卷二二二

治河三

百廿

也 祖龍鬱盤雄視淮泗何至如過慮哉此可無議也
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穀無算漕可省河可治矣夫
田而穀則可因之廢漕則不可東南灌輸非止足用亦
平物力今一旦廢之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
益賤而田又不可得也是閭閻本業也向者開荒至借
市於民以充穀而別輸其賦一歲再歲客去賦亡田歸
民矣且田有局商民須召募此又可無議也又曰海運
之難難於白蓬頭耳今開膠萊河可損前患矣此欲棄
漕并棄河也然漕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
治河亦如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脉犯

沙石潮汐蝕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況合二百年之
人謀盡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此又無
可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衛鄭通而
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復用河耳一引於濟張
秋漲矣一引於徐茶城渴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
通衛何必不濟迂道千里交承其害謝徑直之安流而
就岐回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
議也夫前之說二為漕也為 陵也固為河也時以為
害而愚以為不害何也若舟已移而刻之不止也後之
說三皆為漕也亦為河也為 陵也時以為利而愚以

策術

卷二二二

治河四

百四

為不利何也若病少瘳而藥之不置也雖然謂漕不因
河可也求河不侵漕得乎謂河不妨 陵可也求人
藉口得乎故其來也必務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
防之以遏其衝其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防
也必復分之以消浸淫之漸河藏於不竭之淵人疲於
奔命之府于是而財力殫矣于是而官守弛矣于是而
議論滋矣然則當事者何可安朱旺之流遵覆車之轍
而不為變通計哉敢因明問所及而陳之一曰議分黃
謂分得其術然後防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
青徐兗冀寥闊千里震蕩衝突惟力所射僅而容之今

蒙埭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璧以北三百里而近不勝決也不勝塞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歸出兼原滿目雕鏤半無完土即欲分疏正如甕中畫水耳黃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者獨不可引黃北流使分南方之半蘇久魚之民乎衛水自臨清而上土脉堅厚地形駛疾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日省工費謂疲民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挑塞以來歲無寧日朱旺口之役用夫二十萬其檄下郡縣者也持襍裹糧肩金荷鍤亦將稱是淮徐豐單草木盡埽焦蘇斷絕

策術

卷二十二

百四

烟火僅屬乾糗生春寒泉泥淖踐霜枕塊冒雪衝星言之可爲酸鼻焉得不斃費緡八十萬其可聞司農者也官吏之費道路之費畚鍤之費椿埽之費糴車之費亦將倍是三方之民至空鷄犬廢嫁娶鬻子女以佐縣官之不逮焉得不貧河之所及既以河啗之河之所不及又以治河啗之變窮宅爲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爲隄防者十之八養由基雖善射乎亦務息哉竊恐其易潰決爲土崩也苟無大害曷緩之而俟其定也蓋財力在天地間止有此數寬一分則受賜一分可以萬全籌也一日重實戍謂固防在人不如人自爲防也向者河上

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困豈專其責者益其事哉蓋分則各守其土而人無僥倖之心合則獨擅其成而計伸必然之畫分則無巧避無遙役無殊名無橫斂視爲職業之當然合則任益專責益重轄益遠事益煩難塞一時之厚望凡濱河而邑者能高其選乎令異日皆可總河焉而屬以數十里之地第責其防護而已分水之後堤壩完固加以精勤不爲掣制其何難焉蓋人才各有所長可以驅策使也不必違衆而任獨也一日省議論謂空言無當不若攝歸實用也天下無不敝之事聖智無千年之算神禹智矣而不保商殷之決堯舜聖

策術

卷二十二

百四

矣而不參荒廢之謀其初事也既以無成疑之其中事也又以他術撓之其畢也又以無功議之其後事也又以小釁罪之夫大成而小敗寬之可也甲得而乙失準之可也先利而後害修緝之可也彼皆所謂智計士也合千萬人之謀歲月之積而欲以一言斷之立談之間使其中道而移故慮誠不知其解也蓋人才不甚相遠難以成敗論也不必是已而非人也夫分黃之議法乎疏上也工費之省法乎委中也責成之重法乎防下也上之不敢用中之不肯用下固用之可以濟中之不逮而不能盡其用至議論滋熾則爲道傍之舍而無一

可用者矣斯又古今之通患也執事其審聽焉

策衡

卷二二 治河七

百四三

經術

第三周

萬曆丙午陝西鄉試

問窮經之士童而習之白紛如也士自束髮習帖傳即首事大學經傳長占一經而好已事者多歸春秋家茲兩經皆出聖人手將使襲魯史之舊文而為整序黨序所誦法與抑別有所以救世經世者與春秋主事大學主理虛實常變安所通與治麟經諸節夾無論至今布字內者三家誰為素臣大學古今流傳人間者三數本豈無可據以為定論者與將窮經者觀于意言之爰有超出於筌蹄章句外者與宋胡安國真德秀明丘濬所為新傳衍義補義果有益兩經與抑支離漫漶而莫可極也彼兩經所顯王者安在所一貫者安在三儒所發明者安在通者主上表章春秋嘉實補義清燕之暇時時繙閱此兩書者不可謂不遇矣執事者欲效納約之義兩書大指何者為先試相與商榷以觀經術經世之畧

春秋救世之經也辭微而志顯道平而法嚴治之者不

策衡

卷二二

經術一

百四十四

言而信不怒而威大學經世之書也思情而備豫防密而蓄深治之者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蓋先王八法八則燦然具矣王風衰於黍離而王政散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振之先王六德六藝殫然當矣成均鞠為茂草而王教替不得已而作大學以維之春秋主於紀故而好惡本情誅賞本事褒貶本理是舉大學所眉列者而見之實際也大學主於論道而弗參權謀弗溷名法弗徼功利是舉春秋所臚傳者而示以本始也字內有春秋而後惛淫匪彝之徒有所鑒而不敢肆彰善癉惡之旌別無異懸於日星斯世有大學而後聰敏英偉之儔有所

循而不能舍關雎麟趾之德意庶幾存乎千百一取其
變一履其常一醒其迷一牖其性兩相峙如左右手矣
自漢以來春秋數家終裂為三大學一篇更析為四見
有傳丘明者矣見有傳公羊者矣見有傳穀梁者矣是
非抵牾幾同鑠塵鄭康成自為本虞松石經自為本伊
洛自為本紫陽叅同自為本先後錯簡更如聚訟夫情
事兩不附合而謬為比敕辟猶司李者任周內之智使
甲乙無主名民不重足於畫地乎篇章渺無定衡而強
為分疏辟猶寫照者遺類後之毛使神氣無栖薄見似
何由瞿瞿乎於是三體五例以意而起三科九旨以揣

策衡

卷二十二

百四十五

而創三綱領八條目以分而不相入其過也雲臺校同
異於蕭傳東京定章句於鍾興紹熙求放心於盤銘天
聖錫瓊林以御筆其不遇也廣川溺閉縱於繁露苗川
竊決事以深文斷爛朝報熙寧講絀於經筵誠意正心
慶元禍深於黨錮蓋未可以更僕數矣嗣是胡安國新
傳成而諸家廢膏肓可起墨守可攻朱真德秀衍其義
於前丘濬補其義於後而大指悉經得其門傳入其室
信經學之寶淵藝林之赤幟哉蓋誰毀誰譽聖人自信
而善鄉人好之不善鄉人惡之則折衷意也正其作春
秋時也好古敏求聖人自道而知及之又仁守之莊蒞

之又禮動之則勘定意也正其傳大學時也文已在茲
見諸行事此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而曾氏之傳獨得
其宗者乎伏睹 太祖高皇帝經營草昧之初即命儒
臣編纂春秋始末 嘗諭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
有益於治道者多每披閱便有做省真有國之龜鑑也
成祖文皇帝覽解縉正心講義論之曰人心誠不可
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溺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
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純是天理 宣宗章皇
帝因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
備見此書 列聖相承心同道一頃者 上諭閣臣特

策衡

卷二十二

百四十六

開 經筵以春秋進講又 特宣手諭親覽大學衍義
補有當于心俾製序文表章之頒海內焉洋洋 聖謨
光顯 宗祏即古聖王緝熙光明終始典學如是止爾
愚生躬逢 盛際敢無片言以揚屬萬一竊伏聞之道
心秉氣機之中入心藏道心之中其出而能入者復機
也其入而更出者放機也當其復也藏放之倪放者可
復也而不可持也當其放也舍復之根復者可放也而
更可收也竊謂 聖學之視韋布不惟精粗異局抑且
脈路異調不惟廣狹別効抑且淹速別功即撫茲兩經
可筌蹄魚兔索乎可塾師結僮屹屹窮歲乎可暫棄乎

可枯竹蠹蝕視之他索倣畸乎可三人行不必師乎可鑒其名罔既其實乎 聖人窮經不啻以聖證聖以經質經觸念以發動之豈無觸而或替緣事而諮諏之豈無事而或憊因病而檢藥餌藥餌非無病之可忘聞言而切歲規箴規非無言之可息舉二百四十年行事皆如操牛耳以持平一經諸傳之指歸恍明申重之而見諸行事也蓋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大學之教主於明德其極至於格天新命作民父母而曾不能出其明德本體之外故平天下者總而歸之曰明明德于天下概可知也間嘗合兩經而統觀之凡春秋所紀載大

策衡

卷二十二

經術四

百四十七

抵皆破庸反常苟且微倖之事蓋帝王典則既盡蕩然五伯三桓互為起伏儻可以自全不論其大儻可以自利不計其他儻可以娛目前不顧其後華言亮語假公濟私至於繻葛而敵君臣會糕而敵夫婦臯落而敵父子菟丘而敵兄弟天下大勢岌岌然若居漏舟之中宿潰隄之上而不可救其原皆以明德易流失而自新者未至也惟明德易流失而自新之功未至于內而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失其衡外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爽其則近而視聽見聞望其用遠而慶賞刑威系其兩天下紛紛何由平平春秋之義求端於天求備於君

大學之道求本于身求公于矩故求金求車之使出于周而郤之鼎納于廟矣田賦丘甲之令頒于國而寶玉大弓竊于盜矣利之源不擴而大奸利之害不浚而深彼織蒲者比于不仁拔葵者謂之知義匹夫以懷璧為罪官邪以寵賂日章宣子以求環微二罪子罕以辭玉為不貪知義利之辨寧直孟獻子哉蓋明德者涵于心而最清麗于性而最定本于命而最一世間之最溷淆最錯雜者莫如利故絀其利而德明矣明其德而天下平矣漢儒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大傳終篇諄諄以生財散財為說彼誠鏡於理道之

策衡

卷二十二

經術五

百四十八

原非徒為是曉曉也 王上表章兩經乃罷礦分稅之詔次第而出 上之澹於利而深於經潛于經而遠于利愈可知已土壤細流請緣兩經而盡周禮學記之義

徹牆屋毀墳墓無罪而死刑者至無筭也邇者震鄰
骨悲號痛心其自分權亦死不權亦死耳疾視其稅使
亦疾視其有司耳亂之弭也何日之與有幸而聖母
躋六旬初度皇孫見四葉重光恩詔寵頒草木見
德吾意死者恨無可招之鬼稿者喜有再蘇之慶父老
扶杖莫不悲歌感嘆追離亂而慶太平詎意當九死一
生之日百迷一悟之時如綫之脉幾不容髮而奄奄餘
息執紼子遺猶然餌虎口也試觀恩詔所頒特云供
有司耳不聞撤稅也特云撤參隨耳不聞撤稅使也纔
欲奪而復不勝其予之心固其予而猶若悔其奪之過

策衡

卷三十一

百五

豈意自開採以來之民不知幾死而幾滅尚猶有半菽
之供否也自開採以來引領之民不知幾望而幾絕然
猶有叩關之力否也且以今之稅使昔曾寵以無上之
權而一旦令其奉命惟謹俛首於有司能乎否乎昔
曾侈以南金和寶水統霧縠而今令其朴野昔曾靡以
珍膳瓊羞嬌媛侍兒而今令其乏使寒儉昔曾舉動迴
山海得吸變霜露而今令其束手坐食能乎否乎稅使
服食既好威權一切不能使其不如昔也而欲其相忘
於小民相忘於有司理所無也故今之議稅予以爲民
當其窮而愈不能供也猶同目擊其窮而愈不能督也

其迹不無似悍而又值稅使之窮於權則必憤而逞於
一擊彼固曰予天子貴臣今偶值法令調停耳聖
心再轉禍福俱未可知若令若民安得逞志於我我實
痛心疾首旋以上聞以重懲爾若令若民也庸詎知
窮極必變實亂是用長者乎故稅歸有司今以爲便予
以爲未便也今日參隨撤矣夫內瑞外姦相依爲命卽
姦畏法而去瑞瑞不能失手而含姦而一少年見已
剪其爪牙禁其吞噬而一息得逞則怨毒愈深小民有
齋粉耳今爲參隨已撤予以爲未撤也越石父之請絕
於晏子也不以解厄爲德而乃以不如在累繼之中蓋

策衡

卷三十二

百五

一當感悟之後則慕德者愈深今朝廷感悟已切而
湛恩未敷執紼小民無乃以脫驂視乎然不可謂無
絕之心矣且以半屬工曹夫工曹之感悟寧自後于
皇上乎寧以置國無寧以殃民寧以拂君之欲獲罪於
今勿寧以從君之欲獲罪於後固知其不得已也若半
輸之朝廷則朝廷之於民亦已甚矣亦知而感悟
之矣馬不可極民不可劇極矣而又捶之劇矣而又苦
之幾何不躡且敗也固知其非皇上之心也皇上
之心則以始而嘗之利多而害少無妨耳既而習之則
已試之利再試之利無不可耳終而係戀之則利不可

絕害不宜料可常得其當以報我耳利之幸進則曰予一人福蔭可憑海內尚不乏財也害之已至則曰予一人寵靈足恃人心帖然如昨也滇之火秦之亂業往事耳山海嶺表津水景德之毒亦未甚耳天壇火武庫災明樓焚調燮自有方耳吁可殲俘可切播可燈無變不可圖耳總之則英君所爲也英則強強則斷斷則天下事皆無足爲顧莫強於蓄聚而弱於發散莫強於寵貂璫而弱於任正人莫強於執或然不必然之說而弱於持決然而無不然之理故飲酒者外有側俄之驚內懷童叟之罰猶可回也如快意於臨觴裸陳之後鮮不

策衡

卷二十二

百五十三

反裘而重裏而裏亦傷剝肉以充腹而腹亦病然則府庫之財非財也固悲風怨氣所爲蘊隆而鬱結也寶玩之森羅非寶玩也固白骨赤骼所爲橫積而雜陳也萬一不祥之金踴躍而鳴曰予固爲悲風怨氣也予固爲白骨赤骼也此固神巫之所不能禱而狙獪之所不能用也予固曰虛利也徽號兩加悉傾老庫之藏邊餉屢竭難求內帑之銖竭太倉而貫琱寺卒之琱寺愈竭而太倉無抵還之期指買辦爲金花卒之金花愈盡而買辦終非可假之物然徒蓄累歲之怨誹消窮簷之煙火傷海內直士之心沮豪傑彙征之路以求爲一絲一

策衡

卷二十二

百五十四

之神善述之斷卽 皇上不得一一盡貽之則子若孫
又焉能一一盡襲之彼其所稱善繼述者儻不專在於
蓄聚貯藏之間則我 皇上無窮之睿筭無外之扁鵲
又不悉屬之虛而無用乎此皆英君之所爲也愚不敢
輕言禍亂以惑 主聽而精明如 皇上終料此物果
能入不復出聚不復散否乎其出之散之之時又當作
何等景象乎撤而未撤小民悉任受怨予而未予稅使
亦不任受德使與民悉貳於上而不逞之徒從中而撻
之赫內使以自衛之名被小民以不贖之罪而權盡鼓
弄于其手內外交構上下相蒙非千人與魴之亂乎此
真箇 卷二二 官官七 百五
所謂實害實禍也夫殘而加恤則感倍而決于骨撫而
能懷實宥畔而結其怨何去何從則不待言之旣畢而
可烈若觀火者故權酷一日未除則百姓之殘膏不能
少餘之一身稅使一隅未罷則萬民之迷惑日驚皇而
未措况今之所殘後之所不能撫今之未罷後之所不
能罷此又賴 英王裁之也昔者叢精神三日一朝而
反之竟不可得而神日枯今日之藉吾懼反之無其時
而枯之者未已也大祇英君之理常寓諸庸庸者常也
故以掃除之役還寺人之常以民生之利還天下之常
以吏治之要還司之常天下不日理者未之有聞此

中庸之不可能英君不可得而易也

黃

卷三十三 官官八

夏六

禦虜第五問

萬曆丙午陝西鄉試

同關中三面廣虜諸鎮孤懸所謂戰守之計安重往者入犯不已然而予欲款塞匪久旋而竊掠何也將款與掠在彼不在我與南倭風帆上下一敗不來東虜突騎憑陵數部俱服宜大富順義之衝一守貢便三十年不變何獨西邊異也抑西虜種類繁多未易控御與南倭異者尚諒於要領與二百年來取虜之術非一亦有可行於今者否與松山新編足以堅吾輔車斷彼肩臂然洮河一帶與日者敗紐實多今亦有可慮者否與訖事者入關門俗謂以西有不苦虜而徒驚驚賊者何也姑無論諸生為桑梓謀如計其家事則夙昔安懷之略洗手者固願聞之

夫驚匪可執也而獵者能韝之狙匪可測也而狎者能舞之虎匪可守也而擲者能馴之蓋有所嗜必不能自忍其所嗜有所求必戀戀依之以微中其歡有所困苦

策衡

卷二十二

禦虜

百五

窘迫制其死命必且柔者解人意而甘為役強者亦勉自抑于旦夕跳擲踟躕之間變幻而局于形飛揚而掣于力哮闕而格于勢矯捷而短于籌誠握其韝之舞之馴之之機故雲蜺可下狐兔可擊沐猴冠而擬真烈獸桺而罔出舉世間難御之物情總坐制耳而又何疑于諸夷請因明問而更僕數之竊嘗聞戎狄之性鼠黠狼貪不別生死喜則人行怒則獲搏其稟受也戎狄之黨蜂屯蟻聚不諳攻圍利則脂膩舐則水解其積素也戎狄之俗賤老貴壯不辨親疎強則相君弱則相役其尋常也吾目彼為劇寇彼憎我為主入吾倚彼為外藩彼

策衡

卷二十二

禦虜

百六

望我為食邑吾避彼為禍敵彼就我為利藪吾怒彼為梟盧彼耽我為孤注語曰鼠忌壁壁不忌鼠狡虜垂涎水草能一日忘南牧哉顧我之利在疆域不宜與異類瓜分之彼之利在玉帛不宜以膏血瓦擲之予之以利而惟不饜其利則獲者望蜀未獲者瘠越嘗之以利而不悉予之以利則獲者厭心未獲者熱中明耀之以可利而更陰示之以必不可要挾之利則獲者方冀可保未獲者又慮不常總之我握其機而彼揣之則多筭勝彼握其機而我聽之則少筭不勝此其概也第環九邊皆虜穴而關中當其三面環全陝皆王庭而諸鎮處其斗辟此其故難言之矣秦却西戎東面而制中夏漢細柳唐渭橋瞿瞿戒嚴今渾中張掖半與虜共酒泉燉煌竟為異域河山宛延鬱盤在在中虜脅肋肩臂內繫腹心一舉自火飾度河而襖兒都司熾再舉于亦不刺居西海而小王子之遺種蕃三爨於俺荅哈迎佛槍番而留牧者眾于是下失免著力免竿生火永諸會廬帳星列羊牛谷量或稱套虜或稱松虜或稱海虜或稱流虜遂至于火真揣庫兒輩搶掠莽捫首尾為患而前日之責市付于隴頭之水茲諸虜者或比之南倭而非也南倭巨艦衝波風汛是瞻東西莫王故易應也或比之東

虜而非也東虜室廬耕芟與內郡同安重難遷故易與也或比之北虜而又非也北虜蹄林會盟行于一部臂指相聯故易統也廼今諸虜情形迥與諸邊不相似互稱雄長別肆抄掠一姓之中部殊落異不聽堯樞一境之外此順彼橫貢犯迭施一虜之衆納款于東竊犯于西甚且於此鎮領賞卽於此鎮挾賞于此口入貢卽于此口入犯蓋漂忽如風雨變幻如鬼蜮豈可以泄泄了事苟且完局哉竊意保番是矣前之哈密瀕之木邦奪而不還援而終失此詎令諸會婁倖耶搗巢是矣賀蘭奇功威寧遠捷京觀未核無辜駢首此詎令諸將婁倖策術

款使入無所掠出無所搗坐無所受彼何恃而不款故策士所慮者諸虜之分布而審勢者必曰正惟其分也迺吾利也策士所幸者諸鎮之分守而量敵者且曰正惟其分也迺吾害也夫虜分則其情不洽情不洽而猜疑之衆不能左右矣虜分則其力不全力不全而單弱之師不能深入久駐矣虜分則內犯不能無外顧外顧而跋扈之毒愈以憂危而鼠首矣虜分則外叛不能無中疑中疑而跳梁之雄氣以岐慮而狐惑矣況我有所拒有所不拒有所追有所不追力倍而功逸時暇而智豫豈與夫東西馳逐罷於奔命者同日語哉獨計諸邊垣犬牙相制烽燧相望而諸守將畏縮情深媚嫉念重信地之罰藉口秦越之視疚心至有袖手旁觀案兵自衛塗抹耳目而莫敢出一騎遣一卒爲援者夫大將號正兵建旗鼓麾幢以出其次奇兵其次游兵其次援兵率有捍蔽拯護之任手足同室之情奈何而冷眼至此此亦禦虜者莫大之患也故策西邊者於諸虜當別其順逆順者卵翼之逆者閉絕之離其黨與披其腹心非怒室而色市豈譚虎而悸心乎于諸將當明其犄角犄者策應而非以分功角者攻瑕而非以開罅師和必克衆心咸城縱不能睹隻輪之不返寧不使望旌幟以宵

遜乎故一或入犯當其鋒者磨厲以須震于鄰者脂秣
以起逼其巢者擣虛以出而復走一二譯使用間用奇
宣以悖逆之狀風以連合之害啖以不時之需虜且進
退計窮腹背受敵前利何償後禍伊始其不嘔心殫耳
望邊垣而心折者幾希辟猶絛錠在手而青散素羽聽
其飛翔暮四朝三而抱梁登楹視其金華不與以生物
不與以全物而耽耽之視俛首搖尾吾握其機而彼聽
之也順義一封三十年而陝西諸鎮更無終歲之計裴
度所謂處置得宜者不獨為諸藩鎮言矣抑生猶有隱
憂焉聞以西故所歌小戎無衣地也幅幘寥廓習俗曠
策術 卷二十一 賈六一

時務

第五回

萬曆丙午廣東鄉試

問天下大患不過數端大都嗟吁而無定局爾粵東
誠苦山海區區而無定局爾粵東誠苦山海區區而無定局爾粵東
事不有賴于此乎始議廣款時謂外藩內修或
守今何如矣五路提議之記去來舊山房且扶印
要我尚可堅特款歟九邊諸司農至綴續陳借
第餉果盡卒備抑別有漏卮否何道稍核使裕不
懸磨卒獲宿飽歟 國家河費業經竭社近近
金錢不貲治米旺口役方變而憂現者猶見何何
也欲使河南運 陵比運運非中何全河安能
善後宗支登籍至十餘萬近粵鄂汴楚間所在在
運與犯而真之李也母亦先為之地議者謂宜導
本業設宗學宗正課察諸條顧與緊安在天下大
矣豈盡無李馬門趨壯侯虞學士郭太史賈太傅
其人哉抑雖有之不能用也夫數患既棘權稅復
橫蘇氏所謂召內禍而待外變似非杞憂諸士儻
有四方之志乎其為我言所以思患豫防者
今天下之大利大害譚何容易哉無端而陳苴和見謂

策術

卷二十一

賈六一

蚤計難也有倪而指情形見謂摩切難也中外方襲太
養安而為憂繫卵警儻日見謂越局難也雖然言者毋
諱為難聽者當無徂為易以為難易者至矣以為易難
者至矣圖難而使發難之言不驗操局勝矣徂為易使
人驗其言而我受其禍全局俱敗矣愚生雖藿食者固
亦嘗撫心時事敢先言粵而後以數大患曼談於前夫
粵東亦嶺表一都會也自羅旁役後生息稍舒如猺如
獞亦人耳無庸三疊三沐其膏血以侈京觀所患無賴
惡少采珠鬻海椎埋作姦公然儻白刃于交衢此其為
潢池不難嚴連坐而陰散黨與則虞朝歌之任也始市

船之設爲佐軍需計久乃滋它族倡處也番屬何厭之
有德則吾商不德則室中之虺蛇中猾旣奇居而寢處
之大猶復闢出姦物與遠夷爲餌此輩寧無肺腸萬一
有傑者鼓而譁焉其爲呂嘉儂智高不難申市法而重
關出入之禁則皇甫車騎之任也夫此兩端聊爲粵圍
計可耳 國家定鼎神京管天驕而賓日出猶之 元
首九邊肩脊邊餉榮衛漕河咽喉宗藩則肢體之分也
虜自款貢來所恃惟一虜婦已足羞跡韋之君子近彼
婦偕虜臨邊未幾而五路突訐我擺腰入伺我屢倍印
挾我虜來若風掃去由興關我奉之如養驕尾之而拾

策衡

卷二十二 時務二

百六

其遺屢豈謂彼伎倆有盡我不見不聞無窮歟此其棘
在肩脊虜無論渝盟與否而是二百七十萬之餉固難
缺也今試閱計籍庫近空囊儲無兼歲司農綴牘而請
借士卒忍鉞以待炊肘亦露矣顧餉又未盡卒哺也稠
方輪刺旋入外啖虜內潤私持戈者飽半菽幸耳此其
棘在榮衛河之役朝夕舂搗間靡金錢八十萬工報竣
矣漢人云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顧下流
旣通非隄誰攝是瀕濁也者據議所謂南守汴隄北守
三隄任河遊衍其中似也第能保百年南不亂淮而北
不侵汶耶此其棘在咽喉宗祿告訕屢煩 廟議乃猶

泄泄何也夫以十餘萬之瓜瓞千萬石之歲祿仰給
國課愚者猶知其難也數年來躁于粵于鄂于汴而甚
于楚及今不爲融通萬一隱機吁視極而愈露弱者不
與強等憂耶此其棘在肢體夫虜驚而嚙吾邊河悍而
嚙吾漕是兩勁也我不能以全制虜而爲虜愚又不能
以預防河而爲河用是兩靡也邊有增賞而無減餉宗
有增祿而無減戶是兩盡也餉給矣士不效命而口憤
懟祿給矣宗不見德而口鬱伊是兩憊也孽方在外憂
乃在內備甯在內賊或在外茲欲振積弛之氣張不調
之絃千載此時策難再誤今大策虜者有不言精間諜

策衡

卷二十二 時務三

百六

密防禦練將卒嚴節制信賞罰者哉策餉者有不言復
離屯清軍伍慎檢裁覈冒濫者哉策漕河者有不言師
地形擇水工立準望勤挑築分水勢者哉策宗室者有
不言酌裁減興宗學重宗正開宦途導本業者哉以是
數端其虛鼓之特紙上之譚也其實責而實應之皆對
病之藥也愚謂賞罰尤宜信矣印勿吝通侯格勿斬行
卒小鹵小賞大鹵大賞如是而可得士死士知死法醜
不如死敵榮也刑僇不以近貸斧鉞不以情借掩敗者
法掩掩敗者法如是而且可與士生士惟無貴生乃能
有生也至冒濫尤宜核矣 國家割膏腴以填數豈云

得已乃營買給者遞佃漁焉虜驅羸馬累累入我不暇
聲也我稍或惡草溷則執券而詰誰寔侵潤至今爲梗
誠誅一二市冒而款費可裁也兵之組練虹繞特貌耳
退而褻褻且憐面或性狠如羊矣賈其力且不能搏奔
豚而其變爲工匠爲與隸爲遊客市兒之美者不啻半
超距何物視若浮鷗誠精心哉可不惟弱濫汰而餉亦
少省也朱旺役竣決口似可塞矣第欲使河南避 陵
北避運中又非有長江巨湖爲之滂濞彼挾萬里奔突
之濤與一帶之隄關何怪乎拜河未幾而瑕端已見告
爲宜依實待詔所云多張水門分殺水勢者于淤墊卑
復衡 卷二十二 時務四 百六十五

此譚局也譚亦何難難在當局自昔豪傑慷慨荷擔而
稱社稷衡者未發則沉慮靜酌鄭然如石已發則越常
調破拘攣千指若在目萬里若在肘足間乃今當局何
難也其爲推租糴士士願一當遂滅稽襁破東胡如李
鴈門者誰其稱可戰無踰老臣直抵金城上方略以屯
田瓦解羗虜如趙壯侯者誰其策水田如虞集開會通
遡黃河故道相視河渠數百各爲測量如郭守敬者誰
其爲痛哭陳諸侯王比之跋盞欲衆建分力如賈長沙
者誰天下大矣何才不有無亦馮郎所謂雖有不能用
歟抑或肘掣於文墨議牽於其瑟姑殺之而姑埃之歟
策衡 卷二十二 時務五 百六十六

濕地稍開支河以殺其怒仍治西北水田或于濱河郡
縣招流移開民屯以爲且耨且漑計庶漕可永賴乎故
謂分水勢尤急夫當 高皇時業不能以萬石徧給代
肅諸王而況今日近議遞減議設宗學宗正諸條似也
顧減至無可減則窮且其口之不能餉何暇雍容詩禮
則又窮是宜聽其自便並量給乏宗使相勞以襁褓相
勸以生涯其俊而誦通與秀士齒者更調爲宗正爲流
官今東治諸宗而繩以撫按之課察夫陞轉如法課程
教養如法皆 祖宗制也孰與宋組虛喫而隸之不如
乎葛藟猶庇本根宗潢反盱四壁故謂導本業尤急

且扼腕時事誰所不可浩歎者大寧何棄開平河套何
徙何沒開中屯田何阻何壞營兵稱十二萬能控茲不
戰車稱千二百輛能轂擊不種駒之制廢於儀兌一旦
問馬能數駟牝以對不問寺水衡之協借出不復入宮
費歲例之索辦人不復出卒然意外能咄咄應不數者
無一焉可謂有具不夫大宗不戢問宗伯餽不給問司農
水不靖問宏父至虜於我何親而歲稱款也鐵鏑不費
金繪日囊索挾劇于嫚罵罰服同于戲諧史車二曾南
歸猶然激之使去板升萬戶舊籍安能招之使來夫志
在子女玉帛虜而虜耳進之而若也先吉囊又進之而

若契丹女直驅其素窺內地之胡雜以訂尚能持一槩
議繫馬足耶抑又有甚此者虜既厭吾地之腴朝廷
復縱數狐鼠以吸民之髓本望撤回近益委柄疇非膏
肉任彼俎刀命且不堪急何能擇人亦有言願沛之揭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上誠愀然軫念宜盡撤稅鑄示
朝廷非有利悉括市魁所吞噬爲宗田河防資仍發
封椿數百萬募膽知飭戰守漸復驍屯用間設奇大振
虜以無籍款虜庶弭尾不敢挾印爲跳跟失今不圖款
於何有蘇氏曰戎狄不足爲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
禍內之民寔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
策衡

卷二十二

時務六

百六七

外變愚恐異日釀變不在宗不在河亦不在粵徽而在
長城外一片塵也

虜河第五問

萬曆丙午廣西鄉試

問

今天下不為無事已其費巨而憂者莫如北
苦虜南苦河九思諸虜官大為甚自客歲五路犯
塞陽服陰賦其中巨測而項虜王病後其動實至
無禮矣長此以窮河故善後年米治河之役變更
屢變即如進口人挑木則日業經報竣旋而衝決
是河尚未有完局也一學水通其災安在旁觀者
各盡所使言人人殊舉其凡有議求虜力者
集大創者有謂招來極升諸人皆謂難散者有
謂通海運以濟漕或令會運而從類道鄭人衛河
者種種諸說可盡見之施而從類道鄭人衛河
戰而類道款會通難廢堅疏黃而兼修加尚為審
時之為論數天戰不可不備而備何以必傷費不
可不疏而疏何以竟成難其事難言矣昔人謂天
下不患有事而患無人任其事處與河尚何可
圖也顧人與用人上下交其責必如何而可
方今太平日久積習所沿上下在蒙遠矣頃河西
不可開河工通與局亦難此蓋壞幾矣頃河西
同事異報皇上按法嚴懲特嚴違臣欺隱之戒

策衡

卷二 三

廣河

一

而河工之難也 特令并力堵築并數遠漫諸臣
天下事尚可憂而未容泄泄視也領不難泰自在
廟堂諸士草茅懷當世之慮宜必速聽而熟籌
之其修上方略用規經世之策

天下猶一身然朝廷腹心也將吏手足也軍民肌膚也
以我 國家視北虜肩背也漕河咽喉也兩者視腹心
雖差輕顧疽附背難附喉其伏甚微其來甚驟卒然毒
滋而噴眩窘塞不治危綏治危亟治而不如法亦危夫
非獨背苦疽而喉苦難也 國家都燕與虜為鄰九邊
諸虜在在可虞而宜大為其虜有變控弦策騎不數日
而叩居庸薄昌鎮至迫矣而京邊待哺專倚漕源積漕

一不給萬戶立稿兩者可不謂要害事哉先是 國家

無歲不苦虜偶俺答以稚孽之故納款締盟邊境不聳

者幾四十年而近復嫚要挾五路台吉闖入我塞垣戕

殺我人民我邊將無能一矢相禦而擺腰輒敢窺伺

我內地頃虜王病又敢勒索我市賞即貢事勉終居然

虜氛故甚惡也河故善徙數年來局經幾變自黃碭口

開河侵 祖陵追論首事者落其籍而王家口之局興

比黃碭塞河侵鎮口而加河之局興與成而道從徑迺

昭陽墊河復縮而上溢而朱旺口之局興是役也計費

金錢丁夫數十萬而工報竣河且東注顧倏聞郭煖樓

策衡

卷二 三

廣河

二

口決果爾則虜與河憂並大 明王賢公卿恐不得泄
泄視矣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諦審其證而攻補施焉故
萬投而萬中反是藥與病不相應即傳會禁方無益也
愚請言今日虜與河之證夫虜非懾我德我而款幸虜
王庸且老聊以就羈縻耳藉令虜王病不起繼是者能
無越志乎繼而築邊且多事懦則能禁諸部會不為所
欲為乎起漁陽抵金城何塞無虜何虜不可合謀舉乎
然此猶憂在虜也我狙于款恬不習兵尺籍具在存者
幾何半屬役占半給郵傳朽甲鈍戟之烏有所得月饌
不足供一飽而眾病帥眾者多闕茸稍勇則負而亢稍

敏則黜而償其機智幹辦第以瞞上官結奧援止耳畏
事怯戰不難割饗媚虜遂不難損軍冒饗而將病夫至
衆與將兩病而虜不可圖已河之易潰易淤固也今北
口衝決簫瑟之間不爲魚乎北股分南股緩分則難并
緩則易淤不幾陷王家口之轍乎縱衝潰亟塞河徙無
常不有出意料外乎然此猶憂在河也河工頻舉民能
奔命填于壑者凡幾流離在道者凡幾卽僅存呻吟未
已也又嚴爲程而薄予直猾胥且乾沒焉而民病更河
上者自不乏循良顧謀同築舍而意或猜鬪等鄉鄰而
誼或緩炊苦無米而筭或踈上策而不應姑以文移塞

策術

卷二二三 虜河三

三

之役苦而不知尚以追呼行之甚則漁獵乘之而吏病
夫至民與吏兩病而河不可圖已大都虜無百年不變
河無百年不決其釀害同禦虜者媿安于旦夕禦河者
塗飾于目前其微幸同禦之策相反則害成相形則樂
敗其儻伎同禦之責此委彼而彼復然前委後而後復
然其規避同禦而得則上當其功禦而不得則下當其
罪功則飾小以爲大罪則掩大以爲小或本罪而冒功
武功甫報而罪旋聞其欺蔽又同自欺蔽之習成而機
關局面牢不可破巧宦者借爲窟穴卽介特者相顧錯
愕而未敢遽自異從前數病則風邪湊理之證也從後

數病則痞積關格之證也風邪可散湊理可密獨痞積
之證積久而敝噫危哉誠欲易危而躋安宜莫如破積
習迴元氣而是圖迴之英非真得國手以寄則不可夫
虜與河世所借箸而籌備矣笑虜者曰款胡可恃乘虜
瑕以搗之不則赦板升招逆黨而潛散之其論甚壯然
事有各美而實不副者犁庭掃穴古以爲難招而來則
虜貳不來則板升諸叛人貳是挑釁也計必我足制其
命而今未能今唯有亟備戰而慎固款耳笑河者曰加
胡可恃通海運以濟之不則遡淮賴道鄭衛而徑趨之
其說甚具然事有言易而用難究者海波險阻視河且

策術

卷二二三 虜河四

四

倍引河而入鄭與衛則仍苦河度河而從陸入衛則倍
苦陸是滋擾也計費且百萬而今未能今唯有堅疏黃
而兼修泃耳何以戰戰先簡練簡必汰老弱清影占而
嚴核之練必遴教師募勇敢而熟演之如是者有士士
不養與無士同循實而饗饗必如額有侵饗者法無赦
而悉以其事責之將將賢則士樂爲用而甘苦必同賞
罰必信未有敵愾不奮者是謂戰之具何以疏河河唯
開塞開必量地勢察水性而徐導之塞必據險要扼情
歸而急截之如是者有河河不守與無河同畫地而防
防必嚴偵有決防者刑無赦而悉以其事責之有司有

司賢則民樂爲役而經始必審善後必酌未有捍禦不固者是謂河之具夫戰與款不相妨戰爲經而款爲權可互用也戰誠備慎守疆圉自陰備而不敢動卽未然而悉出銳師大創之不泥款不必廢款而且謹市賞以善款局則款固而塞事愈固會通與泐不相妨泐避黃而會通防黃正兩利也會通誠濟慎守三隄任河游衍而不爲害卽未然而更相河性亟治之不泥泐不必廢泐而且增疏濬以結泐局則泐完而河事愈完總之權緩急洞機宜虜變而不爲賊虜寧而不爲安河通而不以伐河滯而不以阻惕號以備之談笑而應之不殺

策術

卷二二三

廣河五

五

爲武無事爲知古之平大難樹大功者率如此而其寄在督臣何者凡前備禦之策分屬將與有司而將與有司不皆賢甄別鼓舞提挈監司之精神而畢盡將吏之才略大抵督臣事也督臣權重而職專肩事易必欲得人以濟事難有才而未用或用其才而未盡蓋上與下交有責焉愚謂下自樹操心欲細宅衷欲弘集思欲多揆事欲斷持身欲固應機欲敏有小于芥子之心而又有包乎乾坤之量博大出自精詳斯眞博大也有薦薏兼詢之虛而又有鬼神必避之勇氣毅合以翕受斯眞果毅也有如山如嶽之重而又有如風如雨之疾警敏

本于鎮定斯眞警敏也凡此皆督臣之善物而提其要曰不欺上御下推擇宜公主裁宜一計畫宜審文法官寬覆核宜詳報可宜速人未知而咨詢不嫌衆旣知則不肖退而賢者進何可使兩持也畫未定而程督不妨嚴旣定則便宜假而議論省何可使旁撓也功未覈而參伍不病遲旣覈則朝奏聞而夕裁允何可使久稽也凡此皆用督臣之善物而提其要曰不令人欺臣必不欺而後可用必能爲大用而後立奏其功王必不令人欺而後能用入必能大用人而後盡竟其施君臣事使道實相成魚水投合遇不數觀吁亦難矣以今 聖明

策術

卷二二三

廣河六

六

在御才賢在事何至拊髀思而扼腕嘆頃河西之役同事異報 皇上廉得其狀按法議處特嚴邊臣欺隱之戒而河工失事 勅令河臣并力堵築復核有無違慢廩廩斧鉞至肅也繼自今耳目新而神情奮當必有臻厥成者獨恐機旋開而旋閉事或鼓而或罷未必廟堂設誠行之耳破疽刺癰人稱苦痛然不憚受何也身之利大而苦痛之情細也夫國家之爲我利亦大矣傾否維泰又非甚苦難行之事而不果行愚竊惑之政類絲棼才同薪積大小臣工精采黷淡心搖搖如縣旌無所薄而 皇上方深居獨制徂盛而不速圖疑人而不

速任玩事而不速裁紀綱日替膏澤日枯恐腹心亦良
病已腹心病而手足肌膚無一不病世道之患豈必比
苦虜南苦河哉此愚所深憂而未敢畢言者也

策衍

卷二二三

虜河七

七

大學衍義 第一問

萬曆丙午山西鄉試

問帝王合天下為一身則學之身乃兼天下說者謂
精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世或非之然大學不言
本末歟大學則帝王以治天下者宋真西山德
秀衍其義為書以告君未納也我太祖高皇帝
稽古右文主揚其書于壁慶額而教丘文祥潘復
做真氏之義衍為精義 孝宗敬皇帝嘉其書
賜黃金采穀 詔太宗伯顏天下夫二書因帝王
致治之書也或謂真王體丘王周則身與天下可
耦分之歟乃其指安在也我皇上聖精上理銳
意經學真氏之書日陳 講惟矣頃復 命講臣
以治之書進夫攷古證今務學提要試執書之要
以發今其有當歟宋元晦告君日誠正補誠正之
要者日審義夫審義誠 聖學之要歟諸士且獻
大庭尚確言之以備補履之未議

人主竟其意於天下以滿其心故嘗提要於繁以矯偏
而審幾於細以圖大蓋心有所獨重則成偏意有所小

策衍

卷二二三

大學衍義

八

急則妨大對吾之偏而砭之為要由天下之大而審之
為幾提其要則檢方於百技而試其已疾者於身審其
幾則尋緒於萬端而振其初引者於天下蓋人主合天
下於身也與之胞類與之肺腑萬心一心萬意一意然
心罔弗苞而意有時輕時重時緩時急則獨有所注故
注之重則喜飾之而福溢於甘滋怒成之而威淫於膏
火注之輕則曲矜之而歡開於祝網偶遺之而罪漏於
吞舟注之急則省成之而要總於聖表督責之而令嚴
於束濕注之緩則法酌之而弓弛於久弦恩貸之而馬
逸於委轡蓋心隨意置境隨心置其心浮蕩而無根其

綜之綱維也必疎其心淵懿而有制其載之輳會也必
密故蟻粒與承蜩同巧莎羽與拔山同疆徑輪扁斲與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妙蓋私用之則狹公用之則遠
故父嗟予子母嗟予李毛裹屬爾牽髮動色牽支動心
脉絡屬爾從室視堂從堂視陞踵步屬爾惟意不酌於
輕重緩急之間而見身不見天下故家藩垣而四海不
治人左右而中國不治身肢節而萬物不治譬之物其
相連而不相耦也中折而合耦矣其相生而不相傷也
一培而兩傷矣故治身非精也爲天下也治天下非緒
餘也爲身也此大學之義也宋端平真西山德秀以四
策衛

卷二

大學衍義

九

要十二事衍其義當是時理宗急戎事不之讀也我
太祖高皇帝至揭其書於壁屢顧而歎 列聖相承時
陳 講席亦既重之矣至丘文莊濬則又做真氏之義
補治平之要其爲事亦十有二以上我 孝宗敬皇帝
嘉其書 賜黃金采穀 詔大宗伯頒其書於天下說
者曰真主理義在身家大而簡丘主事義在天下細而
詳然肝膽不爲楚越蟲魚不隔髮膚則真豈獨體而丘
豈獨用也黃應龍氏不云乎家庭未肅邦國未乂天下
之反側未平是家國天下之大物猶未實格也此足以
括二氏矣我 皇上瑩精治理銳意問學亦既心爲經

府意爲說邪而運真氏之書猶掇也項 命講臣再以
濬之書進此其心眞仰符 二聖而靜綜萬方矣第不
知 深居清燕亦嘗取其所補之事而內省諸躬外省
諸天下乎今天下欲重而反輕者百官欲急而反緩者
財用知其重而顧輕者禮祭忘其急而頓緩者富教意
輕則輕意重則重者刑制事急亦急事緩亦緩者邊備
我 皇上試按所痛癢而抑搔之索所襍裂而彌縫之
洽畫接於卷阿遺壽考乎嚴旦弼於華光參匪人乎御
東野之馬而思劇負虞人之薪而思極乎三朝百祀勤
五禮乎崇禮厲賢風四方乎掌固飭乎衛勒謹乎百度

策衛

卷二十三

大學衍義

十

不以奇巧傷慈儉三陟不以仁義疎節制乎凡此皆
皇上意有所向而未竟心有所起而未滿者誠次第行
之非難也然此猶索之天下也本原之地在朝廷而濬
亦倦倦於正朝廷也夫綱不綱不綱不綱不綱不理故其
書稱勉我王綱紀四方五穀之宥以等曲縣之請以
法故其書稱唯名與器不可假人王取有柄天命有章
故其書稱不僭不濫不敢怠荒異之風易行渙之汗難
反故其書稱令出唯行弗唯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諫
鼓不勸於懸道鐸不舍於路故其書稱如何昊天辟言
不信加以行邁則靡所臻夫綱紀正而人不翫也名器

嚴而物不蒙也賞罰清而權不落也號令信而扶杖者見德也言路開而轉圜者益大也然此猶索之外也人主以尊優處深邃耽勢則忘天下耽慾則忘身忘天下則外乘為殄而不虞身害忘身則內乘為枯而不虞天下害蓋理欲有關事幾有始姦萌有漸治亂有機庸闇忽其至明智忽其未至然庸則可夾之能闇則可導之理獨明智之主負過人之才而濟濟不益其論抱超世之識而蟠蟠不關其忠自智自功自雄自斷故物不能無蔽也物有蔽而用意近矣意不能無私也意有私而置心狹矣狹則留為溢福遺為溢患則人主何得忽於

策術

卷三十三

十一

幾也朱元晦告君惟曰誠意正心乃其要則丘以審幾補真氏所未盡而愚以為此帝王之學也蓋意之起如附棧明陟而不得為貳幽黜而不得為疑申命而不得為滯散為什伯而不得為衆被其二三而不失獨故燎原而撲晚也則理欲謹初分耳事之動如發機玩樂寧淫奢之基蹠附啓讒邪之路假借闢陵僭之門意銳而法持之尚虞其沮兆成而詞飾之或防其漏故蟻穴而塞豫也則事幾燭萌動耳天下寄命於人主不獨屬耳於言而為逢抑且伺心於意而為竊故一人之進非據則衆任彈冠一言之入非法則羣訛補牘一物之嗜非正

則雜技翹足始而玩徂伏之易制卒而駭猛發之難圖故先霜而戒冰則姦萌防於漸耳人主寄身於天下合而從之恩不期多離而去之怨不在明故力窮而息役不若聽默暫於未謠也財空而罷權不若寬紓袖於未空也勢窮而軌律不若原青故於未白也蓋未變而恤良民易以見德既變而撫亂民衆將生心故未焚而理絲則治亂炳於先耳日講則日省日省則日益見道心於燕閒恭默之中察治要於襟帶几席之上總之身與天下相關之物明則私利之意不生私利之意不生則天下與身相關之體正昔我皇祖謂侍臣曰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又曰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以為切要夫有管束無嗜好其審幾也力哉幾審則意誠心正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推而至於百務庶政無不各得其理則道德純懿治化隆洽而聖神功化之極可逸而致矣如謂圖史不可釋而修故事又如謂圖史為可釋而并故事不修則召接無期而啓沃無地也其置心或有不在天下者矣

策術

卷三十一

十二

晉才第三

萬曆丙午山西鄉試

晉大音希聲大主不鳴則博淵深之士不見於世
技也然者論材於晉不取於上以所不知特程晉
材於往代夫晉材於晉也若稽事之為天下烈也與
保又王家交修晉等皆其世遠即能効一職為邦
祭酒其道偏不具論試論漢唐宋之重世博淵
系以才出處為世安危者夫任漢室之寄而博淵
舉志非常事也其自謂嫉惡好善者果確論乎取
日雲端收功誰泰則表已若清慎而直淵却敵
端重而人望風制法而教然自任贊親征而
獨斷不移斯皆才識兩合蔚為世重其事亦可悉
歟夫其數君子繫大臣之重必其同然亦有同
以爲重而確不可易者歟人皆可利於國不難迂
身等其成應如人情易動功成之日即後忍然
矣當其彼甲乙何解道旁之議而奏其成歟
數君子身任天下之重而晉產也諸士執先哲以
盡世務尚無迂對

策衡

卷二二三

十四

上難於盡天下之才而下難於有才而盡夫盡天下之

才者悉天下之細大槩良畢充朝廷之用而自盡其才
者悉一人之心腹腎腸畢用之朝廷顧上之意有所嚮
法有所格則張急調下之悲既恥竿於越籟而下之誹
譽勢於耳利鈍相於表則用光葆耀之慮又虞忌於藏
弓故上之用或不能盡其才而下之才或不能盡其用
是唯盡用其才以當上之用者處危疑而大節不奪當
混濁而素心不浣臨動勤而因應不爽故功成而心可
白於知己議焚而道可解於公心處則天下望之出則
天下頌之退則天下思之蓋人主不必盡天下而能盡
我則我可以自盡於人主而當天下執事不困士以未

知而策以晉才夫玄岳河汾之秀代豈乏人而才不易

出出不易用用不易盡則晉之行徵一鄉技効一國者
不具論即世遠道尊若后稷巫咸傳說者亦不具論然
而晉產也其私淑久矣試略論之必若稷咸傳說從雍
晏衍登崇雋良則史蘇董狐司馬遷可太史李離伯瑕
可士羊舌肸韓起孫綽薛道衡王勃柳宗元可掌書祁
奚裴行儉可司銓王通孫復可直講龍逢玄素可司諫
卻缺韓厥士會溫大雅可典禮程嬰杵臼可傅士變魏
絳藺相如可王客薛向王緯可度支尹翁歸張敞賈逵
司馬池可二千石張老段干木王烈可老更周黨王霸

策衡

卷二二三

十四

司空圖可充聘師服下偃郭璞可司天衛青霍去病韓
通王全斌狄青可護軍然皆鄉國之偏長非通人之宏
局也若夫碩德重望應世間出則有若平陽霍子孟光
祁王叔玠珪并狄懷英仁傑河中裴中立度雲中畢仁
叟士安介休文寬夫彥博夏司馬君實光解趙元鎮鼎
岡不流程垂勛而歷覽行事槩有可紀當漢武之雄心
既耗屬沖人於重臣時則子孟起階闥之間擁昭立宣
光爲師保權燕王仆上官當事而毅然以社稷自任小
心謹慎沉靜詳審則以受襁褓之託肩漢室之寄也故
曰確然秉志誼行於王李唐大業方輒王心稍軼迨其

後女王憑社強藩憑窟時則叔玠襲承祿慶獨舉綱維
標鑒人倫蔚爲確論廬江之姬太常之伎不難引君向
道而王舅王師卒成國美故曰激濁揚清疾惡好善懷
英姑侄子母之說移伎恣於轉圜而一語一疏乃心王
室蓋五龍夾日則潛授之功焉故曰取日虞淵洗光咸
池裴中立憤淮西負固身任討賊伏刺不罷蕭錢駭沮
不罷至懸瓠之縛獻闕下而後名震四夷以用不用爲
天下重輕故曰凡此蔡功唯斷乃成趙宋夷狄之患與
國始終而至和議儲熙寧議法亦一大利害也於時仁
叟決澶淵三大議卒却鉅敵令西夏失牽制之謀而憫

策術

卷二二三

十五

然內附乃選守易將不忘戒備則寇平仲謀斷同心耳
若寬夫君實後先同朝英廟之立發端收効二公之力
爲多而文以靜重力排新法得司馬終剗革之一則公
忠直亮折衝千里之表至兩朝擬丙擬霍而不言功一
則忠清粹德雖婦人女子亦知爲君實至食少事煩而
不言勞迨夫遼然南度湯沸雞駭倔彊之元鎮出入紛
囂之際而再贊親征力能決勝卽其才未綽如而山河
之氣如在要之此數君子者其朗鑒通才不察而悉幾
微之竅其風猷德烈不言而信中外之心故上盡其用
我盡其才用能決成敗於俄頃制窺伺於倉卒蓋衆口

爲啗而從容數語密挽其轍羣心爲沸而堅決一行坐
收其効然而揆時審勢則霍與狄與趙有更難於數君
子者蓋霍則幼君趙則偏安而狄則女主也然而狄尤
難何也變而能常同而能異雜羣小而不失其正當劫
制而頓返其初故曰難也愚因是以槩大臣之誼乃知
執欲堅量欲宏識欲超才欲捷守欲介蓋大臣之顧盼
低昂頓成德怨樂予市恩而惡奪避怨則行私而體不
重彼其等中官之鹵簿於繁縷比充媛之謚冊於平陽
有不獨列侯不許光祿不許御史大夫爲子弟得官不
許斯固以塞徼幸之途矣而乃若曠懷雅量不伎不嫉

策術

卷二二三

十六

聖郎之劍可按汝南之政可護宮掖之誣不憾孤忠嶺
南之謫不嫌異議蓋我與天下同入紀法之中則天下
之煩囂自定然識不超則見蔽於帷廡才不捷則應迂
於轅會堂下之見觀計帷中談議之智分謨斷斷將隊
爲幅憶起朝廷輕大臣之心故汰兵之議八萬不盜司
天之詰六潔不能名山之招失計義勇之刺非謀皆預
識於事幾之始而時曲之捷若券雙陸之對若響襄陽
之一陷一復若應罔不以蚤計屈迂譚以畫一罷聚訟
然午橋之墅非減烈於四朝西川之錦非損聲於九老
顧萬戶分兄終不若三頃之田不有也三千溢賜終不

若四方之第不營也蓋至清慎徹於宸旒恭儉乎於朝
隸乃知置死生於命歸宗社於天而身徇社稷者固朝
廷百萬之賜義不家藏而獨抱一誠者也身無所藉資
於世則視世之爵祿名位毫無所涉於身而已之精神
心術可獨輸之於上然而猶有說焉平仲合而後撻覽
却步神策賜而後三賊授首蓋機有所握道有所濟交
臂而異幟則不必心害其能而時掣其肘同體而異心
則不必盡瑣其聽而終繫其足吾欲獨任以圖其便人
已紛議而攻其瑕矣吾欲密謀以防其泄人已顯指而
摘其隱矣何也天下國家之事非一身一家之事也何

策衡

卷二十三

晉才

十一

不可共之人而功必自己出也今天下寧端正不失尺
寸如霍交不苟合如王操守堅正如裴遜無黨援如畢
叱志聰絕繼隆如文九死不移如趙居處有法動作有
禮如司馬必不能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如狄蓋爲司馬
數公則行不必成而方可據也事不必濟而迹可尋也
議之可以自解按之可以無疑倘欲低徊汙辱之區而
責効十數年之後則道未行而名汙志未酬而身退其
庸可幾乎今天下避權如焚避勢如膩執事試謂挾震
至之威得終其身乎處宵小之中而能自潔乎舉朝欲
罷而敢獨仕乎寧誹衆口而徇其君乎朝堂之六事既

術能具論人情以更乎處肘腋而能勅中使以法乎僉
其不能則才不盡才不盡則人主亦無以盡天下之才
嗟乎舟不責之長年三老而同舟者諄而不戢其維豈
其樂胥溺乎而謂此舟何愚觀古今治亂之幾於胥君
子有臣鑒焉

策衡

卷二十三

晉才

十八

武備

萬曆丙午山西鄉試

問晉臣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臣論當時一
唐二代先千古而言中矣後五氏亦曰出無時
國外患所見亦同而又先之法家拂士何也夫聖
人許內而略外略則有之未聞其遺則外寧亦願
治者所樂也意者明憂之策其在法家拂士與五
氏兩言之較於晉臣思遠矣今天下賴上威靈
旁魄四塞間有一二封豕長蛇焉食上國旋就撲
滅方內外可不謂牧寧也者顧有識不能不私憂
云將所為法拂士耳憂迫未盡與夫治內所以攘
外文事必有武備拘儒故不得諱言兵泄泄焉日
受其害以至於盡地今天下可憂者非一端而兵
害為甚蓋社則內可無憂外禦其侮此亦株時之
憂務已諸生晉人也計暢遠務試調言之以觀用
世之學且上計者采焉

從古所賦色而不即惡意者獨武功而 今上取為京
觀無難事它小醜薦食聚而殲旃者以論即如討夏夏

策衡

卷三十三 武備

十九

平征倭倭遜伐播播瑱蓋三駕而三飲至焉愚生也懸
安得如長者言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無亦曰
陛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雖然人有言始願不及此雖
及此豈非天平讀之重有怒焉而愧不即入告天之不
假易也蓋晉臣范文子之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夫吳蜀甫元羊車即乘淮西方平龍首遂出天下斷
斷如也千古得失覆若指掌知言哉愚以為此獨到之
言非兼至之言也其說莫善於孟氏法家拂士敵國外
患兩語何也夫憂不可有內也而寧可使不外也與哉
則是舞十不必兩階薄伐不必六月矣故夫范氏言其

有不若范氏言其無蓋 國乃亾而一有國可支也

請得正言而無諱可乎大底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治者
強則國強奉治者弱則國弱今天下殆有弱形而無強
勢已其弊起於武略侵敗武弁縮朒柄事者不深惟天
下之息耗倏然幾幸旦夕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故至此
也蓋我 朝之病病在弱而我 朝之弱弱在兵所為
兵蠹者可縷數焉而隱憂可潛祛也緊自 肅皇帝慨
復 祖制設五軍神樞樞機三大營總督協理以下及
副叅等若而官亦既宿重兵矣奈何京營將領以罷輓
不肖者取具充位夫夫唾視冷局夷於文臣曳裾安望

策衡

卷三十三 武備

二十

其討軍實而申傲之使坐而銷英雄鋒稜之氣舛也愚
以為宜亟簡營將妙選天下勇略忠義之士俾之視營
而嚴嚴操練教習功次若柯優擢以各邊鎮省總副叅
遊有差非此族也不與是任庶幾將能而兵可使勇乎
然而補軍之弊尤可嫻也名曰祖役乃轉買冒頂者比
比而是非夫作姦杆罔輩則市井隸胥亾賴耳若輩了
不識命寵何物即近增選鋒鮮鑒怒馬亾何藥臥旋就
朽鈍且而雙懷厚實也人覲幸焉適為豪有力者牟利
猶是團營之續耳夫兵不可驟汰而亦不可不漸覈也
先臣于肅愍謙稍蘊衷之今視事者若之何其惠惠也

若四驤勇士以實禁軍 孝宗朝劉忠宣言中銷私役非是已下其議以何廢格而廝養蠶食如故也錦衣國額二百有五耳頃後海增 世皇從霍廢事輅之言加芟柞矣而今之緹騎幾且萬也漢元狩元爵間宿衛擊羌中尉擊粵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亦用以出征而今有是哉庚戌之變人不受甲藉非達兵將無城下之盟言之縮舌則胡不以軍隸本兵而錦衣昉故額稍一汰其冗也夫 國家費百萬漕糧又費鉅萬治河爲漕運地董董屬厭若輩饒口此可不問何尚謂國有人猝有不測便議召募郡邑金錢立釐又派及閭左矣則策衡 卷二二三 武備三 二十二

乃今也不甚而戰此與君之士戲耳漢武帝虛耗海內大戲匈奴匈奴畏漢兵若雷風過陰山未嘗不哭也而當時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史氏已言之今制損軍以失機論夫軍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其孰樂戰即有梟俊超距者將亦不敢用爲前茅坐令糜乃公餼爲厥尤無謂者論級敘功而用錢買級者冒乃滋甚於是收零尾發隴墓殺已降戮無辜禍莫大焉晏然受延世之賞是二創者獨不可一破乎古之爲將者威以都試稱此諸法身親出關如鉅鹿昆陽當陽淝水數大戰以不將爲士先今則將不知兵卒與敵耳聞之慣臨邊者云何暇言策衡 卷二二三 武備四 二十二

制舉一目羅耳焉用張之夫兵陰道也而陽言乎第令有名將矣卽不敢望古者跪齋避築禮遣諸重典而節制於鎮撫稟成於監司頃且益之經略監軍矣其何稱專閫得以便宜從事中間呼吸九天地而夢寐不應泄妻孥者必得請而後行則策罕开者謂難險度非耶顧今之賞罰亦大不信必矣馬市故覲得胡騎耳金則猶是也牽款段數頭未交臂而所市者旦就踏今邊城馬鬣如山望之齊塞草白矣在事者口實水土毋乃借爲堅款云夫儲胥自賂津潤藁外強半以媚虜渠止此也又如金繪歲賞姑且啖之陰爲戰守計則可今遂以

策衡

卷二十三

武備五

三三

金繪爲干羽乎殷鑒具在宋矣而以四履之擾寄命一虜婦人中朝士何以稱鬚眉楚楚宋人計竊引之且而不聞已事乎虜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聽其蹂躪飽輦鏹綸恤膺而去我兵稍黠者尾其緩鹵掠一二旄倪及交牧孤傷者奪級上首功其被虜擒戮創甚蒙不以聞卽聞百不一實所司題覆調停有故套在極之不過治訊貶禡而已涼州之事可爲寒心愚以爲此等法至無赦也而賞格具有可議者丈夫功宗異域爲封侯耳彼其鹿獨戎馬間力而拘諸原而虎符鵠印不能竟得之上論報勲復動經數年柱後惠文單辭齟齬其後封蔭玉

紆位高金多而寢兒之士不名一錢居恒擊數牛饗市祖爲士卒費者又烏有焉志士所爲不顧而唾也夫若是者得微狹小世宙蔑無人哉不知非常之材代故不乏第所爲非常者不盡用亦不必盡用之邊與假之權爾其意中耽耽何所不逐而爪牙鱗角奈伎癢何夫其雄心盛氣牢落不堪安肯埋頭坐百尺樓下咄咄執事遠不見張元昊近不見平秀吉乎元昊薄遊塞上便有經略西鄙意刻詩拽石而笑於市韓范二公轉盼相失遂已去走西夏抗兵十稔平曾人奴駕長鯨而吞六十六洲寧翅茂堅東訐屬藩羽書押至舉國惴惴焉鄰

策衡

卷二十三

武備六

二十四

震悉索敝賦賴卽天亡非緊朝廷能制其死命此皆耳目至孰何暇論黃巢綠林偉愚以爲大蒐異才宜亟下所司博求功令之外倣越漢故事明示式勇右武之意夫以郭令公亦繇負米科起家人又何可知事又何可量也范仲淹云兩制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陰求壯勇出羣之士不然耶而又觀天下大勢扼要處思患豫防以示威重如穎漢一帶所在喫緊而徐尤爲南北第一要害從古帝王所發迹而吳楚梁豫四方民所隴處也又饒山水奧區爲通逃藪其姦易以叢亦易以匿草竊往往噉劇潢池其近事已次之爲

荆襄負山抱水北控關洛西咽巴蜀據吳會上游大江
南下策應建瓴政英雄用武之地中原虎視在所必爭
又次之安德南茹漕而北迫 神京其門戶云此三地
者近始中無良焉謂宜簡宿精兵重臣彈壓春秋旗鼓
南北兩甄隱然成犄角之形而建常山之執是不亦成
威神而固吾圉乎先民有言州縣一也有最爲要害者
津渡一也有最要豫備者歷考楚漢三國南北朝各用
兵亾不扼會據險管夷吾亦曰凡兵王者必先審知地
圖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使管
子知而熟於計也豈可不深念哉昔號之敗戎於桑田
也下偃以爲天奪其監而益疾楚公子棄疾之克蔡也
叔向謂天之假助而降之罰愚生不揣時事竊謂三駕
三飲至天有以徂吾 君矣雖然此三醜者不寧草一
隅而騷騷天下煩苦已甚幸而無再告耳不然天下事
未知稅駕何所頃虜狡稱病鳩集區落藉口 封勅要
挾市賞情形見已在事諸臣倘亦有假向之說聞之
陛下者乎夫釋虜以爲外懼未爲非算脫出無敵患憂
未歇也所爲治厥內以無遺 君父憂則生前所譚數
者庶幾微中焉夫晉唐兩朝巨源私欲釋吳而晉公上
憂勤機略矣今日之事當自有法拂其人在生安能

君心疑悔 第一問

萬曆丙午四川

問詰后爲天下計治安則謹始固幾恒惕惕焉聞舊
得故計之所以道者矣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之與始其義果有
異歟夫幾者動之微微必至者始之端始未
必盡如其始則著焉可忽終焉可玩也何聖人諄
諄致戒獨重謀始而神知幾者抑亦有舉始要終
語微達著者可縷而述之歟乎代之荒主勿論已
少極機明慎者固繫于幾見幾幾先物者後志于
云亭仁義既效者漸不終于其幾幾精圖治者釀
禍始于靖康此其失果安在歟母乃幾不幾見始
詞雖整而圖終之策未令歟我 皇上 紹天關
釋 瑩精理道心固無一息而忘天下也頃以
元孫治慶上 聖母殿號 聖祖時政之不便者
與海內更始中外歡呼暫手稱 聖祖汗出惟反
給終不信其故何歟說者竊謂 聖心疑悔交乘
而居上 臨下聽言行政之聞未能粹然無類
以故始謀而事不終幾幾而善不著然既否歟諸
生讀僕忠自曰矣不以此時直捷所驅觸又何須
策衡 卷二十三 君心疑悔 第一問

治亂安危之相反也如陽與陰而其相代也如淵與阪
乃人主昧其固然既狃於厝火怡堂之爲快即或知其
將然而又憚於改絃易轍之非便於是乎挾已恣睢循
習塗飾卒於拱手待弊而莫可誰何惟夫聖詰之后超
然遐覽怒然淵思慮周千祀而明不闕於當先業貽萬
全而計不忽乎毫眇未雨徹桑旣濟戒和惕惕焉不敢
一日娛焉以娛者彼誠曙於始之當謀而幾之不可不
蚤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而事之幾莫不有始始
者終之端也幾者動之微也使幾動於微而不應於著

事以此始而不以此終則藥不尋斧折之謂何。虺不爲蛇摧之謂何。川嶽常莫帶礪如故。鑄金象物之傳器雖至今存可也。然而微著始終環流較轉墨墨乎其相報也就就乎其有所起也。韜韜乎莫得其門也。孰知夫燔黍捭豚而其後乃有山梁英龍唇麟脯乎。孰知夫條桑采芡而其後乃有雲崑列堞蜚穢垂髻乎。孰知夫摻尾踏歌而其後乃有爛漫比里陽阿激楚乎。語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始之當謀也大都若此矣。孰知夫溲然豐滿手足拇動者而國有甲兵之事乎。孰知夫服綈於泰山之陽而魯梁之郛綆繡連伍道路揚塵而

策衡

卷三

三

三

不相見乎。孰知夫微鑄而更辭樂不調而折衝千里之外乎。語曰其微也易散其未兆也易謀。幾之不可不蚤見也大都若此矣。不觀之易乎。易之序卦訟受於需而象繫之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謙受以豫而辭釋六二之爻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訟者受事而斷也。需者卻事而待也。當夫天位正中功利不較則飲食宴樂端拱以俟宜也。倘天下之勢若燒若焦救之不啻若奉漏沃釜乃猶靳以桮勺曰姑有待。彼于血者其何以蘇耶。故聖人戒以作事謀始欲其不需而斷也。謙者輕已而敬也。豫者恣已而怠也。當夫順動志行民服刑清則

作樂崇德以告成功。適也。儻天下之勢日中膏肓已非湯熨針砭之所能及。乃猶謝俞扁鵲逸樂彼貞疾者其何以瘳耶。故聖人戒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欲其不豫而敬也。然則敬豫需斷之際其可以忽乎哉。能於此而握其幾圖其始則龍不戰野城不復墮而天下可以治而無亂安而無危。不然而失其幾忽其始則霜必堅冰豕必踴躍而天下且反治爲亂反安爲危。是幾也始也無二義也。謹幾也謀始也無兩心也。言幾而著可知已。曰然豈在明不見是圖非幾歟。曰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明德慎罰不敢侮鰥

策衡

卷三

三

三

寡非著歟。言始而終可知已。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非始歟。曰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曰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曰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非終歟。蓋終與始同軸著與幾合節方事之初創爲始創未及成而遲回焉躊躇焉則成乃虧之幾。亦之更端亦爲始端甫漸開而壅闕焉沮格焉則開乃塞之幾。危而開輒危而塞危而成輒危而虧。慨乎不以天下爲憂刺乎不以萬物爲笑。至於亂危之形見始錯愕徬徨欲起而強救之噫亦晚矣。此無他惟情於幾而憤於始是以債於著而墜於終則謀始豈不貴亟而知幾安得不稱如神

也彼季代之荒主習亂忘危快不自睹者姑置勿論若
宣帝樞機明慎婉美周宣而乃開三大燬斷炎劉之命
脉光武沉幾先物祀漢配天而乃惑於識記汚七十二
代之編錄唐太宗力行仁義親致泰寧而疏棄韋絃遂
隲貞觀之風宋神宗勵精圖治追慕唐虞而創行新法
卒釀靖康之禍此四君者皆狂積安之習憚保持之艱
善始而未必善終善作而未必善成尚論者有遺憾焉
我 皇上 紹天闡繹 堯精理道 卽位以來謹幾
慮始設誠致行信咀嚙百王網羅千代而陋漢唐宋於
下風矣邇者日中不戒美政鮮終幸而 玄穹錫祉

策術

卷二十三

君心疑悔四

四

元孫誕毓 皇上見 前星之重曜 聖母之襲慶也
欣然嘉與海內更始有 詔封閉礦洞而稅歸有司已
又 詔補臺諫蒐遺逸釋逮繫蠲逋負併停將作中外
惟呼額手頌 聖不謂其轉溺於豫而需也相顧駭愕
莫測其故則竊謂 聖心有二患又有四靈故以反汗
爲無傷以 絲綸爲戲語耳二患者何疑志之未釋悔
志之不堅是也夫疑亦胡病堯不以予聞如何疑有繆
乎成王不以不利孺子疑叔旦乎然諸艱歷試帝位允
陟金縢既啟繡衮歸周其疑也乃所以爲信也悔亦胡
足貴周穆不悔八駿之遊乎秦穆不悔于殽之敗乎然

呂刑簡孚空言何贖黃鳥一賦三良何辜其悔也乃所
以爲咎也蓋疑若蘊火然蘊火之家三日不燔不爇將
炎炎而上燎及堂構以至不可撲滅此積疑之喻也悔
若嘗毒然一爲所中幸未甚傷當亟治他劑嘔之漆之
以蠲其邪逆設誤而再試則裂肝潰胃必無幸矣此屢
悔之喻也且疑則悔在繩之外悔則疑又在繩之外是
疑與悔不兩存者也乃 皇上緣疑生悔疑之中又復
有疑緣悔生疑悔之中又復有悔嚮之疑在蒲簡今則
塞淵之慎亦意其負妍取憐矣嚮之疑在市攫今則鑿
坏之趣亦意其出後分均矣嚮之疑在鄰父請薪今則

策術

卷二十三

君心疑悔五

五

一室之間亦婦姑勃谿矣嚮之疑在閨兩間景今則一
腔之內亦肝膽楚越矣疑而若此何念非疑疑疑相逐
併疑而悔者併所未嘗悔與不必悔者毋乃盡疑竇乎
方悔羹沸懲以吹簞俄而屠門大嚼矣方悔輪仆戒以
薺夏俄而長阪騁驪矣方悔怒敵講以河東俄而又惜
三城矣方悔構怨歸以汶陽俄而復有二命矣悔而若
此何時非悔悔悔相續併所悔而疑者併所未嘗疑與
不必疑者毋乃盡悔端乎夫人中虛員不徑寸神明府
焉而僥開龍塞僥成僥虧一則以之疑猜一則以之悔
創介然之頃而徑寸之地已若炎若水夫所謂神明者

若之何而堪之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故於已也必張而震之方且龍亢於飛方且薨鎮其室左盼右睇前瞻後顧誰可心旅寄而股肱使者所恃惟予一人神聖據此微密之營壘耳是謂自予雄其靈一惟震之故於人也因訕而穉之方且深淵不脫方且太阿獨持其視繫繫之印若若之綬不過廟社之芻狗土木之衣冠故搏執可羈縻可參畜可禁錮可廉近而堂卑鼠投而器毀豈顧問哉是謂待下簡其靈二惟穉之故於言也因觚而鑠之方且匏堅而無竅方且鱗逆而難撓曰姑備爾員止矣何無故發大難之端也曰三緘若口可矣何詹

策術

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六

詹間問而與吾短長也單辭眾疏總屬木裁隱規直指悉是畫脂矣是謂聽諫疎其靈三惟鑠之故於政也因狎而械之方且賦芋習徂公之智方且搏黍塞黃口之啼旋發也又旋收旋與也又旋奪若將然若或然若不其然令天下之耳目心志眊眊瞶瞶謂天子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而怨與德莫知所歸是謂行政翫其靈四四靈相因枝連蔓引皆二患之不除爲之根也絕其根斬其蔓朕志先定鬼神其依掃羣疑而亾之如雲翳之盡消始以疑而生悔茲且疑爲信者幾則疑何足病迷途未遠今是昨非追前悔而震之如日月之重朗

始以悔而生疑茲且悔爲無咎者幾則悔豈不足貴如是則天可下濟山可藏疾澤可納汚而自挹之度必虛也如是則鹽梅可託造膝可親還贊可見而接下之禮必周也如是則補牘可奏止輦可受請劍可容而聽言之道必廣也如是則原可勿取鼓可勿圍珠玉貨賄可勿與知而政令之行必謹也謀其始而不遺其終慎其幾而不忽於著不以需勝斷不以豫勝敬以至孝康文母以至慈貽文子文孫以至仁綏天下與萬世雖易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昔恒公欲致諸侯而不至外舍而不鼎饋諸婦中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莞子曰此聖人之言也可行也我皇上誠不一息而忘天下乎則在乎審之而已

策術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七

心迹

萬曆丙午四川

問宋儒有言曰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也夫心有指體言者有指用言者是體用皆心也而何以用爲之心體屬之迹耶心爲迹君迹緣心起心生迹生心滅迹滅非從此對立兩端互據之謂也而何以心迹之間耶豈非跡義利毫末幾希而心迹體用亦間然然心之與迹離之則兩非合之則一是有似合而離似離而合有不合而乃以合不離而乃以離善利曰間心迹亦曰間則不合不離察同歸而一致歟竊意問之爲言特徘徊之改路後海之所託耳故或謂焉飛半繩爲大人之義者或謂舍是與非無用賢聖夫繩不失道者或謂無道名無近刑而象督以爲經者或於心迹之間竟何據歟然則所謂有權存焉者果權於心跡權於迹歟抑心與迹併舉而取中歟惟權之義不明故舜跖共途義利互競至於此權變權衡之說而壹以權宜爲解則心迹離合益不可知矣此其所係非細故也願反發明

復衍

卷三十三

八

夫顯而可摹者迹乎隱而不可窺者心乎迹惟可摹故結於千容輒於萬徑岐於百致殊於一隅澶漫續紛各肖其心之所至者皆迹之爲也心惟不可窺故高也懸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蒼廣也包吟旁魄充匝總探其迹之所肇者皆心之爲也然心肖於迹而迹未必盡白其心迹肇於心而心未必盡傳其迹於是聖人之權行焉聖人之權固卽聖人之心也而過揣謬度者乃執其迹而賊之以爲異不知聖人亦人耳非能於心迹之外別創一奇詭以愚天下與來世也則何異之與有夫心一而已矣有指體言者則程氏所謂寂然不動胡文定所

謂不起不滅者是也有指用言者則程氏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文定所謂方起方滅者是也其起其滅其不動其遂通其神明爲尸而應迹爲客乎其真君常存而衆迹輻輳乎故曰惟心無對乃邵康節以用爲心以體屬迹其說何居蓋謂之用者圓融廣徧活潑周通於此乎於彼乎莫測其來莫闕其往無在而無乎不在者也故曰用也者心也謂之體者膠止顚拘支疏節滯能爲此不能爲彼居而不遷物而不化有域而各局其域者也故曰體也者迹也心之自爲體用也合未發已發言之也心迹之互爲體用也分已發以後言之也嗟乎

復衍

卷三十三

九

使心之於迹如是勘鑰如璽印塗必以其類其應如響則心可直達迹可徑遂一人持之而千萬人儀之一時摘之而千萬世睇之果何事於權聖人亦何必以權教天下哉顧心之所在有爲義者有爲利者有以義始而以利終者有出乎利而入乎義者其用難以泥也迹之所在有明明趨利者有明明趨義者有陽爲義而陰爲利者有近乎利而實不遠乎義者其體難以執也故心迹兩合堯舜之性湯武之反卽雞鳴之華華爲善者而究之也心迹兩離戰泓之仁義讓燕之禪受卽雞鳴之華華爲利者而究之也或似合而離是索胡繩之纒纒

而服艾盈腰者也或似辭而合是渚濱濫觴同趨於壑者也或不合而乃以合是方者名圭圓者名璧而乎尹之氣自達者也或不離而乃以離是魯人之惑於愛醜商咄而美其子者也于此毫末于彼尋丈于此尋丈于彼千里此其間何可以無權耶非聖人其誰能修之耶何則聖心至虛虛則天空淵停鳶魚上下而其體無不備焉聖心至實實則雷作雨施草木夭喬而其用無不周焉聖心又至神神則玄雲無定勢亨龍不常儀翕忽代興潛升若瞬舒體則八維不足以囑迹藏用則無間亦足以從心而其變無不通焉是故曆數可以咨耕稼

文衍

卷二十三

心述四

十

之夫神鼎亦可以授敬承之子美里可以堅聖明之戴戎衣亦可以懸太白之旗可以自毫升陟亦可以還桐復辟可以負屨履籍亦可以征東破斧可以卻俘墮都亦可以無與石闢無應龍求之數聖人者騰精抗志邈世高超運玄樞於微茫之中攄妙節于垓垓之表心固皎皎而迹亦昭昭旁行而不流廣驚而不外夫是之謂通變夫是之謂能權固非不合不離姑就心迹依違之間是者半非者半而苟焉託之以自完也聖風寢替異術橫厲各爲兼說特論以誣搖一世之人心使人懂懂乎得亡悒悒而不定迷其故性而不自知於是乎有以

鳥飛準繩爲大人之義如管氏之說者夫鳥之還山谷既已曲矣而猶名繩焉曰不以小缺爲傷此夫縱掉於川發軔於山不問道南北而必其燕越至平有以舍是與非無用賢聖塊不失道如慎到之說者夫是非者道之所自聖賢者道之所歸也乃舍而絕之而以塊爲道則必率天下誤髀縱脫若無知之物而後已此夫黃白黑塗耳目毀龍章而入裸壤退英韶而就拊髀乎有以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如莊周之說者夫督在人身爲中央所以貫接上下乃不爲善不爲惡而以善惡之中央爲經彼其上不取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欲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者以此此夫冬不就溫夏不就清襲首而袒限貉左而締右自謂能適寒暑之宜乎蓋考其所由入既非堯舜之律核其所自出又非宣尼之經故曼衍無家窮涸無源初不究權之所歸而苟託其心迹以與世陰陽上下耳自三子之說倡而末濫聽榮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故乞墻登墜迹鄰於汚而曰心與由光同潔鑽核持籌迹鄰於貪而曰心與曾史並恬攘袂紆臂迹鄰於爭而曰心與臧札等讓投阱含沙迹鄰於恐而曰心與惠莊比質猶未也噉屠川觀清於迹矣而心未必不懸魏闕揮金卻幣

文衍

卷二十三

心述四

十一

廉於迹矣而心未必不競錐刀牽裾折檻忠於迹矣而心未必能甘鼎鑊送帑分宅厚於迹矣而心未必能忘惠怨猶未也不王不霸而設相武之間以掉唇吻不清不和而假夷惠之間以宿蘧廬不靳拔毛不摩頂踵而借楊墨之間以鳴堅白不嚶嚶道古不踴躍獨行而竊狂狷之間以立窠臼迹欲有所暴也則微揭其心以示之迹欲有所遁也則堅閤其心以匿之迹欲有所襲也則密調其機心以餌之迹欲有所躡也則深潛其巧心以攀之情態遷徙如脂如韋倏忽變幻如蛾如魅聖無心而彼亦曰無心聖無迹而彼亦曰無迹聖達權而彼

貧衛

卷二十三

三

亦曰達權雞犬忘乎新豐談笑真於叔敖尋之莫覓其倪攻之莫得其弊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孰從而辯之噫以此爲權信執事所謂託徘徊之岐路挈心迹以取中而韓安國之兩是蘇味道之模稜皆升堂入室矣今夫國工之爲輪也行澤者欲杆行山者欲俾杆以行澤則是乃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俾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凝於鑿聖人之權譬車之行山澤不凝不附而聘若康莊者其輪輻足恃也彼竊權擬聖者不知杆俾之用而飾輶軫以試於山澤之間車之覆也豈不易哉至於今則又有可異者諱其說於權變權

術而壹以權宜爲解夫變非常也術非道也宜則時措而得中安行而合義矣旣得中矣旣合義矣天下事果何不可爲乎蓋權宜一言始於在上之口實而下遂憑之以爲法守起於一時之調停而世遂據之以爲凡例是故此比彼推前引後援不宜進而進曰權宜於進耳卽三旌之位何遜耶不宜得而得曰權宜於得耳卽百鎰之投何避耶不宜行而行不宜止而止曰吾權宜於且行且止耳事成吾任其功事不成吾不任其咎卽以國家爲孤注而一擲之庸何傷耶事事無傷事事可爲及其心曲盡壞形迹都窮余影寤寐無以釋其媿轍動履舉措無所施其眉睫有起而攻之者彼且逞桀驁之私騁攻訐之智習反噬之謀恣譁張之說誓天矢日徵小論大自謂官爵不足愛頭顱不足惜第吾之心迹不白朝之清評鄉之月旦於我謂何蓋初或有中於睚眦儼然自訟今則自簿尉丞而上一掛白簡動卽嗾口撫辦公車之章且疊疊矣於戲使人人皆心迹無他則人人皆舜而非跖也何至緩急乏材厯聖天子精解之思哉

貧衛

卷二十三

三

綱紀第一問

萬曆丙午雲南鄉試

問詩稱綱紀四方記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故善治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若是乎紀綱之於國重此姑無遠引即如唐宋有天下未嘗不立綱紀爲一代法而其中以後至謂將也紀綱何者其法之初雖有偏重而後變夷也抑亦偶激而成數我國家之規模遠過唐宋太祖高皇帝以天挺英明承勝國陵運之日其本又謂在君臣能取也可得而指陳數列聖相承有基無壞而法久變生勢所必至試觀今日之紀綱何若說者謂政習則說故易施又謂操急則激故易變一者爲當數不從正紀綱而還之國初以無蹈唐宋之季則何道之從

善治天下者先天下以挈其要而合天下以入其維不善治者自頓其維而恐不予操也自縛其衆而恐不予

策衡 卷二十三 綱紀

二十六

聽也夫我使其縱則情有所附而愛有所不周人苦其縛則勢有所窮而分有所不顧由是上無所挈以馭世而徒予天下以不可遁之法下有所假以作威而天下且予人主以不可制之勢故行意則矯虔爲驕子也而軌法則親信亦草菅也意伸則治民爲草菅也而法絀則亂民亦驕子也夫民窮者法勝民卑匿者民勝法法勝民者國殘民勝法者國亂是何得廢紀綱而不問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記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夫天下之勢勢而定者紀綱四方之望遠而紀綱者王故韓子曰善計天下者視其紀綱之理而治可知也夫紀

綱國之維也操少而制衆施近而被遠奉法者賞不罰

一善也千紀者誅不懲一惡也故曰一引其紀萬目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譬之操綱者酌有無於所習時疾徐於所執量輕重於掌握審先後於胸臆故良苦出魚乎千仞而不滄明君聚民於九野而不搖若夫宜緩而急操之則施煩而易頓爲中紕矣宜急而緩操之則出澀而難下爲外紛矣收所重於此而代所輕於彼爲獨攬矣藉所輕於彼而失所重於此爲倒持矣然人知中紕易錯而不知外紛招亂也人知倒持難收而不知獨攬生竊也故曰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

策衡 卷二十三 綱紀

二十七

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昔者唐懲隋亂徒豪傑置府兵化輕爲重矣乃建中而後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朱懲五代釋兵權於將定更戍於兵化重爲輕矣乃景祐而後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蓋唐以多猜寡怨之主專欲自任而上下遵養以苟歲時即陸贄倦倦於否泰損益而不能易其自有之肺腸朱則怠於久安務爲省事衛士逆而倍於加澤軍卒迂而疑於用法即孫沔倦倦於召名臣詢祖宗之紀綱而不能去其宦寺昵近之私蓋初者弭患於所懲而守者蘊蠹於所便則唐宋之規模非

不盡而子孫之計失也我太祖高皇帝延招羣策以定天下之法條分庶府以綜天下之務其綰結者甚詳其煦育者甚渥列聖相承益培益固在朝廷則腹心之運四肢在藩垣則股肱之捍元首有輪運輶集之安無掛勒韃韡之苦蓋國勢既重人心既安真有以邁唐宋而稱大定矣然法久變生政弛多貲數十年來降夷屬虜時見跳梁而士譁於伍宗譁於藩青衿譁於校黃冠譁於窟蒼珉譁於市至近之瀟事可爲寒心即其人旋膏斧鉞而朝廷之紀綱若漸蓋意務其必遂則激而意習於不必然則又翫也何也逆後日之亂不

策術

卷二十三

策三

王人

難爲藥言而耽目前之安不難爲充耳然上愈不聽而下愈言小民抱欲逞之心而上愈堅則下激上也下愈言而上愈不聽朝廷提民之術而下愈憤則上激下也下激之而言亂不亂言也不危上習見夫羣臣爲虛喝而索無不副也則翫上激之而言官不關其說司牧不庇其民下習見夫羣吏爲具員而亂不必誅也則翫由是竭澤賈傷心之怨瞋讒成土崩之形上有狎淵之溺而無馭朽之憂矣下有跛羊之夷而無深塹之警天善以表所必投而不入威以愛所獨注而成訕勢欲其盡張於上則法不必盡行於下始而曲庇其所私終

策術

卷二十三

策四

二十九

必至曲釋其所惡矣蓋上旣以翫成激下且以激滋翫如久壅之水橫決爲通常劇之馬奔出爲快然而亂不可懷也漸不可長也小民不可使生心也大吏不可使見繫也培植不正典於朝廷而假手於亂民則傷威也寬恤不先施於無事而謬加於變生則傷恩也嗟乎與其亂而委之以予亂民無以洩天下之憤而害中朝之法無寧未亂而除之以安羣民可以沛九重之澤而結百姓之心與其亂而撫之所宥者叛民令天下操不必罪之意挾上以不可問之勢而悉結於心無寧未亂而撫之所恤者羣民執不可靠之權綬天下以不可測之恩而感浹於骨然而正紀綱者去其激而已去其激者防其翫而已昔我高皇帝謂侍臣王禕曰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夫人情之橫溢何窮風氣之漸磨無已彼其頓天綱以快雄心遺世纓而并戎首唯是氣勢相加武力相豪裂眦瞋目相雄長背公死黨相盟誓故禮義不辨則屢可加枕冠可直履少長不以禮安問卑尊子父相詬誶安問吏民故桑韃之禮受而擐甲冑者知方則樂糾之訓禮可循也人心未正則憤或可佩丸亦可探志鉅而竿挺爲鋌腹劍而城市爲壘故鈎鉏之

持衆而弄潢池者始塞則元晦之恤民可循也風俗未厚則悍僕可以格貴翁阜侮可以陵冠冕一卒譟而衆伍相譖一隅起而諸方相効故領軍之第焚而歎亂始者生心則司馬之警習可循也然非徒求之民也抑亦先求之上也我高皇帝之詔魏鑑者曰君能馭臣臣能馭吏則治不能則亂夫馭吏者在主上自重其權勿中紕而外紛以燭亂於緩急之間令人得爲竊而我不能不爲撓卒以獨攬之名受倒持之實且主上所爲百諫而百不聽以權自我操耳然始奪文吏之體貌以授中涓而不一問則權在中涓而不在我終棄中涓

策衡

卷三十三

三十一

之威力以授亂民而不敢問則權又在亂民而不在我然則向之所謂攬權者嚴於文吏而竊於宦豎也執於犂獨而撓於驚悍也法非盡行也權非盡操也愚以爲欲收天下之權以總紀綱於上而下不得爲竊在以天下之權各予天下之職以佐紀綱於下而上不終至於撓生溷產也請無言廟堂而言溷夫溷之吏自督撫而守令皆奉明命而寄一方者也肘有掣而不得專腕有扼而不得售世臣蒙鞭貫而不能釋小民臥膏火而不能拯亟言之曰張皇正言之曰迂闊夫體不足以鎮人心何以息發蒙振落之議力不足以回宸衷何

以慰持望奢之思然則天下之亂生而紀綱紊固濫也而實也愚竊謂吏士者宜選其品望重其羽儀飭其廉隅專其委信勿以維谷傷彈壓之體勿以刻核傷任事之衷利民而請則聽其予之勿猜其市恩害民而請則聽其除之勿疑其避怨懸彰彈之的於掌上勿淆慝良之衡運臂指之權於域中勿釀跋盪之漸蓋君人者不侵其權而後吏士者得行其志大吏不撓其法而後小民得澤其膏當是時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既無所容而抗敝之民一旦躍冶則有天子之法在而不少借何也恩在上法可在民也則馭臣之法也嗟乎

策衡

卷三十三

三十一

朝廷之紀綱所以常張而不亂唯是生殺予奪之權至於人不樂生而願死則權有所不能制然則振紀綱者唯在自重其權以善馭臣使天下樂生而足矣

議論第三問

萬曆丙午貴州鄉試

問議論之行於世猶日星之行於天也顯為君子小人
人者不同而議論亦隨之均之一人也顯為君子小人
之議者有祖李懷光之進者均之衆議也有宋之
西州無意有狗之而維州卒棄者有獨與衆相參
而定澶淵之役者有見隨相仍而治者有倡議法
沙門而亂者有上殿相爭下殿不失和氣者有同
呂祖片言之構遂憤不與同朝者有主金城屯田
始爭之而後嘉其計者有主款主戰論相矛盾而
卒相成者歷代之爭其得失可考鏡與然未若耳
陵雜對之甚敵且移之國矣今聖明在御公道
大明邇來發言盈廷衆成聚訟分屏排擊沸如熱
釜有識者抱漢宋末年之憂然與否與昔人欲禁
小臣議論墜罷罷病不分黑白其說亦可行於
今與治絲而恭之則亂壘川而障之則潰抑別有
導和宰障者在乎願相與究之執事者敬為說以
聞矣

國家盛在有形而患在無形無形之患河蘇子所稱治
策衡 第三十三

平無事而實有不測之憂者蓋世運常淳矣條而之滴
人心常恬矣條而之淥此非有端倪朕兆可推而尋也
則議論之籍籍爲之也嗟呼議論之行於世也如日月
星辰之行於天也天無日星蒙蒙耳世無議論瞶瞶耳
議論可獨黜乎哉然而非盡然之論也議論止於理耳
而人自爲肢焉然紛拏有公議有私議有清議有橫議
君子主公議以維世而本之以皦然之衷則公出而清
附之小人倡私議以自爲而恣之以無忌憚之習遂激
之爲橫耳顧君子有品流小人亦有差等有盛世之君
子有叔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王在璞盛世之君子也

策衡 第三十三

皎皎錚錚如刀發剛叔世之君子也寧惟君子有盛世
之小人亦有叔世之小人盛世之小人與時陰陽者也
竿唱瑟隨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鮒入鮓居者也叔世之
小人險如山川者也疾如風雨者也乘人鬪捷者也喙
長三尺者也二者若枘鑿然以君子過小人則爭矣遇
叔世之小人則尤爭矣故有時乎君子以議論寬小人
小人亦時以議論抗君子有時乎爲君子所持而小人
之論窘亦有時乎爲小人所持而君子之論窮夫議論
亦何常之有大都至于公而已協之公論而協出于獨
可也出于衆可也以獨合衆以衆參獨亦可也出于同
可也出于異可也如同而終異始異而終同亦可也試
舉其概淮西之議裴中令以爲宜斷此獨之公也若李
懷光入朝盧杞以一人沮之則獨而債矣涼州之議郎
中虞詡議曰涼州三輔之左臂棄之不可於是太尉張
禹從焉而西州無恙此衆議而得者也當悉怛謀以
維州降也李德裕業已據之拒自牛氏之黨而中原之
右壤卒淪于吐蕃則狗衆議而失矣澶淵之役始于萊
公繼而高瓊畢士安贊之以暨于六軍之歡呼則獨而
合衆衆而可以參獨矣曹參爲相守鄴侯畫一之法而
漢治此同之益也若熙寧之後倡爲護法沙門則同而

以水濟不矣富弼歐陽修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此異之益也若趙鼎張浚其初固延踵相慕者也因呂祉片言之構遂事事相左至憤不與同朝則異如水火不並立矣趙克國主金城屯田以困羗與兩將軍斷斷爭之後羗卒服而復推其策爲至計稚圭仲淹於西夏一主款一主戰持論亦自不同而先後出鎮始終相成則異而不害於同同而不妨於異矣此雖互有絀伸互有得失乎總未若甘陵雒蜀之爲裂漢自桓靈政荒而甘陵南北郡兩家賓客各相標榜其究也不足以供侯覽節節之一逞是諸君子以議論與國事爲注也宋

策術

卷三十三

三十四

以忠厚待士士咸待伸其口舌寶元慶曆之間談鋒漸起迨不激而爲紹聖釀而爲靖康其究也章蔡之徒復得乘其間而諸君子卒自闕於墻也則宋之衰也亦以議論爲之嚆矢也今天下聖明在御忠盡滿朝語公議則滿可批也忌可觸也上有所獨是而或泥之也上有所獨非而或拂之也語清議則冠可掛也不可溺也諷刺烹也不可廢也凡所以清賢奸之辨消水火之形寢不顯之謀奪節甫之魄謂非議論爲之轂扶也不可然而亦有攘之爲私激之爲橫用以搖國是而榮主聽公正言而毋諱焉一事也未悉其利害而此曰

爲甲仲必曰爲乙一人也未定其是非而此曰無袒左彼必曰無袒右此借之以攻彼彼借之以攻此正辛金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則忤甚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迴飛耳以捷得其情而先發以爲功嚙口以求信其說而後息以爲勝必欲申其曹空其對而後可正荀子所謂若焦若燒則競甚也天下事原非一家私議迴趣合則以椒爲蘭見分則毀夷爲跖必欲天下出其宇下附其涎餘而後可鄭人鬻矛而譽盾能兩售哉則伎甚也事難百勝人無全美乃以小醜而滅大義以細謹而責大行昔人謂律已以繩待人用權今咸反是則

策術

卷三十三

三五

刻甚也大道甚夷本無回曲灼見其實按其狀而切責之可也迴寓崦嵫於隱語藏非刺於快譎如白馬孤憤之辨六形存名去名用形而不可方物則幻其也又如一事自有原委張其說而羅織以訛言一議也自有指歸其贅而撫靡以臆說欲樹已之幟而因爲市虎之說結人之知而故爲投杼之誣則傾危之漸也無端而不疾而呻新進少年以詆訶前輩爲風采早官庶僚以保持長官爲能事究將軍門圭實之人而皆喉其上而後逼之漸也此其端皆起於世道有偏重國論有半如一人焉閉平津之閣而不能斷掃門之客

廢翹之館而不能謝入幕之賓耳目既狹是非易眩而借之羽毛入其門戶者復影響於聲跡之間於是有一譽而自和有一毀而百排始乎私卒乎橫種種辨駁而未始有極則奈何不鑒於漢宋之故轍哉漢有南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雒蜀黨而後小人乘之今猶幸朝無南北之卻政無新舊之疊耳至於議論繁幕已津津乎萌之孽芽而露之局面矣寧惟萌之且又過焉何也漢之議論不過以抗奮相煽今則外峻城府衷實脂韋者也漢人矯而今人儉也宋之議論猶以清濁分流爲彼者攻此爲此者攻彼今則墮荒其聲谿谷其意

復衡

卷三三

三十七

者也宋人可測而今人不可測也嗟乎人臣特論度利國家不耳至於儉至於不可測百相猜也百相齟也有相軋也安得不互相熬煎推蕩以并至於盡乎然而於國家亦有不利者焉何以明其然也天下之政出於一則尊二則擅參則紛以人情無涯之知故令家具一甲乙人操一雌黃築舍盈庭遂以紛紛綰綰而無所稅駕此其憂在散逸計失聽焚視因指亂必然之畫可一朝而裁且以歲月淹矣不必然之慮當兩言而決復以踟躕沮矣議者輒人之肘被議者必思逃人之口天下弊於議論主術疎於成功此其憂在廢弛處畏佳之地

無擇音之功凡情類厭繁幕而況咽喉之一脉彼其苦口緩頰用缶納牖幸遭主上之一悟猶然飭誦誑以二三其說俾國論愈爭而愈不定人主萬聽而萬不當辟之大旱之後蒸雲乍布一霓出而障之愚又以爲憂在壅塞也夫此三憂者國家之大禁也而其敝兆於五甚釀於二毒此其關係何如可任其日熾日潰而不爲之省哉議論宜省也而爲省議論之說非所以省議論也語曰戰戒於三鼓忌其竭也今議論之震撼撞擊於世也甚矣無亦三鼓之候乎值將竭之候厲川防之禁則有劇而盡耳李德裕欲禁小臣議論蘇軾稱其得體

復衡

卷三三

三十七

豈可爲訓至若李文靖之罷言利病韓魏公之不分黑白均之救時之言非至一之論也何也公議伸則私議絀清議明則橫議息若水之滅火若雪之見晷不兩存者也今也忠佞雜藂賢不自糅亂凡有指謫盡比搏風矣凡有疏揭盡成沃石矣澤之涸也農夫憂其秋穫而鵲鵲以爲利也玄陰嚮晦貪女憂其夜績而蠶蚋以爲時也又何惑乎議論之紛紛有如是者明詔之以爲是非者明詔之以爲非詔之是者用其人并用其言詔之非者置其言不并棄其人則君子願罄竭其長而小人亦不能掩蓋其短故開言路者正所以息議論也其言

當核在被言者之人言不當核在言事者之言體而肯
有效議而不當者亦效將斟酌救過之不暇孰敢矜
光而擬隋珠乎故 下章奏者正所以杜議論也嗟乎
標榜非能禍漢漢實以標榜自禍議論非能弱宋宋實
以議論自弱今天下下為聚訟 上為於靜攝操釜
鬲而闕其口徒使務激負氣之士獨持高論陰執天下
低昂之權而都人士亦嘖嘖艷焉竊恐君厨之號大著
而黨錮釀禍牛李之難不解而白馬流毒是又愚生之
所不忍言矣

策衡

卷三十三

議論七

十八

議法

問

萬曆丙午貴州鄉試

問世之權必先議法顧事有繁簡勢有權宜有創
以先王而後世失焉者有更於今日而與世安焉
者皆不可不講求也我 太祖高皇帝規天條地
網創大猷然亦有前代之法焉 熙朝之善
制豈行之同自有道哉 今天下有如輔車相隨
街衢相制行廢必由焉若鹽法屯田條鞭免役是
也 國初募商給引召民墾土以實邊疆最稱善
法乃變輸粟為輸金變本色為折色請乞一不足
輒更中呼之激法之由可得廢改免役條鞭自
世廟時議行之遂著為 令甲人人稱便而輒憂
其後夫鹽法無難於復也第一復本色則歲輸百
萬金錢皆無從入將何以抵歲額乎竊觀與鹽郵
遞之限多有強之受募不踰年而流徙幾半其故
有可言者數大都督巡利而指長策博裁減之名
而流故之新兩者與國計民生均無當焉茲欲
使廢者復行行者復久其術安在諸士其詳言之
琴不必變下之桐期於清越矢不必肅慎之貢期於鉅
策衡 卷三十三 三九

利劍則割斷不期於歐冶鏡期則微不期於秦匱法期
於便以不期于遠近故有百年之便利偶姍減於一人
遂揣而為沿為積習而不知返者此不善遵法之過也
有數 之流弊幸改圖於一旦復敝敝焉務為矯激而
令其 行者此不善保法之過也往代無論已 高皇
帝神而統天經緯往制潤色大猷如糊名取士武舉之
遺制 年格除官崔亮之選授也兩稅三限楊炎之敝
法也 中連坐商鞅之陋規也此數法者在前代行之
皆基 亂遂貽不美之名在 國朝行之率收功見
效竟 一代之治此如良醫按法投劑葢可破鬱砒可

驅毒所用何如耳小大相維鴻纖具備樹隆立極於古鮮便矣邇年以來弊蠹漸滋幾於隳壞故有行之洪永變之中葉今當議復者無如屯田之由闢而無也鹽法之變本色而折也又有國初未善至嘉靖以後一變而善今當議守者無如變租庸徭役而爲免役條鞭也夫屯鹽雖分爲兩事免役與條鞭雖分爲兩法其實若輔車相依銜轡相錯鹽法舉而屯田隨之也條鞭行而免役隨之也故欲舉屯田當講求鹽法欲行免役當善守條鞭以鹽法言之課司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分地淮浙齊晉之課專給遺餉洪永間每鹽一引輸粟不過

支所

卷二十三 議法三

四十一

三斗今商人自貯於邊計粟領引蓋倣唐宋之意而規制爲益善矣爲商賈者利其息之饒也遂不愛重貲召民舉土自具牛種自理阡陌自築墩堡邊徼之上人煙稠密土飽馬騰殷富之風比于內地可以減漕運寬東南也使溝澮代金湯限虜騎也可省募戍停公補也一舉而數利集焉豈非所謂徑而易行約而無窮者哉自變粟爲輸金而邊計一壞自變本色爲折色而邊計再變輸金者以爲其入倍于輸粟不知自輸金之例開一商賈撤業邊田之墾者荒矣邊民之耕有逃矣邊城一墩堡壞矣胡騎之南牧者坦然如履無入之境

矣變折色者以爲其解易於本色不知自折色之例開而邊更貴斗米且百錢矣甚而斗米百錢倍之矣及其甚即積錢如山積金如土而米無從糴矣幸而三季寧謐天子受計於甘泉萬國灌輸於畿甸習以爲常無足怪者其或災荒荐至鴻鴈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哽當事者安能爲無米之炊欲免脫巾之呼得乎哉故論事於今日不勝邊供之詘儻毅然振刷焉入粟關塞以實邊儲則惟在復鹽法之舊而已以條鞭言之國初令甲自租庸調以外而驛傳徭役皆出編審驛傳十年一編徭役三年一編編審之權屬之縣令安得人人

策術

卷二十三 議法三

四十二

而秉公從事焉一徇請託通賄賂吏胥乘間以高下茲民叢計以隱匿於是富者不役貧者役矣巧者不役拙者役矣豪有力者不役孱懦善柔者役矣甚至有曠日之值空役之徵襍然多岐村氓田畯墮其計中以爲固然故役而勝則傾家役而不勝遂棄產徙且死而田廬井舍皆拱手畀之它人矣一法而數害叢焉法於是乎窮矣窮則變於是當世廟時有定爲免役條鞭之法得請而行之一方又得請而遍行之天下免役者列厨餼之款郵遞之數及輿臺廝隸之類分門別戶徵銀於民官司自爲顧募而民不復從役於公庭焉條鞭

者總供億之煩庫餉之費輕齎轉輸之需算繕計簿官
司自爲收支而民不復聽命于編審焉彼民惟照糧輸
銀銀完而事畢矣其數之畫一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權
貴無所容其請豪右無所容其賄吏胥無所容其高下
之手而民自本分應輸外諸不經浪費皆一洗而空之
迄于今羅網彌天斧斤遍地匹夫斷命于錢布無辜自
盡於誅求將不止一路傷心而萬姓剝骨矣當懲磨此
離之日猶僅僅支吾不至盡困者不可謂非此法之貽
也故論民於今日獨不勝小東之嗟而欲從庖廩之後
防侵蝕之虞者惟善保條鞭之常而已夫入粟實邊有

策衡

卷三十三

議法四

四十二

識者已豫言之矣所以首鼠而不復者特以嵯司歲輸
百萬金錢入鐵內帑非此無以足其額也初不審其俾
近利而捐長算也且國家歲益侈浮濫焉稍清汰之
自可補嵯司之入如緹騎之冗員中貴之冗匠大官之
冗役番戍之冗食吏胥之冗費國家會何得其半臂
之力及按期索糈若持券責償然故大倉非不豐盈也
自此輩泥沙而蠹之忽蕩焉如掃矣即使山河盡變爲
金抑安能當此閭尾之洩也草木盡化為粟抑安能供
此蠹蟻之耗也宜斟酌青緡抵歲解額焉額充矣可以
募商給引召民墾墾矣而又天河所敷田畝勸農止

田棄畝下田棄喇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其民無遺力也
而又辨土宜教樹藝雜時五穀以備災害草必盡墾土
必盡闢其地無遺利也而又令有司親驗區畛精覈版
籍陳乞者歸官侵占者復業宮莊賜田不得蠶食
民間也遲之三年邊土漸墾邊民漸富邊粟漸多自然
年例可免挖運可捐洪永間寓兵於農之政將復見於
今日矣昔齊有東郭氏者猶豫多欲願有萬金其徒請
賙焉曰吾將以求封也弗與其徒怒而去之宋夫金未
必有也而先亡其徒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者也今欲
議復本色而獨恡商賈歲輸之入其見安所出東郭氏

策衡

卷三十三

議法五

四十三

上乎法必慎經久之規而後行之無礙今條鞭之行既
已如流水矣而愚陰察世俗之趨則虞其有欲壞之漸
蓋槩量析澹之見非羸此積羨無以博清名初不審其
務裁減而成刻削也何也凡庶人而役公府非必其大
有力也多捉襟露肘家鮮擔石之儲者也不然而苦穡
穡未習微儲胥以糞一飽者也懸旦旦之命於尺布斗
粟間所賴上之人逐款顧役又算役計直而後不愛項
踵爲公家使耳今有一役於此料量不究其直得失不
商其無如議歲值十金今減而予六金矣始議歲值五
金今減而予三金矣始議改歲給發今遲之數稔猶懸

懸如之望歲女之待年矣曾不思吏爲刀俎民爲魚

肉異之苦可虞也朝貸富室暮起子錢銷膏之苦可

虞也呼羊羴首葛屨履霜踰踰之苦可虞也飾厨傳而

稱過步列駟馭以供差使騷驛之苦可虞也故始猶吞

聲就役力一不勝隨而轉徙之四方視逃募如逃盜矣

官府鞭策之威能驅逃民終服事乎勢不得不改議以

廢募節嗇本以恤民而重累之困裁減原期善法而反

速之壞孰權輕重而階之厲也昔有贖人於鄰國者受

金于府子貢辭焉孔子嘆曰使魯人不復贖人者必自

賜始矣劉晏理財江淮間創造舟航必倍其直或以爲

策術

卷三十三

四四

浮安曰直厚則船堅而耐久視減直而速蠹者所得多

矣夫孔子欲存贖人之法則不許辭金劉晏欲收久遠

之利遂不恤厚直今之務裁減之名以速其壞者毋廼

辭贖人之金而薄造舟之直者乎誠願今之在事者思

祖宗垂創之意考事例更變之由可復則復勿以補

偏爲多事可因則因勿以節嗇爲省事則載芟良耜之

頌比隆於成周忘怨忘勞之風復見於今日又何暇愚

生之喋喋也

黔事 第五回 萬曆丙午貴州鄉試

問貴筑古驢脫地爲蒼荒素稱多變往代姑蘇勿

論明興威德旁地歸諸版圖與諸藩

均迨其後未免條服修版此其詳可得聞與頃者

上酋狂狡不戢據戈逆執事者之類行 皇上赫

然震怒不崇朝而揚其巢穴除其害 聖武功

二百年來所未有也而說者猶有過計謂安陽世

好誼比平原千里郎州一旦肅清寧無狐兔之悲

邪且改播之役安實效左臂焉迫之全肅論之分

地而後制其不佞今且二三其先譚矣能似其無

望且與與頭者族子以地來投矣果勝之者自有

人與藁爾羅甸不當我一犬郡當益茲蠢動豈其

不能割割亦念吾平赤子別未所以撫戢之術

與黔黔環遠諸夷歲歲苦之其長老論遺事書張

策諸生必有聞矣願詳著於篇

天下有事則論勢天下無事則論機兩人相搏弱者先

敗此可謂之勢也弗敢我競力而目實耽耽弗敢我爭

策術

卷三十三

四五

長而心未帖帖此可不謂之勢也機也勢即大有事而

可用其防機若略無事而實不可狙沼吳者越也羈棲

會稽之山所謂一旅彈丸魚遊沸鼎者也勝燕者齊也

逃遁二城之中所謂僅以身免卵累木立者也故力不

問勁弱有肯繫焉舉足便左右者也事不論隱見有款

會焉一發便不收也以此言機可畏乎不可畏乎此執

事所以爲黔近日常憂至計也夫黔古驢脫地於古爲

西南夷傳言西南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乃其族左言

雕結不入職方楚莊躋略定其地始通五尺道諸國頗

置吏焉至漢羈縻之稍令自葆就耳然猶與中國抗也

明興德威旁邇連四海以爲帶而東南一尉西北

侯剪荆河之地歸諸版圖因設土司而授之官俾世守之已又郡衛其要地而編氓什伍乎其人民蓋靡不奉

威靈而服徭役矣然而蠻獠之窟穴自在也雕結卉

服刻木吹匏之俗猶然未改也互相雄長擾我邊鄙以

香爐山苗之在正統焉而叛東苗諸寨之在景泰焉而

叛普安米魯之在弘治焉而叛阿賈阿札之在正德焉

而叛總之以漫無統馭之桀夷憑恃其險阻以叢爾一

路之弱藩難制其死命少有可乘則彼且整葺彼且踴

張一議大創不鳥散粵西則不突嶮峒安能羈縻之以

策衡

卷三十三

四一六

終剿其飛威猱噬之性邪項者土酋狂狡操戈逆執事

之顏行 皇上偶然震怒遣大師出擊不崇朝而搗其

巢殲除殆盡 武功之大二百年所罕見也乃執事猶

惓惓焉爲安氏計毋亦不見其勢而見其機乎愚生蓋

深有以窺其故矣夫自靄翠內屬後領夷羅民四十八

部者安氏邪寧謐不擾得諸部心者安氏邪羅羅狗耳

龍仲朱蔡叩水之地南丹烏羿之衆視聲息爲靜燥占

影嚮而觀望者安氏邪二百年來爲不侵不叛之臣世

稟我 國家約束然而以語於龍仲朱蔡諸酋縱時有

讎殺畢竟其氣味近也以語於我中國縱俛首受約束

其族類隔也以語於蜀播州諸酋縱越在異壤而

我之仇讎實彼之婚姻我門庭之憂實彼輔車之藉當

日樂源肇亂我師奮擊驅精銳千餘衆殞首烏江自茲

黔蜀之士鮮不見弓影而疑蛇聞鶴唳而疑師矣乃安

氏者不惟不爲難而且奉銅盤之盟効左臂之力一鼓

有大水田之捷再鼓有桃溪衙之捷豈區區夙忿能離

其好哉蓋至千里郎州一旦燼落比屋遍燒積骸若陵

彼雖淫狡之性豈盡惛然無平原之想邪而況夫息壤

在彼銅盤具存楚約已堅商於未割至此而謂安氏之

心帖帖者誰其信之也且也龍里白納孰與容山遵義

策衡

卷三十三

四一七

當其疆盛噴峴山麓迤邐鳥道一九封谷百二奚啻而

今都作烏有同類俱傷取譬其遠子子孤懸四面臨大

而謂安之心旦夕晏然者又誰其信之也夫息壤之盟

不終易於望以小介於其大易於疑莫甚於望莫可畏

於疑嗟乎伊維野祭辛有懷百年之憂羗胡雲樓晉室

釀中原之患在事者顧可甚其疑而益之望也頃順臣

以地投蜀矣夫順臣安氏之豎子也在黔名述杓在蜀

名順臣此其來也非果懷德而來耳以國情輸我也又

非果凌逼而來實效悉怛謀之爲也無抑近播諸梟以

豎子爲奇貨遂爲此舉我 國家萬里幅幘原不藉夷

方掌大地增我式廓況豎子近安氏臥榻側實以地管
我爲安氏難耳此舉也寧惟令豎子維谷且開兵端而
傷羈縻之至意何以明其然也喜則鳥集怒則麋散諸
夷皆然而可獨疑於安一蠶食其墟安不得安枕臥矣
挺而走險靡一藩勢不能坐斃國家必復有昆明
姑繪之師夫以天威之輝赫張捷伐於彈丸之區直
杖馬箠下之耳然而國家御醜虜自有機括焉史稱
漢過不先堂堂中國而輕渝好使彼負我以曲非所以
爲信也人事弗起不爲之始無故惆悵非所以爲智也
天地生物各有寧宇卽蠛飛蠕動跂行啄息之屬要亦
策衡 卷三十三 四八

氏心班固曰來則臣去則備慕義而貢獻則羈縻勿絕
夫羈縻云者取義於馭馬之法爲言也主人之馬奔踴
不任控御不欲縻芻秣以飼之則縱之郊坰又虞其逸
也姑從而繫維之使不至於走墮焉可也乃若在檻而
服鹽車者不然制之燔烙御之銜轡習之輿衛俾其馴
擾調良合馳驅之法而後可安氏久已入我銜轡而爲
在檻之馬矣跳梁不生正當開誠納之捐細故以包容
之耳試提其名而較臣妾蛾伏之謹孰與驚遽机士之
爲虐挈其實而籌征租納貢之利孰與畏糧頓甲之爲
擾安安氏所以安黔安黔所以養國家和平之福也
策衡 卷三十三 四九

若是則愚生慮安氏之望且疑可長恃無虞心邪或亦
有時操時縱玩弄於股掌之上者邪一部負固崛犂專
爲逋逃蔽甚則推埋爲姦探其含珠而殺焉以逞荼毒
慘矣自隸都勻後而江外天壩諸寨亦隨望風震攝此
往事也曾可長以制部落獨不可以互相制邪蓋蠻獠
之類種族繁多安處一焉有若紅黑銅石諸苗非與安
氏角力稱雄者邪若普安金箠凱律諸苗非與安氏接
壤聯絡者邪梟獍之資不忌關格向背離合原不盡同
也頃者逆播蕩平諸酋奪魄儻有憑阻作昏蹂躪我邊
徼者乎一會開霽諸酋或至騷繹一會破亡諸酋必至

齒寒凡忿其猖獗疾其招變欲摧其輪而笞之背者固自有同情也吾料夷之情察其分合偵其雌雄隨以國威馳一檄傳諭而翁張其間首及安氏曰殷監不遠茲以後有如焚烏蒙侵永蘭越境稱兵者實三尺不赦次及諸酋俾其自分部落自爲保伍無傳統攝如繫弓臥鼓一會寧近酋者各勞賜文告有差如猖獗弗靖一會動近酋者亦各芟夷蘊崇之有差左投左制右投右掣前突則有露拳向者前焉後蹶則有錯趾躡者後焉彼安氏者方且狼顧而內自虞方且狐尾而寧處後於以銷萌窒隙坐伐夷謀其庶幾乎邇來硯仲諸苗策衛

卷三十三 黔陽 五十

跳跋聚蹠林作新木擗竿態行旅騷然在事諸臣忿其猖獗露檄而請奉天威厲吾武節一創艾之不踰月來遂刈大慙而地方肅清何渠至瓦解魚潰不可收拾邪抑更有說焉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黔之茅土延袤幾何車徒甲乘稱之蕩粟糧餉稱之與諸酋環列而處安所制其死命故一有烽燧之警則徵發之檄不馳之川粵則馳之雲廣是黔以孱弱累諸藩也與其以黔累諸藩不若諸藩於隣黔之處各割少許用壯黔之式微且蜀則轉饟以供歲爲解額矣楚遣譽髦歲黔之澤宮矣徵其賦而捐其土非制也宅俊於黔而則墾於楚

非制也損有餘補不足愚生蓋深望秉國成者以天之道處黔矣奈之何恬一全播也

策衛

卷三十三

黔陽

五十一

相任 第二問

萬曆丁未會試

附傳言以古為監可見與凶然監遠無如監近故殷
監夏周監殷賈山借秦以喻漢玄成援隋以誡唐
所從來矣我國家接胡元之敝監不在遠太
祖高皇帝嘗與侍臣論勝國覆轍所誡一言蔽之
曰廢弛故勳勳怨力振頌風二百年來神靈
震疊如一日其指要有可窺測數遭者承平久把
人過計或謂明作功少苟且政多漸且入廢弛弊
所由來與勝國將無同歟不數夫高皇帝殫精
盡心以懲之至於今乃玩日愒月以踵之其咎安
在書言熙載首吝宅樁詩戒宣猷光慎考相豈樞
軸之地承元首而康庶事者尤當任其責歟夫惟
任然後可責昔人謂任之以禮乃可責之如法又
謂任一人則政專任多人則相倚果有當職或謂
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免或謂重臣不可無權
臣不可有失諱權諱重而可言任歟弗專任而可
獨責歟弗專責而廢弛之弊將無相推相讓而所
以奮起事功將何所失而可國家所以得任

策衡 卷二十三 五二

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廢弛尤莫甚於廢弛而莫知其所
由然尤莫甚於知所由然而莫敢言其然夫國之為國
者政事也今天下非無政事然無如苟且因循者多也
似有政事而無政事也無政事是不有其國也故曰患
莫甚於廢弛政事所由領理者人才也今天下非無人
才然往往媮食視陰相仗相推以入於廢弛詰之而莫
肯任其咎也故曰莫甚於廢弛而莫知其所由然人才
所由奮振者委任也今天下非無委任然且結胸掣肘
振掉不自由明知廢弛所從來而終莫敢言任也發於
當事之口則若招權而實重旁觀言之又若附下而借

查招權實重附下借資是人主所大惡而人臣所大忌

也故曰莫甚於知所由廢弛而莫敢言其然宜乎執事
憫然有深鑒也請先原勝國所以失與我國家所以
得而後事勢相循之故可得而言矣蓋殷革夏命則曰
監彼夏王周反商政則曰咨汝殷商賈山借秦以喻漢
玄成援隋以誡唐蓋典朝與勝國風氣漸染最易故懲
之宜亟也我國家紹百王之統而實接胡元之敝覆
轍之鑒宜不在遠矣高皇帝悼元季淪喪嘗與侍臣
推求其故或言元政失之寬高皇帝曰聞以寬得之
未聞以寬失之元季喪亂正由廢弛耳愚嘗反覆元事

策衡 卷二十三 五三

恭繹聖訓蓋元起朔漠僭閭統一代經制匪立胡風
公習弗革迨至正之君天降愍德百度日隳其大者則
在委任非人師尹多辟燕帖木別兒怯哈麻搠思監之
倫皆凶儉小人更進用事復怵阿魯輝伽璘邪說深居
縱逸是以威福外竊賄賂公行選舉陵遲紀綱倒置賞
可無功冒罰可有罪免法令飭而愈弛盜賊撫而日多
而元社屋矣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廢哉勝國所
以失也高皇帝親見胡元之亂又數覽觀元史灼鑒
廢弛所由於是振長策規來禩分中書而六散樞密而
五凜然抑控在手魁柄獨持而其大者則尤在勲勳懇

懇以精意盡下使賢才不得不爲軫心効力故能經制大備憲度修明聲靈赫濯震耀千古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高皇帝所以得也蓋勝國以情竄縱詭隨似寬而實非寬 高皇帝以精神爲震疊似嚴而非徒嚴此得失大致也夫 高皇帝殫精竭思將萬世爲量乃今餘二百年耳倫制未改而明作浸非形體雖強而精神已疲矣執事試觀今之天下所爲精明奮振之氣餘幾名實若搏沙上下若踈盪吏治若傳舍積儲若罄懸武備若畫駿邊事若養癰宗祿若漏釜河費若尾閭吏弊若鼠穴積積若蠅磔百司庶府方且悠悠汎汎而莫之措憂問之九列曰我分猷者也何知成問之庶僚曰我守局者也何知要問之封疆郡邑曰我外吏也何知內卽問之密勿亦曰我代言者也何敢侵官而越俎蓋波流靡以入於廢弛而未有屆也所謂廢弛而莫知所由然知所由然而莫敢言其然者也愚生草野幸無忌諱請審測警言之夫三十六輻以爲輪轉之者軸而後有輪之用一闔一闢以爲戶運之者樞而後有戶之用爲國亦有樞軸焉樞軸未嘗代輪與戶而輪戶不得則無由馳驟開闔樞軸之臣未嘗代衆職而衆職不得則事功無由輻輳樞軸之臣得所任而百職釐

策衡

卷三十三

五十四

萬事理矣夫 高皇帝之制故在也 皇上又天下之明王也居崇處深慮無不在天下也俊又滿朝股肱之良又非乏也母亦樞軸失職元首股肱之間猶有關格弗相爲用之患乎蓋勝國所由廢弛以非人而任之太重其在今日則又不問得人與否而任之太輕廢弛同而所由廢弛異辟乘舟者太重則沉溺極輕則亦飄蕩物極相反各有所至其勢然矣夫 高皇帝神聖其臣莫及雖以部府分省院然樞軸之任猶不能無寄非惟寄之又精嚮之維時青田金華叅贊密勿披心造膝魚水靡間已復加學士以殿閣承熙而後遂陟孤卿其推誠委任功效自著者宣德時則有若楊文貞文敏文定天順成化時則有若李文達彭文憲商文毅弘治時則有若劉文靖謝李二文正嘉靖時則有若張文忠楊文襄委任綦重致理綦隆夫豈無外廷宣力之佐乃宣上達下持衆美以效之君緊樞軸是賴卽 皇上初嗣服厯虛心元宰端委以聽故其人得展其精悍之才而成綜核信必之治其後秉成日久意氣浸加流爲鏗急復流爲愎戾一旦絀之若振落於國家未有纖毫之損也蓋 昭代制置樞軸之任最爲盡善使賢者得効其忠而不肖者亦不得甚肆其愚惟夫置而不任然後賢不

策衡

卷三十三

相任四

五十五

肖無所分優游富貴之利歸於下而廢弛不振之弊御於國則今日是已夫以今天下視萬曆初載治効何逕庭也豈人才實遜則任與不任異耳誠得其任雖偏才可以奏功不得其任雖賢者無由陳力是故不任則不能無顧形迹顧形迹而深至之畫寡矣不能不畏議論畏議論而視之般亂必多矣不能不商恩怨商恩怨而依違姑息之風必長矣不能不揣強弱揣強弱而不如不吐之氣必怯矣如是而安得不廢弛一臣不任則一事弛樞軸之臣不任則百事皆弛矣今之所以任樞軸之臣者猶在若有若無之間前不能輕後不能軒惴

策術

卷二十三

相任五

五十六

惴調衆口日恐不贍幾不得輪戶之用而望其運轉輪戶豈可得哉夫任之者將有所責之也蘇洵曰任之以禮方可責之如法弗任而責是絆騏驥而責千里也故責則不可靳任也任之者又將令提挈衆任也仲長統曰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懼相倚之害成而又慮專任之擅勢則吹有混聲而瑟將上下鼓也故任則不可靳專也任專又不得靳重也劉頌言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亂夫重而亂則何可任任而治則愈重愈治也任而不重是態臣也非所宜任矣任重又不可靳權也蘇軾言國不可無重臣不可有權臣夫挾重以自

爲則重亦權資權以奉國則權亦重矣重而避權將并避事也失所以重矣今夫徒富貴而無所責於其人者必其人非賢而主弗明也若夫以明主擇賢臣則惟恐任弗專而權弗重而無以盡其用矣夫惟任專矣重矣有權矣而後可深責之責而弗効卽譴呵隨焉彼亦有弗得辭矣如古者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當塗之臣引咎而人主亦聽之何者任之至而無所逃責也顧今所謂任者豈必如古之以三公兼吏事宰相判流銓判度支中書兼樞密之類而後爲專爲重爲權哉惟在人主精其意以通樞軸之臣而後樞軸之臣得精其意以通

策術

卷二十三

相任六

五十七

百執事如高皇列聖所爲無事不咨無言不從無時不接無念不注如是而已蓋治天下如用兵淮陰侯所以多多益善者部分明而紀律肅也部分明如萬目之屬于綱有條而不紊紀律肅如紂五指挈裘領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是故上有所宣也天子第付之政府政府參酌而後布之六曹六曹下之撫按撫按下之監司郡守臺省則糾察其所宣之當否焉下有所達也守令監司上之撫按撫按上之六曹六曹質之政府政府參酌而後獻之天子臺省亦糾察其所達之當否焉當而有功則政府不敢尸其功而歸之天子不當而有

過則政府先受其過而不得獨歸之衆有司此虞廷宅
揆之典周室考相之道也宅者任之也考者責之也總
師而後考績統均而後質成任而後責蓋虞周而已然
矣如此而太僚不得不作率庶明不得不勵翼倡之必
應震之必悚有委任而有人才有人才而有政事而猶
至廢弛者不矣嗟夫任者國家所以便事而非人臣所
以便私也不任者賢臣所以嘆約結而不賢臣所以資
覆匿也夫不使賢者卑智而使不賢者得以護短假人
臣以覆匿之便而使國家受廢弛之禍安可不謂廟堂
計左也是胡可不深監使後人復監後人也

策術

卷二十三

術臣

五十八

用人

第四回

萬曆丁未會試

謂子言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
受非欲合君子小人並用之歟乃易泰取包荒而
師戒勿用也或謂君子小人若陰陽不可相無
或謂若永炭不可並立何於仲尼之說不盡合歟
且言有元聖而多材多材有德而克勤小物大
小不既兼而有數焉猶慎而居大位無所臣守北
酌水明志任方隅而封疆失守有秋霜比質言北
海而政散民流有風流沉整帥陳陶而與尸敗績
二人類君子也寧堪大受歟有典護軍而蒙垢而
馳騁進取而著聲焉府有巧賞無節而立功鄧支
其人類小人也寧局小知歟又有清約承家人謂
其有顧懷懷風節抗疏獨朝時賢或擬之文若及
至操用茲既人國家此於大受小知將何施用歟
抑仲尼既欲兼用大小乃講政三日不能容一聞
人與在位七十載不去四凶者又何懸也各有說
駁願相與覆意之

策術

卷二十三

用人

五十九

昔中庸贊仲尼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說在仲尼之論小知大受也君子也而可大受小人
也而可小知君子與小人並育用君子與用小人並行
矣君子不以大而遺小人之小小人不以小而妨君子
之大君子與小人不害而用君子與用小人不悖矣君
子可小人亦未嘗無所可小人有所不可君子亦有不
可以全其可此之謂無可無不可也使大小各得於受
知之間而君子小人無不並生於天地之內天地無棄
物聖人無絕人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吾於其象易
知之泰九二之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夫泰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時也然治泰君子又必光以照羣情大以容羣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然後得尚於中行而不爲已甚斯包荒保泰之道也又於其作春秋知之春秋之法與人爲善大能改過善者雖小必錄賢者有過必諱自非大無道之國甚不肖之人皆欲全安而成就之人知春秋爲法之嚴而不知爲道之大也又於其語衛事知之瑗稱其君子鮑稱其直俞稱其智且愚至於衛之不失又歸功於圉佗與賈夫三子不盡雅士也出處不必瑗直不必鮑能智能愚不必俞而可以賓客宗廟軍旅而其效可以存國茲非合君子小人無一

美術

卷二十三

六二

可棄之驗歟蓋仲尼於古帝王未有以大稱之者獨贊堯曰大哉又曰則天今觀其時百僚師師四門穆穆九官十二牧布列於朝君子可謂盛矣而在位七十載四凶猶然與衆君子比肩共事行父謂堯不能去非不能去以爲不足去也極治之世卽宵人無所售其惡且爲盡其用師錫之季共工鳩僝功鯀猶試治水則向之爲堯宣力者亦既多矣惟是小人之性器小易極不能謹始厚終至舜時而罪狀始著故去之耳四凶猶用況其他乎此堯之大所以則天而仲尼猶是也大都人品自庸衆外有四有才德兼備之全人有德勝才之君子

有才勝德之小人而又有似德非德似才非才而暴才媚德始以小人溷君子終以小人毒君子之小人天之生大聖賢與大奸慝俱不數其餘君子小人皆可以斟酌駕馭用者惟用之各得其所斯能竝育竝行而不相害悖耳是故姬公元聖多材多藝畢公懋德克勤小物何大何小不宜何受何知不可必苦得斯人而後用則義於無可用矣是以凡德勝者屬君子類可大受惟無務以小窮之凡才勝者屬小人類可小知惟無務以大困之請就明問舉其凡數馬後對入里必趨石內史醇謹至矣然居大位九歲無匡救之益酌水明志夷齊比

美術

卷二十三

六二

潔吳處默趣操端矣然刺番禺不能抗盧循之難高志直情孔文舉不秋霜比質乎乃相北海而政散民流矣風流沉整房次律不名重廟廊乎乃帥陳濤而與尸敗績矣之四子類以德勝乃於大受若不足要以質行足以表世清操可以維風義槩能折雄心雅尚堪鎮囂俗雖則酬務絀於圓通應變短於揮霍吾猶不謂所受之非大也而進此者可推也故曰可大受不可小知也護軍而受金陳戶牖幾集詒矣而卒底績於安劉何貢而爲然作奏陳子公稱儻易矣而竟立功於萬里馳騁進取不師道德者朱子元也而所在職辦擅聲烏府何奇

乎作尉通泉盜鑄掠賣者郭元振也而計安四鎮翊贊
先天何偉乎之四子類以才勝以語小知若有餘要以
詭對屬揣摩之伎克敵抵角距之能武謫之網絡多詐
膽智之作用猶蠱雖則事工於弋獲謀集於跣跑吾猶
謂其知之未離於小也而下此者可推也故曰不可大
受可小知也夫大而小之是斧剗毛柱摘齒也小而大
之是莛撞鍾椎測地也因大而兼責其小是見麗梁衝
城而欲兼以室穴也因小而并責其大是見韓盧善走
而幾其可驂服也惟夫大小各隨其宜而知受各適其
量然後世無遺人人無遺用斯包荒之道得矣使仲尼

策術

卷二十三

用八四

六三

而得邦家者則姬畢之倫竝秩師保孔融房瑄可使風
議石慶隱之可用坐鎮陳平朱博亦預紛紜之司陳湯
郭震必處爪牙之任不惟遽瑗史鮪寧俞在必庸即如
圉如佗如賈亦弗棄矣不必元愷而後舉即共工伯鯀
猶將技拭用之矣至若厚貌匿端如杞之非惡食當
時咸謂有祖懷慎風節檜之拒邦昌僞命時賢擬之文
若後乃披猖以至妨賢病國此則以小廉小忠飾其大
奸太愿自非明哲之聖鮮不淫其小而信其大者易師
所以致戒於勿用而仲尼斷以必亂邦者也然曰勿用
正惟不可用之太受而有命正功則亦未嘗不試之小

知矣宋儒真氏謂君子小人如陰陽不可相無則易內
陽外陰之說也易所謂內外則仲尼大小之說也嗟夫
聖有遺慮愚有得事寸長尺短兼責實難舍短取長誰
非作使要在以君子之大用小人之小而合小人之小
乃能成君子之大耳蓋有四益焉雜糅豕零竝効刀圭
輪囷離奇同就繩削資攻玉於它山成粹裘於雜腋則
輻輳之功可集也聲望不先功實能否不關毀譽有用
則能呼不逆虛恢則康匏亦置則綜核之治可課也濯
菝之途在前桑榆之績在後不逞者既羈縻於縷組無
聊者亦觀望於歲時則伏叢之彙可弭也白黑不至太

策術

卷二十三

用八五

六三

分邪正何由遞乘南北之部各營職於公家朔洛之朋
自不角其門戶則有丘之羣可渙也蓋收彼之伎兩亦
以濟吾之助勤獲吾之幹用亦以消彼之辛螫以大而
用小正欲并小而全大茲聖人之弘也後之用人者吾
惑焉步必矩繩程必尺幅稱必耆艾評必中正其立名
甚尊棄豫章以寸朽窮夜光以微考體大而嫌其節疏
蹠鉅而議其舉遠其置法甚密本欲進君子君子未必
進而已進其依似本欲退小人小人未必退而已廕其
幹濟即使君子進矣而鴻羽雖可爲儀孰與効其剗割
小人退矣而庸隼未可盡射寧不益固其壘營致使大

受小知兩乖君子小人俱病則何如俾各得其欲以成
吾事之爲大哉或曰竟能用四凶仲尼爲政三日而誅
少正卯其大安在夫君子用人自量其德又觀其時度
其人故易泰九二曰包荒師上六曰勿用上六過極之
德既非九二之中正而師自訟來又與泰之時異矣矧
地中有水至險藏於至順師之小人尤出陰陽常理外
者此所爲戒也仲尼之德無異於堯而所事者魯定共
事者三桓彼婦之口尚能死敗況以聞人而論訛其間
乎夫四凶之罪天下能名其爲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兩
觀之事雖及門高足猶不能無駭也知之淺矣弗知深
策衡 卷二二三 用八六 六四

國勢 第五問 萬曆丁未會試
問立國者必有不拔之基而子孫得承藉以不衰詩
所爲謀貽謀也三代以上不具論自秦以下謀一
多矣孰爲強歟然或強而折或弱而偏安延數世
何歟將無來之者有偏全而承之者有盛衰歟我
太祖驅逐胡元重新宇宙其造國強矣度德量
功前代孰優先臣以五事狀宋然歟 列聖紹休
丕基益固物豐而地不無孽芽而內外晏然十世
彌昌我 皇上恢張其緒而光大之可謂赫聲濯
靈矣識者以爲無窮形有過徵何也茲欲振之何
道而可昔人論治有謂視紀綱之理亂者有謂奉
法強則國強者有作政論於漢者有言務實於宋
者以此補救亦可合 國初之意歟夫創守無二
執要必有一世精神爲磨礱天下之具而以豐亨
豫大忘前事之師安在其不弱也諸士試詳者今
之勢而執于 祖宗用以規匡時之略

善王國者其勢必疆而其後也或頽靡而不振夫至于
頽靡而不振非國之初也人情習于偷而國政驟于弛
也然乘弱以爲弱弱之病在外其弱易見乘強以爲弱
弱之病在內其弱難窺何者創業之主討亂興治必有
一代之規模而其子孫奕世承休以無過佚先人之緒
而永有寧宇迨至後世乘遞遷之運不無偏升降也而
或耦會于天時邁必趨之時不無偏輕重也而或畸勝
于人事是以有外侵有中潰有強之弱無弱之強豈非
末流之不競勢所必至哉三代而上不具論自秦而統
一海內者六代晉宋最弱秦隋強而折唐稍強而漢爲
盛何也晉武宋秬非有絕逸之畧也當三分鼎沸之餘

而操太白之旗不廢經綸也而我朝之超軼今古者驅逐胡元與立國規模耳以勝夷狄者較勝于夷狄者何論軼哉愚則謂我朝之基業乘于元而駕于周凡立國者必乘所勝之國爲盛衰而明以元爲勝國也虜混一海內自元始元最強驅夷狄而歸之沙漠自明始明最強滌宇宙之昏濯日月之垢彼元雖醜虜乎更張其政俗而未始不因其疆域戶口也陟高以爲高高不可升恢大以爲大大不可量故曰乘于元也凡代代相乘而數代必有更始自堯舜以道德爲世楷而禮樂文章未盡綢繆也數傳至于周道德之用密矣時笈衡 卷二十三 國勢三 六二

五 雲擾之後不以力競而以智竊則當平吳歸漢而力已殫矣力殫則不能廣廓而強夷乘之其弱爲外侵其患迫而其勢緩故其子孫皆南渡以延百年之統秦始豪鷲而隋文梟雄也收周室已散之綱聚元魏已灰之燼不以德撫而以力爭則當合六七混南北而神已侈矣神侈則不能深防而亂民乘之其弱爲內潰其患隱而其勢迫故一敗而遺胤斬然而無再傳之祚唐文皇經緯纖悉勝于晉宋而有藩鎮之中摧唐之重寄于兵也兵之制變而跋扈者操之以爲衡亦肅代之揚其波耳漢高祖規制宏遠邁于秦隋而有莽操之密移漢之重寄于臣也臣之局更而姦雄藉之以爲權亦元成之委其轡耳此六代也立國于弱者無長駕遠馭之規而立國于強者無深根固本之計非後世得失之林哉我高皇帝恢龍飛之略貽燕翼之規上與下相綰而無倒持之柄名與法相維而無亂紛之絲二百年來體勢尊崇恩威固結雖有逆藩悍瑯強胡巨寇三尺繩之而身首橫分片言詰之而肝膽畢獻可不謂極治之朝至強之勢哉而先臣謝鐸以五事軼宋爲頌曰光復諸夏曰奮起南服曰驅逐勝國曰臨御最久曰家法甚嚴夫武成之倒戈非憐也會稽之玉帛未必中原也末年

弱徵也款不足以羈虜而戰不可撫不足以鎮夷而勦不可野心之狠挺走之鹿時肆蹂踐而莫之誰何弱徵也軍屯廢而京餉重伍籍虛而侵漁多九邊萬里橐鍵而鞭弭者幾部投石而超距者幾人至使驍將養健兒以自雄遠塞藉番夷以爲衛弱徵也塞黃流而沉璧馬動以千萬緡計而玄圭之績邈如也漕通則勞民漕塞則病國舉國家大命而懸之衣帶之間弱徵也里閭蕭條衣食路絕萬姓迫于繭絲之理而無鼓腹擊壤之熙恬弱徵也中涓狐假羣小鴟張昔以市利而并市權今以乘民而覬乘兵南與北分局水與炭分勢無乃漸啓

策術

卷二二三

國勢

六二八

其萌而有釁端弱徵也疎于治庖而治理廢墜于積薪而人材廢摧英俊之氣靡壯士之骨則消耗之極而空虛之勢也弱徵也蓋嘗反覆于今昔之勢矣正統之初幾于外侵而閭閻未擾其根固而不搖正德之季幾于中潰而官府未塞其情鬱而未傷故皆有亂形而無敗徵今大厦無虞而憂其難支四維常奠而若有土崩瓦解之患豈非內與外俱虧而神與形兩傷耶夫以弱國當弱君其弱可一二數也以強君御強勢則其弱難見見弱矣難言言弱矣且難信執事視今之勢何如耶皇上操法甚峻以爲張矣而實弛也人臣奉法甚謹以

爲約結矣而實放縱也何也皇上聰察之主也而久與臣下隔勢不能燭照數計而用籠絡之術事見其端而持其委委不可竟端已墮矣人寄以事而恡其權權不可假事已敗矣夫安得不弱朝廷所操者刑賞也而搖于下禁士夫所衡者是非也而阨于上持錯舉以程能攘功者衆借妬以攻瑕匿罪者多夫安得不弱世有黨論破清論之藩世有庸論揚黨論之波以議論爲政事而政事虛以門戶爲議論而議論壞費豪傑之精神于口舌借國家之法度于爭持夫安得不弱天下燥與濕相乘寬與猛各操所以相代也匪獨國勢蓋亦

策術

卷二十三

國勢

六二九

人情若鼓瑟之專而吹竽之濫何以返已覆之轍而迴東逝之波耶夫安得不弱人情躁而不恬躁甚則匿而爲媮國是競而不平競甚則縱而爲懈議與任相左前與後相委公與私相持苟旦夕之安爲燕雀之媮爭眉睫之謀爲蜉蝣之計夫安得不弱是可爲之寒心哉昌黎氏曰視國者不視其強弱視其紀綱之理亂而已而韓非子亦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祖宗以紀綱法度維持天下而後世不能振肅以聽其日廢而月壞則飭頓而整齊之以振起一代之精神是不可不亟講也昔漢桓帝時王綱弛皇路傾矣崔寔

論政而曰治法以嚴而成寬爲國之道有似理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儻厭梁肉而薄藥石是養患于膏肓也
此亦補救之一策也宋至神宗虛文勝議論滋矣司馬
光陳規而曰治道先實而後文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儻膠板爲舟而搏土爲楫是自溺于風波也
此亦補救之又一策也標名以覈實則臣下無兩托之
端而人無不可任之事督嚴以章法則 朝廷無兩出
之政而事無不可奏之功振精明之氣挽欺謾之風破
庸俗之論開功名之門風聲之所鼓暢景光之所昭耀
不出朞月而天下已強矣蓋前代之國勢常踈其禦易
策衡 卷二十三 國勢六 七十

出處 第五問 萬曆己酉順天鄉試
問昔者孔言善道則辨于去就隱見孟氏言遠近去
留則歸于潔身潔身義嚴善道理精然以出處爲
人士之大節一也至宋元晦推其得失係風俗抑
又重矣故評賢古人亦所以辨趨也平日讀史嘗
有感于荀文若疏延祖程玄成許平仲四君子者
其計略節義忠孝孝問炳然于前後者也其出處
何若論者各有美談孰爲當耶先儒善說春秋至
于褒貶之義極引彼以證此故後人莫能棄其論
而千古服其心也與文若同立建安之朝有父不履
臂而舉義有忿姦雄而嫖傷魏晉之禪有父不履
其地子不應其辟有坐不西向以示不臣者與玄
成同在太子宮有屢諫不浚而力自解去元時有
延爲師則就使爲官則不受有輕受其官卒不受
祿而去者此數君子沉潛以同志堅貞以自潔於
世無所建顧其立身之節視四君子何如其人可
得而言歟夫論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然表齊
之饒德祐疑之范養之智仲舒謂之季札之讓獨
孤及非之則私有難黃亦不爲過夫四君子之美
策衡 卷二十三 出處 三十一
問自在也諸生其以獨見對

學者議論古人必質中於聖言聖人心無褒貶爲世道
而有褒貶是以其褒貶也不立一義惟以世道爲之權
寬與人以爲善之路有善而善之其論甚恕至父子君
臣之閑夷夏之防嚴若甲令蓋聖人之心惟憂天下之
無君也以爲天下已有王矣苟諸侯之國相與平其患
難禦其侵軼危而持之亂而正之則百世不易王世不
易主則綱常無倒置之形生民無戰爭之禍其道惟在
人知有父子君臣之閑夷夏之防而已使強有謀者得
而易之則轉相效習惟強有謀是逞下可反上人可爲

帝雖以夷狄而君中國勢所必有而才智之士又竊吾道以爲之助托濟世以幸其功名其禍必至於歲易朝月更主而無百年之國故寄之春秋以舉一示百臣必不可背其君子必不可忘其親夷狄必不得以王中國之盟會征伐有與之同利共事者列之盜賊蠻夷而不殊正爲才智之士能讀吾書焉信於名義則雖有亂賊而無其輔是故入於防則褒之于於防則貶之貶與褒不相掩焉持此以議則載藉之上雖有負千古之名而事或涉於不韙固得以操觚而裁之執事發策而舉漢荀彧晉嵇紹唐魏徵元許衡四君子爲問固謂荀令之

策衡

卷二二三

三三

計同於曲逆侍中之節比於弘演魏徵則直諫佐貞觀之治許衡以道倡秦朔之學執事心尊之而疑其出處有未善者使諸生評隲之乎嘗觀四代之間若華子魚陳長文稱符識以成漢魏之禪荀公曾景倩何孝穎皆魏大臣首佐晉命與賈充列於銘饗隱太子之難馮立謝叔方至稱兵闕門竟自歸大宗以富貴終姚樞實默皆以漢人事蒙古成兼夏之業執事不此之責者何此其人的然不以自蒙而世已辨之也彼四君子者前哲所推崇而出處如是則世益有以藉口欲諸生揆之春秋之義歟前哲之論四君子者多矣范曄贊文若仁爲

已任既繆於是非司馬君實稱爲管仲之功亦擬之不論嵇延祖以死難獲譏在當時既匪確評史臣謂其理兼濟物抑亦未揆其本朱晦庵以正魏功罪不相掩調停之論程正叔謂功不足以贖罪祇駁其事仇之非以平仲爲植人極開太平蓋姚氏之私語文莊弟責其事元猶未刺其膏肓愚以爲論文若莫責其忠曹而弟明其非漢臣論嵇延祖當嘉其湯陰之死而惜其秘書之拜論魏玄成莫深求其事太宗而弟惜其陷建威於惡論許平仲莫非其臣元弟怪其太厚夷而薄華則四君子者亦無說之辭矣夫尚書漢官也或之拜以漢天子

策衡

卷二十三

七十三

之策也死于壽春漢地也建安漢號也何以離或于漢臣以或之心於曹也何以知之以操知之操之陰賊狡險剪所忌不顧其材使或有爲漢心操必覺之則或不死于建安十七年矣且觀或爲操計者不知有漢久矣九錫之異議爲操非爲漢也操奪漢不須九錫也漢失天下以許昌自迎天子於許而窺漢之勢成誰爲此謀者或計益工漢賊益深奈何以厠之二義士傳後也宜離而異之也明矣周禮殺人而義者令勿讐則不義在必讐矣宗元亦謂更殺人而不法與私相殺同以是夫復讐者故殺不以義而子勿得讐且怨惟君討臣爲然

司馬昭雖擅魏於中散無君臣分雖假手魏法直忌而枉殺之不可謂義延祖縱不能刺刃其腹不可爲之臣至魏玄成又可異焉玄成爲洗馬隱太子辟之也固士所爲死矣方地疑爭伏玄成胡不以宮府計之理有可全當如里克告申生勢必相軋當如郅惲勸東海王願勸建成以蚤除秦王喋血之禍誰實階亂身爲戎首敗而逃之其時王珪流雋州凡醜秦王變置秦左右獨玄成在而談者竝云王魏混於輕重矣許平仲河內人覃懷舊衛地至宣和乃淪於夷固宋人朝夕計慮不怠欲出之於左辯者也平仲獨無宗國之情蒙古起朔漢五

策衡

卷二十三

出處四

七十四

十年以兵毒天下滅國四十殺人如萬牛之毛平仲視其虔劉憑陵略不變色曾無一言爲中國生靈地者夫秦上首功棄禮義耳魯仲連不肯崇以虛號蒙古僅分天下半平仲言輒以帝王奉之爲創制度陳時務立規模欲其久有中夏是欲中國久爲腥羶也殆非有道者之言或史勝其質歟是故絕文若以漢室屬叔夜于晉朝玄成亟諫而去平仲但爲祭酒則論者亦毋過求焉執事又問當四君子時有事與地與相類而出處不同者否蓋有之矣漢之亂也曠然高遠不降辱者管寧辛固漢之處士也若耿章不量力以討賊孔文舉憤雄詐

而嫚侮雖計疎事敗然可謂之漢大夫矣若魏之臣子一人而已范承明三十六年臥車上不履晉土而伯孫侍疾衡門比承明沒不改志惟忠與孝伯孫有焉類延祖者無如王偉元偉元之父亦死于司馬昭偉元坐不西向終其身此真人子哉唐李綱亦爲隱太子詹事隱太子猜間朝廷也綱諫不聽乞骸骨而高祖曰幸卒輔我兒綱則復上書諫太子太子不悅竟解去可謂始終無負者其在胡元之初則有趙復後則有劉因皆不肯仕蒙古氏然後知強暴之威奸雄之餌危疑之地腥羶之粟本不足以束縛玄冥士使必受其羈絆但士自驅

策衡

卷二二三

出處五

七十五

而就之以蹈於伶仃故愚謂文若三子者病於信道之不篤而許子過於自信者也道者立身之界方出處之門戶而定死生法律也可出而出則出爲祥麟瑞鳳可處而處則處爲潛龍碩果可生而生則生而不愧可死而死則死爲不朽濟世之畧以奉非其人謂不待償死非其所則猶之腐骨也故道者不責必死人不責必救人不爲已有不爲人有以其爲之在已則先已之是而已矣君子不怙威不逃賤曠世之遇不能使脉脉以赴者信道篤也川之出于廣谷而經於曠野也希夷幽玄及至流之大都之間人居所聚舟帆所集惟其大也能

涵而受之以靜蕩而化之以清小水則不能矣必黃黼
垢濁變其常性士當平居時議論甚大模局甚設及爲
人用則不愜人意雖所事以正猶然況不以正者乎汚
亂之世而肥遁者多全平明之世而嚮用者多皆道之
捨人多由軒冕故善射之中不如無射無不中也善駕
之至不如無駕無不至也然且猶安發輕騁者慕在至
與中也世之富貴可以惑庸人而功名可以誤豪傑抱
挾在身急於自見或視世不平而思救之急於遇則不
能擇而冒於就食焉必謀焉謀焉必成焉有所全必有
所缺有所興必有所廢有所昇必有所推至其中亦不
策術 卷二二三 出處六 三六

龐眉白鬢不足回龍準之主則數十年茹芝之槩一日
付之長安之塵也梁公幸見廬陵王復耳使先聖曆沒
奈心事何然梁公所處周唐之廢興未易議若四皓者
可以無出矣至生死之際亦然文信公對王積翁也曰
若緣寬假令以黃冠歸故鄉他日方外備顧問耳吁
此積翁言也時元事已定歸何爲哉不烈烈死燕市而
汶汶死信州乎若如言未死者元人以一紙詔召令奉
清問何以應南霽雲之被獲也欲有所待張睢陽呼之
曰南八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蓋至燕市之死
始知黃冠故鄉非文信言也故姑且者惡之門也需徐
策術 卷二二三 出處七 三十七

者義之賊也君子於所事豈以爲輕於死生哉故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守死非必死也以爲死猶然死猶然
也何至以世故而汙吾身喪吾道今夫父子君臣夷夏
之辨此道之明白正大者也文若忠於曹亦惟成一曹
瞞平仲忠於元亦惟成一胡元延祖雖死不救扳蕩之
禍玄成以諫名邂逅太宗耳亦事之不可知者故曰三
子者病於信道不篤而許子者過於自信者也

士氣

第三問

惡層已西應天鄉試

問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蓋以其剛直公忠之節足以
張國維而衛社稷也顧君子之剛直公忠之節足以
尚主好正直則君子進主好柔靡則鄉原進也鄉
原賢于君子與抑俗之所趨久遠則鄉原之害豈
西漢尚功名至王莽之篡稱功頌德者以數十餘
萬計東漢尚節義士皆磨礱自好雖其後操術成
風不無過激然以曹操雄武終憚之不敵禪天下
士氣之關于國運其重如是而說者過曰東漢之
亡諸君子實激成之然與否與夫人材有所長必
有所短短長不必相覆也是故剛者或厲直者或
計公忠者或激以之涉世誠方枘圓鑿不相入矣
得無于君國有益與或者覈真拔尤藉其風義為
方國重固人主之急務與夫士氣養之其難靡之
甚易如以其情也摧折之如秋蓬使振驚無克延
之實自駒有空谷之詩恐非人主所以為社稷計
者欲為社稷計不得不作士大夫靡靡之氣以張
國之維其術何施而可爾諸士其茂明之

策衡

卷二十三

三十八

明王之治天下也必作其靡靡不振之氣以張國之維
維張而國安矣維不張而國危矣何也人主所與共天
下者惟士大夫耳入其國而士大夫風尚可知也觀士
大夫之風尚而國又可知也治國之風恬水火以相濟
而僉拂以相成君臣上下交忌于渾渾噩噩之俗故其
治隆焉危國之風競有險詖之輩以蠱人心而又有徑
佞之臣以匡世運人主道其善氣折其邪萌其存可幾
而幸也亾國之風靡長于闕闕工于周容汎汎悠悠若
水中之鳬輟下之駒致令人主無所托重國家雖欲不
亂亾不可得也是故明王之御士大夫也常養其剛直

公忠之氣以為國家用懼逆折之則成激聊蕭杜辱之

則成頽墮不振之象而蓄久必決其禍尤烈于激也然
則有天下者奈何不于士氣加之意哉管子之論國維
也曰禮義廉恥孔子孟子之惡鄉原也曰同流俗合汙
世蓋國之有維俗之所不便而俗之所便又維之所由
弛也兩者通峻相形方圓相詬誕信相譏陰陽晝夜相
反而人情趨其所便易趨其所不便難于是任情鑠性
決防潰閑以求媚于人而幾幸于富貴功名之會比其
終也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妻可殺子可烹君父可弑國
可賣而人心之生理漸滅盡矣夫始不過闕然媚世而

策衡

卷二十三

上氣二

七十九

末流之禍卒中于國此鄉原之所以可惡而國維之所
以當張也張之惟何在因天下之人心而作其靡靡不
振者以歸之振蓋天之生君子也必獨畀以精華果銳
之氣見有利于君國者嗜之如飴見有蠹于君國者疾
之如風棘棘焉偪偪焉引繩批根即攫人主之怒觸權
奸左右之鋒弗顧也在朝為國是在野為清議在天下
為公論而在人心則為直道士大夫勇而不懾任氣而
亾還忌者亦往往曹起相和共維世道于不衰此剛直
公忠之名所繇起也夫名之所歸衆之所忌賢士大夫
之所推挽人主之所深疑鄉原遂乘其隙而倡為說曰

生斯世也爲斯民也善斯可矣何必嚶嚶蹢躅爲其深中足智既足摘君子之瑕而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又足取庸衆人之信以君子之瑕當庸衆人之信數不勝也是故天下相習爲靡而君子之氣常閑閑而不伸夫潛江河之大不使東注勢必激怒騰涌破堤防越陵谷而亾所制惟徐徐洩之既免漂蕩之患又復收灌溉舟楫之利故治水者與用人者皆導之使爲吾用苟下之人有所壅闕于中而上之人不導而決之恐天下士大夫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自決之際小者傷夷大者淪謝英雄慷慨之氣消而鄉原柔媚之俗成尚謂社稷可保

策術

卷二十三

上策三

八十

乎西漢之興也以功名誘進天下士故其俗頑鈍亾恥王莽以椒房之戚盜竊神器一時稱功頌德者至數十餘萬人東漢改圖崇尚節義天下爭相被厲以象上指雖其後標榜成風不無過激然以曹操取天下于羣雄之手至死不敢言禪授則陰懼諸君子之議其後也夫士氣靡雖虛僞如莽盜天下有餘士風振卽雄武如操輒張四顧而不敢動然則士君子之身其關社稷安危之重如此是故人主當創業之初宜揆天下之所趨以宗的于始及其將衰未衰將振未振之時必有鼓舞變伏之術以默繫人心而顯維世道乃世之論者曰東漢

之禍李膺范滂輩實激成之嗟乎童昏在位閹尹執權譬之疋羸之人二堅中據攻之以藥石必死養之以梁肉亦死其能留一陽之脉于羣陰剝盡之後伊誰之功而顧寬于宵人嚴于君子不亦悖哉若曰品之不能無瑕而養之不能無壘也諸君子政不自匿而後世亦不必爲之匿何也剛者非厲無以明守厲者剛之徵也用其剛當忘其厲直者非訐無以繩奸訐者直之徵也用其直當忘其訐公忠者非激無以見志激者公忠之徵也用其公忠當忘其激蓋曰厲曰訐曰激時拙于諧世而曰剛曰直曰公忠則工于謀君國人主將取其諧世

策術

卷二十三

上策四

八十一

乎將取其謀君國乎夫天下固有聲譁于衆而實不副焉者然而其真可覈也其尤可拔也吾覈其真拔其尤用示鼓舞變化之術者斷斷乎不可以少緩何也人之情叩之則鳴觸之則發廟廊之上喜柔懦謹畏之人雖賢者必怠喜剛直公忠之士卽不肖者激昂以求庸是以古之聖人當人情久安于怠廢也則有術以起之使其心常翹然喜于自見而後伏機隱旣畢聞于旋續之前蓋人主者托天下于天下者也有奸而不吾發有蠹而不吾治有關違而不吾告則主孤于上禍亂醞釀于下此其爲患寧直天下之士趁起失意已哉晉太史曰

國之興也天遣之賢人與極言之士雖然豈惟與國
叔世亦不乏人如漢之李膺范滂及唐之陽城劉蕡宋
之鄒浩陳瓘輩皆獨鍾天地精華果銳之氣而以剛直
公忠命世者也假令人主降心以相從彼窺伺竊發之
奸皆有所忌憚而不敢肆然而叔世之主錮于近習闇
于長筭而社稷從之以傾故李膺范滂戮而漢社屋矣
陽城貶劉蕡黜而唐不可爲矣鄒浩陳瓘逐而宋之南
渡決矣古今興亡之際豈非人主之股鑒哉嗟乎風會
日流薰蕕日淆遜心易悅逆耳難規希世度務與時變
化司馬遷之所誦也世主且以爲敏而厚之好直諫守
節死義難感以非淮南王之所憚也世主且以爲亢而
厭之爲圓爲曲元結之所惡也世主且以爲通而好之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任延之所貴也世主且以爲拘而
賤之致令剛直公忠之士或以櫻鱗去或以觸邪去聽
白駒空谷之詠蜚鴻滿野之謠未有不肝衡長太息者
豈人主所以爲社稷計耶夫古帝王之汲汲求賢也未
遇之先且不難夢卜詢之而巖嵒采之矧得于歷試之
後有名章徹者乎書稱求舊詩詠老成誠謂其歲月既
深熟于安危之故審于理亂之源也苟羅而致之左右
則恹恹忠愛裨益必弘上可以補一人之闕中可以作

策衡

卷二十三

七氣五

八十三

乎大夫之氣下可以救元元之命近可以戢荏苒之奸
遠可以愴裔夷啓疆之志其爲社稷之衛豈不大哉矧
賢者之未用也剛直公忠之名擅于賢者賢者之既用
也聰明英斷之名歸之朝廷人主與其名歸士大夫也
孰若收之朝廷與古帝王競烈哉不然吾懼禮義廉恥
之維日潰而鄉原之禍且入人肌膚骨髓而不可救藥
也一旦有事始求剛直公忠之士掃社稷而委之其能
有及乎委之此其時矣

策衡

卷二十三

七氣六

八十三

經史第二問

萬曆己酉浙江鄉試

問六經與天地參諸史與六經並行宇宙原重
麟視也六經之本始諸家之凡例可一虛列厥經
與史抑有二指厥後儒評諸作古論如聚訟有謂
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者有謂秦焚經而經有
漢窮經而經絕者有謂古史辨道今史權文者何
言人人殊歟至經外之經史外之史亦可縷悉其
繁歟若經若史孰可為折衷歟方內學士都以藝
文起家而博雅不棄見此何以故諸士束髮受書
於此究心久矣幸明著於篇毋以目論

嘗謂道渾渾爾恢恢爾無名道之始有名道之母母以
胎之天地民物一理所苞孕焉母以衍之古今世代一
真所瀾漫焉夫道一而已矣一之不能不六也如演數
然由一而十而百千萬億數彌積一之用彌宏還而質
策衡 卷二十三 經史二 八十四

之自一也六之不能不諸子也如流水然由四瀆而五
湖百川千溪萬澗流彌分水之澤彌遠還而滌之本四
也故六經非聖人之言而天地之言也造化之真精不
容蘊結以圖畫授羲而易出洛數授禹而書出風雅頌
授周及列國而詩出褒貶授仲尼而春秋出中和授諸
儒而禮樂出雖闢自聖賢乎皆鴻濛必剖之渾沌假諸
作者以宣其秘故曰天地之言也諸史之權輿具矣即
羣史非諸子之言而聖賢之言也不朽之名理不容遽
斬左氏以編年著司馬遷以傳記著班固以漢書著歐
陽修以五代史著司馬君實以資治通鑑著雖撰自諸

子乎皆先聖必傳之心印假諸述者以衍其派故曰聖
賢之言也六經之統緒弘矣是經與史也論體而煩簡
異要以經緯天人杼軸今古同一雅裁也披文而華實
異要以包舉名物彙括洪纖同一名言也命意而隱顯
異要以抉洩幽玄昭布法象同一教化也蘇明允曰經
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大致實然指歸何偏勝之與有
鄭夾漈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氣數偶
然神理何存以之與有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
史也耀文大凡則然精意何分別之與有故經史非一
策衡 卷二十三 經史二 八十五

人之語也而理則一非一時之書也而功於天下萬世
則一胡後世之多岐也連山歸藏以擬易新經正義以
擬書齊詩韓詩以擬風雅三傳十二卷以擬絕筆考工
記周官註以擬周禮而經晦漢紀作於荀悅後漢紀作
於袁宏三國志作於陳壽漢晉春秋作於習鑿齒唐鑑
作於范祖禹南北史作於李延壽二王本紀作於陳仲
微宋遼金三史作於揭傒斯而史亦晦擬經者如效施
之輦似丘之鬼跡倣之而實則遠蓋執鏡中之面為吾
面非真吾也擬史者如盈庭之訟道旁之舍語彌增而
理彌減蓋持辛辣之味以調鼎謂味在是實非正味也

欲以此妄附於經史之列何異宋人謬寶鏡於秦宮見其照膽爽然抱鏡而還薛譚盡秦青之謳輒欲歸青爲送歸曲響徹行雲終身不敢言去後之僭者謬者安足當大道之一呖也然則經史安所取衷乎蓋義禹而降孰是經而非大聖人之所論著也賴仲尼出而贊之定之刪述筆削之故十翼明易首唐虞二南敘詩書因魯史周禮成春秋禮樂迄今經義犁然斯文之統緒攸賴大成氏之功居多左馬而下孰是史而非諸有道之創爲一家言也賴紫陽出而刪之潤之倣春秋左氏而綱之目之故表歲以明天道著統以正朝廷大書提要而

策衡

卷二十三

經史三

六六

名例舉分註備言而衆紀張迄今鑑戒炯然素王素臣之家法具在考亭氏之力尤多是一聖一賢當道術如綫之後而以洙泗討論寄妙道於微言值百家異同之議而以儒臣是非質衰鉞於千古得仲尼而六經炳於日星得元晦而諸史遁如魍魎豈非吾道之指南車哉二祖右文留心書史如命儒臣纂緝五經四書大全及續宋元綱目頒行宇內郁乎盛矣學士家類以此梯榮庭闈之義方膠序之課督詎不以通儒期許而真儒寥落僞學興其所以管窺一斑目他藉爲縣附株守尺幅記博古爲辨決弊也爲拘甘聞淡見

索齊詣志怪之書譯梵鉤玄翹鬼谷談天之話弊也怪執糟粕曰圖洛漫斷莊生之輪指赫蹏是聖賢強抵叔敖之掌弊也爲涉獵甚則假往聖經世之語誤出奇篇誤後學而不恤籍先賢斧鉞之筆雖黃當世犯國典而不畏弊也爲悖爲叛經與史之交弊也非一日所矣我皇上瑩精郅理廣厲學官歲下聖書詔諭天下士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不得載公車之牘其尊經也至矣曩俞輔臣之請開局纂修正史俾一代掌故燦然與天壤並其重史也至矣顧尊經之詔屢下而叛常之習愈滋修史之局暫開而汗青

策衡

卷二十三

經史四

八十七

之業未竟愚生蓋不識其故矣夫經常道也而史權書也常道如布帛菽粟之無奇而二代百家每以譏而亂經權書如華袞斧鉞之難犯而裨官野乘每以私而竊史今縱不能倣白虎觀故事講議五經同異稱制臨決安可不嚴制科之禁乎凡切舉子制義乞靈柱下者黜借筏泥洹者黜好小數如趙賓者黜庶懲創既深耳目自易父兄之所詔告子弟之所服習皆兢兢守師說唯謹經不期尊而自尊矣今縱不能齊聚商確哀古今諸史而求其中安可不竟修正史以則萬世乎請集三長之士開館編摩受金如班固者黜索米如陳壽者

黜詭是非如碧雲駁者黜庶私門既塞輿論僉同發幽
光於九原誅姦雄於既往廩廩然不可假借史不期重
而自重矣夫道在古今猶一脉之相承也吾以六經爲
鼻祖以諸史爲耳孫宗仲尼元晦爲肖子世世尸祝俎
豆之它如佛老陰陽名法諸家爲經史圯族敗類之子
絕勿同羣唯是太極爲之母無極爲之始反其所自始
烏乎經烏乎史總名之曰道深於道矣卽孔子之一貫
唐虞之精一進而求之義皇之一畫其以明經學史也
庶幾可繼承往哲開示來茲衍道脉於千萬葉乎愚生
非曰能之願學焉

家衡

卷二十三

經史五

八

第三回

萬曆己酉浙江鄉試

同事功文章氣節三者並行於世而節尤重三孔子
稱未見剛者而後曰使思及於獨夫剛與獨若節
也乃其養得微有淺深歟三代以上未有節名節
詠洗耳者直堅韌觀之觀鄉原所譏焉焉涼涼似
爾有沌漆征秦之意乃孔子取焉之何也蓋士節
固寧激也廉潔夫砥礪名行者士爲砥礪士氣
者上爲政說者謂周之士貴顧節死義之人何
寥寥也漢唐宋以來士或爲節或爲名或爲說
浮華或崇道術將士與世易職抑亦人主使然歟
國家二百餘年之所培植節上輩出姑無論天
下士節爾爾之先有死賊不屈父子忠孝者有終
身桐廬隱然江一寧有非獲若節臨死不二
者有官銓宰而正直不避一貧自樂者有當大逆
而問道赴京就獄者有當庭厲聲說刑者有在社
稷而血灑無地者有歲定製選而學闢性與者斯
其人固爾諸士所習聞也亦可謂而數之歟夫九
原不可作也景行者亦何可謂而芳而不惟中流
是砥今負剛與獨獨既不數數於世而亦復持

策衡

卷二十三

策衡

八

時有薄待天下士之心願培植所從來舊矣諸士
懷忠義之腹顯悉陳之無誤

宇宙之間扶與磅礴勃然而塞者有氣焉夫氣無形而
善集也集於松栢與霜爭勁集於金石與嶽爭壽集於
節義忠烈之身望之凜凜雖累千載而其入若存此節
之所自來也天下有正氣斯有真節然天下有似節之
氣而必無使氣之節夫節與才衡立也而世不可一日
無節尤甚於不可一日無才才之孽害在一時節之維
持在萬世才所至有事功有文章事功而不本于氣節
直土苴耳漢衡長平諸人是也淮南之變且發蒙振落
視之乃其惛惛不敢動者僅一招不來麾不去之汲長

孺也功何可無節矣文章而不出於氣節直雕虫耳唐柳河東是也晉問諸作與韓昌黎相頡頏一入伍文之黨回視佛骨之疏遂覺黯然而無色文何可無節矣蓋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孔子所謂剛蓋真氣節也他日思狷而曰狷者有所不爲夫不曰有爲而曰有所不爲有爲者其才而不爲者其節也然不爲之狷與無慾之剛亦微有辨無慾者如太虛瀕洞自無滓穢不爲者如堂宇局蹐猶費掃除要以其人載天地積陽之氣而不隨俗磨墜有足多者彼鄉原之閹然是天地間之陰氣也陰氣之中於物媚而狐伏而蠅靡而茅脂而韋其中於人

莫衡

卷二十三

九

也蓄蓄胸臆齋然須眉不具故濡之不覺其黜也挫之不覺其偃也且煦煦然詡於衆曰我善士則孔子之所謂賊而不可與入堯舜者也然而斯人者必且託堯舜以自解何也堯舜之世落落穆穆如玉在璞未嘗有節名也棄瓢洗耳之朋其憂憂似狷而堯舜直存諸蓬艾之間藉令鄉原執此以誚狷即彼亦何以置喙而不知夫棄瓢洗耳者逃世絕俗者也夫狷者未嘗不欲同俗第不同流俗耳未嘗不欲合世第不合汙世耳固未可同日論也蓋士之有節猶人之有骨也骨不欲脆脆則皮肉無所依以立亦不欲露露則面目稜稜然而易於

取憎古之立節者必寓諸庸不流不倚至奇行也而命之曰中庸之強以爲此固然耳夫固然而又奚奇之有今夫水之發於星宿也徐行安流洎乎龍門之峽而電激雷响百折必東試執善水者而問之必曰固然固然豈非水之常耶故以爲常則獨醒獨清之名可無標也吾抱吾芳而不必自命於申椒也如羊如粟之操可無白也吾愛吾鼎而不必希潔於酌泉也鐵面鍊肝之譽可無鉤也吾瀝吾膽而不必弋直聲於鳴鳳也破柱碎車之威可無元也吾執吾法而不必高風裁於龍門也懷璧結纓之勇可無賈也吾成吾仁而不必詫俠骨於

莫衡

卷二十三

九十一

白虹也白一二噉名之士以氣節爲奇貨實實然建鼓而行之天下相與病其激而因逃之乎鄉原夫鄉原非盡生而柔腸也蓋亦俗之所漸焉今夫十蝠而一燕則夜翻爲晝十醉而一醒則醒化爲醉俗使然也夫俗漸於習習成於教世無教節之君則無厲節之俗昔者常怪周之衰天下未有仗節死義者也此無他文靡之也文之弊浮浮之極其士有華而無幹且非獨此也伯夷叔齊孔子之所謂仁人也叩馬一諫亦僅能不兵之耳未聞有賔而禮之者也孔子亟稱夷齊餓首陽夫使之餓者誰也即餓矣死而旌之者又誰也噫此周士之節

所以不殷若也西漢之俗尚節於是劉歆谷永之流揚其波東京之俗尚名節於是元禮孟博之徒峻其行唐之俗雜夷故士大夫覲顏事逆曾不若殿下之孫供奉宋之俗近道故士大夫入危授命至于墮空山之石由斯以談有以釀之而厚有以靡之而薄皆氣也氣之所咻習斯生焉習之所漸俗斯成焉然而真剛真狷者恒不爲氣使而與俗易彼真剛真狷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故培植宜亟也我國家崇獎名教表樹風聲高皇帝定鼎之初旌福壽而紉危素所以風勵士氣者遠邁成周二百年來烈士輩出班班青史中可覆按也執

策衡

卷二十三

本節四

九十二

事謂生浙產姑言浙事夫浙誠不乏士也彼有抗賊不屈以忠孝秉節者有紹蹤桐廬以隱樹節者有鼎鑊若飴以忠死節者有正直不避以剛植節者有當大逆以危全節以死殉節者又有披腔灑血功在宗社以身完節者又有見定理明不恤委蛇之迹以功著節者請就明問所及一指數之昔者王忠文以切直見佳聖祖使溲不屈元脫脫而死子紳棄官之滇間關萬里尋父遺骸故有正志蒙難以忠孝秉節者王忠文父子是也徐方舟紹迹桐廬朱景濂被徵過之荷蓑笠以見示不同行故有紹蹤桐江以隱樹節者徐方舟是也方希

直風負正學聖祖稱爲莊士厥後守死不二文

謂羣臣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方孝孺輩皆忠臣也於有鼎鑊若飴以忠死節者方希直是也魏文靖官歷銓宰獨抗璫振道遇不避上問之對曰國家名器可惜也既歸芒屨竹笠與野叟雜處故有正直不隨以剛植節者魏文靖是也宸濠之亂胡端敏首發其姦間道走京師就獄孫忠烈厲聲抗義坦然就刑故有當大逆以危全節以死殉節者胡端敏孫忠烈是也于忠肅之捍天驕也飲血登陴誓不俱生竟退虜騎迎乘輿乃亂定而身殞矣故披腔灑血以身奠國家之安而

策衡

卷二十三

本節五

九十三

完其節者于忠肅是也王文成之忤逆瑾也投竄龍場怡然就道宸濠之變仗義討賊不踰時而蕩定乃功成而謗生矣故見定理明不恤委蛇之跡以著其節者王文成是也夫士居恒類能譚說道理矜利害夫譚說道理則何以不能節矜利害則何以能節蓋節之在天下自下激者十五自上培者十四而激不若培之厚也自天植者十七自養成者十三而植不若養之粹也彼數君子者其植之則山川靈翹之所鍾也其培之則高皇風厲之所遺也乃其養之淺深亦有可言者矣徐方舟之肥遯魏文靖之剛方胡端敏之蚤見斯竝孤行一

意皎皎塵外者矣。獨士也。王忠文方希直孫忠烈殺身成仁于忠肅忘身殉國。蓋庶幾孔子未見之剛焉。若王文成良知一脈爲千古道學之宗。非夫浩然之氣能配道義者未易言也。夫王生於山琢之而彌瑩。卽有未琢之玉。然不爲珉矣。金出於鑛。鍊之而彌剛。卽有未鍊之金。然不爲鋤矣。諸君子雖節人。殊其抱金玉之質。均也。皆浙以東西人也。其羽可儀其風。可師功勳。尋常忠貫日月。殆若跨漢唐宋而上之。以與古烈士接跡。彼豈囿於風氣者哉。顧今人之論則異。是或見金魚甌塵者。則曰胡不能自潤也。見折鑑鎖樹者。則曰是欲爲關東策衛。

卷二十三 氣節六

九十四

世皆變而我獨常。則固已非常矣。孤者無援者也。舉世援人而我援天。則固已不孤矣。苟中情其信芳。雖軒冕而不顧。儻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故守貴定也。守定而節始堅也。鱗甲填曾或以疑。疑而折角。精神滿腹。或以錚錚而摧。輒矜一日之清流。則危冠結纓其失也。徧美百年之芳骨。則沉淵赴流其失也。懟故養貴恬也。養恬而節始甘也。此數者士之所以自砥也。要其培植之機。則上爲政矣。夫魚可沼也。龍不可馴也。鳥可斂也。鳳不可弋也。天下奇節之士。或麾三旌而不顧。或蹈九死以明心。此其人豈徒碌碌沉浮如鄉原輩之隨流揚波者。而人主方且陽喬餌之。腐鼠嚇之。甚且頓其鋒於若鳴若匣之間。而待其自蝕。蓋今宇內豪傑抑鬱枯槁。沉淪幽壑者。不止一人一地也。夫士之有節氣。猶戰之有勇氣也。逡巡三鼓之後。不衰則竭。竭則有以將與敵之憂。消磨百折之餘。不奮則索。索則有以國僥倖之虞。古之明王以恥錯之以仁。使之錯之以恥。故人自憚。使之以仁。故士畢勸。說在越王之式蛙也。越王出行有憲蛙。亟引車式之。曰爲其有氣也。夫人主誠以式蛙者。式士雖有美。詭靡不滌。雖有頑。鈍靡不奮矣。嗟夫廉恥關於大防。忠義矢諸天性。臣子固不敢以遇之。厚薄爲報。

策衛 卷二十三 氣節七

九十五

焚衡

卷二

氣節八

九六

清靜綜核 第四問

萬曆己酉浙江

笈術

卷一
一
二
三

龍靜翁修

九
七

以無事儲蓄今欲救之又將何道而可歟夫生觀
其於用火華談同於禁舍畚耒戒於周章屯膏慮
於後時無補言之以觀救時之略

論治之患在於諱其所甚便苟旦夕之安而忘千百世之慮夫治與亂相爲倚伏世雖極治不敢忘亂况治平日久亂徵日見而上下晏然若無足虞者其意出於優游拱手以聽天下之自平自復而其計出於鎮靜無爲以養天下無事之福官府懸隔耗蠹自叢舉國家金匱無缺之業卒以頽敗決裂而不可收此最天下之患也今夫論治者原道德之意貴併容之理曰我無求備我無取必以無動爲大以無事爲智此其說豈不遑歟綜

其實不然也夫惟繼體守文之主當承休襲祉之代大府之憲猶新而吏民之巧未長府事脩治綱紀震肅雖有銖兩之姦爪甲之疾而無傷於熙洽之盛於斯時也其世宜靜而不宜動其政宜恬而不宜擾故上焉者得以其便天下者理天下而與之偃息於無爲之域雖然細者大之因也而痼者微之積也更數十年向之姦在銖兩者浸假而爲斤石矣向之疾在爪甲者浸假而在湊理在腹心矣當是之時非有嚴明疆幹之主奪天下之所甚便而振其媮懦憚事之氣則何以握固結之紐張久弛之絃而迺綴拾黃老之遺言以庶幾一日之無

策術

卷二十三

九八

故是猶千金之家業已陵夷而王伯亞旅之際猶然相憐以衣食相啗以逸樂其不至於一敗塗地則不止也漢臣崔寔之論政也優孝宣於孝文良有所見非苟而已也何者孝文承畫一之後其治主於清淨予天下以所便其道易孝宣當虛耗之日其治主於綜核予天下以所不便其道難故說者以寔爲有激之言愚以爲實篤論也諸葛武侯之告君也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夫二家之慘礪少恩世儒至掩口不欲道而武侯以勸其主誠有見其課名實明分守信賞罰黜浮游之濫說求富強之實效其引繩切墨斷斷乎可以振衰剔蠹成一

代之治而無疑也古之君子其因病發藥而不喜爲高論類若此東晉之衰也其君無大失德也惟其上下相視習爲目前苟且之計崇清虛而賤功實徂放佚而笑勤恪一時負天下之望若王謝諸君子人主委國而聽之不能有所振刷而相與波靡於其間以馴至於陸沉而不可救導之言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安之言曰不爾不成京師是二言者驟而聽之偉焉哉無求備無取必道德之意併容之理也病者以無病視病自以爲扁鵲倉公之所不能驚而不知其愈玩愈深卒至爲彼之所望而走也愚故曰其意出於優游拱手以

策術

卷二十三

九九

聽天下之自平自復而其計出於鎮靜無爲以養天下無事之福此論治者之大患也國家邳隆之理度越百代而論者獨好稱憲孝之時士無吹毛之論官無束濕之政上無變色之言下有覆盂之安舉一世而納之混閒靜謐之中而寬然若有餘以謂治之上也是則然矣夫國家之運會當百年休養生息之餘釀而爲鴻龐昌茂之氣而二宗適當其盛歌雍詠勺不肅而咸彼一時也世宗之世則固已不能復爾矣世宗之治法自近行權無錯貸恩威運於立剖品式歸於綜練四十餘年之間庶僚百度斷斷如也世宗之治

之有光於 二宗猶孝宣之治之有光於孝文也 皇
上以神聖御宇其於駕馭羣臣提挈綱維之道可謂盡
之而愚生妄有所揣度竊謂 皇上長於總攬而短於
分任密於猜始而疎於省成嚴於昇與而寬於督責難
於進賢而易於容不肖重以 玄修既久 延見末期
深拱嚴扃之內無從而測 聖心之所存意者欲靜以
御天下之當緩以鎮天下之急務爲寬深不測之量以
養斯世於無事之福而已夫無事豈誠足以治天下哉
愚觀方今之事其脫銜委轡日馳日騁以就於不可收
拾之境者蓋不知其幾矣將爲吏治耶是簠條之一宿

貧衡

卷二二

清靜錄卷四

一百

也將爲邊事耶是準川之待潰也將爲京營耶是烏有
之虛籍也將爲儲胥耶是提衿之窘計也將爲監局耶
是蠶食之陸海也將爲河防耶是委輸之尾閭也將爲
緹騎耶是害稼之螟螣也將爲屯政耶是塵土之羹飯
也將爲議論耶是無根之秋蓬也推而舉之事事客姦
處處府蠹往如逝波叢如山積二百餘年因循耗廢之
弊於斯爲極矣識微之士蒿目而慮有汎汎莫知所屆
無可若何之憂而愚以爲未足憂也夫齊威長夜沉湎
之主也奮而一飛一鳴不旋踵而羣臣震恐莫敢飾非
齊國大治威加四鄰而況 天子聰明神武百倍齊威

者乎易之序卦也蠱而受之以臨其說曰蠱有事也有
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今天下不無事矣亦我 皇
上可大之一時已 皇上誠然更始不愛 平臺煖
閣咫尺之地 召見二三大臣討 累朝之故實省時
務之闕遺與樞臣言兵計臣言財銓臣言吏邊臣言備
河臣言水工臣言將作推之他曹皆然無不各因其職
掌而求之夫因其職掌而求之固彼之所得辭也彼
誠不能也將惶恐謝無狀以避能者彼誠能之則固必
有爲 皇上領此者矣夫臣有領其事而又有其駕以
脫其責者三曰道旁之築匪行之謀臣不能慮其始也

貧衡

卷二二

清靜錄卷五

一百一

不則曰其琴之鼓掣肘之書臣不能善其後也又不則
曰未卯之辰見彈之矢臣不能供其求也規摹使自立
也事權使自設也底績使自度也則無說矣而後乃操
券而責償焉任之而効則不次之擢延世_賞吾所不靳
任之而不効則夫小者可謫可斥大者可削可奪又其
大者則雖置之_大譴大誅大誅大誅之域而不任受怨何者彼其
初固嘗領之也總之以事儼職以權儼事以功罪儼事
權以賞罰儼功罪以事儼職若農之有畔無越思也以
權儼事若付五味於庖人唯其宰割烹飪而吾不問也
以功罪儼事權若武官之築不聽其謳而擲其堅而度

其板也以賞罰儆功罪若春之必生秋之必殺水之必寒火之必熱而無有或不然者可以苟且幾幸於其間也夫然則舉一世之精神手足皆將爲我拮据經營而不敢休而天下之弊孔蠹端亦將惟我所爬搔剔抉而無不如意然則向之所謂波逝山積汎汎莫知所屆莫可如何者是皆不足以當 皇上久弛之一奮也愚之所謂無足憂也愚之所憂者因循耗廢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循名責實 國家之福而非人臣之利將必有持刻核操切之說以隨其後而更爲高論以蓋之者也嗟夫世之壞也愈甚則士君子之持論也愈高宋儒

策衡

卷二三

清靜錄核六

百二

矣樂石其如爾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今者 廟堂之上方將以無事鎮天下而縉紳士大夫方泄泄然以無動爲大以無事爲智苟免吾身而坐觀其敝下稱俞盧之言上用季梁之聽而冀其自瘳於平愚之所大憂者此也

策衡

卷二三

清靜錄核七

百三

百四

吏 第四回

萬曆己酉江西

問朝廷所使承流宣化惟守令矣而擇可寄以
厥者在監司自膠東相數繼任而後之
輒謂取吏者用法太明而吏乃運於法也若
法之拘吏歟夫無拘文法治亂民耳乃吏稱循
唯曰廉平曰寬和而膠東之負奇氣稱焉將奉
循理無庸奇歟今天下簡守令重監司而吏治
安之效不聞豈吏果以法拘而不逞其奇歟抑
以意倚法而不盡用其法歟古稱監司得則循良
者不入于弛繻給者不入于薄而監司可外法
吏歟宋人論監司有三不問則監司之法有不
盡行於守令者守令何得有約結歟有取吏者
取吏者唐陸相當猜忌之朝陳二術七忠以匡
其主其說亦有當於今歟今從重監司以察守令
而勿使循良徒有薦牘也擇何術而可

今之吏患約結而愚以為患任縱約結者意有所欲為
而上有必不可少逾之法任縱者法有所可為而下有

策術

卷二十三 吏

百五

必不肯中移之意故法勝則意窮於法嘖笑不能自主
而日虞其掣肘於上意勝則法窮於意功令不能自行
而日虞其軼格於下夫上掣肘則吏之意合於民而不
能盡得之于上吏軼格則上之法格於吏而不能盡達
之於民吏親民而至不得以意行將舉習見之疾苦徒
抱仰屋之嘆吏宣化而不肯以法守將舉妄意之功名
且希捷徑之趨蓋法可以運意而不可以束意意可以
調法而不可以倚法故賢者以意通之法雖敝亦可為
變通之宜不肖者以意任之法雖良適視為剝削之藉
唯是提法以調意令天下各捐其意而盡付於法則小

民享賢者之利而無不肖之害今天下日跳于法日行
其意乃蹙眉而動漢人約結之嘆曰有奇安施夫漢守
令之良者則仲卿以廉平耳次公以寬和耳史稱其廉
廩德讓而理劇禁奸如膠東相之流無稱焉則更安用
奇也然亦無奇耳即有奇亦何至以法拘而不可施者
龔渤海治亂民乃請曰無拘文法而所用皆法也夫法
如農之畔如圃之樊今天下蔑樊越畔而尚以尤法夫
法嚴賄交而苞苴之入自若法禁煩苛而杼柚之空自
若法慎遊徼而荷蓑之聚自若頭會以法歛而仰沫于
都內之金口率以法計而借濶于應聲之賦勿筭之令

策術

卷二十三 吏

百六

下而美卒無一筭之復省繇之詔頒而衛士無外繇之
減蓋崇臚在望則冒法圖之瘡痍既深則藉法蓋之至
其踳踳功令斷斷名法獨是民業可興而解曰法未可
為耳國蠹可剔而解曰法未可罷耳議不已出而以文
應令不衷諧而以意格蓋武健託之濟辨繆儒託之憫
恤進結百足之扶退藏處錚之地皆前人以見奇遺後
難以逃責侈函牛之鼎而彈丸可擲負即鹿之材而井
石可下執事試觀今之吏治曾有一拘于法而不適其
意者乎亦曾有一束其意而不倚於法者乎數年來
朝廷之德意在官府文書而不被於赤子之身守令之

循良在臺使薦牘而不旣于閭閻之下是法者乃任情之吏所恃爲恣已之柄而逃責之數也豈其有約結乎而非特吏也卽馭吏者未有能持法者也夫法不得以資格爲臧否而入刺半明經之選一及高等則撫膺而駭矣法不得以雷同爲舉劾而登牘主先入之見一出旁議則反唇而詰矣法不得以大小爲去留而黃綬嚴二尺之條一及準貫則扼腕而惜矣且非獨于此也拔豪舉則狗名重地望則狗勢調世情則狗屬索疵垢則狗毀其狗名也中谷嘆而戶口蒙賞大東空而襦袴興歌其狗勢也鼙以忌器而罷投狐以憑城而不灌其狗

策衡

卷二十三

吏史三

百七

屬也甌墮而圖渡海之舟灰燼而張燎原之焰其狗毀也去織而曰撝鬚有錢鞭蒲而曰彌尾爲厲嗟乎功名旣損則最可爲殿而今且一登尉薦終要集苑之安撫字旣勞則下可注上而今且一遭譴訶遂抱陸沉之悲蓋吏治之不肖唯是武健繆懦之兩者而至以武健之才行繆懦之見遂使下苦于不可控而上阻于不可問自非監司掣察吏之法而持之力必有如楊萬里所謂三不問者而天下之吏治終不可爲何也嚴核可以磨鈍而吏豪于土則四履關其說百吏眠其衡訴其人旣下其牘於人訴其法又下其人於法他日之臺者卽臺

省遇之中朝之知舊卽知舊遇之是以有所不敢問精密可以繩疎而吏睨于上則爰書之金矢是急郵刺之間遣是快簿書辨而俗世爲漫厨傳飭而阡陌爲勞託守以州邑則守自表百城耳託令以丞尉則令自守一方耳是以有所不暇問參伍可以核真而吏成于宦則一語合語無不合一事佳事無不佳胥豪而曰某之馭也讞訛而曰某之牘也一人曰賢而衆和之在外曰賢而內和之是以有所不復問夫不敢問則恣不暇問則媮不復問則詭今天下吏治蒸蒸非有一于此也而要不可不慎也然則陸贄之三術可得而言矣其曰拔擢

策衡

卷二十三

吏史四

百八

以旌異黜罷以糾失序是以謹常昔今天下所見行而非有異也獨是材旣異則超遷非驟第核其異而勿爲修速化者藉途職旣失則投畀非刻第核其失而勿爲修郤者假手中之才以中人序進不爲簡第斟酌其用劑量其材不至策騏驎於鹽車而任秦稅以梁棟蓋監司程守令則下有可問而守令無壅滯之患朝廷程監司則上無所徇而監司有綜核之能由是名流不涸跡於庸人野音不濫食于混聽中庸之徒得假歲月以奔走于所長而不至涸沒于所短斯誠馭吏之要術乎然天下之大勢內外欽其疏通而馭吏不提三術必無以

破其所不可問而馭馭吏者不撤疑貳之私不捐猜忌之妄必無以疏通天下之壅鬱而流貫天下之精神愚不敢深言今事也請借贊言爲喻可乎贊處積疑積忌之朝而高位苦於乏人下僚嗟於白首于是惓惓陳三術以救七患蓋時方疑其臣招權而廢所推舉故曰羣材進退之窮通唯繫大臣恩澤之厚薄時方喜其臣交詰而傷善爲利故曰愛而引之近黨則不辨而疑傷而沮之近公則不覆而信時方惡其臣補牘而詔以雄斷故曰斷於獨見罔詢僉謀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時方忌其臣沽名而加以摧折故曰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

策衡

卷二十三 馭吏五

百九

之地時方輕其徇私而矯以意進故曰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時方慮其臣揣摩而示以不測故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時方忽其臣可有可無而沮以進用故曰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畱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此七者誠不知於今天下何如而天下有此七者則大臣不得以天子之法馭吏小臣不得以天子之法親民外壅而內吏不得出內壅而外吏不得入開天下任縱之門而反以致天下約結之嘆蓋人心鬯則賢者感而圖報切不肖者激

而改圖力人心鬱則不肖者憤而輕于所可擲賢者怠而苦於無以自見下安得不恣意于名于屬于勢于毀以冀危全而上安得不糾法于不敢問不暇問不復問以徇畏途哉然則不去七患未有能行三術者也而贊蓋猶有說焉國忌官邪官忌賂彰故贊謂上好利則下思聚歛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乃曰傷風害禮莫甚于私暴物殘人莫大于賂又曰絕私去賄莫先于君愛人助禮莫切于輔然則去利而杜聚歛去賄而絕侵蝕于以操三術而除七患使監司嚴守令無任縱亦無約結倘亦所謂蔽羣吏而統以廉者乎吾君吾相尚其圖之

策衡

卷二十三 馭吏六

一百十

論天 第一問

萬曆己酉福建鄉試

問古今治亂之機不歸之人則歸之天道兩者孰為勝也古未有問天者自屈子始欲以其牢騷不平之氣直寄焉于若可謂若不可謂之辭以洩其憤懣已耳然維天之問則所遺於人者可知亦無可奈何矣其後葛洪謂宗元與韓愈劉禹錫言天道者其說皆異是非得失不可指而論之耶諸君子大畧謂天無預乎人事而術數家又悉舉人事歸之於天然可謂天無預乎人不可謂天不固乎人歷觀往代及於近時天各因其人之所為為之因治而治因亂而亂固人之所好而為好而天固不自為治不自為亂不自為好也其治亂好向可指而論之耶今之所好向者日靡焉若江河之下也語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熟之下化而為寒此蓋有大亂大治之機焉反今之所好而移天之柄使天之所命為顯名大秩者在此不在彼將操何道而可若夫天人相感相勝之說則既習聞之矣諸生其勿贅言

策術

卷二二三

論天

百十一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一治如環無端天為之耶亦人為之耶有定耶無定耶語有之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使興與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焉能亢則但取孽瞽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廟廟斯可矣不知洪荒以後皆聖神事也假令世無聖人縣棧而度捫蘿而走至無人跡之境但有草木被靡蹄爪相錯則天亦土石之類而已吉祥善事少而六極之害多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如水瀉地政復縱橫略無方正則天亦叢薺之寄而已孔子曰盛德大業日新富有顯仁

藏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夫不與聖人同愛則天不愛聖人之憂天不憂聖人之憂而聖人所為治者天烏得而亂之不肖人所為亂者天又烏得而治之哉天不能為人而未始不因人之為人不能為天而亦未始不動天之為吾以其小者言之空中火可立取也霧可合也寒谷可春也天街之暈可破也日以其大者言之五石可補也十日可射也貫月之槎可乘而遊也吾以其粗者言之晝夜可以矩表候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寫也風雨之來可以音律知也吾以其精者言之天地有高卑之體而無乾坤之用

策術

卷二二三

論天

百十一

乾坤之用由吾心之易簡而成也水火有濕燥之體而無坎離之用坎離之用由吾心之直闢而成也氣運者人心之所移也世界者人道之所造也故曰禍福存亡皆在己雖有天災地妖不能殺之然古之言天道數數矣而未有問天者自屈正則始名曰天問以叩之呼之莫得不敢問之於天猶不敢問之於君云爾其辭傲倪悠誕奇怪無端崖不可訊詰讀之使人慄焉而嘆然然而若有失遙大之物自有不必其理之事極忠之隱自有不得其平之鳴又奚擬之奚對之而奚解之也其後

水不知猶人身之有虫然任其淨穢苦樂而人亦不自知至於疾厄薄蝕之類人與天皆不能避夫漠漠然神鬼變化疑有物乎其間然有知莫人若而了不曉身中事于以徵天之我知愚矣陽九大極天且無可奈何而乞天之我憐逾愚矣柳子厚與韓退之劉夢得三人者言天抑又異甚曰物壤而蟲生元氣陰陽壞而人生蕃而息之天必怒日薄歲削天必賞之是以天爲果靡之實也若爾則必其無人之類矣而可乎然以爲窾疏融液盡挾天地之藏使萬物不得其情者非激論也又曰天所能者生殖人所能者法制舟旅之喻若以亂爲天

策衡

卷二十三 論天三

百三

理理爲人理過德乎人過怨乎天亦大不情矣然其言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惡能逃乎數而藏乎勢耶此其說精矣而方術家又以人事率歸之於天其所推測亦各異意或據斗精或式太乙或軌之易策或倍之干支遠者或萬年或數千年近者或數百年數十年天地一天地災祥一災祥治亂一治亂安得憑其臆而短長之況自身而上至於荒茫亦遠矣自後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奈何以一定之法而制無定之世也有驗有不驗曷足怪焉愚持中道於兩者以爲天無預乎

人能因何人何以明其然也天地萬物皆氣之爲此氣爲靈精氣爲人氣滋而有象氣含而有知氣觸而有合氣積而有變是其精氣上下周圍復雜已互相因應而況其心之正可爲石心之一可爲君心之憤可爲波濤心之靈可爲列星心之怨可爲霜可爲不雨心之怒可以迴日貫虹心之魂魄可以之干帝所者乎精與精乃相通神與神乃相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天亦不應憤憤而不予昇蓋天之道亦以其人之所爲爲之因治而治因亂而亂何以明其然也有聖人焉其道能爲治其人與天之正氣偶而天遭之極言之士極治之所至

策衡

卷二十三 論天四

百四

罔不治治匪自天有不肖者焉其道能爲亂其人與天之戾氣偶而天遭之善諛之士極亂之所至亦罔不亂亂亦匪自天吾徵之近古戰國取士以遊說漢以選舉魏晉六朝以門閥隋至今以射策決科而高爵大祿多生其中西漢好經術東漢好節義晉好清談唐好詩賦宋好議論而名人魁士亦多生其中皆以一時之好向成天下之風俗而奪造化之權吾又徵之近時三十年士大夫重名實務爲刻覈而尊名顯秩卽以此得之結而成名法之世後陰陽浮沉與世俱波士大夫務爲治比而尊名顯秩亦卽以此得之結而成苟簡之世今漸

漸趨翬翬矣翬翬生巧薄翬翬者如烈火之炎不時焚
燒可迥邇耶巧者如幻師之術寧有實耶薄者如弱雲
之在輕霄飄風颺之寧有物耶幾欲結而成凌奪之世
矣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物不可以
復益則必歸其初歸其初必還之於朴還之於朴不有
大亂必有大治不善反之則必爭爭而不已則必至于
亂亂是用長雖欲不為鄰野而不可得此亂機也幸而
其局尚未定其勢尚未高張二三君子以夙德鎮之以
雅道持之以正議彈壓之使巧者知拙之為工薄者知
厚之為寶翬翬者恬焉淡焉而俟其自化使天之所命
策衡 卷二十三 論五 百五

為尊名顯秩者在此不在彼而惟吾之所好好之此治
機也雖然與其天下好向奪天之權孰若 人主自端
好向奪天與天下之權如此則一念而可以為天一日
而可以為治

聖賢豪傑 第三問

萬曆己酉福建鄉試

問夫道一而已而學不必一而一雖千聖不得而異
也學不必一而一雖千古不待而同也易曰天下一致
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同歸所以一惟殊所以同也
夫所謂學者為其足以及經世而已不能經世不名
為學而世道移易糊口應變安能一一而同之即
百家之學雖不足語於大理想然亦有不可磨滅之
見則獨至故也豈惟百家即聖賢治天下與國不
必同其為者述亦不必同故古之經世諸君子皆
各自據其所得不相踵襲各有成名說者乃謂三
代以下有豪傑而無聖賢此不通於學術之論也
聖賢豈異人任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已耳古
稱不學無術者二人焉果無術耶抑有術耶古稱
窮聖人之經學者二人焉果有學耶抑無學耶臨
川陳水皆一代之偉人而一以憤一以激其於學
術孰為有無耶學不必專為儒而宋儒專為學其
為學有用耶無用耶 本朝諸儒又視宋為何等
耶諸生欲以豪傑而志 聖賢之學寧為狂狷毋為
鄉愿其各言其所自得

策衡 卷二十三 論五 百六

語云三代以下有豪傑而無聖賢此不通於學術之論
也三代非無豪傑也夫聖賢而皆豪傑也三代以下非
無聖賢也夫豪傑之氣不除而聖賢之名不立也學焉
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一其道不一其學不一其才一
其用此之謂學術也後世其道不明而遂使漢唐宋諸
經世之君子不得列於大賢之林而別創為儒者舉孔
子而私之若東家有也豈何其自隘矣乎不知聖賢而
無豪傑之具則其為聖賢也必偽愿人之屬而已豪傑
而無聖賢之裏則其為豪傑也必粗奸人之雄而已是
故聖賢者中行也而豪傑者狂與狷之士也古之豪傑

不必爲今之所爲則今之豪傑亦不必爲古之所爲
之豪傑不必爲猶則猶之豪傑亦不必爲狂各信其是
各呈其智懷而已故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
吾以外家之學言之墨子之兼也申韓之刑名也公孫
子之同異也老莊之虛無也荀卿之法後王也皆以其
所自得者持之不相踴襲其傾而出之也若家儲其壘
而放之也若決河隄其篤好若文王之嗜昌蒲趙曾子
之嗜羊棗齊王之嗜雞距必數千而後已其成一家言
若造墨之必黑若釀醢之必酸若藝之有專門經之有
專師雖臯陶之刑賁育之勇孫武之兵法撼之而不變

策術

卷二十三

聖賢家三

百十七

其所守攻之愈力傳之愈久不善用之有以惑世而善
用之有以佐世何者則誠壹之所必至焉故也而況大
聖大賢兼百家而有之不化爲百家者乎孔叢子曰心
之精神是謂聖此理綿密宇宙穿穴今古自不得強生
分別而要其有所旁通有所獨契其於學術亦各以聖
性得之是故黃帝堯舜禹開物成務治天下不必同商
周治天下文質先後不必同太公治齊伯禽治魯尚功
不必同伏羲始畫易夏首良殷首坤周首乾孔子終之
以夫其意象亦不必同玄王以得位師天下箕子以失
位師天子孔子以無位師後世其所談說不必同諸第

子治六藝與問仁問政其指授亦不必同五臣分職終
身不徙亦其天性學力使然假令治五刑而畀以高山
大川之任釋播種而受金擊石以爲韻恐亦未必驅龍
蛇於澤而致鳳鳥之儀也何者皇帝王霸異統也正直
剛柔異質也山川風俗民生其間異宜也禮樂兵刑煩
簡異制也三光五嶽之精普厚而今溥異氣也西北東
南袤縮之異也戎狄強弱之異也兵農分合之異也士
選舉之異也百官名號綰轄之異也古文籀篆略而八
分也書策稠濁殺青削簡易而楮素也古之文數則而
今數十則也古之賦力寬而用足今賦力十倍而用不

策術

卷二十三

聖賢家三

百十八

足也古各郡國取士而未嘗無才也今地輿之大門戶
之多而未嘗有才也古之時雖百家二氏之學未盡有
也今之時雖三苗五胡之習未盡除也古之王者與諸
侯王羣臣得目見之也今之王者若天若鬼神而羣臣
不得歲見之也天下之變亦多岐矣而咫尺繩之方隅
狹之蔽於一曲闇於大理羣夫投骨共聲一嗥衆有相
引爲道在是於乎彼孰知夫不同之爲大同也哉愚所
謂學術者取其有用於世而已有用於世雖曰未學吾
謂之學也無用於世雖曰學吾謂之未也愚所謂有用
於世者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職

力欲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欲大而沉驚能維世其腦力欲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欲重而不輒媚能振世其氣宇開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志之所願至雖捐其身萬世不能以一瞬而甘之如飴權之所便宜雖污其名天下人有所不知而樂之如鍾鼓若然者自秦以後代不數人漢則張留侯霍博陸諸葛武侯晉則王茂弘謝安石唐則房喬姚元之狄梁公郭汾陽李贊皇鄴侯宋則李文靖王文正韓稚圭范希文寇萊國文潞國諸君子亦多自道法刑名縱橫家出不專爲儒其中稱不學無術者二人焉曰光曰準博陸進

策術

卷二十三

百九

止有常不失尺寸小心翼翼暗與道合非武皇雄姿偉識安能知之家雙產子輒能引殷祖甲許釐公楚大夫及其文長倩勝公而證先生爲兄抑何其廣博多聞也當昌邑時夫豈不念及阿衡事固以放而復辟與廢而更主自非一例突得延年一語惜而行之若以爲不知有此者況秦辭爾雅朝典穆清擢璽郎立公孫病已一屬之張金田丙真古大臣斷斷無他技之風然則天下之絕有學術者博陸是也萊國太剛多與時賢忤不使可謂在人下然丁亦非無才之外人也張益州大有膽知亦謂淵淵之役我不能爲當是時與畢士安謀之而

借高大尉決之車駕旣入擲骰子矣酣飲矣鼻息如雷矣使人主陰釋其懼與疑之心是何其暇而整也及對虜使閉門縱奴子博二事又何多長者之言與行也人所干言而不得者萊國一言而盡其學可知然則天下之絕有學術者萊國是也其外號能爲聖人之學者二人焉曰楊子雲曰王仲淹夫仲尼豈易爲者耶雄擬之而通竊之雄於漢室心自附莽而通於孔門身自爲莽雄作大玄未始無據何必倣易之體而艱其辭門人見收還爾投閣若一出入息頃值大利害又安適耶謂楊雄氏不學無術可矣通所著亦頗可採餘阮逸所僞作

策術

卷二十三

百十

然必欲復井田學校封建肉刑而後可爲理由其道不足以治天下不足治天下卽不謂之學謂王通氏不學無術可矣臨川涑水標格醞藉亦一代之偉人一以學術壞天下事一以學術激天下事激亦卒至於壞謂之有學術而無學術亦可矣然則宋諸儒若何曰宋之儒者明二帝三王之道其說迂迴而緩不能救天下之亂而能成天下之治在宋固不用用之無濟於宋之亡在我明無所不用兼用之途益其盛用夏變夷定功保大綱繆其禮樂繁縟其文章以開太平之業登三五而莫之與京然則本朝諸儒若何曰宋有腐鑿而無僞

學路明有新學而無實學真儒太用其王文成乎庶幾
 所云豪傑而聖賢者與次則泰州之嫡派乎他愚不敢
 言之矣總之古人以聖賢掩豪傑後人以豪傑掩聖賢
 宋儒學聖賢不必聖賢之學 本朝用豪傑不盡豪傑
 之用大畧如此矣獨異乎今之爲學者漆園氏之所謂
 盜儒蘭陵氏之所謂賤儒也行能不及乎中人而兼乎
 聖人辟之醫師或湯熨或鍼砭或膏液或治神或治毫
 末或治血脉肌膚或治牛馬獨精其所一道而今僥爲
 之畧檢古方書諸目具者至則投之已耳不知時同而
 運變也病同而候變也不知本草素問作何語而欲爲
 策術

卷二十三

聖賢與豪傑六

百十一

神農黃帝之所爲也其於殺人也不少矣於乎安得真
 狂狷之士而與之言學術乎哉

言路 第五回

萬曆己酉福建鄉試

問人臣所以持衆美而效之君者獨此章奏已耳章
 奏之不達未有益於此時者也而君臣之相隔
 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明乎可以忠言可以理奪
 我 皇上聰明府知章奏莫及焉蓋千載一君矣
 理不能奪而忠言之無益於聽是謂五味之和以
 獻之而未之嘗也此其中善甚矣發之矣而所以致
 疑者安在夫忠義之士憂鬱而憤發其所爲言天
 下之勢亦少激矣而我 皇上不爲之分別其邪
 正而使之自決則其爲害不少宋臣蘇轍言之矣
 抑 皇上之所疑者或以其言之多耶相疑之心
 已非朝夕即不以其言之多也而言亦無少濟乎
 文章之道各有體裁況於章奏所以承 德意白
 忠惻扶善類觸邪者其語隱而辭其辭義而不
 經得無於體裁少有乖耶以猜疑之心而中之以
 屬雜之說無惑乎言路之愈不通也則唐臣牛希
 濟言之矣諸生懷勿欺之心者其廣三千之論而
 稱言之勿諱

策術

卷二十三

百十二

人臣之言之也不可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人君之於其
 言之也無樂乎一切厭薄之而置之不理夫一切厭薄
 之而不復理者非薄羣臣也薄天下也薄羣臣不過使
 其言之不行而已然而有後世名羣臣之言理天下之
 言也薄理天下之言是薄天下也而天下者誰之天下
 耶天下可厭薄耶且 國家之用諫官也固欲其言之
 耶今一時而數十人一人而數十疏言之多從古未有
 是言之開 皇上之自爲開也一時而數十人即未必
 人人可聽必有可聽者矣一人而數十疏即未必疏疏
 可行必有可行者矣一切厭薄之而以爲不察理是言

之塞亦從古未有 皇上奈何倏自開之而故自閉之耶雷霆風雨之變齊則爲白日霜雪之慘惻進則爲陽和若使終歲而陰暄晦冥如暗谷幽巖不復仰窺高天也亦何理於人世矣我 皇上端居深闕若齊威王之嗚何時飛鳴羣臣之無由覲 末光而承 清問者三十年到今矣近十三年輔臣卿臣不知其幾去者留者皇上皆不識爲何面孔是君臣否隔亦從古未有所可獻納者獨此數行之牘而已又一留中不復省記豈惟羣臣爲然卿臣之奏百不得一也豈惟卿臣卽輔臣之揭亦十不得一也然而中涓採權之請自上而百策術 卷二二三 路三 百十三

舉而歸之於 上不復收之亦不復寄之而臺省餘輒輕久之亦不寄之執政而執政亦輕三臣者非輕臣也不可使之有所擅而可使之無所寄乎誰言之而誰任之也又得毋以天下本無事亦毋庸有事如曹相國代鄭侯日飲醇酒又如陽城爲諫議三年不言與其弟及其客亦日飲醇酒而後快乎此非可以清淨寧一用蓋公言爲之也乃進延齡罪陸贄之時也使懿侯當此不啻臨七十餘戰而道州率王仲舒上書猶晚也以此較彼何得爾哉又得毋以言者皆有所私而昵比焉以相排擊卒難辯與熊羆朱虎自爲一類驩兕窮奇饕餮梟梟自爲一種孔子顏回子貢相與汲引盜跖東陵之徒相與得朋如天地之分位如河山之定形如戎夏之異字皆不可易其爲辯別亦無甚難何者天下有客氣之君子而絕無陰氣之君子天下有使氣之小人而絕無陽氣之小人天下有用權力之君子而無不顧名義之君子天下有附名義之小人而無不媚權力之小人天下有任怨之君子而無修怨之君子天下有多事之小人而無肩事之小人天下有絕人之君子而無傾人之君子天下有譽人之小人而無不誑人之小人此其是非可立決之而不可使之自決使之自決其害未有已

也宋臣蘇轍若爲今日言之也曰士氣憤悶而不得發
一豪傑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
好勇而輕進喜事而不攝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然天下
猶有所不從餘風故俗猶聚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
之數未有所定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則天下之
賢人又不勝其忿而自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
敗橫潰而不可收辟之東漢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
之邪正以快其氣而使之憤發自決而天下遂以大亂
於乎今之世不幸而無大君子以廓清之尤幸而無大
小人以鈎黨竊弄其間不然天下事未可知也幾於宋

策衡

卷二二三 言路四

百五

之季矣愚故曰人君之於其言之也不可厭薄之而置
之不理夫所謂人臣不可有翹然自喜之心者又何也
言之無大利何敢不言言之無大譴何所不言憂國者
急於言急則慎噉名者兢於言兢則喜人臣愈言而人
君愈厭則無論遠久迂濶之事厭之雖軍國之大朝上
而夕下者亦無不厭之矣人君愈厭而人臣愈言則無
論所不敢言與其不能言者言之雖借而言不得已而
官輿其不必言者亦無不言之矣夫觸邪指佞發奸摘
伏使公道誦而復信清議蝕而復明者言爲之也然連
章累牘無忠誠惻怛之思別逕分歧無蕩平正直之道

于存議論之念多而於動 君父之念少于樹奇節之
見多而於維國體之見少使 朝廷不以爲重士大夫
不以爲難亂臣不以爲懼天下聞之不以爲尊則亦言
爲之也書曰辭尚體要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孔子曰辭達而已孟子曰言近而指遠
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蘇子曰有意而言意盡
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隱僻之語如射覆解閉此不
可施之朋友而況 君臣之間蕪穢之語如反唇長舌
此不可及於几筵而況 廟堂之上以猜疑之心中之
以厖雜之說以不信之形漬之以再三之告開之所起

策衡

卷二二三 言路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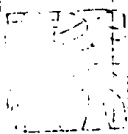
百六

卽塞之所伏欲聽之不厭庸可幾乎唐臣牛希濟之論
具矣曰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辭
意簡切質勝於文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
文研窮古訓豈在屬辭比事人君以表疏爲急者竊以
爲希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至傍詢左右儻或
改易文義淆亂是非逆鱗喜怒略不爲難故禮曰臣事
君不援其所不及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詞蔓引數
幅尚或棄之況萬乘之主萬幾之大焉有三復之理耶
先臣韓忠定亦曰草疏者毋文文弗省也毋多覽弗覓
也斯古大臣之道乎足爲進諫者之法程矣愚故曰人

臣之言之也不可有翹然自喜之心

言路六

丁巳



災變 第二問

萬曆己酉湖廣總督

問天心仁愛不於禍祥見而於災變見書不
而言天災變乃所以為戒而戒所以為
稱震來而曰號咷口恐懼者曰恐致福所為
人主回幹以對天心者固不奉惡耶漢書六
列眉事應本之洪範亦不特易災異而宋儒
其無當於春秋之意與易書之意二款
大抵天人之際難言之而善敗之應不爽毫
懼之意難懈須臾也方今賴 聖宗培植深
皇上仁明不承 祖烈謂宜 天恩滋至而災
怪孽抑何夥也即如頃者天鳴 留都地所
而牛妖告青發於洪甸之內者再冊足駭
謂遠左患在日使饑饉憂變不慮生豈過計
欲制治未亂轉災為祥就有要於號咷而克
顧事天以實不以文 今日之實政宜修者何
者且先藉以 開為銷弭之助

嘗謂天所注意唯人主耳何者為其代天以理天下也

災衍

卷二四

災變一

一

故天下理亂之幾人主未及知而天示焉即知之未及
圖而天屢示焉一有動念靡不潛通也一有悛心靡不
孚格也一引咎責躬靡不然而鑒也一浣舊圖新靡不
轉而移也一勵精政治事事修舉靡不影響應而草木
賁也蓋人主天所祐命不得已謹告之而使不至於驕
且怠益見其祐命篤也人主天所申命不得已儆懼之
而因有以振其懈作其勤益見其中命隆也故天心仁
愛於災變較著書不言天變而言天戒變固所以為戒
而戒即所以為仁安可不謹而克謹如先王安可不稱
之為世龜鑑書固有深意哉易之於震來也動之以統

統惕之以恐懼修省而歆之以致福所為聖人主回幹

天心而不失其仁愛之意者又何拳拳懇懇耶故善言
天人者莫有辯於易與書而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非
與易書之意殊也春秋之法嚴於一字第於災異謹書
之自足以警也董仲舒劉向之徒皆漢儒宗皆治春秋
班固而下踵其說作五行志著六沴之應以五事為配
如云事屬不肅不義不哲不謀不聖其應為金沴木
沴金水沴火火沴水金木火沴土而極之建特則
日月星辰孛薄大要以萬變括於五行以五行綰乎人
事原本洪範所臚列率然得失鑒戒之林亦何悖於易

災衍

卷二四

災變二

二

震垂訓之旨也者迺獨無當於春秋哉而宋儒言之何
耶無論鄭夾漈災祥畧非通論而歐陽修陸九淵之徒
所言皆偏辭耳不則如伯陽命凶於川震梓慎徵火於
星孛師曠推怨於石言卜偃策犇於鸛謠春秋之箋傳
非乎不則如決桓僖之廟見於聞災卜詔樂之作於提
壺觀商羊之舞而知大雨之行遇隕霜殺菽而示天刑
之戒凡宣尼身所睹記鑿鑿乎其如券符者盡無徵之
談乎大抵天人之際雖未可屑悉錄兩盡如漢儒所畛
分而要之人事得則休徵應人事失則咎徵應理不爽
毫髮而謹懼之意須臾懈也猶謂非靈承之道況可漫

不以爲意哉我 二祖規勅甚備甚純 累朝綿延念
培愈沃 皇上質躬上聖 運際中天雖 靜攝有年
而洋洋 聖謨美備若見赫赫 明命顧諟如臨固宜
微眈 玄穹膺受多福六符平四靈集寓內蒸蒸而浹
太和也何頃歲變異蝻午河徙山爲地血旱弗 宸居
煨燼 陵寢震驚與區悉告沴之連漕於循揚塵之路
不無大可虞者至 畱都豐沛之地也而天鳴天以告
也則存本之思亦既顯矣蒨門肘腋之近也而地圻地
以告也則剝膚之微又加顯矣迺東土牛妖浹旬兩見
首以象尊尊不可耦而二之足以象輔輔不可單而缺

策衡

二四

災變三

三

之是盡可委之適然乎生愚不習占應然以今賴蟒系
突奴會鶚張幸奴會與諸虜異心不無顧戀巢穴而近
且明闕北關漸鄰西虜儻二會爲一合而成犄角之勢
長此安窮說者謂變不虛生疑其應或在此良非過計
此亦天戒之深切著明而亟當循省者矣諒有之賢君
見變亂國無象夫變非足喜以是爲天之不忘我而示
以可改之機猶可喜也變未足懼以是爲天之不忘我
而我自失其可改之機則可懼也堯以咨五臣而偃洪
波湯以責六事而廻澍兩修德則桑拱可以昌戊正事
則雉雊乃以興丁聖帝明王反災爲祥因變獲福類如

此斑斑史冊雖遠可徵然猶曰曠世之蹤也又嘗恭誦
我 祖宗之已事焉 祖宗朝之遇災也則有 諭中
書以各省公務有乖政體者速改矣如是而太陰犯軒
轅不爲孽也則有 命齋水利集以往度土田免歲課
矣如是而大浸瀰江南不爲傷也則有 命李賢條寬
恤事宜具以進矣如是而晦夜空中有聲不爲怪也則
有 諭羣臣指陳時政利弊毋有隱矣如是而元旦星
變地震不爲損也則有 令兩京羣臣直言闕失矣如
是而靖虜衛天鼓鳴不爲憂也諸如此類未易更僕總
之仰見 聖祖 神宗在御不能無災而未有不以實

策衡

卷二十四

災變四

四

政答 天心回譴怒者非徒一空言修省之謂也我
皇上睿喆超常五帝三王之書百家之言靡不悉究豈
於 祖宗近事而不習知之且以 臨蒞之初固嘗
躬衣大布 步禱 郊壇省災肆赦矣而十五年以後
漸忽漸怠循至於今何相盪也人主代天言而言路實
宣洩之胡可闕也乃今忠耿所傾盡屬廢閣卽揆路久
當清而尚不報卽軍國事孔亟而屢不報猶可曰重要
機乎夫年來 九關既隔惟是藉 批答一線以防釜
鬻而闕塞若此人情鬱結之極必于天和則何變之能
弭人主代天工而羣工又共代之胡可曠也乃今槐棘

所列寥落晨星以大僚特請之不得卽以庶官例請之亦不得猶可曰精簡任乎夫庚戌九門畫閫惟賴是三九大臣以筭扁鑰而忍列若此人事叢脞之極必墮天綱則何變之能弭天生人才以爲社稷愛惜之宜何如而嬰龍觸忌投鼠見傷其佗之誑誤株連者累足駢肩悉同諸畢世之網此雖賜環一二而過軸之彥猶多也河清竟胡待矣鍾之甚難而棄之甚易揆以上天生材之意當不其然則何變之能弭天之立君以爲民嚶咻之宜何如而封豕噉膚猥狁血其有爲之擁護保持者反嬰索受筆畫幽之囹圄之中鄉雖罷採有年

策衡

卷二十四

災變文五

五

而摧璫之害猶劇也樸滿欲何爲矣君實生我而浚我以生揆之上天生財之意又不其然則何變之能弭夫自鷄鳴而往皇皇然無一足以當弭變之事而欲天之以休祥告胡可得也卽祥反爲祲也悠悠然無一不足以爲召亂之資而欲天之常以災禔告又不可得也有災固爲仁愛也爲今之計急在回天無先修政修政無若舉前四者而責其實責實則毋曰有所便有所不便而量爲之何也辟之挾石治病者或須昌陽或須胡梗或須搜渤或須稀瀼關十則偏而瞑眩之功鮮矣矧其以爲若口而不一嘗也責實則毋曰今日不爲猶有來

臣而徐圖之何也辟之就醫診病者廢理不治傳之腸胃腸胃不治傳之骨髓呼吸迭變而秦越人見之却走矣矧其忌醫而不一告也嗚呼伺宮弗艾必斬宅殷之化輪臺弗贖寧抹續羸之愆一旦毅然圖新嘉美煥發英主覺悟轉念非難而何需乎而何靳乎故悟天高之聽卑且將韋弦比之而披肝之詞何不止輦受也批答不期勤而自勤矣悟天工之人代且將車輔倚之而陳殷之制何俟補牘進也委任不期速而自速矣悟簡在之自天且將國琛寶之而山公之啓事何不轉圜允也遺佚不期舉而自舉矣悟明畏

策衡

卷二十四

災變文六

六

之卽入且將六馬奉之而虎冠之踞民上者何小腐鼠棄也然獨不期恩而自恩矣此方今之急務也而猶未也天下猶器然手與器一日不相習則扞格之患生故當常思所以習之爲天下猶置器然置之安則女置之危則危安危之路不可不豫審也今卽不敢望勵精如初年而翻座石渠不可月一御乎大祀時享不可歲一親乎至於承華儲德無使輟講誨之規務俾豫執轡之具凡皆所以習而操之且慎以置之道也夫是之謂責實夫是之謂敷天以宰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以光祖烈以祈玄貺至德也行將組奴

曾於 闕下竿賴蟒於藁街而天下直泰山四維之耳
自是天貢禎地效靈澤馬來器車出佞枝植曆草滋龜
龍載文江海呈象而何災變之足弭也夫鄉律布而後
可以發寒谷之春魯戈揮而後可以返羲和之馭儻
聖天子謂自有籠駕之道曷見哮不殲倭不芟播不殪
適然茫昧之數無足憑也毋乃於仁愛之意相拂致福
之道相遠乎請復以易明之易元則有悔然悔非不幸
也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蓋悔有悔悟之義而震有震
動之義悔則震震則何所不斷而何所不行悔於何有
悔終無悔震乃轉亨不識可轉 聞之爲 今日銷弭
策術 卷三十四 七
之助

積儲 第二回

萬曆已酉科山東

問向所叩心九關而不得者豈非以銓衡之難也批
發之滯也召議之忘也而近復苦請議夫銓衡本
爲天下計鎮稅之行不曰暫爲大工乎 王言且
且而今天下計鎮稅之行不曰暫爲大工乎 王言且
枯魚何有於西江勺水哉彼大易訓損滿老氏稱
多藏厚亡泰人得金策天幸未嘗辭也豈明主而
不諫此必 皇上有至計焉但 上既堅不應所
請而下復堅執於不得之請執兩堅以坐視天下
吾見天下目耗而 皇上且視金錢益重雖龍逢比
干且不得言矣諸人較功論烈人臣事君貴擇術
御未盡而徒守一隅之見與君廷即兵諫猶計之
左也曷亦體 皇上患貧之心而與之同功因而
潛易之歟其目收歟以相爭乎齊固多傲儻環瑋
之士必有野謀可以佐肉食者所不及多士母曰
誦法孔子差稱管晏然則大學不言生財乎乃前
此大公望又何以強爾齊也且苟可以易今 上
於不生財必爲我聞發 聖衷而求所以挽回
策術 卷三十四 積儲 又上

今皇上蓋聰明英略之主也頻年以來議者第見 皇
上括市廛不足鑿山林不足納貢獻不足而目 內供
光祿折以入買辦度支折以入則爲積財者何纖既而
大工請不得遼左請貸不得分封婚嫁諸請借不得而
且言官請不報大臣請不報則爲積財者又何堅遂共
以爲阿堵薰心緘膝啓盜誠足異者愚竊嘗窺 皇上
之意無不主于積何獨積財如欲積人遂不銓補欲積
事遂不批發欲積神遂不召議以至欲積財遂不能稅

而發金錢夫何以言諸欲積者誠見夫排擊躁進爭先
據要擢用而高足揚志者可知故欲積人誠見夫甲可
乙否事無定局亟行而朝刻暮銷者可知故欲積事誠
見夫皂囊白簡日如蠅毛當軒而引裾折檻者可知故
欲積神乃欲積財則何居豈爲熊膳豹胎肉池脯林之
不足以養口也豈爲龍章象服復陶鷄鵠之不足以養
體也豈爲龍舟角抵飄雪回風之不足以養情也以爲
慕神仙而文成五利不必拜海上三山之使不必遣以
爲修武功而驃騎貳師無出塞之議樓船橫海無昆明
之戰卽以爲窮土木而參基之臺不必築金有九之門

策術

卷二十四

積儲二

又二

未始析廉計種種不出此而因以窺 皇上之心蓋有
所憂天下而積有所懲天下而積亦有所開天下而積
者思得而臆之夫亦謂列代 王畿定朔中土 國家
枕北虜而控三方盡以財賦仰給東南一旦飲泉之驕
薄于城下堅壁之藉安克一旦嘯關之雄阻我咽喉首
山之呼誰應計不可不厚積以爲天下重虛者實之憂
天下而積者也故聚天下之脂膏而壯一方之神氣不
顧也且民貧則勤富則侈務本則實逐末則虛彼輿金
裹幣之客充滿交籍鬻獄買官之貴填委豪門炫服章
臺多游閒之子雕輪后飾出皂隸之家計不可不薄收

策術

卷二十四

積儲三

又三

以爲天下戒所爲實者虛之則懲天下而積者也故以
主上之大體而甘列肆之計美不顧也且天下之大
也累朝之積也卽間者東誅西盪費軍貲若干 冊封
婚嫁費禮幣若干 大工繼舉費財料若干然而國和
金甌民無美兵海內無七年九年之告災 內儲無百
千萬億之賑貸乃一切少府冰衡告困司農仰屋計臣
束手所嗷嗷而望者惟請發 內帑一事矣夫帑可發
也發亦可盡也 國家歲啗虜幾十萬餉軍幾百萬養
諸侯王將千萬事河數千萬統計歲入每不足供出額
捉襟見肘無一能籌有如胡塵肆揚海波再沸天吳沴
旱懸虐河伯怒無長策以振弱國無奇計以周窮勢而
徒以禦冬之旨畜爲居常之餽資此 上之視內帑益
重視諸臣益拙爲自守益堅而必使天下實可虛虛可
復實熟思而謀永圖以此開天下而爲積也故以計先
天下之君而爲秦越人之視肥瘠不恤也然則上方憂
下而下乃憂上曰是爲鹿臺鉅橋也是爲洛口敖倉也
不知急元首者不顧體而抱沉痛者不惜癢癢不爲
京師慮而爲天下慮弗入矣上方有所懲下而下乃懲
上曰上方之耗濫胡侈也內宮之狐鼠胡奢也不知楚
人之弓遺猶在楚而太廟之犧將飽而烹之未能懲臣

下而先欲懲君父弗入也上方有所開下而下乃開止
日久爲積今可撲滿也朽爲藏今可流水也不知千鈞
之弩不發機于鼯鼠而旁人之圖計且解以弄丸衆不
能以天下開天下而欲君以一人爲天下開弗入也如
是卽日叩關日額天而聽愈高矣豈惟聽愈高也廷臣
乏國能而闕尹之智日長于是任諸臣之心不得不移
而任闕尹人臣守常格而闕尹之策日新于是好諸臣
之心不得不移而好闕尹是理財無人而併使 皇上
之視人輕銓補益難也天下方憂捐瘡而聚訟之爭止
爲貧家之關則厭聞天下方憂腹心而交章之議多爭
貨術 卷二十四 預備四 又

眉睫之事則厭聞是理財無言而併使 皇上之視言
輕批發益滯也舉朝之人若爲 皇上爭貨之人舉朝
之言皆爲 皇上近心之言於是視諸臣與諸臣之言
益疎而召議益忘也爲今之計曷亦求所以銷 上之
憂者而後與 上言憂求所以戒 上之懲者而後與
上言懲求所以盡 上之所應開者而後與 上言
開夫一直臣可以緩淮南之逆謀一賢相可以戒契丹
之生事今求可以鎮 國家而不用財貨者幾何人晉
師柔和平國以爲未可渝周禮在魯識者以爲未可伐
今求可以重 國家而不用財貨者幾何象晉陽之保

障屹如金湯睢陽之拊楯人皆忠勇今求可以固 國
家而不用財貨者幾何政凡此皆可使 皇上之財不
必以憂積者也苞苴賄賂之議斥也墨吏盡警惕歟婚
喪宴會之議禮也間左無竭蹶歟孝弟力田之可議科
目而清修廉潔之可議獎進也官司能風厲歟凡此皆
可使 皇上之財不必以懲積者也讀禹貢知理財爲
聖君之急務讀周禮知理財爲聖相之急務太公業以
之富齊管晏諸臣豈遂以言利見擯後世棄祗用之以
耕許田今九邊內地衍沃踴鴟可以召商關中復令輸
粟而減內供之年例者何屢議而不能行劉巴用之以
策術 卷二十四 預備五 又

鑄蜀錢今寶源鼓鑄赤不黃標之可子母相權而與泉
刀同布無盡資朱提白鏹者何已行而不能廣劉晏用
之以管鹽鐵今曷不令士大夫握筭爲轉運之法而輕
重之會平準于百貨祖計然之一籌猶勝於虎冠狼心
坐關市而奪楮也何可行而不能議凡此皆可使 皇
上之財不必以開積者也語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亦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子而與上相持不能與上相
濟忠之薄而計之短也蓋今天下固大窮矣秦漢隋唐
之盛黃金以斤計珠寶以量數自侵沒于遼金歲輸于
南宋廣載于勝國中國若懸磬焉宜 皇上之以金視

金而不能以土視金也夫不有以輕之孰使人無重不
有以生之又孰使人遽輕投珠抵璧而使天下不知金
之爲重則固以無所事金爲輕金也庾亮原羨而使天
下不知金之可爭則又以無所不得金爲輕金也今既
不能以無所事金爲輕金又不能以無所不得金使
上輕金而日呶呶焉取其懷中物而爭之是上與下積
日而爭得之者下復欲與上一旦而爭出之此必不得
之數矣毋亦撤 皇上所爲重金之心而使其積若無
用并使天下不知有重金之心而使 上積若足羞者
于是以天下視 內帑發亦得不發亦得以 皇上視
復衡 卷二十四 積儲六 又六

內帑發則快不發則不快而後可無不得于 上也
如是爲事 上必且曰諸臣之能愛國奉公也少任之
奪中官之柄而委外臣矣必且曰諸臣之有忠謨不畫
也少聽之檢久度之章而日報發矣又必且曰諸臣之
爲朕股肱心膂也少親之掃父塵之 平臺煖閣而日
召對矣使 皇上由此而利銓補由此而疏批發亦
由此而親召議舉未可知也則向所爲積人積事積神
而積財者究至一無所積而元氣旁皇血脉流鬯於都
哉于理財一事不反爲轉移世道一大窾會乎趙文王
之好劍也莊子曼胡劍裝而說劍卒悟文王齊景公

國人之罪晏子入而數圍卒悟景公事有匡之而反激
隨之而得規者則孔子獵較之意倘亦今日行義之津
筏已不然夫豈不知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水則今日
之積形是也有嫁子者教之曰尔且盜恐嫌未成已而
若公以其盜逐之而若父猶以盜爲得策也則今日之
積計是也魏文侯見返裘而負薪者問之以愛毛也不
知皮盡而毛將安附也則今日之積勢是也白公勝得
荆府不以分人九日而葉公入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
高庫之兵以賦民則今日之積禍是也使 上而愚主
也當以此言進 上而聰明英略之主也苟非求慰其
復衡 卷二十四 積儲七 又二

心之所計而潛易之即懼之以兵猶爲無術事猶在肉
食者野謀之迂其亦有弋獲乎

齊魯人物 第五回

萬曆己酉山東鄉試

問人之有才猶天有五行也。五行之用之矣。其常義成。務維教。砥名。構文。新理。皆足以濟一代。而垂千古。而鋒穎有微彰。資蓄有深淺。有緣標而得本。即小而知大者。亦有準盛而實微。始然而終。與者。則肉示平表。典劉之遠志。新語。稱善。誦誦。呂之計。讓運。賢佐。勤規。安晉之宏。累士。固可以才知者。乃若治。御循良。而功。名。損于。為。相。明。經。師。傳。而。議。論。述。于。黨。德。其。心。蒙。右。碎。首。塔。岸。而。傳。吹。同。于。羣。小。則。士。又。未。可。以。才。定。也。語。曰。士。怒。而。後。智。能。著。又。曰。先。器。識。而。後。文。藝。夫。慈。與。器。識。誠。重。又。有。不。必。才。者。亦。於。世。有。濟。乎。夫。才。之。用。超。然。顯。也。慈。與。器。識。在。性。術。之。微。吾。惡。從。而。之。欲。究。才。士。之。實。用。與。其。真。偽。始。卒。之。較。則。莫。若。家。修。者。討。之。熟。矣。維。茲。東。邦。故。村。載。也。在。昔。大。聖。大。賢。不。敢。復。道。其。餘。亦。不。可。勝。紀。試。舉。什。一。於。千。百。如。自。漢。以。來。經。術。之。才。則。有。若。田。何。伏。勝。若。而。人。樞。筦。之。才。則。有。若。丙。吉。魏。相。若。而。人。忠。節。之。才。則。有。若。汲。黯。史。丹。若。而。人。詞。翰。之。才。則。有。若。左。思。王。粲。若。而。人。吏。將。之。才。則。有。

文衍

卷二一四

八

夫才亦難言矣。天下知功業文章才也。而不知道德節義尤才之勝者何也。天地之道之大也。與人並稱而曰三才。天下孰先於才者哉。至微而不可窺也。至大而不可際也。至長而未始有本標也。皆才之為而已矣。才以顯道。以神德行。非與道德對。而幸其合併。虞其偏勝者也。夫三才自仲尼發之矣。言人才而得其本。莫若子與。其說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人有五常之性。斯有能充之才。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三才安在一浩然之氣而已矣。惟謂之氣。雖存乎所養。而所稟不能無。

異焉均一道義也。配之所至。則各止乎其量。由所稟異。也是故聖人之得氣也。渥而純。眾人之得氣也。薄而駁。生古之世。渥而純者。常多。生今之世。薄而駁者。不少。於是才有大小。不可強而同焉。夫因其有大小也。而遂有真偽。始卒之疑。可乎。愚謂才可以大小別。而不可以真偽別。何則。才無偽也。偽者無才者也。人以偽為才。并其真而未識矣。才可以真偽分。而不可以始卒分。何則。才無始卒也。無卒者。非真才也。人以偽為真。并其始而未洞矣。不知其無才。而以偽為其才。偽不洞其始。而以偽為其終。變是教人飾詐。無已也。惟執事云。鋒穎有微彰。資蓄有深。

文衍

卷二一四

九

淺乃所謂得人機于若喪。而察神情于不露者乎。誠羣倫之極。致獨隱之微論也。故凡相天下士者。照符采于咄嗟之頃。或已得其所存。責券契于成效之餘。或反昧其所適。稱平社中之宰。非所以驗封侯也。而孺子之志則遠。奏語馬上之翁。非所以為調將相也。而陸生之畧斯存。習勞齋外之甍。非所以為練機神也。而長沙之憾慨有在。卒之斃強楚於帷幄之中。佐安劉於燕好之際。定危晉於灑泣之餘。此皆即小知大好事者。以為美談。而三子所用。自表見固有本焉。此非其標也。儻君子以是而知則天機之相符。采之微。是已。故足術也。乃若黃。

霸治郡而循良最爲相而功名損史謂宣帝不能盡霸之才爾非耶明於治郡漢之闡於任相也若張禹劉 栖楚又豈其張禹者貨殖奢淫人也安得不畏王 氏而寧負漢經術明通祇假託者之所爲爾而可 謂才乎劉栖者鷹犬搏吠之雄也安能直諫於君而 正法於民碎首皆墜其心豪右政色厲者之所爲爾 而可謂才子禹非寡實栖楚非鮮終其華其始皆非也 然則責契於已成之效而失之者若相黃霸是也責 券契於無效之人而使後世疑者若任張禹劉栖楚之 屬是也要之才有大小而無不真用有奇正而皆先於

策衡

卷二十四

齊魯人物三

一

篤本上者環運無端轂轉無迹師于神明創乎物類功加天下而不有澤及萬世而不知若是者才之至也彼其萃純懿之精造偉特之品百行備而萬善融不可及已次則統壹世術光美聖業上足以尊君益國下足以阜民善俗若是者雅才也其德行之高妙節操之弘朗根乎至性得之粹養庶幾乎克實而光輝者焉乃若遭物勢之奇變建個儻之殊策情形詭而能定威畧重而克舉若是者亦偉才也卽未必洞厥精微諳乎醇備其忠孝之大節必有樸茂懇至而無秋毫緣飾之私者焉又次其效能於器使累功於敷歷或模楷存乎一官或

風猷抗於千里若是者皆治辨之才也顧未有身不修而官治內行不備而足信民獲上者焉則其於操履益恂恂也至夫蘊藻清研含思縝邈啓玄言之未抽鋪鴻業於不朽若是者又才之精華而羣品之所托也其洗心也必絕世之塵垢其立已也必擇古之超卓然後其文足觀焉不然務華絕根雖末學耀之君子不屑也是故基有崇卑則構有廣狹器有巨細則用有漸次聞大而克勤小物矣未有以不屑爲不能者聞小知不可以大受矣未有誤受之大而始嘗其不任者聞一節而偏至矣未有襍治而不成者聞瑕瑜不相掩矣未有瑜盡

策衡

卷二十四

齊魯人物四

一一

而瑕見者何也凡物襍則不真真則必論拘抗之資并介之識隨其性術皆必有以徹始徹終使楨幹成而文采著非媮取一時爲愉快已也執斯以論雖四海之廣千古之才一一可品騰之況乎鄉之先詰不世出之品尤載籍所親故老所熟而不可諉者敢無以塞明問按禹貢九州山東在青兗南北廊有徐冀而西連于豫地高山惟岱大川惟海封國之域惟齊魯曹宋雖中原屢變而茲土人文煥焉可述執事略舉諸家之目皆自漢以下欲觀諸生辛鄉往何如爾請得推廣一二而論其概維昔漢承秦敝儒學幾亡時則有田何伏勝轅固高

堂生之屬抱器而出言五經自此始焉嗣是則夏侯勝
匡衡何休韋玄成兒寬鄭玄皆其著者也而董仲舒其
醇者也夫田何言易爲天下先伏勝壁書以遺後世無
問其才亦偉世之功矣轅固斥老子爲家人言夏侯勝
論孝武不得稱世宗廟凜然存其師法者也匡衡著威
儀之則表室家之化韋玄成敦叔齊李札之讓見其大
矣其後韋匡爲相多合先王之制獨石顯方橫俱不一
言固其守易移也王尊劾匡衡之追論玄成減父賢之
方正或者其在茲乎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兒寬以古法
議決疑獄休爲深焉寬其以智自將者乎鄭玄明經庶
幾衡

卷二十四

齊魯人物五

十一

幾仲尼之門逃何進却袁紹庶幾明哲匪謂詰爲累而
顏冉之流亞如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辨王霸晰微顯
粹然一出于正矣至于有宋穆修以古文振五代之弊
傳易于李之才圖書象數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遂
發邵雍之源焉夫經術經世則相業爲尊而名相者代
不三四人也茲土之產常居一二焉魏相治行爲茂陵
河南著矣及其由御史大夫至丞相也請損霍氏權既
諫伐匈奴好以漢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
等之言進又以明堂月令進又數以四方之異聞災害
進至其假許史以爲重又處廣漢霍光之事何說也丙

吉識力治巫蠱郡邸獄時力護孝宣竟奏記霍光輔繼
大統而不自伐其功厚矣及其相也故精獄法卒深知
大體其後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代爲相皆稱
職可謂知人焉史稱丙魏有聲皆有本統人也庶幾國
體之材乎諸葛亮由琅邪陽都而避居襄陽隆中其爲
相國也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
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噫所以不可及也王尊規中
興于藩邸篤弼亮于三世迹其滅王敦之讎處劉隗之
寵元規之逼弘識遠量真夷吾之儔匹乎房玄齡杖策
謁王蔚爲宗功招納豪傑唐太宗以方鄧禹付託根本
幾衡

卷二十四

齊魯人物六

十二

以匹蕭何然而飾治文雅議法寬平與人不求備居寵
不自信既病且革無所憾于天下事獨以諫伐高麗爲
已責有古大臣之風焉鄧侯高密其少遜與張齊賢徒
步擇君周流中外助盧漢寶以敗遼寇封潘羅支以扼
繼遷其將帥之略乎諫北征也曰敵國入寇多邊吏致
之聖人安內以養外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諫
昭應宮繪符瑞也曰有損謙德且非奉天至意其宰相
之言乎獨數興大獄一事則刻矣王旦涇淵之役馳歸
留守請不捷之旨以行千古之偉識也契丹借幣德明
乞粟皆應而使之慙朝士之毀已者疑已者不與辨而

已爲人稱善解過不令知至能容也然而阻王欽若之相却內臣節度使之請雖忤人主不顧焉獨身附天書一事則誣矣王曾定劉太后垂簾之制擇仁宗勸講之儒蓋少主之重臣焉而抑奔競恥任恩其休雅者耶至若忠節則汲黯史丹而外猶有若朱雲卞壺顏真卿其人焉詞翰則王粲左思而外猶有若王羲之劉勰崔浩晁以道其人焉吏將則龔遂羊祜而外猶有若張詠其人焉汲黯見憚朝端而淮南之謀寢史丹伏諫禁內而成帝之儲定朱雲指斥韋玄成張禹而漢廷之折檻旌不待揄揚矣卞壺死戰其大節爾乃若世譽王澄謝鯤

黃衡

卷二一四

齊魯人物七

一四

而已欲正其罪庾亮欲召蘇峻而先力阻其謀其超越爲何如者一死之奇云乎真卿獨打平原其修備爾乃若邁靈武之草昧而繩治益嚴折李希烈之狂悖而從容以死其耿炳又何如者一城之守云乎王粲左思取其文而已矣羲之戒北征于殷浩蘇賦役于吳會固識時之僞也清人艷其墨妙則大者掩焉崔浩覽天人若合符節籌策廟筭不遺矢簇眞子房之勝也後世稱其國書則屬文非所長焉晁以道見奇蘇軾價自定爾劉勰干沈約以重其文溺事佛而燔髮詞人之差劣者乎龔遂不捕盜而盜再者其令得也想其著聲昌邑之

耶斯概已先具焉羊祜不侵敵國而敵國歸者其信行也想其首建平吳之策則本計固如斯焉張詠不討李順而李順破者所激之人當也想其不憚王欽若丁謂之姦則人自有從風而靡者焉總上諸家之才論之雖所樹非一莫不篤于孝友而烈于忠義惟一二文人或未有稱焉則其文具在朽不朽亦可知也儻其所著述者粹然詩書禮樂之旨穆然典謨訓誥之體挾天地之鴻濛彰國家之宏鉅則必道德與而功行者乃能爲之爾而豈浮薄之所幾乎執事云人之有才猶天之有五材也旨哉言乎愚以爲非喻也人之才卽五材也劉邵

言行

卷二一四

齊魯人物八

一五

曰人之質量中和最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蓋才稟之五常五常稟之五氣曰非聖人則其才亦各以其所得五常多者而著焉謂之五材宜也夫五材既別則不相爲用各用之必無以成大全而臻粹美故貴乎調而出之凡物之調也以其始未有著也故必平淡而無味有生而平淡者焉有養而平淡者焉其生也若大羹若玄酒其養成也若停淵若浮雲所謂味非獨世有之也卽道德亦有味焉故誕登者戒歆美而順則者惡知識無識無歆平淡之至也平淡則調調則惟其所出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

智而智當信而信未有余于此而不足于彼者夫若是則才可以無大小也而況乎其有真偽始卒乎哉孔子曰三才之道是生而平淡者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平淡以養之者也故隨四端所著皆能充之以保四海非常性之外別有作用如後世所謂智名勇功也者而後謂之才古今之才舜禹周孔是已舜之夔夔禹之克勤克儉周公之不驕不吝孔子之無意必無固我是其本也嘗見匹夫平淡即至愚極陋皆可以俟其所欲為而極其所欲至況于具天地之才者乎夫今日之論一鄉即尚論也執事所以廣諸生

卷二 齊魯人物九 十六

不憚而盡其能折衷以教

兼聽總攬 萬曆己酉山西鄉試

問書稱明四目達四聰又曰惟時作威惟時作福帝王所以兼聽總攬而宰制天下者無遠弗及矣言兼聽即不得言聖德說言兼聽即不得言聖德無乃整欬詩之傷為酸也曰聖德曰兼聽若此主于煩囂是慮者夫人臣竭智殫忠期利社稷結主知耳何樂為是曉曉無亦人久有清議不得伸遂激而爭厥漢延熹永康之際紛紛擾擾太勝旋成鈞黨之禍宋熙寧紹聖中國是紛紛議論大煩卒致靖康之亂此其已事已移之今日其漸亦何可畏歟今聖明在御乾剛獨握無不照灼燭雖深宮靜攝而時一裁決萬里外無不驚仰如神者乃批答時詹封章多牽中外有不無過慮而一時言事之臣批駁投鼠忌器諱有足進者而連章累牘又得無傷于為政茲欲疏壅以通物情息意而定國是上下必有分任其責者諸士可得而言其繁敷執事者願聞之矣

人主莫難于用眾莫病于用獨獨者太阿在握杜旁落之端而予智予雄或階而為壅眾者輻輳並進廣奮庸之路而曹好曹惡或激而為讐讐則妍媸混淆可否倒置國議紛于聚訟乃致聽者厭薄若沃石而益成其壅壅則官府交際堂簾遠隔國事闇于索漆乃致言者橫決如潰川而益成其囂其弊恒相因也犯而本以勿欺忠而出以善道下無讟言因以導上之壅疏其滯而使之宣蠲其煩而使之嚮上無壅政因以息下之囂其機又恒相喻也夫惟聖主欲去囂以定國是必先去壅以通物情物情通而眾可集矣眾思集而斷可獨矣斯其善于用獨用眾者乎蓋嘗稽之書矣舜典稱明四目達

四聰未嘗不用衆也然而靜言者流譏說者聖則亦不爲衆用也洪範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未嘗不用獨也然而偏黨有戒反側有戒則亦不爲獨用也獨非衆不因衆非獨不斷徒用獨獨不勝疲也耳目不能無所寄視聽不能無所偏煬竈蔽明豐蔀掩晝則壅之階也徒用衆衆不勝諱也好惡能無所私毀譽不能無所附

亥衍

卷二一四

兼聽總覽三

一八

箕舌俱張瞻烏寄痛而主不聞繁霜兆變而衆不懼其壅也極矣物情安得不憤國議安得不竊以蜩蟬沸羹足爲殷鑒嘉猷昌論亦且害成大夫之咨嗟嘆惜誠憂之耳三代以下人情鬱勃衆論低昂莫過于漢宋之季漢初俗尚事功不修名檢自世祖重節義以風士士始翕然矜尚侈名高立臧否借聲譽馴至其陵分部月旦持平標榜太勝而時事多舛於是元禮孟博輩登龍攬轡盡露鋒芒投板破柱碑矧自喜遂不勝憤激而鉤黨之禍與國終始宋初法依忠厚主務優容暨仁宗增諫職以求士士益爭相發舒建議論爭可否較勝負剛致

洛蜀構隙三黨分馳物情大渙而主斷不伸至於熙寧紹聖中新法競辨僞學互譏袖彈面詆糾結難解遂成黨禁而釀靖康之亂嗟乎元愷君宗士方高以爲名孰知夫搜羅竄逐之竟以身償也惻忠籍黨王方藉以繩士孰知夫傷和敗類之竟以國從也然則黨固諸君子之不幸而壅亦豈國之福哉我皇上踐祚之始聽廣合宮議納噴室 軫有批鱗投鼠之彥而庶績不患于中闕 主有轉圜止輦之風而庭議不至于鼎沸豈無斥仗旋即 錫環亦有寢章不難補牘不謂至今日而弊乃極也三公不任九列半虛萬幾不以入心累疏有

亥衍

卷二一四

兼聽總覽三

十九

如瑱耳則政本壅呼吸不通陰晴互揣狐鼠之隙漸啓鹿馬之詐可虞則中情壅鱗可撓閣必不可叩劍可請闔終不可排言者彌衆而彌猜請者彌急而彌緩則言路壅法輕如羽吏竄如蝟 成憲可以弁髦 明詔可以束閣甚而軍國重計可以稽留則政務壅積新徒嘆賜玦堪憐驥久困于鹽車轡已調而誰御鴻乍驚乎繒弋雲冥冥以高飛則人才壅遐陬之向隅可悲 輦轂之覆盆未照天鳴地裂之兆疊見魚爛土崩之禍已成習若故常恬不爲恠則遠近四方又無一之不壅夫壅則鬱鬱則激激則發始雖嘗不忠謀讓論而後漸誰

詆也故一事耳此以爲可彼以爲不可而且可其不可而且不可其可東西因言而易嚮玄黃逐見而變觀則囂于事一人耳修以爲賢倏以爲不肖賢者疑于不肖而不肖反疑于賢岡火而玉石俱焚林燼而蕭艾同稿則囂于人也分郢越則論異陽秋誼隔參商則議生甲乙是非不以理而以意好惡不以當而以情則囂于異此倡彼和豈心心盡若填篋累牘連篇豈言言若合符節有其猗之而以正合有其勁之而以前茅則囂于同入宮見妒連疇不棲見已能而害人之成護已短而排人之技勝營壁壘巧列機張則囂于局中香薷相慕黨策術

卷三十四 兼聰總攬四

二二

華索癰而窮于洗垢有所匡救而輒以爲沽直有所爲用而輒以爲市恩故中鯁以杜人之見嘗故內距以侮已之必執疑其朋比故挫抑以厄之惡其攻訐故遲留以難之露章剴切既取厭而不行密牘殷勤亦中疑而不信此皆壅之由也故釋竊鐵之疑捐察淵之智重反汗之令下流水之原上所爲疏壅而息下之囂者也欲決壅則下亦莫若自息其囂故多言繁稱公車之上日滿瑣詞穢語奏疏之體罔聞求說之必售不難危迫其詞欲言之急行不憚張皇其事張空拳以佐人之敵拾遺唾以掩已之踈意偶不同豈煩必勝而綴續事非重

策術

卷三十四 兼聰總攬五

二二

與相援勁翮託羣羽以高騫營蠅附驥塵而遠步引交借譽倒戈乞降則囂于局外覲面挾溺人之笑當筵操入室之矛風謠尺牘之句盡露彈文星日測卜之談亦登白簡囂而至是則烏知匡扶國是之語非所以亂國是維持公論之人非所以淆公論乎蓋不獨壞及世道蠹及人心而國運且隨之矣宜執事之有隱憂也夫壅下之所痛憤也囂亦上之所深惡也以囂疏壅壅不可得而疏也囂而不得不體者人情也壅而不得不通者言路也以壅止囂囂亦不可得而止也欲止囂則上莫若自決其壅故預設猜疑時萌芥蒂懲美而至于吹

務何庸挾衆以合辭盛氣而詬誶以相加隱語而牽連以不解此皆囂之由也故普渙羣之心祛峻城之障明告君之體廣集衆之忠下所爲息囂而疏上之壅者也壅疏則上之情通于下而下無指摘之端囂息則下之情通于上而上無猜嫌之際而欲通上下之情其要莫先于勤 召對急 批答兩端夫人情數相接照則情好倍親日久睽違則形跡踈隔矧以 天關魯遠 帝座高懸名爲輔弼近臣而 黼屨希覲號爲 召徵盛舉而 旒黉罔瞻 九重邃穆業已心親乎重臣片札敷宣豈足信徹于 明聽而況喉舌一脉俯仰中涓指

策衡

卷二四

兼聽總攬六

—

辨才真偽

萬曆己酉廣東鄉試

問今天下需才亟矣而每有乏才之嘆何則景無才耶抑有之而爲亂真耶夫以師濟之制其才實達衆恭者則僞爲聖世所優容獻至孔子詩少正卯以臨而堅惡辭思以似而非真僞之辯嚴矣後世者爲依似之混者有爲考僞之論者有爲庸人之論者皆甚難且精與孔子之言合耶否耶武曰孔子所誅雖僞猶能有才也雖僞猶能有術也始終非兩段人也今之人無才而僞無術而務僞似者也僞在此而用彼者在彼既竊所收併其僞棄之矣是其品全卑而其情僞愈不可測也昔人謂漢唐小人易見宋朝小人難知又曰靜論多而成功少得其實所以文其姦欺今僞才之難知與議論之多且什有於宋其爲世道言不淺茲欲求真者而用之操何道而可明亦破庸人之見聞功名之門而責之實效乎夫名實之辨未易言矣諸生通於世務行將爲一國用也其盡言之毋隱

今天下需才甚亟而求才甚難者何也其弊無大於眞

策衡

卷二十四

辨才真偽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僞之莫分而眞僞莫分在於崇虛譏而鮮實效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豐草豈其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湖以爲罟而不得一魚一鳥之利者由辨之不早辨耳然辨非以僞亂眞者之難而以眞亂眞者之難非終始於僞者之難而以僞喪僞者之難以僞亂眞者探囊而竊之以眞亂眞者白晝而攫之者也終始於僞者自成體段非兩截人以僞喪僞者陰爲跖陽爲舜終而又顯爲跖也江河之趨寧有底止而無惑乎塵執事之過慮也蓋僞所從來遠矣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者實與十六族比肩而事勲華之主方且姑試之徐俟之

至續用弗成而後投竄及也則以蒼蒼正色列宿森羅
彼么麼者可置勿慮非不能去不必遽去也代而季也
柱下史瞿曇氏且與吾道角而三孔子實與同時稱爲
猶龍置而不論獨誅少正卯焉曰僞而堅惡鄉愿焉曰
似而非何也彼遊方之外吾堂與自在此遊方之內直
扶藩而操戈入矣真僞之辨嚴矣哉厥後劉邵衍之爲
依似之觀謂直溫宕節爲通純直純宕爲偏似直似宕
爲依又曰輕諾似烈多易似能進銳似精訶者似察徐
幹窮之爲考僞之論謂楊墨申韓之流譎張平戰國非
人倫之大患以術異乎聖人也若爲名者之異乎聖人

策術

卷三十四

辨名真僞三

三二四

也微視之難見聽之難聞而智調足以張之便巧足以
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斯僞夫
之傑也蘇子瞻又衍之爲庸人之論庸人者上之人務
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人好言中庸之道皆原於孔
子而其持論愈卑其術愈詭夫少正卯魯之聞人其才
力足以亂世鄉愿得老氏之精矯情混俗足以愚世先
儒之言曰鄉愿忠信廉潔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學
聖人之包荒既以媚君子又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而
更無滲漏但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士人得其半節
一枝猶足盛名於世然則今之所謂愿人者非孔子之

所謂愿人也夫似直猶能許似宕猶能傲似烈似精雖
債事猶能任事僞名之人收名而不必獲實汲汲皇皇
惟恐名之我失寬深不測之量中庸之道雖不能任事
猶不至大債事乃今之僞者其趨愈下而其術愈疎矣
小人何代蔑有而曰宋朝小人難知議論何代蔑有而
曰宗之議論多成功少然而人之難知正以議論之多
何也六藝足以文其姦也淪盟金匱敢言半部論語釀
禍靖康紛紛稱述周官是論語爲姦之媒周官乃怨之
府也兩聞人若此他何知焉今僞之難知抑又甚矣并
蛙希俎豆之業鼯鼠擁皋皮之座言夫子之罕言聞子

策術

卷三十四

辨名真僞三

三二五

貢之不聞篤行遠謝宋儒而浮譚勝之黠者爲藏拙之
門戶甚則爲發冢之詩書藉道德以進非并道德而竊
之者也澤麋而蒙虎之皮反舌而雜鸛之音扼擊世務
洋洋盈耳及授之官職皆石田畫餅無所用之盜虛名
而履捷徑藉經濟以進非并經濟而竊之者也鳴質而
效鳳之鳴鯢質而蛄鯢之徙謂是奉職循理不足翹奇
且跳梁論列寄興終南有不一出而生平之真態畢
露藉恬淡以進非并恬淡而竊之者也斯三者非所稱
議論之雄而姦僞之傑哉是古之僞者以鉛爲錢今之
僞者直楮已耳非其質矣古之似者優孟之抵掌今之

似者傀儡而已。盡見而已。恐少正卯所甚鄙薄而鄉愿之所竊笑者也。燕巢于幕。魚遊於釜。操漏舟而冀旦夕之不胥溺舛矣。天下事誰復任之者。然則揀之宜何。以無如執事所言。責實責實無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已。劍之良也。無取於鍛錫青黃而貴其必擊馬之良也。無取於驪黃牝牡而貴其必駕士之良也。寧取於浮譚駕說而必試之官職。以課其功能。國家有大政事。苟能擔當力辨任人所不能任而瑣尾者捫心退矣。朝廷有大利害。苟能侃侃不避孤立行一意而觀觀者却走矣。公卿有大識。非凡所見。苟能一言決之。如圖廻

策衡

卷二十四

辨才真偽四

二十六

于掌而觀望者。避舍矣。行不必曾史。要之篤實。卽如萬石君家。何不可爲也。業不必周召。要之濟事。卽如王茂弘。江左夷吾。何不可爲也。直不必衛魚齊。太史卽如汲長孺。面折庭諍。何不可爲也。高潔不必吳季巖。陵卽如錢若水。急流勇退。何不可爲也。蓋天下無全才。不皆無才。惟偏才最多。偏才者。器識迥別。意氣自上。卽有矯世之過。實有維世之功。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曄曄。小事之成。不如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吾毋取其似。鄉愿者而取狂狷之偏。夏后氏之璜。不以瑕掩。合抱之木。不以寸朽棄。吾取其長而略其短。五石之瓠。滯于

江湖。函牛之鼎。不以烹雞。吾取其大。不取其細。晉楚禮劍。左右何殊。沼沚江河。各收灌溉。舟楫之利。不惟英毅奇偉之士得展布其四體。而市人可戰。貪詐可使一切。談天談性。鼓掌瞋目。輩且束之高閣。冷轉而爲躬行。君子議論不禁而自息矣。何憂乎偽士。何患乎庸人。雖然。用天下之才。易識天下之才。難權變。功力小人以之。濟惡君子以之。揀時是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此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實。愚夫見徑寸之玉。光照一室。恐怖弗畜。以爲弗利。其家此辨真之難也。識天下之才。易鼓天下之才。難彈劾積威之後。庸夫可以

策衡

卷二十四

辨才真偽五

二十七

奮揚風采。消榮之餘。豪傑所不能振起。故天子必有先登之將。大將必有先登之士。此非天下之至勇。夫誰與爲倡。辟之張侯。然一夫決拾。將萬弩齊奮。此作氣之難也。今之用人者。有超然之識。以鑑士品。又有不測之用。以振士氣。是天下爲籠。而江海爲罟也。何匹魚失鳥之有乎。此又察名實者之第一議也。

中政 第五問

萬曆己酉廣西鄉試

問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兵之於國詎不重哉然兵與農不可同日語也乃讀者謂井田為兵之本之祖黃帝受圖畫井田井田又謂則家一代之兵自井田出豈其形體方位間隔有合歟抑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習五武班馬政而云然歟抑更有深意存歟自井田廢而周制廢以下迄漢唐宋元各有兵兵各有制抑有當於周官否哉 太祖高皇帝一統而夏百法其備而經武之制較詳其設立衛所恭衛中外兵不啻聚矣乃謂養兵百萬不費日廷杖米其道果出自周官歟抑亦別有善策歟今粟園東南與固西北時事亦孔棘矣說者謂我朝屯田之制庶幾兵農合一之遺則 祖宗之法固可證而後也昔何以利今何以弊或者法久當變其間便宜固可悉指數儻如日燭不得人而任之耳何憂也政哉寧不思言事易任事難乎然則任人之道又何居諸士今日且將離草莽而肩國家之任矣其具以盡陳毋徒曰吾養食者何與焉

策衡

卷二十四

屯政一

三八

甚哉聖人之深於兵也蓋國之不振繇於無兵而兵之不振繇於無養聖人默備其習兵之法而陰省其養兵之費使天下知為農而不知為兵天下藉兵之用而不受養兵之害甚哉聖人之深於兵也執事以井田兵法下詢末學生固不能牽合於卦圖井形附會其說也請得以今日之兵農發明古制可乎夫今兵農之困極矣耕隴畝者竭終歲之力以奉軍而曾不得嗛半菽以自飽則農困荷戈者又枵然其腹以耗落其超石投距之氣則兵困西北地曠極目蒼莽徒仰東南之粟以果腹則農自以不農者困王兵不競調募外番而餽資犒勞

之瓜分則兵又自以客兵困即今太倉訕水衡訕問寺

又訕常恐一旦譟呼至莫可收拾乃其操戈而呼者又皆不能彎弓而向虜者也是為無兵而民徒困自陽侯肆虐而東南半壁盡成蛟居萬一揭竿斬木而江淮千艘扼吭於衣帶之間又恐農盡為虜而兵重困愚生杞人其心而莫解其故久矣今觀井田兵法互相表裏乃知古聖之養民也使自養而其衛民也使自衛甚哉聖人之深於兵也乃說者謂井田為兵法之祖出自黃帝師風后受圖伏羲遂象圖而井象井而牧象牧而教按陣形於八位環風雲於四維與井之八家同圖之八卦

策衡

卷二十四

屯政二

三十九

合也而又以握音居中者象其中央四正四奇者象其外峙崎而角之縱橫而生死之象其星布正基列方圓而分合也吁此實後人演合其形而牽附之說耳黃帝當茹飲巢穴之間寧必規規焉摹圖仿井而出耶兵神機也詎可以形體泥此不足辨明也說者又謂兵凶戰危盛世所諱姬公姑隱其說而假教於獮狩之間以嚴誓信則質明小旗後至者罰矣以試馳御則車軌塵馬侯蹄而門礙軸矣以教之順則大綏而小綏矣以止其貪則流艷之利過禽不逐矣以示不戮幼穉不殺迎降則不成不獻面傷踐毛不獻矣以告廟飲至則大禽小

禽歸祀於社矣假之以耕鑿作息之間調習其坐作趨退之法此其說近似然而姬公之深意固自有在耳蓋無故而驅民爲兵兵安得而不惰無故而聚兵食民民安得而不疲以疲民養惰卒而且欲寄大衆之死命於素不相聲聞目識之人不幾以國爲嘗乎誠使一井之中伏臘相藉子孫相抱歡欣足以相死一旦有倣則今之擐甲而仰戎者俱昔之負耒而耨耕者也今之臨敵而倚死者俱昔之比閭而共休戚者也寄威嚴於順治借耰鋤爲戈矛姬公所爲神道設教而默鼓天下以必趨者與試稽詩書所載克詰張皇之倣吉日車攻之

策衡

卷三十四

屯政三

三十一

詠何嘗諱言兵而亦何嘗貽民困耶自周德衰而井田廢以下迄於漢唐宋代各有兵兵各有制嘗考之漢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馮唐言吏士起田從軍則猶有兵農遺意焉如唐之兵籍於府府隸於衛用則命將檄兵居則分番耕直去周制爲差近至宋而兵與農始分矣且羣聚而食於農矣周官之則旣已漸滅無餘而終宋之世兵卒不振則其勢然也我太祖高皇帝不階尺土奄有華夏其神武睿筭雖獨得於天縱而規模制作實備練於戎行故一代經武之制最爲宏遠而於兵農倣古尤深致意居嘗勅督臣曰養兵而

不病農者莫若屯田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吏考其制大都一衛之兵十之七屯種而三城操屯種所得爲石者十二以自給而六輸官以給城操者力農講武分番迭進雖與井田之制稍殊然井田以農寓兵而屯田令兵歸農究之兵自爲農則兵自爲養也高皇帝嘗曰吾養兵百萬當不費百姓粒米蓋軍衛屯政若斯之善也自抽屯補伍而屯籍漸壞國家數百萬軍需僅仰給於漕運而九邊索餉之牘幾於充棟不得已則急而請內帑愚非敢謂請此非計然竊虞其非泉海也奈何酌之不竭乎夫九邊之

策衡

卷三十四

屯政四

三十二

屯地不改也祖宗之屯制可攷也乃塞下亦未嘗不屯也則俱名耳問其田非折而入於戚畹豪右之手則委而棄之荏苒砂磧之墟矣必欲召募開荒令縣官供其特種則紛不可爲欲清其故壤令官庄還其膏腴則掣不可問惟據軍產之現存者按籍而授之令什三貢耒耜什七守烽堠給耕具令墾種其間則屯尺寸國家之尺寸也屯尋丈國家之尋丈也屯無窮卽國家之無窮也此東作之便宜也地有肥瘠不可以額徵年有豐歉不可以地徵分置屯長令賢者董之踰報量輸貯之里倉則屯升斗得升斗之用也屯釜鍾得釜鍾

之用也屯億萬即得億萬之用也此西成之便宜也縣之令曰軍中自開荒十頃上者爲功百頃上者比斬敵得次加秩則軍樂應矣富民開荒若干者贖某罪願輸田入屯者估值援納有差則民樂應矣又鹽引參用新舊法首輸邊而金次之鱗次其制則商樂應矣蓋借厚力於商則集事易借衆力於民則就業易借激勸於賞格則趨事易此開復之便宜也又縣之令曰秋高馬肥戎夷馳突傷我穡事冬月令屯長濬溝渠立營壘則戎馬不得爭馳矣謹之以烽燧哨之以遊騎則戶甲相爲保聚矣責成於撫按而分攝於督司則上下互相考報

策衡

卷二十四

屯政

三十二

矣蓋我疆我理則地自爲險我戢我鐸則家自爲衛而又考報有差等則人自爲勸此守護之便宜也夫荒田國所棄餘也屯田國所現在也東南田存則主於查復而以交荒輔之西北田失則主於闢荒而以屯熟輔之其軍則俱受閑於款後者也分三爲屯不必加饗也無客兵者挑其壯者守捍而以單弱耕有客兵者則以兵守捍而以軍耕此綜理之便宜也說者謂迂遠之空譚無濟然眉愚以爲今日之弊正在徂目前之計而忘久遠之謀耳不然屯如故法如故而官又如故乃肯以之利今以之弊則奉法者非也 國初屯法既立經畫亦

詳牛具總於屯曹糧粒登於計部設憲臣以督之復遴守令協同而收放之法至備也凡遇陞遷必代而後去所儲不及數則降罰有差法至嚴也而有如今日職屯者率優游於城市寧知阡陌之巡行典屯者止憑信於簿書何暇廩庾之稽覈耳目既不相習虛實遂至相蒙賞罰既不足憑功罪遂至相混而欲屯政之修舉不亦難乎然天下事固非異人任也特患不得其人而誤任之耳何憂屯政哉若任之之道則又難言矣百聞難執一見易憑當局者得之於躬嘗而旁觀者撓之於耳食則任難愚易圖成智難慮始見小有利而輒驟遠謀徂

策衡

卷二四

屯政

三十三

小不便而竟虧成筭則任難事無專官官無專柄督十羊以九牧而捐一瓢爲衆興功則攘爭而敗且交委焉則任難推轂可以譽取不必其勝計功可以賄求不必其核譬之責畫駿以駕而蒙澤麋以駁革焉則任難未舉姑緩之百年方舉而迫責於旦夕一不及埃而三尺隨之且遂以爲終不效也則任難漢宣帝時諸羌畔問誰可將者趙充國對曰無逾老臣遂馳金城圖上方略規便宜十二事詔問數四往還而無變計卒用其謀大破先零使宣帝當時而任介於疑信權參以二三卽十克國何益於事哉 國家之芥視其臣有異於帥之

譬使其卒者乎官之惰窳其職有異於農之蕪穢其業者乎徒區區藉無實之虛文欲復祖宗之舊制何繇哉則又豈獨一屯政而已然愚生過計則不獨在饗而更在兵何也一人而誠兼兩人之用卽以兩饗供一軍不見爲糜十人而不得一人之力卽以一饗供十軍反覺其濫則有用無用之別也國家竭東南之力傾司農之藏而歲輸之邊者寧非預養其死力爲異日緩急需乎乃一旦有警輒虞無兵則雖使天雨錢山積粟曾何當於成敗之數哉是今日之議增或者不惟饗難而兵固不易也草茅一得之見不識有當芻採否

卷一

屯政七

三四

心學

第四問

萬曆己酉河南鄉試

問心統性情者也語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風動而情欲生焉以性屬靜而情屬動果可分與否與心統性情則動靜之閒安所見心體與自性聖門授受等語心法要不離日用事爲其顯易可循後乃漸爲微渺之言朱儒有謂心學莫如主靜何與又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亦定靜亦定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何變幻莫可執持與神所謂靜者原非寂滅之謂耶我朝復舊教良知之說其與王靜合與良知名目蓋屬之不一而足可知謂致知而不假思慮與其格物之解得無爲虛無立識與抑原自兼舉而未嘗遺物與今之祖述者說益玄遠果不謬於當日之指與抑不知動靜之閒所謂力者安在說者曰老莊之後流爲中韓世風漸薄機械橫生抑有相循而然者也其說非過刻否此所關世道人心甚鉅願與諸士共講明之

人身百體本靜而惟心本動則不靜而惟心不靜不可

策衡

卷三十四

心學十一

三十五

以言動夫手足耳目皆効動者也然第委形耳

其有自視自聽自持自行者乎所謂有待而然也獨此方寸不迫而起不迎而赴靈瑩活潑在在周遍能使千古旦暮宇內一堂故知百體本靜心本動也耳目手足之既動也聽與聲俱視與色俱擔負奔趨與物役役其不汨沒者幾何獨方寸之自起自赴者鈞旋轂轉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施之無窮而恬愉自若常覺物形自擾御物者自閑故知百體以動爲動而心無不靜之動也心本動不必更求靜以恬其機心卽靜以爲動不必更厭動以窒其用此千古心學之祕世教晦明之關

也且心何從來乎太極之元有物渾成天地以之立命生人以之立心天地之命惟玄惟默而不能不彰於風雨露雷之教四時百物之行生生人之心至神至妙而不能不徵於喜怒哀樂之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序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欲生焉有生不能無感故性不可見即情而在舍情求性所謂人生而前不容說也寂感總謂之感應寂應感總謂之動故靜不可見即動而在舍動求靜所謂有意求靜靜即動也動返於靜情合於性乃所謂靈瑩活潑至神至妙之心體故曰心統性情言其統一而不分也自昔夫

笑術

卷二十四

心學二

三十六

子設教授受皆心然顏子克復不離視聽言動非故淺言之理如是止也蓋理愈顯則愈實愈實則愈神如饑之食如渴之飲厭飫之後口與味心與口總相忘耳即如自叙一生學力歸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曰規而曰矩貴有方也僅曰不踰若明有出入之限也而總於心之欲驗之欲者動機也然則言心者言其動而可矣土聖所爲神化卽下學所爲立心也然而動之名復不可訓何也有心之動靜有境之動靜心之動率性爲情不離乎靜者也境之動恣情滅性動靜兩失者也世方相刃相劘於接構之場而復以動之名明道其流不至逐

境遺心者幾何故宋儒周子之言立人極也曰主靜夫對動斯有靜無動則非無靜矣對客斯有主無客則非無主矣如曰動外別有靜其將屬之地與時乎屬之心乎屬地與時則兀然暗室謝絕紛紜已自靜矣又何待主屬之心則纔有主便非靜矣且靜本無體窮窮冥冥又安得而主之故主靜者主之於動也心無時無處而非動心之主無時無處之動而非靜握道之紀提物之衡聽其自來不爲物先聽其自去不爲物後無不思無不爲而實未嘗思爲也無不覩無不聞而實未嘗覩聞也若鑑照物影生於物非生於鑑故鑑不礙影若水遇

笑術

卷二十四

心學三

三十七

風波生於風非生於水故水不礙波若是者靜也人心動靜其猶陰陽乎然陽爲春爲夏而華者以落秀者以實未嘗無收斂也陰爲秋爲冬而晚芳之英後凋之木未嘗無發育也自元會運世以至杪刻忽微莫不皆然然則春夏秋冬總天地之動機而其自陰自陽自欽自發疊疊而不著者乃天地之靜也天地之動靜分必不能造無造有而形色象貌非其極盛而不返必且蕭索而無存人心之動靜分必不能盡性至命而天地萬物非其底滯而不宜必且淫溢而無節故明於主靜之旨則合言之固可分言之亦可互言之亦可周子曰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此合言之也所謂無者乃真有也程子
曰動亦定靜亦定此分言之也所謂定者至無定者也
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此互言之也境之動靜不
能相有而心之動靜原無不有也信乎動靜者非寂感
之謂也寂感總名之動而善動乃名之靜也動靜之辨
明則主靜益不待辨矣然而主靜蓋難言矣求之於靜
不得求之於動不得有主執之非是無主聽之亦非是
如不得其要領徒影響摸捉終無補耳宋儒有曰無欲
故靜敬則心有主於功夫本體闢發殆盡要以徑直明
顯無如王文成致良知之說良知所謂靈瑩活潑至神

筏術

卷二四

心學四

三十八

至妙之心體無動無靜而以靜御動者也致者王王之
謂也良知名目見於孟子知以不慮爲良可謂致知而
能廢學問思辨乎不慮之知屬之孩提稍長可謂稍長
以後盡失其故吾乎特以格物之解與宋儒刺謬而不
知正相發明者彼以心外無物物外無心不必借物以
爲知而不能離物以爲致學問思辨篤行總是一事身
心家國天下總是一知欲學者就日用事爲隨在體究
以致良心徧滿無復遺恨則百慮一致乃所謂不慮之
良也慮以不慮乃所謂性中之情動中之靜也特事物
之說迴流以窮源良知之說源流總一派要皆與空虛

頓悟之教相反者也當日驟聞而疑是非相半然其日
愈明後來遞相祖述附會遂多頓令去之千里矣何也
今之學者畏宋儒之精實而妄薄其支離慕文成之徑
約而更冀其速化墮心勤恪輒云性中者不得伎倆假
途玄曠輒云靜中添不得意識卽未必真能二氏也而
言則是也卽未必言言二氏而推附出入若藉爲主盟
而羽翼之也倡者居然先覺和者奉爲顓門賢智以出
世自高闇汶以餘唾相飾吾不知其良知置於何所而
又安問其靜矣靜體已屬枯槁而又安問其動矣蓋嘗
譬之聖人立教言近指遠如富人之室百物具備時出

筏術

卷二四

心學五

三十九

以應人之求卽尋常什器皆其瑰瑋奇特者也賢人就
所見立言精深簡至如行賈者窮險阻采珍寶幸而得
之不惜以示人冀有好奇之士得梯航而共適焉今世
之言道者窈人之子妄飾萬家之藏且厭薄布帛菽粟
以爲無足炫觀而每誇擅連城之壁照乘之珠索之則
杳不可得其謂之何哉然愚所患又不止此人心與天
地之氣同是憐舒同是感召實體實驗陽明之氣也逃
空守寂陰凝之氣也氣屬陽明則爲坦直爲宣暢有發
榮和懌之象焉氣屬陰凝則爲狼戾爲鬱結有剝落蕭
索之象焉史遷言申韓刻覈原於道德之意說者謂絕

棄禮法君臣父子之間既無復維繫則束縛繩削更何
忌憚況今之祖述蓋尤甚焉其詭託愈不可測其釀禍
愈不可知以陽明用事之日而有陰凝則落之虞是豈
細故奈何不力返哉欲返世風必先明學術欲明學術
必先辨人心宋儒有謂心配大鼓極言其光明發動也
夫薪非火也然薪不傳則火亦不傳矣境非心也然境不
接則心亦息矣不可使境之動入於心不可使心之動
不顯於境毋以多慮鑒不慮之體而知且消於憧憧毋
以不慮塞能慮之機而知且蕩於窈窕與其輕言本體
而墮體黜聰茫無實際毋寧近言工夫而言動事為可
也

策衡

卷二十四

心學六

四十

達夫總如是則性情動靜確然觀其指歸而格物良知
之說又孰辨其異同也然未知果有當於心學否

國勢

第一問

萬曆己酉陝西鄉試

問天下之患莫大乎以陰乘陽而人不知陰陽者幾
也立於治亂之先者也經曰政治於未亂亂非治
未危以為聖人所畏者有幾與當陽明極盛之世
陰幾似亦無聞可入何聖人之兢兢也夫皇
上御極三十有七年海內號為極盛憂者東西發
然天下之人又以為可憂在是及中使四出民不聊
生天下之人又以為可憂在是及中使四出民不聊
一切苛政亦且晚可罷而天下之可憂若又有大
於此者群如有人病去而形加羸心志日加困悶
則所去者恐非真病也今國是人心民風士習
其可憂者何在東攻二百餘年橫端驕廢逆豎悍
盜其虐類百倍於今日者然皆事平而變釋未
有若今日之憂日漸而月盛者也豈天下之可憂
真在在幾而不在形者耶夫良醫之治疾也必視
其毒之所在而鍼石之治今日之病當以何術語
曰事迷于當局諸生立於局外必有明若黑白者
矣其悉為我言之

策衡

卷二十四

國勢

四十一

盛與衰相循環者也然其道不越陰陽二端陽所以昌
而陰所以衰也是故世之治也其象清明其人簡質其
政和平其文曉暢其議論明切其兆為豐年為祥瑞為
和風甘雨凡此皆陽之屬也世之亂也其象陰翳其人
偷囂其習凌競其政無倫次其文鈎棘其議論沉晦其
兆為兵刃為雨暘愆期凡此皆陰之屬也陰之乘陽也
不于其衰于其盛故古之聖人處宴清之日而君臣上
下彷徨動色當寢而憂席當食而憂七稟乎若危亂之
立至而不可救解夫聖人非崎嶇於康莊而啼啼於冥
笑也唯見夫天下之所患者在幾而不在形故其心常

惕然若病而其身慄慄然如處危石之下辟如有大明
知酪之有毒也雖佐之以瓊錯侑之以絲竹其人必投
箸而起非畏酪也畏毒也太平者人主之酪也晏安者
太平之醕毒也梯航之貢不輟而至太平之瓊錯也祠
官有卿雲之頌邊臣有紀功之石太平之絲竹也聖人
灼知太平之酪有此晏安之毒是故等瓊奇于芒刃例
歌謠於詛呪非畏太平也畏禍也夫鑠金之夏必有伏
陰桂滿之夜必有虧輪天下皆見其有餘而聖人恒窺
其不足夫有餘不足之分數易知也有餘不足之迭相
乘難知也少康之一旅也句踐之會稽也皆天下明見

策衡

卷二十四

國勢三

四十二

其不足者也而卒以興夏而吞吳智伯之驕也齊潛之
強也苻堅之盛也而皆不免其身天下事可以有餘不
足論哉夫人當不足則思思則通而進乘之當有餘則
驕驕則塞而退乘之不見植花者乎由芽苗而蓓蕾由
蓓蕾而英萼浣灌扞剔無所不至及其紅紫爛然一顧
之後帷幕都撤雨摧風落無復顧惜由此觀之人情戒
于不足而偷于有餘也審矣今 聖明垂拱百執事受
成民勞而不囂兵設而不戰封疆之內雖有小警如人
癘疥之疾爬癢即得而執事猶舉昔之蠢動及瑯而虎
者以爲言此其害非不橫而患在肢末一日而掃除則

無復事矣而生亦以爲天下之大可憂者在幾而不在
形今天下雖無危亂之形然地天之不交已極而人心
之幽抑亦已甚矣所謂不交者一曰寂寞而不通如濃
寐之不曉章疏是已二曰情鬱而不暢如潯濕之不雨
用舍是已三曰機晦而不明如幽室之難睹大柄是已
三者操之自上而其端始于一念之不信始之以不信
繼之以不斷其終使人摸索於不可知朝端之上結成
一段幽隱不耀之色此豈復有陽明光景耶而一時公
卿大夫亦相與頑鈍闇墨嗜進若饑叢垢而不以爲非
栗啞而不以爲辱蒙頭覆面挨排而已其矯厲甚者又

策衡

卷二十四

國勢三

四十三

或刻意矜莊驚虛聲而捐情實以勝心謀國以嗔心任
事積暗而鬼託焉積虛而響傳焉積胸腹意見而介鱗
生焉彼且爲山川此且爲門戶彼且爲煙霧此且爲風
雨家懷一心人匿一見如堅冰之不可泮而頑雲之不
可解噫小人乘此足以得志宋唐覆轍可監已而今日
之風尚抑尤有可愕者民服於奇淫士競於吊詭醜俗
儒之所共聞而傲天下以不可知言出于六經語孟常
言也有一人焉談方外異教與僻不可訓之書則相與
誦而法之行出於仁義孝友庸行也有一人焉破常調
而馳格外寂寞至於不可井泛駕至於不可羈絡則相

與侈而傳之進裨官而退史藉敢干侮聖人而果於宗
邪說其初止於好新耳以爲不奇則不新故爭爲幽眇
之說以極之又以爲不乖常而足經則不奇故至於叛
聖賢而不自覺世道人心至此幾于白日之昏霾而陰
幾徧天下矣嗟夫漢之衰也以意氣晉之衰也以清虛
宋之衰也以議論夫意氣清虛議論三者皆非致衰之
道也然意氣不已則爲標目標目不已則爲桿激是故
有戈矛劍戟之象焉清虛不已則爲任誕任誕不已則
爲棄養是故有被髮左衽之象焉議論不已則爲紛競
紛競不已則爲牽制是故有削弱局促之象焉由前言

策術

卷二十四 國勢四

四十四

之是爲陰幾由後言之是爲陰形聖人知幾之患深於
形故每先事而逆制之夫天下有有形而無幾者亦有
有幾而無形者 祖宗以來夷狄宦官逆豎悍盜之禍
亦時有之然皆不旋踵而撲滅而 國家亦幸安寧無
事是故宦如直瑾而 朝廷如故也夷狄如也先俺荅
而封疆如故也逆如煦如濠盜如劉而金甌之天下卒
無改於初也斯時也國恒其法官常其守野規其習故
雖有竊發之毒而其禍止於一事一人是謂有陰形而
無陰幾夫世有潰癰割疽之病而神不衰者元氣盛也
元氣耗則拔石超距之士可旦夕故曰甲刃雖銳非

兵也流金鑠石非災也牛鬼蛇神非妖也天下之所患
者陰幾動而已挾陰之道莫大于信法而守常 皇上
一日而翻然洗慮修 祖宗之常法而歸各部之常職
可立使幽翳爲旭日而陰凝爲和風是故綜名實以課
功能虛器可杜也一 令甲以定職業躁競可抑也宗
禮教以甄流品嶮巇可平也崇真儒以明正學隱怪可
伏也而或者以爲積迷之陰未可以一旦掃則世豈有
百目之暗而不可以一炬銷者乎夫世之厭菽麥而嗜
海錯者饑未至耳夫使趨者不得所欲而反以見醜其
饑乃甚吾見天下之翕然以常道爲梁肉也此所謂挾

策術

卷二十四 國勢五

四十五

其陰者也

仁體

第三回

萬曆已酉陝西鄉試

同聖人之學無一念不在於此是故其學無一不周
而聖人之學也聖人以仁為體夫仁者天之德也
二子相提攜而其告與公則曰仁者人之親親
為大所謂人者為親而後有之也仁者人之親親
前對立之人耶端本之仁也而後有之曰人親其
之一問也而語之曰仁也夫仁者人之親親其
已也曾氏之宗具此大孝之宗者其親其親其
論近取之仁亦互有發顯夫仁者人之親親其
下而後謂之仁然亦有發顯夫仁者人之親親其
品甚高者將遠謂之仁仁者人之親親其
人之名甚惡而以嚴父之責言之則不忍然
夫子每致恨于石門而所謂小人者似亦問有所
指也夫儒曰愛人學亦曰愛人而所謂小人者亦自
皮世莫不謂吾一體之仁而所謂不同者亦自有
在此多士及問問於車而習之者也管公明有言
夫老生者是不生而後者是不生也諸生其異曾
懷言之未見腐朽之不為神前也

策術

卷二十四

仁體

聖六

仁之說何始哉始于形氣之初分而爾我之初麗也沐
泗之教無所不攝而仁為挈領蓋夫子于諸弟子屢辨
晰焉要以直指而深切莫親于以人訓仁一語夫天下
盡人也人各以其靈者為心注者為欲而仁人何欲哉
天下之欲視者即其目天下之欲聽者即其耳天下之
欲遂欲通者即其心知也今夫春之在草木也紅碧爛
焉是故有草木而後春之形色姿態見有億兆之人而
後仁人之化工始絢爛色澤于天下也夫親者人之崇
而身之始也細至于蟲鳥甚至于龜奇櫟枿而墮地一
念未有異焉極此一念則熙熙之世浩浩之天也故曰

大也然則夫子之語子貢所謂立人達人者是已至于

子淵何不直指曰人而曰克己曰世之忍于相物而求
多不止者有已故也辟如有人四肢和適不知有身一
旦疾作背焉而吾始有目瞶焉而吾始有耳聾焉蹙焉
而吾始有手足故人至于有其耳目手足者病也是故
有已則有分別有分別則有町畦有町畦則有壅閼而
天地之生機乃病此有識以來最先入之客邪而伏羲
神農所欲鍼砭而從事者也天天地地與吾分職者也天
喬與吾分氣者也昆蟲鳥獸與吾分情識者也百姓與
吾分髮膚齒爪者也夢而戰者倚知相角倚力相扼及

策術

卷二十四

仁體

四七

其一醒而冠仇戎狄即我神識所擊搏者即我手足也
夫人之溺于我而與人為競者已之夢方酣耳豁然一
寤而入荒四海可大同也此歸仁之旨也曰曾氏之傳
獨得其宗而夫子未嘗以仁相授受也何也曰曾氏之
學從一貫悟入而以忠恕表之忠恕即夫子所謂仁之
方也曾氏一唯之後躍然有悟于平天下之道人心本
足而約之以矩是故絜吾之口而知天下之不可以饑
餓也絜吾之身而知天下之不可以罷勞也潔吾之心
而知天下之不可以愁嘆抑鬱也凡吾之貪愛嗔喜聚
之皆治平之大經如泥沙之不可勝用而水火之不可

則一顏氏之學卽克卽禮卽歸攝天地于一掬收位育于當念不顯篤恭之仁也天道也曾氏之學有軌則有持循有漸次如戶之有樞而車之有軸禹湯而下所以仁覆天下者皆是物也人道也曰儒者不盡治世也可謂獨善皆不仁歟曰仁者不能使世之必用而其心未嘗一刻忘世也昔孟子之叙好辨也述禹周以來聖賢之苦心千古一轍而其一段憂世憫人之意至于欲用不獲而託之空言讀之真可使人墮淚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舍斯人而逃之此枯槁者之所以不仁也自天下之昏于功利也世恒見富貴之不仁故相率而去之爲高而不知富貴者之可嗤在于不仁而不在于用世也夫世固有身居山林而心憂世道者此其人但可謂之不用而可謂之不仁邪然則夫子之所謂小人儒者抑以其不仁而小之歟曰是已其人旣無庇蔭一世之心辟則童稚之不可仗而寡人子之不足恃故并其儒而小之非真謂其徇外爲人也生嘗上下古今而論之當堯之世則禹稷契爲君子儒而巢父許由爲小人儒當夏之世則伊尹仲虺爲君子儒而下隨務光爲小人儒當周之末則栖栖皇皇者爲君子儒而歌鳳

也凡之流爲小人儒當漢之興則驅秦暴虐者爲君子儒而採芝深谷者爲小人儒夫山居之人獨處鮮歡環視天下無可託足者此其心不近嗔乎溺焉而不與援懼其濕我屨也焚焉而不與澆懼其灼我裾也此其心不近冷乎識可以濟顛危而不用其識才可以解天下之倒懸而不用其才辟則富者之匿金于橐至于皇窟無措而猶什襲之也此其心不近慳乎數者皆有餘于迹而不足于心豐于自爲而嗇于爲人是以謂之小也夫人胃之強者不擇飲食佳惡皆耳而弱則否至于病則一切味皆厭矣隱者之思入而不思出也此其胃必有不受者也安在乎一體萬物也然則是仁也何以異于慈悲之佛兼愛之墨耶曰墨氏之用愛無復親疎而佛等視賢不肖天天之于物也嗟者使之居山壑者使之居壁馴者使之近人文者使之瑞世天地有私好惡哉不如是則物不安其所而失其並生之常性也聖人知之是故有親疎之等有賢不肖之甄別愛行而禮節焉雲漢之所以昭回也慈窮而法加焉霜雪之所以凜厲也皆仁也噫今之所謂仁竊惑焉彼以爲治世之外別有一種性命之學其說蒼渺而無歸而稽之實用若覓鳥迹于空而求風痕于水也其懶慢不耐世故者則

又曰吾姑且爲二氏夫老子曰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
又曰我無欲而民自正而佛亦切切然以度衆生爲事
聲聞趨寂而避囂佛甚呵之二氏之學雖偏然亦何常
舍人以爲仁也夫舍人以爲仁則就其舍之時而心已
枯是猶欲種桃而先焦其核者也

兵餉

第四問

萬曆己酉陝西鄉試

問國家養兵之制始末嘗不善而後漸壞也至於今
而單置始基已說者謂弊在有兵而無兵雖有餉
而無餉也無餉而因以無兵也此其故有可借箸
籌者與昔人有言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財於餉猶
壘之資餉而餉於兵猶客之集水也今理財之制
冊乃實有所謂以兩受其不足與夫議兵則掣肘
餉之窮而議餉亦藉口兵之冗將使餉不藥於兵
財不害於餉矣途之從而可其悉心畫便宜以對
將疎意而贊焉

天下之計嘗當令其有餘而無令其不足夫有餘不足
非定形也祇之乎制而已制周則有餘制弛則不足制
周則不足者可使有餘制弛則有餘者終歸不足所謂
不足之可使有餘者非造無以爲有也視夫窟穴之所
策衛

在而爬梳之與夫底滯之所趨而調劑之者也今天下
養之有餘而用之不足者兵也入之有餘而出之不足
者餉也用之不足而仰於餉則有餘者兵也出之有餘
而入於兵則不足者餉也兩者交相屈而互相詭故議
兵餉於今日其足之難而足餉於今之兵足兵於今之
餉其相爲足之尤難古者以農爲兵故國不患無兵兵
不患無餉然施之後世則礙而不通其勢異也漢武帝
比歲出師擊匈奴其年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
雖曰財賂衰耗而威加於漠南拓地至二萬餘里兵莫
強焉唐自府兵變爲募騎漸至元和而民卒以二戶資

一兵見於李吉甫之國計錄朱嘉祐間蘇軾謂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皆仰給縣官農夫之力竭餽運之卒疲之二季者並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兵若虛憊之人其氣血盡爲癰疽所用而還以自攻弊可勝道哉我祖宗養兵之制甚周蓋有善於古者至於今日而走不運之餉而不能不使民自餉也祖宗以軍隸衛而民無遺戍之勞以屯田養軍以鹽筴佐屯而民無累糧之費豈不甚善矣哉而奈何後之漸以弛也衛之額半存而半亡屯之政名存而實亡鹽之利金存而粟亡

策衡

卷二十四

兵餉二

五十二

故按籍而受餉如林之衆也捆載而輸九邊者幾與歲入之數相當如坻如羊之富也然投石超乘者凡人而枵腹思脫巾者有徒也且兵耗則餉宜浮於兵也餉絀則兵宜浮於餉也今議增兵者窮於餉之無可增而議減餉者格於兵之無可減此何以說焉夫有兵而無兵者未能得兵之用也有餉而無餉者未能得餉之用也無餉而因以無兵者未能制餉以制兵而得其所以爲用也以生言之天下所不足者豈兵哉財也管子有言爲兵之數存乎聚財一日而有財則閭左少年市井驚悍之輩皆吾兵也夫民之嗜利也急於生而其畏饑也

甚於死今有格鬪者持鎗一呼百人立至前有敵而不見後有法而不怖者何則驚於利也或者循拘擊之見不過謂不習之兵不可以戰則今之所習者何兵耶試以京營論廝養隸胥執非健兒優馴備保孰非官廩旦晚有急此輩亦無所以無用之人而糜有用之儲則曷若畱有用之儲以待必用之時是故蓄盈而後兵可良也餌芳則魚可死也兵良而後冗可汰也精則稅可湯也冗汰而後贏可久也病去則元可滋也今國家所以取財者已無遺孔而所以理財者尚有遺制理者分疏之使各歸其所以全收其用者也辟之流水然

策衡

卷二四

兵餉三

五十三

下有滲也旁有漫也彼有滲而此有涸也則其爲吾用者少挹而注之消而息之就常用之內而覈其枉費之浮移委弃之餘而收其酌濟之利無弗爲吾用者也夫財之不得其用非一已有耗之而耗者水衡之虛冒大官之冗濫可裁也有增之而耗者鬻爵之取責而償息權稅之奪正供而飽私橐可停也有出與入不相准而溢者筦鑰在內而外廷之句稽不及民費其十而供於官者纔一官費其十而給於民者纔一可出以歸有司也有源與流不相赴而遁者經費在外而度支之會計不及賦緣事加而事後之沿未停用以額設而額內之

歲時有可收以佐正支也有粟與金相貸以爲省者民
間之賦以粟易金則苦粟賤而各邊之糴以金易粟又
苦粟貴宜聽近邊數百里內以粟爲賦如電錯所謂募
民徙粟塞下及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者可以減冗運
之費可以振收糴之窮也有居與化相權以爲益者貞
元初陸贄請和糴關中計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二年
一斗轉運之資市和糴五斗今宜令所在郡邑借帑金
爲糴本以歲之善敗稍昂下以攻不售子欲得重之
相因化之時舉無不爲國災而歲賴其贏且其在畿輔
一有緩急可以代蜚輓之艱可以防咽喉之鯁也有散

策衡

卷二四

兵餉四

五十四

與聚相環轉以爲蓄者宋蘇轍謂京師之兵當得米而
不願者請計其直以錢償之今京軍受粟於官時不轉
手而鬻半宜於出廩之時官視其鬻者市以錢第爲直
稍加人必爭赴所給錢纔足當工脚之費而市一石可
以減一石之漕折一分可以餘一分之餽也夫宋鹽竿
童搜剔均節發伏利輪滯積使漏卮逝波還向阜通之
數遺秉滯穗盡歸幅湊之途者理財之制也未有財有
餘而兵不足者也雖然此所謂隨歛而柱因壞而補者
爾欲制之周計非復屯鹽之舊不可且夫素封之家一
旦中落僅僅左枝右擇以苟且目前勢必至於滋削而

終不復振亦惟是按其先祖父遺事次第修復使日計
之不足者歲計之有餘而後可以長守其富蓋善經國
者必操其有餘以爲權而後能轉其不足以爲用故不
以一時之省而易無窮之費不以尾閭之洩而博呖滄
之盈今疆場之間方春春已曩者東西諸役議調議借
則幸所在覆籽得合四方之力以應一隅而幸可爲常
乎倘不幸而爲破屋之禦無可調無可借何以待之於
是始悔今日之手束肘掣而坐困也生竊心恐其無及
也

策衡

卷二四

兵餉五

五十五

問大人之學號若無用而極之乎無不可謂皆夫子
之以知爾爾三子也蓋以用世一大事得期許
也至於春風沂水之樂雖若所對非所問諸夫子
奚取于無用之狂而只知于知方足民者上哉蓋
吾夫子一生之精義有于行道而點之狂簡則又
所思以寄道者狂似疎闊似漫何以遠列中行之
女而以行道覺世爲之也易之稱羣龍也以其陽
剛無欲也狂之無欲德亦有龍德乎三代而下若
張子房謝安石狄懷英皆世所稱人傑然諸其疵
則于房寄心方外安石商務精粹公比肩姁姁
俱有簡誕之迹詎其功皆所謂旋乾轉坤者又不
知于狂之作用何如也其他若晉之陶潛唐之李
白蓋皆有其狂而無其用使其得志或亦有以自
見古今許二子者多矣其志操可獲按而其言可
具述也夫天下未有無用而謂之狂者諸生試舉
其大節一一而品定之至若今之所謂狂乃傲肆
不檢之徒無一可用于世者諸生幸無臆列以汗
齒類

笑衡

卷二十四

狂士

五十六

天下之至活者水也風值之而文地值之而澤草木值
之而繁茂天下之用無過于水者而水未嘗有聲色臭
味以自售其用也大人亦然以爲有用而超然遠韻若
無意于當世以爲不用而天下之大難大疑可指顧談
笑而決故古之人以龍德配焉蓋其大小隱見隨時而
用未可以器局論也昔夫子之與諸弟子言志也而由
曰知方求曰足民赤曰宗廟會同夫使三子者而當將
相之選則文可經而武可緯其一時豈立豈後世才臣
所敢望而夫子之心若不甚恰也至于點也而所談止
春風沂水焉已矣所樂止童冠詠歸焉已矣自世儒而

論則點也婆娑嘯詠而流連光景頽然自放于山情水

意之間蓋任誕之宗而虛無之祖也而夫子何以喟然
與之噫世但知才氣之可以集事也而惡知妙天下之
用者在識趣耶才氣如疾風振落枯朽自除識趣如明
月澄空萬象朗徹是故以點論三子覺宇宙之自清而
經世者之攪擾也夫鳳凰之翔於千仞也騫翥未畢而
天下之鳥已黯然無色矣此夫子之所以與點也與其
用之大而非謂其不用也夫點固聖門之所謂狂士也
世人不知狂爲何物而以放浪不羈者當之則謂點一
放浪不羈之士而何與于治天下不知夫子思中行而

笑衡

卷二十四

狂士

五十七

狂即次之中行者聖人君子也禹皋稷契伊周之類是
也世有次禹皋稷契一等之人而不可以治天下者乎
夫狂龍德也中行者龍之全而狂其分也點也其見潛
之間乎潛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點則有夫子知之
然夫子雖知之而及門之二三子未必知也自夫子喟
然之後而後之論點者尚以爲能知聖人之志未必能
爲聖人之事則點之全機大用竟歸于遯而已矣是以
謂之潛也晉漢而下蓋有一二豪傑得狂之心而擬龍
之一體者幸而遭時則天下仰其事業而不知其事業
之即狂不幸而不遇則天下笑其狂而信狂之果不可

以事業世之不知狂久矣夫張子房謝安石秋懷英三人者古今所稱人傑也夷考其用皆以識趣而非以才局閑曠遠淡之中而旋乾轉坤之機軸出焉子房之狂智安石之狂沉梁公之狂忍三人者狂體不同其近龍德一也子房之擊博浪沙也猶有俠心焉至于燒棧固項躡足封信而其氣已斂非復下邳時故態也及其封留辟穀之後而帝數欲易太子當時之可言孰踰侯者而侯未始有言也侯知高帝目中未有諸臣而心中常有四老故四老至而愛子之心奪此正古人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何也帝自以爲吾之富貴可以籠天下士及

策衡

卷二四

狂五

五八

至天下士有不愛吾籠者而其心始退然不自安此赤松之遊所以免辱而震器之安竟屬之東園綺里也是漢高以富貴用天下而子房又以輕富貴用漢高也安石悠游東山寄心于煙水絲竹者四十年使其不用則一玄曠之士耳新亭之役王坦之至倒執手板而安從容笑語目中若無溫者兵衛如林而其氣固已索矣及符堅來寇百萬之衆次于淮淝而安圍棋賭墅畧無異于常日世皆以爲矯情鎮物而不知安石之成筭固已先定于胸中也夫以符秦之敗徵符融知之道安知之張夫人太子宏知之可以安石而不知乎且人情何容

易矯也見蠶而肌栗見烽而色動雖壯士不能把持而況劍刃生于几席烽火交于眉睫乎此而可矯則趨利避害之心人誰不知其當矯而何矯情者之少也是其識與量皆超然風塵之外而非可以世人之識量論也梁公脫械之後深有悟于大易之旨是故以武才人之怯忍而公委蛇處之從容于嫗奴狐粉之間而唐之宗社已挈而還之高祖太宗矣故論公之身如明月沉影於溷渠而月體自鮮論公之功如挽天河以洗四海之污而不見有覆手之迹也比之二公所值之世則又有難者矣故生以爲始而亢中而躍終而潛者子房也始

策衡

卷二四

狂七

五十九

而潛終而躍者安石也始以亢而居惕終以潛而居躍者梁公也是皆吾夫子所思之狂而次于中行一等者也嗟乎世無孔子天下誰復思狂而狂者之嚶嚶不顧頗見刺于鄉愿世人左鄉愿而右狂則狂之不用常多而用常少以生觀之若晉之陶潛唐之李白其識趣皆可大用而世特無能用之者世以若人爲驕壇壝祗之狂初無意于用世也故卒不用而孰知無意于用者乃其所以大用也淵明之氣似異而實高似和而實不恭是故恥于見督郵而不恥于爲丐其狂可見也天下知其爲恥于折腰之人而不知其爲恥事二姓之人其狂

不可見也夫脫屣一官猶曰細事至于死生之際坦焉若倦鳥之投枝此豈尋常胆識所敢望乎陶之沉密甚似安石而惜乎當晉宋之際也亢而潛者也太白天才英特狂迹久著從永之誣前哲蓋已辨明而蘇文忠謂其氣蓋天下傳正謂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摧撞折牙而求息機而生以爲未盡也唐之天下危而復安者郭汾陽子儀力也當時識汾陽子儔伍者何人哉夫天下唯豪傑而後知豪傑鄭侯之識淮陰太白之識汾陽此豈有道理術數耶唯其有之是以知之不然雖終日相對而眼固翳如也畢文簡王佐之許非過也潛而亢者

策衡

卷二十四 狂上五

六一

也潛而亢故猶有悔也夫士必有真輕功名之心而後可以託天下是故修政刑之實致富強之效凡有志于功名者皆能之而至于危疑震撼之際賢士大夫退無以明忠進無以明潔非真能置功名于度外未能神閑而氣靜也故曰無意于用乃其所以大用也蓋曾點而後自有此一種流泐恬于趣而遠于識無蹊徑可尋辟則花光山色之自爲工而窮天下之繪不能點染也無轍迹可守辟則風之因激爲力因竅爲響而竭天下之智不能撲捉也其用也有入微之功其藏也無刻露之迹此正吾夫子之所謂狂而豈若後世之傲肆不檢者

者哉夫傲肆不檢則魯論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游談不根之民而已而說者以爲聖人之思狂將以寄道而非以治天下則是道不足以治天下也道不足以治天下無益之學也狂不足與其天下無用之人也驅天下而學無益而使一二無用之人表率之此後世談柄之學而豈吾夫子之學哉爲此言者鄉愿之最無識者也雖然聖人之門狂與狷並稱而執事何以獨舉狂也生識其故矣夫狂虛而狷實虛者可託而實者未易襲也執事者之問蓋專爲學狂而無忌憚者發也

策衡

卷二十四 狂上六

六二

君子小人 第四問

萬曆己酉雲南鄉試

問君子小人國不利也而欲兩存之未有不兩利者夫小人易與耳君子以衆正制之何遽不勝顧嘗反覆譴易若深致意於泰於剝而更危於夫其爲君子謀恐或不勝而過慮之嫌神處小人實無庸大甚爲乃後人則曰盡去小人故無患又曰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執是其所云養之者果與夫詞相發明否夫君子之盛也至有稭首拜讓一行其放流殺逐而小人終不復見者豈有養我一人雖謔言流布而終不能爲君子害者豈處之者固自有道歟彼廷黨長慶元祐間何紛紛也當時或以君子爲小人或以君子角君子究至君子一不勝而國家旋受其敗說者謂君子固有以致之然否今聖明在御忠邪判若蒼素一時諸臣雅稱師範第形跡偶有乖舛而猜嫌轉生幾於誣誣夫小人未能忘君子也茲且先示以瑕玷乃非全勝之策歟神所謂全勝者原自有在諸君卜未之思歟爾多士越在萬里雖未熟覩朝事或亦聞其槩矣局外之人往往能道局中之事其發據胸

卷二十四

君子小人一

又六十一

陳 胞直

治國者若局然君子於小人其持局者也持之有勝有
不勝而局成局敗於其中矣持局者設壘擊觸懷衷悚
視以爲不勝故常勝若遂狂焉而氣揚志侈旋有蹶然
已耳夫此局而局也君子以國爲局其所繫不啻重故
未嘗持之靜局也賢愚兩化而君子有勝理一至於相
持則靜者動理不可憑矣以不勝持勝全局也邪正較
然而君子有勝法一自以爲勝則全者踈而法有時絀
矣夫小人頻頻之黨饑食飽嬉寧詎敢與我持與我持
者必其才伎居然絕世氣力足以號召前縣後鱗倚挈

傾覆而我之謀未深交未合也方且自爲勝以琅湯
轆之彼肯帖然下乎伺戲而投拊鍵而入禍之長也滋
萃抑如國何故君子不幸而與小人持必嘗自以爲不
勝非謂有意而未可陽姑柔從若蒲葦也夫蓋曰奮盛
者零落不憂物之稿而憂天心之幾息也亢盈者有悔
不憂陽之蹶而憂陰邪之寢熾也圖其鉅不治其細密
其絨不啓其罅寧使國受君子之利而不必利於君子
但令國不受小人之害而非故害於小人夫是之謂善
持局蓋嘗觀於易矣易爲君子謀也乃三陽爲泰則曰
艱貞猶謂其隣易孚耳由泰而壯又曰壯趾猶謂其藩

實衡

卷三四

君子小人

又全

難觸耳至夫則五陽決一陰盛矣而諄諄告之曰惕曰號曰厲其詞若更危於泰與壯者蓋小人在天地間亦人也特其受氣暗昧如晝之有夜雲之有翳君子雖決去之固不能使晝之無夜而雲之不翳也且時雖未得志其志未肯遽已浸假而時過勢成忽變爲垢君子之事不可知已故於夫而危之者謂其已甚也謂不可盡去也乃蘇洵則曰君子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夫必盡去而後無患則小人何時盡乎歐陽脩近之矣其言曰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養之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斯不盡去意也然而亦非也小人雖

竝生而人其性則豺狼也不可以身遁也養豺狼者不馴其性必將噬人是自遺患也養小人以自遺患而又可養乎故愚以爲盡去不可養之亦不可要在君子所以處之者何如唐虞時禹皋稷契輩稽首推讓卽有四凶者出未遽絕之也姑試之而已試之不可則罪之至終舜之世無貪人焉成周時列士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至於周公告召公曰襄我二人其忠厚和易猶可思見雖逢讒而懼夫何害蓋在唐虞君子與小人之名未立故君子既忘於小人小人且化爲君子此所謂靜局也在成周君子與君子之念不分故可以信於君子

策衡

卷二十四

君子小人三

又三

而無猜可以徐去小人而非暴此所謂全局也而不然者一以爲名必因而生分別分別過嚴必務凌駕以求勝豈惟求勝小人旋且求勝君子是故陳竇李杜諸君一持於漢以君子角小人小人反戈急攻而君子不勝牛李蘇程諸君一持於唐一持於宋以君子角君子小人乘壙巧射而君子不勝嗟乎小人何足恠哉向使延熹之君子而不以顧廚俊及相標榜也則曹甫王節可以不鈞連大獄矣長慶之君子而不以朝中朋黨相排擠也則八關十六子可以不比周附和矣元祐之君子而不以洛蜀朔三黨相執拗也則二蔡二章之徒可以不

誅竄報復矣慮不到此至今身受其害而國亦隨以不振譬之局敗不咎局也當咎持局者之人故愚不能爲君子解然則君子之所以處小人者其道灼乃明也今聖明在上天衢亨啓陽道發舒縉紳大夫方將以禹皋稷契周召自處而卽有象共若驩兜圯族若共工以至興讒造訛假僞讎真者莫不銷聲匿影羞愧退縮不敢進噫亦甚盛哉然愚政恐其自處太峻勢必不出於遜讓和易而黨陵詬誶將變爲漢唐宋諸君子之偏黨也又恐其處小人太甚勢必不甘於放流誅戮而蓄謀睨舉或激爲建寧天祐崇寧之慘禍也愚請得妄言之今

策衡

卷二十四

君子小人四

又三

之君子有四病焉曰矜曰忿曰意見曰門戶而其病根一則好勝而已病根未斷四病轉因而四者之變又不可勝窮故各自爲是則魯遽之示其弟子也各有所非則虞慶之誅其工人也旋而可以爲是亦可以爲非則鄧析之持兩端也同乎已者與之是子車之報也異乎已者棄之是齊門之瑟也亦且同之中有異異之中有同是梟與雞之不能別也其意乘爲愛則徐公可以無醜也意乘爲憎則狐父可以皆盜也愛無常愛憎無常憎則無鹽西子可以朝暮易也其矜矜借譽則鄭人緩之美其儒也銷鑠爲毀則直不疑之盜其金也譽復爲

毀毀復爲譽則伯夷盜跖亦皆無特操也有好爲察而
佯焉者矣非戴驪之伺李史韞車則子之之試左右白
馬矣有好爲惑而眩焉者矣非李季之以人爲鬼則路
人之見蛇爲神矣有似於夸者矣或以爲潘吾與遊或
以爲天神相博而反令人窺也有似於辯者矣或謂其
龜長於蛇或謂其犬可爲羊而反令人猜也甚則樹幟
龍門有唱而不得不和若竿先而鍾瑟隨也躍冶隨場
施髡而欲蓋其瑕若鼓之不停撻擋而鳴也又甚則兩
容頰而左右袒若大成牛與申不害有兩韓兩趙也意
分於胡越勢乖於矛楯爭同於夢鹿情慳於飛鳶蓋其

策衡 卷二十四 君子小人五

六上

心原以爲公而急公之過及以成私原以求合而求合
之過遂以得分原欲共維清議而以已爲清議則急之
而反不明原欲共核人品而以已定人品則剖之而反
不真然而我不能公乃有借以覆其私者我自爲分乃
有伺而居其合者我不明清議乃有代之淆清議者我
不定人品乃有因之亂人品者於是乎小人緝翩而起
跳踉而出躑躅而嘻論訛而議始則相反曰彼以我爲
如鬼如蜮也而彼亦非吹壘吹簏也繼且假如皇之省
以伐異而巧爲構矣始猶姑託曰彼豈風雨無鄉也而
我自天日可信也繼且倒曾從子之劔用於衛而明

整矣明窺之不得又陰入之獨計之未工又羣謀之一
納一鑿角立者尚可圖而不惕不蛇閃爍者莫能測捷
捷幡幡一人之進讒者其機淺而佻佻駭駭衆人之欲
噬者其傷重其究至於君子爲客小人爲主君子鬪起
同室而無暇於攻小人小人收利漁翁而從容以害君
子又其究至於君子小人蜩蟬沸羹競起以開疑於上
而上槩疑之或反以其疑用於君子而漸以其信用於
小人疑君子有引身退耳信小人則幸甌復完呼類盤
據安有小人得進而長無事者哉其最不忍言者積怨
之餘爲毒更甚叢神煬竈令人主欲進一君子不能或

策衡 卷二十四 君子小人六

六下

至以朋黨爲名一舉網之君子無噍類矣國事不可爲
矣嗟乎此邪症耳內病不生外邪不入故爲君子計莫
若先去內病狙之委蛇櫻抓見巧於王以搏捷矢而卒
亟於射則矜之爲累也夫自矜者不長故宜去矜駿馬
嚙國馬之髮血流至地不與校駿馬乃不芻不水慄而
立者二日彼蓋自羞也何以忿爲夫惡氣迎人害於兵
故宜去忿鳥之還山集谷意南而南意北而北雖名繩
而不免於曲矣夫意見何必立乎何如化之而遊於適
乎東海之意急引援而飛迫脅而棲乃能免於患夫門
戶何可分乎何如萃之而統於同乎然又莫若先去病

策衡

人

又卒

萬曆庚戌會試

策衛

卷二四

—

六十一

集 152—517

不得也以玄妙尋求之不得也卽以虛靜倚着之又不
得也惟悟乃得之悟則性之與情與才一也辟火之在
灰與在新也水之在山與在江湖也無以異也而氣之
與習也無異于性也辟煙之出于火而鬱火然而鬱火
者煙也而非火也氣障之也水之出于水而遏水然而
遏水者水也而非水也氣結之也知此以言性未有不
善者也有不善焉氣也且以善言性聖賢亦非得已蓋
天下是與非對真與妄對善與惡對性固冥冥焉寂寂
焉焉乎對而亦焉乎名之夫善且不可名而況乎惡故
曰言善亦非得已也夫自太極渾淪二五雜揉理氣判

策衡

卷二十四

論性三

六十三

焉真精妙合人物生焉蓋一脫先天而已落于形氣中
矣游于氣中而氣清則性疾現氣濁則性遲現氣清濁
半則性乍隱乍現乍現亦乍隱然而氣之清濁不在性
也卽所隱之性與所現之性無以異也故君子慎習也
非爲修補氣質之性而爲性立防也荆山之璞也火三
日色不變貞故也第恃其精神完好而日銷燦之其光
不章珠之沉淵壑也亘天之氣在焉藉非出之泥淖滌
以明水拭以玄錦其爲色也亦不耀猶之嬰孩也有慧
者有癡者有讓者有黠者千百其狀未可言同乃其見
親也靡不煦然悅也見長也靡不凝然肅也知愛且敬

又未可言異故合同異之謂性也合理氣之謂論性也
總之不離性者也迨夫長也漸涉世味有世味不能無
薰染有薰染不能無蹊徑理制氣者肩賢聖氣蝕理者
墮狂愚日漸月靡非朝伊夕然而本體自如無纖毫損
也此又涉于習者也是故言人不言天而性之本體不
著言天兼言人而性之本體亦不著惟直挈天載以窮
其本體而兼訊人爲以防其外蔽于是本體著而修復
之功可以責于人外蔽彰而隄防之固可以完于天千
古賢聖其維性立言之法固若斯矣粵稽軒皇以來肇
闡道脉未有言及性者性之名標于商湯之語諸侯曰

策衡

卷二十四

論性三

六十四

維皇降衷若有恒性而太甲不惠伊尹匡之則曰茲乃
不義習與性成夫恒則不待習習則非恒矣豈湯尹一
德而刺謬若是蓋湯處革命之會虞口實于頑民而斬
勒其大常故不得不惺之以恒尹輔中材之主憂狎昵
于儉人而斬補其闕失故不得不懲之以習蓋不有習
之一徑卽恒且獨制其權以自放而其究也雖有醇懿
粹美之精而我不惜是恒之所樹以爲敵而麀麀顧其
家寶藉此習也不有恒之一脉卽習又獨制其權以自
難而其究也雖有彌縫幹旋之術而人不信是習之所
樹以爲程而屹屹覓其歸途惟此恒也豈若後世兼言

氣質而紛紛善惡者哉孔子有見于此故融會其意而
以一言發之曰性相近習相遠而訓誥淵源盡是矣其
曰上智下愚不移則非以言恒也直以證習也吾何以
知之曰以知愚知之知雖止不離乎知愚雖下不離乎
愚不離知愚即不離乎人不離乎人即不離乎氣質者
氣之習也性無形併無氣併無智愚無智愚亦何
移何不移焉而既已有知愚矣氣已結而成形矣則其
不移其人之不移也非天之不移也猶曰極清而極濁
云耳而曰相近之中有此二等則訓詁之誤未可爲定
論也惟至于不移而習愈遠聖人若曰習相遠也其遠

策衡

卷二十四

論性四

六十五

之階級如是是故不可不慎也子思子得其意遂直揭
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孟軻氏得其意遂直
揭之曰乃若其情則可謂善且也併才而善之夫思證
之未發以前而軻證之既發以後則何也軻氏固已言
之乍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惻隱非情也則由性入情
之第一念所謂造適不及笑雖欲不善不能也噉爾蹴
爾而甘屑且受非才也則由情入才之第一步所謂獻
笑不及排雖欲不善亦不能也誠若是則舍之而失當
在弗屑弗受之後而必不在噉爾蹴爾之初其不得併
罪才也明矣夫然則性果無不善也而軻氏胡以曰舜

跖之分在利善之間夫非以起念而有善與利相對于
中也其初念則善也其轉念則利也以轉念乘初念故
有間焉間非竝立之象也雞鳴未起以前善爲政既起
以後利亦爲政善之卒念浸假而接于利之初念則間
也故曰未達一間未達殊近也纔達而已遠矣于是有
相遠之習而什伯而倍蓰而千萬無筭故曰習相遠也
若曰舜知之上跖愚之下而其分惟是一間明于間之
義者其于不移之旨思過半矣則軻氏喫緊爲人處也
吾請以宋儒之說明之言恒性則有若明道之說其曰
人之于性如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動之物此恒性之

策衡

卷二十四

論性五

六十六

最著者也言情則有若潛室之說其曰心居性情之間
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此情之最著者也言才則有
若紫陽之說其曰性猶水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
者也其流之有緩有急則才之所以不同此才之最著
者也言習則有若廣平之說其曰性之中乎氣猶風焉
風無異氣也而于者囑者呬者號者聲若不同則所託
異也此習之最著者也總之才情一性也性一理而已
知愚一習也習一氣而已獨夫紫陽之言性兼氣質也
及其解明道之言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無性
之可名也所謂繼之者善也纔說性而已雜于形氣矣

兼言者其猶雜之云乎而豈真以氣卽性有善惡乎哉蓋氣無定也性有定也故氣有善惡而性有善無惡有定者其力能醒氣而使之回無定者其力但能蒙性而不能使之易何以言之果日之當空也雲霧能蔽之而其精芒四射容一隙而必決則性之力也南山之蘭移之北山則變而不能使蘭之不馨則氣之無與于性也怒者之思毆也譖者之亂言也醉者之狂也氣使之也而小定則悔覺則固然晒也性回之也愚以知清濁剛柔皆氣也仁知百姓亦氣也人生血肉之軀挾于氣則易動掩于氣則易紛偏于氣則爲仁知之邊見淆于

箕衡

卷二十四

論性六

三二

氣則爲百姓之不知然亦氣之自動自紛自偏自淆而性無是也如朝氣爽晝氣紛暮氣倦而人之神隨之豈人之神固先有爽紛與倦之根哉惟聖人之言大若玄酒太羹令人潛味而自得焉故曰近賢人之言直若干將鉞刃蛟龍犀兕當之而立割焉故曰善諸子之言曲若入幽室而然燈爇焰一一數其秘藏使人披沙而見寶焉故曰理兼曰氣要以存其說使天下知性之倚而豫爲澄濯非謂性之中容乎氣之雜而可疑于根器也不然三品之說其來已久軻氏何以決然排之而獨主性善豈非盡性之事專屬之人乎而氣何爲哉顧性亦

不易盡矣盡性始于養性養性始于尊性尊性始于知性養也尊也知也可得而言也今夫人希見象也見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凡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夫性以意想者求之非所以爲知也蒼蒼者之高高無止極也無有以壓之也故湛空者常在上而浮游者常在下有物焉狎而近之非所以爲尊也星星者之存于爐也沃之則熾置之則灰溫而習焉其神不死助忘焉非所以爲養也能知之能尊之能養之則性盡而情亦盡將喜怒哀樂靡匪中其節情盡而才亦盡將惻隱辭讓是非靡匪呈其能四不待絕而絕也一不待貫而貫

箕衡

卷二十四

論性七

三八

也動與靜無二相寤與寐無二趣窮與通無二位常與變無二時生與死無二視爲知中鳥知和鳥知已發爲知未發卽有習焉性可鎔也卽有上知下愚焉性可反而合也而何相遠之有雖然竊又有疑于軻氏夜氣之說也夫氣非性也而此若有賴焉者何也貞下之元天地之一大剝復也亥中之子人身之一大消息也此時純天而遠人故氣亦附性而無欲軻氏蓋曰氣皆若此則氣亦無不善者矣然而晝失之而夜醒之人汨之而天還之亦危矣哉于此更不知存則性終無可盡者矣故又曰知其端而擴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復性

者宜何如驚有哉而又安可諉于習也逃人之顛倒也
認西方爲東方而不知西方自在也則性善之說也貧
子之區寶珠也不勝困而丐于鄰一朝獲之則又自喜
過望而不知貧子原自有寶珠也則復性之說也世慎
無顛倒西方而以寶珠爲僑也則性學庶可大明于天
下也已

策衡

卷二十四 論性八

三九

詩禮

第三問

萬曆庚戌會試

司學者總覽羣藝猶考信於六經夫六經之中孔子
所雅言者詩與禮而已其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
禮無以立杏壇之教斷斷如也豈與詩立禮學者
固當務之爲急歟抑其旨有互合者歟夫是二者
出自孔子刪定之餘乃詩賦自十五國以上而不
及楚風禮亦高堂生之士禮足稱焉而餘不盡雅
馴矣斯其故何也漢儒謂詩禮家言未易更僕
其言詩則韓詩爲最言禮則王鄭爲最乃後世稱
者獨謂屈騷怨而不排有風雅之遺焉而董子被
服造次必於儒者尤近於禮豈神而明之存乎人
或不拘拘端門而得者歟夫詩宗雅禮宗經今第
今與騷人墨子較聲比律即唐人而已推盛矣如
禮而厚麗文具爲也則後世用周禮者太平之効
卒罕睹焉將無用之身與推之天下者必得夫雅
與經之實而後可歟夫禮酒不若玄水之淡也春
華不若秋實之成也書肆說鈴昔人所謂今博士
家重而習之庭而訓之第謂詩云禮云而已不識
果能於詩禮之中灑然見吾心而又能於心之中

策衡

卷二十四 詩禮

七十

恍然見詩禮否也願相與發明爲 盛世表章之

生而盲者不知日也多方論之曰孟焉鏡焉異日指孟
鏡以爲日非也生而愚者不知經也多方論之曰註焉
疏焉異日指註疏以爲經惑也會神理而遺筌蹄則載
籍爲傳心之象守師說而忘本始則課誦乃曲學之蹊
先王貞志彰教之義謂何甚矣心悟之學之難也昔者
孔子坐于杏壇之上與章縫弟子刪述遺經未嘗不咨
咨歎焉易之潔淨精微也未易言也蓋晚而好之不輕
以聒人也書始于唐虞有三王之思焉而無奈周公之
不蒙也春秋作于獲麟夫子蓋惘然悲焉而要非得已

乃六經之中所亟稱而樂道者無如詩禮故曰不學詩
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則詩禮之爲用亟也是日用而
飲食者也嘗伏而思之夫詩者何也性情也性情觸則
思思則咏咏則感感則流禮者防其流而節之者也故
詩之爲物妍醜嘖笑隨能而寫刀噫闔闔比竅而鳴其
用多主于變而禮之爲道堂與戶闔擇地而趨方圓高
下畫象而陳其體恒主于常如是則詩與禮變然異矣
而要之有同歸者禮本于太乙乃三百篇以前未嘗無
詩其發源同詩蔽于無邪乃三千三百歸于閑邪其指
要同夫詩固有禮也蓼莪之父子可謂恭親天保之君

策衡

卷二二四

七二一

臣可謂恭義關雎之夫婦可謂恭別行葦之兄弟可謂
恭序伐木之友朋可謂恭信而棣棣之儀溫溫之恭未
嘗不卷卷言之則詩之以禮樹坊可知夫禮固有詩也
吉禮祀邦國通于鳧鷖凶禮哀邦國通于棘人軍禮同
邦國通于采薇賓禮親邦國通于湛露嘉禮親萬民通
于肅雝而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未嘗不學道之則禮
之以詩立隆可知故觀于詩禮而見王道之易易也詩
禮自吾夫子刪述而始定詩之刪僅十五國止耳又皆
在大江以北何也說者謂孔子詘楚孔子而誠詘楚也
何至脂轍方城哉毋亦南服之風謠不貢文不足徵也

策衡

卷二二四

詩禮三

七二二

按毛序孔子刪詩三百十一篇秦火之後遂亡其六則
詩之佚也久矣禮之傳僅高堂生士禮耳其餘乃不盡
雅馴何也說者謂七十二徒各撰所聞夫誠各撰所聞
也豈必素王口授哉又況壁中之傳流最遠能無蛇足
也按正義月令著于不韋緇衣著于公孫王制集于博
士則禮之雜也久矣以說詩言之魏之克趙之荀魯之
孟仲根牟吾不得而知也其著者莫如韓詩蓋已不能
無郢書燕說之疑焉鄭人乃盡廢詩序而繫鄭詩以淫
夫雞鳴風雨何必非兼葭白露之思褰裳貽佩何必非
干旄白駒之響乎此亦說詩之過也以說禮言之橋仁
之世業緱氏之教授賀庚徐李之義疏吾亦不得而知
也其著者莫如王鄭二家蓋已不能無分門異註之誚
焉王氏既遵鄭註乃復離合之以自爲異夫禮理禮事
禮名何以岐而爲三太乙遂皇軒帝何以各起其一乎
此亦說禮之過也大都年世遠則亥豕易訛門戶多則
枘鑿各執得則爲嘗儻而失則爲還珠獨則爲說鈴而
多則爲聚訟要以神而明之存乎人焉輪扁之斲輪也
以爲得心應手之技父不能傳之子秦青之學謳也自
以盡師之技辭去其師爲之奏過雲之曲而始悔所學
之未精也聖人之道其不盡于經緯遑若此矣故善學

詩禮者有三舉其目不必遺其綱繹其精不必襲其麤
通其用不必獵其博所謂舉其目不遺其綱者何也夫
詩固宗雅也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直以一雅當
全詩焉乃後世哆口于風則謂古者采風觀俗是未知
古人非徒采之而已也將必有善變之微權焉如鄭衛
之風淫其民寃唐之風儉其民嗇秦之風悍其民勁如
是者皆聖人所欲變也孔子嘗欲變齊魯矣變齊歸魯
變魯歸道道者雅也由齊魯推之而十五國可知故雅
復而風可移也夫禮固宗經也先儒王通氏謂周禮敵
乎天命則直以周禮為嫡譜焉乃後世易之以曲則謂
變衡

風之什豈其然乎夫蘇緯之五六蘇威之七八蓋以服
舟失之非周禮也王介甫雅意周禮而人非也青苗之
法自同商賈運用天理之書當不若是愚故曰舉其目
不宜昧其綱者此也所謂繹其精不必襲其麤者何也
今夫詩之有風是天地間自然之音也譬如呿如呶如
噫如其聲日變而無不各傳其真禮之有儀是天地間
自然之象也穆如皇如肅如雋如其象遞殊而無不各
載其質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孔子之所謂興者則詩
之真也所謂立者則禮之質也何以明之夫無歡而笑
者不可以解頤也不疾而呻者不可以動容也惟夫里
巷士女卒然之間據地酣歌仰天號籲能使人破顏歛
噓而不自禁故曰興莫若真夫綴楮葉於枯幹靡不脫
矣累崇臺於撮土靡不顛矣惟夫植根固而錯趾厚者
沃乎其華也翼翼乎其相馮以起也故曰立莫若質夫
真也而可摹乎哉質也而可貌乎哉乃文人學子相矜
以摹倣塵吏也而摹幽客快士也而摹鮮民魁然丈夫
也而摹閨女非不工也而于真則漓矣曲士貌儒相繡
以邊幅避路也而偃僕專席也而猶牆大庭相賓也而
獵纓以相下非不異也而于質則薄矣愚故曰繹其精
不必襲其麤者此也所謂善其用不必獵其博者何也

子言之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也恭儉莊敬而不
繁深于禮者也蓋詩善愛禮善畏詩之所難者在處君
父愈疏之際迫于怨而愛彌真禮之所難者在當上下
詭實之交溷于玩而畏彌切是故言之者無罪惟詩也
彼夢得賈禍于詠桃李瞻觸忌于詠檜豈不亦言詩而
乃若此矣得之者不爭惟禮也彼伏坡生憎于獨拜正
叔修釁于歌哭豈不亦言禮而乃若此矣夫詩猶麴蘖
然厚釀而出之知爲酒而不知爲麴蘖故酌者自醉乃
數子之于詩憂憂如也于溫柔敦厚之教謂何禮猶規
矩然游冶而範之以自繩而非以繩物故曲木不怨乃

策衡

卷二十四

七十五

數子之于禮斷斷如也于恭儉莊敬之旨謂何吾故曰
不善用也不善用則怨之而乃以懟也飾之而乃以爭
也于是世乃稱楚人善怨何乃楚也以爲怨焉而不忌
君有溫柔敦厚之遺也宜莫若屈子屈子瞻顧宗國行
吟澤畔魂一夕而九遷斯不亦小雅之怨誹不亂者與
雖然未聞大雅也可以愛君未可以保身也謂失之愚
者也於是世又稱漢人善容夫善容何乃漢也以爲容
焉而無責于人有恭儉莊敬之遺也宜莫如董子董子
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卽膠東之悍王猶然憚其秉禮而
不敢肆此不亦記之慎以辟禍者與雖然未聞周禮也

可以明經未可以致用也所謂失之煩者也夫能愛而
不愚畏而不繁斯深于詩禮者矣而愚竊怪後之君子
其用情與古人異也笑屈之愚而忘其薄于愛也譏董
之繁而忘其軼于繩也夫人情非有所愛則抱臂去之
將視君父爲何人非有所畏且距踵而趨將置禮法于
何地必也寧愚無巧寧繁毋縻若屈若董亦救時之鍼
砭乎而要之愛其君未有不愛其共事吾君者畏其身
未有不畏其委質此身者總之一言以蔽之曰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而已夫人各有身也持而効之君則一手
一足之微亦可拯焚而救溺怨而施之友則同室同房

策衡

卷二十四

七十六

之誼豈宜投石而問乎況泥者之憂日風夜也大
蹻者之相怨一方也夫朝廷宜處之辭分辭賤而士
僚友之取援取誼也故詩人之所大懼而禮之所不取
出也古之人惟不忍私其身故其自易也曰無恒安處
其望人也曰吹填荒其推誠也曰可與而知可述而志
其讓善也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嗚呼用意淵矣天下
無事也天下而有事非各敬爾身之君子其孰望之吾
觀拮据卒瘁不衰曉曉之音狼跋蹢躅不替凡凡之度
彼其人夫非詩禮之鼻祖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嗚呼後之學詩

禮者尚友姬公可也

復衡

卷二十四

詩經八

七二

議諡

第四問

萬曆庚戌會試

問國之有諡尚矣彰善舉惡壹察於天雖王者無上亦於南郊稱天以諡之蓋其公也古者微賤亦有諡閭閻亦有諡自上制之則有公諡自下諡之則有私諡其詳可得聞歟後代人主率用秦漢諸帝皆冠以孝字以應大德茲不其諡第取述世臣諡評之有以忠孝博名而諡謬配者有以骨鯁者節而諡貞編者皆諡不掩瑕愛不盡瑕猶有先王遺意焉乃有身負逆節而諡曰武有曲媚女主而諡曰恭有以姦回蒙蔽而諡曰文莊有以和議候國而諡曰忠獻其在當年皆為議者所惡而後人主齊於所昵竟違眾予之其事亦可練陳之歟夫諡者行之迹也善有善諡惡有惡諡善惡相半則有中諡何至於今盡屏惡諡不復用獨用其美者是忠良雖無蔽德而檢壬尚有匿形也其於彰擢之義奚取焉聖祖開天首嚴斯典二百年來高賢大良皆得藉華袞之榮以為世範頃皇上又允禮臣之請予從祀配廟者二十會議應給者二十九芳名顯號輝映簡編猶與盛矣議者尚謂萬

策衡

卷三十四

議諡一

三八

蓋嘗讀諡書而知聖人憂天下之心綦切也世之齒堅距銳者恣睢於生前謂舉世其柰我何而名德碩彥鼎呂一時者異世之後事湮影滅竟沉淪於荒隴幽壤而無所表著夫惡知夫孰芝蘭而孰蓬艾乎聖人慮焉故生也善歿必有以揚之則有諡生也不善歿必有以創之則有諡生也介於善不善歿必有以析之則有諡是

諡也者聖人所以憂天下者綦切而所以勸誠天下者綦嚴也微獨嚴於人臣也人主威命靈爽與天侔而聖愚哲闇率不能遁其鑒於天故先王定制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稱天則何敢私稱天則無可私故堯舜禹湯以聖哲而諡桀紂幽厲以愚闇而諡定於一時傳於萬世雖孝子慈孫有所深愛於父祖者亦束於天而不能以私情隱意彌縫其所短可不謂嚴哉亂秦蔑棄古法憫然自大謂我爲天下主奈何令子議父臣議君始取諡典盡罷之悖天絕命是以弗世漢興稍復古制然亦沿襲秦陋務自張大又謂火生於木其德孝故諸帝之諡

策術

卷二十四

諡論二

二十九

皆冠以孝字然而哀沖殤靈弗敢寬也浸淫至於季代漸侈漸整人主一切隆以美諡務極揚詡甚者方御宇時而文武聖神之號已儼然擁而受焉斯貞諛之衰風非法天之通義已竊嘗取諡法槩觀之微獨尊顯有諡范平以邑長而諡文正更詵以隱君而諡貞節徐積以教授而諡節孝林逋以處士而諡和靖是微賤亦不廢諡矣微獨丈夫有諡周穆王盛姬諡曰哀淑衛世子妻諡曰共魯定公夫人襲夫諡亦曰定漢呂后襲夫諡亦曰高是閨闈亦不廢諡矣又微獨朝宁有諡古之賢者名不達於軒陛則私諡作焉黔婁石隱其妻諡之曰康

楊厚屏居鄉人諡之曰文王通大儒門人諡之曰文中孟郊高士友人諡之曰貞曜是私門亦不廢諡矣大抵諡所以表行也行有懿醜諡亦有美惡行善則以善諡歸之榮稱與嘉行務相肖也行惡則以惡諡歸之凶號與穢德務相肖也行介於善惡則以中諡歸之尋常之褒與咫尺之才務相肖也相肖則相安上焉者固泰然於屋漏之無愆餘亦貼然於素履之多疚相安則相信上焉者固翕然於情實之允符餘亦快然於實行之不爽相信則相勉上焉者固翹然於延艷之惟先餘亦惕然於警誡之或後聖人所以鼓鑄萬有醒振羣迷義固

策術

卷二十四

諡論三

八

出此而後之人頗有憑藉寵光以必得上諡爲快而世主或奪於所昵往往掃滅公議以曲徇其所請是諸媚皆嘉士孤寒無完人范庾諸君子不得望休明之譽而貞夫懿士棲遲衡泌者竟與草木同腐朽也而可乎哉試舉近代諸諡揚扈之何曾佐命元宰頗以忠孝標名第以日食萬錢驕奢過度諡曰繆醜蕭瑀開國重臣夙以骨鯁著節第以性多猜忌不能容物諡曰貞褊皆瑜不掩瑕愛不蓋穢持議者守其典王議者酌其衡終始共參顯微無戾斯亦足稱易名崇孝之義矣奈何世之徇私而滅公者比比也買充身負逆節爲世大僇悖禮

爾倫其小者耳武帝篤念故舊之誼易荒曰武而太常之議諛矣許敬宗曲媚武后幾覆唐祚棄子嫁女其微者耳高宗不勝床第之惑易謬曰恭而博士之侃論格矣夏竦姦心諂行大爲時賢所斥何乃以文正諡之雖改諡文莊而莊亦上諡豈竦所宜蒙也秦檜媚虜王和竟爲中興元惡何乃以忠獻諡之後雖改諡謬醜而未幾復更置檜所宜承也其在當時執經駁正者非不謬謬其辭而疏逃之言竟無以排薰灼之勢欲以規創一世風示來茲不亦難哉洪惟我聖祖應運開天光撫函夏其所以經緯元化陶鑄人倫者慮無不綢繆而

策所

卷二十四

八

領單之至於諡典尤所崇重二百年來領袖名卿閥勳茂勩以及批鱗折檻潔行礪節之士一切核其實行授之以諡耀華名於泉壤熙鴻號於松楸於節哉婉美於周典邁跡於漢唐矣我皇上紹繹先猷彌加恭慎頃允禮臣之請予從祀先臣陳獻章諡曰文恭胡居仁諡曰文敬又於會議應諡諸臣自伍文定而下予者凡二十九人芳名顯號輝映簡編中外臣工孰不頌聖呼嵩以對揚一人之休命惟是萬曆三十一年以後類題者幾無遺賢而三十年以前奉旨表揚者僅取一二臺省所疏薦登之議冊而名公鉅卿鴻儒節

士或片言繫九鼎之重或一身關四海之安其人固鱗鱗衆也而議冊一槩未入似當廣收博采以聽公論而猶未也革除追崇二事非國家大憲繫乎革除諸臣文皇帝業以忠義褒之而議禮諸臣披忠肝以賈罪者先皇帝悉從卹錄此皆節義名流而議冊亦未收入非所以揚孤芳而光先德也而猶未也嘉隆以來不有躬砥礪之行而冒琬琰之稱者乎彼刻自砥礪者半就湮滅而若曹生受豐享死竊嘉號孰能諒之謂宜盡從裁正以布大公庶幾慊於羣志然此皆朝廷鉅典茲議愚生從草野而來何足以知之但竊聆輿人之

策行

卷二十四

八

論若謂國家所以褒功崇德者恩甚厚矣顧嚴於善而寬於惡能爲世勸而不能爲世懲似與王者法天之義未合愚生嘉歎其言然亦有一二蠡測可以下佐末議者竊以予諡之書宜定也自諡法立於周公後世率稟用之第其中稍有踳駁如皇帝公侯皆以爲諡則天子卿大夫亦可以爲諡乎諸家紛紛如沈約賀琛扈蒙蘇洵鄭樵皆有禁述而蘇鄭之書尤著蘇氏斟酌前法頗有意見鄭氏從而表章之爲諡二百有十只以一文見義儘可觀覽第其言有美無惡則非也是宜薈粹諸家刪定其文字義務研其歸損益必協於當使今日一

成之書遂爲萬世不刊之典是一議也又以予諡之制
宜詳也周官諡典掌於太史魏晉以來太常先具諡議
以候裁酌我朝則不然予諡之旨甫下皇上旋
以片言定之未始博諏以窮生不是宜著爲令凡應
諡者禮部先括其實行具議文以請復令翰林臺省暨
考功郎雜評之議既合上之內閣閣臣疏其事以聞
天子始臨軒裁決以昭布於天下使善惡之迹迫於
情之無可匿而暴於事之不可掩是一議也又以予
諡之令宜蚤也前代以來蓋棺而論定而加諡無曠時
也國朝因之率從卹典茲給邇者稍更前法始有

策衡

卷三十四

議諡六

八三

五年類題之制夫人之才品一經含殮便揭肺肝若延
至五年而愛憎毀譽起而亂之者衆矣是宜亟付所司
具議而聖斷隨之使愛憎之口不得乘歲月之遷延
而簧鼓於側是又一議也又以競諡之端宜杜也夫禮
樂自天子出諸臣據禮而議守天子法耳曩者禮
臣有奪諡之請諸家子孫紛紛聚訟幾欲反噬彼方有
所恃以肆螫毒孰敢撓之是宜嚴爲之禁予奪得喪一
聽聖裁毋憑藉崇墉有所齟齬違者罪無赦其持議
諸臣亦諭令畢志而陳證於一是毋憚此強禦觀望模
稜庶主權益尊而羣囂自息是一議也嗟嗟聖人

之制爲惡諡寧獨懲創之爲兢兢亦謂是人臣砥礪勵
勦獨惜此名耳假令朝廷之上善惡混而莫辨予奪
雜而無章人孰無心而寧不就灰也彼其眈鴻名顯號
直如泡如影疇其就之故煦之肅之天道也夫其肅也
所以成其煦也勸之懲之君道也夫其懲也所以成其
勸也惟我皇上法天首物手握魁柄以照臨之將
見玄化陶埏英賢鼓舞善不勝獎諡不勝褒以勸臣
忠以勸臣孝計莫先此執事幸勿以爲贅論也

卷三十四

八十四

爲耳目則明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煌煌聖漢出千古觀其臨御三十年大廷無日不御侍從文學之臣無日不親求言開諫之詔無日不下猗歟休哉豈非子孫萬世長治之法程歟 列聖相承至于 皇上純孝格於皇天至仁覆於宇宙雖堯舜之如天好生親睦齋夔何以過此而忠盡之臣猶有私憂如執事所問者謂何將無以大內深居罕得識面輔弼無所施沃心之益諫諍無所施補牘之忠部院半爲空署臺省幾屬虛庭廢錮者無復賜環之望推選者將有積薪之憂士氣日鬱民財日貧爲以智術馭之所致歟嗟夫愚生竊以爲執事殆未循其本也 皇上臨御四十年矣其于民生之休戚兵賦之利弊臣子之賢不肖情僞盡知之矣方其始豈其不勤召對御經筵納忠諫與天下顯明其道而乃與天下久相習之後反陰陽其術如帝天雷電之不可測識乎是必有以致之矣蓋 皇上未嘗不信大臣也奈何朝而拜命夕而彈章旦而乞骸暮而濡足乍賢乍佞俄潔俄汚主上爲大臣盡如此吾可以利祿參耳於是遂不信大臣亦未嘗不信羣臣也奈何一膺事寄卽顧身家驟列官曹便分黨與此戈彼矛輸致墨守主上以爲羣臣盡如此吾可以一網去耳于是益不

信羣臣夫有臣如是而欲其君之推赤心以待之是必不得之數也雖然有臣如是而其君終不推赤心以待之亦必不得之數也孟軻云不以堯舜事其君者不敬其君 皇上試思堯舜時比周豈無其驪方圯豈無伯繇若堯舜盡疑其臣而用一己之察與術則是禹臯不治水明刑稷契不教稼穡敬敷益不烈山林夔龍不分禮樂而舉朝皆可爲其繇也又何以成唐虞之治乎夫天下猶人一身然人身有元首卽有腹心以主持有耳目手足以持行視聽腹心病導引藥餌可愈也耳目手足病針砭炙劑可療也未有懲其病遂棄腹心而不使思慮割耳目手足而不使持行視聽者輔弼之臣君之腹心也古者三公三少坐而論道與天子出入起居者也無其人固不必備員有其人舉之築舉之釣可耳今乃枚卜久虛使經綸帷幄之才消磨殄瘁于草野之地尚可謂有腹心乎夫腹心恙股肱或任職可也股肱之臣九卿之長貳是天子所與起而作事者也司天下璣璣爲天子喉舌至重矣謂天子克灼而用之罔知罔兼而任之不虞其弁髦束縛使鬱結不舒也或缺矣而終歲不補補矣而終于不任居其位者無安位行道之志任其職者有書空仰屋之嘆股肱尚可稱不病乎腹心疾

股肱病所恃者耳目之臣耳臺諫爲天子耳目掌百司封駁陳四海利病血脉所由關通也今臺無幾人焉省無幾人焉誰爲廣耳目者寬之者且曰一目明勝衆目之盲也一耳聰勝衆耳之聾也今旬而進一疏焉度置之日而進一疏焉亦度置之矣羣而推一賢置不省或待其人之物故而命始下羣而攻一不肖置不省或待其人之自去而意猶惑矣如此則是一目與衆目俱壅一耳與衆耳俱塞也夫人王者羣天下者也耳目壅塞手足痿痺而腹心抑鬱一身之中分爲胡越不可爲羣二帝三王合天下爲治共見之爲明共爲之爲公而陰

策衡

卷二十五

君道五

五

閉暗移晦蒙鬱塞養禍胎亂不可謂治吾不審何以至於此豈執事所云雜用伯術乎而不知其非也昔之雜伯者入于申韓而今乃迹于黃老申韓者黃老之顯靈者也黃老者申韓之陰用者也陰之爲弊也甚于顯無論堯舜之所不爲亦桓文之所不事矣夫皇上知用察之足以爲明而不知不用察之爲大明也知用術之足以成公而不知不用術之爲大公也知閉拒遏抑者之足以消磨臣下不肖之心摧破在朝朋黨之習而不知推心置腹盡天下之知能者之深于磨厲甚于摧折也夫臨岐者一人以爲南十人以爲北則北者是也辨

色者一人以爲黃十人以爲玄則玄者是也故用獨不如用衆也治世亦然獨則爲黨而衆則爲羣天下羣之器也輔弼九卿臺諫羣之人也輔弼子然其上矣今朝野所願望者不可亟拜乎造膝之禮虛賜茶之典曠者不可亟行乎如此則腹心安矣卿列不得其官矣功績之顯著譽望之隆赫者不可亟補乎職掌之外侵權柄之內奪者不可亟還乎如此則股肱起矣臺諫不得其言矣躑躅而待次摧折而思奮者不可亟登乎寢閣而不出沉隱而無稽者不可亟批乎如此則耳目通矣夫耳目通股肱起腹心安而元首不明者未之有也臺諫

策衡

卷二十五

君道六

六

其其議卿列盡其能輔弼殫其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此執事所謂知慮不煩而自得耳目不役而恒明者也夫擴此之明運此之公以近法高皇至孝也遠媲堯舜至仁也咏明良而康庶事至治也釋不務而使上下相猜內外俱隔賈生所爲痛哭者此也

第二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君臣之分與天地等至嚴已而古帝王之遇臣之為腹心傳之為師保至有精神契合在推誠節之先者何也豈非以君臣之間形格則義同始交款乃名法家有言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為人所制者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者蓋人主之心齊信則則察自於則多斷斷言也付無滑之屬敗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聰明神聖之聖人也觀列子竊鉄事有論觀觀武侯謀當而喜有論聖明聖明微萬禍可行而場屬其樂獨皇上英明朕躬紹休前烈臨御日久神智獨炳大雅益尊羣臣莫敢望焉乃論者過計猶慮堂陛之間泰交未洽儻亦有一體之中自為貳自為厭者歟語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朝政者在草野即俯仰之言亦聖明所樂受也諸生有聯交之策其質言之毋讓

君臣以義合者也而其交以志同者也志同則未見而

策衡

卷二十五

奉交一

七

相親推心置腹其後也況疑之乎與處而相應折節降體其後也況輕之乎故古之帝王聞親臣者矣未聞疑臣也聞尊臣者矣不聞輕臣也親之若一體尊之至為師而人臣之報亦視之降此而所為遇臣者漸輕則臣之所為報者亦漸簡矣何也人主心也羣臣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替其支節全則心安其支節傷則心痛天下有倡而不和動而不應者矣未有一體之中自為貳自為厭而猶有和而應之者也故人主而疑臣非人臣之利也疑之而使為無不背之支節亦非人主之利也人主而輕臣非人臣

之利也輕之而使為無不傷之版體亦非人主之利也

陋哉名法家之言也韓非曰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至于左右前後皆疑竇也古之帝者曰股肱惟臣耳目惟臣惟恐其不任而謂盡人可疑是肝膽而楚越也鼂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古人五耦而式十室而下而謂舉世莫吾及人主之尊威侔天地而復震而矜之天下寧復有物耶況代鳥飛代馬走也日亦不足矣故曰危莫危於用疑孤莫孤於自恃人主方欲神其智尊其權以明得意而其究也使君臣之間若萍游于海而偶相值也又其甚也事無大小皆

策衡

卷二十五

奉交二

八

歸之于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無以行其志而持祿之臣得以保其位如宋人所言而天下事尚焉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挺神姿日新聖知夙出千古其日月所臨無幽不燭雷霆所斷靡舉不臧羣臣亦不足奉末議矣乃觀列子竊鉄事諭侍臣曰人主用疑則讒至觀魏武侯謀當而喜事諭侍臣曰人主自矜則敗至洋洋聖謨勒諸琬琰者何其推誠善下之若此也固足為聖子神孫萬世法程已皇上紹休前烈臨御滋久神智益炳而羣臣莫能窺淵謀大權益尊而羣臣莫能仰雄斷稱鄧隆矣而草茅下土

意有明之過而爲察察之過而爲疑尊之過而爲亢亢之過而爲輕視充盈之朝若無一人可信一人可重者疑人之負官也并其官而輕之疑官之利人也并其人而輕之疑小臣之有所附也并大臣而輕之疑大臣之有所市也并小臣而輕之下極論而爭而疑其沽名則言者輕下積誠以動而疑其持祿則不言者亦輕闔門以明禮也而疑其有望則留者輕挂冠以明志也而疑其有托則去者亦輕親臣苦而思弛擔而猶疑其要則親臣輕諫臣鬱而未一鳴而逆疑其激則諫臣輕由疑生輕久之益疑由輕生疑久之益輕展轉糾纏日甚一

策術

卷三十一 九

九

日當其顛倒羣下莫測端倪因謂此繫繫若若者可惟吾所玩侮而不知人以不嗜食微病國以不嗜賢微亂卽天祐 國家萬不虞此而已有其徵矣蓋天雖至神不因日月之光則穹然已耳地雖至靈不有山川之化則塊然已耳人主雖至神聖不須賢俊之輔則孑然已耳孑然而可以治天下哉況人臣出身事主亦欲竭智盡忠樹績垂名不謂其疑而輕之也故子輿之論過臣大者在諫行言聽其下亦迎之致敬而有禮如上之不能行其言而下之又不能過以禮自非廝養之才誰肯供人主之願氣而人主之官徒遇之者彼亦官徒自爲

矣一旦有事乃始皇駭錯愕索一人之用而不可得如救涸鮒而號澤於西江也詩曰員于爾幅將伯助予何嗟及矣故堯立九子舜舉十六族文四友武十亂其人皆神聖而得人若此卽降此而偏伯之主亦莫不下士以自爲晉重耳之用甕里須也齊桓公之見小臣稷也至盜亦可用何至於同室而疑之一介不敢傲何至於舉世而輕之乃求其說而不可得則曰臣實自疑也臣實自輕也而欲王之無疑無輕不可得也愚不謂然臣卽可疑而王示疑則人且中之臣卽可輕而王示輕則人且乘之久之無不疑無不輕而有志之士始思解組

策術

卷三十一 五

五

之無日入山之不深矣亦知夫疑之不若明之之爲益也輕之不若用之之爲益也疑其才而輕之則利器無以自見而鉛刀亦得以自藏以其事辨其才則良悒見而可不輕於任矣疑其言而輕之則藥言無所關其忠而莠言亦得以肆其口以其行辨其言則忠佞見而可不輕于聽矣疑其名而輕之則好修有寄徑之嫌而假托獲附驥之利以其實辨其名而可不輕于用矣而其要又一以流品付銓衡糾察付臺諫是非付士大夫而皇上端委而斷之腹心得其腹心耳目得其耳目手足得其手足 垂拱蒙成而天下大治此孰與使天下

之士氣伊鬱而不伸志皇惑而莫解皆思隱鱗藏羽以
 勢保身之哲而竟遺國家以空虛之害哉昔宋太宗時
 人主無輕臣之事而有輕臣之言錢若水曰人主之待
 臣如此惟無秉節高蹈成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致爲
 所鄙薄耳遂乞身而退夫使人臣而思秉節高邁盡如
 若水之爲也人主亦安所利哉故蘇軾有言曰人主而
 以禮使臣其臣皆君子也卽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爲
 廉耻之士也非禮則反是不俟智者而知所擇矣雖然
 君臣各有責焉君乾也其道主剛而以居下爲泰臣坤
 也其道主順而以安貞爲吉至於亢極而悔陰極反戰
 策術 卷二十五 太玄
 皆非得道之正者也程子曰臣道貴正不貴權而今日
 何如也人才錮而不用也議論紛而不衷也章疏鬱而
 不通也紀綱弛而不振也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
 之憂矣不皇假寐蓋今日之謂哉愚生竊聞之古人矣
 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而不盡忠不曰吾
 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
 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而退臣道也嗚
 呼過巷之術窮納牖之機塞人臣無道以回天亦已久
 矣得無謂爲此不可復之計益重其窮乎昔魯城門朽
 頓欲賴孔子疾過之弟子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

久也是可爲今日之喻矣亦君臣疾過之時矣

策術

卷二十五

泰玄六

十二

儒術

第三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仲尼之門蓋稱五霸夫子不啻許管仲之仁子思
蓋稱之而曰為其先許力後仁義也然則仲尼之
仁義可得而聞歟惡邪惡以為德之巧言令色
舉不得以為仁而論之之末則曰孝弟而已矣該
提收聲之人莫不有孝弟可述矣以行仁之事賢
聖之學歟易犯以仁親為實而公以孝弟為實此
其仗仁而行秉義而法古今領之如何傳也亦可
與孩提孩提較仁比義乎吾謂古之人自誌滿鐘
山心驚而退少孤相失後不能舉手重擊者此亦
可以勉強為之乎吾謂而何以必曰如曾子者何
也傷者之道嚴於十隊所以流貫其間者何物而
固執無執若此也耶有神有聖有賢有儒至於儒
而多端矣學術之不可以不明也其盡言之以觀
已也

明學術者辨於心辨心術者根於性性也者赤子之真

笑術

卷三十一

一三

也渾淪之而嬰賢矣涵育之而大人矣可大之而賢矣
化之而聖矣不可知之而神矣神聖與賢不離乎儒儒
也者復其性之真而已也至哉醇備乎性術也哉渙寬
而無耦塊圯而無垠混冥而無象勿漠濬通勿荒偶變
而無可稽求渾焉而皇精焉而帝純焉而王粹焉而師
假焉而霸賊焉而鄉愿學不知本而性為之蝕也不明
乎性者不足以語於學不明乎學者不足以語於儒堯
舜儒之祖也禹文周公儒之宗也孔子神而儒夷尹下
惠聖而儒曾子賢而儒儒者由賢入聖以漸於不可知
之域而其始莫不權輿於孝弟則人之真心而濬發於

自性也即孝弟而真性在矣即真性而仁義在矣即仁

義而堯舜禹文周公孔子在矣唐虞成周之治又在矣
是以服膺儒術誦法孔子者上不敢為倣詭權奇之行
曼衍無端崖之言而下不敢徇一切以比一世而得愿
名也故有與仁同功而異情者不可不察也與仁同過
而後其仁可知也則真與不真之驗也真者如生偽者
如繪生者如草如木結根既實而挺幹必強矣而附枝
必固矣而敷榮必茂而果實必堅矣繪者異是君子所
以務本而期生有取於孝弟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良知良能自然之天性也

笑術

卷三十一

儒術二

一四

真故也本真愛而廣之至於不敢惡于人則仁盡本真
敬而廣之至於不敢慢于人則義盡知此為知履此為
禮樂此為樂本立而道自生也雖謂孩提牧豎可以為
堯舜可也真故也山下出泉象其蒙也果行育德正其
初也初未濫而修之則易為力也樸已雕而飾之則難
其本也學者學其無可學也擇其所不思也執其所不
慮也反本還元誠積而性滿委蛇中道而不自知也不
自知而人益不可知也其為仁義也如此若狐偃教晉
公子以實仁親對秦使而竊計之曰父死之謂何又以
為利天下其誰能稅之王老董公說漢王以喪義帝討

項藉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豈不仗仁而行秉義而無古今頌之乎而爲悅天下乃仁其親爲服天下乃義其君父子君臣之間藉爲詞說假爲舉動如斯而已也所以惡巧言令色之鮮仁也烏得而不羞稱之昔者阮孝緒聽講鍾山會其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返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後遇下却爭計伯武歐之文章欲還擊手不能舉因投杖相識二子者人一介也行一節也無與於天下之悅而人心之服也父子兄弟之相感天性自然而無勉強作爲於間若此也乃託之以爲寶編素之以爲義僞耶

策衡

卷二十一

儒術三

十五

真耶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酒肉細事耳其先意承志之一念若尚在懷抱也者若尚在孩提也者煦然藹然真之至也人但見曾子守身歸全任重道遠以爲仁全而義盡造於賢入於聖而孰知其函源起苗乃在於茲儒者之道殺于十際而流貫其間惟是一真而已真則不以情恭不以迹滯因應宛轉而人不可測以至於神率由斯耳胡不折衷於孔子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聖而神者也夷攷其當年仁義之色不在面仁義之名不在躬獵可較而不以爲從俗盟可背而不以爲少信顏請車卜請蓋冉請粟却之儉之而不以爲吝物仗故

人之脛而不以爲僂連辭疾而鼓瑟而不以爲無禮凡此者皆修名飭行之士所不一爲者而孔子率乎性順乎理信乎心斷而行之不動不忒惟其真故也故去齊接淅去魯遲遲南子可見佛肸召可往而人不可知其所以久所以速所以見所以往也伊尹吾知其任也伯夷吾知其清也柳下惠吾知其和也至於孔子吾不可知所以謂之神也神之與聖相去有分孟子明以此尊吾孔子也所以然者真故也若夫篤論之色莊之彼其無孝弟之真心以立本而生道終必歸于鮮仁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儒者經世之法程也先

策衡

卷二十五

儒術四

十六

儒言仁取乾坤而父母之取民物而胞與之取君臣而宗子家相之取高年孤弱而長幼之取天下疲瘵殘廢而兄弟顛連之以時保爲子翼以不憂爲純孝以不累屋漏爲無忝以存心養性爲匪懈以知化爲善述以窮神爲善繼以聖爲合德以賢爲秀而終之曰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也故曰若曾子者可也嗚呼學術之不明也吾繼吾性而已吾慊吾心而已如彼美食吾自飽也如彼好衣吾自服也而人之譽我者非我者嗤然而笑悍然而攻者於我何與哉然則如之何以孝緒文章之真希曾子之可以曾子之可希孔子之神非一真何以

此乎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君子胡不慥慥耳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乃君子之進小人之所務傷也而君子憂在社稷又往往憤不顧身欲以力取威勝小人窮而思逞遂被君子以不遜之名而朋黨之議起已及觀易之泰象史君子之處小人固自有道而何君子之疎而數也朋黨之害其極至於不可言而其始固有兆矣之黨微賈之白馬宋之黨禁其亮亦安在歟牛李之相陳官其及已乃永康慶曆諸君子其處小人或亦有未盡者歟歐陽修爲朋黨論然其論之其說固各有主亦相濟歟有未賢相有不分黑白者有言推擇太精人材難進者豈故爲是詞停之歟今士大夫處熙明之朝無南北部無牛李當無窮洛分而水合異渙萃借于湯平其奚道而可

國何由治乎衆君子進也然而小人惡之矣惡之則思乘之亦何由亂乎衆小人進也然而君子憂之矣憂之

策術

卷二十五 朋黨

十八

則思勝之乘之不能無隙也勝之不能無怨也有隙則君子無勝勢有怨則小人有殺機惟至于勝勢去殺機動則以衆君子勝數小人而不足以數小人勝衆君子而有餘矣夫君子而欲無使小人勝也惟無自生端而欲使小人不求必勝也惟無多生怨則君子小人之分得而天下無事已蓋自古害君子者必小人而致小人之害者必君子故聖人之著戒每致意于君子而小人之害無與焉陽始于復而至于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以居中用事之君子制在外之小人可以唯吾意而無所慮然必包荒用憑河朋以不遐遺而後得尚于中行焉

蓋色之以示容而又不使之肆以以示公而又不使之遺則君子已無可指之端而小人亦無不可解之怨至泰之後而爲大壯大壯之後而爲夬君子之道愈長小人之道愈消矣以五陽決垂盡之陰猶必爭號以集其勢勢集矣猶不利卽戎亦以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無措其勢必至于爭爭則勝負之時未有決焉而還以爲君子之害矣何也國之有黨人主之所最忌也而君子之聲氣應求臭味契合不幸而類之而其與小人爭也又務自標榜以求勝于小人以不可改之名而已亦隣于不順之跡小人而欲爲報也其

笑術

卷二一五

附錄

一九

隙可乘其計甚便而其憤又甚深以深憤行便計遂至空人之國而不顧小人之罪固不可原而君子亦不能無過矣夫朋黨之名漢唐宋皆以是中君子及其烈也若燎原之火不可嚮邇當其始也固有兆焉君子非不知而徂于勢之衆理之直視小人若無足爲慮而不知蓄怨積怒爲一大勝而君子掃地盡矣故鉤黨之禍兆于茸陵白馬之禍兆于牛李紹聖之禍兆于蜀洛語曰千丈之隄以蟻穴潰善行隄者塞其穴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奈何君子而不虞小人之伺已自生

惟其不虞是以務勝之不務容之張儉李膺誅

討權豪破柱取人赦後行法戮及支黨非不奮不顧身然以小臣而威震人主中人因得以中之維州之降牛僧孺沮之以中德裕至流毒邊徼而不恤後人主不平亦用是敗德裕再相遂欲窮牛李之黨而盡之亦爲讐者所中流竄以死慶曆時如夏竦輩亦何能爲而石介斥爲大奸至以言賈禍幾不可解傳有之蹊田奪牛蹊田過矣奪牛不亦甚乎惟君子之迹近于已甚而後小人之辭直直則可以激人主之怒語曰激水則旱激矢則遠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雖小人之深機巧弄不易爲備而君子之自處亦異乎包荒朋亾之道矣向使

笑術

卷二一五

附錄

二一

君子置其身于無偏黨之域而復內小人于蕩平之中彼敗羣可以徐去好音可以漸化何至與君子爲難而犯天下之大不韙哉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惟不爭故能羣惟能羣故不黨不然爭則示人以可乘君子之爭小人之大利也不羣則示人以不容小人之不容君子之大害也乃任延之對光武曰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唐虞之世九官十二人濟濟相讓者又何人也如必以不和爲忠使君子負氣而不下無怪乎相隨而入于爭耳自古唯極盛之世衆賢和朝君臣道合而後能以君子勝小人下此惟用小人而猶不害其治窮

小人而必至于亂矣歐陽修稱君子有朋小人無朋進君子之眞朋退小人之僞朋而天下治此盛世之事也蘇軾稱小人難去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致怨也深誘之以富貴使墮其黨而後君子可以無患此叔世之事也故堯舜在上以二十二人之全力僅勝四凶當元祐之末以一楊畏首叛大防致諸賢死者追奪生者貶斥奈何當人心險側之日而欲爲唐虞之事乎蓋人知茅茹之宜彙而不慮樹楊之易拔人知非種之宜去而不慮惡草之難除鮮不及已至于今則又有可異者焉漢之鉤黨中人之害君子也猶異類也唐之牛李

金銜

卷二一五

二十一

經不若不分之而黑白自在也擇之精而使君子小人不能自還不若用之而使小人化爲君子君子不至誣爲小人也語曰的的者射提提者獲又曰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兩公可謂得大臣之體矣蓋君子之道唯務厚責已而恕待人責已厚則惟恐已之不爲君子待人恕又恐人之陷于小人視已之所爲惟恐不厭天下之心視天下之人無不可爲朝廷之用即有小人彼無故以合者必無故以離吾直徐而俟其變耳奚必昭昭然若負建鼓而求亾子哉況乎君子無所用黨者也進退不自爲也而決之禮義用舍不自爲也而

策衡

卷二一五

二十一

幾而圖之無使至于不可制耳若夫國之有黨人主當以自咎不必咎人此司馬光已陳之規人主之所宜鑒無煩愚生之覆說也

文行

卷三十一 明倫彙編

三三

隱逸

第五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周易稱其詩咏頌人君子抱道而居保其素志不
亦有所隱而遠之樂而託之於詩咏頌人君子抱道而居保其素志不
改其樂夫子頌其之以月令等篇何謂之君子
其昭昭者或辭諸侯而耕於野或去君而往
其難或默於中或隱於野或居於中而長吟或
拜太原太守而不受或服膺而歸來此其
蟬蛻紛囂之中鴻冥聲利之外彼隱見女以久
臥望終南而托足者有以異乎否耶而是數千者
所以然而隱者有以同乎不耶誠有之志意修則可
以驕富貴道義重則可以輕王侯遠伯王可以卷
而懷之也何以卷何以懷何以曰可君子有隱迹
乎亦將有隱心耶至於心而隱亦何常之與有要
以於食止鏡所謂不歸於流潦也豈可以易言之
其詳對我

今天下振驚克庭白駒流詠且汲汲蒐逸起廢而執事

以隱爲問無亦慨然恬競之途而藉之以風世者乎愚

策衡

卷三十一 隱逸一

三十四

以爲言隱者莫詳于詩易而辨于孔子今夫翹然而高
世者亢士之僻也不可以爲平狷然而辭人者介行之
小也不可以爲量憤然而嫉時者壯夫之憑也不可以
爲養譬于物之蟄者其體必僵其喙必扼其含必毒而
易獨稱龍德焉以爲其屈伸自若也其呼吸自若也膏
澤自若也陽物也而陰蟠動物也而靜倪動于九天之
上也而藏于九淵吾烏以察其機之所乘而測其心之
所蘊哉如彼則悶如此則無悶悶則躊躇無悶則容容
故易謂之曰無悶而詩謂之曰碩人之寬寬與無悶天
之大也地之廣也春夏之敷也方且陶堯舜而滌禹皋

吐江湖而茹廊廟潛德云乎哉禹之鑿龍門疏九河攬
魚鰲之民而杜席之千古無有也稷藝百穀而粒生民
千古無有也空莫空於顏氏之瓢陋莫陋於顏氏之巷
蕭然而處詠素而歌風此豈有意當世者哉而昔人稱
之與禹稷同道蓋嘗深疑之及味孔子之言而有解也
孔子曰此舍之則藏者用之則行者也不能用則必不
能藏世人之所謂行者非真行而藏者非真藏也遽伯
玉之爲衛大夫終其身未嘗懷也伯玉之仕仕未嘗有
道也而孔子又曰此無道而仕者必有道而仕者也此
無道而可以仕者乃無道而可以卷而懷之者也不可

策衡

卷二二五

隱逸二

二十五

以仕則必不可以卷世人之所謂仕者非真仕而卷者
非真卷也當春秋時皇皇而幹世者皆自以爲禹稷矣
而孔子不與也子子保身者皆自以深於顏氏矣而孔
子不與也同禹稷之道者惟人不堪其憂之顏子而可
以庶幾顏子之卷懷者惟不違無道之遽伯玉而君子
之隱始見於天下且事固未有不圓於性而辟於情性
無而情有也無意也無必也無適無莫也無樂而就無
惡而逝也環然若不耳之蓬無係之科爲天下用而有
餘而天下亦惟吾所用情之所之蓋亦有耳蔬水於膏
梁華山林於朝市汗軒冕於淦泥者矣雖然其不能無

耳也歆性者也蔬水之於膏梁也奚辨其不能無汗也
怒性者也淦泥之於山林也奚辨我清其清未知其所
以清而附清者爭託焉我濁其濁未知其所以濁而畏
濁者爭避焉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無以異也豈惟無
以異也寃必至於逐者呼逐走者亦呼逐以自免故曰
樂則行之者非以行爲樂也憂則違之者非以違而憂
也無憂樂則無轍迹無轍迹則無依附矣太上忘情其
次任情其次不及情最下飾情至於飾而隱失其隱矣
雖然易辨也忍之所蓋者迫之以真則發故王霸慚見
於令狐深之所匿者觀之於卒則露故藏用語屈於司

策衡

卷二二五

隱逸三

二十六

馬執事患其與辭耕述海之徒同聲而和衆有由也伯
成子高非汗諸侯也莒叔厲非徒居海上也嚴子陵諸
葛孔明徐孺子非忘漢也陶元亮未嘗不令彭澤也堯
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帝王升降
之際亦少衰矣覽德輝而去之幾莫先焉叔厲去居海
上而往死其難以明有士若此而王不知也非士之不
足知也子陵以不用爲用者也彼見夫前漢之興烹醢
爪牙奴囚冠冕墮明王之節消志士之槩其以礪世磨
鈍也南陽之盧光消跡埋而龐公冰鑑之倫相矜以爲
臥龍抱膝而吟炮管樂而慨三良待價而沽者與大厦

將顯非一木所支孺子知之矣雖然其就捐而留連東
鄉而慨慕與仲舉同道而于有道何美哉元亮值晉宋
革命希志首陽其以折腰自解者時也此數人者條出
條隱若出於泥不染於泥與彼久臥託足者有異乎無
以異乎諺曰夫苟無欲于中帝車侯服無意也夫苟有
欲于中林臥川觀有心也故人知衛泌之爲高矣而不
知雲山煙樹之內自有登壟乞嬾之態人知富貴之易
緇矣而不知朝市絳組之榮自有恬心澹志之適天下
吾所閱而成世也國家人所歷而就理也使人必丘壑
隱必遐棲而後爲亭然風塵之外恐吾儒卷懷之旨當

策衡

卷二五

二十七

不其然而世又何賴焉故迹競猶淺而心競爲深迹恬
非隱而心恬爲素梁山吾不稅矣何假於閉門脂車吾
不赴矣何嫌於同巷寢丘之瘠可處也而豈必却封階
級之味可淡也而豈必私徑且所謂隱者其身名旣已
薄收而其心跡亦不求顯則亦何地之非隱哉雖決大
疑定大難而已無炫爍之意執行非藏也雖嫌不避威
不讐而常存退挹之節孰舒非卷也功有可以自盡而
不祈告人夫不求人知之地亦晦也行有可以獨矢而
不愠衆尤夫不懷尤人之念亦遜也是所謂隱於心而
不隱於迹者夫心安往而不可乎故君子無隱癖而未

始無隱修有用行而未始無隱心則素位之隱與沉冥
之隱者異而棲真之隱與內熱之隱者又異也抑食止
競之道其在斯乎雖然石隱之蔽絕棄世務而無益於
人事通隱之流陰陽上下而轉入於依違借曰以心蒙
迹而不得其所以居淨之君其不爲樂令之浮游伯始
之中庸者幾希是又推波助瀾之術也

策衡

卷二五

二十八

憂樂 第四回

萬曆壬子應天鄉試

問憂樂者一人之情也一人之情宜自里而審者必
言先憂後樂為天下用豈世之否泰天下之倫機
皆調吾身而不得不懷之心耶且憂言先憂從憂
歟樂言後直置憂歟從憂不幾無目而置憂無乃
非終日戚之古歟憂不助而懷乎德溺繫心無言
樂矣而樂有憂遠發自孔至行義之妙史頗謂
其之他日告以爲邦顧厥行安在而宋儒每令人
其孔顏樂處憂樂之致可不繫川合默如知憂而
反樂其獨然樂而不憂其窮其品可隨列數漢唐
宋而還不乏之世君子如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
陸宣公之妾處艱危李文靖之永旱奏開司馬文
正之身殉社稷所謂先憂後樂然歟否歟且其學
術何所本而於否泰之數何所放歟今天下泰極
矣維世道者於憂樂何途之從即云憂之亦何術
而濟之諸士詳著於篇毋謂緯之不恤而察之是
憂焉過計耳

今夫憂樂者人情之大端也舉世憂而獨樂舉世樂而

獨憂

卷二十一 憂樂一

三二

獨憂事所必無也人憂必貽之樂人樂始解之憂情所
必厘也故任運者憂樂隨否泰轉持世者否泰隨憂樂
轉者也夫世道有否泰我於否泰中處一人情有憂樂
我於憂樂中亦處一奈何予焉任挽回之責而操悲愉
之權焦心腐思竭諸畢慮以徇所不能盡之人揣所不
可知之事又希所不必豎之功嗟乎天下者人所積也
使人人皆認已爲床第圭華之人而非紆野幽夏之人
又使人人皆認已爲飲食男女之人而非弼成參贊之
人勢必復返之鴻濛倏忽則可故天下不患有終否之
世患無持世之人持世者其心以爲天地間惟有一泰

者也嘗觀之易乾下坤上則泰坤下乾上則否蓋乾下
坤上陰陽所以交也所以交者氣也下濟上行而二氣
之紀協五行之化宣萬物之命正太和薰蒸至仁翔洽
故泰常在宇宙而反是而否則變矣豈天地之心哉易
窮則變變則通傾否還泰是非后以財成輔相左右民
無繇也夫玄黃分峙品物芸芸人資天地有生天地資
人有成有生有成三才乃著則彼確然隕然者固有大
憂大樂榮其無心之心焉左右民者正爲天地立心者
也天地生一人爲衆人之人我惟以一人之人自爲無
論違天不祥而我之一人已先汨沒于衆人之中又何

復術

卷二十一 憂樂二

三十

以宰割天下而匡毗之祇見人憂亦憂非憂人之憂祇
見人樂亦樂非樂人之樂非憂人之憂我之憂必不釋
非樂人之樂我之樂必不長故曰天下自相爲則亂交
相爲則治又曰後其身而身存先其身而身亡後其身
者後天下樂而先其身者不能先天下憂也說者曰憂
以天下誠善庸何先夫仰屋竊嘆隱几悲吟非吾所謂
憂也憂之固必講皇王帝霸之略舟楫霖雨之方被褐
懷玉藏器待時而後愴愴哀惻不淪于空虛無用彼陰
陽氣數豈卒講之符禮樂兵農豈驟舉之任阜康位育
貞長之猷竹帛之績而山林廊廟境原

不得分之爲兩求志達道機原不得分之爲兩獨善
天下效亦原不得分之爲兩此而不先惟耽樂耳崖異
者以枯稿寂滅爲樂圓通者以放誕徜徉爲樂惱溢者
以驕浮侈縱爲樂惱溢之樂不足道卽岸異圓通之樂
豈真背于中庸沒入流息必時勢之遭齟齬鬱拂故
始也以憂天下之故轉而憂生憂窮于苦節縱于達生
而竟忘天下水火塗炭之困彼且以苦節爲貞達生爲
趣遂以沒齒樂之勿設則於世否泰何與此天下所以
不可一日無持世之人而持世之人否亦憂泰亦憂究
言之憂卽樂樂卽憂如絲有緒經綸滿世如環無端周

策術

卷三十五

憂樂三

三十一

轉一心故足術也蓋昔者堯憂無舜舜憂無禹皋陶皆
憂也禹得之溺由已矣稷得之饑由已矣若阿衡之一
夫時于姬公之思兼三王背心禹稷之心而平成粒食
允殖廓清之後縱淵馭爲衷亦必微有拯志者特聖人
不敢言樂則天下愈遠于憂是後幾無樂矣亦幾無憂
天生孔子爲之憂而顏氏子爲佐樂則行之憂則達之
夫非孔子自狀其龍德耶東周之思天下有道之想無
日不營方寸而用行含藏之妙又獨與淵乃淵終不憂
陋巷而問爲邦噫聖賢憂樂果可常情測歟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若遑遑七十二君之郊再罹伐木絕糧之

厄謂不憂其身之困蹟可耳老安少懷何焦灼也宋儒
又使學者尋孔顏樂處似與憂整而不悟夫道者卷一
身而舒四海明王不作大道莫宗樂未始非憂有用我
者執此以往憂未始非樂試觀由求治賦足民皆可分
憂曾點堯舜氣象儼然同樂而宗廟百官之閑始庶屢
空之粹所不快然慊適然適者豈三代之英真不逮也
而空言不若行事故聖賢之憂終不釋固非疏水簞瓢
在焉遂以寄傲春秋逃虛洙泗蓋古不乏軼塵遠鶩置
人世憂樂不問以自潔如許由巢父務光廣成其人而
千載下羣然高之要以味日月燭火之喻其自處雖高

策術

卷三十五

憂樂四

三十二

而自視甚審若長沮桀溺荷簣晨門知往不知返孫登
阮籍諸人能處不能出愚所謂苦節爲貞達生爲趣斯
人哉而閉憂樂于一已不用憂樂于天下則憂非所憂
樂非所樂流弊寧有底乎若依阿貪憚如孔光張禹林
甫似道之流史不絕書代有餘唾直從憂吾身約素不
憂天下卽危樂吾身恣睢不樂天下熙皞始耳則亦憂
樂不與人共之炯鑒也愚博稽濳漢唐宋而得尤者四人
焉曰諸葛武侯亮陸宣公贊李文靖沆司馬文正光今
夷考之武侯草廬屏人數十語何以無言不贊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豈區區矢報魚水耶宣公寔起從官其陳

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已規經濟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以効于反側奔迫之時心誠良苦文靖不直風度端凝謂人主當使知艱難嘗懷憂懼故日奏聞水旱盜賊又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爲參政他日憂不敢以老不及見輟念矣文正自見言行計從欲身殉社稷無論躬親庶政不舍晝夜力能新法利害罔計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後病革諄諄如夢語皆朝廷大事宋故多憂國誠臣亦能有幾君實而卒之梁益延中絕之緒興元奏賊難之功契丹西夏之堅盟青苗手實之甦困漢唐宋天下之於四公眞衽席于其痾瘼枚寧于其憂惕

策術

卷二十一

三三

而四公之學術有曰開誠心布公道者有曰不負天子不負所學者有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而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自言吾無過人惟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此何等涵養耶贊或不能成混一之規復府衛之舊絕矯誣之萌刻朋黨之脉俾世跡唐虞家登樂利而四公亦不及優游泮渙享厥成功向使無四公憂之吾恐孫曹號咷已蜀未有以厭也炎燼何噓焉奉天返蹕情忌行之何人非希烈懷光哉臣沆不以爲不可胡憊不逞憮人苟進豈念屬民禱祠營繕不待身物騷然矣四患未除章蔡攸伏邊吏不勅寧待

靖康宋社亦幾屋乎由此言之殷憂之跡在國家不可有隱憂之心在士大夫不可無四公之憂同也而難易則有辨矣豫州幾於無米之炊播遷大類泛波之梗運當草竊身任調停似難于光沆然牖戶之綢繆未必遜兵革之槍攘也適時豐大遽料秦漢之侈心銳意富強乃詆桑孔之邪說則居安思危以義爲利亦難于亮贊然濟蹇之謀猷未必非幹蠱之籌畫也總之四公抱負閎鉅學術光明氣節方嚴才譎通敏不滛電吾世不秦越吾赤子各據一時自了一局夫孰有所規責而憂夫孰有所誘借而不憂夫孰有所滿假而樂夫孰有所恣

策術

卷二十五

五

三四

聘而先樂天生持世之人不偶持世之人承天心亦不偶卽不敢揖讓禹稷庶幾哉仰企伊周遠宗孔顏矣否泰之數從古相循憂勤之心異代相証然則浮沉憂乎泄沓憂乎恫疑虛喝憂乎籠罩而攘攫憂乎首鼠而尾錚憂乎均立而後樂齊領挈而後振振言綱也虞廷第資明翼周室亦助後先未有手足而不聽命于心者故臣盡憂之不若君自憂之也一絃不能獨韻一拍不能獨聲言協也旦爽彼此勵忠肅曹規隨濟美未有墳荒不和者故一人憂之不若衆人共憂之也土庥所期在盛于鎔所期在割言實也牛羊必求芻牧尸祝不代庖

人未有鳩倂無券者故以名憂之不若以政實憂之也
士大夫之患莫大于名憂實不憂夫名憂實不憂則必
別尋快便之途別立浮游之說別開僥倖之門以苟且
旦夕計身家自娛樂社稷生民無當一盼庸望孜孜矻
矻如救焚拯溺若四公者哉即四公時若荀或華歆楊
炎盧杞丁謂呂惠卿輩曷不以憂國爲口實而披猖決
裂杌隉隨之如此云憂不如其已夫立志宜端執術宜
審此又先憂者之正鵠哉

策衡

卷二十一

三五

國是

第二問

萬曆壬子浙江鄉試

問善視國者不視其國之強弱視其國是何如耳國
是如日然羣目賴之以爲用一日不視則晝與而
世道夜矣乃孫叔敖曰衆所欲傷夫衆盡欲傷何
以爲是李綱曰君子從道不從衆是矣人心如面
寧能離之既曰道矣豈無一二同然者乎劉安世
李朴皆指極于天道不歸之人歸諸天庶爲得之
然子微人之言明不詳則何以說我國家承平
久二祖所培植列聖所加意公論有如皎日
雖有雲霧常照正人君子之議有以維之上下御
極來是非較若即少有未久之旋明然聖臣詎士
思所以存清議贊宸覽不能不呈于所出與所
定出不妨異定不妨獨蓋亦有相成者焉此詎微
則或顯或傷或矯或廢而清者因之矣以論其陵
牛李卽宋一代言之何語誠乎而議卒不定遂與
其國相爲終人謂宋議傷于多然與否耶茲欲使
國之日常較于在天必操何道而可

策衡

卷二十五

國是

世不失黃道天下之目莫不假以爲用信而明也今夫
盈天地非空卽物也翳之而冥風之而噎土之而霾雨
之而晦雪之而灑電之而鑠挈貳之而蜺百相幻也惟
東方已明則冥暝霾晦雨雪蜺電各還其相而不得遁
何則信也狐馮社威必以夜見日則霍然何則明也微
日則大地山川雖有目不就汶闇乎故日者羣目之是
而國是者羣心之日也國而無是如人無目天下將相
搽相軋而無所于指其弊爲消國是而無定如目無日
天下將相推相諉而無所于歸其弊爲散消之患在目
前而散之患在日後不收于外廷或有姦而收者將繼

一去而不可復在手尤甚于滑我 國家二百禩震驚累號學額浸生然而筭虛不驚神器不移者則國是素明有以維之耳革除則爭愚矣不必邪也巨璫憑社則爭正矣不諱衆也 南巡則爭不草 威武大將軍詔則又爭少激矣未嘗分曹也大禮則爭大獄則又爭分曹矣未嘗淆也 皇上御極噴室之納等于谷王公車之牘懸于垂象自悖倭播三方用兵財竭矣財竭復有礦權之議民困矣民困而水旱又繼之水旱而三殿之工不得息大兵大斂大禡大工皆亂之源而幸不至攘攘亦以國是常明如白日不無曖曖而終不能蔽其

策術

卷二十五

國是二

三二七

采耳國是之說何昉乎在書爲執中在詩爲美刺在春秋爲褒貶執中者一世之是褒貶者萬世之是而美刺者則又一人一事之是在一世則治在萬世則亂在一人一事則有治有亂乃孫叔敖李翱一謂國之有是衆所欲傷一謂君子從道不從衆以欲傷爲是則欲存者不爲是乎以不從者爲是則從者不爲是乎其說曲矣善乎劉安世曰公論即天道奈何以爭定之李朴曰公議者其本與天地竝立而出于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吾以然不然從不從兩存之以質諸天天有出有定出不嫌異譬之敝然取其能肯定不嫌確譬之黼然取

其能斷夫惟能異然後能斷故明主服之以爲法取其相成也乃後世不相成而相關相關則相傷幸不相傷或又相媾又不幸而相廢漢并陵始由品覈卒彼此詆諆以供望門之收是謂以關而成傷唐牛李始由家數卒務植私人以成離附之習是謂以媾而佐關愚不暇舉試卽宋事言之鄧志宏謂熙豐間司馬與荆公所爭者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所爭者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所爭者存與亡是相傷起于相關也王伯厚謂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是相關起

策術

卷二十五

國是二

三三八

于不相成也真文忠謂嘉泰之疾深于慶元開禧之疾又深于嘉泰是相媾尤甚于相關也袁機仲言于孝宗謂威權在下則大臣逐小臣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大臣結小臣而遏天下之公議是相廢尤甚于相關也執事謂宋傷于議多愚謂傷于議淆又傷議泯元祐亭午之沫乎隅中昆吾也熙豐崇寧若晡而就高春矣靖康以下漸逼崦嵫至嘉泰開禧若入而淪蒙汜焉公論訖而宋亦隨之以訖合而論之成之反爲關關之禍爲傷傷之愆爲媾媾之終爲廢嗚呼豈獨宋哉漢唐而已然矣我 皇上非不有所假因假而惡叢後復收

之收之猶與借相半自 靜攝以來視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僅托一縷之憫愍若病餉者惟喉僅通可危亦可幸也又非不有所茹因茹而惡直後亦譴之譴之猶與茹相半自 留中以來悉處以不聞不見之法而僅賴一種之清議若治竅者惟滑可進可幸亦可危也奈何棄其言并棄其人輕其權并輕其言殆壅而自塞其喉病竅者更惡食氣也必無幸矣愚以爲今天下庸有熙豐之爭是非而幸無崇寧之爭治亂靖康之爭存亡庸有元符建中之不和而幸無紹聖崇寧之相乘至于相逐相結之態與慶元嘉泰開禧之疾則皆無之獨 拒

策衡

卷二二五

國是四

三九

太堅議太輕輕生漉漉生脊將汎汎然付長流之泛梗而莫之繹綫是故小人乘君子之墉君子困小人之株名之曰傷觀鳬乙之不勝乃代手而互毆創輒棘之兩敗遂左舍而交綏名之曰媾人負三公之望而紫衣蒙茸不知適從家挾一喙之鳴而利錐鈍鎚各相嘲詬名之曰散目鼻之竝列而臨鏡者卒莫剖左右之相笑而佩劍者竟無分名之曰淆樂于處繳厭于亢鋸耳守無口之匏不爲橫身之任名之曰廢蓋積輕之勢必至此李朴所謂或鬱于人心或肆于後世孰若舉而用之則必有術矣衡石之爲天下貴以其善隨昂隨重而

不任受德低隨輕而不任受怨哀隨多而不任受盈茲隨寡而不任受縮若衡石自避于重輕多寡之外何物之程當嘉佑治平能不動聲色者惟其置身成敗之中耳則任可以防竊水之值砥也千里云云耳遭橫石而關宰寥湍急盤渦沸沫拘怒而不休苟導而溉埏壩潤焉古有事中主驂延儀而國無貳何哉參署十反不爲迂屢聞得失不爲嫌勤見啓誨不爲罪數有諫止不爲猜則導可以疏鬱黃帝風經曰折楊梅厲天之怒風也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使人之喙如衆竅之不和解悞阜財何望乎狄懷英代絕域之使而司馬參軍之好績

策衡

卷二二五

國是五

四

則厚可以風刻極諫不足以止驪山之游而一言可以還東都之轍人臣言事不得過實語人若無是憑虛有藉于作者之筆而語事若樓臺車馬偶汨沕于海市巾中旋而波性無實也聽者審一二并以其實疑矣贊軾告君或有可法則責實可以止譚凡髀股相錯者或爲裂缺之一見而風影之不可捕者尚多也若何激成之歐陽夏竦仁宗竝覆而安則崇寬可以損怨羣子弟而聚之必交口相稽命之某畊某賈而爭息矣說在晉臣之不賞出淖而明主之讓典冠則分職可以息兢誠如是也則相廢者交相成矣嗟乎周鼎著鼠使馬履之爲其

不陽也拒既望矣益堅益拒令天下皆處于不陽之地
議既輕矣愈輕愈議如旅人擲壘爭道于幽涯夜壑之
中睥睨鬱決糟竽曠沈唯相率而祈杲日之出杲日不
出何爲哉蓋散而後淆淆而後泯以益堅當愈輕雖未
淆而憂其驟折以愈議供益拒卽未泯而恐其漸散語
不云乎羣言淆亂折諸 聖故人主之象以日

復衡

卷二二五

國是六

四二

第五問

萬曆壬子浙江鄉試

問中國有夷狄如陽有陰不治與治之謂其失策均
耳我朝取天下于蒙古成祖三罕兵由典和
出隨以燕爲北京所當處遠北與虜鄰孕顏三
衛車史二氏固仰我鼻息卽河套青海不得大虜
爲助可以馬市餌也胡婦足跡亦有日矣少須之
塞上第別白馬以爲路刀金幣擊之而耳建會櫛
起若人從左若器若忠盡之其地虜患建會
彼獨獨然有存食志耳且其地盛產馬牛宋北
所由失策大鄴以和我胡十馬強盛因才宋北
而已已庚戌之役驕驍曉突賴 聖祖撥還 經嗣
再返 鐘虞不驚宋何以失而我何以得豈虜有
盛衰將天運固然耶茲卽不言一天制之若何而
進足以戰若何而退足以守若何而任實使充必
有恃我有所以待之者可謂有文事者不期乎夫
浙鄒倭而吞以虜殆似舍堂下而松遠郊然天下
全局也一鎮屏藩半內監喉可置之度外否況禦
倭與禦虜亦有可相通者與抑外振必資內治耶
若曰金縢則此事檢閱之矣

復衡

卷二二五

四十三

浙倭虞不虜虞執事置倭而詢虜豈以倭沮海虜不沮
塞乎請復明問而後爲桑梓之計論者皆曰漢宗室大
而難贍今繁而難贍漢治河不治漕唐宋治漕不治陵
專而難支今治河復治漕治漕復治 陵兼而難支宋
民生困花石而蹙今因北稅而蹙前代摺運難供今長
運難供勝國以縣官贍薛怯難繼今贍西北難繼唐宦
官典兵難去今典財難去前代夷狄有虜強難禦今兼
有倭多而難禦明問未及者生不敢僂對執事畏夷狄
多不知多不足爲我難中國當寬夷狄于目而後不足
爲我難世有畏纖者人或慕之寘楔滿室旬日則視纖

如空矣無它習之也 今中國可爲有畏虜之情矣而不一習可乎請以浙事論倭常訂浙矣民畏倭如鬼神雷電不可校當事寡既發健兒與之角然後知倭亦人而可亢此實穢于室而習之也誠實虜于目而習之何不亢之有三衛利虜掠輒以我耗予虜又利我養亦以虜耗予我則在我爲蝦而我爲水母在虜爲壓而虜爲蛭蚤驅驢糜使謀虜可也吾是以道三衛而虞車史車氏時跳覬賞稍稍盜邊紅孩一禽而創此蜂蠆之螫耳吾是以置車史而虞套虜與青海夫吉囊蟠結于河套亦不刺駐牧于青海其喬不過左右骨都侯非倚大虜

策衛

卷三十五 策虜三

四三

固不能動吾是以置河套青海而虞大虜素卜二酋老上續也執事謂款有日塞上第刑白馬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耳款不款未可知而爭一焉支以挾賞志可知已說者畏胡婦老死然于郵使之往因可得其順逆之情夫固表餌所能施吾又置二酋而虞建州漢冒頓唐頡利盛西北東胡未有盛也戰守偏在西故都長安便遼起鴨綠金起木葉蒙古起幹難河西胡未有盛也成祖兵由興和出戰守偏在東北故都燕便都燕矣奴酋隣也苟鳴鏑不反兵矣疆場偏而我虞近夫虜俱疆相圖我利俱弱相安亦我利今諸虜不甚疆甚弱則不

足爲我利我害獨建酋簡器又收土蠻以爲用控弦衆而我虞疆是其先世蓋常稱帝近乃憫然而窺北闕有曩霄之志矣蓄志姦而我虞驚而愚以謂虜在目固可傲而我實虜于目亦可習吾稱妮以肄之何有哉而愚獨有感于宋事也金路遠奪之國南入汴遼苦宋亦苦矣宋合殘亡與之確鬪而諸將出宋苦金亦苦矣至紹興五年前有宋而後有蒙骨斯之貳金益苦矣而信其洞喝何爲也經炷乃者樂傳餌故宋之不能戰在輕和隆興之宋非紹興之宋也而大定之金亦非海陵之金以中國之治當夷狄之治法宜用和而顯忠輕戰遂有

策衛

卷三十五 策虜三

四四

符離之敗泰和之金又非大定之金也而開禧之宋亦非隆興之宋以中國之亂當夷狄之亂法亦宜用和而侂冑輕戰復有函首之恥懲螻蛇者畏雕弓故宋之不能守又以輕戰惟不輕和乃可以戰我已已之役是已野先以數百萬蹂懷來一動足爲靖康矣于忠肅力排遷議然後虜知我倅不可下急之而故以緩呂甥立圍以歸晉君之術也忠肅不難議戰于欲遷之日而難絕和于方劔之餘其得著在不輕和故能戰耳惟不輕戰可以守我庚戌之役是已塔魯門閭闔而軍令飽其欲去然而閉門不戰非必失何也虜趨薊倂綴我師別遷

而入與我求闔于堂下虜條薊條宣條城下我大同援卒喘息未定而求勝難矣其失在虜出白羊口守將扼之不得去復擁眾萃鸞軍而不能追耳然此後把都吉奔而互市亦成出于畏戰而實暗合于不輕戰則天爲之故不輕戰乃可以守由是觀之我已已之得者正靖康紹興之失著庚戌之失籌正富平符離之得籌么虜建酋雖曰跳梁然獷悍不若冒頓頡利也黠詐不若兀術黏罕也雄鷲不若野仙庵答也存亡不若靖康紹興也成敗不若富平符離也緩急不若己巳庚戌也總不能以一泥丸塞山海關直爲此凜凜也吾又置建酋

策衡

卷二二五 策衡四

四二五

而虞虜之合而爲江虜非同欲同患必不能合我不輕用和以合其欲亦不輕用戰以合其患東虜有戰形法當用守爲戰而勿出于輕戰大虜有款形法當用守爲款而勿出于輕和零虜無形有法當以戰離欲以和離患而不使之合近紗花一創本拜再創恐東西合而爲江則其法必出于守我險弗踞何守之固遼陽內徙套虜外入即不能盡復故險于肅敏欲用榆林法以繕雲中上谷獨不可推乎我屯不足何戰之乘開中廢而邊爲虛矣起嘉峪屹九聯不耜者固多也洪武初何福屯政行之寧夏獨不可倣乎我兵食不給何敵之圖全

遼之兵計九萬奇兵非不足而患饑之縮 上嘗一額稅金以給遼饑非不足而患兵之冗異時豪將冒饒詔一覈之用饒足守用守待戰用戰堅和即諸邊可行獨遼哉吾又置虜而虞倭人亦有言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浙遭素卿之慘其狙以爲處堂之安耶蓋倭與虜有同有異何謂異虜聚攻倭散攻則情異虜入障如景不可搏倭航海如鬼不可偵則形異虜可戰可守可和倭可戰可守獨不可和則法異何謂同 國初水寨修舉往倭掠畿甸淮揚復轉而閩率先台明如蹈空然分鯨張帆激浦桃渚無所不擬傳臨觀至薄會城恐毛人

策衡

卷二二五

四二六

踰堞矣當守險同舟山設縣置衛中爲堦者我督亢也微阮中丞不幾爲倭巢乎如是者不一當議屯同在昔兵最無制方應募于江北旋驟徵于浙東而挫之滅倭涇者永保之戍挫之乍浦者容美之軍旦暮有倣北卒固不能翼而吻海諸衛又不足恃當足兵同海上之舉空浙中儲猶借資牟盆之小票後稍議減遂有甬東九營之譟今內地如掃當屯饒同夫張皇非也儻彼不得志屬國驟發于南守與戰互權險與屯互設兵與饒互設虜固宜爾倭亦當然執事所爲同其在是與又疇昔之難醞於王徐其人故宅省亡命具長竿料角汎鯨波

而與倭購倭有唐街猶虜有板升也 詔惠顧我浙新
條闕出之禁與舊例並申 風告丁寧遊奕嚴密固萬
萬無虞第恐懣不集于目或久而怠備耳醫之疇疾不
以覺痛日為病原今民無益產而 藩有益祿河無定
徙而捲婦有定役軍無更番而輓有更勞中祿之表未
去檢括之征未捐有豪喜亂乘之字蛾號米惡知不甚
于上東門嘯耶誠一切與民休息無事不令其外次有
事可藉其力以禦侮則所為元氣之治也吾又置倭而
虞內地嗚呼天下之懣而可畏豈獨在夷狄哉

策衡

卷三十五

四二

策衡 第四問

萬曆壬子江西鄉試

問人臣進諫凡欲効忠於君耳人主多不樂聞諫蓋
其君之過耶昔人謂二心不可事一君則其心懷
多岐也論者輒謂諫法則其心矣孔子曰事
君欲諫不致陳又曰吾從諷諫與所稱愛君過愛
君醒者將亦有今乎至有謂以諫達其心之行
蘇秦張儀之術是耶非耶或亦其奸名之風習乃
爾耶杜牧與人論諫說者謂得諫體乃諫亦不必
規規於一轍也漢唐宋諸臣有足安國本者
有慈足寢憂謀者有諫諍皆其草者有議禁中
事不以一官見賢者有諫主理勝以至誠將之者
有彈文出諸袖中令人服其先見者有不按察人
短長以沽直名者或得於正直忠厚之選歟今天
下謬論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當此廟堂之上
一加整頓不期省而自省其多當此廟堂之上
加之急乎則安世真德秀所稱公議節國是之所
在也諫者能揭公議於天下惟慮其不言言之不
盡無嫌諫論矣諫生其昌言之以上異日立朝
之概

策衡

卷三十五

四八

人主甚無樂乎其有諫也為人臣者亦甚無樂乎其以
諫顯也諫之為言于也于君之意而告之豈得已哉又
豈有所為諫法哉不得已而諫不得已而用諫法又不
得已而法窮此非君之所宜有亦非臣之所欲効於君
者至欲藉之以塞責藉之以干進藉之以植黨行私藉
之以報復傾擠其中號傑然者又藉之以沽名夫名人
主之所愛也而沽之以與上爭必且艱然而不安矧其
塞責干進植黨報復諸情形業為上所窺覷而冀諫之
必行此猶以石投水大則激小則沒耳愚以為純臣事
君惟此一心心所必不容已而諫隨之且不暇顧其法

將安出乃復操種種他念則晏子所謂二心不可事一君者固疑之媒亂之階也尚以不受諫爲人主咎哉粵稽古昔諫無官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賁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無不得諫者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又曰吾其從諷諫矣乎以仲尼大聖立事君之則何諫不可而必出於諷不欲陳也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鐸也愛君之過也兩人同爲愛君受之者有信有不信焉愛君不若兩人又可知也聖人者愛君之過兼愛君之醜也是可想純臣之

策行

卷二二五 諫術二

四一九

用心矣宋蘇洵謂於龍逢比干取其心於蘇秦張儀取其術以爲諫法夫有龍比之心則無其術有蘇張之術則無其心愚所謂不得已而用乘機邁會批卻導歎爭是非辨可否期一得當似乎有法而實無法也可爲後來進諫者法而不自知其爲法也如欲假說士之舌博良臣之名其心已非乃稱諫法哉大都以術微君非也以術微名亦非也昔范鎮力詆青苗落職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鎮愀然不樂曰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獨何心則軾猶不若鎮之不好名也以故遭時遇主旅進旅退每每齟齬而不合可盡歸過於其

君耶夫文章氣節如眉山父子尚不能脫然於術與名矧其他乎至於今術且不講弊更不止於好名矣我皇上臨御初年 虛衷察理 銳心圖治諸臣有觸選卽有匡救 朝廷有震怒亦有轉移豈不庶幾吁咈遺風哉乃 靜攝多年 九閣萬里一切章奏舉東高閣是非不分忠邪莫辨盈庭聚訟若飄風落葉漠不相關爲依阿之士耶緣形傳色塗飾章采循例抱牘金注瓦全苟且曠責不知其他是曰塞責爲躁競之士耶蹶而欲起墮而欲彰涸鼠以璞雜枳於柚逞臆妄發苟利身圖不顧國恤是曰干進爲羶附之士耶炎焰奪目勝氣

策術

卷二二五 諫術三

五一

熱中三窟是營自足相倚含吐雌黃呼吸霜露清流白焉莫必其終是曰植黨爲險傾之士耶擻指垂涎聳竈食馬腐鼠相嚇螫觸相角鑽皮洗垢加膝推淵其心一網不盡不休是曰報復紛紛奏牘莫可端倪莫可控揣以致我 皇上一切厭薄略不 省覽杜牧論諫諍之道曰其人砥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然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激亂生禍以彼悟主望治之心出烹身滅族之計至與禍亂同道則諫無益也矧以不衷之言瑣屑訾訾室怒市色嘻笑諧謔嘖嘖詈罵恠誕隱僻稱地稱官促膝寄聲之語郵簡

竿牘之譚輒形白簡罔忌 君父愚謂人臣無諫法而有諫體此 大不敬得不觸怒為幸何論厭薄哉乃諫體亦不一矣古有五諫曰懇諫曰降諫曰直諫曰諷諫曰諷諫以至筆諫醫諫獵諫醉諫狂諫優諫夢諫屍諫無不可諫其大要歸於為君為國而根之乎純赤精白之心乃足多也故有周昌之期期不可期期不奉詔而後可以安國本有汲黯之犯顏諫諍守節死義而後可以寢奸謀有羊祜之嘉謨讜議皆焚其草而後可與策祕密有杜黃裳之受恩三朝不以一官見買而後可與決由豫有韓琦之論事切直有本末主之以理將之以

策術

卷二十一 諫術四

五十一

誠而後可與聞聽納有呂誨之袖中彈文確然先見而後可與辨賢姦有程顥之拾遺補闕不搜索人短長以沽直名而後可與明職守之數君子者或以正直根之乎忠厚則為吃為蕙為敢為獨者不必異於祜與琦與顥也或以忠厚出之乎正直則為慎為誠為格君心者不必異於昌與黯與黃裳誨也正直忠厚固士君子立朝之本即進諫之體也之數君子者豈其有事於規萬絜度焉而為是預設之方即希數君子者亦豈有所倣效模倣焉而為是必踐之跡哉吾心如是吾諫如是事君者體固當如是耳且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故父子

之間具禮而不明曰禮薄也愚亦謂君臣之間具諫而不明曰諫薄也惟為之臣者方寸之所積夢寐之所思衾影之所對頂踵之所許友朋之所交勉誦讀之所取衷無一念不拳拳懇懇繫心君國一旦有大利害大典華大典禮大謀大斷爭執於其前則引裾折檻可也裂麻批劄可也封還詞頭可也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可也其君諒之逆於耳而利於國吾不居其功其君惡之利未及國而害及其身吾何有其名至於功與名不遑恤而遽恤其他斯亦人臣之卓軌已顧天下未必皆忼慨性生忠鯁天植其人者自昔懸進善之旌而使之諫劄

策術

卷二十一 諫術五

五十二

刑墨之罰而使之諫設柱史黃門諫議補闕拾遺正言之專員而使之諫諫亦未必其滿公車也至於今議論不患其少而患其多何也豈忼慨忠鯁之士比肩接踵於今之世哉蓋慶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慶賞刑威不行而操柄與眾攫之則何憚而不言是非邪正士大夫之防維也是非邪正不明而防維與眾決之又何憚而不言假令有鼎鑊於此言不當則當烹烹一人一人復以言進則吾信是人也真不避鼎鑊者也有譴呵於此言不當則當斥斥一人一人復以言進則吾信是人也真不畏譴呵者也烹與斥非人主美德豈可為訓今何

三千萬言不一 省察當不當不一 剖分世成儻薄
風人工閃幻之術以至貴郎謫幕腐儒罷弁掉雌黃之
舌發吟嚶之語蝸蟬耳沸蝸蝻畫嘯冒上無等廩近堂
卑輕 朝廷羞士類莫此爲甚迨其後也所謂入而不
入以 畱中而釀司馬門望夷宮之禍不可知出而不
出以 畱中而致內降勅斜封官之漸不可知其初起
於厭薄厭薄起於猜疑猜疑起於誼競誼競起於無分
別而末流必至乎此雖有忼慨忠鯁之士無救於亂彼
滄訛譎詭尚能侈口言建白耶今天下未嘗不可圖
也 國家精神命脉提挈搏挽惟是章奏一綫耳我

文衡

卷二二五

諫術六

六十三

皇上慨然批發旦夕而壅流激湍可沛然而注也執政
者毅然贊決旦夕而疑城忿壘可霍然而消也其人是
其言非第取其人其人非其言是第取其言已誠是人
誠非不難爲豁谷之下已誠非人誠是不難受風雷之
益有所凌越以呈能則取其能至於不能而見繩并繩
其凌越也有所矜奮以蓋短姑略其短至於矜奮無所
効難質其短也有謂以排擊爲擁戴止論其排擊之是
非而擁戴不問可知也有謂以擁戴爲排擊止論其擁
戴之有無而排擊不問可知也就議論以覈端委議論
可省而歸慎就議論以責成功議論可約而歸實就議

論以定人品議論可返而歸正斯言路不塞而諫體不
傷 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無多言掣肘之虞士大夫
如醢醢鹽梅之相濟不至如南北部洛蜀黨之與國終
始也豈非 宗廟社稷之福哉此所謂國是也雖然國
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宋臣劉安世以公議爲天道真
德秀曰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
心夫公議行於天下則國是明而天下治公議僅存於
人心則國是溷而天下亂明溷之際治亂之關君天下
相天下者責耳昔宋立元祐黨人碑刻石州縣長安石
工不肯鐫名恐得罪後世岳忠武被刑之後金使有言

文衡

卷二二五

諫術七

五四

於中國問譯者曰飛何罪而致之死譯者曰謀反金使
曰汝國惟此忠臣爭論不休譯者怒而起不與言嗚呼
元祐諸臣之非姦也岳忠武之爲忠也千載而下如青
天白日婦人孺子亦知其清明第恨當時是非倒置以
士大夫所忍爲獨不忍於石工以中國所不明反明於
夷使豈其時公議不復存於人心耶又何石工夷使之
朗朗也然則進言聽言者惟令朗朗公議行於天下不
徒存於人心以埃千載衰絀則善矣愚生尤始終以諫
心諫體合而爲可進可聽者操券契焉可進可聽而公
可知公則惟恐不識誰謂其多之爲患也

民田 第三周

萬曆壬子福建鄉試

問國家有田則有賦有人則有役雖聖王不能廢然
古者先授田而後制賦役法莫善于井田自井田
開井田廢貧富懸絕賦役不均變通之法庶幾限
田漢臣議之而不能行晉武帝時考文行之而不
久至唐之口分世業法制稍備自楊炎變為兩稅
而限田之法復廢是壞井田者肝肉壞限田者兩
稅也明知其弊而踴行之何與我太祖留心民
瘼酌古準今而分田之不便如有田以載田有冊
以載戶册籍定而賦役均矣行之既久隱漏百出
莫甚江南先後講求補救甚而未得要領何與
將無急于得人緩于責田人有愛遷而田隨之與
急于得富民緩于責田民貧富無定形而田又隨
之與田不實占而能制賦役者無有唐李翱朱林
然考其法皆先正經界經界者無不以人隨田以田
制賦役之謂人皆如其善而卒不能行所費肉食
之費亦已久昔賢有行之兩漸與閭閻中者多士
曾究心乎其直言毋議

策衡

卷二一五

民田一

五十五

民之麗於土也猶水之行地也水得土而容納失之而
泛濫土得水而滲灑失之而爆裂故夫民不土著則鳥
徙獸散非吾民也土不經畫則曠野磐石非吾土也是
以先王觀象于水地地中有水曰師師者衆象也以容
民畜衆而井田之制行焉井田上有水曰比比者親象也
以建國親侯而封建之典行焉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
司養民之事也非以自養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
賦役于此乎始其法始于黃帝備于成周如所稱井百
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登之
至萬井爲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

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

步之詔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

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于是乎井衍沃收隰臯法皆什

一止出戎馬甸出兵車牛甲士步卒則賦所從出已干

是公甸之令歲三日大事致民家一人夫故致節子田

與追胥合作則役所從出已不獨此也夫既計口授田

則田之數即民之數故有田一同則其爲九萬夫可知

也以一家五口計之而丁男老弱之數盡可知也以井

邑丘甸之法乘之而甲士步卒戎車牛馬之數盡可知

也故曰萬乘千乘百乘言田賦也曰千里百里七十里

策衡

卷二一五

民田二

五十六

五十里言夫家也舉天下之大無一民尺土不入版圖
不供天子之賦役規畫精詳有後世心計之臣所不及
者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爲世業而
又使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田與民之數
君皆不可得而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于古民不堪
命逃亡轉徙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
土著其法無如限田即求賦役之均平其法亦無如限
田漢世董仲舒師升曾王斯議皆不果行至晉武平吳
之後始限民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以五胡之
亂尋廢則經世之無遠猷而其意固可師也北魏孝文

民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後周因之至隋開
皇時稱小康以運祚數易而不竟則偏安之無遠駕而
其法亦漸備也唐因是授田人一頃有世業有口分以
租庸調徵之限田之法稍備獨其聽民賣買又使得自
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自貞
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為浮人于是楊炎就
流民為土斷變租庸調為兩稅一時逃亡頓息而世業
口分蕩然自此以後限田之法又廢則宋建隆有度田
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水利諸法徒足擾民無
益于事獨其差役願役之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

卷之二

宋二二五 民田三

五十一

之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
變而今世所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
于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
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
以官之田于民易以民之田于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
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為主則
擾斷流為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太祖
龍興民間洞悉民隱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
天下之丁甲為田者二曰官曰民為賦者二夏曰稅秋
曰糧為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

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額之意
此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所重
在田則田為經人為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
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為轉
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為經田為緯田各歸其戶一
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
此與人為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
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
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
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口既隨人則即去

卷之二

宋二二五 民田四

五十八

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
而欺隱影射飛灑詭寄之奸百出財賦莫重于江南則
弊亦莫甚于江南廟堂之所釐正亦莫急于江南于
時官其地者莫不以田賦為第一義有若韓雍之在江
西周忱之在南畿斯其最著者其法難具述大槩雍則
按里甲之等差而次第受役總歲派之科條而畫一成
數按簿則一吏可辦據額則童子皆知雍之便便在簡
而易知忱則準官民田于一則而平米之法立酌銀力
差于兩便而均徭之法定捐積通于鉅萬均勞逸于五
年忱之便便在于變而宜民至今江南所行無慮皆二

臣之法而獨以田隨戶之法即二臣亦無如之何夫戶則何定之有轉盼之間桑滄頓易十年之內七邑已殊朝爲編戶往役何辭夕爲冠蓋優復宜及朝爲朱頓終事當先夕爲焦黠蠲除猶後方其優復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弊在合少以成多迨其蠲除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況乎富商巨賈挾輕貨而遠逝萍梗孰究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

策衡

卷二十五

民四五

五十九

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于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數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于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急于得富民則迫之哀聚一哀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貴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歲緩于責奸民則聽其支分一支分則子弱於母而不任役矣上慕於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邑

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粟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一役亦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合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井于節制矣夫自經界之言始于孟子而後之君子留心講求如唐李翱爲平賦書其言觀一畝之田可知百里之州觀百里之州可知天下之大畝十而稅一農桑百

策衡

卷三十五

民四六

六十

而稅一法固始于經界也宋林勲爲本政書其言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井三千四百什一稅之兵馬錢穀皆具民三十五年而役一週法亦始于經界也後李椿年之在兩浙言經界不正十害行之四十餘縣以去位見格朱熹在漳州言經界爲民開莫大之利請行之汀泉漳三州爲游言所阻數君子者雖其言不盡施行而衷其議論可見井田限田以後經界爲求時良法矣夫便于公必不便于私便于齊民必不便于豪有力古今一體安在其必能行于今日乎我太祖圖冊並存正寓正經界之意今圖既漫漶冊爲空名試按冊索之

何百年生聚曾無瓜瓞之阜繁千室名都皆無程鄴之世業所以先臣霍韜計天下墾田之數視國初縮四百餘萬頃戶口之數視國初減百五十餘萬戶而不勝駭歎也夫牛羊孳耗問之牧人民生盈縮問之守令卽以今之法慎擇守令悉心講求遲以歲月吾恐民能欺大吏不能欺州邑卽能欺州邑不能欺鄉里旬月之間墾田戶口可得其實何以是終世曠曠也守令賢否不一則齊之以大吏大吏奉法不一則準之以功令此亦非極重難返之勢顧任事者難其人耳朱熹之言曰吾將以半年之勞祛數百年之弊亦可以五十年不壞矣

復行 卷二十一 民四七 六二

夫世之矜其法者動言百世永利而慕以五十年爲期者天下無不弊之法也弊而復採存乎後賢今去丈量均稅之時殆百餘年寧非變通之一會哉夫曆之有推步也當其時以爲毫釐不爽而百年以後漸以不合不容預改以待也亦不容仍而不改也夫賦役之因時補採亦若此矣顧粗言之則有司之職業精言之實平天下之大道平天下猶水然下之所在必流高之所在必去迂之所在必激實之所在必洩此明君察相端好惡慎用人絜矩以圖之者而豈徒心計之任乎

海防第五

萬曆壬子福建鄉試

謂沿海諸郡今天下當倚以爲外府而冠蓋輻輳亦中于沿海諸郡開闢漸蓋其門戶矣與國與海有異與寇之點者倭也當時入貢不格太祖絕其貢使而重置海防爲慮深遠後受其害益甚浸漸如英廟初年稱窮矣至世宗時蹂躪遼東南幸駭首鯨鯢無得生還今六十餘年安瀾無警我沿海官民狎爲易與爲備日疎不年破朝鮮近又俘琉球時我屬國日中無天朝也安得置不問且薦食日廣較有可虞秦士之謀蓋不容緩蠢蠢焉冠不足張皇而修備固實推誠守況閩非無事之國一備百備寧獨在倭可備陳其便宜與琉球名爲屬國不能存之存不能撫之一修一廢實制威德于倭能不爲彼用驚魂未定洋倭享禮將疑其有二心拒之納之孰爲長策抑修備在我拒與納無關大計與推腹心以待外巨詰戎兵以禦疆寇制命在朝廷而盡諾在守土誠能奉揚德意震疊皇靈使海氛不達于越續此臣子分義所出生斯土者必有碩畫盡以佐

復行 卷二十一 海防一 六二

天下之事未有受其利而不與其害者也利而知害害而知備此王者事豈所責於齊民若民則沒利易患有智盡能索耳九州晝壤各食土之毛而沿海之民獨以海爲外府夫其熬波鑠泉飛霜出素則斥鹵可化爲黃金矣頓網張罟連署膏粱則洪濤可蒐爲圃田矣通賈波胡探奇蛟室則島嶼可資爲玄圃矣俛拾仰取化居百倍視中土之民盼畝鍾于胼胝爭尺寸于刀錐者烏可同日道哉顧沿海之民以海爲外府而市舶有征嵯司有征國家復倚沿海之民爲外府沿海之民捐軀

漁獵之以爲利是海之利也適所以爲害而縣官既享其利不得不籌其害也島夷之黠者莫如倭扶桑析木之境旣全據而有之而綿亘之遠自碣石抵朱崖幾與東南半壁度長絜短乃要害之地無過閩與浙而閩又復與浙異浙之內地耕桑足以自給而閩則湫隘磽确地不足以食其民勢不得不仰給于海浙先時通貢市邇年浸絕閩則貢道所經市舶所集卽欲峻其防而不可得故閩之于海有不得不通之勢而民狎于海則併狎寇官狎于民亦併狎海狎寇者曰彼其零星裸族仰

交衍

卷三十五 海防二

六三

我餘瀝廝養畜之是烏能爲而不知其一不得志則聚而謀我且習我地利而其出沒叵測也狎民者曰彼其計畫無聊逐利波臣鼯鼠之飲與有幾何而不知其與寇同利卽爲寇用又素知我虛實而其批卻必當也民狎寇而防漸決官狎民而防盡弛故海警竊發每每內爲招而外爲應內爲瑕而外爲乘也 國初威靈輝赫梯航萬國獨損倭夷不與貢獻有見于此後不察而受其貢彼則以貢爲名以寇爲利視我有備則陳其方物而稱貢貢則有不貨之賞資窺我無備則奮其武健而爲寇寇則有席卷之橐裝如 英廟時入我大嵩踐我

爵溪殘酷無比然猶止于玉帛子女也至 世宗初而

宗設素卿爭貢則遂劫我守城倭我命吏我不能問浸淫薦至閩浙三吳皆被蹂躪烽火徹于留京霄旻動于九重調兵支餉幾半海內僅克殲之原其始不過一二姦商爲之謀主而濱海亡命助亂而長寇也自此一創海波不警幾六十年可稱安瀾盛際廼海外屬國奉我戎索唯謹者僅朝鮮琉球先時寇入朝鮮我偏師綴于境上不能使退一舍避我餌以封貢傲然不顧幸天稀覯魄使自斃今琉球又見俘矣又復縱之使得返國俘之則其威也歸之則其德也我居常受其貢琛而亡

交衍

卷三十五 海防三

六四

與存總置不問何以繫屬國之心而暢我 皇靈矣異日者薦食寢廣出沒寢迫設窺我鷄籠淡水之間則閩且首鑿其毒桑土之謀宜何如亟者而民之狎寇官之狎民如故也夫商舶之出海也漁艇之放洋也官不可不知其數也其內而走浙直淮揚也外而走占城暹羅呂宋諸國也官不可不知其地也自頃近洋利薄則越販日本以牟大利往往聲言于此潛出于彼連檣巨艦滿載而出貿遷旣畢併船售之以資敵人日積月累旣得我貨賄之利又得我舟楫之利不獨此也自稅使扃踞關隘重複卽內地商賈尋常刀布往往問道于海若

習之既久視長風巨浪若衣帶水而海島諸夷若其闐
闐間也海禁之弛至今已極而緣海將士歲糜縣
官金錢無所事事則掩膠水之孤舟失風之零寇張皇
其事以飾視聽其實備之有無豈在掩獲我備誠設即
終歲無獲可也即窮而脫之愈彰我解網之仁我備誠
疎卽終歲十獲無益也且獲而殲之適激彼報復之志
夫備豈爲倭設哉惟不爲倭備乃足備倭亦惟不爲倭
備而所備乃不止于倭天下郡國有軍伍而不申討者
乎有官守而不責成者乎有地利而不守有奸宄而不
詰有強暴而不戢者乎有舍境內之民不用而緩急于

策衛

卷二十五

海防四

六五

人者乎凡備倭者亦若是而已矣 國家之爲海備計
非疎也沿海之地衝所鎮戎星布綦列而總鎮大帥至
懸徹侯之印惟是春秋耀我軍實耳今按籍而稽之十
得五乎試以投石超距十得一乎有故則議練鄉兵調
客兵恬不爲怪居恒而備士伍以守信地此非異人任
也此軍伍之當申者一也藩臬大吏于一方之事無所
不當問而特設海道臬臣隸以防海之郡佐此數臣者
于治民之事庖俎分矣乃守巡權專而浸移其職郡邑
務繁而兼攝他事則所爲行海防汛詰戎器驗出入者
責之誰乎此官守之當專者一也沿海有戰船有水寨

責之在水哨備防非不密自正統初華水寨而軍卽安
于家船入化爲烏有邇年有防汛之兵汛畢放假以節
勞逸今汛畢盡去汛期復遷是居恒無荷戈之士矣此
地利之當守者一也奸民之闌出誠罪也然非有形勢
之家爲之羽翼安得駕燦燧而不問非有朱頓之富操
其子母安得制奇贏而不窮此非獨扞禁之首而積賄
焚身倍息歛怨亦足爲盜之招此奸宄之當詰者一也
夷性貪黷惟利可以餌之我 太祖絕其貢使不廢市
舶寓意深遠異時海寇啓釁實由市賈不平致之今番
賈至者不勝牙僧之侵牟或陰賊而取其貨伺我民至

策衛

卷二十五

海防五

六六

彼雙殺以相報復夫不聞處女爭桑而二國興師乎此
強暴之當戢者一也民之土風便利各有所習昔年調
狼苗山東之兵以膏敵斧真同兒戲故沙舟漁船之說
識者屢屢言之顧居常則鱗集募之則獸散誠藉其舟
之數與其健兒之數既可嚴私出生事之禁而緩急亦
備萬一此土民之宜料者一也此皆明我官守修我吏
治庇我良民釐我奸民豈爲倭設然釁既弭矣或無間
而不爲寇也未可知備旣預矣卽爲寇而不能深入也
未可知不爲倭備而倭自備者也且閩地重山疊嶂險
阨回複探丸之盜憑焉而北隣衝處多竄盜南界南嶺

多流賊如往昔鄧茂七之自建昌流也葉宗留之自處
州奔也劉昂溫留生之自上杭竄也蔣福成之自九溪
起也詹師富之自盧溪聚也皆虔劉人民殘破城郭展
轉剽劫或資四省夾攻之力或賴中朝推轂之重經歲
月而始就鯨鯢故夫閩非無事之國也備其外因以固
其內似爲倭備而備又不止于倭者也夫曲突之謀見
存而後焦灼爲無功營衛之治蚤施而後膏肓保無恙
備閩非爲閩也所以爲入海之門戶也夫入貢入市則
有門戶若其入寇豈必由門戶狼子野心噬不擇肉大
海汪洋風伯爲政或浙或吳或淮揚一處瑕則無所不
策衛

卷三十五 海防六

八二

瑕豈能逆知所集乎昔以二祖全盛之日猶不克靖
今年入台溫則明年入定海今年入金鄉則明年入磐
石矧今屬國見殘我不能問則彼已窺我虛實而又借
我屬國爲彼嚮導犧牲玉帛待于境上長蛇封豕雜于
旗行將拒之乎是驅順而效逆也將納之乎是開門而
揖盜也此則又有可議者夫琉球被俘之時我不能以
急朝鮮者急之不容厚責以抱柱之信今奉琛之日若
又以絕日本者絕之安能保無入室之戈是倭可絕而
琉球不能絕也倭難備而并備琉球則不勝備也不能
絕則當有以撫之古之待亡國蓋有禮矣爲之吊死問

孤爲之降次徹懸爲之補置振乏今越在海外外綏不舉
夫亦遣一介相問或文告相遣令其君臣臥薪嘗膽生
聚教訓而我遙爲聲援母致夷爲臣款乎不勝備則當
有以携之彼其力屈見服父子兄弟並爲鯨鯢固賀首
之仇而十世之怨也天朝二百年卯翼之恩夫寧一
旦棄捐若加存卹則固吾之耳目吾之犄角也倭卽內
訖能無虞彼腹心之疾乎撫之則爲我用携之則不爲
彼用是小國之向背決于今日之拒納夫安有設不然
之疑絕無罪之國而長寇讐者哉至如倭性兇狡誠不
可以常理測而鼠竊狗盜不過在擾我邊鄙利我貨物
策衛

卷三十五 海防七

八二

若介琉球而以封請以貢請以互市請此則損威辱
國近在朝鮮平壤之役而啓彙延寇遠在英廟大嵩
之舉生雖不武請以長纓繫之其敢爲是苟且之謀以
干二祖之明訓

息爭 第五問

萬曆壬子湖廣鄉試

問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濁之而愈清紛之而愈定故
非一人一時所能操其勝而關天下之口者也定
於上則爲國是持於下則爲清議議以佐上之所
不及是將以息爭豈以爲爭藉歟來之謂近
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相師成風深害治體其
臣亦謂國是之說乃國之事非說辭之法雖有
激乎其言之然大指皆歸於重天下之公是非其
說亦可存否今中外及未有三空五盡之憂正
人臣焦心殫慮坐以待旦之時而士大夫顧好於
齒牙間爭勝競逐以相角角角相角則三季不知
加遺無言玄言協恭和衷之風卽下擬三季不知
中爭一端何等也此其過安在王上仁聖一切
置之不理過時稍稍有俊志矣然而是非之公不
明操之自將風尚漸成猶未能曠然更始也
縱自今應有可束人之精神才術於靜一之途銷
人之憾忿唯賦於靡爭之域者乎幸極言無諱

策術

二二五宋 息爭一

六十九

而不爭德之教也秦格無言時靡有爭治之極也共事
一君共處一國共守一天下謀斷規隨剛柔遲速皆君
之人也吏治民憂官品國法皆國之事也得失利害輕
重短長皆天下之公理也吾安得有爭爭起於有已有
已則有人有人則有同異有同異則有是非同乎已者
茹之以爲好無弗是也異乎已者吐之以爲敵無弗非
也定非成然於中而好讎憤然於外如之何勿爭始而
爭事既而爭人始而爭事不勝而株人以入之既而爭
人不勝而假事以齟之始而各挾其所爭求伸於上既
而互持其所爭自決於下求伸於上而上衷之以公道

爲取舍以取舍爲賞罰則主權盡國紀肅而臣下乃始

有俊志高能爭其爭而軌之以不爭自決於下而上聽
之此一忠邪彼亦一忠邪此士大夫賢大不肖彼亦一大
賢大不肖應求視乎聲氣強弱視乎勢力堅瑕視乎機
牙勝負視乎運命遞爭遞勝亦遞勝遞盡而國從之矣
且夫從古士大夫之爭未有不以君子小人爲名者也
然而博大之君子不屑爭鬬茸之小人不能爭惟夫欲
爲君子而矜氣褊心稍有未化者與不甘爲小人而濟
以無忌憚之才者其徑路背馳而不能以相容其韻宇
機激而不能以相受其機智勇辨又略敵應而不能以

策術

二二五宋 息爭二

三二

相下乃始角立而爭其爭也必有所挾其挾而爭也往
往以此之所出而還爲彼之所攻藉曰吾不忍清議之
不明而爲此斷斷也乃橫議亦託之清議不知其誰清
誰濁也藉曰吾不甘於國是之不定而爲此憤憤也乃
至非亦託之至是不知其誰非誰是也然則所云清議
國是也者固贅舉而射人心之善物也故不務別白議
論之是非是非之公私俾之必伸於上則此兩言者亦
足以殺天下之正人君子而有餘矣宋孝宗謂葉衡曰
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近來士大夫好倡爲
清議此語一出恐相師成風如東漢激成黨錮之禍

深害治體而陳瑾亦以國是之說文不載於二典事不出於三代楚莊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桀紂不定國是以合於取舍者爲是不合於取舍者爲非則是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利害天下之公是非也獨其分國於人分國是於人心之是而議乃爭操其勝矣人心本清議故濁之人心本定議故紛之要以於最濁最紛之時而必露常清常定之脉此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之而非人者也是非從心生又從未始有彼我之心生然後可以言公故有以當局之怒張而祇發旁觀之喟笑當局私貨術

卷二二 息爭三

二二

而旁觀公也有以廟堂之澄敘而無奈閭巷之指目廟堂私而閭巷公也有以名人重人之抗抑而適擢愚夫愚婦之譏評名人重人私而愚夫愚婦公也假令議論自爲議論而是非不成是非議論日以揚是波而是非不能定議論之案杲日不出終風且霾者夫乃侮其臣盡非人也哉今天下非有漢李鈞無又非有維州之議濮議新法之議係國家大計足爲爭府也乃士大夫不能無爭心因而有爭形又因而有爭言非獨兩爭已也乃有佐之爭者又非獨佐爭已也乃有導之爭者又非獨導爭已也乃有借爭而巧爲繫

吾不敢懸定爭者之品目而竊慮品目之緣爭而起也吾不敢深求爭者之門戶而竊慮門戶之緣爭而開也槩而列之有六過焉一曰軫域之過從古未聞操地脉以鑒人倫者五步芳草十室忠信何地無賢才無故而於悉主悉臣之世開一面一方以自域又據之以爲原以聚徒威羣而東南西北之號士大夫亦遂隱然結於心而出於口維桑與梓多託飛馳之勢紙糠及米閒作矜莊之色夫非吾皇設天網以羅之頓八紘以掩之者而爲此拘拘也將饋樂不以釣戎余翹車不以迎齊相乎此一過也二曰護前之過自非則哲僉允實難

貨術

卷二二 息爭四

二二

奈何以我人商略天下之是非位置天下之流品而憂憂乎軌之以必從有一定之陽秋無互更之月旦傷心結怨而似加汲雪則頓欲移師傳翼相憐而稍示讓評則不辭加矢得朋而終斬有慶去婦而令以勿思衆實有心誰能防口此二過也三曰激成之過事理自有本末人品原具瑕瑜惟是此不能平則彼將轉甚有可者必有否者又必有否否者有合者必有反者又必有反反者一事之變遷若高山之與深谿一人之評遷如陽文之與敦洽相煎相逼一滅一生豈非添入之勝心大明致令本來之差數反暗此三過也四曰伽摩之過

曰之事狀儘供抑揚鉤箔之深心更思周以陳言必
逆原其所以按指又深購其錄來意意相摹以幽眇法
使何必有其工鋒鋒相觸於空虛擊劒莫能多其術舉
人世之陰情陰事盡逗漏於其三端使人聞之目眩然
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失倉何害察魚不祥此四過也
五曰假借之過凡人情之熾然而起也輕上躁士皆欲
得意焉直伺其倦而合之耳舌倦於口筆倦於牘力倦
於四擊有人焉不爲樂氏之勇而爲子之勇雖頓兵之
得援刺虎之得助不快於是快意之中何所復擇多以
不速之客定爲莫逆之交投桃而報之以瓊瑤兼蘭而

策衡

卷二十一 息爭五

七三

贈之以芍藥始不過人之飛鳥終遂成王長之騰
猿縱欲自還翻成相制此也六曰流行之過語不
云乎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忍不官而衡至者
君子慎之何至役彼譸張佐其機辨耳事敗事
不近人情之事則塵尾無資牘不入隱語謾語
經之語則筆花無色子虛無是之目可以當主名解嘲
答戲之裁可以著廊廟明知無不言之責并無言之責
乃姑妄言之而以妄聽之既夷弘雅之風亦乖表疏之
體此六過也夫是六過者或畸於意見或中於心術畸
於意見爭之憂日長中於心術爭之根日結國家何

負士大夫而猥以程能課業之精神風起泉流之才術
卑以供感忿睚眦之用也試當清夜時默默自照瞻人
貞疇人表疇事然疇事不然疇爲構所未有之辭以
所本無之意疇爲設不必爾之疑以堅必欲勝之壘當
有耿耿不昧者此耿耿不昧者爲皆有之心天下之真
是非也即天下之公是非也我以履掩其誰將不履
我以私掩公其誰將不私又況善惡書乎史冊毀譽流
乎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洵可畏也第令
人人自發其本心人人自相爲谿谷又何暇弄方尺之
函五寸之管如蜩蟬如沸羹爲三季諸君子所笑乎雖

策衡

卷二十二 息爭六

七四

然在是非之中者未能蟬蛻是非之外固也獨怪同室
之內兒女子爭言主人亦必原情理示曲直豈以天
子之重照臨百官顧任其咸輔反唇了不爲異愚知之
矣蓋以此屬盡爲私情吾直付之於不見不聞難之以
不曠不喜久之將氣竭而不能爭語窮而無可爭味澹
而不欲爭而不知此難以幾也燎方揚而繼之欲其無
熾不可得也水方涸而壅之欲其無潰不可得也漢武
於武安魏其之爭猶令東朝廷辨之唐武詔臣下言人
過失竝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乞畱中以杜讒邪如今
之墨墨焉已百官狎之其又何震焉且人材培養實難

點染甚易飛文偶及雖恨奈何儻不一爲推校坐令龍
性不馴而鸞翮長鍛鐵嘴有誨妬而豹蔚難期所推誰之
國幹所誤誰之官方而不爲動念也然則攬天下之議
以盡天下之心操天下之公議以激發天下之公心非
皇上莫與矣雖然大臣亦有責焉大臣第不當乘權
藉勢用以快一己之恩讎亦何至呿口溫詞欲盡調衆
人之恩讎第須赤心白意思以對輿情之屬望亦何必
低眉頻首謂無奈衆口之責望蓋持小心以避議論者
時或墮於其中而整澄心以衷議論者乃能出於其外
大君與大臣合而持天下之公是非靡爭之治口可
實街 卷二二五息爭七 三五

朋黨 第三問

萬曆壬子河南鄉試

問朋黨者 國家之大患然而未可盡去也在辨其
君子小人而已何則黨之名古所未有自宋俗淫
比而黨議始起矣黨固君子之所必不敢居而小
人常借以傾君子以爲一網打盡之術者也如漢
唐二季黨人之禍最慘而國亦隨之喪黨人中盡
無君子與然而不致于禍亂其故安在可悉數與
至于宋室之黨則又異矣如猶以君子以小人已
而三黨迭起以君子攻君子是善類自相摧殘陰
與我 皇上御宇忠賢滿清在朝黨者益輔一去
言官盡發其欺罔一時阿附小人專之殆盡可謂
清明世界未幾君子意見稍偏又牙漸起橫口譏
訾不勝不休幾于爲小人報怨矣迄今分門角口
遂成牢不可破之黨公耶私耶不識于不黨亦有
同否與夫君子小人相攻此自然之理無足異者
唯是以君子攻君子始于自害卒于害國此天地
之戾氣源可憂也今欲求所以消其忿戢其羣以
共成和衷之治將何道而可

實街

卷三三五朋黨二

三六

君子真心爲國者欲爲國而惜善類必先克其有己之
心夫國所長治而無亂惟君子賴耳顧空人之國豈盡
小人即君子亦或未免何哉則有己之心累之也蓋惟
見已便不容人枘鑿之投固乖韋弦之矯併拂而氣有
所必逞卽時而容人亦惟同已左右之袒既膠水火之
調終格而釁有所必開夫共國而居者一人也小人且
可徐化爲君子況復於君子之中自岐人已而求淫朋
之散不幾也夫合人而事者一國也君子雖不曲貸乎
小人非亟於君子之中自融人已而求 廣益之收不
幾也揚庭以決者其慮淺而負翳以窺者其機深操戈

以軋者其積遲而舉綱以收者其發速碎玉以徇者其傷微而擲甌以注者其損大此爲國之心與爲已之心兩操則兩構兩構則兩失而竭忠體國之君子所必公其心于天下而不敢以已與之者也慨自和衷義逸而眞朋僞朋之說晦彼小人嫉君子同道之交輒創朋黨二字以傾之以爲黨也者迺已私清國是人主之所甚忌而人臣之所必不敢居于是以雷曰爲諱者跳焉而入於爭孰知人臣比肩事主不能舉無輔之功服無僚之采坤言得復言來解言至非朋之旨與黨則躊躇而已滄訛而已若何並舉而繫之以五臣之吁咈則分之

策術

卷三五 朋黨二

七十七

而亦朋以四凶之比周卽合之而爲黨以三千人之心一則合之而爲朋以億萬臣之德離卽分之而亦黨故繫朋於黨幾至兩混朋則無黨黨則無朋執事所謂不在去之而在辨之者通論哉顧辨之亦難矣彼其馮生逐賄朝愛暮讎惟道義之相親歷險夷而靡忒斯已淵澠立判蒼素頓殊乃有名噉龍登爵鷹鶴和揮空拳以格暴仗孤劍以鋤姦意銳而弗慮其成志高而不規其後又有片言肝膽未議離毗前者乎而後者禹輪爲攻而墨爲守局龍宮以自戰鼓鱗浪以胥淪豈不聲諧伐木契叶斷金幹浚松而罔洞心指石而匪轉然而功既

衰於其濟信矣取於久要故黨之難辨也非辨小人之難而辨君子之難也請按往事漢其陵之黨碌碌矣乃擅君宗之望蜚顧厨俊及之稱如諸子者不謂君子不可唐奇章之黨卑卑矣乃受中立之知搜吉閱僧孺之嫉如文饒者不謂君子不可然一則矜節而爭名善善欲同清也惡惡欲同汙也故噬惡也太嚴而人之反戈以相噬者亦太慘一則矜才而爭柄正指邪爲邪也邪指正爲邪也故排邪也彌急而人之合算以相排者亦彌堅使太尉之案不推則都亭之甲不開何至布黨鈞於善類而具掛連株使平章之手不搖則鎮海之旄不

吏行

卷三五 朋黨三

三八

出何至歸國秉於諸姦而輕桃獨柳諸君子雖求勝乎小人而小人反偏勝乎君子其氣誠激而其情誠可悲矣至於君子盛而能勝小人者莫如宋當臨川新法時諸君子或挾袖而彈或馳圖而訴或赴臺而折或講閣而陳機有所未入則樞密可辭知制誥可卻初無徇名戀柄之私策有所必揆則折簡可託政事堂可侵卒無矜已妬人之忌故能使二十年小人之姦盡伏而一時君子之氣畢伸非漢唐二季所敢及而獨惜其爲洛蜀諸黨所壞也洛川以道學自任矜莊迂遠未免爲時輩所忌眉山達自豪又善嘲刺人短而其門人又各墨

守其師說而不變歌哭之相持也素章之相誚也即鄙
風悉恒謀之議不紛於此矣以策爲訕也以詩爲誚也
以入朝爲必不肯靜也即牢修王璠之告不驗於此矣
當時熙豐小人方日夜剝骨痛心以伏於莽即畢衡劉
常鴻臚之書尚謂未可安於枕賀於堂而彼乃屑屑于
唇吻之是非以盡置此輩於度外故一發於章再發於
蔡竄之微鍛之獄勒之石榜之朝數十載而元祐諸君
子之澤遂斬諸君子原不求勝於小人而小人乃坐而
制其勝豈盡君子冤哉合而論之漢唐諸君子出而與
小人角既見善與正之在已而必矜之又見惡與邪之

策術

卷三十五 朋黨四

七十九

在人而必去之蓋漢唐君子本自爲國之心而本忘已
者也尤可恕也蜀洛諸君子入而與君子角不悟已未
必是而必伸之不悟人未必非而必屈之則程蘇門人
盡忘爲國之心而獨任已者也不可解也漢炎之燼唐
社之屋宋鼎之南使千載下之小人得以黨人誤國之
咎爲君子歸則有辭矣洪惟我 皇上英明在御上之
無南北司之持下之無新舊法之執薦紳大夫委蛇退
食雍雍穆穆相得益章惟是數十年來恬愉之習滋狎
昵之私熾鼎樞要地衣鉢傳家則沙門善神之脈也桃
李滿門苞苴填幕則八閩十六子之徒也躋直麾於瘴

鄉忠良殃於幽壑則三府之鞠五屬之錮也幸而言路
正人連鑣抗斧揚鳴鳳之音奮羗狐之力乘然犀之照
成獲隼之功天衢亨啓陽氣發舒而識者尤危善類之
易空邪氛之難杜建寧太和紹聖之禍必見於今日何
也卮之毀也不干其毀也而于其瑕劍之折也不干其
折也而于其璽夫爭者固君子之瑕與璽也君子而與
君子爭尤瑕與璽之大者也今諸君子不謂無爭矣一
見爲全妍一見爲全媿一見爲全可一見爲全否意有
偏鍾於此則欲順而迎之於彼說有偶左於彼則必逆
而距之於此始猶曰爭議也及合者有華衰之褒離者

策術

卷三十五 朋黨五

八

有斧鉞之貶爭在名矣繼猶曰爭名也及褒者有九霄
之拔貶者有九淵之投爭在柄矣我與人以名而人借
以入旋束人以名而既入者不得出我懸人以柄而人
借以進旋羈人以柄而既進者不得退于是逐譽而驅
于是褻裳而赴于是先登爲迅于是後息爲剛甚則盛
襟裾以明曲直而朝宁暮於市喧甚則欣髯饒以矢死
生而公卿酷于獄勘百相爭也百相黨也黨者黨其所
不爭爭者爭其所不黨爭與黨交相尋而未已也小人
如羊君子亦如虎小人如禮君子亦如飴爭與黨又兩
相肖而未分也不惟小人反辱於君子即君子且根

而於小人不惟小人其心於君子即君子且貸手於小人我以鼎自烹而彼曾不出薪我以招自射而彼曾無以矢遺鏃之費小人身大匹國勢所必然術將立盡試反而思之向所同心協力與小人爭者爲已乎爲國乎而今所互爲爭各爲黨而不相容者非即向相與爲國之人乎惟是區區已見稍難盡克遂不覺瑕璽一至此第乘其瑕與璽之未甚而亟圖之或不至於毀折而不可收則亦反其爲國之真心而已夫國同室也伯仲僚友之間同舟也當此國步艱難臣僚寥落若處危巢將思壓焉若載漏舟將思溺焉五寸之木不可支厦一葦

策衡

卷三五 朋黨六

八十一

之仇不可涉川所乎號合志之人咸急公家之事者宜何如故爲國者名譽不必爭權柄亦不必爭議論不必爭意見亦不必爭李元禮之誅黃門弟也索于合柱之中即付吏受辭殺之諸宦無敢出省休沐者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今聞尹之弩尚強而繫臣之扉未解朝綱之謂何諸君子而爲朝綱爭耶則元禮破柱之見何必不同李文饒之議諸王也謂明皇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宜聽年高屬疎者出閣或除諸州上佐俾嫁婚于外今分茅之邸已落而剪棄之綸仍積邦體之謂也諸君子而爲邦體爭耶則文饒出閣之見何必不同

程正叔之在崇政也每進講顏色甚莊繼以諷諫蘇子瞻之在翰林也每讀至興衰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與有所悟今細旃之茵已敝而望苑之乘難陪主德儲訓之謂何諸君子而爲主德儲訓爭耶則程蘇經筵之見何必不同以天下心圖天下事獨亦可衆亦可即捐獨從衆矯衆伸獨亦可以天下事友天下人親亦可仇亦可即滅親避仇舉親用仇亦可即不屑如孔光之諾諾石建之恂恂然謚創而僑濶房謀而杜斷寧至磨舌刃於盈庭即未能如虞岳之師師周楨之濟濟然讓偃而讓且薦允而薦禪豈是植私標於別戶已與人各

策衡

卷三五 朋黨七

八十二

爲君子而不猜其異人與已共爲君子而不厭其同君子壯於有所恃不激而流於小人而國有君子之利小人窮於有所畏不乘而報於君子而國無小人之害如大匠之肯構棟者棟梁者梁榱桷者榱桷戒風伯之搖吾室也如長年之望洋篙者篙楫者楫帆維者帆維戒揚侯之撼吾舟也至于室已奠矣舟已完矣而吾之身亦遊于室與舟之中而俱存此之爲朋正歐陽修所謂以之修身則同道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相濟其爲君子也乃真視利盡交疎之小人不待辨之自辨矣夫蹇渙二卦固易之善言朋也蹇之言連也而先躬之匪真

見夫臣之耳目心思無一不當輸之王非匪其躬則往者不來連何由集渙之言羣也而先躬之渙真見夫國之爵譽謀猷無一可執之于已非渙其躬則羣者不散大何由成故漢唐諸君子有大蹇必反之思而莫得來連之助者則其躬未匪也有宋諸君子當小羣既渙之後而莫收大丘之益者則其躬未渙也人臣而以人事君也其可有已乎哉雖然竊有嘆于舍已之難也夫人主者合天下為已即舍之以從天下亦何不可乃皇上操玄鏡於胷中握太阿於掌上恩欲自已收而不欲與人以為德權欲自已出而不欲與人以為重利欲自已完而不欲與人以為潤名欲自已集而不欲與人以為榮則而象之又何詠焉夫惟人主和德於上弘集君子之衆思默折小人之戾氣而後元凱同升周召並列同寅協恭之盛可幾而觀也

策衡

卷三十五 朋黨八

八十三

悔過 第一 附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

問孔子嘗云學易可以無大過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至於亢而知其不可久也則懼之以悔悔之得過似解矣而又何以曰震先咎者存乎悔又曰動悔有悔又曰遲悔有悔又曰不遠復志祇悔是悔固生於動而復又所以免於悔也然則有過者其自述而悟決在一悔與諦觀治古之君有以迷失以悔得而早悔得以遲悔失悔以實事得悔以虛文失亦可得而悉數之與方今時政之闕失積滿公車無煩縷指說者謂惟皇上悔心之一動耳夫皇上聖精總攬四十載于茲雖靜攝深居而中外又安恬熙不改何假於悔而煩杞人之過計也抑治亂安危之數無其象有其理有非悔無以轉其機者與乃今瞻然與萬內史始者卒未之觀此其故安在諸士其具陳獨復之理以為慰耶助

策衡

卷三十五 悔過一

八十四

人君之心天心也天道以運而不積成歲功而其偶有愆伏陵歷之象也不謂之過而直謂之變君之過亦君心之變也夫變為可為常也變不可常而常固不能不變惟是薄蝕見而清寧不改翳霾收而照臨如故故百昌萬彙受摧於其變者終不勝受育於其常者而乾元之體始立假令以變為常而反使人以變之常為不可變之變造化不幾頓庠則嘗觀於易矣易首乾君道也德博而見物觀而飛二五尚矣然見本於能潛飛繇於武躍至於厲乃惕亢乃悔焉夫三居二之上乃危地也以其終日乾乾而夕猶惕故得无咎而夫子猶然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蓋幾幾庠其幸之而實慄慄虞其危

之矣而況於亢亢之以窮召災而不免於悔其爲愆伏
陵歷不可勝道也然以幸有此悔而龍德亦乘焉故曰
震无咎者存序悔又曰動悔有悔又曰遯悔有悔曰不
遠復无祗悔述悟之關益慘慘焉蓋動固所以召悔而
悔未嘗不生於動復固所以免悔而能悔卽所以能復
惟是安於葛藟寢旄之困而後終不能反凶爲吉轉邪
爲貞矣安於極陰不反迷重難惺而後終不免於有災
肯有大敗以其國君凶矣孔子曰吾學易可以無大過
非聖人之必有過而其心不敢自以爲無過也不自爲
無過則其心無念非悔而動以順行應初從道之妙固

策術

卷三十一 悔過二

八十五

不待頻過而後開頻復之厲矣嘗觀自古乘乾履泰之
主其審勢必詳其觀時必豫其營情必當而燭幾尤必
密故能以精神操天下善敗之端又能以精神攝此心
剝復之會彼所恃不以無過而以能補過又不以補過
而以能悔過悔者勢之極也極則必反悔者時之窮也
窮則必變悔者情之變也變則必宣悔者義之險也險
則必懼至於懼而識微返重不再計矣彼其失之累歲
復之一朝爭之東人悟之一念卽其初不無偏駁而微
瑕錄於大美偶翳蔽於頓新予以成光明俊偉之業無
難也遂藉往代如不自滿便改過不吝中夜以興思免

厥愆聖王遐軌邈哉希遠矣桐宮悔而仁義遷呂刑悔
而慢遊息脫簪悔而宴朝醒二陵悔而彥聖思三爵悔
而威儀令此其獨復自期庶幾中行之概焉下此卽以
武之窮黜虛耗而輪臺一悔猶噓未寒之燼以玄之晨
牝罹殃而靈武一悔猶收旣渙之心雖云頻復而厲然
卒復矣復則无咎矣惟是強明自任之德宗再罹播遷
而有奉天之悔未幾而瓊林大盈之積如故章疏奏報
之稽如故天變於上而不懼人蠢於下而不驚前有讒
賊若罔聞後有危亡若罔見蓋至於虛杞敗露而不覺
陸贄孤憤而不終而唐之天下遂不可爲則迷復之凶

策術

卷三十一 悔過三

八十六

千古炯鑒豈非悔以虛文而雖悔亦無及者哉我 皇
上純乾合德六位時乘先是 聰智潛以弗用 機神
躍則乍奮或謂在初在四始基之矣逾紀而 太阿手
運 玄鑑心瑩 善世而不伐 御天而親下中盛矣
意非二五莫當者而邇來重發反覆若跡於三之乾而
過示隆高則實鄰於上之亢愚生亦不敢縷指以滓
太清顧亢則其勢其時必至於悔矣其情亦不得不悔
矣其幾恐雖悔亦無及矣而乃今竟未得 皇上之一
悔也卽桑土綢繆之計痛哭流涕之談填滿公車而
皇上固不悔也乃至天災物患屢警叠見萬口嗷嗷晨

不能夕而 皇上終不悔也試上陛下閣按形察色有
宮府及廟堂自疊殿及闔闔自西夏及絕域不啻肢體
之歟盤執且入於膏肓危於呼吸今日思今日悔今日
悔今日更已惴惴如弗及矣而襲者倭虜倉皇疆圉卒
帖然也異徵告誠保定爾固諸指稱譴告者卒寡驗也
惟採鼎沸倡獮者卒無不收旦夕又幸無事也則是

皇上如天之福果非常器所得量而獨運之神尤非常
情所得揣其謂之無假於悔似矣雖然不痛之痊更深
於痛偶微之幸豈可屢徵愚生不敢以中外所矢謨者
更牘而陳竊嘗深惟 皇上所以不悔之意其始乘於

策術

卷二五

悔過四

八十二

有所忽而因以有所嘗既乘於有所恃而因以有所嘗
卒乘於有所蔽而因以有所恣睢而戲豫虐夫治之中
兆亂安之中兆危倚伏固難測也而 靜攝多年金甌
之無缺如昨覆盂之不搖如昨則安得而無忽人主忽
之而諸臣動色而戒之即亦有時壽顏受而方意其然
徐疑其不必然則任言者之嗷嗷而姑以獨鎮之而以
靜需之是之謂有所嘗嘗則必不能悔矣亂已形而返
治危已極矣人安極重將難挽也而 累朝綿延德澤
之法度之結締尚密則安得而無恃人主恃
之而 危言而中之顧又未必一時券而乃幸言者

之不能券而薄其言遂因不能券之言而并薄其人則
任其人之落落而空署逐之終身獨之是之謂有所
嘗則必不肯悔矣人人知其必亂人人知其必危即不
必抹焚而焦爛之及抑亦虞火而突薪之防也而楊龜
掩明豐蔀見斗既以矛盾之互持而局鑰固復以沉溺
之日深而疏導難則安得而無蔽蔽於荏弱之衷猶爲
漫不省也蔽於懷亢之衷且謂予一人靈長集福何藉
此猥瑣爲子於事凌駕有餘何任此庸鄙爲四夷惟吾
鞭笞百靈惟吾馴擾萬方泉貨惟吾搜羅舉天下玩弄
於掌股之上而惟吾所指使是不乃有所恣睢而直以

策術

卷二五

悔過五

八十八

天下戲虐至於以天下戲而所謂不能悔與不肯悔者
祇見其不足悔與不必悔而已矣嗟虐 皇上果有一
於是虐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何也以其權犯天下所
不欲而逆行之其勢之難難於挽流以其權因天下所
欲而順行之其勢之易易於建瓴 皇上智能疑才能
自用威福能自斷人物議論能自顛倒駕馭而獨不能
自悔其萬一之過是能爲難而固不能爲易逆爲之且
如順而順爲之反得逆無是理也則愚尚期以獨復之
說進夫復乃見天地之心而所謂天地之心非必求之
玄虛不可控揣之域也試思從古來治亂安危之際未

有不以懼爲福原忽爲禍利爲害基盈爲虧本況多
事生事如今日而能永保無事獨信獨行如今日而能
獨享盈成稽之往牒實未經見則所謂復者亦復其從
來與治同道之君而已又試思 祖宗規勑萬葉備極
艱虞收遠地則有可喜可懼之戒集諸番則有敬天恤
民之戒 三殿災則有寢食不寧之戒坤輿震則有滌
慮修德之戒懲寺人則有毋令預政之戒卻貢獻則有
封樁不可訓之戒 懿憲炳然寧須考鏡於異代則所
謂復者亦復其 祖宗來一念儆戒之心爲千萬世子
孫之藉而已又試思 聖明在御赫濯聲靈十五年以
策術 卷二十五 悔過六 八二九

日但今日不悔則遂恐爲唐德宗之怙終基禍而愚又
有以揣 皇上之必不然也雖朱就寢不見丘山蹶然
拭目而秋毫畢察矣養由基袖手無柰魯縞奮然貫弓
而七札畢穿矣難舉之物難遵之途必以爲強則不可
以 皇上之心悔 皇上之過以 皇上之悔復 皇
上天地之心有不假易念而揭日月於中天鼓風霆於
寓內者何憚而久不爲哉雖然一陽復矣而五陰朋來
猶爲未復也試觀邇年以來百爾君子獨負射隼之智
共高折角之風筆下任其風雷腹底恣其鱗甲蓋滄滄
訛訛之象旣以取厭而心心喙喙之鳴又以召忤所爲
策術 卷二十五 悔過七 九十一

觸其機而速之悔者安在胡越人不相讓同舟遇風則
相視如左右手共命故也今天下已在漏舟之上斯亦
共命之時矣惟是大小臣工各悔其安處之過而以不
可下之意與其不可淬之守陰格而顯諍之斯所謂一
心一德共成其泰道而厥底於无悔猥以遇巷之說拱
手而聽 皇上之自爲轉移及庠殆哉噫此天朗氣清
景星慶雲之象也而愚生何日見之

任權 第二問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

問人主不可無權人臣不可有權然權何以能為人
主有也夫亦權之而有所寄然則必于人臣而
謂有權之不可又何也謂權可付則類于侵權謂
權不可有則又誰與寄權歟吾嘗考鏡古人能任
權而濟天下事者多矣不知可一一指說否要以
任權而不為權臣者其道安在爾多士自負天下
之重久矣其告我所以任天子者

天下之大必有所以一之者而始行亦必有所以分之
者而始一權其一之者也載權而行之之人其分之者
也顧天下習聞虐無作威福之戒而又習見虐假神於
叢者之以權市也遂相率而以權為諱矣不知天下有
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勞之權以作威作福之權

策術

卷二一五

任權一

九二

而人臣有之則為倒持為無等而人主之權輕以任事
任勞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為亮王為熙載而人主之權
愈重譬則戈矛弧矢或以為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
所以用之者何如而槩禁之是擅賊威而為民救也且
權者繫事繫官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一
官則有一官之權矣人主之事滿天下人主之官滿天
下人主之權亦滿天下特人不能敬其事而服其官故
輒自視為無權其實非無權也抱關之賤也委吏乘田
之細也而啓閉之在其手與會計錫牧之屬其主持亦
何莫非權故曰權者繫事繫官之物也精神之虛實即

是權之去來膽力之強弱即是權之聚散而謂人主有
權人臣無權虐夫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者是謂人主
恡權也且人主亦何樂虐權之恡一耳目所聽睹他將
不勝聽睹焉一心思所營度他將不勝營度焉此在人
主即欲不以其權分寄於人臣而亦有所不能故業設
之官而授之事矣夫設之官而授之事則何事非權何
官非權何地不可以行吾之權何人而可以亂吾之權
而猥云人臣無權此寧非避權者過耶人臣避權勢必
與而歸之天子又勢必異而歸之衆人歸之天子祇成
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
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

策術

卷二一五

任權二

九三

為此必窮之勢也若歸之於衆人則衆見為見衆口為
口進退名實了無可稽操空言以羣起為抗而其亂乃
甚於天子之自專其聰明威福然則人臣不能有其權
庸詎非天下之大害耶記曰無實則不御失轡則馬焉
制然則權者治世之實而總天下之轡也權一則明權
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成是故權有
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於人臣者如宣勅勅事而不經
臺閣則劉禪之不名為勅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
宗閔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
人臣者如趙韓王薦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

策衡

卷二十二

任權三

九十三

忤旨引上永令復坐決者是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驛之罪不數僧真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問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檄公主車馬必沒是也權有衆以爲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之建儲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於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衆以爲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擒澶淵之役寇公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去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使權重出於中書是也權之所分

策衡

卷二十二

任權四

九十四

麻可裂也有饋遺無所受靴輒無所絀之清操而後每事可盡言也有以死自處知無不爲之孤忠而後專擅之効可無作也蓋上下兩相仗始兩相知兩相知始兩相重矣故謂權不可有而以身避之者是開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可有而以身嘗之者是開姦人以竊弄之竇也總之恡權非也委權亦非也但問挈權而寄之者爲何人避權非也侵權尤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爲何事今有萬斛之舟於此王人以意操焉則壞操非其人焉則壞長年操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繁而置之一任其朽且蠹焉則亦壞人但知不善操之其壞顯而不知不操之其壞隱也今日之權何以異此以爲在下而下既不聞有一信任之人以爲在上而上又不聞有一裁決之事是上與下兩無所屬也不在上不在下畢竟安在虜吾恐不有顯寄必有陰收辟則舟橫野渡典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而走矣然則任權有道庠曰置事之利害於身之中置身之利害於事之外則神閒神閒則可以當權而不亂與衆共事不必有其功與衆共功不必有其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權而不爭水石可投吾濟之以納牖遇巷之義枹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浴日之誠則心貞心貞則可以居權而不

疑如此則雖肩人之所不能任人之所不敢止謂之重臣不謂之權臣夫國無重臣是禦盜無兵而渡江無楫將不虞伏戎與陸沉序愚故曰但於其人與事辨之

文行

宋二二 卷五

九二五

狂愚 第五回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

狂愚古之疾也然聖人取會焉而欲述之者其何耶抑其病者名而取者實也夫世之取人亦以其有用耳如今世所為名甚美者蓋在願謹明哲則狂愚之疾何益焉然而天下事有濟否古之象傑如漢武侯謝東山伏懷英李太白韓愈皆以非常之原建非常之業果能以愚謹明哲勝於今天下果病在狂愚耶抑托名願謹明哲者欲之也教之何術而可夫救世者誠取其實用不必語世俗之拘論也其為我發明之

天下事任之者難成之者尤難也任之難患在人託願謹之名而成之難患在人好為明哲之事夫願謹與明哲世人所竝驚以為美也然起念於一身而不通於天下則愿謹者多拘而擔當之氣不充明哲者多巧而艱

策術

宋二二 卷五

九二六

貞之心不苦於是虛識者常思所以救之救之則莫若反其名之美者而取世俗之所病以求其實蓋名之美者在一身儘能借以自完而負世俗之所通病者其質力所獨到實可以利天下今夫世俗之所通病者狂也愚也然二者吾以為特病其名彼夫世網之所可繩皆一跡之路也名理之所可束皆一隅之指也循其路而趨焉安於其所指而居焉以為是砥行澤名之流而斯馳軒舉者道弗載也名弗予也於是虛狂之名病若夫處中為能先事為補為岐為慎居僻為巧四者皆所謂智人之通術也而不如是則見為愚夫無前却者窮矣

策術

卷三十五

狂愚二

九七

不反顧者拙矣此愚之名所爲病也然孔子思中行而曾點之狂喟然與焉歷論列國之大夫而竄武子之愚曰不可及也夫狂愚病於世俗而嘆迷於聖人豈世俗見其名聖人見其實也名之所設僅以周一身而實之所至乃可以利濟天下之事故聖人當因世俗之所病以求其所爲狂愚者而進之今夫世人知狂之病而不知不狂者之病也知愚之病而不知不愚者之病也狂之病在不受束縛而不狂之病又在受束縛愚之病在知少而不愚之病又在知多夫今世清夷而君垂拱則曲謹者可坐鎮而聰明之士可以收兩全無難也然而

無事之日少有事之日多矣易爲之少難爲之日多矣此決非曲謹聰明者可辦也右爲之難力常大難爲者其心計常苦膽力空空闊闊而取而見其全心計苦故能密密周周深思而幹其重此吾所謂狂與愚之實也狂則必愚愚則不必狂此兩者一病也真狂必愚真愚必狂此兩者又同實也隆中長嘯自比管樂何啻嚆歟荆襄之役受任敗軍之際明知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猶智決身殲則武侯之所以報先帝也東山縱心事外自謂深軌迹樂世弗屑也談笑新亭而折座上姦雄之氣夫非安危一舉以其身爲孤注者耶

策術

卷三十九

狂愚三

九八

則謝安之所以扶江左也委身女王陸博平裘不負無檢押歟屢試羅織之焰而猶陳附明數言以振鸚鵡之一翼則梁公之所以輔廬陵也跡寄白衣志在古烈無乃昂藏自放也歟處良姊部國之間言人父子之事身犯讒鋒而一摘再摘之辭至令人主流涕則鄭侯之所以安儲位也惟宋韓魏公方止自愛跡不類狂然其論近代人物則曰才褊規模小而生平未嘗以膽許人目中何空闊也至於再決大策知無不爲當時有爲公危者不聽得無有蹈萬死一生而不知者耶則又魏公之所以定社稷也夫此數君子者其迹則近於狂也其事

則類庠愚也然吾所謂狂則數君子之膽力吾所謂愚則數君子之艱貞也膽力之狂不謂之任誕而謂之博大艱貞之愚不謂之鈍拙而謂之精忠夫博大精正當世所待以濟天下事者也而卽藏於狂與愚之間是以世人病而聖人取焉嗟庠天下事盡人之膽力能任之盡人之艱貞能成之耳獨至愿謹者不能任明巧者不能成得無以其名悞天下耶曰其起念處有辨也盖愿謹者性太執量大褊隄防太刻與世太無親而居已太求全明巧者億太早筭太周趣舍太無常於已太嚮其利而與世太爭其所美此等原同根而發合輒而馳

局於修飾之一途則必驚於機巧之曲徑而天下寧有絲毫之用憑藉此輩耶故救世者曰與其謹也無寧狂與其巧也無寧愚謂狂愚之起念與也狂以活英雄之膽愚以固英雄之心英雄之膽活故可以破庸人巢曰而超出萬世之成局英雄之心固故禍福不知有身而利鈍不知有命險夷不知有勢而生死不知有時若是者無事之所爲平常而有事之所爲得力也易爲之日所執繩尺而議其後而難爲之日所袖手錯愕而不能得其一二者也今夫醫之用參朮也積痼之人不能効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矣夫用違其瘥卽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卽偏毒之藥皆虛扁所藉手也今天下亦積痼之時矣愿謹者束文法并束議論而天下且以文法議論束之明哲者期保身更期保名而天下更操其身名之利害而疑且懼之金注其身而贅龐其事世亦安藉其尺寸之用哉然則愿謹明哲之士果若瓊輪眠軫非也真愿謹者卽狷者之有所不爲也不爲之爲乃大也而世直以蓋其無能爲而已真明哲者卽君子之安身後動也安而後動動乃臧也而世直以飾其不敢動而已夫曠蕩之托狂也暗昧之托愚也猶蛇角之擬龍而烏冠之擬鳳

策衡

卷二 狂愚四

九二

鳳也人人知之而蓄縮之托愿謹機智之托明哲則舉世莫非且轉相誇詡是不但陰享其利又陽收其名矣不乃益揚其波虐故世俗之所名明哲者非明哲也巧也而其所名愿謹者非愿謹也托愿謹而逃之者也亦巧也天下無事巧者享焉天下有事愚者當焉然使世無愚者卽巧者亦何所托以自存嗟夫焦鹿腐鼠其與幾何至今弔武侯梁公輩之遺烈猶凜凜有生氣焉卽爲身圖之遠且大者又孰有明哲於此者庠

策衡

卷二 狂愚五

一百

兵制 第二問

萬曆壬子山西鄉試

問古者寓兵于農法莫備于周官自春秋戰國其制已漸然矣乃論者謂齊之內政視周制最為簡便漢初兵農未分唐之府兵尤為近古其可略而言與宋世以廩兵始終故武功遠邁二氏乃標李同歸不概說者以在在農者為是與否兵我國家建衛備置所別營分戍其最盛也鹽輸粟備置兵食法恭周密歲久而只籍虛耗則不得不召募以救一時之計過計者又以召募久而致盜徒煩民億無算備置所憂乏非兵而在食夫固晏然無事時也萬一警備非常兵當益多食當益眾徵求富益恐得無虞焉乎夫兵精則無冗冗去則用省用省則民裕民裕則練士著以漸去召募諸生中必素有識于桑土蠶繆之計者其援古證今言之毋勤

嘗繹易地中水之義而知聖人寓兵于農之深意矣水

策衡

卷三二五 兵制一

二百一

由地中則得其流行滋澤之利土不勝水則不免氾濫潰決之灾故國不可以無備備弛則啓敵納侮是以就農而賦之軍軍不可以無食食冗則殘民耗國是以舉軍而藏之農所謂行險而順師貞之吉也譬有富室于此必聚畜健僕以待暴客本業兼修勿令妨廢然後四鄰不敢窺伺身安而家康矣若惴惴焉唯他盜是虞屢倩游閒持挺待格家人子胼胝手足以給環殮吾恐盜未至而家先傾也故成周井田之制因農定賦因賦制軍夫非以比閭州黨之眾易服習步伐止齊之法哉蓋有役不必更籍而兵足餉不必更齎而食足容民畜眾

之達於此備焉耳自履畝稅而阡陌與夏官司馬之舊

茫然不可復尋而兵民合一之遺意律之則吉違之則凶故管氏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為士別授以田不令出租稅以供他役故調發雖煩而民不怨漢南北軍之制俱郡國三輔騎士材官更番調上故馮唐謂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唐貞觀中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以隸諸衛李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農隙教習戰陳有事則以符契下州及府參驗徵發是一代之初兵農未分如此自漢武更置八校以習知

策衡

卷三二五 兵制二

二百二

胡越人克之始有募兵日後或募奔命惡少或募伙飛射士始有養兵之病財盜起唐自張說秦募驍騎諸軍皆募人為兵兵不土著既無宗族不自顧惜而藩鎮遂成跋扈宋懲累朝藩鎮之弊聚天下勁兵盡隸殿前當其時兵不知農聚于畿輔出戍郡縣以數十萬計皆仰給縣官養之大穴處之無法自真仁之際股削百姓供費已為大患及京費用事募兵益急至受逃亡牧配隸操驅行乞亦以克數兵民交敵而女直之禍遂以不支募兵之為害可槩見于前事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自京管而邊鎮而郡國列衛置所實以世

軍而統以世官使屋廬室作長子孫以無遷徙元年卽令諸軍屯種龍江及宋訥獻守邊策遂廣開軍屯而又許民輸粟塞下以拜官墾田邊境爲中鹽夫屯田本乎漢制衛所近于府兵輸粟中鹽異乎宋之竭民以養豈非井田之後一僅見哉乃衛所漸耗而正統中遂令州縣召募民壯率領團操未幾而民壯又同見戲遂一意召募自嘉隆以來至今屯戍于沿邊瀕海所云客兵者是也衣食則必求豐緩急則難相使客之情也今當事者不憂兵之不足但憂餉之不繼不虞民有啼餓唯虞師不宿飽民運不足益之以京運矣額餉不敷益之以

食餉

卷三十一

兵制三

一百三

年例矣然飽衣食耗貢賦有爲兵之名其實驕惰無用有類宋世之禁旅亡宗族罔牽畏有盈億之數其實白徒未練有類天寶之長征私錢穀貸伍符竄入幕府之中其實徇利作姦有類永初之轉鬻大抵上下皆僥倖承平以苟此朝夕之需泛泛焉將羈縻其士而士傳舍其地一朝壁壘相望刁斗相聞有鳥蜚而獸逸耳勢必復行廣募給安家議行糧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能邀之成功退不能束之嚴憲其望奢其欲侈延首望賞張頤待哺軍實少後則脫巾而呼牛酒或微則執冰而踞往者謀于浙于蜀于鄖出援句麗毒痛欲過于

倭豈非殷鑒歟故愚以爲欲添新兵不若補舊舊籍游民不若練土著舊伍見卒武勇技擊趨風疾鬪不敵客兵而懷土定居頻嘗受約客兵不敵見卒沉祖宗養二百餘年胡忍廢也卽多死亡尚存原額十之五六卽汰老弱尚存精銳十之三四特以無用待之彼亦以無用自棄若以有用用之彼亦以有用自奮胡不責成衛師守禦等官而監以府佐卽揀選見在堪戰之士益以在籍之軍餘又益以地方之伉健務如原額而止保五日一試之守巡監司季試之巡按御史歲試之或其

策術

卷三十一

兵制四

一百四

人與器不相習也下兵宜罰也不必苛以鞭笞則奪其五日一月之食果其人與器相習也上兵宜賞也不必別有資與則優以五日一月之食下兵能奮賞之如上兵上兵或懈奪之如下兵奪及五人十人百人以上府左衛尉監司遞有議士恥失其賞官恥被其罰告戒不煩勸勉自勵庶幾安制矜節之理非復備徒鬻賣之比矣驅之以守其城堡卽其田園丘墓所存父兄親戚所居也胡可背而去也驅之以戰其山川要害熟易連里族黨相爲也勢與敵不俱生也家自保其貨財人自捍其頭目勇氣直百倍耳其可以佐司農者更有三旬稽

未至而名猶諫籍億萬不堪而糧不減支操練誠嚴影
冒無所容老弱應自退而財省十之二矣軍不足恃故
益之以兵兵虞其寡而集之以衆操練誠嚴則得一軍
可汰一兵得一精兵可汰五冗兵而財省十之五矣大
衆所聚豐年而有貴粟輸輓及遠一石應費十鍾民兵
可用可以解散游惰而食不大耗講政之暇勸以從事
南畝民有餘粟官爲昂價收糴以備儲峙饋運可節而
財省十之七矣哉者疑一方之民不足以禦一方之敵
試觀戰國之際一獎一趙足當匈奴未聞借兵他境李
抱貞節度鳳翔籍民三丁選一使農隙習射教習戰陳

資衍

卷二二五 兵制五

二百五

比及三年遂足雄視山東天下稱澤潞兵爲諸道最
河朔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固結帶弓
而鋤帶劍而樵出入長騎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于官
府虜甚畏之當事者請撫循以爲爪牙耳目之用先臣
丘濬亦慮京軍單弱議籍畿甸丁壯以固三輔近延綏
邊臣條上便宜以本鎮武弁生逼虜穴有雄傑之氣以
本鎮營堡卽補任本鎮武弁爲請 廷議聽之如以本
鎮百姓克本鎮軍兵禦本鎮之虜其得失較然也又試
觀各邊鄰虜之民朝而安聚暮而離散以內地之民視
之何可一朝居乃寇來則徙寇去則歸其易視虜而不

其鄉之意瞭然可知若編爲保甲聯爲隊伍給
以分賞以資予其爲猛敢戰視內地之卒熟輟畏胡
者功相萬也或者又疑窮邊村聚星少不成卒伍似當
注最精之勸徙而不知今且營邑立城製里割宅不待
徙而自足卽錯所云擇賢材習射法教應敵使行伍成
於內軍正定於外者其義未爲失也或者又疑郡國民
肆耒耜強敵于矢疑有類安石之保甲而不知今日饑
寒利于藉資驍健急于見奇不待強而自應卽石所云
募兵愉情頑猾不振農民村力一心聽令者其言未可
非也抑愚卿觀之兵之稱強莫不在草昧經營之始兵

資衍

卷二二五 兵制六

二百六

之稱弱莫不在累葉承平之後當其強雖以宋之標兵
亦能交刈羣雄而成混一之業當其弱雖以周之井田
不能當一侯國而有淪喪之辱此又在將帥得人士卒
精練固非以初制之善可必其常強非以初制之不善
可必其常弱卽計今日之召募東南已著橫海之績西
北時紀絕塞之勲兵力似遠過漢唐而養兵則不異宋
季所幸衛所之故籍猶可按也屯田之圖冊猶可考也
中鹽輸粟令如 舊制民未始不樂從也此天奉 國
家以大可有爲之時及今爲之可事半而功倍失今不
爲恐憂 禍深將不患無兵而患無食也又不患無

食而患無民也蘇軾曰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三司之用猶患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民聚于內而耗四方之貢賦請訓士兵以漸省禁旅斯言也若爲今日發也愚生糴食而鄙不勝土崩竭澤之憂願廟堂蚤加之意焉

王霸

第五問

萬曆壬子山西鄉試

問曰實兩者聖人所恃以覆天下者也古稱引繩墨者漢宣也夫聖人之名實者中韓也稱韓名實者古未遠而處上以道論德而言名實何也韓名實者知已然其先亦必有行之而後效者其說遂無所祖歟昔之霸國者曰不爲不可成也不爲不可得也不爲不可久也不爲不可復也此四者霸國之實也則所謂由之且促何也今天下持論者多祖法不實者無所見其長而不賢者亦有其害其不肖名實相衡也蓋天下物有名焉以命之必有實焉以敝之物

實衡

卷二十五

王霸

一百八

皇帝王霸同位而異名者也而有實焉皇帝王霸未可相非也蓋天下物有名焉以命之必有實焉以敝之物虎視也而麗於名則一名蜉蝣也而麗於實則正名生於實也也國利民君道也賴其便而仰其利皆民之計也且民亦烏知所爲皇帝王霸哉假令民已蒙空虛削弱之患而猶謂然曰吾君非霸也乃皇也帝也王也人情乎是猶大饑之人而指遠期之柔嘉以啖之也必不幾矣大使天下人惟名之是耽而簞鼓以奉負驕以處白之慙而黑之募北之走而南之轅未有能使百官恪著而萬民得職者也夫名實之說古未有也唐三代之去古不遠咎繇稷卨伊傅周召之徒人各能其官終身端一職業至老死而不變上但爲是名以紀之而人

知其實不必有其名無猜無虞其猶黃老之遺意
至秦之世而始有申韓之學其言曰至治之術宰相必
起家於州部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今讀所爲孤憤五蠹
諸篇殆深心天下者也故黃老之不能不變而申韓也
人情之變也今以儒者治天下翻舉浮淫之蠹加之功
實之上能爲治乎秦也烏喙也時爲帝者也用當其
時其已入之矣儒者有時用參術不效必得夫藥
之偶而有之矣之儒而不發必庸醫也迂儒也卽以
霸論觀之彼從而御婦人其淫汰也以區區之齊在海
濱而魯氏子佐之較重魚鹽之策至於諸君吾子大男

金術

卷二二五 五經

百九

大女無堪算是以齊之師徜徉於四方而無所挫大子
爲致文氏胙焉故管子者天下才也施用既效而申韓
祖之者也談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夫周豈用道德
之效而秦豈用法律之咎哉周禮一書綜理自密而秦
以阡陌勿井田郡縣易封建長城設而夷夏割隸書興
而文簿省聖王復生不能易也使孽公子不死於斯而
盡尊用其言則秦必無鹿馬之姦蒲脯之事矣漢宣當
文景武昭之後又豈不知周之長而秦之短耶當時廉
恥相冒上下相遁非一綜核其名實不可試望之於三
輔人以爲重之吾以爲疑之然竟不聞倚以作相豈盡

由於弘石之讒沮意必有名實不相應爲宣所心輕者
矣漢宣者真適治之主也漢而後其尚名者莫如晉其
重氏族銷甲兵是也其最不惜名者莫如宋其稱兄弟
奉繪帛是也如王夷甫之捉麈固不足膏石勒之蕭斧
賢如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無乃沈湎歟如呂大防之
調停固宜其有紹聖之羅網賢如程正叔而不免於黨
與蘇軾角賀罷不往弔無乃迂闊與說者謂清談亡晉
議論促宋諸人豈得辭其責哉總之兩家之論雖均附
於名理然一似高僧羽人之俊不可使飛鷹一似褻衣
大帶之儒不可使救焚實不至而名盛其爲旤可勝道
復衡

卷二二五 五經

二一十

二月十

哉我明二祖開基神明獨勅舉畫百代名不必美
惟其適時亦不必惡惟其當事故法果便國雖出劉晏
王安石而必行事苟妨民雖出周官宋儒而有所不用
一時臣工皆能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故事無不
可覆者迄今二百禩來弊黨潛滋百隙迭出試考今天
下事有利失十九而害存一二者矣有盡去其利而獨
蒙其患者矣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號者矣有
次骨之害而徒冒天至美之聲者矣有一事卽有窟穴
有窟穴卽不可薰灌鼠得管庫而長子孫焉庸庸者齟
舌而守成例其過山積而法代之受弊弊者目睹弊端

兩手相搏或發憤欲更之而翻得引其事以難我曰
一日人遺一人如朝講之虛也經筵之廢也屯田
之無也鹽法之壅也軍伍之冗也官邪之滋也邊事之
弛也是皆相沿而莫可問者也其名甚癯而其實欲嘔
噉名如鉛而吐實如茶非惟事也人亦宜然管子曰不
爲不可成也不求不可得也不處不可久也不行不可
復也今所爲可成可得可久可復者安在蓋管子惟自
知其可以霸故力循霸之一途而用之當時鮑子之所
料與冲之所自許如出一轍嚮使虛奉其主於禹湯文
武一不同量中道而變王不王霸不霸管子將安歸
矣行 卷二 王霸四 二二

乎宋儒諱富強謂其霸也不知富強名也足食足兵
實也吾儒全富強更何以圖國帝王不富強更何以立
國商鞅挾三術以錯孝公易霸而強而公驩甚也蓋陰
奉其主以霸而陽遜其名以就之也非霸之外又有所
爲強也如曰名不高不可以爲國今天下必得於陵子
爲大農心府公綽爲京兆馮翊尾生孝已爲水衡都尉
美則美矣能濟事否是使管韓諸人有攘臂而笑於地
下耳故曰名如畫餅不可餒也生竊謂彈座雖痛逾於
養難 祖宗朝一曹一司各有深意但執名以使之課
功以定之無徇曹好無徇曹惡無輕從一時之便

可開之例無心憚一時之不便爲不可居之患主計則
嚴鹽屯之積蠹侵牟如故卽決意用高皇帝待歐陽
倫法從事兵欲精練當思有異軍蒼頭特起能歐市人
戰與虜或有劉淵石勒者出則不可知若一婢子老死
沙漠未遽愕眙也其尚可狃乎至如銓選則宜痛懲堂
上之呼名而破格以待非常無使汲薪逾積楊戟長疲
也武臣當如師尚父所謂八徵大約以忠貞有識者爲
上而廉靖次之且勿數賞以怠其氣竒章氏曰捨名而
就時者曰昌捨時而就名者曰亡故吾願當事者循名
核實使賢者得見其長不肖者失其所挾而天下治申
矣行 卷二 王霸五 二五

韓管商毒藥也其於今之病則必效之劑也庶其國有
瘳乎

氣運 第二問

萬曆壬子陝西鄉試

同宇宙間焉為翼為絃為轆者其誰之司耶
氣耳氣無形也而所以形者大小微頭每相與
古人謂空邪造神神造氣氣造世推體以出集
所往其狂國家曰氣運曰氣鼓氣脈氣化氣機若
全為氣所息而理亂成敗與從之抑安所控揣
也夫無可控制則又何與人爭而乃以莫然者虛
操其健不相格矣抑亦有君子氣者非人事不可
歟有謂抽陰抽陽全昌全凶者謂諸國國家之氣
如養身者兩者果孰為正歟歷選帝王五德遞運
國氣各殊其不神而所以神亦惡乎辨之將散者
必不復聚抑聖功神明有君者存而氣自為制也
國家氣運觀前代甚盛歷傳以來政教幹流質
文稱變亦既由混而開由開而熾矣皇上久道
御宇穆然上理乃靜攝以後上下之氣覺變而
不暢幽而不宣謀國者慮原憂之其實亦可獲數
歲夫元氣欲固神氣欲張正氣欲扶邪氣欲殄此
古今興敗之關也顧正氣往為邪氣所掩而卒
以不勝國與俱微豈處陽者廢理不密故彼
復衡 卷二一六 氣運一

宇宙治亂之相軫結也其天之為與人之為與人者
可知天者不可知而有筦乎可知不可知之閒者或虛
而閔漠或盈而殤滿五帝代為行五物遞相養其來也
為治形其發表兆吉之謂也其去也為亂徵其發表兆
凶之謂也夫此之為去來不可思議不可控揣相造于
荒忽中而朕整不設至要眇也何關乎治亂之數而
以總攝法象伸曳陰陽力能舉遠大之物而制其紀哉

則必有神者為君而後氣乘以合也劉子謂空邪能造

神神能造氣氣能造世世有進退橫主其受則縱觀乎
一世皆氣之為也夫一世而皆氣之為則大小微顯何
者不足以見氣無無蠕蠕初有漢垠薄靡者員浮凝滯
者方止剛柔錯合相與競暢于玄黃之間是其大也崔
扈炫煌各以息相吹不可循量是其小也明而吐氣火
曰外景其精為日幽而含氣水曰內景其精為月風雷
霜雪誰非是物是其顯也汪然平靜也而草莽魚鱗何
以類相蒸陽燧方諸何以類相取且世代之綿促大小
之往來忽以芽蘖于此而憤盈于彼是其微也說者謂
復衡 卷二一六 氣運二

此一氣也天人合發萬有定基詎不信與是故其在國
家也貞之為氣運而又有氣數以節之有氣脉以經絡
之有氣化以嫖婉之有氣機以竅領之包裹回轉伊誰
為力董子以抽陽于陰厥陽全昌抽陰于陽厥陰全凶
此疑全歸之造化矣而更生又以國家之氣如養身然
朝屯暮蒙朝屯者以一陽在下屈而未伸其在我者養
而伸之勿使耗散暮蒙者以童蒙求我就明棄暗其在
我者昧而明之此又屬在調制者而天人參焉總之升
降炊果者與天我之所隨鈞旋轂轉者與人我之所維
人但知其氣之神而神不知其不神而所以神日月有

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儻一聽之造功若畫
夜寒暑之不可移易則五色補天斷鯨立極屠龍以濟
幽州積虛以止淫水孰非神聖事而謂氣運之不造于
人也豈其然與氣麗我而我生運所據也我麗氣而氣
動運所迴也歷選古今何能外此是以五帝則大一其
時如春三王法陰陽其時如夏五霸用六律其時如秋
失春則滔滔也夏則曠曠也秋則湫漻也疑有由盛而
之衰者得勿淒者之不復完而淒者之不復厚也一剝
削于秦而漢復之其氣強然雜霸不純矣一摻落于隋
而唐復之其氣壯然而有淫氣焉乃宋則奄然恒弱故

策衡

卷二十六 氣運三

三

外氣易爲干入而受禍獨烈此亦古今氣運之凡已延
及胡元腥膻之氣函夏陸沉固宇宙一大百六也非我
高皇帝手提區域倒滄溟而大滌之則黃虞以來祖
傳之運不幾長斷不續耶蓋以元氣調元氣是順而順
之之法黃虞是也以神氣還元氣是逆而歸之之法
高皇帝是也且圖錄一闢于壬爲與瑤璽再御于戊爲
母無一不與天地眞氣合而黃虞滴派若手授而躬承
之則我國家氣運固不當與古帝王爭烈與論氣者
謂洪永閒尚困敦未舒也其人質木其俗素樸其政略
說而順情于斯時也氣當在黃鍾之宮宣成以後殷

徵而徵烈沆沆矣神光所晰尚在芟芟于斯時也氣當
在大呂之宮蘊崇以至洪嘉則單越而起熾盛而出矣
光盈響塞猗與盛哉于斯時也氣當在太簇之宮至我
皇上聰明御宇挈前代之所既有而益光闢之初年
勵精祠休世廟詎不稱聖神殊軌乃自靜攝以後
高不可問鏞不可開若將置天下度外而漠不相涉遵
何德也抑未覩國家邇來之景耶蓋國家之盛也其
上下內外自有陽明昌大之氣足以籠罩方寓振聳耳
目皆莫知其然而然總屬君心造之國運受之否者鬱
莫暢也幽莫宣也亦莫知其然而忽以構此皆亂

策衡

卷二十六 氣運四

四

徵也今所謂鬱不暢者其八在上幽不宜者其十一在
下何者前星講席曠九年所矣于櫟之序已明而
赤社桐圭逗留不發得無亢而令人疑乎斗杓喉舌于
主上不遠乃揆地塵封九列晨宿來靳其來去任其
去是自虛也臺諫振鷺固自濟濟而或以摘黃臺之瓜
或以索東方之米是自壅也過軸在野空斷夢于長安
強項久淹長飛霜于六月是自黯也上下止此章奏一
脉耳何以盡中閣也若曰夫有名心也姑以深閉銷之
然國是亂于蜩螗貞姦滑于藁本是自隔也隔而不已
將乘爲鬻中央者以閒市人常爲大有力者所操驪珠

可揆遺潘可錫明知之而莫可誰何是自泄也虎冠四出盡吸閭里之膏鴻鴈哀鳴漂泊三星之野是自弱也大姦巨慝國所忌也知常童貫從中傳說者寔繁有徒今已密布矣而復關捩于不可知之地盡在 輦轂內外曾不一問是自疎也是以 朝端之上常覺其有蕭條翳塞陰霾不開之氣令人對之而神悽望之而色暗誠足駭也所謂陽明昌大者固如是耶而一時士大夫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立朝惟此正氣之相撐枝耳正則平矣何所山川平則和矣何所鈎戟而有人焉謂此之不足乘人而踞其上也高者標樹以名號豪者銜絡以

策術

卷二十六

氣運五

五

利權盡天下川驚其中半分主權而貸之九竈九淵任其顛指其失也逆無良蟻蟻藉雲霧而乘空已刷羽毛矢捐脰而鳴報其失也盤灰已燼矣而復修壘于既瑕與戎于伏莽抗顏觚角集詬不顧其失也懷已輒千金也反垢服以標清實有發縱也乃危譚以賈直其失也詐覈職業則悠悠唯偷食視陰已耳乃越俎離局別欲釣奇夫且狂行而無緝其失也浮 廟堂非有南北部無奈僉人之有所麗也方且爲門帶方且爲宵熠惛心露齷齪噬善類其失也邪極盛之權鬼神所矚也乃乘盛凌人肆爲吞躡彌天之網已布三鴈之矢未休其失

也毒謀所自出也乃駕言揀吏擔所欲卸也乃蛻跡同肩其失也乖進退大政不操之公議而局外人得瞻姦之類莫澤之糾合工裨諶之野謀其失也橫欲肆螫則必藉權欲藉權則必居閒欲居閒則必交驩左右而至干廝養作朋不亦最無行乎其失也穢大凡附炎而翼者多饒有機鋒者也則甘以國瘼爲贅不擇音焉顛倒督亂如勵山之鬼踰蹕于光天之下而陰氛四射白晝爲昏其失也妖若者取道甚陰造謀甚閎而慘怛閃倏莫可倪象此何氣也則無乃爲幽者乎夫有下之幽而益以成上之鬱蓋上固疑城自護者也且以疑端啓之

策術

卷二十六

氣運六

六

則疑滋甚于是多也而愈以少以多者之朋也急也而愈以緩以急者之要也憤激也而愈以怡以有所嘗而弗墮也而疑且轉爲恬恬且轉爲抗拒且轉爲堅是上下交相持以成此鬱也下焉者見上之所嚮乎彼也典衣典冠殿最不在此而出彘之威已有分矣于是畏其影吹焉畏其井擠焉畏其鉗網焉呼無可呼籲無可籲如豐嵐赤霧翳日漫空是上下交相閉以成此幽也夫惟其持也則上必托于深淵而輕視下輕則無權然衆輕所積不無漏也漏則假叢者益得竇以成重而又能巧以神明還上然焦隔閒痞隔極矣是幽以成鬱下作

而上蔽之不可言也亦惟閉也則無所不匿矣曉可隱也電可煬也黎丘可子也令狐可誤也及爪甲既成蹠然張矣復脫身空虛之地人之云亡更相抑掄是幽以益幽下作而國受之不可言也嗟乎 國家之氣運至此夫誰釀之而可不急爲調劑耶昔者俞跗望氣于色有先于色者也康節聽氣于聲有先于聲者也夫聲則希乎微矣而南北治亂若執右券徵之不爽黍米氣機竅領豈緊細故則今日所爲疏其鬱微其幽以復其陽明昌大者其道何繇焉劉胤宗之論治氣欲調于未兆郭玉則欲隨變療之茲者儻亦療之之會耶然其道在

策術

卷三二六 氣運七

七

下不在上亦在存吾正氣而已矣夫正氣者如松筠枯栢礪柯于霄而不爲附也如鏐之百鍊靡所繞也儻蕩乎四虛之途一無丘也孤持一意而不撓挺乎世欲也納衆形于一握弗究也息于謫靜莫可倪也事發則雷動颯起負人所不勝任人所不敢而神彌奮也風霜凌勵百荏萎喪而性益堅也此正至剛至大塞乎天地之間何幽者之不宜何鬱者之不暢彼漢唐諸君子非不甚正然相于激矣夫且爲疆陽夫且爲虛憍始則蠶悍牢騷而卒至一敗索然國運與俱此氣之害耶抑吾之害氣耶蓋吾孟氏之論氣直歸之乎養是乃所謂得氣

之神耳養之危其營滿側養之微榮矣而未知至于未知而氣之靜則天地萬物生氣之浸則陰陽勝是爲以氣合氣氣合生神故蘇子謂君子以眇然之躬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諭功未見而志先信以有是氣而已此生機也而程子則謂君子平居養心與造物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止安往不得浩然此亦養機也必若是而正氣乃存而 國運乃常治而不亂不然吾亦見邪氣之不爲亂首也

策術

卷三二六 氣運八

八

知人 第三問

萬曆壬子陝西鄉試

問官人者必先知人矣知人之法即唐虞不能無明
試也而或謂人不待試而知何歟乃若八說六驗
其所以試之之法又不啻詳矣是果足以知人不
方今議論紛紜門戶角立黨同伐異之勢勝舉直
錯枉之權移入主出奴制忠慈佞知人蓋尤難哉
論者曰正人如松柏邪人如蓬蒿又曰剛明者爲
君子柔暗者爲小人此辨之易易耳顧其間彼此
相非真贋相冒將孰從而核其實歟蓋卑陶陳知
人之法歷敘九德而終之以彰厥有常有言哉此
法如蓋有蓋世之意矣於彰厥有常有言哉此
同歟否歟夫蓋世之意矣於彰厥有常有言哉此
猶能持持蓋世之意矣於彰厥有常有言哉此
見是非之真然消朋比之弊而收後人之用何道
而可爾諸士其必有裨於中久試抵掌譁之毋
諱

論人者亦務核其實而已其人而曾史也即偶涉嫌疑

策衡

卷二十六 知人

九

正無損其爲君子其人而躋蹠也即素善掩著祇足明
其爲小人何者君子所兢兢自砥礪者惟在獨見獨聞
之地原無意於博名而況其處世也拙朴誠或不免於
售欺質直且不長於覆短故有時乎蒙不韙之譏而要
其修之冥冥者終不可泯也則君子之梗槩固自在也
小人所矯矯自表暴者偏在其見共聞之時已自足以
標異而況其處世也巧詭譎既密于藏機關媚又工於
營窟故有時乎微不虞之譽而要其飾之昭昭者終不
容祕也則小人之蹊徑固自在也故徇異同之見憑雖
賁之口君子小人幾於薰蕕難辨甚且黑白倒置而惟

實核其生平則品類不啻如淄澠之不同味也趨操不
啻如燕越之不同適也其名實又不啻如璞朴之不同
物也而君子小人之真面目畢露矣昔呂不韋之論知
人也八觀六驗法至詳備乃劉向則云人有不待試而
知者抑何詳略互異也夫人不皆堯之於舜文王之於
呂望而欲物色於祿陰接席之間顧不難哉八觀六驗
之法不韋自云云之情僞美惡譬若逃雨無之非是卽
非空平之體然亦屢中之奇也或多億逆之擾自是歷
試之意也夫譚知人者必準諸臯陶之陳謨歷敘九德
而終之以曰彰厥有常彰言德之發見有徵也常言德之

策衡

卷二十六 知人

十

始終不變也蓋在唐虞盛時已不能無靜言庸違之慮
故要之於彰又要之於常三德六德寧無責備求全而
有家有邦必歸浚明亮采要之期於責實已耳夫子則
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不獨於事爲顯著
之迹稽其始而又必於心曲隱微之處究其終其爲法
也加詳而合內合外徹始徹終則亦彰厥有常之旨也
然則論人不可不務核其實審矣而今之論人者則不
責之於實而但課之於虛不證之以可見而務揣摩之
於不可見其所欲加之勝者不曰有某善狀某善狀足
述也第曰是嘗論某人議某事其言是此以知其君子

也不則曰是善某者也某君子也所延攬必君子也而借建白以立名游賢豪以買譽弗問矣其所欲墜之淵者不曰有某罪狀某罪狀可摘也第曰是嘗論某人議某事其言非此以知其小人也也不則曰是善某者也某小人也所結納必小人也而有過正可觀仁若濡何妨見愠弗問矣夫操品評者既以甲乙分低昂而持議論者亦遂以同異成水火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不盛其卒徒堅其營壘厲其戈矛以相攻擊唇吻銛於干莫機械深于陷阱螫毒潛於蜂蟻託之俚言附之公論成之密室布之通都一人進則曰是曾以某事獻贊者

策術

卷三十一 知人三

二

也是爲某報德者也是某與援者也欲進之不得矣即進之而之人自不勝跋扈之懼耳心術必矣一人退則曰是曾以某事贊者也是爲某復怨者也是某波及者也欲退之不得矣即退之而之人且不勝矜張之色妄意于旄旌偵探實煩有徒簞弄復滋多口本植其所私而揚眉抵掌矜口憐才本剪其所忌而撻擊裂眦公言疾惡馬鹿狂其齒頰誰證是非涇渭豈混淆孰分清濁當今之世而欲秉鑑衡別黑白蓋其難哉而議者則稱德裕之言曰正人如松柏邪人如蒿蘿其挺特之孤標攀附之弱態自別也又稱元晦之言曰剛明者爲

君子柔暗者爲小人其掀揭之勁氣曖昧之柔情自別也是易辨耳而不知愛之則逢蒙反射之弧可稱特操憎之則左儒別君之譁總屬呵私抗之則雖好剛使氣之雄豈曰強陽抑之則雖藏疾匿瑕之量亦云輒熟王奴竟無定論好醜從何折衷故擬之於松柏蒿蘿證之以剛明柔暗非不深得君子小人之真而執此以程人于是非靡襍之日則辨之正未易易也夫至于是之不必爲君子非之不必爲小人議論日益繁而人品日益混昏昏長夜何時旦乎嘗怪魑魅魍魎每乘晦冥而出若夫青天白日之下則潛踪斂跡不暇矣故夫暗之不

策術

卷三十一 知人四

二

能勝明者勢也奈何論人者不顯核其實使天下曉然若靚青天白日而第暗中摸索令魑魅魍魎得行其間也今夫人自鄉曲以至朝廷無往非爲善之地自草布以至簪紱無往非爲善之時其立身行已孰嫩孰慝可按而求也其居官守職孰殿孰最可綜而得也是故永敝屢穿彈琴樂道者吾知其爲潔問舍求田登壘爭利者吾知其爲汙門可張羅偃庭絕跡者吾知其爲狷市有正馬田客盈座者吾知其爲通抱膝長吟嘗薑自得者吾知其爲恬獨坐書空咄咄自怪者吾知其爲兢冰葉不媿室有懸魚者吾知其爲廉簞簋不飾夜有遺金

者吾知其爲貪穢滿示辱政比祥鸞者吾知其爲循吏
薪操下猛同乳虎者吾知其爲酷吏導在手芒刃不頓
者吾知其爲敏城社爲姦鉛刀莫割者吾知其爲鈍急
病讓夷直前不顧者吾知其爲勇商前計後餘身無幾
者吾知其爲怯孤鳳獨鳴忘身徇國者吾知其爲錚錚
怒蛙附響拾唾取憐者吾知其爲碌碌戒深覆轍勉奮
桑榆者吾知其爲善補志狙垂成頓踰檢押者吾知其
爲鮮終凡此皆實知實證的然必不能遁者也又皆眞
是眞非確然必不可易者也吾持此以進人但知其人
足當吾弓旌已耳不問其曾言某事善某人也又安知
實術 卷三十一 六 知人五 一三

莫不渙羣解黨以遵蕩蕩平平之路而天下之朋比駭
蓋憑毀譽於衆口與核美惡于當身其虛實之數不勝
也陰啓天下以趨利避害之端與明示天下以爲善去
惡之路其疑信之數不勝也禹臯之世九德咸事百僚
師師而無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用此道耳然則論人者
奈何遺其所可見而務索之于所不可見也大抵當今
之患在於論人太嚴用人太寬嚴者嚴於虛故貞士無
完名寬者寬於實故宵人有倖位蓋昔者仲由端木賜
冉求三子夫子竝稱其可使從政藉令三子而當今之
世由不將以喜事見詎乎賜不將以殖貨見嗟乎求不
將以黨姦見擯逐乎試使今之都廳仕者與三子比德
較功竟何如也故愚願以其寬者寬於論人則疑忌之
隙消以其嚴者嚴於用人則僥倖之實絕嗚呼此之核
實要也 卷三十一 六 知人六 十四

邊情 第四回

萬曆壬子陝西鄉試

問天子有道乎在四夷服爾何足問然陝西此平去虜不數舍遠而鄰虞于此由遠近歲有繒綺我若蹂躪若秦晉防虜地也大事驚驚尤慘然亦竟無可奈何豈聖廟者之勝算歟抑虜之情形日變也夫猶是虜也其變安在抑可指而言之歟昔人謂制敵在機權吳子四機苟于五權似能窺其家之奇夫權則人固與共也機則人固與之故自定算中不可言言與先臣如王忠肅余肅慈韓襄毅倪文毅諸公皆能操機權制虜遠壯金帛所謂進退屈伸星羅玄逐抑機權互為經緯亦倣而行之歟此道中虜謂議者止欲增兵而增餉爾策塞垣易主將謂客兵爾不問有他殊盡足制虜公乃邊報日警而首功日上告捷重賞層疊而出豈默運機權或出前數者外抑亦小有緣飾歟不可覆也聞兵有三詎有塞邪陸者有立正法

卷二一八 邊情

十五

若夫理境內者方之今日似為救時急劑將安所事柔土備戶幽風已言之矣諸生而或嫻于制禦之略毋謂無著可藉也

夫兵陰事也在灼所未形而我有以制之則權重在極所已動而我有以持之則機神夫權則人莫與共也用急于時用利于人善因變而伏敵之勢而機則人莫與睨也用貴于天用便于地善乘變而決敵之籌何者敵變固不可勝詰也吾欲持後節而束之則隙不可填吾欲伺積虧而應之則調不可盡故權之所下如流水之原而所去如日昃之市機之所發如蹶張之弦而所後如離舟之劍儻非藏之乎無原解之乎中揆掩節而斷

割以資以成功安所跛焉而不然者或以淺利徂或以深患恬是相于墮而竟于蹶也敵以術愚我我復自愚敵以威喝我我復自喝而我之論慮儀法反交手倒授于敵抑不張甚矣今所稱自愚自喝者孰如邊事矣漢唐宋之郤去虜皆數千里 國家建都北平密邇以外距虜重數十舍實則嚮邇偏處於此朝發夕至利患孔亟 聖天子神武在宥諸醜虜俱叩額受漢索四十年于茲幸可無煩象胥而論者謂近日情形稍覺蠢蠢已或耽虎視或肆鴟張張弩弧鳴鏑占風望塵蓋無地不蹂躪無歲不烽燧焉且如河流大勝長定瀋陽之役屠

卷二一八 邊情

一六

殊甚聞者莫不欲繫單于頸致之 闕下以伸中國威則奈何不孺于御虜之竅也吳子之論兵也有四機其曰張設輕重在于一人十夫所守千夫不遇則氣機地機說在乎振靡而據險也曰善行間謀輕兵往來車堅舟利士習馬閑則事機力機說在乎疑敵而修具也夫此四機者知之而行之即權已荀子之論兵也有五權其曰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顧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此五權者用之而宜之即機已顧我之機權與彼之情形各相為因我不得其變則情形可遞也彼得遞其因則我之

勝算未可炊而餒也乃虜之變可縷指耶遼以左吾屬也始患三衛陽附我而陰爲鄉導慮不在建州也自奴兒哈赤肆其智力既併毛憐諸衛取其勅印矣又割海西之半焉而又不惜名姝重裘以交驪北虜致遼金二史女直滿萬則不可敵今業已三倍猶可運乎幸其無動而我啓疆不敢問缺貢不敢問市枯參不敢問增車價不敢問彼目中寧有中國此情形之一變也盡北則宣大偏老諸隘黃會物故封事杳然始猶曰議婚婚已定矣而尚如故何也虜貪漢財物未必遠敗盟或黃會諸子近與把漢際故諸部選蠕未決耳今欲盡補所未

策術

卷二十一

邊情三

十一

賞意願甚奢尚藉忠順從中調之而時已見計彼素囊五路班白各用聲援恣行蹀躞矣此情形之一變也西則榆林田原并肅諸鎮自東勝既失我與虜畫河而守促矣然始特逐草渡冰斃牧其地而今且結爲巢穴渾脫飛渡百萬立濟迤東則延安綏德戒嚴迤西則環慶平原俱震無所不攻無所不守士不得番休關不得晏鑄此情形之一變也虜居處服食不與華同風雨飄忽不能久潦頓吾地今屋居耕食漸且易旃纈更渾酪矣而貢市往來又習水土此情形之一變也始也有飛虜馬持木弓而陣者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繼而振響直

前不避兵陣尚未攻及堡也堡而免矣繼則分道四出蔑視我衆殿數百騎以羈全營紛千萬騎以震零堡然董百之二稍嚴堡而免矣又繼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所過鄉堡無不殘滅漸知集衆漸知貴鐵漸知用長漸知廣偵細而用譎謀此又情形之一變也夫虜日益其所長而我日屈于所短虜進則鹵劫退則邀賞兩收其利我求不能饜寇不能禦兩嬰其害幸志止在子女耳玉帛耳儻有往來牙市其人者可爲寒心夫虜已如此矣而尚曰勿動幾幸旦夕無事以塗榮觀而且陰剝荷戈之餼以囑虜抑何愚也夫虜封豕也寧肯俛首終聽

策術

卷二十六

邊情四

一八

吾銜繼而我惟恃是以彌虜患辟之美女嬰明珠佩寶玉負戴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爲之逢蒙視天治笑屈要撓膺君廬室妾猶將不免焉嗟乎此亦燕雀處堂之智已屬有大警不過曰增兵爾增餉爾修堡塞爾易主將調客兵爾所謂祕謀奇畫大都盡此能擁數萬衆鳴劍伊吾喋血祁連連行而無忌乎能陳師以出壓壘而軍決機兩陣以殲其賊乎虜如入能堅壁清野以蹴其狂騁乎焚燎滿地鹵獲載途能制奇設伏一創其歸乎夫韃韃健兒非不雲翔也模補之軫相望也上首功者日有聞也晉秩者日鱗集也而恒怯若是則虜安得無輕

漢心而缺頁者挾賞者挾封者日咆勃未有已也夫用
機權以禦虜之變前事固在也王忠肅至遼遼久玩矣
公詰失律者盡實之法且虜收贖以實軍需賞信罰必
士飽馬騰皆願得一當以報虜望見嚙指走卒一出大
捷全遼以寧所謂以致果爲氣機忠肅是也余肅愍出
鎮延綏廣榆林以固內勢築延慶以遏虜衝剗山削厓
濬溝挑塹垣牆延袤數百里間有怨讎公略不反顧復
令邊民益廣樹藝使虜騎不得馳突所謂以扼隘爲地
機肅愍是也馬遷安備兵三屯散遣老弱聽農市取其
傭倍給武健者以故漁陽一軍最稱雄又以閒離虜支

亥衍

卷二一六 遼情五

十九

黨使勿得連臂出卽出又善調先期設伏令民疾入堡
而虜無所邀大利所謂以用閒爲事機遷安是也滿洲
之叛項韋毅寔董戎事時伏羌戰不旋踵師潰矣公卽
陣斬指搦以狗陣始定移兵進據賊水草間詔問當濟
師公不與賊持百日餘賊急相率請降卒擒滿洲以
靖固原所謂以蓄戰爲力機襄毅是也大此四人者皆
神于運謀者也往王效爲首將多失利總督瓊義欲按
罪廢矣後虜道松潘障臘寇四川西境復侵鎮遠關王
效斬獲滿當虜乃遁去不敢再入王效力也是謂重用
廢之權襄毅撫大同往者虜入鈔掠無算公畢慮經

畫防城堡部將校糾去姦黨訓練士卒逾年戎政大修
虜不敢窺塞者七年是謂重常勝之權哈密番久聞
甘肅王裏敏患之擇關外地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
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得入關爲市諸番咸喻徙帳出
牧不煩一矢而種類一清是謂得重內之權五堡之亂
梁武壯率家丁五百急馳之約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
法令具在吾不敢破法以誣國乃鳩卒身先之衆不敢
譁卒修復五堡爲邊關利藉令武壯猶在虜豈得窺平
陽一武哉是謂重利害之權倪文毅曰四鎮莖粟皆仰
給三方飛輓艱甚誠倣前蹟具舟楫由渭河通鳳羣由

亥衍

卷二一六 遼情六

二十

洛河通延安由北上源通邊堡由涇河通慶陽山龍門
舊河通延綏民不勞而食可足是謂重事與財之權此
五人者皆妙于用權者也若是則機權各操其勝如兩
物之不可合然機以用奇僥權乃動權以用謀得機乃
行彼蓋互緯互經星耀玄逐而又下作而上必應無肘
掣也外作而內必應無齟齬也故能運神用重遠壯金
城此蓋有所以予之矣今亦未嘗不以機權予下而獨
令諸君子稱絕躅此亦任事者之責也然非賈虜也其
時事之最要者蓋又有二戒有二問有三防焉夫邊兵
時稱缺餉矣然不應入之虛而慮出之不實也士卒親

于隊長隊長統于嘯官嘯官統于把總守備其分誠懸然無一人不染鼎其中幾三沒之且有執旗均派者惟所吮吸矣夫若輩身不操一饌食不充二脯所給幾何而堪此乎政淺之瞋目深之脫巾夫有所腹而激之也當戒也夫備虜如備盜然高垣捍勤于振時嘯警杜其闌入足矣有喜功名者謂此之不足博上賞也夜半伺睡虜撲之取婦女孩穉以充級不足則益以孤旅益以單居即鋪張具報虜擁數十萬衆由某口入我軍奮勇力戰斬級如于許未幾虜借口報復數百里一空而此之施玉如故也金吾如故也生事辱國莫此為甚而反

策衡

卷三十六

邊情七

二十一

居為奇貨何也當戒也虜人吾人不相等也虜至則護官軍于他所董執旗鼓望虜虜東則此西馳虜西則此東驟稍近則偃而臥之不敢動迨其飽歸則蹕一二老弱者哆口俘獲而我民千百俱置之矣此豈兵法乎則安可不問往者遼東撫臣拓開遼界八百餘里靈陽一帶寬奠六堡尺寸皆版圖我民已安挿久矣今反驅數萬人內徙而委以界虜則棄地之謂何也又安可不問倭奴也曩者不奉正朔時與我為難亦既後夫置之矣乃琉球我屬國也倘焉剪而有之罪可勝貴耶而今且假貢以囑我多人以膏我揚船以疑我不撤釜山兵

以伺我是豈無謀而穢穢若此此之不可不防也前者夷人市貨海上颺泊濠鏡澳然止蓬廬耳事已則疾去今且傾國至矣築萬室踞其中更引倭奴以自疆而漸至輾居民蔑澳官漢法浸不能制其無乃包藏禍心為嶺表憂此之不可不防也然此猶外夷也庶人而僭稱王號至犯上也今稱仁義稱中興者一見于燕趙再見于襄鄧聞此其故何耶雖罪人已得而一二餘黨尚螳聚故穴思納流亡而藪之不亟為殄滅憂方大也此之尤不可不防也故慎防則禍杜乃理境內法也清問則罪明乃立正法法也飭戒則弊不生乃塞邪隧法也兵

策衡

卷三十六

邊情八

二十二

有三詆故全其勝非以此與然愚生所慮則有不在邊陲而在廟廊者夫邊防者疥癬也內治者腹心也聖天子果能翻然修省舉內治而一更新之乎非難也撤疑端則下志通彰義則紀綱振察理則議論清秉道則用舍當流解澤則人心結決機權則戰守全是謂權德暢威齊和方內外侈甚盛事何乃至與醜虜較強弱議封賞而直為此廩廩也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敢為今日內治望焉

儲訓 第二問

萬曆壬子廣東鄉試

同蓋聞君子慎所樹則為天下樹本乎又而樹木及
支乎多論教為少儲言之既已堅樹在始尤與美
成在久則儲教可中觀與審枝葉以為屏衛豈分
藩未可緩圖而訓諸王尤未可廢學與周家文武
相傳不審文何所訓誨以授武與傳至姬成文公
且沉法伯禽廣封同姓豈訓儲訓有兼資而獨
至者與奈何以授與何位位置公族周秦享祚之
延促可援據以鏡與何是而漢文帝帝書太宗玄宗
宋太宗真宗各有訓太子書訓諸王錄可歷指數
以備採擇與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御製昭鑒錄
分府官僚進讀二百餘年來帝則藩儀輝光相
照皇「特建」元良八閔歲前曾「命出就」
東華燕心厥訓邇來講席久廢將「皇上」教作
則以為後嗣觀無庸言教喋喋與「東宮」方富春
秋正問學日新之會而寢閣不講豈「聖賢」訓盡
已陳而可糟粕與「諸王」次第分封甚善乃有開
邸斯遺嘉禮愆期者將「王訓」可緩無庸就傳知
矣衍
卷二一六 儲訓一 二二三

學與通者 王國紛紛疊爾見告幾有兆病有疾
誘然心為 大本安儲為 懿親衍裕滋誦
訓之 垂勸學非今者喫緊事與大始發洵可畏
也終之 匪何及也心志海易焚也情實豈有提也
多士 雖在衡泌靜聞古今事賢於當塗願直陳之
矣天下者安王器於家樹家督者樹儀範於教培時孽
汎於本支奕葉之傳而豐幹遠條之扶疎無不為深根
固蒂之擁護則善樹萬年者也太子永承帝祚毓德青
宮昭前星少海之象諸王夾輔帝室肇建赤社為維城
磐石之宗是故曰胎教曰蚤諭此少長事而壯輟訓迪
非端本之深養業重儲地而諸分藩王或偏而昵之或
忽而置之不令就傳非睦親之至計夫善樹天下木者

急有以先之並有以訓之必審其所始必鍼其所終必
因分而定之志必養德而繩其情無通博望而異端雄
進無微闕難而耦俱致猜堂構之肇隆箕裘之紹遠在
原之誼堅角弓之刺息千業萬理永茲樹矣鑒已事者
模周秦記載訓世子法程至明且備式穀胎謀無慮不
減著於君臣父子導以師保疑丞時以春誦夏絃齒於
國子學士誠無使異日深宮遺悔一人得肆也有周文
武二后顯承作述為最嫩要之文以敬止心傳為篤祐
燕翼而一日三朝猶具文也武以敬勝心法為荷擔折
薪而亦一亦再猶疏節也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教
文衍
卷二一六 儲訓三 二二四

成王蓋擁翼沖人勤曷濟輔兼資獨至當是時康叔篤
其貞伯禽長於厚即以管蔡甚間王室而不廢廣封懿
親秦則不然太子扶蘇數諫居外所使傳胡亥者趙高
也置器若奕棋謂有倫序乎剿族為嬉戲謂有諭放乎
代既廢而封建又何知訓諸王譬諸本幹先萎枝葉從
之藟不能庇其根葵不能衛其足忽焉飄風振落而不
振也姬如是長贏如是促秦鏡一懸列眉弗敢漢
入以鼂錯傳太子法術賈誼傳梁王詩書唐太宗不作
帝範賜太子平玄宗不作開元訓示諸王作詩六章札
於坂障以賜太子平宋太宗不出戒子篇令郭贊講說

以諭諸王乎與宗不召集宗室賜太子元良述乎不修承華要錄乎卯之性雛也乎而翼之乃鵠舉繭之性絲也淪而練之乃衰藻故德性淑於薰陶學問資乎變化由來尚矣試僕指往代成鑒法術不能我漢藉恭儉遺培帝範不克祇承緣繼體多昏戒子猶堪貽厥繇人心早屬以開元勵治之鮮終而承祚無虧以祥符好道之錮惑而明兩愈光所云能者始能鍼終能定志能維情大本不搖枝幹鞏繫未有得全全昌者我太祖高皇帝採擷百王遠思肇慮有儲君昭鑒錄以遺賜東宮仍付刻藏世守又令儒臣編輯歷代諸王善可法惡策衛
卷二一六 儲諸三 二五
可戒者勒爲成書分賜諸王令藩府官脩進讀光啓二百餘禩震主鼎器比輔泰基郁郁承承我皇上膺圖而茂衍之元良豫建藩封次第成王之德性足繫周室之安河間之禮樂增裨漢家之盛薄海內外喁喁頌重輪重潤振振繩繩於萬斯年矣然抱發緯之恤者竊駭而論之閑賢保監豈盡恪慎之承業便辟纖趨誰效憂危之苦箴耳目儉狹狎嬉耽耽深宮養安塊然獨處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夫勤講習親耆哲繙圖史陳古誼是疏神達思之慧炬指足利往之坦衢也秉燭玄室羣寶斯羅故庶民子弟於國家非有葭莩戚

也尚聯之膠庠童之師儒異養成其材以廣新橋況乎續承曆數將爲天地神明之主永作藩輔方受山河帶礪之盟者豈聖明啓祐而漫焉忽諸今東宮講席八閏歲塵封於茲矣夫恭敬溫文必藉禮樂之養道術德行實繇師保之詔皇祖諭陶凱有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淵哉聖慮爲訓儲計深也今未俞出問之請祇循朝夕視膳饌而詹坊爲懸署贊諭領虛銜卽東宮仁孝天植何所資閱覽而得聞監撫之大計耶諸王膺封而未就國或冠婚且愆期矣夫唐叔封晉猶在小弱之歲東平流譽騰自屏翰之良皇祖諭廷臣有曰諸子旣長宜各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王之制爲長久之計大哉聖謨爲訓諸王計遠也今未允出藩之命祇留羣邸奉朝請而官屬猶未備置輔導猶未慎選卽諸王性行淑均何所資匡弼而得聞蕃衛之大忠耶將無令控揣之見橫生而圖度之計百出竊恐正人疑未釋懼設爲不必然之惶宵人疑以幾幸覲爲或將然之意夫需者事之賊也疑者事之害也不決成需因需構疑由來漸焉自古明主不設疑物以令臣闕無需及於支疑遷而移苑枯之集無需及

於陰疑陽而戰玄黃之血所宜謹於室彙杜萌而重爲之坊者一在奢其所始奢始重簡毗日邇莊人吉士毋昵於纖兒誠無煩羽翼調護之招俾知股肱之惟人守令之當恤其在 諸王雖藩寮妙選莫肩宮采而左右前後庚勿用匪人譁張爲始媒也一在鍼其所終鍼終重習憤日諳閱幾務時宜以拓其聰明卽有弗與它事之戒而不廢副封之檢覽每輦稼穡之艱難其在 諸王雖臨方開邸莫儼 皇極罔淫於聲色遊畋之騁而庚無以匪彝估侈貽終戮也因出講以昭倫序則長幼式承僭踰不生位置昭列縱令善意而誰能意之固耳

受術

卷二十六 儲講五

三二

目之萬瞻矚亦心志之一戰寧者也藉講習以溫德性則手足誼明翁耽情固同氣素敦本自無間而誰能間之是天顯之域其情亦天澤爲之鑰其肩者也夫奢始鍼終定志維情所謂建於不拔抱於不脫此善物也惟是亟 諭出閣講學遽令出藩置傳則四善備矣愚有以知 皇上必無臆遼膝之娛而爲 太子及 諸王之計短也如謂密地本原自足樹過庭標型乎則果食肝豕宵毋言瘁否輔左弱右毋厭莊否座無可卻而垣無竊屬否虎無假於遠而叢無憑於邇否貨無殖而疏無寢中否審爾則帥教者不嚴而行率訓者不肅而成

承式弘啓後而未必遠軼於漢唐宋之季也何也彰教樹範闕抱獨知之契也異時 主器親承於 帝範公族式肖于 黼屨不虞其解維釋轡於今日也邇者楚訐於羣宗 周訛於橫璫 代監於爭立誰是官家疊邇見告豈 帝室苗裔天潢遺派王則不善哉地重而德輕奉厚而材薄而挾重器多也天下病有候形有兆勿曰治不病爲功而膏肓或伏矣今儀圖之何可不爲澤之塞而故爲波之揚也何可不爲指之指而故爲臂之搗也豈弟之德施及條枚煌煌 祖訓何啻時莠

受術

卷二一六 儲講六

三二

之經今以爬縣之瓜樹之廣莫講學之樞委於齒莽少知治體者豈徒竊附發恤且爭屑賈涕矣夫炎微冰壤皆由晷陸日光不被而萬物寢息則 皇上當法乾而恒運也雷入地而孕根莖一出而長華實萬物待之而出入則 東宮當體震而豫蓄也星辰分野助月而明雲霞煜旦扈日而昇則 諸王當體比而觀盟也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今 皇上自爲家人父子計必自默定之愚以野處不暱之鄙人總總焉爲之計者過也

尚真

第四回

萬曆壬子廣東鄉試

同由來萃推才品亟欲得真實任事者期與共濟願
事幾紛迴之集臚析於密理之妙解而與會於中
心之獨覽有操術於所不共藏於所不窺標榜
於所不襲豈真獨任者足辦此與竊謂辨才以
真為不待贊又須微以用真乃能成事與彼夫禁
驚不道獨不可創借以發真才微妙之妙用與真之
微鄰於巧有至真以真者有故不真以佐真者
又有助於真而能使其至真輪動為人不知者肯
與心聖會可得微言與三代下如韓魏公寇萊公
郭令公伏梁公又如張留侯謝太傅心地甚真才
品甚真而人人各為國家成事將真入於微又微
以用真而人人各為國家成事將真入於微又微
微有真而真而真而真而真而真而真而真而真
名不虛傳事不亦狂真與是道也非權術之說易
之誠神幾中肅之至誠參贊知微之顯也也多士
尚論時必服薄今人附庸昔人而復然欲作真入
品者請以察真觀微之說互反覆言之

策術

卷二一六

尚真

二九

濟天下大事者須仗天下之全才辦之擅天下真品者
必繇天下之深心出之夫提衡才品者推根於心射隱
於真至於真而萬竅併歸一點寸地經營四方剖心析
肝幾罄矣顧真有微焉微入於妙鄰於巧有屬真以佐
真之用有韜真以護真之發又有晦於真而使其至真
幹動昔古豪傑所以藏真於微密之營壘其息以踵其
運以神抱獨知之契而難與共語藏陰用之訣而不可
顯窺迎轉合之解而非
者事固有預徵其端
眇而緘不容泄灼睹其窺會而聞不啻髮惟認得一是
而神之明之不昧於夢寐惟成就一是而周之旋之無

策術

卷二一六

尚真

三一

愛於髮膚是之謂真入微是之謂微用真夫尋常品彙
之儔拘抱咫尺之義雖得數百輩猶無益於殿最靡效
於短長也小小英雄積誠淺薄營宇迫狹儘其伎倆精
魄亦辦一方一官之用縱人真有曾究竟何為夫惟造
化在手萬化生心必其微於用真者能成就其真才今
夫山結而峙水融而注不言而人推高深者信者乎其
體也顧尋丈之濬濱步仞之陵阜所布潤而取材者區
區幾何乃若名嶽大川為國鎮藪非徒以崢嶸浩淼之
觀已也林卉之翳鬱煙雲之變幻蛟龍虎豹隱現出沒
而產財育物始稱靈境焉大入溟渤於智懷高華於標
望若神龍之潛淵文豹之隱霧亦猶是矣誠未易閱真
才作用之契吾姑反借而言之真桀驁者無天無地無
不敢也真姦雄者疑雷疑電無不赫也真狡獪者如魅
如蜮無不幻也心思閃匿智計僞訥百轉千迴非世法
可以批擣其深阻非人理可以勘破其機關如蹠也齏
操若懿也姦杞若檜也役任萬目噴萬手射吾但不問
而務使為惡必極者吾故倒借以發明真才之妙用惜
乎天下有真人心其真未嘗不極而智中不甚婉委未
免為徑情浮氣所驅駕既知所婉委又不甚細入未免
為疎節闕目所瑕璽既知所細入又不甚轉圜未免為

成心先入所納鑿而乃有任真而激者有暴真而露者
有特守一真而不圓變者譬彼任真者蘊火之家勢宜
撲滅徒薪則可然遂一撲而炎熾矣古有類之者沉
江屈子鴟夷伍胥是也其暴真者如小兒毀齒以漸搖
撼則齒脫而猛力亟拔足以殺兒古有類之者袁崔於
漢唐之季甘心闔宦橫召外兵聚而殲旃而國祚隨隕
此橫臂而賈拔齒之技者也若夫株守一真猶之康瓠
之堅膠柱之鼓爲苟息肥義之受命堅守一心可使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捐脰決絕一瞑不顧其真真懇懇處
愈固變變化化處愈滯一片肝腸竟作蘭摧玉碎而猶
笑術

卷二一六

尚真三

三十一

謂鬼神可泣天地可鑒乎誰諒而心之未酬誰補而事
之未了祇令人憑弔歎歎委運於數而曰力之既竭計
無復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豈不真之舉也惟不能
微用真故真至於太披露而無若滅若沒之景嘗試邇
古人之用心有激厲至精以爲佐真用者危摧之愈勁
難休之愈奮石觸水折而必東火鍛金剛而見性號秦
廷而不輟薄晉醜而不辭卒之無弗呼應無弗感通有
殲韞至真而使其完真幹動者冲恬淵靜落落穆穆不
爲麤鼠發機不爲蓬蓬發聲鋒距泯如明哇渾如暮然
迫之而伐謀未兆鏃響未聲直使魑魅潛蹤狐狸遠屏

而收功弗見也微乎微乎寸心獨領之而已肝膽自照
之而已能用至真以護真則無如寇萊公韓魏公寇公
澶淵之役以身荷擔力勸主征韓公誠動兩宮並釋猜
嫌至於天雄之出欽若空勅之逐守忠機權蠶繭不失
鍼鋒能用不真以佐真則無如郭令公謝東山令公單
騎見虜蓋卒乘不意而故詭用之遂致回紇望塵驚拜
以安宗社東山坐鎮矯情肥水決戰密籌勝筭而賭墅
圍棋若不關懷至如留侯欲諫止易備初不以口舌爭
招至四老而國本不搖狄梁公改周扶唐委蛇於賄貳
供奉之間而夾取天下於垂墮之虞淵此其跡似晦於
笑術

卷二一六

尚真四

三十二

真而使其至真幹動剛而似荏利而涉鈍沉幾先物不
動之動恢乎大矣不疾之疾驟然速矣似前數公人人
具有此真智調真力量鑑於目中策於掌上隨機應會
恢奇圓轉各成底事吾願後之君子身肩大任真心爲
國家挽回維持當細求所以用真全真之處其微妙當
自領也夫士也觀其處今事之疎則知其談古道之謬
觀其折古道之衷則知其諳今事之籌今天下非可保
長無事者非可付之中材下智而尺尺寸寸之以辦局
易明也士居恒頗自識其真心及當事經略而變故震
驚輒錯愕四顧茫然莫仗者何限則未關變化之門未

窺微妙之解政如不諳險阻曲折而漫叱馭於羊腸鳥道輕犯權於吞天沃日之濤幾何不色戰神悸而摧溺是懼也昔人稱智欲深而勇欲沉又曰智貴卒勇貴突有能深其智而卒用之沉其勇而突奮之是如在帷之燈在匣之劍時現時隱潛往潛來端眇未倪翔視善藏竅會適逢驚發霆迅無不觸照而光射觸斷而刃解立地應變而莫如其端倪由此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非繇神識獨全會真於微而時出之者乎是道也吾非假途於揣摩權略非擬心於術數考索又非模稜避就藏心於不可詰之鄉有他諺巧可以集事也精其說即聖人

策術

卷二十六

尚真五

三三

所為誠神幾者夫幾動之微極之無為無見不言不動而試乃祈區區憑吾滿念真樸嘗試天下事而欲以有濟亦枉爾真矣子謂不逆不億抑亦先覺者為賢非以先覺遠為不億不逆有許也庖丁游刃絕技猶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聖人吝嗟跋美於先覺而曰抑亦云者蓋怵然為戒時而慧思入微處也抑何不反覆深心理會也

儲訓

第二問

萬曆壬子廣西鄉試

問天子之學與士庶異非僅僅講讀也唯不忌若天下之心學莫大焉周詩咏文之學以蜀縣武之學以純兢尚矣迺文之靈臺武之靈京俱有辟廱之建何不發講讀教二聖人之學即教也故咏文則曰其德靡悔施于孫子咏武則曰貽厥孫謀以燕翼于子孫論教者又孰加茲成方切沖受術公旦克隆厥祚良有以也自周而後鮮純美者惟我二祖為獨隆焉皇十方冲齡踐祚日視周成之勤學不啻過之今久道化成聖子神孫之盛遠軼文武惟是比年來經筵弛御幾于輟講青宮黷學忽焉入戟即元孫誕生于今七齡亦蒙養之時矣皇上慨以恭己為法不令一事學訓于通孫典章具在不可一率由厥決則為身法無在不可何用是泄泄也諸士抑有擬于中乎其頌言之以備月展之助

策術

卷二十六

儲訓一

三四

大主自智者必自逸其自逸也所以遠于學之因也而過愛者必過慎其過慎也所以闕于教之因也何也學集于虛者也惟自智則詹詹之念積為滿假而語及典學即不勝其偏情有棄置不屑之意焉孰知夫虛受之所以廣智也教成于勞者也惟過愛則煦煦之念流為姑息而語及諭教即不勝其周慮有慎重不輕之意焉孰知夫習勞之所以成愛也夫天下大器也器與手不相習則扞格而難操矧天下哉善以心習天下而俾今日不至于扞格者人主之自為計而不能已于學者是也豫以心習天下而俾異日不至于扞格者人主之為

其子若孫計而不能已于教者是也瑛之爲璠璣也非第繼而襲之也磨礱至而其光愈瑩劍之爲莫邪也非第押而藏之也淬勵加而其鋒益銳學也教也所以磨礱淬勵之具也故學卽所以教也教亦惟學焉而已是豈必揅籍披籤囁嚅吟誦之爲事哉亦存其謹凜抑畏之心焉蓋自踐祚以迄化成無時而可逸也在易之明乾元也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誠以宅位日久則練習益深豈不知天命之匪謫而戒懼之不可以怠其臨之也則持之惟艱也自冲齡以至鼎盛無時而可逸也在詩之誠哲人也曰亦既抱子誰夙知而莫成誠以壯

策衡

卷二十六

儲訓三

三十五

志方立則宴僻易耽豈不知吉士之宜親而督御之不可以適其忽之也則習之貴端也自誕彌以至岐嶷無時而可逸也在書之論初服也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誠以童心旣發則情識卽伺豈不知正言之足式而頻笑之不可以苟其翫之也則蒙之貴養也古稱世有哲王享國綿永者非周之文武成爲最盛乎文之緝熙始開心印武之執競克績前徽而靈臺鎬京俱有辟雍之建何孜孜學也文之爲世子法維武率之成之抗世子法維武貽之而弦誦書禮以及凝承保傅之任何殷殷教也要之有二聖人之德學亦益不學亦益況濟之以

匪勉乎二聖人之身法無乎教無乎非教況加之以

諭乎其奕世今聞克隆厥祚不虛耳自是以還若漢唐

宋之主非無加意學問留神諭教者然或身範之未端

或輔導之未慎要于媲美成周豈易言哉洪惟我高

皇手闢混沌獨鏡治源蚤朝晏退午朝夕退至夜分不

輟而日與儒臣許善心朱濂王偉吳沅等陳說經史

文皇再造寰區銳心理道昧旦坐思昕夕聽納至秉燭

不倦而日與侍臣解縉黃淮湖廣楊榮等講大學諸書

夫是皆二祖之學也太祖諭太子諸王曰有

天下者當法天之剛健若怠惰侈肆政衰教弛欲長保

策衡

卷二十六

儲訓三

三十六

天位得乎又諭侍臣曰朕太子及諸子必擇端

謹文學之臣兼宮寮之職日與講說經史蓄養德性

庶可承天下國家之重成祖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

行爲書以授皇太子又語皇太孫曰前代帝王多

有長深宮狃安逸憺然經國之務而至于敝者汝將來

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凡天下之事小民之艱皆當

周知夫是皆二祖之教也迺今日之際何如哉自

上靜攝以後深居習爲故常而朝講反爲異數視古之

聞聲稱聖似有甚焉自元良建立以來講幄儒臣竝

設而一輟遂復數載視上之端拱淵嘿若相肖焉夫

叔季之主猶知娛文史躬披閱以自爲國家計豈上之明不及此必上之自智者深而浸以成逸也叔季之主亦知重師儒命諭習以爲其繼體計豈上之處不及此必上之用愛者切而過有所慎也蓋日惟觀書而凌夷以滋誦閱有數而衰弱相仍豈謂口耳之足恃第以無逸當學可也以逸而廢學不可言矣苑開博望或啓侍門文成關雞或生隙漸豈謂宮寮之可忽第以慎而教可也以不教爲慎不可言矣上第以四十年來河清海晏金甌之完固無缺何必坐細旃而究典墳不如晏息而以卽安顧不曰滿招之損謙受之益乎

策術

卷二十一

三

且上卽甚睿智豈能踰二祖試思二祖之所爲淬勵者何若當置然而自奮矣上第以十餘年內左丞右弼青宮之牖啓既多何必履廣廈而特誦習不如慎重而姑已之顧不曰暴慮其寒傳懼其咻乎且上卽甚慈愛亦豈能踰二祖試思二祖之所以教者何若當翻然而亟舉矣抑愚又有進焉上法古不如法祖而法祖不如自法方上嗣位之初入事聖母則有問安視膳之敬出御大廷則有晨興晏罷之勤至禱南郊躬大閱羣僚生色萬戶鸞風不亦方駕成周而輝映宗祖乎此上之政在三十

載之前而可一朝復者也繼而上日親政則嘗召輔臣面承清對者再四舉矣進講之暇慨然不足于貞觀君臣因命儒臣分撰禮經講義以進矣不亦洞心機務而鑑微今古乎此上之政在二十五載之前而可一朝復者也乃上之于儲宮也冊立前後竝令出閣與儒臣講誦論思有宮中師孔孟殿上集夔龍之聯維時輔臣以隆寒暫停爲請上傳旨切責以爲不可中外欣欣仰諭教之懇頌作述之美不亦光昭史冊而炳燁千秋乎此又上之政在八載之前而可一朝復者也至丙午之恩詔則子策術

卷二十六

儲訓五

三八

以及子而麟趾快覩于重華孫復生孫而燕喜倍增于長信上所以篤孝事而隆奕葉之慶者不煌煌可睹記乎今元孫且七齡矣試以常理推之而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詔嫩之典繩愆之責飲食起居之必恭又似不能一朝緩矣夫人臣匡救者難爲啓而將順者易爲動上法祖猶欲按之方冊而自法則不過尋之方寸此其難易遲速之效何如而上猶不動念乎哉昔漢武帝之言曰使後世復效朕之所爲不爲亡秦之續者幾希故輪臺一詔不勝自悔而天下頌焉唐太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博曰願陛下

常如貞觀初則善矣二君皆英主也一能悔于末一思復其初曾不失平康之治況大聖人之作為素超出尋常萬萬者儻能不自智而善用其智則無以自滿者自逸而一如初之勤學學即所以教也不徒愛而善用其愛則無以過慎者過慮而一如初之諭教教亦寧有外于學乎哉上不過俄頃之悔悟片念之轉移而近與二祖比隆遠與成周爭烈為聖子神孫樹無疆之業者端在是矣區區漢唐宋之主尚足云乎哉

楚衡

卷二一六 儲訓六

三十九

藏書 第五問

萬曆壬子廣西鄉試

司昔人有言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故家不藏書雖富猶貧也人下讀書雖見猶冥也書自秦火以前無論已自漢而後無不崇尚典籍而或時聚時散其多寡之數亦有可得而聞者與後世言富藏者必尊中秘而言廣讀者每遜然慕遇有士庶之家縹緲難紀其目卷帙之土記詞莫測其涯者何與今天下異書稍出矣而藏者實以至於以儒典而不及二氏之儲博雅人入覽矣而讀者頗難至或以名公而反讓嚴居之腹此其故將安在與夫藏非止為好事之藏也藏之而必稱其讀之名讀又非止為浮慕之讀也讀之而必稱其讀之實其指歸亦有可得而言者與大抵嚮往之風成于下而導引之機由于上今欲使家自為藏而人自為讀其積習慮難頓移也將何術之操而可與士向稱好古聞執事言必有欣然願解者願以共相

夫書之于人其色不悅于目其聲不娛于耳其味不甘

策衡

卷二一六 藏書

四一

于口也今試有人入其室無長物視其架上稍有圖史與之語無俗談探其胷中微知古今有不愛且敬者乎而況于玉軸牙籤應接難周前言往行蓄識無異者乎故書不可不藏也尤不可不讀也秦火以前尚已自挾書之禁除于漢景遺書之求廣于陳農劉歆著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而經王莽之亂光武中興漸次收集雒陽之遷載一千餘兩而經董卓之亂魏晉承攬分為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經五胡之亂元嘉而後迄于齊梁四部書目凡二萬三千一百二卷元帝收文德圖書凡七萬餘卷而經周師之亂煬帝增祕書

官刪定西京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經江都之亂
觀初大購遺書抄錄異本玄宗又廣開書院兩都各聚
書四部次列經史子集而經安史之亂宋建隆三館有
書萬二千餘卷至大中祥符之間爲崇文總目慶曆初
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而經靖康之亂及夫胡元
禍烈秦焰矣此歷代書籍多寡之大略也其或聚或散
若有司之然自古二酉之富不以石渠天祿也銳意收
羅則單素可爭雄于禁地故侯贊皇宣獻南宮無論
已他如南都歷陽之沈隱山九江之陳李鄱陽荆楚
之吳田何遂廣致若此流覽之弘不必集賢秘史也碑

策衡

卷二一八

四十一

指涉獵則寒素可勝于然慕故茂先景純廣微淡
非論已他若休文之孤困柴桑之屢空少陵之遷播何
遂淹貫若此故書之藏不在人地矣大都物聚于所好
而積之以漸苟其細素之耽僻于嗜慾則何求不得甚
或採探山川搜求塚墓卽殘編斷簡不勝珍惜而藏焉
得不富書之讀不在優暇矣大都資得于所近而廣之
以勤苟其達古之慕過于饑渴則何處非學繼晷窮宵
剝心嘔血卽傭賃耕牧不辭勞瘁而讀焉得不弘今天
下異書稍稍出矣而藏者甚少儒生本領卷握可盡曾
不如二氏之金函寶笈也該洽人人艷矣而讀者頗藉

宗匠操觚猶煩檢閱曾不如巖穴之旁綜隱索也此其
故何居蓋天下聰敏之士無有不銳志功名者而天下
功名之途未有能跳越舉業者于是盈箱積案罔非削
剔之餘口誦手披盡皆餽飭之具閒有索典墳于坊肆
寄敦悅于詩書必謂棄毀鉉基設陳彝鼎辟除梁肉餐
挹煙霞虛高無濟競相姍笑及夫名通位得宿懷可展
而簿書鞅掌酬應倥偬精力減衰矐黃漸迫非無收貯
多方僅作遺經之遠計亦有把覽不釋無奈掩卷之健
忘士人通弊大率坐此篤而論之吾所謂藏者要以副
其藏之名而非好事之藏也嘗謂藏有五劫而水火之

策衡

卷二一六

藏書三

四十二

患不與焉吾所謂讀者要以稱其讀之實而非浮慕之
讀也嘗謂讀有六難而記誦之苦不與焉何謂五劫錦
素裝潢將託盟于緡閣高齋陳列豈比飭于丹青而或
手指不觸圭角稜然蠹蝕蛛封塵灰寸積名之冷劫甲
乙分行四庫之標題甚辨金形異管三品之記載懸殊
而或雅頌雜採訓謨倒置汲書孔壁錯簡難明名之紊
劫顯末具在方稱尺璧之全句字少虧遂比河東之篋
而或卷帙飄零都無完好裱褙成之麗鼠餅餌易于兒
童名之殘劫中郎無子餘業宜歸于仲宣子政好奇鴻
寶僅探十枕內而或品謝方平漫言可與未見一編之

難久假之歸名之通劫丹鉛在手猶嫌筆削之易
訖去取已明尚恐雌黃之未定而或信心塗抹清紙漫
坊祇欲誇能于點竄不思貽笑于金根名之難辨何謂
六難六體雖云小學將形聲點畫之備存等韻亦自
方正羽徵宮商之必辨儻其篆籀未通久襲偏傍之
翻切不講全乖子母之音則識字之難燕郢惑于傳說
終嘗口授之非帝虎辨于毫釐可缺名山之副儻其晉
史莫窺空詫渡河之三豕山經未諳終迷舞戚之刑天
則離校之難九經諸史名家必有師承奧義微言類質
豈容獨悟儻其條脫之名不復取徵于真誥邇人之稻

策術

卷二十六

藏書四

四三

無從得證于琅邪則質問之難忠臣孝子抱獨契于千
秋逸士畸人託知音于別調儻其是非無主觀見隨之
衆盲情事惘然影響傳之耳食則品騰之難神理既融
自可捐除乎糟粕兔魚已得何必復執乎筌蹄儻其咀
道味玄遜鼎羹于染指章尋句摘執片鱗于侯鯖則會
悟之難疑事無成要在權之學術引經雖謬不妨取決
臨時儻其富擬五車無取鉛刀之割名高武庫未聞弘
濟之規則有用之難大藏之而不至落劫斯副其藏矣
讀之而不至苦難斯稱其讀矣而究之藏之設正以爲
讀之地藏而不讀若廩餘米粟空恐朝饑讀而無藏若

目且波斯隨方采獲與其不讀寧無藏哉茲欲使家自
爲藏而人自爲讀其趨向之風雖成于下而倡引之機
實操于上今時藝取士不能頓廢矣而楮木之災殆無
已極卒之牯僮可窺而再陳必厭以代羔鴈何益乎祇
以腐其肺腸而銷其壯日耳是坊刻之禁宜嚴也策論
兼收不勝中飭矣而風簷之下視爲虛文甚至直寫舊
文而借資請客以求經濟可冀乎祇以成其苟簡而塞
其瞻遠耳是後場之錄宜重也徵聘方聞曾形建白而
終離破格竊意記問之學別設一途并督之學使高等
則給之稟既序選則貢之成均將何人之不勸故郡邑

策術

卷二十一

藏書五

四四

之耆宿不可不敦也庶常吉士可稱妙簡而尚局新資
竊意宏博之科稍開其額略比之賢書合中外之秩而
采其譽望多詞賦之目而鑒其真藏將何奇之不吐故
史館之延覓不可不擴也陰以鼓之而顯以招之與之
以共好之情而引之以必趨之勢海內人士有不靡然
更化返舉業之淺陋而歸之博雅之隆盛者哉是將使
恬者亦藏情者亦讀也噫此特草茅之見耳縱觀中祕
而屬饜天府唯執事者之引而進之

學校吏治 第四回

萬曆壬子四川鄉試

問記言之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唐臣曰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為急蓋學校吏治關焉蜀東隆慶尚矣考西漢循吏傳有傳者三人皆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聞節吏事不知三人為儒時有司操修造為循吏亦徒以經術文法雜治之抑尚有本之者與當時亦不聞上人用何道教養用何術登簡修察之也後世教養愈簡而士習愈乖論何術察愈繁而吏治愈壞何耶今無論士所自修與吏所自習名矣若循吏傳所引造士馭吏者夫造士馭吏孰有過於彼者乎破垣謂乎然視之破之當有何蓋彼與適之論學校李嶠張知白之請外補亦可究言之耶或者謂祖宗朝青衿而少人人好禮而重犯法今則途徑百出輕進而重退識者比於平頭寵下郡邑吏三載上考功往往以私託中之一失修怨令循吏無影於含沙也二者亦有關於士習吏治成敗否耶諸士抱英而來困儒者自命行且為吏矣願為我精切言之

雙衡

卷二十六

四五

今天下士習之壞已極而吏治之束於恒調亦太甚已夫士者朝聖夕賢左規右準固未字之閭媛也入有重帷之開出有袿襦之結居有保母之護然後教以婉婉聽從教以纖紆組紃教以遵豆茹醢其并而適人用能承中饋之託章婦順之儀以大樹宜家之範而豈但無貽父母懼耶藉令教之弗具閑之無素舍幽靜而談刺繡笑深藏而工倚門踰袂躡屣目挑心招則國人親黨必嫺且賤之中士所弗妻況貞夫乎乃今士習何如也下帷講肄借壁光而瓦鏤鋤金者豈曰無之乃競進希榮之徒多而恬靜自好之士少市井無賴之風盛而羞

恥奮悟之念微黠者以敝帚為羔鴈以闕轍為網罟謬託於藥籠桃李之列有司賞其春華忘其鼠璞使其倚借以漁小民關說以填谿壑桃李未成而龍斷已徧登矣次者以出入公庭為本業以把持簿尉為固然稍不意得鼓譟成羣動曰公忿甚而虜辱薦紳詎汗郡縣當事者至莫可控制最下者以日暮途窮之景為倒行逆施之計不辨蠅頭而屬饜未已手已作秋蚓而徵逐不休鄉飲沫富民之需濡節孝邀巨室之升斗居間兩造濡首胥徒蓋士習之壞極矣吏者佩虎符以臨長一郡或綰墨綬以出宰百里朝興一意念夕成解澤夕布

策衡

卷二十六

四十六

一章令朝成風俗蓋不啻家人父子之親几席呼吸之相微也然世稀循吏之績者何也則遠近勞逸之心奪其家人父子之心內外趨避之念不勝其几席呼吸之念故有磽壤於此必善擇其穉夫墾之俾糞淪有加焉念倍於良田也有羸馬於此必善擇其牧人飼之俾芻豆有加焉念倍於上駟也亦惟是程其收入之多寡齒數之繁耗而勸懲焉蓋為吾田計不得不勞其穉夫為吾馬計不得不苦其牧人惟恃有考成餽廩以酬之必不使自擇膏腴孳息者以私便其身圖也乃今馭吏之法亦有少謬不然者為人擇官未必為官而精擇人為

格滯才未必爲才而少融於格一內外也而炎涼難易之念曹分無論華秩卽諸曹舍香之署外望之若九霄其幾而入之若登九衢其推而出之若墜九淵彼執掌於風塵期會之煩瑣屑於簿書錢穀之役者無時勞逸什伯崇庠亦什伯矣一外除也而遠近其苦之念曹分其爲通都大邑顯名厚實之所聚耶無不以畀制科之筮仕者其爲區脫荒落狐狸之所阜蠻夷之所雜處耶無不以畀鄉舉歲薦之須次者故校制科於郡邑遊微窮海之缺晨星也溟雲貴竹之缺足音也夫選用賢良固欲其安之耶奈何盡使其頭顱種種者踉蹌於區脫

策術

卷二一六

學子校吏治三

四一

荒落間日夕視崦嵫而擲瓦注而遠方不得蒙尺寸之澤此何爲也故曰馭吏之束於恒調者此耳今欲挽士習莫若重德行今所謂德行固博士之爵實有司之爲狗也歲時學使者責之有司有司責之博士博士錄其素所愛憎者而臧否之其身負塗而工於雕蟲者當事者已有戒心弗能行也其裹載甲而強有力善持人短長者有司弗敢問弗能行也其佩芸紉蒞淹抑於草門圭竇者博士先生不識誰何卽有舉者且唾弃之弗能行也生以爲旣盡題其甲乙之亦宜詳徵其行而揚斥之而仍責之有司也

勿視爲芻狗其評騰之

嘗否而異日有司之評騰卽爲焉而仍責之博士約曰而勿視爲鼎寶其妍媸之當否而當日博士之妍媸卽行焉學使者又隨時體察參伍而綜覈之其一節自好者量旌之其一時詿誤者薄劄而令省改之有大奸惡務艾難焉雖摘藻如春華不以百足而少畱其餘焰必褫其鞶帶甚則徵其銅矢非過也其高世大賢真足儀俗而矻頑者文卽庸無當必揚顯之或予之廩或超之貢甚則聞之中丞直指臺達之宗伯得如古之辟召者間一行之以風厲學徒尤非過也然其道又莫如重師儒世未有表曲而景之直者未有陶方而器之圓者彼

策術

卷二一六

學子校吏治四

四八

龍鍾間茸者卽不能一切掃除亦宜汰其最不肖者而用其強志有精力者妙簡其孝廉而什五布之或時簡其制科而什一布之寧惟其人勿備其官寧趨論其最勿依違其罰使其師徒朝有講夕有貫相與濯磨而顧化焉庶有濟乎宋臣葉適曰本朝建學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謫議喧然大學遂爲姑息之地今宜變其故習擇當世大儒久於其職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家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嗟乎此非今

日之通務乎今欲破恒調莫若酌遠近者通都大邑
所稱難治也賦稅絲紛耶覈之已耳訟獄繁與耶折之
已耳豪右扞網而奸胥黷法耶吾持三尺按治之慮無
不俯首而帖伏耳而遠方遐陬之難有數倍於此者地
僻法疎其佐領與左右狸鼠習而漁其民不啻航上肉
几上皮日望一賢長吏如農夫之望歲也則撫循之難
其地介於民夷憑其峒窟之險出沒嘯聚為道路梗則
消彌之難邊鄙窮荒烽煙時警狼子野心異其向背之
態以嘗我則彈壓之難當是時使一老文學左支右撐
立見其鼯鼠窮耳有耳冒罪而脂車理篋旦夕聽罷去

策衡

卷二十六

學校吏治五

四十九

耳何益乎謂宜定其銓格著為令某省若而郡應推制
科吏若而人某郡若而縣應銓制科士若而人酌其道
理之遠近風氣之寒燠而畀之務使其數常盈於額令
人有安於其土之心勿縮於額令人有厭棄而規避之
心至於績優勞最不難以殊擢之則人樂於有殊擢
又有以見真才雖勞苦且忘之矣然其道又莫如均內
外蓋今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甫離公車即厭有司
而希京秩臺省吏稍推擇為監司必且書空稱怪而方
面之望清卿若建之於楹也雖浸假而三事九列靡不
同歸然日月之淹速不知幾何矣途徑之險易又不知

幾何矣今所稱華選者僅行取一途乃什拔而或得一
人百請而不得一報又何以使彼二三才士甘心於遐
遯荒落之區耶則亦宜參酌內外而時通融之無使以
郡縣為陸沉外吏為懼府可也唐臣李嶠曰竊以物議
重內官而輕外職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
人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
請輟近侍率先具寮於是韋嗣立楊再思等皆以本官
檢校刺史至宋張知白復述嶠言以為臣雖不肖願繼
前修唐年非遙故事仍在嗟乎內外遠近之偏輕重自
唐宋已然可慨也愚生又聞之長老成弘時儒者有累

策衡

卷二十六

學校吏治六

五十

試棘園不第終身不掛一諸生冠彼且視弟子員若贅
旒然故人人守禮而重犯法今陽翟子目不辯玄黃輒
儼然青衿垂帶以耀閭里不知歲免縣官稅若而緡矣
當事者任受德不任受怨量沙而進之數米而退之長
此安窮乎有司三載上考功總察之以撫按辯證之以
藩臬長時參以賢縉紳之公議亦足佐黜陟矣而奸人
私訐往往窺戶而暗投匿名而假手行之如剗刃刃得
之如獲拱壁致亡命可以蟻官司豪橫可以修睚眦長
奸尤反噬之習夙循吏任事之心雖識者時條議而公
禁之未盡止也愚謂此二端關士習吏治不淺而

堂之上當有遠圖未敢深置喙矣昔史稱江都正誼明
道之言幾於王道矣公孫子曲學阿世卑卑不足道見
寬推情與下不求名聲以負課當免感其民至輸租繼
屬不絕亦其次也當時不聞所以造士馭吏者何法然
以醇儒而為循吏寥寥若此今世而有仲舒其人乎愚
雖為之執鞭可也

治橋 第五問

萬曆壬子四川鄉試

問自楊氏入橋播非中國有久矣齊者通商不道諸
臣奉揚 明命整頓羣情用能淨掃蠻煙重開炎
微永與西向矣說者謂率中國之賦徵四方之兵
夷為郡縣未嘗郡縣之利而先徵中國以給之然
則初業開闢非與齊開闢郡縣守成易何湯平不
除時而守之十年成效未臻也或曰王仁必世革
故鼎新效夫可且夕計將華俗乎抑因其俗乎移
風易尚師法近功襲土祿官竟靡長策今我疆我
理休若倘將安出與其不取幅員之廣而損難正
之賦疲全省之民明矣何術而使任土作貢使自
給與或歸官其地者不安其位則鼓舞之在 廟
堂矣又謂環橋諸土司緩調得宜則外安而內寧
其說迂與抑墜覆而受輿多上產于蜀徽系之謀
必有戎箠執事者採而問之 上見諸施行則服
官之先已福利決系梓矣冬殫嘉謨無諱無憂

執事第三巴士謂與圖既闢而生聚未庶善後咸具而

策衡

卷二十六

治橋

五十二

經畫末周詎惟膏澤新造冠冕夷俗我蜀億兆氓隸尚
亦有利焉聞之善翊者不必善守用華者莫若用因夫
聲教遐阻文德弗來封豕長蛇狡焉負固乃萃文武爰
及干戈承 一人之雷震合四海以霆擊於時意氣方
新人情戒勵鼓舞先登之賞憂皇後至之誅峭崖絕壑
不啻從枕席度師此如秋颺之卷枯穢而彼則零露之
際朝陽故開翬易也力合而時轉也迨夫獲醜行誅衆
解於嚴孤寡瘡痍民亦勞止蓋多脅從亡命之儕又萃
招徠烏合之徒下焉者無習服之素而蒙湛恩穢澤之
思上焉者當誠信未孚而切駭駭鳥驚之慮且委任不

如臨敵之假以便宜而功効不若降伐之顯有成績況復官思弛擔吏欲舞文祛風習之已難作新民之不易守之難於創也人情懈而官遞遷歲月久而功化疎也且非常之原難於慮始其誰厭故土而安新遷者棄成業而樂誅茅披棘者夷俗之悍騁縱誕不以爲適而便漢法者是故矯之則怨撫之則馴革貌與其潔新而革心俟之遲久此微第山陵川澤天地爲因卽殷夷桀暴周承商鼎以因爲革宜民而祚永也播之爲州南極牂牁西連犛道漢唐相沿故爲郡邑版圖隸在職方而租貢輸之公帑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竊據八百餘年

策術

卷二十六

治橋二

五十三

但廩正朔項應龍稔惡煽禍逆我顏行天子討而平之郡縣其地還漢唐之故也府州各二爲縣者八半隸於蜀半隸於黔昭永轄而均物力也衆建文武鳩兵助餉建學明倫宣文教而綏夷服也今已侏僂言語左衽冠裳胥嚮風慕義雅興從善之願已惟是底定後垂十餘年繕城築垣設置官署屯戍一勞永逸之費不具論其畱兵防守則歲費官胥祿糧歲費師儒餼廩以及代耕則歲費夫有土有人有財有用治之經也今其土則不食其所樹人未足備任使而財用顧他取之滇楚巴黔歲濟如額經始宜爾爲繼實難君子不以養人者害

人殫三省以奉一隅紆目前而患永久則肇闢新疆乃驛驛乎舊壤而綏寧擣畔顧疲勞乎故民母乃非人情之平而事不可久乎執事求所以奠新土而紓額賦者幸甚愚生謬謂設奇以制者暫師心而作者乖立法以防者敝紛更從事者舛善守者亦惟善因之而已矣一曰因地之利地有剛柔高下燥濕肥磽不齊而無弗毛者土各有宜樹人各有習服江干之蘆不可以易吳越之桑薊北之棗栗不可以易江南之稻惟是任土而嚴課之遊冶有禁授土而弗植者有禁佩戈挺釋襦襖有禁庶幾地無遺利乎楊曾雄長一方經費所從不任土

策術

卷二十六

治橋三

五十四

而安辦耶一曰因俗之宜夷黠寇之與族猥狁之與隣甚不便漢法可與之理亂繩而不可以束濕薪誘掖之不嫌朝四暮三而約束之不厭五申三令不然木之初生尋及萌芽則生意萎然消久放之豚又從而招將野性悍然而起是故其與華人訟也必悉其情其與夷族角也但平其怒迎送期會有不如下相恤不至有不堪而法行之非怯也以全吾體使上下相恤不至有不堪而潰決之患而已得矣一曰因人之情夫欲富欲逸欲壽人情乎夷卽非我族類情亦不甚相遠脫之干戈而衽席之出之塗炭而安全之周其乏困恤其疲勞而休息

之誕敷之文教而振育之則法令一而民安服習久而民忘誨迪深而民化靈瞻歎嘒之庸微福於太平之世而推結袒跣之陋一旦劃爲文明播之俊彥他日足備國家徵辟之選則樹人之效也今學校非不具作之師者果勸誘有方乎伊吾茲誦不輟於耳乎以曾之禁錮文字冠讎儒生又新遭大兵腥風鼓扇被濯惟艱司教者毋乃實有所闕略與郡縣長吏下迨佐領初擇而使之不問資格久任之與以殊遷善矣何多謝病去而事不終代之者能不以遐荒萌倦數乎人與地習乎變夷之志與變夷之術人有之乎夫炎微荒涼去天萬

策衡

卷二十六

治播四

五十五

里官其土者自非大賢常邑邑不滿以其官爲雞肋而以其地爲石田是在地方大吏與衡銓者加之意焉優其官所以福其民也夫息武修文本聖王長治之上理而觀兵耀德尤盛世系土之深謀平播至今已享十年之安而未預百年之慮故曉曉及之而愚生之憂不但已也播故土司也環播而處者盡土司也壤相接耕牧相聞期會相屬官師相臨長必有事焉長吏之潤達者謂夷性犬羊第宜禽獸畜之不比爲人而不知此在北狄西羌則可土司業已世受我戎索比於冠帶之羣一有爭鬪閼關林池之殃且及漢土豈宜閉關謝之也者

其拘繫者則又一切以文法從事羣制之刻核無已其以鄰屬無聊之心激成決裂不可知之禍抑亦過甚愚謂土司者其俗在乎夷漢之間而我所以處之者其法宜居於寬嚴之際彼父子兄弟僚友間不若於訓誥順其俗無便繩以章其標狼稱兵必伸吾法無務以姑息縱數用則長驕徵調必不得已而用可已則罷積怨則成憤逮治必不得已而行可宥則置徵調矣必察其勞而償其功不然不足以抑服其心而做益長逮治矣大者道府面訊亟決次亦委之刑官及州縣之長亟爲裁斷若武弁下吏不可使也恐其鬻貨株連府辜功

策衡

卷二十六

治播五

五十六

也猾胥奸民逋逃而爲謀主宜亟繩也恐其漏洩變幻長戎心也豪家貴游爲居間者當杜絕也恐牽制交關愈生得失也抑又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以今西南之事在土司常病之乎好在漢人常病之乎忘諸司大者地方千里控弦數萬性獷捷輕死嗜殺上下巖壁如馳而我郡邑伍籍半虛枕戈者僅同兒戲無事則養軍有事則調發軍與民爲二兵與軍民爲三卒有急不得不倚辦土司衷心巨測大者合韓魏之交次且觀鵠蚌之勢最下亦含狐兔之悲異日者播州事起而若輩之情形見矣當此新造之始選材官掄

良家子拔超乘士挺鉞擗鐔提鼓揮桴而時簡閱又復其軍屯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以春秋耀吾軍士叩作夜郎諸部落且悚久竄首固敢越志而后撫之羈縻之因其俗不盡用吾法而治之以不治蘇子瞻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夫不以中國之治治土司而以不欲速之治治新邑之播將全蜀賴之矣所謂因而守之者也

策術

卷二十六

治標六

平七

第五明

萬曆壬子雲南鄉試

問滇南舊諸徼外所謂四戰之國歷古患兵不聞升其之投疑也或待其故曰有邊事退臣之福我則致寇田定無命疆場之言故有其職今之邊事則歟否耶通究黎家所移口非戰勝則攻取耳所恃攻戰之具何以以衆耳語之以有以無戰城守不攻頭謂非策豈黃石秘法不在人間耶而師克在和不在衆衆亦何可待也抑多則敗少則勝如永叔滅兵之議獨不宜於今歟然而攻戰之不利多也博引載籍可爲觀鏡也知此則知守矣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爾滇近事之失矣想攻茲守亦不足其弊安在謂是不足者兵耶增可耳非然者其增之以弊饒也且按屯籍而數軍實載在制額布在衛禦者軍六萬而無兵屯百萬而無饒弊又安在爾滇士蓋難言之顧爾滇與代事亦不可提論乎則有率戶二百取一得南燕十一軍而二足浸懼者有以天威平定四郡用其渠率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此夫兵取諸民粟取諸野守備之策可概見矣而或以失信爲嫌或以應變爲短果雅論

策術

卷二十六

治標六

平八

于嗟乎滇之苦兵也亦夠矣滇所不足非兵也滇之失策亦不在兵疇是固吾圉而疇以興戎凡我滇人具有耳目口也鬪來而濟師寇去而留守守可耳濟師以守守不加完而多費精滇於是乎不苦兵苦增兵矣夫兵不祥之器器不能殺人殺人者人也遂執人而呼之曰兵是亦不祥之人而已矣衆聚不祥之人而多費精甚無謂也且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守則有餘又焉用

衆此一語足以蔽漢事迺塞家狙喜兵熟爲虛喝曰
有巢氏之剝林木也右攻戰也囊瓦城郢尹成所以刺
守也處虧氏之畫師也貴衆也薄柱擊石馬服所以病
寡也是又惡知師義而亦豈真能爲攻戰哉聖人有誅
而無戰城守不攻能爲城守者真能爲攻戰者也而荀
況知之蒲騷之役莫敖濟師迺師克在和不在衆是謂
丈人之師師之義也而鬬廉知之然則衆寡之差數攻
守之成形亦必有分矣生請爲執事旁引旅撫縱橫析
之而徐及漢事可乎彼戊子之事必死六千甲子之事
簡車三百以論已若夫秦失乞於項項遺乞於漢亦豈

策衡

卷二十六

漢事二

五十九

戰之罪哉至淝水之戰以龍驤六十萬潰於東晉之八
萬赤壁之戰以水軍八十萬火於東吳之三萬而他日
以三十萬見蹙於布者還出其二萬以蹙紹曷故哉豈
非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耶子玉而下如括如翰兵逾
多敗逾毒復何怪然而多多益辦必稱淮陰六十萬勝
楚又得一王翦多而勝者不迺間有之乎曰戰故也戰
故巧拙猶有幸焉若夫攻勿復言多矣王尋不以百萬
之衆攻昆陽乎有其犇之而隊命債軍踣及其國猶可
諉也曰不善將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攻天水兵多而
善將何復北也則猶可諉曰攻堅也以李郭爲將以六

十萬爲兵以安史之環爲敵而攻之而亦不免於北印
之甥耶則猶可諉曰監軍爲制也隋之煬帝唐之太宗
聚天下於遼兵無復加矣敵亦非勍也又天子自將待
邊無誰制之而煬之攻平壤也浪死歌若不聞也撫夷
論若不省也空中國以出空九軍以入固也唯是太宗
取天下可以百全何有於安市一夷帥而辱駐蹕以攻
之而不下尋亦自解此其故可得而言矣自有兵制以
來攻爲下策而攻夷是又其下也故曰聖王馭夷來則
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不就攻伐使曲在彼而已昔
在文武采薇以下治外於是出車以勞率枵杜以勞

策衡

卷二十六

漢事三

六一

衆而先儒亦稱其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是得馭夷
之道幽之忘國恤也四夷交侵師旅繁興若華閔時草
黃愁役雅降而風王退而國魯春秋進而張天子之權
以謹華夷之辨是故王師而敵茅戎也書敗績凡以戒
萬世人君之勤遠略者齊人而伐山戎也書獻捷凡以
抑萬世人臣之贊邊功者敗也捷也兩者皆議則亦何
策而可曰夫固言之矣守也自古馭夷無上策守得中
策焉而守之策於南夷爲要南夷首見於經曰苗苗之
弗卽工也竄之宅之刑之征之而猶弗格卒所以格之
者文德之誕敷而所繇善其後又不過分北之分北之

意母亦是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夫以舜爲正
以益贊禹曾無如有苗何則亦如舜禹益而可矣今自
巴蜀以東暨我滇南數千里溪峒山箐之中夷產最夥
而苗蠻故在也且我滇夷自漢唐而後守令治其人酋
長安其封土流竝設夷漢不辨如左右手儻亦分北之
意耶黑水而內以分爨焉黑水而外以分爨焉夫爨則
鞭餘之馬腹耳其君長以百數樹惇而守終純固抄盜
非其本謀諸附境內爲隄脫者吟呻相入蹄輪相錯鱗
介而冠裳瓊裘而章紱旣強半爲食黠之鴉革響於華
以長子孫於華而猶桀越敏喜人怒獸之性不華也又

策術

卷二十一

滇事四

六十二

習與華人相狃小有際會輒出其稀突千百成羣以恣
椎埋急之則魚散鹿鋌而雉兔逃甚則外煽諸酋大驅
內訌而我猝不知所辦之非若三方之夷我以一面
臨邊外夷而中王土其侵有處來有期猶易備也故曰
守之策南夷爲要而范祖禹亦曰由秦以來未有得志
於南蠻者其所縷指甚辨至謂南詔之師一由邊臣食
利邀功自我致寇繁豈虛語哉試舉而實之乾陀之姪
縛也鮮于之卜躁也鳳會構患之嚆矢也彼野食鼠
哺殮燹僅其母乃以兵爲殘而詩人猶飾爲之頌夫誰
知太和誘陷隻輪不返數十萬之骨白森青鏡爲劍也

策勲之地乎天寶遺事率是類也亂是而蓬蓬有
受其螫惟我 聖祖混一區宇久歷戎行越十有四禩
而我滇初定亦惟元孽段會寔召後至之誅服之不易
故區畫爲勞訖今而仰誦 勅諭之文一則曰出奇制
勝一則曰乘機進取而三將軍卒奉 廟筭爲之批亢
擣虛計不旋踵所以督攻戰者何亟也生以爲開創之
計必出於此及他日垂諸 訓誥之辭曰禦侮於承平
其事密其機隱曰諸夷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
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大哉 王言
所以嚴守備者又何慎也生以爲守成之計必出於此

策術

卷二十二

滇事五

六十三

以此爲坊猶有勸麓川之師爲天寶之續者嘻功耶畢
耶生亦何敢知顧念任發小逞狂靡之捷逆我顏行
廷議且爲耕守計耳而靖遠獨王闡振之謀耗竭東南
徒以博沈沙棲陸之瑋寶而戎首通誅卒不可問未知
濫賞見効靖遠何置對也攻手足之疥癢縕習背之癰
疽輕病重藥詒害遠矣至 今皇帝御極之初我滇東
西多故我是以有鍊索之征有獬獬之征有喬甸之征
以幾何而岳罕跳梁誘莽深入蠻莫內侮隣及三宣我
則有隴川之捷歸我侵地取彼戎索惟我之所更置之
迺疏爵未畢而緬已顛軼薄我西偏矣於是迤西之

議者不無遺管說在乎一牛而易五羊也一牛之失墜
之不言五羊之獲指爲勞績於戲此虛張殺獲所以議
西討而賊已尋盡所以議南征乎頃者么膺如鳳克激
發昆州屬有疆場之言而我滇實用糜沸危失之危得
之攻不成其攻而守不成其守也於戲於今而事歸
朝堂矣生又何敢知無已請原始事以誠後轍蓋羅葵
部自商勝歸義所不効滅而俾世守者無寧茲英去弄
積三世耳輒不自保姓兆異謀爲我守土者瞿也而文
銓復爲之交構鬻木密鏐楊林所在焚剽致煩大司馬
之徵發而刳印圖襲又見告矣 肅皇帝時此虜固若

策術

卷二一六 滇事六

六三

是狡也惟祖惟曆乍伏乍驕然而兩中丞先後底定刳
削之唯命難殫之亦唯命未大失也若猶是刳如單歸
如乞委蘭壁而取導節則守不假器之謂何所失獨城
守而已哉嘻此往事無多談雖然後則視今今亦視昔
得失之林具在史籍不甚相越也請終舉往事而守滇
之策既備矣於是得一策於文僊彼其秉鉞西南完殘
奮怯諸所矯剔非一一舉而廢遺嫖耄者什三四得百
金之士曰南燕者什一軍不頓一戟不勞一卒而南詔
所略四千俘及蕃醜所陷之故地一朝俱返者雄邊子
第奪其魄也我滇今日之武備何如哉嘗試討軍實而

撰車徒所分布衛禦如蒸鷄者什三而守什七而屯者
在 令甲初不下六萬許此軍額也歲積弊生日漸消
乏約其籍尚以萬計耳誠得此萬人而軍之何遠不足
迺萬人軍會不得千人用千人食會不得百人軍而後
知伍符所隸皆不辨鵝鵠何形疆劉何義金之不止鼓
之不進者也夫且議增兵乎則 國初添補之例難可
復而漢人召募之法不得行顧養募兵者資奉如驕
子姑息如倩人張願待飮稍不給輒作吾亦逝去之想
脫巾起而誰何矣騰陽之唾滇監不遠夫且議銷兵乎
銷之必且散羣壞植以幸一決之爲快迺丹冥之烽不

策術

卷二一六 滇事七

六四

時舉舉則伍符所隸鬼簿耳木偶耳既無能緩急我而
白徒之衆復四召而集而彼且有挾以穉驕我如近所
增置武尋諸路兵又不啻以千計矣平日之所養已非
今日之所用有如萬分一而他日所用又非今日之所
養且柰何生以爲兵與農分猶可言也軍與兵分不可
言也則曷使兵無觴重軍無觴輕以蒐之之法爲減以
乘之之法爲增如是者徵獨去穉驕併去其嫖耄而列
屯坐食之軍固可以百金使矣此善用兵者能以少爲
多而歐陽氏少則勝之說倬有遠識也不然如文僊之
策率戶二百取一民猶可軍矣又何軍之不可兵哉

可兵則兵亦可農於是得一策於孔明孔明初至滇池平四郡戍其地卽用其地之人戰其野卽食其野之粟無客兵之擾無繮輓之勞而軍國以饒者戰馬耕牛一因其所自出也故漢制屯田以兵法差近古國朝因之使兵自爲食不以煩民雖農不盡兵而兵盡農也緊惟西平宣晦我土而南東之亡慮百萬以百萬屯給六萬衆謂之曰不贍計必石田而後可而況今日者食指不滿萬乎豈六萬衆旣次第歸烏有卽百萬屯亦當爲亡是公耶嘻滄桑未改地非縮也不此之問而饒是憂生之所不解也嘗試酌行之而我滇必且有餘兵必且

策衛

卷二十六

滇事八

六五

有餘饒饒足兵足守之術也而守有輔焉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夫關將難守將倍難故又曰守邊者以精神折衝如以攻戰而已則歷古西南功必最陳韋迺陳祥炯督過一夜卽從吏數十輩擅出而詭誅之而卒以招翁指之迫怯彼詐殺鉤町以愁擾諸夷又誰爲之偏也韋之通石門也寔使南詔爲文降雖傾資結好幸倖五王以報然而文降耳稍示以元穎之疊而三州被蹂躪矣又誰啓之戎也此正書獻捷之意也則亦安所得守將而與歸乎其孔明乎文饒乎以彼禽而縱縱而禽如搏蛟弄螭時露奇變而承祚猶爲陳之辭曰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孰知孔明之意直欲以夷守夷服之以威不用變乎守在四夷當如是矣若夫維州舊爲唐有奪吾有而要我盟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而涑水持小信反以牛黨排竿之言爲是孰知文饒之意直欲以華守華使彼自叛不相侵擾乎設險守國當如是矣是之謂守之輔而守有主焉在吏不在將偉哉蘇洵氏之議也謂天下之勢遠近如一而近未若遠之可憂之深迺朝廷稍有優異者不復官之於遠至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而先臣亦曰處遠方得一良守令如得勝兵數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數十萬人嗟乎議邊之要略盡於斯矣抑聞之弘治間上命撫臣旅滇山及考文武官罷黜者至于百餘人是不肖吏之多也蓋守長不法肆爲誅求誰肯而然匪今伊始此紀滇乘者自萬歲知古而下不諱殫述之而一金不取如毘斬姦吏九十人如喬至今以爲美談是皆前事之明鑑也我滇此一時受事大夫所不啻勝兵數十萬者幸有其人而我西南是始有寧宇在昔虞舜之馭南蠻也而難任人今日者且有任人乎哉無任人乎哉雖然六經之治貴未亂兵家之勝貴未戰善守者敵不知所攻而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以待之待之此其時矣

策衛

卷二十六

滇事九

六六

曷不聞交趾之誦乎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蓋守吏著斯之急也而又不聞益州之諺乎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蓋守將若斯之重也而又不聞蘭倉之歌乎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嗟乎此又大政之失非將吏所得爲也意執事所籌本計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卷二十六 漢書十

六十七

第一回

萬曆壬子貴州鄉試

尚克舜之聖同歟異歟商周之治孰是孰非下及漢宋孰得孰失周厚德宋亦附之河圖而弱何失而卑道殊門列具曰子聖議諸語頗具曰子正何無匡焉而靡商漢是競竟之資辭致事安以齊無爲也何紛紛然舉十六國以治今天皆春歲將成耶怡怡涵涵政將清耶高明沉潛與時易克水渙火猛其究曷志鳥仲能經易勿皆得箕子何陳吉何悔崔寔何論統何喜赫矣皇祖駕軼三五列聖繼承有烈有武今上繼之其容如天堯耶舜耶禹耶體安先仁爲寬德義禮智嚴何濟而全何委而偏食芹之獻將毋可言

治天下莫患乎鶩於容以爲量而喜於量以爲名夫所謂容者非可以名鶩也其投之也有所不安則其受之也不盡其處之也不得其分則其投之也不安相溷則

夷術

卷二十六

法古一

六十八

必恃於容之中相觸則必競於容之雜相礙則必排於容之外而相委相彌則必微倖其無動於容之大令庶事咸墮而賢知愚不肖俱盡者此皆喜於容之名而不求其實者也天可以陽和廢凍沍而不廢也可以長養廢摧折而不廢也摧之區其材凍之堅其質不則萬物不生歲功不成而天地反疑於不仁故義者仁之辨也禮者仁之節也知者仁之幹也佐之以義禮知之嚴而後有以成仁之容普仁之惠然則古之仁天下者豈敦敦贖贖以自免於刻覈而相於無可爲者哉姦夫黷民願托於無分別之中以自藏老生宿腐樂引厚推淳而

不知其解雖有剛健英武大有爲之君亦或牽於習
昵於人情寧爲彼弗爲此而不悟其弊亦既見於天下
矣世莫不曰周之德溢於商宋之治厚於漢胡不審於
治亂之實也周自宣王而上治僅三百餘年耳其中已
不免水濱之侮下堂之褻遠或不享詩且作刺矣平王
以後信不徵於鄭禮不禁於魯威不行於大夫而權不
足奔走乎士與人以原陽樊之田而令不能順於民取
平於諸侯之大夫而政不能及於訟然則前之所謂盛
統者亡其半者也而後之所謂過曆者虛其全者也是
豈復有君天下之實哉宋之世其號爲正人君子無不

策衡

卷二十六 法古三

六九

煩聒凌誅者而不能問也其小人無不誣罔橫恣者而
不能問也其夷狄無時不凌躐蹈籍要挾震讐者而不
敢問也名可替體可竄位可詘垢可忍無事以博長厚
之名而有事則苟且一時之安以爲幸自古及今有弱
於周而卑於宋者乎而以爲愈於商漢何也天下之強
弱比於人安則飲食起處也危則病也疴羸瘵痺之人
亦有久延而不死者矣然極其盛必無豪飲大嚼馳騁
遊陟一日之快而至於困頓奄息亦必不得同於解脫
去毒且飲且剔之烈而且取其綿若一絲未絕者誇之
以爲涵養斯已過矣商漢則不然罰先而必法厲而後

權操而斷其君子競於實其小人競於力政事深切
浮游之患不生聯絡精嚴故弛解之釁不作精神挺動
故乘侮之病不受周反商者也卽欲不弱不得也宋反
漢者也卽欲不卑不得也夫尊賢親親而太公知其寢
弱周公亦曰後世其比而於齊乎嗟乎魯公竊比其造
周者以造魯而二公儻類證其憂魯者以憂周將毋亦
悔其惠褻而威不振而況於宋乎故堯舜之聖世未有
可軒輊之者也而愚以爲可法舜不可法堯堯之治主
於容舜之治主於斷法舜不得不失爲英君法堯不得
而可憾多矣何以明其然也洪水未平亦旣亟矣需人

策衡

卷二十六 法古三

七十

亦旣甚矣而十六相堯弗舉也共驩比周亦旣沸矣而
堯弗去也鯀績用弗成亦旣久矣三苗負固不服亦旣
梗矣而未聞堯殛之誅之也舜一旦而舉之放之殛之
殺之而不疑世濟之美如茅斯拔世濟之凶如距斯脫
而後百穀用成又用明家用平康自非然者閭閻何極
焉夫大聖人之作用不可以臆也或堯之終能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未可知但其錮黜於歲月依違於人言愚
生無識不測其裏觀其表不竟其末然執其已然不幾
如郭父老所以復桓者乎孔子稱舜無爲謂其恭已也
恭者敬修之實何爲如之其稱堯曰蕩蕩而史臣亦曰

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噫此聖人之弘也然亦稍玄矣如徒慕蕩蕩之高忽敬修之實與之爲無爲爲不知世之渾沌何日之有崔實有言熊經鳥伸呼吸吐納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子產亦謂水悞民狎卒多死焉火烈民畏是以鮮死夫惟昌言仲長統賞此政論而不有崔符取人孰來于太叔之悔哉周似堯者也宋法周而愈失者也其呼吸無救於傷寒商似舜者也漢法商而未遠者也故國紀不狎於悞水由此言之治亂之機決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成祖文皇帝重光靖難治定功成越百代所未有令後世爲可繼欲求其

策衡

卷二十六

法古四

七十二

一息之逸一事之弛一人之縱一毫之假而不可得是以朝廷肅法百官總已令出如汗威行若雷內充外寧兵強庾實二祖皆以嚴致之非以寬治平也二祖豈不知肅肅似於厲世煦煦可以取名以爲小不忍之必亂大故弗爲也列聖承之雖剛柔吐茹亦各隨時補救至於善政妙術孰不以嚴涇渭而清卽或微疵小瑕孰不以弛綱維而失乎我皇上德量之弘亭育三五內蘊神明外韜玄默羣臣受莫測其際有儕伍所不堪而至尊不怒有世王所必發而神聖湛然有旦夕需之若不及而度能置之有忠智焦

心之士相與過計以爲如之何如之何而靜能鎮之有辨而不以疏能爲而不以見有操柄而不以示可謂遂養厚油之極矣雖然愚猶恐其似堯而不似舜也大治與小治異爲天下與爲家異百忍而後濟者治家之德也惟斷乃成治天下之道也今衆言盈庭而莫之斷也賢者賢其賢而不肖其不肖不肖者賢其不肖而不肖其賢而莫之斷也事之機者與夫勢之已至者間不容髮而莫之斷也有功德而待揚者愆尤而必罰者了然於天下而莫之斷也其所以不斷者何也則德厚而心疑故也疑於人也羣臣無可倚之人矣而

策衡

卷二十六

法古五

七十二

姑聽其留去以爲厚也疑於事也天下無應爲之事矣而姑循其格例而姑置之以爲厚也疑於言也耳無可入之言矣而與之存而不論以爲厚也其爲厚也尤甚乃有名心欺自非然者自神其術以爲莫測之用耶夫天下之伎倆未有盡矣此非可以不見不聞爲無窮也出片言以決之而是非判是非判而賢不肖定賢不肖定而行能見行能見則功罪分功罪分則賞罰覈賞罰覈則勸懲立而天下平是在出片言以決之而已於容德何害哉其爲地平天成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內平外成之世惟上其爲比周滔天汨陳五行之世惟上

豈惟將損於平成也究必至於似周之弊而含宋之垢
將焉擇而取之哉今夫忍人之所不能忍天下之至難
也劃然而剖分人情所至易也 皇帝神聖既已能其
難而獨謂不能其易亦何歟人主之道曰乾道乾有七
德剛健中正純粹精皆自其剛健究言之耳厚德而含
弘則地道也臣道也妾道也而豈至尊之德乎聞古人
之格君曰含正心誠意無可言者愚以爲心莫正於政
舉意莫誠於外刑故不敢舍事事之實而深求其不可
知者以爲獻也執事幸以爲然否

笑翁

卷二十六 法古六

七三

任權 第一問

萬曆癸丑會試

聖王之治莫要於用人用人則與之以權權者上
之所藉不欲假人者也故英王常新之唐虞三代
諸葛各牧夢卜登賢與作福作威操柄馭吏兩不
相妨何其感也後世有躬親無政不任三公說者
以爲懲前世之失權然其後按端日輕政柄旁落
遂有諸論言昔之三公任重而貴輕今之三公任
輕而貴重又有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其名而無其
實其說果有當哉惟我 高皇帝天縱聖神 乾
綱獨攬龍虎書省母聖相以政事分委六卿 神
策淵畫高出近代矣乃再傳而即有內閣之設浸
冒相名果何故歟二百年來委任之重輕名實之
有無亦可得而言其概歟 皇上睿智聰明同符
聖祖臨御初年委任大臣穆然 恭巳十年後
太阿獨持心膺罕寄馴至今日官僚多虛即密勿
重地亦罕曠歲久豈亦有所懲而然歟抑臣下之
誠心信志不足以取信于 君上而致此歟昔人
有言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茲欲權歸于上臣
重于下以成 聖主獨斷之明用人之美將何道

策術

卷二十六 任權

二十四

而可諸士其極言之將藉于爲 丹展獻

天下大器也人主能一人有之不能一人操之則不得
不分其事于人分于人而又慮其擅于人則不得不攬
其權于已分之所以爲任也而善任者必善操舍操以
爲任則委轡駘銜之變生矣攬之所以爲操也而善操
者必善任舍任以爲操則叢脞釜鬻之患至矣虞廷九
官十二牧都兪吁咈于一堂何其任也而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五載巡狩班瑞群后律度量衡一京成法
則任而未嘗不操也周之盛也六典建官八法馭吏何
其操也而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無

不得人則操而未嘗不任也蓋其君臣上下一德一心無所間隔頓八紘以爲馭而不知威福之自專委群臣以平衡而不知事權之有屬任忘其任操忘其操如耳目手足供役于心心知耳目手足之爲吾用不畏耳目手足之爲吾侵也維時未嘗有相名乃禹以司空宅百揆旦以三公兼冢宰相莫重已秦立丞相而漢因之盡筦天下事然至建元元狩之間九卿更進用事則丞相取充位矣本始元康而後朝政盡歸大司馬大將軍則丞相爲贅員矣炎祚之中移非其主之失于操乃任非其人之過也光武懲之親攬庶事不任三公其後揆路

策衡

卷二一六 任職三

七五

日輕事權旁落威縱橫復如哀平之世仲長統發憤著論謂向者三公任重而責輕今之三公任輕而責重而陳忠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名無實選舉誅賞盡由他曹而災異變咎輒譴責三公其言皆惻切而有餘悲此則光武知操而不知任知懲前世之失權而不知其後之失權乃愈甚耳高皇帝神聖開天群臣莫及始因勝國之舊置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汪胡敗而革分其權于六曹一準周官之制於是百司庶府頽首以稟成于一人而主勢彌尊乃帷幄謀議之臣如劉基宋濂輩日侍左右矢口而廣明良之歌造膝而陳安攘之

策衡

卷二一六 任職三

七六

略卽虞周猶遜譽焉蓋任以實而不予以名此高帝之所以爲善操也文皇因之設立閣臣亦猶高帝之遺意焉其後萬幾浩繁人主不能獨覽于是委綸綽千代言寄腹心于密地而其勢始重又其後則禮貌日隆臣僚不敢與抗于是漸次升師保之階雍容處朝紳之右而其重始成又其後則根株既固枝節因之橫生于是上有所藉以爲叢下有所營以爲窟而其重始極相之名所由來矣然而樞機雖筦而事柄不存名位雖高而威權靡擅能如申屠嘉之窘鄒通乎能如崔祐甫之除吏八百乎能如韓稚圭之以空頭敕押任守忠乎蓋其官差將于東漢之三公而其職任不過如唐宋之翰林學士擬之于前代之相臣其名實輕重之間大徑庭矣又何至覆雨翻雲薰天炙手以釀成極重難反之勢哉二百年來列聖承休皇靈丕暢朝有股肱之美國無擦斷之姦於乎盛矣而或者謂本朝相業之遜于前代亦由於此果何說也前代之相臣其于朝廷如河之于海海不借河以潤而河亦能自爲潤也本朝之閣臣其于君父如月之於日日不借月以光而月不能自爲光也建置之勢實使之然曷足怪歟我皇上天縱聰明同符聖祖臨御初年拱手垂衣以

國事付受遺之重臣而其人亦強力敢任果于有爲十年之間法度修明綱維不弛中外晏然無風塵之警此亦任之效已然而宰割太專則威疑于震 主丰稜太露則理昧于含章田蚡之除吏漢帝有所不堪楊炎之作威唐宗因而發憤況當 熙朝而事冲年之 聖主哉一變而盡收威福于 穆清秉衡軸者以委蛇奉職再變而併虛官聯于列署望 朝宁者以寥落興嗟批鱗折檻之蓋臣悵白駒而遠逝憂盛危明之封事東高閣以塵封甚至密勿論思之地單曠多年股肱心膂之司睽孤日甚說者謂懲於任而遂轉爲操快於操而益策衡

卷二十六

任權四

主七

疑其任如持重寶焉既以予人而復得之遂什襲藏之而惟恐其失也理或然矣願 皇上亦何嘗廢任乎外而藩方之事必委之撫按不中制也內而軍國之事必筦之諸曹不旁潰也大臣與小臣爭必伸大臣不旁聽也事內與事外爭必主事內不肘掣也雖腹心委寄之誼稍遜于往時然而 關可叩牘可補 內降可以封還 雷霆不測之威可以時奪不至灑然渙然邈不相屬也故謂 皇上之不任者過也乃求勝任于今日則未易言矣 軒陛隔 穆穆之容替紳寡師師之象綸扉時掩軍國何取于平章 渙汗長稽天工曷資其寅

亮揭丹心以自矢 上必罪其沽名秘諫草而不宣下且誅其緘口一事而欲行欲止真同築舍于道有一人而乍依乍賢豈但瞻鴻于天畔共云省議論矣而噴室之煩言日興皆欲撤藩離矣而其陵之分部愈甚將激揚之太過則漢家之殄瘁可憂如白黑之不分則宋室之調停宜鑒此非正色立朝如王孝先膽量兼至如韓魏國身繫安危爲天下所傾信如 晉公司馬君實鮮克濟矣執事慮 皇上之不任而愚正慮任者之難其人也執事慮 皇上之以操而妨任而愚正慮無能任者以成其操也蘇子由云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夫策衡

卷二十六

任權五

主八

所謂重臣非他能任而已矣當震撼之衝不以利害撓也處煩囂之會不以非譽奪也值國家危疑多故之秋不以存亡生死動也其誠心信志使 人主洞然知其無需權市寵之私而天下曉然信其有亨屯幹蠱之具此之謂能任之重臣而非權臣而 皇上又推心寄之嗇喻受之時 召見以親之一札十行以訪之如 宣宗之于蹇夏 孝宗之于劉謝 世宗之于張敬孚手足腹心歡然孚契益然流通而又爲之明其去就善其進退以養其禮義廉恥之心而毋使有觸藩羸角之苦尚何臣之不重而權之不歸于 上哉又何必屑屑然

計較于權任之重輕名實之有無也雖然愚有感于易矣易之言曰五多功二多凶以三處下位之極也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以四之近君也今上既多功下亦多譽獨有人焉居上下之間立于多凶多懼之地而又有三之極無四之近是聖人之所愛而未有如今日之甚焉者也物窮則變變則當反其始始者何 祖制是已夫高皇帝固云六卿吾相矣是安得取所謂閣臣者而稱之而恬然受之愚生誠有概于衷欲言囁嚅而未竟其說也

三行

卷二一六 任權六

三九

和衷

第二問

萬曆癸丑會試

問國家之福莫大于和人心漢臣言百官和朝而歡心浴于萬國如所稱虞周之世至盛也然其所以然者虞周已三代而下衰世之黨三漢季鉤黨起于宦官固勿論其在唐宋說者謂不在小人而在君子豈君子之議論意見亦不能盡同歟夫亦有精察長厚異而治漢者謀斷異而濟唐者議戰議守異而利宋者何以異矣而和若是儻亦虞周之遺意歟近世士大夫意氣各分同異相角或憂其有前代之黨舉而以爲其端起于議論太多是非莫辨然歟否歟辨之果何術歟宋臣有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其於今日亦有同歟夫議論爲政者所不能廢也因議而爭亦人情之常爭而激激而變以爲世道憂則過矣將欲反之以臻太和之理誠未易言諸士當有畫焉

天下之勢無異同之謂大無偏倚之謂平守其畔而不

策衡

卷二一六 和衷

八十

相越循其實而不相爭之謂和故和之道非難言也官有方事有任功實有準是非有極而異同之門絕偏倚之形化矣何者人固勤于職之中而不暇也不勤于職之中而其精神氣力不能有所歸一勢必淫而決之于議論夫議論者門戶塗徑之所自起也議論之生大都狎其近而爭其小夫矜于氣之爲見見必近疆于身之爲爭爭必小而往往附于國家遠大之事以爲名獨不思夫營其職內之事則國事也鼓舞于營職之一塗則莫不後其身而急君父也事莫大焉計莫遠焉而何暇呶呶之爭爲爭之端自同異生自君子小人分別生也

以議論同異而遂有君子小人以衆人處于議論同異之中而又欲分別君子小人其於和之理不亦遠乎世之盛也其君子渾渾穆穆如元氣之在璞而天下蒙其師濟之休迨其衰也其君子之氣稍自矯厲發舒而國家受其訐詬之禍蓋虞九官周二相當時禮樂工虞之屬事無不修而猶然相戒相勗若涉淵水之懼也故臯陶曰同寅協恭周公曰偶王在亶斯亦虞周太和之權輿已自漢而下有黨有爭日趨日下顧尉俊及諸賢之與中常侍角也傷于激矣然猶曰非我族類不相容也牛奇章李文饒同爲唐相而借公事以快私憤傷于險

策衡

卷二十六

和衷

八二

矣然猶曰名位傾軋不相下也洛蜀之分曹起于歌哭之一言而醞釀胚胎以成元祐熙寧之釁此何爲者故合三季之事論之宋之失爲最甚何也漢之爭此君子彼小人一是一非之局易明也唐之爭名君子實小人兩非無是之局亦易明也宋之爭始君子終小人終之小人易明而始之君子則似是似非之局最難明也彼其合一代名人以有用之才譖識見有盡之精神氣力轉徙于風波支蔓之途自相角逐令小人得起而乘其釁故曰君子之過也嗟夫此丙魏房杜韓范諸賢之同心所以爲不可及歟而要之諸賢之難非同之異異而

能同之難凡爲國則無不同也凡爲身則無不異也于職事則異亦同也驚于議論則同亦異也明國家遠大之體則同異不立併君子小人之名亦不立也逞一時近小之爭則同異莫辨併君子小人之品亦莫辨也我皇上執大象秉和德以包荒臣下而士大夫意氣日益發舒名節日益興起才日盛議日多議多而途亦多才盛而氣亦盛邇者或深懷漢唐宋季世之憂而愚以爲不盡然也漢之對壘者有節甫而今無節甫也唐之樹幟者有牛李而今無牛李也其頗相類者則宋事耳然猶幸其類宋之君子而未盡類宋之小人也論事

策衡

卷二十一

和衷

八二

而甲乙矣特事以見分而甲乙總在事爾論人而郢越矣特人以區分而郢越總在人爾今事核其宜人徵其品將商確之初不嫌有同有異歸一之後可以無同無異惟夫徧重之極乃漸虞其挑且激也始因事起爭而後且置事于不足理始因人聚訟而後且委人于不足惜今日類宋之君子而他日且終類宋之小人也非獨類宋之小人且恐有如牛如李如節如甫者相挺而爲難舉三季之禍萃之一時也揆厥所由皆議論多耳夫議論何以多乎大凡攻守依乎區域向背視其盛衰若無畛可分誰樹堅瑕之敵無疆可逐誰開去就之場我

獨守其砥柱則衆自息于狂波矣故特立者無議論也較長量短目前之恩怨幾何爭是競非局後之勝負安在等愛憎于浮烟飛沫則渣滓不礙太空任曲直于飄瓦虛舟則藩籬何妨孔道夫既物化而心閒自能忘情而游世故達觀者無議論也夫人雖知見百出而平旦之是非了然即機態橫生而靜夜之悔復不遠若于公正之中留尺寸寬閒之地更于開悟之處轉從前執滯之機使在人既有所容則在我可施其力故與善者無議論也人盛一心心盛一知我自謂是執肯一非我謂人非孰肯稱吾是誠使我能降心以下人人豈不改

策衡

卷二十六

和果四

八十三

心以從我相如得之于廉頗王濬失之土渾古今人情豈甚相遠故崇讓者無議論也凡_凡議論者皆其一支一節之事而國之大紀綱不與也其論人亦一方一隅之人而國之大是非不存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周室之衰其臣不明于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今日之爭固未必盡出于近小第爭而不已而置天下國家事于不問斯亦近小之屬矣今欲以議論省議論不若以職事省議論以議論定可否不若以職事定可否蓋職事者人君之職事也事有官官有人正朝廷所倚以治亂也精于局之內自

不淫于局之外賢者不得有所侵而不賢者不得有所曠則賢不賢之分各得矣任事者不得有所借且不得有所委而言事者不得有所撓且不得有所覆則言事與任事者之情各伸矣吏治民憂國法兵政當吾之事則皆權而不必與世爭權矣謀斷張弛吐茹遲疾程吾之事則皆功而不必與人競功矣故欲辨是非必明分守何也議于分守之內者農言稼工言規矩也議于分守之外者祝言庖圻言削也欲明分守必論幹濟何也心計者長于錢穀韜略者閑于邊旅寬大者習于撫輯清靜者優于坐鎮綜覈者利于摘發密察者工于煩瑣

策衡

卷二十六

和果五

八十四

大小短長無材不可程無官不可任也欲論幹濟必神鼓舞何也嗜爵位者有爵位可收好名譽者有名譽可致乘其意向所趨之路而予之以共取之功名彼之奮發乃彌甚而國家因得其用也欲神鼓舞必察真偽何也有心任事者即爵祿名譽亦真無心任事者即道德性命亦偽真種如穀偽種如稗穀美而稗可食然而稗終不能混穀故誠得其真而偽者將自退也凡此者皆所以化異同省議論而臻大和之理者也蓋古之善言和者莫過于箕子之洪範無偏無黨和之至也而必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周詩祖其意而曰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惟合君子小人而履且視以共遵王之道路此偏黨之所以消耳乃其責尤在君子夫君子者對小人而稱小人人小而君子大也而人之所以小者非盡姦邪之謂凡見園一方守專一局情偏一嗜知同不知異知此不知彼知利不知害如此者皆小也君子量大故能容天下之小力大故能用天下之小道大故能化天下之小天生人材其為容人用人化人者什一耳其為受容受用受化者大都什九其容之不可容用之不可用化之不可化者則亦什一而已堯舜在上比屋可封而投裔之凶僅四人由此言之天下

策衡

卷二十六

和果六

二五

有真小人与君子為矛盾敵而水火讎者有幾哉其可得而轉移者皆堯舜所為鑄鑄于比屋中者也特慮夫君子之敬與誠有未至耳敬則靖共爾位以對一人誠則推赤無猜以孚眾人集眾能皆官方合眾慮皆國是皞皞乎人盡游于太和元氣之中而尚何同異之分君子小人之可言哉此又臯陶公旦之意而愚以進之今日士大夫者也

政治 第三問

萬曆癸丑會試

問古人之學必效於事故周禮以德行為實與賢能而官使之也兩漢猶有此意何宋末流之漸失唯文是重歐宋儒胡瑗獨細科舉之學教人以經義治事斯亦周官之旨已經義以立體與德行同科不待論所稱治事者則程朱二氏嘗言之曰兵曰農曰水利曰算數此四者若是意歐彼王安石之學詎非周禮相提而論何以別為瑗為湖學條教具在於此四家其遺文幾如矣雖然古今之為四家者載籍具在也蓋略陳其槩歟何去何從若之何乃稍絕備可肄業及之我聖祖制科且不廢治利學數者今於舟之倫相與切磨究之以式刑祖制明周禮可乎即廣福何階勸誘何術敷經世實學也多士行有事矣尚茂明之而他日以成其信

策衡

卷二十六

政治

二六

國之官人非為是人也為是官也抑非為是官也為是事也將使人能其官官舉其事則下必習其所事上必官其所能奈何取士也而崇以文哉文章之始不古者言辭之屬以九能為大夫其載筆為書者用之闡德行以教人表道藝以傳業耳德行業之外且無文焉而後世公文之流失文之本又懸為取士之的而習所不用用所不習士與取士者兩忘其初而千歲不復也成周之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簡其不率論其秀而貢興之則下各習其所事矣選而升學又論其秀而升於司馬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上必官其所能矣下及兩漢興廉舉孝辟召歲選太常弟子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拔其高第異等猶行古之道

使天下士大夫自少至老其精神才力畢用之身心性情國計民命而絕無滲漏之處以故得人最真收效最實流澤最遠夫周之才盛於文武尤足徵於春秋戰國也漢之才盛於武宣尤足徵於建安章武也彼唐宋之季何寥寥哉教養選舉之法盡失古初當其盛僅足供薪樵之用逮其衰遂不入網羅之目矣胡瑗氏慨然傷之其爲湖學也紉浮華之辭專以體用爲本申飭科條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明經術彛倫以立其體曰治事者治兵農水利筭數之事以周其用于是時天下稱湖學

策衡

卷二一六

政治三

八十一

多秀彥出而爲政若老於吏事也其高第弟子如徐積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之流往往有國器之目程頤朱熹爲瑗稱述甚具跡其所樹立成就可謂讀周禮而善用之矣宋有讀周禮而不善用之者王安石是也嘉祐治平之際泰極而蠱矣遼夏之強寔偏處焉此時而因仍不事事庸得無靖康乎安石遇不世出之主以興衰起敝自任未失也其病在於逐富強之末不求政教之本又不能作養成就天下之賢才而賴其用何者青苗手實非財也保甲戶馬非兵也法行之初用一切才力小人欲俟其成而逐之非材也令安石之時行

瑗之教陶冶一世有體有用之人才而相與圖迴幹濟

必無元祐紹聖之爭亦無靖康之禍矣故二氏之學周禮同用周禮異也惜乎此四學者欲求其述作而已已矣條教之凡則瑗使其徒羣居講習間爲論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以意對爲可否之如是而已乃尚有不以者古今載藉四家之言可略數也古之言兵者其別有四曰權謀形勢技巧陰陽其說本黃帝太公其言則孫武吳起尉繚李靖其敘述則丘明益以典故特宜夷情地勢而學始備獨陰陽一家初本以愚士卒之耳目拙者乃以自愚而致禍敗故害兵者陰陽也農之別有五

策衡

卷二一六

政治三

八十二

曰田農蠶桑園圃畜牧器用其說本神農后稷稍存于管仲亢倉而詳於賈思勰韓諤王禎苗好謙之屬益以積貯救荒之策與近世之著述而大備獨彼惰游末業巧取當世之安逸富厚而煩冤瘁耗悉歸農夫上之政令或從而助之農乃大傷矣故害農者妨農之政令也水利之別有六曰溝洫漕輓河渠塘濬堤岸牐斗其說宗禹貢鄭白以下無文辭而後世能爲一方之言者自居易范仲淹單鏐任仁發之屬益以地志與諸方之建白而大備其作用宗本則周禮之句股測望商高有言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此法不講而隄防

障塞之事多使水行地上否者鄰國爲壑耳故害水者
隄防障塞也算數九章自方田至句股而綜以二術曰
東曰綴其說亦本黃帝僅存於商高詳于孫子五曹張
丘建夏侯陽之屬今遺書既鮮仍多譌謬宜蒐採刪政
并詳其立法所繇也否者獨病於造曆而漢以來武安
爲神理之說以爲曹元理之後徒得其名數云爾神理
者探測幽隱遂知來物使人茫然玄想而失之目前故
害算者神理也去此四害聚彼衆長卽瑗生斯世度所
傳習止是已而獨惜夫今之取士有失昔賢之意因以
失 聖祖之意伏見我 高皇帝初年定文武取士法

策術

卷二十六 政治四

八九

應文舉者察言行考經術試書算時務武舉者先謀略
次武藝是皆監于周禮折衷近代德行道藝之選至詳
備也乃頃歲以來畸重之勢或勝唐之聲律遂不殊於
宋之經義矣必將廣勵學官令實與官使彬彬質有其
體用乎請卽瑗之法以求復 聖祖之制悉取四家之
書分俾儒臣甄別論次刪繁舉要各爲一集布之黌校
偕 累朝頒降諸書以傳習之凡試士策經史時務此
四事者必與居一焉有精其說者擢高第策武科者端
以兵兼通者得超其資更請分兵農各爲最略一書算
數之淺近者隸焉農則水利隸焉兵以頒之司馬農以

頒之太學銓曹凡弁之繼者胥與吏當選者誦通明大
義乃得襲與銓也有通全書者亦得超其資若仕而用
有成效者不次擢之如考功法若此而所用者卽所習
能學者卽能仕長才大器罔不摩厲以需負荷其樸樛
小材皆得挾持尺寸以自效于案稅之任蓋至臨事之
日左宜右有而始見豫養夙習者之爲功不然者恐徬
徨四顧而莫知所寄也今天下之大勢生何知焉而適
因明問以有慨於宋宋之失在弱州郡之兵遽謂安矣
而不務武夫州郡強吾能使之弱也夷狄強吾不能使
之弱也故三狄遞強而宋不支矣其理財薄田賦而厚

策術

卷三十六 政治五

九十

征稅是也急錢鈔而忘穀粟非也穀粟多吾得以貨幣
重輕之而權在上穀粟貴貨幣將無權奈何刻賈韓氏
農書賜勸農使者而使民間不得習與律令俱藏豈不
異哉一尺之土必有高下一杯之水必有去來推之天
下之大節宜失得之間利與害俱無窮也禹稷之法以
而言水者惟知有河爲其決耳決者非獨河也而河獨
重爲漕乎抑知興天下之水學盡修天下之水政而河
可無決乎漕可大省乎蘇軾輩嘗以爲言而莫能用何
也唐算學博士業十經五年而學成今曷爲不傳而宋
之名能算術者如沈括衛朴輩不數人算不幾亡於宋

不富國強兵非聖賢所諱也而世儒不言富強謂始於孟氏然而孟氏所惡者取民無制率土食人耳若以本業富以仁義強不曰救果如水火乎不曰制挺撻秦楚乎卽孟氏何嘗諱富強而求貧弱哉天下恬熙人情多樂於無事顧惟治事乃可長無事其喜事者或因而求事外之事亦惟治事可易其所事三季以來蹈此二弊者宋爲最甚而欲拯此二弊者獨瑗之意爲最深何者人人有所事事卽厭事者惕然不息於事中卽喜事者瞿然不遑於事外也欲致行之則在上之精神所嚮而已天地之間日攝氣月攝水無微不應感之者精赴

策衡

卷二十六

政治六

九二

之者誠也精令率作興事一日而若日若月 照臨之誰不敬應生不敏猶願學焉

曆法第四回

萬曆癸丑會試

問儒者之通天人至律曆而止志曰律曆生律而音下閏布算其法以律爲宗特律亦可生曆欲京氏之六十律劉氏之三統曆皆參兩結綜取數于易而發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以當小數當一行則專用大衍之策若然律與曆宜有成法何難論歟夫曆之度經久則差損益進退之數迄無確論歟竟大浩心于易蓋數十年顧獨有取于太玄今以玄觀之大抵皆祖漢四分之法以準易率補湊合曆律家頗多譏刺而謂知天地之心豈竟大乎曆律亦未精歟而或謂洪範本于圖書測律占曆自拓曆合其與諸家同異安在今 天子數當天地之中德秉陰陽之和正率火率時也明時起事審聲知政宜有能折衷諸家以贊 聖化者故願相與論究明著于篇其他推步積算累積難盡又未敢以寸管窮之也

天運可以儀表測也儀表立而度數準焉聲音可以器

策衡

卷二十六

曆法一

九二

物寫也器物設而度數形焉故曆有實積有差數有加減以至章部紀元不爽分秒而法始密律有元本有正變有陪半以至往復唱和不失忽微而調始和是執事所謂累牘難盡而不可寸晷窮者也請就明問所及折衷之而徐及其繁班固志律歷曰推歷生律而洛下閭布算又以律起歷夫以曆生律是也而候氣則非蓋黃鐘始于一陽陽氣無日不升豈待一氣漸變始衝緹素必無六律竝埋應止一管假室移數武卽子午易位且地有南北則濕燥不同昔人按驗意亦有械焉而非其自然耶然以日南之極景起黃鐘而卽以日至之分秒

歷椿實則十二律之隅位固可定也所謂天效以景非地效以響也以律配曆可也而以生曆則不可蓋黃鐘之八十一黃鐘自爲數耳何關於曆今以九九乘之以取日法又以九九歸之以復甲子天日齊數既無等差晦朔平步尤多錯繆先陽後陰毋亦不知而曲爲之解耶然以黃鐘之子起冬至陽唱陰和周流六虛則十二律之應節適相符也所謂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也以五聲乘十二律則爲京房之六十律取八卦之變因而六之則爲錢樂之之三百六十律以當椿數京固師焦氏而失者統四統五既無定論隔八隔九未免

策衡

卷二十六

曆法三

九十三

乖次直卦而截去其四徒取成數之合損益而棄增其餘何分不盡之筭若樂之則推演其術逾加煩碎者也劉歆三統曆以易象合春秋取數大衍而時出于占僧一行大衍曆用通法相乘除強附于易而時雜于緯劉蓋附經傳而失者月策取于交蝕何關撰法歲實得于測景何用周至陽九百六之說誕漫無憑氣至朔至之差吉凶安在若一行則增修其術未免承訛者也蓋曆法疎于四分病在十分太強音律備于五調患在旋宮不足鑒度不合先天本漢儒之僞誤卦氣出于易緯豈孔氏之微言京劉輩不知曆律而竊取其數以成文一

行頗稱知曆而竄入于易以眩衆總之于二者無當耳至如楊子雲太玄準易以牽牛起冬至周還牽牛卽鑿度律曆相得之說也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卽太初四分數也日乘六甲周而復逢十分小爲一年大爲一元亦四分也一辟三公九卿象三方九州皆一三九以治律呂亦漢律歷志數也祖述舊章拮据澁語侮弄造化繫籍聖賢劉歆用以覆瓿承天譏其謬矣所自來矣邵堯夫儒者顧惑其說曰太玄知天地之心今觀堯夫以日月星辰爲聲加水火土石爲音亦如八卦相加爲六十四以十二與三十相參起元運會世氣盈朔虛一章

策衡

卷二十六

曆法三

九十四

而蓋亦祖四分身在堂下固不能辨堂下之是非矣洪範昔言倣洛書而今云倣河圖者蓋自北一之五行迄西九之福極經緯錯綜爲數皆四十有九以是測律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始于宮終于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之相生自子而亥始黃鐘終林鍾右旋一周以象洛書也以是占曆日爲太陽其數九居洛書之正南四之爲三百六十有奇而日周焉月爲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五之爲三十日而月成焉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爲天之四象五十土爲行之中數與諸家同也謂絕有五行無七行則律有五音無二

變與諸家異也氣朔交食取大衍而棄劉歆與諸家異也異者互有是非同者並歸舛錯何者曆與律非出易範也同紀陰陽而已曆與律亦不相用也同資度數而已今 天子數當天地之中 德秉陰陽之和正澤火革時也草茅豎儒何以仰贊 聖化雖然請畢其臆今曆家名易差者盈縮遲疾之度諸如步日躔步月離七政四時十二會宗焉而其要乃在先辨歲差短長之度曆之有歲差猶衣之有領也歲差始於虞喜之五十年下逮何承天祖冲之劉焯一行之徒互有損益獨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加以上長下消之法元統則仍其歲

策衡

卷二十六 曆法四

九十五

數去其消長此近時言曆者所聚訟也而愚以爲統與諸家皆非也卽守敬亦非也蓋歲差真率本循環消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年而差一度消下極則反長長上極則反消猶冬夏寒暑之永短相禪故名歲差言歲歲差也夫曆家之法往者必返而立爲一定之消長恐自今以後五百年不復可消而守敬之法亦窮矣今律家名未定者損益進反之數諸如互相例互相生五均七始六十調宗焉而其要乃在先辨黃鐘短長之數律之有黃鐘猶網之有綱也黃鐘始于爾雅之九寸下及管仲司馬遷楊雄張行成之流迄無異議

律呂不韋言伶倫取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吹之李文利因之謂黃鐘最短音清此近時言律者所聚訟也而愚以爲諸家與不韋皆是也獨文利非也蓋黃鐘本律實九九八十一分當其爲宮則用全當其爲徵商角羽則用半倍半爲七十八分併吹口爲八十一分故伶倫吹管聲出三寸九分之間名曰含少少者半聲也夫律家之法濁之徐清而必以蕤賓爲九寸最長則清濁之數與聲音之理一切相反而文利之說亦窮矣歲差定而後可言盈縮遲疾日之盈縮由日躔最高最早於今最高適在鶉火故冬縮而夏盈也月之遲疾由月離入

策衡

卷二十六 曆法五

九十六

交入轉行道南北曆分陰陽故陽疾而陰遲也究之則日有盈縮月無遲疾月之本輪恒自平行於白道內外循環出入外與列宿偕行則疾內與列宿違行則遲又推之則五星之行視月而遲于是有疾留伏逆其推步之術與月同理而已黃鐘定而後可言損益進反律之有損益也制短長大小爲清濁高下而變雜駕辨與無窮也律之有進反也因陰陽逆順爲環轉旋宮而出入周疏與成文也究之則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黍五而數終于八三五八之用不可勝原損益固不定於三而進反亦不止于八又極之則十二律與其長圍皆得

遞加遞減其相傳法數特宜用以為例而已今律曆二
學廢壞已久必欲明時審聲紹唐虞之絕業乎愚以為
無先于明理理者物之所由然也是不可虛揣不可空
譚要當于器數之中究極其元本之處夫是之謂明理
理明而後可以御數數者物之所不得不然也是其多
寡各有度損益各有故必先之顛然畫一乃可令彬彬
錯比夫是之謂御數數御而後可以制器器者曆所自
成聲所自出也曆之器先立儀七政各有儀而無要於
日月今之儀象略矣所宜詳求之者也樂之器先立均
八音各有均而無精于絲竹今之均法亡矣所宜創為

策衡

卷二十六

曆法六

九十七

之者也器成而後使明理御數之士各效其能以為曆
則實測焉耳以為樂則和聲焉耳夫天行者曆之本也
實測之法在悉去牽合之說而執察夫往來遲速蕩搖
逆順之數虞書有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洪武中
元統李德芳爭論曆元及歲差諸長 高皇帝曰二統
皆難憑止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 聖祖所謂
驗虞廷所謂在也人聲者樂之本也和聲之法在悉合
律同之音而登粟於上抗下墜曲止倨句之節虞書有
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洪武中學士朱升
辨磬聲以宮為徵起居注熊鼎言石聲難和 高皇帝

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 聖祖所謂諧
虞廷所謂和也洋洋 大訓斯亦先聖後聖千古同符
矣嗟乎今之律曆所以遂廢不可復者何也樂之防過
弛曆之禁過嚴合之則視兩事太輕而莫之重也 國
初命太宰詹同宗伯陶凱製九奏樂章一切流俗諛諂
之樂悉令屏去今者溺音騰沸亂于雅害于德莫之禁
止是過弛也天文曆法自周禮分為二科乃者槩稱明禁
代正史分為二志今時世業分為二科乃者槩稱明禁
使正時敘言妖祥者並從廢格是過嚴也 高皇帝命
勲臣劉基為太史令詞臣吳伯宗譯回回曆令學士朱

策衡

卷二十六

曆法七

九十八

升范權領太常寺樂舞始末嘗不重而後稍輕也時所
不貴誰肯探賸索隱共相做習以當年之至難而易當
世之至輕哉誠慨然黜邪崇正博訪周諮令言者得伸
能者自見當有輻輳並進而自效于 闕下者矣抑有
進焉時以作事也故天子居明堂以頒月令使大典有
常禮文足備上敬慎而下信行今得無息事失時乎樂
以比序也故聖王稽度數以節陰陽使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四暢交而六順生今得無嘽緩嘿殺乎則夫法乾
元以惕若倣洪範以立極尤歷象和聲之本也是所以
仰佐 聖化萬一者也

虜倭第五回

萬曆癸丑會試

問書稱惟事乃有備夫戎事之大者也而邊為尤
安危之問豈不以備哉今邊患亦孔棘矣廷之旗
撤寧之銀定遠之鍊金蜀之猪獾猶曰其小者也
乃者卜諸請封諸部業蒙款塞下 聖書已頒而
忽復聽去議者紛如虞虜之有他志然歟否歟
明詔虜封遲速不為中國重輕蓋急不在款而在
備 廟謨閭遠矣若倭情更異往下朝鮮我未大
創之也通虜琉球矣浸欲據近島矣彼實謀我而
可無以待之歟 明興倭虜順逆屢變自 肅皇
帝以剪滅驅倭而東南底寧 莊皇帝以款市縻
虜而西北諸靖今情形非昔矣議者謂虜猶表餌
可施倭終非職貢可束也其信然歟 先朝廟堂
之議海上之略畢然具在可責實而行歟其俯察
之方或同或異亦可得而詳言歟抑更有本計勝
于帷幄可為 當宁助否若曰封事計日結也倭
在大海外先自擾無為也毋乃失事事之旨非執
事者所樂聞矣

策衡

卷二十六

虜倭一

九九

今疆場之患莫急于倭虜策虜者曰是數十年款附于
我徒以一會婦故今會婦切矣戎心必變不予之封且
聚而訐我予之封又散而挾我 聖書未下則相率叩
關既下則復颺去此局不結邊患無已時也嗟夫以中
國之大封疆之重而寄安危于一會婦已非計矣況欲
封在虜則我重欲封在我則虜重我重則緩之而自急
虜重則急之而愈緩自然之勢也故封之遲速可勿問
也策倭者曰是昔年蹂躪朝鮮毀我藩籬近又併吞中
山以二百餘年恭順之屬國而我不能救也今又冒中
山入貢求與我市矣我之姦民日交關不絕以中其心

禁之則驅而合于倭不禁則為患滋大謀之不臧海患

自茲始也嗟夫以彈丸之島滄溟之隔而欲暴師海外
踵往年朝鮮之故事必不得矣惟是倭之志不在貢而
在市其謀又不在中山而在在我我堅則以中山為膏我
瑕則乘中山而逞亦自然之勢也故貢之絕否可立決
也往 肅皇帝時倭殘我東南十餘年不解後卒殲滅
之究其禍本乃始于宗設宋素卿之爭貢 莊皇帝初
年虜不忍孽孫之愛蒲伏請命于邊吏願為外臣我因
而許之然廷臣猶力爭其非是賴 廟謨乃決維時虜
實求我非我求虜故更五十年而盟不敗執事所謂虜

策衡

卷二十六

虜倭二

一百

猶表餌可施而倭非職貢所束即往事其明驗已乃倭
虜之情形固有不同者虜朝蹕林而夕飲馬于長城之
下夕候月而朝蹂我于郊關之內如鳥獸焉飛翔奔突
莫得而制而倭則限隔大海洪濤巨浸浴日稽天鯨鯢
出沒颶風時作一不戒而盡為魚腹中物矣故夫虜之
犯我易而倭難也然而虜之來也利則掠不利則去縱
乏則掠驅之則去我為主而彼為客終不能久留而倭
一入我地無反顧之心奮其死力以與我角敗而復振
散而復合巢我室廬食我禾黍殺屬我人我為客而
彼反為主非飽其欲不去故夫我之逐倭難而虜易也

乃今昔之倭虜又有不同者昔之虜大會為政號令歸一其勢合今之虜諸部為政彼此雄長其勢分昔之虜服食起居尚與華殊今之虜服食起居漸與華習夫其勢分也將人人有求于我我何以應其漸與華習也將貪漢物愈甚而要索愈多故夫昔之款虜易而今難也昔之倭部落為難志在抄掠其寇小今之倭酋長為難志在薦食其寇大昔之倭吳浙閩粵受之燕齊不及也南北衡分猶有備有不備今之倭南倚中山為構北營釜山為穴其地盡直我中國首尾合應遂無所不備夫其寇大也將必幸于一逞其無所不備也將我之力愈

其技擊馳射足抗虜者百不得一吾沿海而求樓船下瀨之師其艤艦戰艦足處倭者十不得一所恃者虜款之未敗與倭之未即來耳款敗而倭來胡以待之方虜之始款也高文襄請以八事課計邊臣三歲一閱視治其功罪當倭之紛朱統嘗欲盡法諸豪右之為通倭窟穴者惜坐構以死譚綸唐順之先後條上二十餘事多著為詔令今諸策具在果欲為修備計即南北異宜今昔異勢大略當無出此而奉行歲久具文鮮實誠使封疆大吏能破因循之習奮然督勵一見之施行南北之患庶幾其有廖乎而其要則莫急于用人所謂用人者有四一曰精間諜也夫兵家之勝必取於知敵之情令敵之動靜入我目中即我之控制出敵意外今倭虜要領何在其所祈向期會何指柰何以冥冥決事乎虜諸酋方信而爭倭諸島亦角持不相下尤吾用間之時將洲遣而王直來王勳北而仲祐縛亦小試之驗已宋臣葉夢得安撫浙西委賈人柳悅黃師舜偵探女直動息以錄參驗第戒毋得誘致虜使與張皇漏泄其遺意可師也如曰釋安冷也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調擊名為守其實將也今邊守權輕無聞乎兵事然當預備才能使練習邊務以應備兵使者之權至于東南

嚴邑襟帶江海安危休戚與民共之更當為地擇人因
入任事平時則生聚教訓臨事則捍禦折衝固圉靖民
雖非保障往者台州守以戰勝聞義烏令以練兵著則
其效矣一曰重將領也庚戌以還倭虜相紛率往往失
利人謂兵無朝氣矣乃陳鳳朱玉率寧固兵援紫荊再
戰再捷江汝棟伏銳卒搏黃酋洗馬林大創去威繼光
繼倭閩中奪百萬生靈于豺狼之口其功視劉江之望
海堦不啻過之國家獨憂無此等人有此等人而不得
用耳廣蒐羅重任寄使展其力寧憂倭虜哉一曰專節
制也今之督臣則古之都督制置其最重往三衛衛
策術

卷二十六 倭寇

百一

遼左王朝鮮之出鎮也大帥而下得用軍法從事而遼以
寧虜入滴水崖翁萬達督周尚文等與戰三日不解甲
無敢退者虜遂遁去張經治兵嘉興為師期不語幸
臣卒大破倭胡宗憲繼之竟誅陳東徐海縛王直東南
之禍始息今誠得若人而付以閩外之權毋牽掣以議
論虜之款否倭之來否一聽其所為失事則治其罪豈
非提綱挈領之要術歟此四者皆世之所能言所恒言
而卒未見有實行之者是亦當其事者之過也不此之
圖而日夕徬徨虞虜之不封與倭之為患何益之有且
大虜不封而倭為患亦未必非我利也夫人情當禍亂

則精神奮躍不能自已及安平宴樂必就于萎靡怠廢
而不可振故無事而言修備率畫餅耳又兵者凶事死
生存亡在于呼吸非若他技藝之可以雍容暇豫習也
故自古精兵健將皆當于戈擾攘之秋百戰而後出平
居而言訓練直兒戲耳今南北輯寧日久如使邊塞時
時小警以激發行間之心而習吾更士于戰陣使其耳
手足不至臨敵而震駭而濱海將吏又日以防倭為

實伍詰姦禁販為綢繆補葺之計其所得固已

有言釋楚以為外懼又何必汲汲然責呼
不海之揚波哉雖然愚有慮也自三代以

卷二十六 倭寇

百四

有歷數十年如今日者譬之養癰愈久
不可救而自勝國以前夷狄之種類雄強
元于中國者獨倭猶未耳 高皇帝于四夷絕
和嚴而防之獨至嘗作倭扇歌知其必變蓋 聖慮
深遠矣弘治間虜入大同 敬皇帝亟召輔臣劉健李
東陽議出師兩臣對未可輕動 上復語本兵劉大夏
大夏對如輔臣往復商略竟令簡師命將以待蓋其心
赫然未嘗一日忘撻伐也今 穆清端居宮府久隔平
然有變上下之情不通先自擾矣夫惟 聖主巡撫玄
覽遠追 高帝之神謀近法 敬皇之偉略時進本臣

帷幄得關其忠戎樞得舉其職協羣策萃
日之間而戎狄蠻夷有逆折而不敢動者
制勝廟堂意在斯乎